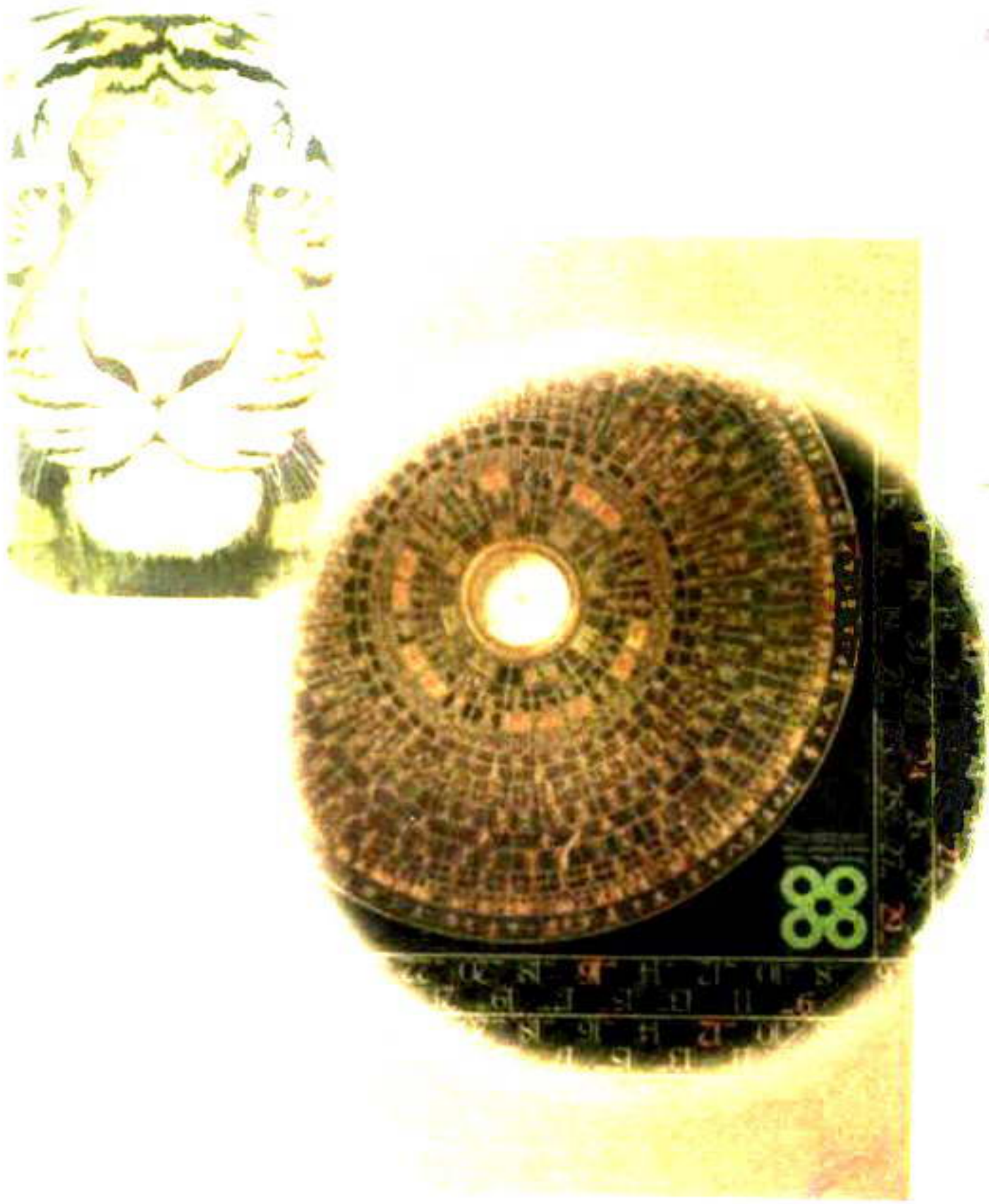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 编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主编　李秉新　徐俊元　石玉新
编辑　杨小波　谢凤英　靳迎春
杜丽英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40.75印张　1,012,000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50.00元

ISBN 7—202—02049—1/K·534

目　录

旧社会形形色色的骗子……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1）
旧社会五花八门的骗术……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36）
江湖皮相的骗人真相…… 梁心清（67）
旧武汉的翻戏党…… 华冷霜（88）
异行三骗…… 聂云岚（93）
假药、绝食与气功表演 …… 曹俊山（114）
泰安岱庙轶闻 …… 柳方悟（131）
广东旧时的占卦算命行业 …… 于　城（135）
沈阳的星命业 …… 侯维翰（165）
算卦相面的骗术 …… 胡道生（173）
说说扶乩 …… 高　坦（181）
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 …… 郭瑞廷（189）
江湖生意门的九骗 …… 曹俊山（194）
旧社会宿县的神汉巫婆 …… 吴芝庭（240）
旧时四川营山城乡的巫婆 …… 营山县政协文史办（250）
解放前永登的“算卦婆” …… 刘呈芝　苏耀江（254）
安徽蒙城民间巫师——端公 …… 郑士元　胡洪昌（257）
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 …… 白恩育（262）

京华旧时乞丐 …… 唐友诗（268）
花子及花子院 …… 王官琪（274）
清末以来的双城府乞丐处 …… 张润清（281）

EA35/15

回忆农安镇花子房 …… 戴来才 (286)
旧社会扶余的花子房 …… 关士杰 (291)
我所知道的算命卜卦和花子头 …… 倪石岩 (306)
无锡的乞丐与叫化甲头 …… 张大年 龚 江 (311)
江湖丐帮名堂多 …… 曹俊山 (316)
旧泉州的乞丐 …… 陈允敦 (323)
古汴乞丐生涯录 …… 冯荫楼 (331)
旧汉口的丐帮 …… 贺鸿海 陈忠培 (339)
衡阳的丐帮 …… 周 沛 (346)
湘东卑田院拾遗 …… 笑 生 书 清 (352)
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 …… 王楚夫 (356)
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 …… 崔显昌 (365)
旧重庆的丐帮 …… 欧阳平 (425)
旧时云南的乞丐 …… 孙季康 (437)
民国时期兰州的乞丐 …… 范宗湘 (442)
宝鸡改造游民乞丐纪实 …… 李 萍 (449)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 李松庵 (452)
开封杠头鲁耀 …… 陈雨门 (476)
相国寺的“坐地炮” …… 王普兰 (486)
女伶血泪 …… 佟绍弼 杨绍权 (490)
西南“盲妹巷” …… 黄善莹 (504)
解放前黑律师劣迹种种 …… 朱道孔 (507)
绍兴师爷的兴衰 …… 陈觉民 (518)
我所知道的绍兴师爷 …… 朱仲华 (525)
旧重庆的官茅司 …… 欧阳平 (530)
北京天桥“八大怪” …… 曹俊山 (537)
“画锅”与“剑、丹、豆、环” …… 曹俊山 (548)

保镖生活 …… 李尧臣 (565)
镖局与镖客 …… 庞建堂 (580)
旧天津的混混儿 …… 李然犀 (593)
旧时盗贼流痞对昆明社会的扰害 …… 龙子敏 (614)
谈谈小偷 …… 李志正 (624)
漫话扒窃 …… 曹俊山 (638)
旧社会兰州抢劫盗窃概况 …… 范宗湘 (645)
后记…… (649)

旧社会形形色色的骗子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旧中国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渣滓特别多，社会风气特别坏。当时之骗子，其活动范围遍及通渠大都、偏乡小邑；其构成成份不独有帮会流氓、江湖术士，且有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僧尼娼妓各色人等；其行骗对象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平民百姓，不仅骗取钱财，而且拐骗人口；其行骗手段有威逼勒索的诈骗，有以色财为饵的诱骗，有以妇女、儿童为骗取物的拐骗，有以装富、装官、装亲、装神等各种手段行骗的装骗，有互相勾结合伙行骗的串骗。受其害者，轻则损折钱财，重则倾家荡产。本文把骗子大致分为8类，并用一些实际发生的过故事，披露其活动的黑幕。

官场骗子

官场骗子，顾名思义，就是在官场行骗的骗子。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行骗者本身就是官，可能还是大官，利用他们的权力、身份和职务行骗；二是行骗者本身不是官，但他们或则在官场厮混过，利用他们与官场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行骗，或则伪装官的身份或托言是某官的亲戚行骗。

民国元年曾发生直隶水灾借款一案，作案者正是官场神骗。这年秋天，直隶发生大水淹没30余县。人民之流离、财产之损失，无法估计。时有法国传教士雷鸣远等，发起“中外筹赈慈善会”。

他在考察灾区后提出：水灾的造成，是由于水利不修；而赈济系治标之策，只有根治四大河流，才是根本大计。他曾派了一位工程师到四大河流测量，估计工程造价非五六百万元不可。于是，上书中国当局。当时直隶交涉使王克敏说，治河虽为一劳永逸之计，但现在拿不出这笔钱来，难以实行。后来通过中国驻奥公使沈瑞麟的关系，向比利时借了一笔50万镑巨款，合华币600万元，用作直隶水灾河工之需。该款借到手后，水灾已退，治河之事便无人过问了。数年之后，天津、河北一带再次闹起水灾来，于是又商量着向外国筹借巨款。沈公使闻讯，大为怪异，他以为前次借款早用于河工了。回国后，他先向直隶当局调查，直隶当局并不知有借款一事。向财政部查询，财政部亦无此案。于是他又向财政总长质问，连去三次，总长均避而不见。沈公使遂与比利时驻京公使谈及此事，比公使便以宴会为名，请中国各部总长及各国公使赴宴，以为财政总长必到，便可当面质询，不料总长仍然设辞谢绝。事后，有人向沈公使疏通：此案不必再提，不但关系到政界要人，连项城（袁世凯）也用过这笔钱呢！原来，袁世凯一伙以治河救灾为名骗取了600万元的慈善款项。真是：大盗不操戈矛，巨骗不施小诈呵。

官骗人，官也是骗子行骗的对象。有一种惯于在官场行骗的骗子，聚合三五人，或为主，或装仆，印官衔名片，装官界举动，问所由来及政界内幕，常能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其骗术每能得逞。有一次，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之子，便不加详细询问，借给50元。后来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及此事，得知蔡确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原来借钱者乃是一个冒名骗子！

北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青年持新任财政总长孔祥熙的函件及名片，自称是孔的代表，遍向北平市金融界方面活动，许

多银行界人士争相巴结。有一天，一位细心的银行经理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原来那位孔祥熙的“代表”所持函件及名片，用的都是“孔庸之”三字，而孔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字号署名的习惯。再加上孔事前未有电报到北平，突然派一代表来，岂不荒唐。遂断定那个“代表”是伪装的，乃当面斥穿其骗局，那个青年只得抱头鼠窜。

像这样的官场骗子，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屡见不鲜，即使在乡间小县也经常有他们的踪迹。某日，陕西省某县知事正坐堂办公，忽有仆人拿了一张名片进来，上书：“陕西都督府秘书黄震亚，别字扫白，江西吉安人。”知事见名片后乃请客入见，问其来意，客称其即将赴湖北省谒见督军，谋求军职。现因川资缺乏，恳与贵县商贷，抵湖北之后，即行筹还。又问他以陕西省政界诸事，居然应对如流，确实无误。于是，县知事赠给川资，并设酒宴招待。事隔不久，知事的朋友孙某任陕西都督副官，出差途经该县。知事将黄某之事一一告知，孙某诧异道，我任省督副官多日，从未见过有什么姓黄的秘书！知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上了骗子的当。

官场骗子不但装官骗官，而且装官骗那些一心求官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削尖脑袋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骗子正好利用人们的这种求官欲以售其奸，多能得逞。苏南东亭有个全某，长期客居安徽合肥。操何职业无人知晓。民国2年回到家乡，衣服华丽，起居阔绰，自称一向跟随某某大官做事，非常得到信用，且与某省长、某都督相熟。有谁跟他出去谋事，富贵可以立即到手。乡里人听他胡吹一气，很是羡慕。有个农家子名叫刁斗的，家中甚为富裕，又是个官迷。为其言所惑，就跟随他到合肥去厮混。他们在一家旅馆住定，全某对他说：“你喜欢做官吗？我一定竭力帮你弄到手。但做官需有一定资格，你却没有，怎么办呢？我打算先帮你购买一张毕业文凭，然后谋个科长或科员干干。混上年把，有了经验，就

可以正儿巴经做官了。”刁斗闻言，异常感激。从此全、刁二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日夜流连，恣意挥霍，钱钞都由刁斗掏，刁斗还唯恐不得全某的欢心。一日，全某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对刁斗说：“我刚从省政府来，恰巧碰到黄某谋颍上县知事的缺位，事将成熟，若能得到千余元活动费，立可赴任。黄某正在筹集股资，有能助他 300 金者，可以到他那里当科员；助 500 金者可以当科长。”刁斗听说，连忙表示：“我愿意得科长席。”说罢，倾囊倒出 500 大洋。当天晚上，大开筵席，邀黄某痛饮，借此与他未来的上司及早联络感情。次日，黄某忽然匆匆跑来说：“省府就要发任命了，但门包规例尚需 300 元，我钱袋已空，怎么办呢？”全某对刁斗说：“你可以帮助他，将来他当了知事，不会负你的。”刁斗说钱已用完了。全某道，何不回家去取呢？刁斗此时受骗已深，且欲罢不甘，便慨然应允。回去以后，想方设法谋得 300 元，由邮局汇去。自己则乘轮船复来皖。到先前住的那个旅馆一看，全、黄已不知去向了。刁斗想，黄某大约已赴任了吧？复乘车赶到颍上，一打听出，则任知事果姓黄，不过名虽是而人实非，见了面却是一位素不相识者。刁斗无可奈何，懊丧而返。

还有一事，道来也饶有趣味。也是在民国初年，有个叫梅占魁的青年，试验知事中选后，发往湖北补缺。但因“运动”乏路，一年有余，依然故我。后逢袁世凯登基，在恢复帝制中出过力的，莫不平步青云。梅占魁怦然心动，便整点行装，赶进京都，想走走上层路线。寓中无聊，时至玉壶春品茗。经一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个人物，叫章梅亮。他见章梅亮举止阔绰，很有些官场神气，心想，结识这样一位朋友，或许多了一条进身门路吧，便将自己因何到京之事和盘托出。梅亮闻言，笑道：“这又何难，我不是说句夸口的话，在朝的几位有势力的人物，大半有些认识，即是皇太子跟前的侍卫，众公侯府上的随从，也很有几个同我要好的。可惜我不喜欢做官，是个放荡惯了的人。足下既有此心，待我想好

运动路线，再回复你，如何？”章梅亮何许人也？原来清宣统在位期间，他是倾王府上的当差。仗着主子的势力，确曾为一些人谋过官，他从中收取了大量的“运动费”。后来，清帝逊位，倾王也不久死了，他的靠山早已倒了，哪里还有什么门路去“运动”，不过是十足的官场骗子罢了。

他与梅占魁道别后，便去找他行骗的老搭档，一个破产古董商符朗新。二人商量如此这般，设计好一个圈套，次日一同来见梅占魁。梅占魁招呼二人坐定，问道：“章先生，这位是贵相知吗？”章忙答道：“这位是施礼仁先生”，又凑着占魁耳边道：“某王爷的宠仆。”占魁连连点头。梅亮又说道：“老施，你别闹客气，这位梅先生因求官而来，只恨没有门路，故请你来商议商议。”礼仁摇头道：“我们这位爵爷表面上十分古板，我虽是他很得宠的，说话也要当心一点。据我想来，除了‘结交’二字，并没别的法。结交之后，有我在旁吹嘘，时机就成熟了。”占魁连声道谢，正欲问王爷的姓名，施礼仁却假作匆忙的样子，起身告辞道：“这时候爵爷要回府了，我得回去伺候。”梅占魁送走施礼仁后，对章梅亮道：“这位王爷宠仆，果然气派得很，惜我未问爵爷姓名。”章答道：“适才礼仁嘱我，爵爷姓名暂时保密，免得传出去遭到非议。”梅占魁信以为真，感激不尽，又约章梅亮次日到醒春居小酌。第二天晚上，章梅亮如约赴醒春居，梅占魁却已先到。章说道：“这事恭喜你了。我恐足下心急，方才赶往爵邸，找着礼仁，问他究竟如何。他说明日正有机会，爵爷要购办姨太太的金珠首饰，若肯花上千余金，包你得一个美差使！”占魁喜不自胜，但转念一想，千金之事，非同小可，何不先找叔父商量一番？主意已定，说道：“承蒙二位见爱，替我出力。但一时尚缺现银，必须与叔父商量。因他脾气古怪，若不事先禀明，怎肯代我筹措呢？”章梅亮惊问道：“令叔父是谁？”占魁道出了叔父姓名。梅亮大吃一惊，此人不是从前托他运动过倾王的吗？是尽知他们的底细的人。只得暗暗叫

苦，胡乱饮了几杯，溜之大吉，骗局宣告失败。

江湖骗子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地舆，惟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是江湖流传的四句诗，说的是江湖有九流人物。他们本来大都并非卑下之流，但后来渐有些人假托名义，欺世骗人，产生出一批批江湖骗子。旧社会有所谓“江湖十二相”，就是：“京”、“皮”、“朵”、“目”、“柴”、“马”、“离”、“降”、“风”、“火”、“随”、“谣”，其中除“皮相”有些确能以真实技术替人治病、“离相”以杂技谋生外，其余都是骗人勾当。

就以“京”、“目”二相来说吧，“十二相”口诀云：“‘京’背长庚算八字”，“‘目’为相法看麻衣”，都是算命看相的行当。以算命看相骗人糊口者固然比比皆是，但江湖骗子的骗人却不同一般，他们有师门真传的“法”去行骗。

“法”是指大相士、大神棍们必读的秘本，名叫“英耀篇”。“英”就是家底、身世的意思；“耀”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怎样运用高明的手法去使对方吐露自己的家底和身世。“秘本”全文700余字，主要词句全是用江湖黑语代替。劈头第一句便说：“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勿踌躇。”接着，便根据人们心理一般规律，分析说：“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来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着什么不幸的事情。妻来问夫，面上露出一片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望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者是宠爱侍妾。夫来问妻，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多数是因为生意不旺。”

“秘本”第二部分，是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等，译成一般语言就

是：即使是最自鸣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但那些做大官的人物，即使心里很贪恋禄位，却喜欢谈论归隐山林；刚刚中了举人、进士或新做官的人，他们的欲望极大，而且趾高气扬；而那些长期潦倒或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希望很低，不会有远大志向；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穷困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那饭碗倒可以长期保持，皮肉幼嫩而形容枯槁，衣服寒酸却空鞋踏袜，多数是破落户。粗拳大爪而意气自豪，衣服朴素但带着金玉饰物，必然是个暴发户。满口“对，对，对”者，会是个有权势的人物；连声“是，是，是”者，他的职位、身世一定很卑微。面带愁容心神不定的，一定是家中发生不幸事；但如果言辞闪烁、故作镇定的，必然是他本身的丑行败露了。

“秘本”的第三部分讲方法，即如何套取对方的家底、身世，归结为“敲、打、审、千、隆、卖”6个字。“敲”就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仓猝之间吐露真情；“审”就是察貌辨色，判别真伪，由已知推未知；“千”就是刺激、责骂、恐吓，向要害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鼓励；“卖”就是在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摊出来，使对方惊异和折服。“秘本”指出，6个字须配合使用。它说：“敲其天（父）而审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急打慢千，轻敲响卖。”“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拨草以寻蛇。”最重要的是“千”、“隆”二字，“秘本”反复指出：“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先千后隆，无往不利”。

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行骗呢？江湖骗子常举这样的事例来教育自己的徒弟。比方说，有一个2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跑来看相算命，他外穿一件七八成新的文华绉长衫，内面却是一套质地很好却已陈旧的熟纱衫裤。入门后迟疑了一下，望望四周没有熟人，这才放心走入。他手尖脚细，皮肤细嫩，面色憔悴，两眼无神。问

他算命还是看相，他问清价钱之后，答道："先给我看看气色吧。"这个青年男子的行藏动作，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诉了相命先生。他衣着含身但破旧，手尖脚细却愁苦，表明他是个"二世祖"之流的人物，三两年前还很豪阔，但近年破落了。青年男子总喜欢三五成群前来看相算命，而此人反常，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心中有不可告人之阴谋，或是他破产之后，穷极无聊，独自闲荡。他若不是前者，就要考虑后一种可能了。而一般人破产原因不外三个：一是生意失败，一是意外为祸，一是自己挥霍无度，好嫖滥赌。"二世祖"们破产的原因，十之八九是由于第三种。只有那些不久前还在花厅妓馆称豪充阔的纨袴子弟，穷死也要留回一两件光棍皮来遮门面；也只有这种人，穷了就失掉平日那班狐朋狗友，才会独个儿游荡，怕见从前的阔少。从他破产的原因，又可以"推"出，他可能幼年丧父，有兄弟也不会多。因为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或有兄长当头，就断不容许他把那份家产花光。只有那些自幼丧父的"二世祖"们，在慈母的溺爱和纵容下，才会养成这种挥金如土的寄生虫习性。

虽然如此，有经验的相命先生，还不敢贸然"落千"，仍然要"敲"个清楚，"审"个明白。首先用"我看你满面晦暗之色，怕你在这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一类的话来"敲"他的父母。如果对方答："母亲去年死了。"那就"响卖"一下："我看得对吧，你这一两年内真是丧了母亲吧。"跟着就打蛇随棍上，"打"他一下，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多久？你几岁没有父亲的?"对方如果答："他在我5岁时死了。"那又可以再"响卖"一下："额角岩巉（高的意思）先丧父，你额角这样岩巉，当然幼年丧父呢!"跟着又"打"："你是长子吧?"对方如果答"是"，那他有多少兄弟就可以"审"出来了。试想，他居长，5岁丧父，难道会有五六个兄弟吗？于是又可以"卖"一下："我怕你没有兄弟，有也不超过一两个，而且不和，是不是?"这些情况都

探清楚了，就可以落“千”：先“千”他的潦倒，再“千”他那班狐狗朋友如何忘恩负义，又“千”他的亲戚朋友怎样冷落他抛弃他。这些话，不仅对这个败家子合适，对一切家产衰落的人都适合，当然能够句句“千”中这个青年男子的心灵。所以“秘本”说“无千不响”，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千”只能使从前的事说得准，要连未来也灵验，就非“隆”不可。因为“隆”可以发生两种作用，一是给对方目前以精神上的安慰，二是对其未来命运的预言与暗示，常会发生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对方的前途。所谓“隆”，并不是盲目赞美，而是结合对方各种主客观条件，对其前途作出适当的暗示并加以鼓励。这个“二世祖”，他读书不成，仕途无望；也没有胆量去投军就武；从事工商业恐怕连本钱也筹不出。如果你预言他将来可以成为大官巨贾，结果只有完全失败。但如果你叫他痛改前非，下气低头去谋个店员位置，勤俭地生活，他也许能办到。你要根据他的可能对他的前途作出暗示，你的预言才能灵验。所以，江湖骗子特别注重这个“隆”字，他们有一整套经验：如果是太平盛世，你就要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科举试或从事工商业；如果是乱世，就要多鼓励够胆识、够豪爽的人从军就武，或是捞偏门（即承办烟赌以及走私等）。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你教一千人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一定很高兴，就替你吹嘘，这是你目前的收益。如果其中有三五个人将来果真成了富商巨贾，即使不来重谢你，也会替你宣扬，夸你灵验。有这么几个有权有势的人替你撑腰捧场，你就享受不尽了。至于那些捞不起的人，也不敢说你不灵，因为你替他相命时，早已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风水如何？祖宗阴德怎样？他们不发迹，只好怨自家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至于那些在战争中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还怕他说你不灵验！

许多江湖骗子，就是靠这样的伎俩欺骗世人、享名一生的。然

而，如果说他们骗人只是靠这样的秘传百灵百验，那是吹牛。事实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精心设置许多骗局的。这里讲个小故事：

有个浙江人丁某，在京城任职。年近50，未有子息。慑于夫人的威风，又不敢讨妾，然而望子之心颇切。一日，丁某宅旁来一相家，生意颇不冷落。丁某混杂在人丛中观看，相者忽然抬头对他说："君贵人相，早登科第了吧？"丁某奇其言中，不觉坐下。相者评述他的往事，如数家珍，丁某大为信服，就问起子息之事。相者踌躇道："观君尊容，不应无嗣，又不易有嗣。"丁某性急起来，问其究竟能否有嗣。相者道："依某部位出现红纹，在平常人，肯定是得子之象，您是贵人，反不敢决。"丁某益发感到奇怪，请其直言无讳。相者这才说道："这条红纹，主外遇生子之兆。"丁某一笑而别，日夜玩味相者之言。他有个仆人，老婆颇有姿色，对丁某百般勾引，终成苟合。不久，仆妻告诉他怀孕了，丁某大喜，忙向仆人言说：愿给以重金，万万不要发作。从此，仆妇有何要求，丁某不敢稍拂。一日，小孩呱呱坠地，果是一男，丁某狂喜，暗给费用，让她赁屋另居。如此约一二年，仆夫妇所得，足有三四千金。谁知一日忽然远走高飞，且留下一封似嘲似骂的书信一纸，始知相者与仆人共同设此骗局。然而乌纱在顶，不敢追究，只好自认晦气。江湖骗子的伎俩，于此可见一斑。

商界骗子

商界骗子之行骗，自然离不开经商。有卖假货假药欺骗顾客的，有买空卖空欺骗货主的，有开假钱庄骗取存款的，有办假厂矿骗取投资的，个中黑幕，书不胜书。

这里先讲两个卖假货、假药的故事。

有个乡下人偶至上海，到城隍庙赶热闹。忽见一男子手持一镯，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古意盎然，煞是可爱。乡人不为何物，

就站在那里看稀奇。不久，就有一人来问价钱，男子答要 20 元，那人摇头说，不值不值，至多 10 元。乡人大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值这么多钱？那问价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名琥珀镯，能治肝胃气痛，无论多年不治之症，或痛不可耐，只须以此镯剉末少许，和以陈酒饮服，无不立愈。此时，那个男子以琥珀镯吸灯芯，对那人说：先生请看，货色不是假的吧？那人道：我也知道货色是真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了。说毕掉头而去。乡人心想，我也有胃痛病，既遇此物，不可当面错过。于是问道：你至少卖多少钱？男子答道：14 元。乡人即倾囊与之，买镯而归。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告诉他：你受骗了！这镯哪里是琥珀？是松香做的！你如不信，用火一烧就可知道真假了。乡人果然将镯放到火上，一触即燃，须臾成灰。乡人至此才知道自己确实受了骗。

再讲一事：有两人在街市热闹之处摆了一个药摊，如鹿角、虎骨、猴头之类无不俱备。乘人多时拴起一块常人不识的树根或兽骨，对围观者说，这是无价之宝，其功能可治何种险症，每分可值银数两。今路过此地，以济人为怀，故廉价出售，明日即回。当时就有几名看客，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说："我的父亲以前得某病已 10 余年，神药无效，到处找这种药没找到，请先生减半价，我就全买了，怎么样？"随即另有一客上前争道："我也早就要买这种药了，你想一人独买吗？一定要与我平分才行。"先买者不许，2 人相争不下，旁人劝解不听。卖药的人调解道："你们 2 人不要争，我还留有家用货若干，今愿割爱出售。但一具共有十几两，须全售尽，我方肯卖。"那两个争着买药的人高兴地说：真的吗？取出来看看。卖药的取出药根一大段，购药者争相传观。两个争买药的人对众人说："我们两人全买太多，不买可惜，诸位如需购买，可以分消，不致错过机会。"于是，那些见识少而又贪小利的人争愿分消，顷刻售尽。原来那两个初来争购的是售假药人同伙。

这里讲的只不过是小商贩的行骗，是小脚色，小买卖。至于

那些富商巨贾行骗，就远非这些小脚色可比了。有个姓丁的宁波人，其父以经营海味致富，积资三四万。丁某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却又不安现状，想寻找致富捷径。他看到上海有一种滑头富翁，开设大庄号骗取存款而成巨富，便思仿效。但又恐自己声望未著，社会上没有信用，谁肯来存款？思前想后乃得一法：先以家资三四万于上海福州路热闹之处购地建屋。屋成，门面上即挂上某某经租账房的招牌，随即又秘密地将其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 2 万余。再东借西贷，凑足原数，复于闹市购地建屋，屋成复秘密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之后复购地，复建屋，复抵押，如是者 4 次。居然有市房无数，声势煊赫，信用日著。于是就在南市创设一汇划庄号，资本号称 10 万，局面宏大，汇兑灵捷，同业中调查他的家产，果有市房数百幢，贵重地皮数十亩，赫然一上海巨富。于是存款者络绎而至，同业各庄号都乐于与他往来。丁某借口做出口丝茶的生意，渐渐将现金汇往海外银行，总计约五六十万之巨。接着又安排他的妻子离沪它去。将近年关的时候，丁某忽然不见。过了两天，庄号宣告倒闭。各存款户及各庄号闻讯大惊，立即派人四处侦查，音讯全无。要拍卖他的产业，则早已抵押于外国银行了。始知全都中了丁某的圈套，但悔之莫及了。

旧社会的商界，有一种人本身并无资本，而专靠介绍买卖，分得回扣，此种人即所谓掮客。由于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营业，所以极易为骗子所利用。其中黑幕，令人咋舌。

上海有一个姓李的绸缎掮客，专与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各绸缎帮来往，为之售货。他带着货样往各处招揽主顾，分取回扣。由于他所觅主顾、所售价格均较其他掮客为优，且每月交清货款，从不拖欠，各商号获利不少，更加相信其为人诚朴，各货主便特许他多带货出去陆续销售，陆续交款，他也因此而生意日盛。不久他便在上海租屋数幢，安电灯电话，张挂字画，悬号牌，标号名，俨然一副大商号的气派。然而，信用既昭，阴子即大，从此

渐渐欠下各商号的货款，积零成整，所欠达万余金。此时忽起风谣，说李某商号快“溜浴”（沪语倒闭）了。愈传愈烈，各货主不禁心生疑惧。然李某镇静如故，不久即将积欠款项通盘还清。谣言于是平息，各货主愈加叹服。

然而，李某果真是如此讲信用的人吗？非也。原来，当其手握各店号万金之时，已存倒闭卷逃之心。他的一个同党、老于骗术的徐某告诫他说：“时候未到。你今日倒闭，明天就要饱尝吃官司之苦了。你虽然只欠很少几家庄号的款，但欠每庄号的债额却多至二三千金。债务一重，他们决不会轻轻放过你，势必提起诉讼，事情就要失败了。倒不如故意放出倒闭的谣风，而后公然全数偿清债务，以坚各商号之信心。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可在它日收全功了！”李某听了他的话，才做出了那场欲擒故纵的把戏来。从此继续营业，捐货愈多，来往商号愈众。然而他抱定宗旨，每商号至多只欠七八十元，决不过百元之数：又过了一年多，合计所欠各商号之数已七八千元。李某以为时机到了，于是宣布歇业，这便是第一次“溜浴”。

溜浴之后，各商号均以为，李某倒闭，非同诈骗，实出于迫不得已，所欠款项又不大，纵追控也无益，便乐得饶人。各自许其宽展期限，分期缴还，且为他介绍新的货主，以赞助其复兴商号。不久，李某又牌号高张了。逾年，又积欠各商号万余元，仍如上法，每号至多不过百元，又打算倒闭了。不过，此番他却使出新花招。他先将苏帮货全部便宜售出，店内所存都是杭帮货。于是使人向苏帮各货主密报：李某行将倒闭，速去收取底货。苏帮人闻讯急至，李某故作惭惶之态说道：“出于不得已，行将歇业，向蒙厚爱，特先密告，聊以报答。”苏帮人遂将所存底货席卷一空。而后，李某公然宣布“溜浴”。杭帮人闻讯急至，见空空如也。李某道：“我遭不幸，实在对不起诸位。但歇业前未尝无底货，并且都是贵帮的。可惜你们不早来，均为捷足者全部搬走了。”杭帮人

大怒，痛骂苏人无礼，便指控苏帮。两帮各执理由，诉讼不休。而苏帮人不但对李某无所憎恨，且感其密告之私情；杭帮人也不但对李某无所怨尤，且邀李某作证人。李某反倒成了第三者，两面讨好，逍遥法外。此为第二次“溻浴”。

不久，两帮讼息，而于李某均无恶感。且指望李某商号复兴，以便把债收回，于是怂恿其重理旧业。这样，李某第三次开张了。从此捐货如常。货主倍增，感情愈厚。逾年，又欠了万余元，仍然恪守每号不过百元的原则。乃将店屋前楼分租与人，承租者不是别人，乃是前面提到的同党徐某。2 人同居，日夕密谋如何收拾最后之骗局。于是，徐某特投某保险公司，认保火险 2 万元。几个月后，徐某住房旁的小室内忽然起火，火势熊熊，霎时将徐某连同李某的房屋烧成焦土。保险公司前来查看，寻不出丝毫自焚作弊的迹象。只得照原保险数赔偿，徐某 2 万元到手了。而且，这把火利己兼利人。因为殃及李某的商店，不但店内存货焚烧殆尽，而且所有簿据、招牌、图章、账册，一概付之一炬。各货主闻讯，均来慰问，莫不同情其遭灾。至于其所欠货款，均以为货款不多，不忍乘灾索偿。此为第三次“溻浴”。

李某前后 3 次“溻浴”，第一次骗法最稳，第二次骗法最巧，第三次骗法最毒。共骗得资财 3 万余元。另外徐某骗得 2 万余元。而被骗者都以为李某是正人君子，可叹也夫！

民国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加剧，各国大大小小冒险家纷至沓来。他们空手而来，暴富而去，干尽了掠夺诈骗的勾当。

河北省迁安县太平寨有个太平金矿，最早是由河北省人李培春和王明元创办的，领有开采执照。但该矿蕴藏金矿很少，收益寥寥，实在没有什么经营价值。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两名白俄霍尔瓦特和马斯奈，两名白俄前往矿场进行了实际调查。为了使这两个外国人上圈套，李、王事先收购了 10 余两碎砂金，串通淘金人，把砂金掺入河砂内，当两个洋人到达现场时，淘金人装模

作样地从河砂里取出砂金，两洋人信以为真，便答应入股合作。在商洽过程中，李、王2人骗取数千元，然后携款逃跑。霍尔瓦特和马斯奈接管该金矿后，很快发现毫无价值，方知自己受骗了。他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转念一想，何不用同样手法再去骗人？此时，正有一位瑞士籍的商人李亚溥在天津开了一爿利华洋行，正在做着淘金梦。霍尔瓦特和马斯奈找到了李亚溥，煞有介事地向李保证，每月可得黄金若干斤。李果然上当，十分高兴地把太平金矿接兑过来，改名滦河金矿。李又是充实人力，又是添置设备，准备大干一番，但干了二年多，一两黄金未得。至此，李也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上了当。

狡猾的李亚溥知道受骗了但还要在骗中牟利。他不动声色地仍然在表面上继续维持金矿的业务活动，找了个白俄人精心绘制了矿区地图，拍摄了许多矿场照片，又收购了砂金30两，装在美观的玻璃瓶中，标明“滦河金矿产品”，陈列于利华洋行，然后便利用这些材料向国内外大肆鼓吹，招募股本。李亚溥这一招，果然打动了某些财迷心窍的梦幻者，招来不少股金。这些股金都成了利华放款银行的周转金。到后来，滦河金矿终于不得不停办，但在利华银行的账面上却添加了大笔大笔的收益。

报界骗子

在民国时期，报界骗子行骗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大体有两条门径：

一条门径是利用社会新闻来行骗。比如，旧上海洋场，每天奇事怪闻是不少的。像20年代初期阎瑞生和妓女黄莲英的故事，黄慧如小姐和汽车司机陆根荣主仆恋爱的故事，都曾轰动一时。其它如财产纠纷、妻妾艳闻、拐款潜逃等，都是社会新闻的原料。读者是会有兴趣，急于知道下文的，而当事人则最怕见报。于是，一

些骗子主笔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大体是先写好一个新闻梗概，由一位记者去找到那位当事人，关切地说："这是我报刚收到的新闻，不知是否准确，被我'扣'了一下，请你过目，有没有可补充的？"自然，看的人满头大汗。于是讲条件，讨价还价，最后视其事体之大小，当事人家资之厚薄，拿出一笔钱来，少则数百，多达数千。特大"新闻"也有上万的，条件自然是"不见报"。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日都有，骗子收入是十分可观的。

此外，还有以奸徒恶棍为诈骗对象的。大凡奸徒皆恶言其奸，恶棍则讳道其恶。报界骗子乃利用这一点，每遇奸徒恶棍作恶为非，则必详加采访笔录。然后暗中使人把他们招至报馆，把新闻稿给他们看，佯言"有人投来，特向您核实"。奸徒恶棍必然请求不要登报。于是报界骗子乘机敲诈："此稿已上了版面，如欲删去，必须重补一篇，重补需费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本报明日的出版了，可是事关本馆之信誉呀。再说誊写上版，均用药水，所费不小，实在难以删去。"必待当事人出钱若干，才允许不登，少则十数元，多则上百元。其它如官员收贿、奸徒敲诈，一旦被这些报界骗子得知，收贿官员和奸徒是断不能独享其财的。

报界骗子行骗的另一条门径则是以读者为行骗对象。民国初年，上海有一家"商务报"，专以欺骗读者为业。起初是编发说明书，盛称本报之佳，又分函全国绅商学界人士，劝其订阅全年报纸，并附"福引券"一张。券中有"□等奖"字样，而于"等"字前面空一格。旁注：若以火烘券，于"等"字前显出"一"字者，即为一等奖。不可多得，得之者须以全年报费 10 元邮寄本社，本社除照发全年报纸外，附送金表 1 枚。一时受其愚弄者，不可胜数，原来大家都烘得一等奖券，争先恐后地把钱寄往报社。结果，谁也没有得到金表。该报社主任王某是个无赖，犹不以此为满足，又创设招考编辑之法，大登广告，声称有人投考被取者，第一名、第二名保送日本大学学习新闻专科，费用由报社支付。第三名以

下，为本社学习编辑，亦可得月薪数十元。于是全国失业之士及少年学子慕报馆职业者，纷纷报考。投考者须先报名，缴报名费3元，不取者发还。两月之内，报名者达8千余人，王某遂坐得2万余元。及开试，用通信法邮寄试卷。榜发，第一第二名实际上并无其人，其余均为备取，为“候补编辑”，既没有月俸，又不得收回报名费。众人渐悟其奸，纷纷投书指责，王某置之不答。公众更加愤怒，竟有人投书至商务印书馆大骂，商务印书馆不得已，登各报声明，商务报虽与本馆名称相似，但并非本馆分部云云。

自商务报王某开赠彩骗钱之先例以后，各报纷纷仿效。先是有家“沪报”以赠彩之法，使订数增至千余，收入9千余元。主笔开印刷所，置田园，居然小康。接踵而起者有“民魂报”、“小说日报”、“新共和报”、“民达报”、“大声报”等，但西洋景均被一一拆穿，报纸于是威信扫地了。

后来，有一些报界骗子，租小屋一间，挂“某某报”招牌一块，就算报馆成立。再向印刷所印日报数张，其新闻无非取材于各大报，因而费资甚少。印就之后，每张附以赠品彩券1张，专门寄往市外各机关、各商店。其章程仍为得一等奖者，交订阅一年之报费，赠金表1只。有人信以为真，持彩券专程往报馆领奖。该馆接待人员大为惊讶，原来此券专寄外埠，不寄本地，以防亲身领彩之时，无以对付。若由邮局领取，则可以不答了之。见有外埠人亲到，接待员只得说：“先订阅一年报纸再说。”领奖者道：“先拿金表来，再将一年报费奉上。”接待员则支吾道：“请先订报，至于金表，因向外洋批购，货尚未到，请迟几天来取。”于是，领奖者皆洞见其奸，谁还订报？皆讥讽斥责而去。

僧道骗子

旧社会，有些骗子、恶棍混迹某些寺院，故某些寺院也是黑

幕重重。有些僧道徒或设赌台，或开淫窟，更多的则是利用信徒的迷信愚昧诈骗钱财。所以，在各类骗子中，僧道骗子不能不独占一席。

僧道行骗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装神弄鬼，假托神意。比如，一贯道举办的“仙佛班”有一出压台戏，叫做“考财”。或则是由“天才”“借窍”，假托某神仙附体，向道徒宣讲多出钱财是为了“结善缘”、“修来世”、“行功立德”之类的谎话，然后由混在道徒中的所谓“炉胆”带头假报施财的数目，以带动众道徒出钱；有时假借神意罚某人巨额财施，某人拿不出，点传师就劝诱众道徒说：“同道要互助互济，舍己为人。”“炉胆”就自告奋勇，甘愿替某人代出财施若干，这样，其他道徒就跟着出钱。更可笑的是劝诱众道徒拿钱替所谓犯了罪过的神仙赎罪。1943 年秋，一贯道在北京举办的一次“仙佛班”上就曾使用这个诡计骗取了大批钱财。

那次仙佛班快结束的一天下午，由 3 个“天才”主班，先由两个“天才”“借窍”，诡称“南极仙翁”和“茂田院长”临坛，在佛坛故意胡闹取笑，待佛坛闹得不像话的时候，第三个“天才”。突然倒地“借窍”，诡称“法律主张飞”临坛，跑上坛去，把桌子一拍，喊了一声“跪下”，顿时，200 多名道徒骇然无声，都跪下了！“南极仙翁”乘机从侧门溜走。随即“法律主”对“院长”厉声斥责道：“身为‘三天’主考，职任重大，在这天、地瞩目的仙佛班里胡作非为，轻视佛法，该当何罪？我奉老母之命，将你免职，速回‘理天’请罪！”于是，伪装“院长”的“天才”向“法律主”叩了一个头便昏倒在地上，不几分钟苏醒过来，装着莫名其妙的样子。

这时，点传师跪在地上如丧考妣似地痛哭起来，混杂在道徒中的“炉胆”也抢着嚎啕大哭。一时，200 多名道徒都哭了。点传师眼看时机成熟，站了起来，擦着眼泪，呜咽着说：“大家别哭了，

'院长'为了成全我们，犯了一点小错，被免了职，饮水思源，知恩当报，大家快想办法恳求'老母'慈悲吧。"众道徒收住哭声，面面相觑。"炉胆"高四海，蓦地站了起来，高声说："报告'法律主'，我不忘恩负义，我要求给'院长'复职，情愿出财施5千元，设立佛堂5座，请法律主慈悲！"跟着，另一"炉胆"孙万庆也报："我愿出玉米10担。"女"炉胆"邢玉芬随后也报："我出现款2千元，白米2担。"众道徒在"炉胆"的诱导下，纷纷写了财施数目。当下捐现款就达数万元（伪币），自愿设立佛堂400多处，有的还把房产、地契、古董等捐了出来。最后，那位伪装"院长"的"天才"又突然倒地，借了"窍"，又爬起来说："我已复职，出班以后，要照愿实行，勿忘今日！"这便是一贯道的"考财"骗局。

道首们不仅骗财，而且骗奸女道徒。其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女道徒生病的机会，欺骗说："若要不生病，免灾难，必须'结丹'，得了'仙种'才能消灾除病，成仙成佛。"有的女道徒生病后去找点传师求药治病时，就被点传师借口"结丹"而奸污了。沈阳皇姑区张某的老婆，被点传师"结丹"后，气疯而死。有的妇女被奸污后，病未减轻，就去质问点传师，答复是："你心不诚，必须再'种'。"沈阳道长王瑞卿用这种卑鄙手段奸污了20多名女道徒。另一种骗奸手段是借口"天作之合"，"前世姻缘今世了结"。点传师刘兆祥借口"传道"，把吴旗县妇女王英拐骗到甘肃后，说是"前世有缘"，把王英骗奸；北京道首刘新泉"借窍"声称和一个18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仙佛班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老母赐缘"，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1人就献礼2千块银元。仅这一次，他们就从道徒身上骗取了2万多块银元。真是色财双收！

为了更有效地欺骗、愚弄群众，僧道骗子们还玩弄种种骗人的神化魔术。比如，“飞刀斩妖”：深夜派人伪装妖怪，黑暗中把刀甩出，并在地上洒些猪血，就称妖魔被斩了。“空中说话”：人在隔室用扩音器说话，喇叭安在楼顶的缸中，听起来好像半空有人在说话一样。“空中照相”：当“天才借窍”伪装仙佛的时候，点传师找道徒中的照相师给“天才”摄影，数分钟后，把预先拍照洗好的假仙佛像拿出来给道徒看，谎称是仙佛的留影。“油锅取物”：盛一大锅醋，再倒入少许的油，锅下加热，醋的蒸汽冲破浮在表面的油，变成许多汽泡，样子极像一锅滚油，“天才借窍”时，用手伸进锅内取物，以显示“仙佛神通广大”；“大放光明”：数人配合进行，“天才”在佛堂叫一声“黑暗”，电灯当即熄灭；喊一声“光明”，电灯全亮。“天才”在佛堂内故意打碎一个茶碗，而在另一处，又发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茶碗。这一切，无非是愚弄、欺骗无知道徒的恶作剧。

人口骗子

拐卖人口的骗子，按其拐骗的对象不同，又可分为3类：拐骗妇女、拐卖小孩、拐贩“猪仔”。

(1) 拐骗妇女

这行当在旧社会称为“砟子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勾结外来匪徒，拐卖妇女，以获厚利。由于多是结党行骗，所以拐匪内部多用黑话问答。如称谓拐得的妇女，貌美者，曰“好花”，貌丑者，曰“赔钱货”；年轻者，曰“嫩白儿”，年长者，曰“整块”；性驯者，女曰“好娃娃”，妇曰“好奶奶”，性暴者，曰“辣货”。防其逃跑，曰“钉桩”；防其觅死，曰“弗糊涂”；既拐逃脱，曰“箍爆”；拐后身死，曰“接瘟神”。

拐匪拐带的妇女，常常不能即刻带出去，于是设立机关，便于安顿。机关设立之处，或在客店，取其出入人多，容易混淆耳目；或在公馆，取其声势浩大，场面阔绰，可以不受检查；或在窑房，取其地方隐僻，搜查不至。以上所设机关，专备拐得大帮妇女之用。若一二人口，则经过关卡时认为家眷，就可放行无阻了。

其拐骗妇女之手段，有下列5种：

一曰奸拐。办法是派一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设法去和被拐的女子认识，由交朋友入手，慢慢地把她引诱到手，再投其所好，等到两人谁也离不开谁时，就提出要做长久打算，女的只要一点头，男的就说要设法离开当地才成，于是，女的就被一步步地引上钩了。沦陷期间，北京南小街棕帽胡同有个已嫁女何氏，丈夫在六十七军充任副官。一天她在庙会上，认识了一个人称“胖姑娘”的印贞，此人正是个专给拐骗们做“底线”的“来手”。那时何氏正二十二三岁，生得又漂亮，印贞便打上她的主意。先约何到她家串门子，两人越来越熟。有一次何氏在印贞家认识了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姓赵，自称是个开汽车的。彼此相交了几个月之后，感情特别好。有一天赵手里拿着一封信给何氏看，说是有人介绍他到沈阳开车，每月收入差不多两倍于北京。就是舍不得离开她，她便表示愿随他到东北去。两人到沈阳后，就下在日本人的公和栈内，这座栈房是专门给拐卖人口的人落脚的。住了几天之后，赵从外面哭丧着脸回来说：“真想不到，原介绍人因公调走了，咱们既已来了，又没带多少路费，这可怎么办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又住了几天，房钱饭钱都付不起了，赵装哭装闹，口口声声说太对不起何，再就用寻死觅活那一套来威胁何。栈房里的人劝说，不如由女方暂时下店（入窑子），既可还清账目，男人也有了路费，可再去找朋友谋事，等找到了事拿钱赎人不迟。何氏此时虽知上当，但也只好听从人家摆布。由栈里人介绍，把她押

在千金寨妓院里，赵得了钱，便悄悄地逃回北京。后来何氏的丈夫在北京警察局报了案，辗转侦查，方打听到何的下落，由其夫将她赎回。

二曰婚娶。即以娶行拐。上海某租界有一刘姓女子，年方15，犹含情未吐之年华。邻家某男，却是一名拐匪。年方弱冠，面庞俊秀。刘女屡屡见面，渐生爱慕之心，遂共订白首之盟，择日举行婚礼。到了8月中旬，拐匪之父声言要回故里谒祖，须1个月左右返回，儿子媳妇应一同前往。刘女禀告父母，得到应允。过了1个半月，刘女之父忽然接到由邮局寄来的1只小包，打开一看，内有头发一束，读其信，始知女儿离家后，即被其夫出卖与某宦家为妾，身价600元。信中说："儿今已将千万根烦恼丝一刀割下，誓愿终身为尼。现正与某宦交涉，求其许可。惟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由邮局附信送上，以明儿志。"刘女之父读罢，不禁痛哭失声。急急乘轮至女儿处，偿还身价，赎女以归。

三曰乘隙。贫家妇女，因谋生计绌，衣食不继，拐匪乃乘机诱惑。或言某处女工如何需要，工资如何昂贵，妇女闻利心动，堕其术中。有的家庭不睦，婆虐其媳，夫凌其妻，强嫂欺小姑，刁姑侵善嫂。拐匪乘势其间，装作同情被欺凌者的样子说：在家受苦，不若出外营生。妇女辈以为他们真是好人，求其帮助。拐匪之计，因此得售。1934年，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徐士俊家，前妻故去后，留下一个小姑娘。续娶的妻子李氏，又生下两个女孩。徐在外作事，家中母女4人生活。这位继母对待前妻之女很不好，非打即骂，经常不给吃饱。前妻之女经常饿着肚子，带两个妹妹在附近玩。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3个女孩一起说话，并不时送给她们东西吃。日子一长，徐士俊前妻之女就常带两个妹妹到张小脚家去玩。有一天，3个孩子忽然都失踪了。徐士俊后妻向警察局报了案。经侦查，原来是被张小脚拐卖到关东去了。民国初年，华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到东北开垦的很多，大

部分是单身汉，干上几年攒几个钱就准备娶个妻子。拐子们就是钻这个空子，在京津一带拐到的妇女，绝大多数带到东北去卖。最下等的所谓“屯货”都能卖到五六百元。

四曰利诱。妇女见识浅薄者，喜得小利，拐匪即投其所好，或供以金钱，或赠以饰物，妇女得此小利，心悦诚服，唯命是从，拐匪遂达其目的。

五曰药迷。此术用于幼年女子。乘其独行之时，用一种极猛烈的嗅药，喷在她的鼻孔上，使她失去知觉，状若死人。拐匪即用衣被将其蒙住，背着快跑。偶过村镇，假作背着病人去看病，神情呈悲泣之状，以欺人耳目。

拐匪们既有势力，又有手段，并且往往与官警相勾结，常能为所欲为。但他们却惧怕一种叫“左事由儿”的。所谓“左事由儿”，就是专想法儿坑那拐匪的人。其中一种叫“抓定吃皮儿”，一种叫“放老鹰”。何为“抓定吃皮儿”？就是有夫之妇装着家庭关系不睦，和拐匪认识之后，拐匪一不细察，认作是一宗好生意，双方商妥要把她带到外地去另找生活，她满口答应。不过说明在她临走之前要多少钱作为安排一切的费用，就叫“抓定”。决定了走的日子，便要求带她走的人先替她做几件漂亮的衣服，以便路上穿用（这衣服叫外皮儿）。等一切办妥之后，约定于某日某时在车站见面。到时候不见人来，你再找她，她和你装傻，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这就叫“抓定吃皮儿”。“放老鹰”就是被拐卖的人和她自己的男人或母亲串通一气来坑骗拐匪。这女人一定正当妙龄，长相也好。她的男人或母亲装着无法生活，情愿把自己的女人或女儿卖掉。双方商妥，由拐匪花几百元钱，再把人带往关外。女人故意装糊涂听人摆布，一旦找到机会就逃掉。由于她计划周密，一逃出门，拐匪休想再找到。秘密回到家里，不过搬一搬家，或到外地避一避，就算完事。那拐匪都是怕惊动官府的，遇到这事，都是宁认吃亏，暗中叫苦。那干“左事由儿”的人，也正是抓住了

他们这种心理，才敢那样做的。所以本领“高强”的拐匪也有被骗的时候。

（2）拐骗儿童

清末以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加以河决之患和蝗旱之灾连年不息，盗贼蜂起，拐孩之匪也应时而生。民国期间，岁岁用兵，军阀混战，百姓疲于奔命，民力憔悴，竟有远弃家室外出糊口者，稚子弱女，流落荒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拐孩匪徒便潜伏其间，用衣食引诱，好言欺骗，使饥寒交迫的孩童视拐匪恩同骨肉，东西南北，惟命是从。拐匪便将拐得的孩童贩往外地，北至京、津、哈尔滨等市，南到沪、汉、广、厦，甚至香港、南洋群岛等地，俱为其贩卖孩童的市场。男孩一般卖做富户的家僮、富僧的徒弟、南洋群岛的猪仔、江湖卖技者的养儿以及童伶等。女孩则卖做各埠妓院的妓女、通商口岸华产洋娼之养女、富家婢女、粤中歌妓养女、富尼庵之顶脚（徒弟）、“咸水妹”（妓女之一种）的养女、南洋群岛猪仔的“公用妻”等。

拐匪徒所最怕的，就是被人揭发。如被人揭发，不但人财两空，且难免刑罚之苦。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勾结以下几种人物，以期畅行无阻。一是地方痞棍，此辈名之曰“地头蛇”。在一地羽翼颇众，消息亦灵。拐匪若不与他们勾结，则其所作所为必被其侦悉。故拐匪混迹之处，先访地头蛇，行送“波罗”（行贿）之礼。二是衙署吏役，被拐匪视为“走无常”。地方稍有势力之痞棍，很少不与之联络。故拐匪对于吏役，每年例有 2 次至 4 次“寿礼”供献，既得免其阻碍，又得托其包庇。三是军警，以其有盘问之权，拐匪名之曰“阎罗爷”。他们勾结“阎罗爷”之手段，以拜老头子为初步（军警多在帮），以认弟兄为第二步，以“进水”（匪中送人财物曰“进水”）为第三步。这样，军警就会认拐匪为“自家兄弟”了。

拐匪内部，也有其黑话通消息。比如，称女匪曰“好老妈”，男匪曰“善心老爹”；称孩童，男曰“一柱香”，女曰“一株花”，面目姣好者曰“嫩藕”，四肢无疾者曰“站得起”；带领贩卖，曰“趁船”；卖出曰“脱货”；途中拐得，曰“兜顺风”；中途被破获，曰“失风”；成交曰“财神祐”；否则曰“米涨价”等等。

拐匪拐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3种：一是文拐，拐匪对于企图拐骗的孩童，先乘无人之时，饵以食品，日久渐熟，于是哄骗小孩看热闹，携之远遁。二是武拐，即偷小孩，此辈常游荡于僻街小弄，侦察有小孩可拐，便乘无人跟随时抱起小孩就跑。小孩若啼哭不止，则以随身所带湿棉絮塞入小孩口中。三是孩拐，即以小孩拐小孩，此法既奇且毒，兹举一例便可明白其中奥妙。

上海某公馆要买一个小丫头。一名拐匪打听到此事以后，就带了两名10岁左右、面目姣好的女孩前来求售。公馆女主人素来谨慎，就先将两小孩置于一室，单独地询问拐匪有关两女孩的详情，如姓名、住址、年岁、生日等，一一记住。又单独叫两个小孩近前，以上述问题再问一遍，居然应答如流，与拐匪所答一一相符。最后又问：“带你们来的那个人是你们的亲戚还是邻居？”两孩齐声回答：“是我们的生父。”

原来，这两个女孩当初原也是被拐来的。最初，拐匪于拐到的孩童中，挑选一两个聪明伶俐者，当子女抚养，供以鲜衣美食，而后用拐孩的方法训练他们，恩威并用。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对于拐孩那一套方法，也就渐渐入门了。这一切，公馆主人当然不会知道，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两个小女孩的回答。于是从中挑选一人，给价立券，自此之后，这女孩就受雇于公馆，侍奉主母了。做事虽不免孩子气，然手脚勤快，性情和顺，深得上下欢心。公馆中婢仆甚多，自这位小女佣进门之后，其他婢仆在主母面前尽皆失宠。女主人对小女佣遂不再提防。3个月期间，小女佣除竭力趋奉女主人外，惟与女主人的男女两公子作伴，使这两位小主人

也非常喜欢她。如此，她穿房出户，宛若家人了。即使主人取藏珍饰，也不回避她。一日，主母外出，这个小女佣见有机可乘，遂潜入主母卧室，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许多珍物，返身出外对两个小公子道："外面猴戏开始了，我们快去吧。"于是右手抱男，左手挈女，对仆人道："我们马上就回来，你们要当心门户，主人主母都外出了。"仆人们深信不疑，听其自去，从此杳如黄鹤。直至主母回家，始知失事，报警侦查，而终不可复得。珍物被窃不说，一双儿女也被拐走了。这便是"孩拐"之一幕。

（3）拐贩"猪仔"

帮会之"特种营业"中有"拐贩'猪仔'"一业。其他拐匪之伎俩大同小异，不赘述。但还有手段特别诡异狠毒者，兹举一例：

扬州某公馆的一位少爷，生得一表堂堂，但品行恶劣，素交无赖，父母均气愤而亡。从此无人管束，益发放荡，竟将巨万家财挥霍殆尽，度日艰难。然穷极计生，拜了扬州青帮著名头目沈某为老头子，与同帮兄弟一起诓嫖骗赌，勾引公馆中的姨太太小姐倒贴，最后将姨太太小姐拐骗到远方妓院卖掉完事。时有南河下某公馆小姐，被他勾诱上手，竟将其奸拐出来，诡称汉口有亲戚，可以往投，以作永久夫妻。那小姐信以为真，窃带金银首饰数千金随他私奔。谁知到汉口后，他竟用计将小姐卖入妓院中，得身价数百金，连同窃带出来的数千金，共有5千余金，不由得心满意足，乘轮返回扬州。

轮船没行多远，忽见对号房间内，有一学生装束的女郎，美貌非常，秋波流盼，正独自一人在房间内看书消遣。这位少爷以为又有一桩好买卖来了，便使出平生手段，下进一步吊膀子之法，目光灼灼，专在女郎身上打转。不料那女郎的杏眼亦直射过来，四目对视，大有怜我怜卿之意。这位少爷见女郎如此，自思私货刚刚脱去，今日又逢奇缘，岂不是花财两运亨通！于是乎春风满面，

站起身来，翩翩然向对面房间走去。那女郎见对门客至，起身迎入，寒暄数语，并无一点羞答答作小家儿女之态。深谈之下，语语投机，由相识而相怜，由相怜而相爱，情浓意合，白首同盟，便在轮船上双宿而双栖矣。从此形影不离，虽新婚燕尔，亦未必如胶似漆若此。

二人一路缠绵，数日已抵镇江，于是商量长久之策。女郎提出："我俩有巨万资财，何不到上海图谋生计？"少爷一听要到上海，正中下怀。原来，上海乃是拆白党（诈骗集团）的渊薮，自己的同党弟兄在此甚多，谅她此去，如羊入虎口，岂可逃脱？巨万资财，可归我一人独享！想到此处，心花怒放，满口允诺，一宿无话。次日，即乘中班火车抵沪，在四马路龙兴旅馆住下后，二人即筹议生计。女郎献计道："我们手头虽有钱，但对各项生意均一窍不通，且听说上海匪徒甚多，稍一不慎，丢款破财还是小事，且有性命之危。我们又是外地人，不可不格外谨慎。依妾之见，外国人办事，倒是既公正，又信实，所以他们商业发达。最好我们替外国人办事，方可免于受骗。但苦于无人介绍，恐怕外国人不肯相信我们。我想我对英语总算知道一点，明日不如先到洋行去试试看，如能接洽妥当，则我只须带一套行李先去做事，你可先住客栈保管好箱子首饰。待我在洋行外国人处各事熟习，得到信任，再相机进言，将你引入办事，二人同在一处，岂不为美？"某少爷一听她将首饰金银交与自己保管，料想她即使变心，我也可卷物脱逃，只不过便宜了她本身。当下即道："您既有这番美意，我怎能推却？只是劳苦你了。"

二人就这样议定，次日晨女子出去，午时回来，满面春风地对少爷说道："事情谈妥了。洋人见我会说英语，人又伶俐洁净，所以一见合适。工价每月若干，另有安家费若干。说要家属前去签字，顺领安家费。故特意回来请你同去签字，而后我回栈取行李。"又叮咛道："上海五方杂处，坏人甚多，我常从沪上小说中

看到，什么仙人跳，什么拆白党，诡计多端。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务必细心看好银钱等物，切不可擅自出外。”某少爷听此一番话，忍不住暗中好笑，也不说破，满口应允。饭后二人出门，雇两辆车一直拉至某洋行门前，即同入内。女郎即向一个洋人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话，即见洋人入内取出皮包一个，从皮包中取出一大卷钞票和一份英文书件，交与女郎，女郎随即交与某少爷，令其签字。某少爷一看，一字不识，只得签字。洋人见签过字，即将一大卷钞票交与女郎，女郎点过数目，放入口袋，向某少爷道：“你在此稍待，我回栈将行李取来，你再回去。”说罢扬长而去。女郎去后，洋人即对某少爷用手往里指，似乎叫他进去。他不知其故，只得跟着进去。至内室见有5间大洋房，内中华人甚多，不知在此何故。又见洋人将外面的门关锁，心中纳闷。以为女郎将款领去，洋人怕她逃脱，故将门关锁，以待其来。哪知到了晚上，电灯通明，仍未见女郎踪迹，心知不妙，只得向关在里面的华人询问，方知自己已是一名“猪仔”，即将被贩往美国旧金山开矿去了！内中一人道：“他们多数是被人拐诱而来，只有我是自愿出洋，身价交与家中度日。听说那里工头对工人极为虐待，且须15年或20年期满后才能自由，我如有一线生计，决不自投罗网！”言罢唏嘘不已。某少爷一听此言，魂飞魄散！悔不在日间乘其外出之时，将各种细软卷逃，以致棋错一着，满盘皆输。此时真是欲哭无泪，只好把心一横，听天由命而已。正是：本想骗人，反被人骗。此中鬼蜮伎俩，怎不令人惊心动魄！

婚姻骗子

在旧社会，专门在男女婚姻上精心设置骗局，以达到行骗之目的，几乎成了一些人的专门职业。

常见的是女骗男。

南通东乡人张某，家有巨资，但30余岁尚未得子，故常有再婚之意。此事被一女骗得知。一日，张某去逛公园，女骗随之而往，在公园二人相遇。张蓦然间看到一位二八芳龄的女郎站在面前，姿容秀美，服饰华丽，秀于外而惠于中，张一见魂销，乃使出其猎色手段。女始则报以微笑，继则与之谈话。张询其姓名住址，女不答，只是说她本来亦有家产，至今父死兄亡，家产一空，她自己尚待字闺中，讲出来恐被人笑话。张某亦不再问，相叙数小时之久，方珍重道别。次日，张又与女相约于公园，并向女方求婚，女骗爽快地应允了。并说："我有个恶叔，专事敲诈，如果婚约被他知道了，他必来逞其故伎。我一贫如洗，不如跟你私奔吧。"张一听此言，喜不自胜。是夜，女骗果然偷偷地跑到张家来，与张某成了夫妻。

女自入张家之门，颇尽妇道。从此，张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寻花问柳。过了3个月，女请求回去看看母亲，张应允了。女归二日即回，且对张某更加恩爱体贴，好像一刻也不能同丈夫分离。张也因此而爱之日笃，一切家政，均交给女方掌握。

到了6月，女对张道："我在家时，曾许三十里观音菩萨，于每年6月19日，必赴庙中进香一次，你能允许吗？"张当然不拒。届时，女骗五更起身，偷偷地将箱中金器银元，一裹而尽，至夜未归，张此时方知女骗卷财而逃了。

事发后第5日，忽有一个老太婆跑到张宅上来，且怒且骂道："你一年前将我女儿拐走。我当时想反正女儿未有丈夫，也就未加过问。谁知今日，你竟敢将我女儿卖掉了！我的女儿在哪里？你如不交出，我就把你告到官府去！"张某十分害怕，就请人调解，又出大洋400，始将此事了结。其实这个老太婆并非女骗的母亲，也不过是结成帮伙的一个骗子而已。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终结。那女骗去张某9个月之后，又向贫家买得一个初生的小男孩，抱到张宅上来。张见之大怒，骂

道："贱货逃得好，为何今日又来!"说毕，举棍要打。女骗长跪而答道："妾逃跑之罪诚然很大，既去之后，本无颜面再见君面。但想你娶妾，不过为了得到一个儿子。这孩子确是您的一点骨血，故不能不把他送回来给您。"张某寻思，该女逃罪虽大，但既已生子，后嗣有人，也可原谅了。更何况她既生一子，断不至于再逃跑吧。女骗又稍稍得握内政，并经常谎称归视其母。过了一年，女骗借归省之名，又席卷重金而逃，张某3次受骗矣。

这是女骗男一例，至于男骗女也绝非罕事。请听一位被骗流落天津的苏南女子的自述：

我是江苏常熟虞山镇人，姓陶，11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得遗产1.5万元现款，依外祖母寄居苏州。后因民国初期兵乱，随外祖母迁居上海北江西路，雇女仆陈妈，供我使唤。不久，我考入某女校师范科。外祖母特购包车一辆，雇车夫一名，早晚为我接送。约一二旬间，我早出晚归，总有一位西装美少年坐着包车跟着我。我感到奇怪，车夫阿二告诉我，这位是湖州黄公子，亦住此地，某某绸庄就是他家的股份店。他家除老东家外，仅有三姨太为公子庶母。公子在西门内某校读书，也是朝往夕归，与我们同路，所以经常遇到。我信了他的话，不再疑惑。

一日例假，我随外祖母到新舞台看戏，入座未久，黄公子即在背后出现。忽然他的一包烟掉在脚旁，我命陈妈拾起还他，他向我道谢，从此便由相识并渐相熟了。有一次乘车去校，见公子与一中年妇女各乘包车在前。公子回头看到我，告诉中年妇女道：这位便是陶女士。中年妇女向我点头，同我并驾而驱，互相问答，知道她便是公子庶母。到了校前，她殷殷嘱我到她家去玩。我应邀由陈妈陪我同去，岂知她家即在前街。叩门而入，黄太太笑脸相迎，坐谈片刻，公子自外回来，对我鞠躬致敬，异常亲热。我看室中华美，确为富室。黄太太自述，主人一妻三妾，膝下有4个女儿，男唯黄公子一人。又问我身世，我据实以告，陈妈在旁插

言道："以我家小姐配你家公子，真是天生一对！"我对陈妈瞪了一眼，公子莞尔而笑，黄太太微愠道："你勿乱说！"又邀我到楼上坐坐，拿出许多钻戒珠镯等饰物来，一一评论。此时，一女仆来禀有客人到，黄太太随仆妇下楼，公子见四顾无人，突向我表达求婚之意。在我依违之间，他脱下钻石戒指给我戴上，又乘机脱去我的珠戒戴到自己手指上，我年轻识薄，不忍拒绝。后来他又利用一次机会，跟我强共枕席。从此，我坠入万丈深渊，不能自拔了。

前面我已说过，我曾得了一笔 1．5 万元的遗产，存在银行生息，此时已达 2 万余元。因苏州时局不宁，舅舅为我改存上海正金银行。存据交我掌管，对我说："此后无论动本支息，均须你盖章签字。"自从与黄公子订下秘密婚约，我把这一切全告诉了他。这也加速了灾祸的来临。

爆竹声声，新年又至。我与黄公子的爱情达于沸点。佣人陈妈、阿二等皆知秘密。黄太太也好像知道了个中消息，待我比从前更加亲密。我几乎把黄公馆看作第二个家了。一天晚上，有女客三四人共进晚餐，公子饮酒微醉，忽提议摊牌九。第一局便输了 2 千金，但面不改色。惟钱袋已空，便向三姨太要钥匙，从账房铁箱取出一厚卷钞票，重起庄家，一会儿又把 3 千元输个精光，这才露出惊惶之态。我暗地劝他罢局，他哪里肯听，与三姨太耳语良久，我只听得三姨太一句话："数目太大了，若爹爹查问起来，如何是好？"公子恳求再三，三姨太只得登楼取下银行支票 3 张，计 1800 两银钱。此时，轮到张太太坐庄，公子连压 3 次，次次皆输！此时公子如醉方醒，独入书房，倒卧床上，两颊通红，两眼直视，气喘吁吁。我低声道："今天输得太多了。"他应道："我也是后悔莫及。别的还好说，只是铁箱里的 3200 元，明天家父查悉，难免责罚。"我见他惊忧之状，心中不忍，安慰道："不用着急，我能帮你。"公子神色稍定，感激涕零。第二天早晨，我就到正金银

行取来3千元即期支票，转身赴黄公馆密授公子。这便是我破题第一回被人骗取金钱。

此后不久，舅舅接外祖母回苏州，我托言不愿中途辍学，住宿校中，每逢假日，借口回家，夜不归校。在大新街某旅社租房一间，为我与黄公子星期天的临时洞房。一天，忽接一信，将我们的隐事揭露无余。信末称“我党缺少经费，请捐助3千金，并于明日在法租界某地与代表接洽，否则将你们两人秘事登诸各报”，署名处盖“铁血团财政部”印。我读毕，胆战心惊，噤不能声，便递与黄公子。他初读亦为之色变，及至看到署名，神然稍定，谓有老同学陈某现在该团任要职，与我感情素好，与他磋商，当有挽回之策。我催他速去，商量结果，以1500元了结，这便是我第二次被骗破财。

“铁血团”事发生后，有一天我往访三姨太。见她面有忧愁之色，既而叹道：“时局多乱，商业凋敝，昨天主人回来说，合股开的某某绸庄已亏3万余金。股东提议停业，主人以辛苦缔造，一朝倒闭，诚为可惜，遂与股东商定，一周内调还其2．4万元，该庄即归一家独有。现在收回存款得1．8万，我凑了4千，尚缺2千元，讲定下午2时交款，一时难以凑齐，是以心中忧虑。”我贸然道：“仅2千元并非难事，我在正金银行有存款，过会儿签张支票就行了。”她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多谢！多谢！”午餐后，便同乘车至银行，如数支付。唉，这是我第三次被骗破财了。

照理说，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其中秘幕，日形显露，我应该清醒了。但我为爱情所蔽，如堕五里雾中，不能自悟。一日，忽接外祖母快信一件，拆开一看，居然洞悉我寓沪秘史，限于明日归苏州，否则舅父亲自前来。寥寥数语，如冷水浇背，利刃刺心，便以此信给黄公子看。他毅然道：“回苏州则我俩爱情付流水，不回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问其不归之计，他答道：“你手中尚握万金，我也能集数千，天下大得很，难道离开上海就

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当时我心昏昧，任其指挥，居然收拾行装，急赴正金银行，改立1万元存款，下余提作旅费。所有细软等物，随身携带。雇一马车，直抵轮船码头，二人同坐一舱，离沪远去。寂寞旅途，以往种种经历，一一现于心中。蛛丝马迹，颇多疑点。但一念及黄公子乃一富室娇儿，因眷恋情人，不惜弃故乡而适异土，则中怀感激，不能言喻。

舟行一日，我问黄公子，此行到何处立足？黄答道：“保阳有姨表弟刘某在矿务局任事，打算先去访他，托他找一住宅，我们隐居其中，岂不似世外桃源!”我以前从地理课本得知，有保阳一地，遂无异议。此后三五日抵目的地，在客栈住下。黄公子去拜访刘某，托以赁房之事，刘某满口允诺。于是我心稍宽。一次，我阅读当地报纸，忽见有惊心动魄的一行标题入我眼帘：“陶女士失踪”，并云已有侦探向京津一带侦查，我后悔莫及，愧愤交并。此时黄公子与刘某一起来到，劝我道：“保阳不宜久居，矿局煤厂在井陉，地方僻静，可暂栖一二月。”当时我形同傀儡，只有点头而已。次日晨，乘车至井陉，客店之肮脏，饮食之粗劣，我自离母胎后从未见过，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一日，黄公子忽称他的姑丈在京师任职，想去走一遭，托其谋个差事，旬日即回。遂珍重数语而别。

客栈中，孤馆凄凉，一灯冷落，历时半月，音讯杳然。因付住宿费，向盒中取钱，岂料1万元存折和2千元现款，俱不翼而飞，不禁大骇，始知为公子席卷而去。我倒身炕上，顿失知觉，如醉如迷，不饮不食，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我不得已而流落天津，在一公馆当女仆。后来报警侦查，方知过去所遇所有太太、公子、陈妈、阿二、铁血团陈某、矿务局刘某，都是拆白党的一伙骗子!

以上是江苏常熟陶小姐被骗的经过。婚姻骗子不仅有女骗男、男骗女，更有那骗男女双方的媒婆借说媒行骗。上海虹口北四川

路有爿商号，店主姓赵，拥资数十万，乐善好施。其子阿纪年方18，婚事未定。崇明路有家公馆，主人姓苏。有女美而艳，亦尚待字闺中。阿纪素来爱慕此女，屡请媒人去说，均被拒绝。附近有个媒婆，素以善媒闻名，因而身价颇重，一般人家是不敢有劳她老人家大驾的。一日，阿纪对她说："你如能将苏女说配与我，我将赠你千金。"媒婆踌躇道："这事不大好办。她的母亲常说，我女儿非富且贵不嫁。今君富则富矣，贵尚未能。否则，我老太婆哪会不想你那千金之赠呢！"阿纪再三恳求，并给了她百元"车马费"，那媒婆才答应："我为你说说看吧。"过了半个月，媒婆与阿纪在路上碰到，对阿纪道："那女儿的母亲答应了，你实在是好福气呀。请赶快准备聘礼，择吉日定婚。"阿纪一听，别提多高兴了。马上选择吉日，送去聘礼，除全金六礼、全套喜服，还加上茶礼金数百元，显得十分阔绰。媒婆的酬金，自然也如数赠与。行娶之日，男女两家均悬灯结彩，红妆花轿，前呼后拥，前往苏公馆迎娶。不一会儿，忽有仆人回来禀报：新媳妇跑了，花轿将空着回来。阿纪大惊，急命人至苏宅查问究竟，方知所娶者并非他朝思暮想的苏女，而是老媒婆的千金！阿纪更是惊诧。其后由他父亲亲自带人前往查询，才揭开了媒婆行骗的骇人听闻之黑幕。

原来媒婆受阿纪委托，确曾至苏公馆作了一次游说，当即遭女母之拒绝。媒婆遂顺风转舵说："我早知尊府小娘子决不会嫁给那个土贩子的。只是老妇受人之托，不得不来表达一下。"数日后，媒婆又至，对女母说："我有个小女儿春桃，年已17，向来受夫人厚爱。最近有个相命的说，今年她与我命中相克，必须过寄出外才能解除灾祸。我想上等人家不屑于认我女儿，下等人家我也不想把女儿送过去。思来想去，还是过寄于夫人合适，不知能否得到夫人的允许。"苏母闻言，回忆其女春桃伶俐可爱，遂降格应允。

过了一个月，媒婆又对苏母道："我女儿春桃不久前已将庚帖送与赵家小主人阿纪，今晨媒人来说，将于某日行订婚礼，但我

家房舍狭小，比起赵家未免相形见绌，恳请夫人暂借尊府收受聘礼。”苏母寻思，喜事借屋，虽不相识者亦可通融，何况是自己干女儿的婚事呢，便答应焉。届期门红披挂，预备迎礼。不久，阿纪家的聘礼果至，收礼回礼事毕，来人遂回男宅复命。自此，男方以为一切手续均已完备，只待迎娶了。一日，媒婆又对苏母道：“下月初三，是春桃出阁之期，又将打扰府上。老身无以报德，只请夫人多喝几杯喜酒吧。”暗地里却串通同党布置一切，并于前一天将春桃遣至苏公馆过宿以待。行娶之日，花轿临门，喜乐飞扬，礼宾赞唱迎新，再唱三唱迎新，而新妇久久不出，不得已派人上楼敦请，却见房门反锁，空无一人。再入内室，则见苏女正在梳头抹粉，预备吃喜酒。来人认得是苏女，忙道：“请新小姐赶快上装，花轿等候好久了。”苏母一听此言，怒不可遏道：“胡说！你眼花啦？这是我女儿，新小姐自在外进楼屋。”来人亦不相让：“新小姐我素来认识，请夫人不要口出恶言！”苏母更怒，骂道：“呸！你家新妇，是媒婆之女春桃，借用我的屋宇罢了。你再信口胡说，须知法律不容！”来人大诧，口喊“奇事奇事”，返报阿纪。阿纪领人直入内室，与苏母当面对质，媒婆顶婚行骗之内幕，方始大白。然阿纪还不相信，以为是苏家赖婚串骗。计被骗茶金六礼衣服媒金数千元。阿纪言之凿凿，苏母真是有口难辩，她也被媒婆以“暂借”为名，骗去衣服首饰两千余元呢。后经警方侦查，才定了媒婆串骗之罪，然而案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以上列举仅 7 类骗子，自然，骗子种类繁多，远非 7 类所能概括。

选自《民国黑社会》

旧社会五花八门的骗术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骗子之骗术，也是五花八门，诡异多端。难怪当时有人叹息："文明愈进步，则骗术也愈精巧。"我们择其要者，将其概括为五个字：装、色、吓、诈、串。

装　　骗

装骗，即伪装身分、职业或其它为世人所崇敬的角色行骗，其中又有这样几种骗术。

(1) 装官行骗

民国商界人物大都患有这样一种病症，叫"崇官病"。前清时期，暴发户们积得几个钱，无不捐个一官半职，花翎红顶，借以炫耀乡里，无知乡人遂尊之为大人，呼之为老爷，他们自己亦以大人老爷自居。及至民国，这些车载斗量的五色顶子都抛到茅厕去了，而这类人的"崇官病"并未稍愈。上海法租界某药铺老板曹某，即为此类人物。骗子某甲即投其所好，乔装贵官，声言由北京来，寓于某大旅馆，一日投名片来见药铺主人。主人曹某感到荣幸之至，倒屣相迎。交谈中，某甲说，北京有某王公，患了一种很重的喉症，需用长约尺许的指甲两支，合药调治，特地派我到上海来采购。如有人允诺割爱，愿出价 10 万元。贵主人一向经营药店，想必能物色珍品。说罢，取出万元作为定金。且许诺事成之后，当禀明王爷，保举个一官半职，易如拾芥。但王爷急

待指甲入药，最好一周内办成。有这等好事，店主岂有不卖力的？当即命店伙留心访觅，并于店门贴上一纸，上书不惜重金收买尺余指甲字样。不数日，即有一操外路口音的客人至，只见他气象华贵，两手小指上各戴尺余长的银制指筒，筒口指甲微露。店伙一见，慌忙报与主人。店主不便冒昧求让，只得婉言相试。那外路客人果然道："这是我多年心血养成，万金不卖。"说罢，购买人参自去。主人急命学徒暗中乘车相随，探得寓于某公馆内，且正在外省任某县知事。店主人闻报，不觉大失所望。过了两三日，某甲又派人来催。店主无奈，只得亲自乘车至某公馆，取出道员外片求见，提出愿以 8 万金为代价，恳请知事大人割让指甲。那位知事道："我们都是政界人物，且蒙赐以重金，不便再拒绝了。"店主大喜，径至旅馆见甲道："恭喜大人，宝物找到了。请大人先将 10 万金赐下，我便去将宝物取来。"甲道："好极！好极！"遂从箱内取出一大卷钞票，正要将其余 9 万元交店主人。忽有一个仆人道："上海人奸诈百出，可请店主人先将指甲带来，然后付钱，也不为晚。"甲点了点头，因对店主道："请您速将指甲送来，9 万元即可立付。惟用剪剪下指甲时，须带血以防作伪。"店主遂告辞而出。次日晨，自备 8 万现金，往见那位知事，取得带血指甲，如获至宝。急急回店，装以锦匣，裹以红缎，亲自送至甲处。自思天下有这等巧事，王欲觅指甲奇珍，居然被我觅得，盈 2 万元不算，且前途未可限量！一路上他尽想好事，不觉已到旅馆门前。下车入见某甲，某甲即将锦匣交与仆人珍藏，一面在铁箱内取钱，正欲交付，岂知那仆人将指甲反复细看，忽然说道："这是假货色！"甲忙问："你怎么知道的？"仆人道："真指甲必稍有滞色，断不会像这样晶莹可爱。"说罢，取来一碗沸水，将指甲投入水中，须臾尽化。店主大惊，犹强辩道："指甲放到沸水中都是要融化的。"仆人也不分辩，当即剪下自己的指甲投诸水中，良久如故。店主垂头丧气，无言可对。某甲当即变色大骂："混帐！我因你是体面绅

士，才将此重任委托于你，哪里知道你是个骗子！既将假货欺人，又要骗我巨款，本当将你拘送捕房严办，念你也是个道员，你须速将卖假指甲的骗子扭送前来核办！”又对仆人道：“速随此人前去，将前付定金1万元取回，此等不法之徒，我以后再不与他打交道了，怕坏了我的名声！”药铺主人只得将1万定金如数奉还。又立刻去寻找那位“知事”，岂知早已不知去向。店主既恨被骗去巨款，又怕某甲与他为难，坐以骗子罪名，一时不知所措。所幸日复一日，不见某甲来找他算账。一打听，始知某甲也于当日逃之夭夭了。至此，店主恍然大悟：无论是王爷的差役，还是外省的知事，都是一伙互相勾结、装官行骗的骗子。

（2）装亲行骗

一般读者大概以为，装亲行骗者，必是装成富人的亲戚，骗取富人的钱财，总不会有哪个骗子与不相干的穷人攀亲戚的吧？其实，事有不然。

上海曾有一巨骗叫朱东升的，时人称之为“骗子中的才子”。一日，他行经老北门外，偶见路旁有一老丐妇，破衣烂衫的坐在墙根下捉虱子。东升忙抢步上前，向丐妇鞠躬，口称“舅母在上，外甥拜见”。继而询问：“舅母为何贫苦到这般地步！前年外甥奉差来沪，曾到府上拜别，后来听说本乡闹水灾，全村被淹，我还将信将疑。想不到舅母竟流落街头，这都是外甥照顾不周的罪过！”说罢，声泪俱下，那丐妇方捉得一虱，忽听有人喊她“舅母”，举目相注，绝不相识，十分惊诧。后听东升详述往事，方知是误认。但转念一想，我穷困至此，今忽得一富贵外甥认我舅母，何不将错就错？便含糊应道：“是外甥吗？舅母快饿死了！”东升连忙答应：“舅母有难，理应援救。这里有五块钱，先去买点衣服。明天这个时候，请仍在此等我，我将恭迎舅母到家暂住。”

第二天，东升果然来到，叫来人力车一辆，亲扶“舅母”登

车，迎至一别墅，外悬“朱公馆”牌子，室中设备，极为华丽。他将“舅母”安顿停当，嘱她安心居此。从此，丐妇衣食供给，非常丰盛。二三月后，老丐妇精神焕发，居然变成一位老太太了。又见东升常来参见，舅母长舅母短地叫个不停，久而久之，老丐妇居然以老太太自居了。

日复一日，冬去春来，东升又为“舅母”置办春服及钻戒首饰等物。某日，东升忽对丐妇道：“昨晚接到京都来电，授我要职，必须即日上任。并顺道迎接母亲一同前往。请舅母也从速准备，一二日内即须动身。”于是，又叫丐妇随其到首饰店购买首饰，预备插戴。他们乘轿至小东门某金铺前，早有东升所带两仆令轿夫停轿，一仆扶老太太，一仆提水烟袋紧随东升走入金铺。店员迎入客室，即取出金镯簪戒等任丐妇自选，仆人在旁装烟。店员见此光景，以为是贵官下降，自然恭维有加。拣选毕，东升又笑着说：“还请舅母代二姨太选择几件。”丐妇依言。店员计算总值1，900余元，开出发票，双手送交东升。东升遂从皮包内取出一大卷钞票点交店员，尚未交出，东升忽又吩咐仆人道：“快将这些首饰送往旧公馆交二姨太过目，看是否合意，免得再来掉换，多费一道手续。”一仆即带首饰离去。坐待片刻，又吩咐另一仆人道：“你快去大姨太那儿，叫她在第十三号官箱内取两支金条送来，我还要买点零星饰物。”仆人又应命而去。这东升又与店员天南海北闲扯起来，历半小时犹不见二仆回来。东升作出一副等得不耐烦的样子，对丐妇道：“舅母，他们迟迟不来，大约因为取不到金条。你在此稍候，皮包内有2千元，如二仆来，即将钞票点交店员。我去取金条，即刻便来。”说完，并不招呼店员，即举步而出。到了门口，又对轿夫道：“我有事乘东洋车回去，你在此小心伺候老太太。”店员见有舅太太在此守候，且留有内装2千余元之皮包在此，因此决不怀疑。可怜那位“舅太太”呆坐到傍晚，尚不见东升人影，始稍起疑心。待到各店号关门闭户，店员便盘问丐妇。起初

她还以舅老太自居，直到午夜仍不见她的“外甥”到来，就打开皮包，原来是一大卷假钞。于是，店员押了丐妇轿夫赶回公馆，早已虚掩大门，室中并无它物。不得已而押至警察局，丐妇经警官审讯，始将前因后果供招明白，闻者无不捧腹。

无独有偶。天津发生的“冒认婶母”的故事，与上述骗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天津有个叫罗声百的骗子，一日偶行僻巷，遇见一个 50 余岁的老妇向他求乞。他注视许久，故作惊骇之状，含悲而言道：“你不是我的婶母邹氏吗？10 余年不见，你怎么穷到这番田地？想当年拳匪之乱，侄儿年方 9 岁，全家出外逃难，父母被害，婶母也不知下落。幸亏遇一布商救了我，收我为螟蛉之子。去年布商去世，我继承了他一笔遗产，也还过得去。今幸遇婶母，真是喜出望外，不如到侄儿家吃碗现成饭吧。”罗边说边泣，哀痛不已。乞妇知是误认，乐得将错就错，故作欢容道：“真是我侄儿，离别 10 余年，倒叫老身认不出来啦。”遂随罗回家。罗专门打扫一室供其居住，朝夕殷勤侍奉，老妇感恩不尽。凡有左邻右舍前来，老妇总是娓娓动听地把“侄儿”夸耀一番。数月之后，老妇面转丰润。罗声百便以婶母名义，为老妇向某保险公司保寿险银 3 千两，一切手续完备，罗对老妇完全换了一副面孔，粗活重活都叫她干，衣食不周，时受冻馁，一次忽染危疾，罗置之不顾。老妇于是辗转床席，旬日而逝。罗赶忙赴公司报告，经检查确是病故，即照规定如数赔偿，罗获此巨款，居然娶妻置产，成了富家翁。

(3) 装富行骗

上海就曾有一种专门装富骗商店的女骗子。某日，一辆轿式马车嘎然停于一大布店门前，车中巍巍然走出一位 30 余岁的贵妇人，衣长坎肩，登高底鞋，口操京音，随从男女二仆。进入店堂，端坐椅中，二仆分立左右。那贵妇人命店员取出各种最新出产的

绸布，任其选择，合意者问价即剪，并不还价，好一副大家气派。计所剪丝绒花、海洋罗等布匹值百余元，复选购最上等的各种化妆品若干。事毕，即命男仆书一字据，并付大洋 10 元，一并交与店员，出门上车而去。视其字条，上书："乞将货送至西门外某里某公馆，余洋径向账房支取。"店员遂携货前往，至则见大门上悬"铁公馆"三个斗大金字。叩门挟货而入，只见公馆内当差、车夫、账房、随从一呼百应，阔绰豪华。当即有人招呼店员至账房取钱。账房先生开给他一张百两庄票，他即持票向某钱庄提现，不片刻，如数提归。店主店员都十分高兴，盼望这等大好主顾时常惠临。此后，那贵妇人果然时或一至，或以货名通知，送往选择。货价或现或欠，习以为常，从未生疑。年底，店员奉命至该公馆收账，则见大门紧闭，敲之不应，无法而还。次日又去，远远望去，大门上有纸片纷飞若蝴蝶乱舞。店员感到奇怪，近前一看，原来都各商店的发货票。按当时上海习俗，每逢商号倒闭，债主就以所欠货款开出发票，贴于借户大门之上，以备法院宣告借户破产之后，好补回损失。那"铁公馆"大门之上所帖发票以金饰、绸缎两项最多。"铁公馆"的女骗子用装富的伎俩，向各行各业的商号，骗得的货物，价值超过万金。

无锡也曾发生过一起女拆白党巨骗案。无锡郊区某乡冯姓，饶有资产，为本乡赫赫巨绅。生女名瑞，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嫁与同乡吴某为妻。吴本商人，家虽小康，而俭朴成风。无婢仆使唤，家务须自己操劳。婚后三年，生一子一女，冯瑞要丈夫雇个婢女，丈夫不允，从此夫妇经常口角，后来终于闹翻了。一日，冯瑞乘夫外出，囊括首饰细软，携一子一女，偷偷出走，至锡城赁屋居住，雇仆佣婢，举止豪阔，俨然一副公馆气派了。邻近的宦家闺秀、富商眷属，莫不以一识冯瑞为乐，一时间裙屐满门，珠光宝气，居然名噪锡城了。

冯瑞见时机成熟，便使出了拆白手段。她频频向女友租赁金

珠首饰，声称代人租借，自己作保，并出巨额租金。那些女友不知其底细，纷纷将首饰拿出来租。冯瑞一件首饰到手，即质之当铺，把钱拿来挥霍。起初还时当时赎，以昭信用，没有人怀疑她。如是两年，无锡妇女界在冯瑞这里出租首饰的，已有一百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直接出租者，有的并不认识冯瑞，只因贪图高额租金而由别人介绍前来出租者，总计租金竟达七八万元之巨。后来渐露马脚，有的女友就向冯瑞索取原物。冯便搪塞道："首饰散在四方，租有定期，怎能随时取还呢？"出租者听这话也有道理，也就不复怀疑她是骗术大家了。及至租期既满，各户纷纷向她索要，冯瑞愈周转不灵，一再支吾，终于图穷匕现，席卷而逃。后经县署详细检点，当票 300 余张，当本 3.8 万两之巨！

(4) 装神行骗

装神行骗即是借迷信行骗，这里名堂也多得很。江湖骗子曾把这套骗术专门总结成文，作为"师门"法宝，传授给徒弟。其一曰《扎飞篇》，专门叙述如何舞神弄鬼的做法与经验。包括画符、念咒、扶乩、祈神禳鬼的仪式，以及怎样用化学药物来愚弄和恐吓群众等。饶有趣味的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自供："鬼神无凭，唯人是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口烁金，曾参杀人，虽明智之士，亦所疑惑，何况'一'哉。"意思是说：鬼神是没有的，一切所谓神迹和鬼事，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即使那些有知识的人，也会被谣传弄得疑神疑鬼，何况那些迷信鬼神的"一哥"（江湖骗子侮辱行骗对象的隐语）呢。这就明白告诉人们：装神弄鬼的人，他们自己其实是不信鬼神的！

还有一篇叫《阿宝篇》，叙述的是如何通过"做阿宝"即"种金种银"来骗取钱财的骗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叙述了"做阿宝"的原则，叫做"博观而约取"。所谓"博观"，就是要调查清楚行骗对象的底细。第一，要查清楚他的身分、社会关系、被

骗之后有无势力追究等。第二，要查清楚其财产来源是不是“不义之财”，浮财有多少，实业有多少。如果骗取的是“不义之财”，则被骗人不会轻生，甚至不敢对旁人吐露，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果骗取的是血汗钱，被骗者一定不肯甘休，要拚命追究，这样就会使骗局败露。第三，要查清他的至亲好友中，有无“江相派”师爸和江湖黑帮头子。如果有这种人，那就会“光棍遇着没皮柴，赔了夫人又折兵”。即使骗到手，也会被迫吐出来。何谓“约取”呢？就是不要过分贪婪骗得过多，最好只骗其浮财。如果骗得他变卖实业，倾家荡产，事情也容易败露，“博观而约取”的原则当然不是表明这伙骗子有善心，而主要是表明他们怕事情败露，不能继续行骗。

那么，这些骗子是怎样“做阿宝”的呢？这里举一例来说明。

江相派中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大师爸叫李星南，约生于光绪初年。表面上，他是个正当商人，是一家药材行和一家进出口商行的经理。他的两个儿子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牙科医生，各有一间设备齐全的私人医馆。谁会怀疑这样一个富商是一个“做阿宝”的大骗子呢？然而，正是此人，在1915—1925年10年间，就做过七八次“生意”，所骗不下1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行骗一个香港富商之子的。

香港的一个富商死了，遗嘱将其全部生意都交给大儿子，小儿子陈某只分得几千元现款、2万元股票以及价值3万元左右的几座洋房。此人是个不务正业而又好享乐的角儿。常到一些俱乐部搓麻雀、赌扑克，输赢虽然不大，但一年下来，那几千现款就耗去大半。在俱乐部他结识了两个朋友，一姓朱，是家洋杂店老板；一姓胡，据称是某家洋行的高级职员。一天，朱某突然向陈、胡两人借1500元买便宜货。胡某一口应允借给500元，陈某也就答应借给1000元。个把月后，朱某告诉他们那宗货已抛出，获利甚丰，现在璧还借款，并且请他们吃饭，顺便往汇丰银行存款，一

下存入 2 万元。事后，胡某密对陈说，姓朱的不像做生意，好像另有秘密。两人计议把朱灌醉，套出他一句话说是“轰天雷”指点。陈某找到相士“轰天雷”，先算得一个发横财的命；“轰天雷”又点香请神，拿出一只神秘的碗，碗内只有一泓清水，让陈某凝神注视。“轰天雷”一面念咒，一面由红葫芦倒水添入，陈某就突然看见自己的形象，后面有三堆金子和两个看守的恶鬼，但一霎那又不见了。这时“轰天雷”说必须设法禳解，他的道行不够，须请师伯出马。那师伯四海为家，好容易才到香港来，并带有一个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师伯当陈某面把 10 块袁大头（银元名）放进“法坛”，盖上盖子，贴道神符，然后焚香念咒，半个钟点，揭盖一看，竟是满满一坛光洋，数数竟有 110 枚，恰比原来多 10 倍。接着就叫陈某筹措 300 两黄金作“种金”。陈某卖了股票，换成 300 两金条。他们在半山区租赁别墅，安顿师伯夫妻，并准备进行烧炉大法。300 两金条放进八卦炉时，师伯还自加 60 两，说是借陈某的福，算是酬劳，此外不取分文。烧炉要七天七夜，轮流看守。到了第六夜陈某自己看守时，三姨太送来参汤，陈某一喝便神魂颠倒，竟拥着她在炉边行淫。这当儿，忽听一声巨响，八卦炉破裂了，冒出一阵清烟。师伯此时推门而入，见状大怒，要把三姨太用柴刀劈死。“轰天雷”从旁劝阻，师伯用刀劈开八卦炉，里面红亮亮的条子堆满一炉，霎时由红而灰而黑，夹出几条一看，全成泥土，但表面还有几处金色。陈某只好赔罪认错，写下悔过书了事，回家后还不敢向人家说。

几个月之后，陈某方知受骗。他找“轰天雷”，找师伯，找胡某，都已不知去向。原来那个所谓“师伯”，正是大骗子李星南，其他人都是他的助手。“照水碗”、“招银”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水碗是特制的，碗底是一块突水晶，陈某和金元宝、鬼魂等形象，都是绘在一张纸上，贴在碗底。碗里水少时，那块突水晶把光线反射出去，就看不到那些形象，当注水到一定满度，那些形

象便显露出来。“招银”则不过是用另一个同样的坛子换掉就是，而这个坛子里预先贮下110枚光洋。“八卦炉”也没什么秘密，只要在参汤里放些安眠药，待陈某喝下熟睡之后，就可以把炉内金条偷出来，泥条封进去。而最后给陈某喝的那碗参汤，则掺了一种叫“金乌蝇”的春药，喝了最能刺激性欲，令陈某无法自制，哪有不上钩之理？

色　骗

在“骗术大全”中，以色相行骗，可以说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种。女骗以其特有之魅力，使登徒子们一见垂涎，几乎无有不上钩者。然后再施以其它手段，或偷，或吓，或“借”，或卷逃，必欲将登徒子们的口袋掏光而后已。这里先讲一个“风流三月，花金十万”的故事。

上海大世界，是个最热闹的去处。玩艺毕陈，游人蚊集。尤有那衣香鬓影，盛极一时；蝶黄花紫，目不暇接。其中有一对“秦氏姐妹花”，长曰艳红，次曰映红，便是大世界的常客。那艳红蛾眉淡扫，脂粉不施，如出水芙蓉；映红也是轻鬓浮云，纤蛾初月。二人皆姿色天生，艳冶绝俗，加上服饰奢华，举动豪阔，见者莫不以为是豪门闺秀。一日，二红正在听苏州评弹，听到忘情处，神采焕发，含笑弄姿。这一切早将近旁的一位风流少年弄得神魂颠倒。那少年叫赵杏春，湖北汉口人。父亲在汉口开了丬绸庄，年利数万，资产雄厚。赵杏春协助父亲经营，每年来沪两三次。此次携资10万来沪，购得一批缎匹，装卸完毕，便来大世界一游。当下见到那两个美人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宛如失魂落魄一般。二红亦已觉察，见那少年倜傥俊逸，气度豪华，知是富家子弟，便含情注目，微笑相迎。比及曲终人散，艳红又是秋波一转，撩人心曲，杏春哪肯离去？于是暗蹑芳踪，尾随而去。艳

红时而回头一笑，百媚俱生。杏春益发心旌摇动，不能自已。满想前去与美人叙谈，又不敢孟浪。正在为难之时，忽听艳红道："明天天蟾舞台的戏好极，我打算订包厢数席，妹妹务必同去。"说话时故意回头笑视杏春，显然是明约其妹，实约杏春。杏春自然领会，点头作答。临回去时，艳红又故意把手帕掉到地上。杏春赶忙捡起，见手帕一角绣着"秦艳红"三字，知是美人姓氏，喜不自胜。此时，艳红回头寻手帕，杏春迅捷地将自己的手帕送与艳红。艳红也不展示，鸣谢而去。次日晚，杏春果然复与二红相遇于天蟾舞台。于是互通款曲，二女情意缠绵，杏春心愿大慰。从此日日周旋于二女之间，享尽人间艳福。偶然问起二女身世，总是避而不答，或云："我们交往出于爱情，何须详知家世？"杏春遂不追问，而将自己的家世在二女面前和盘托出。中秋节后，杏春于牯岭路赁一住宅，二女昼至而夜归，几无虚日。但一再叮嘱杏春不得泄密，因家母严峻，得知内情定然重责不饶。从此，杏春溺于情海，把生意上的事情早已抛诸脑后，家中屡屡来信催归，杏春总是借故拖延，他在此间乐不思蜀了。

过了两个月，一日，艳红珊珊而来，面带不悦之色。经杏春一再追问，才答道："昨日在珠宝店中看见一只钻戒，光彩焕发，极为罕见，我急想购买，但需 600 元，我手头只有 400 元现款，尚欠 200 元，阿母虽然有钱，但不喜奢华，必然不肯给我。因此向您启齿，您能借我吗？"杏春慨然道："这有何难！"立时取款递与艳红。艳红高兴得扑于杏春怀中，撒娇道："200 元之数不为少，您信得过我吗？"于是二人亲热一番，过了一会儿，艳红驾车而出。不日，艳红又来。杏春见她手指上果然戴着一颗光彩灿烂的钻戒，大加欣赏，连声说："600 元不贵！"不久，艳红又将 200 元如数奉还。由此，杏春更相信二红是富家女子，二红见杏春已吞下金钩，便渐渐施展其骗术了。

当时沪西有个爱俪园，园林穷工极巧，足以娱人，杏春便约

二红同去游园。他左顾右盼，姹紫嫣红，大有一番曹孟德挟二乔而游铜雀台的味道。忽然映红面露惊骇之色，对艳红道："姐姐，你看见王家阿姨了吗？在那边看戏呢，我们快走吧。"艳红急道："果然是她，我们快走，不能让她看见。"杏春依二红视线看去，果见一个50上下、相貌凶狠的老妪，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们。时二红正转身要走，忽听阿姨招呼道："秦家小妮子，你们也在这里吗？妈妈来了吗？"二红闻语，面红耳赤，只得勉强应道："阿姨好兴致！妈妈嫌烦没有来。"阿姨又指着赵道："何时选得乘龙佳婿？你妈也不告诉我一声，明日当去向她道喜。"二红低头答道："阿姨不要误会。"阿姨道："人证俱在，岂能当面抵赖？小妮子真是胆小如鼠！好吧，阿姨闭口不言就是了。"二红忙道："承阿姨体恤，我妈性情阿姨是知道的，万不可对她讲。"阿姨又保证守口如瓶，这才辞别而回。一路上，二红心事重重，郁郁寡欢。杏春问道："阿姨何人？你们为何这样怕她？"艳红道："她是母亲的妹妹，又是邻居。既贪婪，又狠毒，今天被她撞见，必有祸事。"映红道："但愿她真能守口如瓶。"艳红道："她不会忘记前次拒婚结下的怨恨的。"又向杏春解释：姨有个儿子，相貌丑陋，为人卑鄙，向艳红求婚，母亲应允了而艳红拒绝，她故怀恨在心。当下三人议论许久，二红始归。此后数日，二女竟绝迹不来，杏春以为必然是事情泄露了，益觉无聊，闭门默坐。一日，杏春刚睡午觉，映红忽然气喘吁吁奔来，断断续续地道："祸事到了！前日阿姨撞见，她就多方侦查，尽知我们的底细。今日突然唤我们姐妹到她那里，以这件事为要挟，向我们借3千元。若不与，她就告诉阿母。艳红还在她那里作缓兵之计，我特地奔来跟你商量个办法。"言毕，涕泣不已。杏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钱堵她的嘴。"映红道："我们姐妹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杏春无奈，只得自己解囊，取金授映红。映红泪水沾腮道："因一次游乐，无缘无故破费3千元，实在令人痛心。"杏春反倒安慰她一番。他哪里知道，所谓

“阿姨”者，即二红的母亲。母女共设骗局，专骗杏春钱财。钱既到手，二红欣然复来，告诉杏春：“阿姨立誓不言了。”杏春心乃大定，淫乐如初。

又过了一月有余，一日，杏春方拥花抱玉，点翠裁香，忽有人在外高呼：“赵杏春，汉口来电报！”赵急下楼取视，电报上仅两行字：“急　上海牯岭路余庆里五号赵杏春　汝父昨以喘卒，速归料理。”杏春色立变，急上楼谓二红道：“家父去世了！家中来电催我速回。”言罢，哀泣不已。二红遂问杏春行期。杏春道：“父母之丧，不能久留。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然迟早终有一别，回归之期，只在今晚。”艳红叹道：“方想天长地久，不意竟两地飘零。我们为春哥收拾行装吧。”杏春来时，携资10万，留连3月，所余尚有6万，都在银行存折上。艳红为他放入皮包中，慎重其事地请杏春检点。杏春检点无误，方才锁上。二红商量道：春哥归去，不知何日复来，我们姐妹送他一程，稍慰春哥途中寂寞，也不枉我们结交一场。杏春闻言，当然求之不得。是晚，杏春同二红乘轮而行。杏春黯然伤神，二红情亦依依。不觉轮船已至焦山。艳红忽道：“我们到舱面上看看江景吧！”映红称晕船不能上，杏春不忍拂了艳红的兴致，乃与艳红登上舱面，凭舷远眺，只见焦山矗立江心，江月初上，江风拂面，二人且观且谈，怜我怜卿。轮船到了下关靠岸，二女与杏春洒泪而别。

杏春独自凭栏，想起二红万种风情，不禁长吁短叹，一路无话。数日抵汉口，回到家中却使他大吃一惊：他的父亲正督促童仆种植花草呢！于是向父亲叙述事情原委，父亲也觉奇怪。杏春乃向皮包中取电报，打开一看，则包内装的尽是些破絮败纸，6万元的银行存折已不翼而飞！杏春至此方知是二红所为。再细看电报，也是伪造的。然则二红收拾行装之时，存折明明是自己亲眼过目的，何时落入她们之手呢？沉思片刻，豁然悟到，艳红陪他看江景，乃是调虎离山之计，偷窃存折必是映红此时干的。于是

急电上海银行截付，岂料二红已将6万金支取了。呜呼，风流三月，代价十万，杏春虽懊丧几欲寻死，也无益了。

以色行骗，起初千篇一律地以色为钓饵，一旦上钩以后，如何把钱财骗到手，则各有各的戏法，难以一一赘述。兹举较为常见的两种：一曰“放白鸽”，一曰“仙人跳”。

(1)“放白鸽”

行骗者将年轻貌美的女子，或是自己的妻女，或是拐骗而来的女子，“放”出去当富人的妻妾，嘱其捞足钱财之后，再像鸽子那样飞回来，是为“放白鸽”。

宝山人秦某常年在上海做工，辛苦10余年，薄有积蓄，打算娶妻，便托媒婆物色。一日，媒婆来报，有一寡妇，20余岁，四川人，夫死家贫，流落上海，愿嫁于一终身可靠之人，身价多少不计。秦某闻言大喜，议定身价200元，即日成婚。婚后四川女子极尽妇道，待秦体贴有加，加之性情温柔，颇有姿色，甚得秦某欢心。秦询问其前夫籍贯及娘家情况，妇答道：因家远在川中，娘家已无一人。如是者半年，一日，妇出门取水，忽有一名20余岁的男子，操四川口音，见妇即厉声喝道：“贱妇，我寻遍天下，你却躲在这里！”妇急奔进屋，那男子随至家中，气势汹汹地要将妇扭出去。秦某大惊，询问何事，男子大声答道：“她是我的结发妻，去年11月间跟人逃走，不料躲到这里。”秦某道：“这个妇女是我以200元娶得的，她说前夫已死，并无亲属，你怎么胆敢到此冒认！”男子大怒道：“她明明是我的老婆，怎说我冒认！你说你出钱纳娶，婚帖上可有翁姑或亲族签字？肯定是你拐来的！”说罢，就要扭秦某报警。秦某怕极，央人向男子恳商，又给那男子300元了结。不数日，妇亦逃去。

上例是“放白鸽”的早期模式，逐渐为世人所警惕，后来其花样又不断翻新。上海有爿绸缎店，小老板姓马，年方20出头。

有一女主顾时来店中光顾，日久相熟，便为小马介绍一位名叫巧仙的女子，据说是“未婚寡”，现愿作富家小妾。经女主顾竭力撮合，巧仙又略有姿色，小马便同意了。只是有一难题：小马年轻，尚未娶正房，怎好先纳妾。有人出主意道：可先给巧仙月贴 40 元，另筑金屋藏娇，待正室过门后，再纳为小妾。小马得此妙策，真个销魂，那巧仙又放出米汤手段，大迷而特迷之。忽忽已过半载，在此期间，玉镯金戒，衣服银钱，早已置办齐备。到了元旦，上海有坐马车出游之俗，名曰“兜财神风”。凡兜风之妇女，莫不艳装而出，争奇斗胜。故未到年底，巧仙即谓小马道：“张家姐李家妹都已置备衣饰，预备元旦兜风，像我这样寒酸，还不如人家脚板底的污泥呢！”小马道：“我为你置办的衣服也不为少，何出此言？”巧仙冷笑道：“亏你说得出口，我所有衣饰加起来，还抵不上人家半只兜（指女帽）呢！”于是向小马提出购买一只六线脂珠兜。小马道，此物至少一二千元，怎能马上购得？巧仙就寻死觅活，闹得小马只得答应。小马与店员商量，上海有一种人，专门出租珍饰，何不去租一只来？小马果然租得一只头等脂珠女帽，交给巧仙道：“此帽价值 4 千多元，特地为你办的。”巧仙大喜。到了元旦，她便头戴珠兜，将所有珍饰插戴一空，跟一女友同登马车兜风而去，至晚未回。往询马夫，则对以“车至某处，即给我车金，命我返回”；又到其它地方打听，则踪迹全无。起初还以为她乐而忘返，谁料直到元宵仍杳无音讯，报警查缉没有下文，出租珠帽之家索追原物不放，只得照价赔偿。至此方知巧仙也是某诈骗集团放出的“白鸽”。

（2）“仙人跳”

从字面上看，“仙人跳”似不可解。实际情况大体是：猎物正在上钩之时，女骗之“丈夫”或其他“亲属”突然闯入，敲去一笔巨款了事。

上海有个姓朱的颜料商，资本颇厚，盈利10余万。一日，他在一家戏院看戏，见隔座一女子，仆妇环侍，气象华贵，俨然大家气派。朱某素有“寡人好色”的毛病，正想与之搭话，忽见女子袖中一丝巾落地。朱即拾起归还，女亦落落大方地鸣谢而纳于怀。由此不时向朱投来一瞥，朱以目光相答。散戏后，那女子登车而去，朱某犹翘首目送。此时忽来一个小马夫告诉他：此女即某里某号某公馆的姨太太。言毕离去。次日午后，朱某按小马夫所说的地址去寻访，果见门上高悬“某某某公馆”五字，惟大门紧闭，毫无所见。朱某在门前往返数次，正要返回，抬头忽见窗口斜倚一人，正是昨天所遇女郎。她向朱某频送秋波，并命小婢开门引路，朱某入其室与之交谈，始知其夫是前清“某大人”，在沪上有小公馆四五处，此间不常来，朱某遂得经常乘隙而入。往返月余，见这位姨太女友甚多，来者多是珠围翠绕，雍容华贵。且对朱某都不回避，经常一起叉麻雀，玩扑克，斗牌九。一日，朱某收账返回，路过其门而入，则已有三四女友在那里摇摊。姨太见朱某到，即问道：“从哪里来？”朱某告诉她是收账回来。姨太不客气地打开钱包，看看钞票甚多，当即放还包中说：“我们俩合摇一摊，怎么样？”朱某本不喜赌钱，然而为了讨得美人欢心，便答应了。姨太便捧着皮包而坐，高举摊盆，大摇特摇，正在“青龙白虎”兴高采烈之际，忽有一个小婢提着茶壶急奔而来，喊道：“少奶奶，不好了，老爷回来了！”朱某一听，吓慌了手脚，急想逃路。姨太道：“别怕，且到女仆房间暂避一下，如果马上跑出去，肯定会撞见老爷，反而容易暴露。”朱某听从她的话，急急忙忙随小婢前去，战战栗栗地躲在房间，一会儿，果然隐隐约约听到所谓老爷者谈话的声音。好久好久，姨太太才偷偷地跑来说：“你赶快跑，老爷上厕所了，这是个好机会，明天你可再来。”此时朱某但求脱身，连钱包也无暇顾及，抱头鼠窜而去。急行至里弄口，雇车返回店号，心头犹狂跳不止。次日，复往访问，但见大门紧闭。

等到傍晚，仍不见一人出门，惟有公馆铜牌高悬如故。后又侦查数日，情景依然，朱某又不敢叩门，只得怅然而返。原来所谓姨太太、老爷、女友，皆拆白党一伙。

吓　　骗

吓骗，即以恐吓之手段，达到勒索钱财之目的。旧上海就有一种黑社会组织叫赫诈党，这是一个专门以吓骗为职业的庞大的流氓诈骗集团。其常用的一种吓骗方式叫“送炸弹”。

所谓“炸弹”，真真假假，有纸炮，有装炸药的洋铁罐，也有土制的真炸弹，总之，掷地有爆炸声、能起到吓人之作用者，他们都称为“炸弹”。其吓骗对象起初多为游乐场、戏院等老板。试想，这些场所多赖观众游客以盈利。倘若时有炸弹光顾，闹得人人惶恐，谁愿花钱买罪受？必弄得门庭冷落，终将倒闭。赫诈党正是抓住这一层，以“送炸弹”来勒索钱财。

“送炸弹”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是“致函”，就是发恐吓信，内容大抵是“请于某月某日送若干钱到某地点，若不予答复或不能答复，将于三日后以炸弹光顾。”那些剧场老板为求息事宁人，深知此等流氓势力甚大，多半是忍痛花一笔巨款买个清静。但也有不予理睬的，于是赫诈党就续上第二部曲：“送弹”。因送弹之事既须秘密又极危险，故往往不遣同党，而用少数金钱诱使街头小瘪三去干。虽有当场被破获者，但被抓的不是同党，不会牵出主使者。其目的仍是使被吓者见弹而生惧，双手将黄白物（指黄金、白银）献上。炸弹送到游乐场某个角落后，赫诈党立即给游乐场老板发出一匿名信，谓“已致送炸弹一枚，安置场中某处，请即检出”。如言往觅，果然检得一枚炸弹。因恐一经张扬，生意全被吓跑，是以老板讳莫如深。于是，赫诈党便演出第三部曲：抛掷。其目的并非伤人，而是使这些游乐场所的经理闻爆炸而生门

庭冷落之惧。起初大抵扔些纸炮、洋铁罐之类，而后愈演愈烈，会使一些游客观众受伤。直到要求得到满足，赫诈党的吓诈活动才会暂告一段落。

在这三部曲中，又常穿插使用一些旁敲侧击之法。如遍寄信函于某游乐场附近的各家店铺，谓“将于某日以若干磅之炸弹奉赠该场，诸君若不从速迁移，恐遭殃及”。同时又致信该场职事人员，嘱其“迅速辞职，不要恋恋于微末之薪俸，而遭玉石俱焚之惨祸”。另一方面又致书该游乐场，增加要价之款项，由 2 千元至万元不等。于是，各店铺老板找该场经理磋商解决办法，该场职员亦群起恐慌，该场经理弄得内外交困，只得就范。

上海有家大游乐场，经营者是一个著名大滑头。有一次居然也收到了一封索款 2 千的吓诈信。此人对其中黑幕阅历最深，深知这类亡命之徒人数甚众，且在暗处施其狡计，若与其硬顶，将防不胜防，永无宁日。于是亲自携款，找到吓诈信所具地址，果然有人出来接待。他便自陈来意，先说明游乐场生意不佳，且诸位的要求我无法报告各位股东，因为各股东成份不一，经历不同，能了解诸君经营之事业的很少。如果我向他们报告实情，势必不肯承诺，甚或有人会报告捕房，大动干戈，弄得我们双方都蒙受不利。因此我特地亲自前来，掬诚相告，并带来私人款项千元，以备诸位茶酒之需。说毕，便献上一大卷钞票。那接待者再三称谢而收，拍着胸脯道：“俗话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们既受先生厚惠，今后凡属先生管辖范围之内，一草一木，我们都愿负全责。”大滑头乘机请求保险，那人慨然允诺。从此以后，同是游乐场，它处事故频频，而该场平安无事，生意发达。

赫诈党之狡诈，尤其表现在收赃机关的安排上。因为寄吓诈信，总是希望被吓者以金钱奉献，这就不得不于信中标明真实地址。但又深恐被吓者接信之后，报告捕房，按图索骥，机关势将立破。对这个两难问题，他们采用了这样一种自全之策：先于同

党中选出有眷属者，借其住所作临时收赃机关，吓诈信中即标明此处地址。信一发出，立在机关四周分布同党多人，宛如站岗放哨一般，用种种暗号传递消息。遇有事变，瞬息即达。如果来的是官厅侦捕之人，则其人未至，机关中早已得到消息，只剩一二妇孺，即便捕去，也不怕不放。而被捕者一旦被释，此辈便以此为藉口，或抬高勒索之款额，或提前送弹以示报复。

更有一种勒索手段，恐吓信发出之后，不待被吓者至，先派一至二人登门求见，或应被吓者之招前往谈判。虽然偶尔也有被捕送官之事，然而商民大半乃怕事之辈，不敢得罪这伙亡命之徒。所以，赫诈党敢于公然派代表出面，磋商条件，秘密往来，大多被尊为座上客，没有人敢动其毫毛的。

吓骗之术，起初仅及于游乐场所，后来渐渐扩展到其它行业，其中最为惊人的是，上海南北瘪三数万人，敲诈包造房屋的水木作头之一幕。

包造房屋，是旧上海的一种大好生意。承包者旧时称之“水木作头”。起初，凡遇水木作头承包建房，流氓瘪三辈必群推代表，前往索取酒资，纷扰不已。作头为求安静，只得稍稍应酬。但瘪三种类繁多，各不相属，前者既去，后者又来，作头不胜其扰，便向此辈交涉：今后须推出首领，担保安宁，否则不予理会。不久，便有两个瘪三来访，自称是瘪三首领孙坤的代表，要求索取作头正在包建的某处工程费用 500 元。作头大怪，因为以前开销瘪三，每次不过数百文，今天却狮子大开口。磋商许久，无结果而散。两瘪三代表临别时威胁道：“小兄弟辈今后若有野蛮行动，莫怪莫怪！”从此不再见到瘪三踪影，时间一久，作头也就淡忘了。

一日，天刚破晓，作头忽得急报，急忙奔至造屋地点，则见连日运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均已不翼而飞。看守人报告说：夜间丝毫未听到声息。作头大惑不解：工地上堆积如山的砖瓦木料，靠肩挑手搬，少说也得百十人。天下窃贼，岂有成群结队至于如此

之众的道理？研究半晌，断定为瘪三所为。正打算报告官厅，请求查办，而那两名瘪三代表不请自来，一见面即承认小兄弟辈野蛮无礼，请求海涵。所有砖石木料现在都堆积某处，首领早已选派老实可靠的兄弟前往轮流看守，并严戒众兄弟不得损坏遗失。今特派我们二人来此请罪，云云。作头闻言，明知是此辈因前次谈判破裂，有意大显手段，以达到勒索金钱之目的。且此辈自恃人多，又兼无赖，捉将官里，也无所惧，仍惟调停一法可行。磋商结果，以200元了此公案。交款之日，首领孙坤应作头之邀请，亲临某茶楼。时值严冬，孙坤身着狐裘，侍从环立，哪里有一点瘪三相！相见之下，先向作头道歉，继而说道："造屋地点，从今日开始，派众兄弟担任守护，直到竣工之日为止。砖木材料之类，若有一草一木的损失，惟兄弟我是问。前次搬运的材料，当责令众兄弟于一日内搬还，如有损失，亦惟兄弟是问。"说罢，扬长而去。此后，所失材料，果得完璧归赵，直到竣工之日，也再无瘪三惠顾。

然而，自开此恶例之后，其他作头包造房屋者，简直不胜其敲诈。偷料犹在其次，设或不肯出钱，则扬言房屋垂成之日，纵火焚烧。众作头聚议无策，只有花钱买平安一法。久而久之，遂成惯例：楼房每间五角、平房三角。工程尚未破土，"规费"已先送出了。

诈　　骗

诈骗即施用各种奸诈之诡计以行骗。此类诡计，不胜枚举，这里略举数例。

（1）纵火图赔

都市奸诈之徒，有专以放火为发财捷径者。方法是，先在亲

友处挪借若干资本，开一滑头商号，货物务求充足，装璜务求富丽。布置既定，然后向保险行请求保险。保险行派人查验，资本果然不少，遂同意保险，给予保单。数月之后，货物渐渐售净，乃将店铺付之一炬。保险行不得不如数赔偿，其实店内所存，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巨万资财，早已移存它处了。此种鬼蜮伎俩，渐为外人觉察。起火之家，保险行必先查明起火出于无心，方允赔偿。于是，奸徒就想出了新的狡计。有个青浦的无赖钱某，落魄沪上。效法上海放火发财者，回家变卖家产，得数千金，于闸北总局路开了一爿米行。行中米粮自地面堆至屋顶，满满实实，不下二三万袋。其实，这都是他找关系运动各米行寄存于此的。开张数日，即向某保险行请保火险 10 万元，得到保险行的应允。过了一个月，又在米行紧隔壁秘密开设一爿弹花店，专为居民弹旧棉花。数月以后，行中寄存之米渐由各米行运去，所存无几。一天夜里，弹花店忽然起火。风势甚紧，瞬息间延至邻舍。比及保险行救火车开到，则米行已化为焦土。事后，保险行派员调查，则失火者系邻家。要追究弹花店，则该店并未保险，只得如数赔偿。钱某遂以数千金资财，换取 10 万元赔款，成为富家翁了。

由邻家放火，闻者已叹为观止。岂知上海还有一种人专以包放火为业者。有个姓张的洋布店老板，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行将倒闭，商之于密友孙某。孙某问他有没有保险，张答保有火险 5 万元。孙某道："即如此，何不放火？只要付之一炬，不患保险行不照价赔偿。"张某连连摇手："这一着我不是没想到，一则怕放火不成，二则怕放火虽成，一旦被捕房查出，反获纵火之罪，还是另想良策吧。"孙某笑道："你也枉为老上海了！难道没听说上海有为人包放火的吗？你如有意，我当介绍一人，包你一炬成功，毫无可疑痕迹。张某当即依言。过了几天，该洋布店果然失火，救之不及，延烧至十数家。保险行派人调查，则火起于店堂之内，原因是保险灯下坠所致。一再查验，绝无纵火痕迹，只得

照 5 万元赔偿。

(2) 连环妙计

上海有骗子金李二姓，暗中立一契约：由金某将黄包车 50 辆出卖与李姓为业，每辆 120 元，计 6 千元。李某出 6 千元买下这批黄包车后，仍交金某经营，每月坐收 750 元的车租。而金姓将车出租给车夫，每月租金除交李某以外，净余 300 元。局外人无不以为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买卖。惟于李某一方，当时一文未得，却要先交付 6 千元。因而要求金某找一保人，此亦情理之事。金某当即拟好保单，单内言明担保金某必不走失，每月车租如数交纳，金某如有意外归保人理处，不得推诿，等等。复向各车行租得黄包车数十辆，布置妥当，然后拿着保单到邻近车行寻保。只见他口若悬河，说明情由，动以厚利，自有一般贪图小利之人被他说动了心。有个吴某闻言，心想既有价值相当的黄包车在手，又有每月如此厚利，金某何至于忽然逃走？且近在咫尺，即使有个风吹草动，也便于察访，而能坐得若干酬劳，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签押盖印，为之代保。此后，金某也不时来往，力言营业如何发达，按期致送酬金。吴某得此微利，喜不自胜。

忽忽十月过去，某日晨，吴某正在店中办事，忽有某包探手持白纸一张，入访主人，见面后即命吴某签字。吴某茫然不知何事，索纸一阅，则见上书："李某所控吴某一案，准于某日下午三时将该被告投到本公堂候审无违。"吴某大惊，不知李某何人，所控何事，只得在本人名下画一"十"字，付之而去。次日即是堂期，吴某只得挺身到堂候审。堂上即将保单掷下，问道："保单上是你的签字吗？图章是你的店号盖的吗？"吴某只得答"是"。堂上又问："日前金某逃走，原告至本公堂控告后，即派包探至金处查勘，检得账簿一册，载明按月支付你的酬劳金若干，你是否收到？"吴某又应曰："收到。"堂上又道："今车价计 6 千元，车租

共7500元，原告前后共收车租2250元，两项合计，尚欠11250元，照例应由你保人赔偿，你有何意见申诉？”吴某苦思半晌方道：“恳求堂上宽限，容商人出外寻找金某到案。”堂上判吴某交保两星期，找寻金某到案后再核。吴某四下查询，如同大海捞针，转瞬期限已到，传到公堂，金某仍然未获，吴某理屈辞穷。堂上遂判吴某交足11250元，当堂给予李某领去，此案遂了。岂知原告李、被告金二人都是骗子呢！

（3）鱼目混珠

上海有家当铺老掌柜，年逾六旬，经营四五十年，收徒百人以上。同行中人都尊之为老前辈。凡遇不常见的珠宝求质而又难辨真伪者，莫不求教于老前辈。岂知这位老前辈谨慎一生，疏忽一时，竟受了骗子之骗。事情是这样的：

一日午后，老前辈端坐柜中。忽来一人，郑重地取出冬珠一颗，要求典当。老前辈细看那珍珠，其大如豆，精圆光润，真乃千金珍品。老前辈邀之入室，商量质价。来人坚索500元，老前辈还以300元，不允，增至400元，还是不允。索还原珠要走，忽又止步，对老前辈道：“请您再细看看，这颗宝珠的价钱，实在千金以外。我经营珠宝，您经营典当，大家都是内行，应知时价。我因有急需，非500元不可，您若能增加到450元，我另以小珠20颗再质50元，凑成500之数，如何？”语毕，即取出小珠一颗，说道：“其他19颗尚在店中，待我回去取。”老前辈答应了。不一会儿，那人果然又来，先取出冬珠授与老前辈，复取出小珠一盒，老前辈检点一遍，共50粒，大小不等，光彩不一。那人道：“你选20颗，多余的还我。老前辈乃全神贯注地精选小珍珠。那人斜视一旁，满脸不快，继而嘲笑道：“您的慎密，可谓到家了。还是请您先收起冬珠，不要光在小珠上斤斤计较，须知我一周之后，即来赎取的。”老前辈闻言，颇觉自愧，便将大小珠收起，藏于内室，

然后取出钞票，如数点交。那人去后，老前辈乃将大小两珠分装两盒，亲自送到首饰房，重新审视一番，则所谓冬珠，原是赝品。老前辈大惊失色，继而静坐回忆方才情景，始断定骗子求质之珠是真的，后来利用老前辈挑选小珍珠之机，以同样的假珠换了真珠，加之假珠异常巧妙，非详察不易辨别，故而得手了。

老前辈受此诈骗，赔本还在其次，更可虑者从此大名扫地，无颜再营典业了。乃往谒见典东，自请辞职。典东再三挽留，老前辈坚执不可。回典之后，整理行装，准备走路。临行的前一日，忽发大批请帖，遍邀同行及珠宝业中的代表，至某大餐馆设宴话别，宾主不下 100 余人。席间，老前辈取出伪珠，遍示座客，客人们也互相传观，无不啧啧称异，以为此珠制造极精巧，虽是假货，实难分辨。传观既毕，老前辈收珠在手，而对众宾客道："老夫一世英名，断送于此；毕生积蓄，赔了一半。这固然由于我一时疏忽，咎由自取，不须怨天尤人。但那骗子手握如此精巧的伪珠，更用种种骗术乘机以进，我恐怕诸君遇到这等骗子，也难保不上当受骗。今日老夫辞职归家，复何颜面与诸君周旋？只因诸君来日方长，留此伪珠于世，它日必有像我这样的受骗人。我现在就将此害人之物捣碎，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聊以宣泄我心头之气！"便向菜馆侍者借来一柄铁锤，猛力一击，伪珠立时粉碎，座客掌声四起，老前辈亦哈哈大笑，各自干杯，尽欢而散。

次日，老前辈身体不适，未能饯行。中午，忽来一人，出示本当质票一张，嘱店员核算本利。并取出钞票一卷，取赎当品。店员一看，则当票书明所质之物为冬珠一颗，质价为 450 元。呵，这不就是老前辈受骗的那笔生意吗！但此珠昨日已被老前辈击碎，今天又来取赎，为之奈何？店员想到这里，神色立变，意欲携票入内与老前辈商量，来人不同意，要求立即核算，赎回原物。店员无奈，只得算账收款，然后持当票入内找老前辈，惊叫道："老前辈，大事不好了，那人来赎冬珠了！"老前辈闻言，霍然起立，大

喜道："他果然来了吗？我知道他必然要来的！"当即取出原珠，命店伙交还来人。来人端详再三，默无一言，怏怏自去。店员更觉骇异，请老前辈宣示玄妙。老前辈大笑道："他用假货骗我，我也以假珠骗他。昨天席间传观的，是他的原物。而后砸碎的，则是我预先准备的另一颗假珠。在座诸人当然不会觉察到这一点。我故意大开筵席，使大家都知道原珠已碎。骗子听到这个消息，势必又起贪心。他所以持票取赎，无非是认定原物已失，大敲竹杠，哪里知道正好中了我的圈套呢！受骗骗人，其实是同样手段，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店员听了，皆大叹服。

（4）长线钓鱼

上海有个当铺老板，结交了一位珠宝商人祝某。二人今日和酒，明日看戏，殆无虚夕。不论何种开销，祝某均慷慨解囊，不令当铺老板破费分文。而且祝某交往的，都为当世巨商，某为买办，某为经理，每于杯盘交错之时，谈论商情，大都盈千累万，习以为常。一天晚上，祝某对当铺老板道："明天是月结之期，鄙人手头缺付款万余元，现有大胡珠数十颗，想在贵处暂抵一万，一周左右即来取赎，因此物已有买主了。"老板看那珠宝，果然罕见。但尚未敢决其真伪，且又碍于平日友谊，只好漫应道："明天可以吗？"祝某道："明日下午，也不为晚。"老板携珠回寓，即于次日晨至珠宝店估价，都说确值万金。下午，即如约将万元付与祝某。不数日，果然取赎。此后，每逢节关，祝某均以脂珠拿来抵押，习以为常，从未耽误赎期。当铺老板渐渐深信不疑了。

一日，又到了祝某取赎脂珠之期了。这次是笔大生意，赎金是3万元。而祝某竟例外地没有来。好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见踪影。于是，就想将脂珠转抵它处，仔细一看，竟都是伪珠！老板吓呆了，又拿到别处估价，所见略同。老板更着急了，就到祝某经常光顾的妓院、菜馆等去处寻访，终是杳不可得。平日的那些

阔朋友，从此也不获一见。某日遇一银行执事，也是祝某的好友。老板急以自己被骗的事告诉他，那执事急忙摇手道："别说了，我们彼此彼此！"原来他也同样受骗。

串　　骗

大凡骗子，极少是"单干户"的，大都是合伙串通行骗，是为串骗。骗子集团"江相派"的"经典"《扎飞篇》上，就明明载着这条骗术："善为'相'者，莫不善用'媒'，故曰：'无媒不响，无媒不成'。""媒"，也即骗子的助手，起着引人上当的媒介作用。

江湖上占卜看相一类骗子，多行串骗之术。北京有个占卜先生，自号赛诸葛，起初穷困潦倒，寄寓于一座破庙之中。几个月后，居然赁屋一幢，求卜者要先挂号。生意兴隆，几乎应接不暇。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某总长提携之力。"原来，某总长乃袁世凯的爪牙。袁氏称帝、西南兵起之时，此君仓皇逃遁，蛰居家中，郁郁不乐。一日携仆出游，见赛诸葛端坐于破庙檐下，就命他占了一卦，得七言四句："君本当年万户侯，干戈扰攘暂时休。轻车熟路逢知己，盖世英豪第一流。"赛诸葛反复端详这篇卦词，道："从卦词看来，先生曾为显宦，后因兵事发生，辞了职务。但是目下又将欣逢知己，官星又旺，且所任职务，从'轻车熟路'四字来看，必属路政。末句虽是赞美之词，但先生本人以及知己者的名字隐藏其间，也未可知。"某总长一看，前两句已验，末句二三两字，恰是总长大名。于是心花怒放，给以银洋两枚，笑着说："将来果然验了先生的卦词，当以200金为先生祝寿。"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某总长一跃而为交通总长。于是，他视赛诸葛如神仙。还有许多官迷，也都来占上一卦，赛诸葛的生意便日渐兴隆起来了。读者可能更疑惑：这位赛诸葛难道真是神人吗？怎么会句句灵验？事属不然。原来跟随总长占卜的那个仆人，与赛诸

葛是同乡，故从同乡口中知道了总长的历史。交通部长一席，时人称为“活财神”，某总长羡慕已久，仆人知其隐衷，也于事前告诉了赛诸葛。后来总长果居交通部长之位，实出于奔走运动之力，哪里是什么命运使然呢。

旧时有一种古董骗子，也常用串骗之术来行骗。有个常州人尤某，家资数百万，好古书古画如命，家中搜罗不下数百幅，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其实，确属古代名书画家之真迹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都是赝品。尤某本不识什么字，购古书画均请门客张先生鉴别。张先生说好，尤某亦说好；张先生说不好，尤某也说不好，自己是毫无主见的。尤某平日以未得唐伯虎之画为憾事。一日，有一个貌似旧时富家子弟者，手持古画一幅，登门求售。尤某展开一看，乃是一幅工笔人物画。画面上仅一男一女，男作书童装束，青衣皂帽，但却风度翩翩；女的好似丫环，但也千娇百媚，姿态绝艳。署名“六如居士”。尤某不知“六如居士”何许人也，急命人请张先生。张先生略加审视，即问售画者索价多少。售画者道：这幅画是先人传家之宝，本不该卖，实在因为穷极无聊，不得已而作此愧对先人之事，并无奢望，500 金就可以了。张先生急忙把尤某拉到另外一个房间说道：“这幅画请你急购勿失，它就是著名的点秋香图，画中一男一女，就是唐伯虎与秋香。六如居士，就是唐伯虎的别号。这幅画是唐伯虎生平最得意之作，过去有位相国曾以万金求购不得，其名贵可想而知了。”尤某大喜，即以 500 金将画买下。后经内行鉴别，此画乃是后人伪作。那位售画者，乃是一名古董骗子。而张先生则预先与之串通，共同谋骗尤某。

串骗中尤有骇人听闻之一幕，即串出洋人作“媒”行骗。有个公学毕业生李某寓居沪上，设一英文学社，教授 30 来个学生，借以自立。他的父亲是前清官吏，广有积蓄但过早死去。李某将遗产存入上海银行。此后他与一广东人姓郭的结识了。来往既久，

渐成莫逆之交。且郭某亦通英文，常帮李某做些批改作业之类的事情，更得李某信任。某星期天，郭某对李某道："今有友人胡君，是某洋行大班（经理）的好朋友，现在那个洋人要办一分行，聘用买办，薪水佣金格外从丰。胡君已将我介绍给洋人，洋人也已允诺。但我苦于没有资本，您是否有意于这个位子呢？"李某平日本已饱闻洋行买办的阔绰，现在听说有此机会，不觉喜上眉梢，便竭力恳求代谋。郭某道："这不是仓促间所能办成的。您既有意，我当先介绍给胡君，明日约来一谈，如何？"次日，胡某乘小汽车而来。只见他外罩"草上霜"袍褂，指戴钻戒，扣系金表，一派华贵气象。谈及买办之事，始知须先付垫押金一万元，每月薪水加上佣金可达六七百两。李某听了越发高兴。胡某提议道："你既热心这个位子，明天就可以到跑马厅芦花塘那位洋人府上，与洋人当面一谈，然后签订合同，交款办事，岂不更好？"郭某着急道："李兄事成之后，不要忘了介绍人。写字一职，应当聘我。"李某爽然承诺。第二天晨，胡某请李某同上汽车，驶至洋人住宅，递上名片，由侍者导入客厅，刚坐定，洋人脱帽而出，相见毕，胡某开言道："贵行买办一席，今有李君为某公学高材生，自愿担任此职。今特引李君来此与行主面谈。"于是，李某一一详问买办职守及权利，洋人随问随答，李某大为满意。当即约定某日订立合同，签字付款。辞出后，胡某陪李到江西路的一幢洋房前，指示道，这就是未来洋行的办公室。适才所见的洋人，即是大名鼎鼎的洋行大班。李某更加深信不疑，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并付出了一万巨款。过了数日，到了李某就职之期，李某带了事先聘定的账房、书记等一班职员，一同到江西路洋行办事。岂料该洋行之所谓买办，却无一货可买，无一事可办。从早到晚，寥无一人。李大惊，急寻胡某，胡已不见，再找郭某，郭亦无踪。不得已再去芦花塘拜访洋行经理，也不遇。转而一想：此处既然是那洋人的住宅，那洋人总不至于弃屋而去吧？就在那里等着，只

见出入于该洋房的人很多，但他所等的那位洋行经理却不见踪影。忍不住前去询问华人仆人，方知此处是洋人开的一家旅社，只要手中有钱，人人都可住宿。李某恍然大悟，知是郭某串通洋人一起行骗，然心有不甘，就拿了那洋人名片到处查询，无一人知其面目，原来那张名片也是临时伪造的。

骗子串“媒”行骗，总是要千方百计掩饰骗与“媒”的瓜葛，做到不露一丝痕迹，这样“媒”方能取得被骗者的信任，使得行骗得手，这也是串骗较其它骗术更为迷惑人的地方。有一天，广东顺德县大良城内，四五个仆人簇拥着三顶大轿招摇而过。第一顶轿上坐着一个 50 上下的男人，打扮甚是阔绰，后两顶轿上坐着两个女人，也满身的珠光宝气。当下，这一行人住进了当地无人敢住的“鬼屋”。不久在大屋门前挂起了三尺长的金漆招牌，上书“玄机子在此候教”七个大字。同时在大良城内外广贴“招单”(即“街招”)，声称玄机子自幼学习儒家经书，后得异人传授，晓得人们的命运，所以便以看相算命为业，云游四海，结交有缘人士。还标明价钱：口谈气色、流年，收毫洋 5 元，看全相和批八字，看人订价，从 10 元以至千元。当地有个龙二公子，父兄都做官，家财豪富，单是租谷每年就有十几万石。他本不相信算命，成天和城里十几个“二世祖”一起，寻花问柳。他有个心腹清客，姓徐，诨名叫做“打斋鹤”，充当龙二公子这伙人嫖赌的耳目。这一天，众人正在一家妓院饮酒作乐，忽见“打斋鹤”前来说：“又一宗好耍的玩意等着我们了。”说毕，便从衣袋里掏出玄机子的那张街招，惹得众人兴起，嚷着非劈了玄机子的招牌不可。当下，便在“打斋鹤”策划下，选出五个人去寻开心。“打斋鹤”扮成一个大绅士，徐三公子装做他的大儿子，苏大公子充做他的小儿子，龙二公子和另一“二世祖”穿着下人的服饰，还捧着衣帽，假作跟班，事前还演习一番，便向相命馆寻衅而去。迎接他们的是玄机子的徒弟，这个青年人有礼貌地请“三父子”进入内堂，并安排

两个跟班在大厅伺候。不一会，玄机子穿着一件古铜色团鹤花的锦缎长衫，手摇一柄单金面的苏州折扇，悠悠然走出来，边走边笑着说："破招牌的人来了！"这一句话，吓得三人你望我，我瞧你。玄机子对客人轻轻一揖，露出惊讶的样子对徒弟道："这是三位吗？……难道我的卦不灵？该是四龙一狗，五人才对呀。"徒弟答道："不错，一共是五人，还有两个跟班的在大厅下面。"玄机子闻言，举目瞧一下两位"跟班"，便责备徒弟道："老弟，你跟随我六七年，连相格贵贱也分不出，真枉费我教你一番心思了！那两位何尝是跟班，那是两条龙呵！快请，还要好好招待！"这番话，更吓得众人瞪大双眼。五人入座之后，玄机子便问他们是看相还是算命？"打斋鹤"按原先编好的话说：看见了先生的街招，特地带了两个儿子前来请求指点。玄机子瞧了瞧两个"儿子"，说道："两位令公子的相格高贵，润例上写明按相索价，你这位大公子的相索 500 两，二公子便宜点，也要 400 两，少一文不行！"三人闻言，都喊价钱太贵，玄机子笑对龙二公子道："你们嫌贵么？就是这位跟班的相，也值 1 千两，另一位跟班值 700 两，试想，跟班就值这么多钱，当主人的还会付不出吗？"各人口里虽说玄机子看错了，心里却很惊异。后来，玄机子对"打斋鹤"道："既然他们四人都诈穷，我先给你看个全相吗，你这个相不需那么多钱，10 两就够了。"接着，玄机子把他打量一番，挖苦似的说："你这个不肖的父亲，不是教儿子用功读书，却天天陪儿子逛妓院，饮花酒。"这句话，惹得众人哄笑起来，"打斋鹤"却板起面孔硬说不灵。玄机子问众人道："诸位作证，我说错了，你们不但可以破我招牌，连我的眼珠也可挖下来！"又继续说下去，真是句句灵验，只说得"打斋鹤"瞪大眼睛，不敢出声。接着，龙二公子争着要先看，也是句句灵验，连他身上那里有颗朱砂痣也说了出来。其他三人也是一样灵验。这一下，五人服了，经他们捧场，大良城内外的许多大绅士、大富商也跑来请教，都赞他是"活神仙"。不

到三个月，玄机子便捞到万两银钱，云游别处去了。你道这玄机子果真是“活神仙”吗？非也。他乃是“江相派”诈骗集团有名的大师爸，叫张雪庵。未来大良之前，早就布置了许多徒弟和助手，将大良城内外富贵人物的家世调查个一清二楚，尤其是那个“打斋鹤”，不过是张雪庵早就派到龙二公子身边作“媒”的同伙。龙二公子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心腹竟是这个外地骗子的同谋，当然一骗就上勾了。玄机子这套骗术，在江湖上叫做“火档”，是专骗富贵人家的。

以上我们勾勒了骗子之面目，披露了骗术之奸诈，但从被骗者的教训方面，则还有几句话要说。凡设骗局，总是要精心制作诱饵的。而诱饵之设置，又总是因人而异的。贪图小利者，则以金钱为诱饵；喜欢女色的，则以色相为诱饵；官欲熏心的，则以官位为诱饵；信奉迷信的，则以神灵为诱饵。总之是因人而施，莫不针锋相对。骗术所以得逞，不独因骗子之狡诈，也因被骗一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在色、香、味俱全的诱饵面前，先自失去了戒心，解除了心理武装，所以，只得乖乖地让骗子牵着鼻子走。

选自《民国黑社会》

江湖皮相的骗人真相

梁心清

旧社会江湖医生和卖药的，统称为“皮相”，也有称为“凉江巴”的。“皮相”这一行，是江湖十二相中人数最多，品流最复杂，谋生方式和骗人手段最多样化的一个行业。

关于江湖“皮相”的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三辑谢敬鸿先生所写的“旧社会江湖十二相”一文中，已有所揭露，但个中内幕，仍有出入。兹将我个人所见所闻与采访所得，分述如下：

一、皮相的定型和种类划分

“皮相”相传原系古代的“方士”转变而来，有传统的医术和特技。所谓“皮”，原指流动行医而言，后来无论流动的，开档的，设店的，都称为“皮”了；所谓“相”，就是在湖海上谋生，能够独当一面，不论开档、设店，都要善于“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其次，要有一套出类拔萃的“军马”（灵活的口才）和繁多“卓头”（窍门或办法），更要有惊人的“揼一”（下详）本领，才能出来“当相”（当者做也，相者系有为能干的江湖医生的解释）。

“皮”有“医”与“药”的含义（医药有连带关系），不单纯作“医生”解释（江湖称医生为“牛一”）。由于做“皮相”的人，都会讲一套懂得医术、治病的滥调，且“行当”复杂，良莠不齐，往往自认“医者”，给自己带上“医生”之号。其实并非举凡“皮相”都懂医学，有些连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的。

起初，“皮相”只限一个人到处穿街走巷，专做“窑口”生意

(以乡村为活动对象，称房屋、人家为“窑口”)，手持一个小型竹篮，或背挂一个“鱼鼓”(用一条2尺长竹筒，两端蒙上鱼皮，用手敲之，村人叫他们蓬蓬佬)，木析、莲荷、木杖等做招牌，作幌子（传说这种做作，系以“八大仙”所持的八件法宝作区别，是江湖传统的规矩）在大街小巷里，喊叫或串门，口里唱着：“奇难杂症，包医包好，替人治病”。他们专门行医，不摆摊子，不单纯卖药。

还有一种“皮相”用“架平”形式（担两个木箱叫架平)，专拣热闹地方或趁圩赶集，设摊子开档，摆列许多药瓶，扮成医生样子，替人诊病。也是以替人治病为主，不单纯卖药。这两种类型，江湖称为正宗“皮相”。

其后，由于“皮”的范围逐渐扩大，“当相”的日见增多，形成了各“相”之间的利益冲突。又因各自分门别类，互相对立。因之“医”与“药”就给割据开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属于专门“医药”的，另一类则成为各式各样的江湖“卖药”了。

上述“医病”、“卖药”两种类型，前者始终局限于穿街、趁墟；保持一定的“原始形式”，扮神扮鬼，专以骗人过活。而后者则不然，先是流动卖药，后至挂牌设店，扩大“门槛”(门限叫作门槛，师门之意)，广收门徒，逐渐成为一支庞大的“卖药”队伍，有些后来成为名医或制药工厂老板，甚至有的发展到卖药兼行医的局面。

关于医药两类的区别如次：

（一）医病类

空街档：内分“喱包相”(属于小包，服饰华贵，扮成一个斯文人样子)、“鱼鼓相”（手敲鱼鼓，俗叫蓬蓬佬的)、“老稔相”(扮和尚、道士的)、“外卓马”(扮外省人的，俗称外江佬)。

四平档：内分“扁稔档”(跌打损伤科)、“招子档”（眼科)、

“锉磨档”（特制一把大锉，边磨边唱售卖膏药的）、“杂档”（疮癣疥癞，奇难杂症）。

“四平档”原系“穿街档”脱胎而来，在“揆一”手法上，是同出一辙的，所异者一则穿街一则设档而已。他们在“皮”行中，后来又划分为“包”行，称为“包相”。“四平档”也以“扮相”或“卖相”做生意。“扮相”与“卖相”各不相同，“卖相”的他们自己并不装扮为和尚，却要卖出一个和尚来，如说“我系悟空和尚的徒弟，我以前出过家，学过杏林秘术，我师傅在峨眉山，叫我下山还俗，普救众生……。”一套鬼话，这就叫做卖相。

（二）卖药类

卖药档：内分“高档”（在凳子上企立的）、“低档”（蹲在地上的）、“圆档”（容纳数十人至百余人围观的）、“扁档”（规模最大的一种，要选择宽阔地盘开档，能容纳数百人至千人以上围观的）、“十八味”（生草药）、“走飘”（在轮渡上卖药的）、“湾档”（演戏卖药的）、“青龙档”（玩蛇卖药的）、“对格”（对口声，读作嘟，向墟镇药店推销药品的）、“单跳”（系最灵活复杂的一类，称为“轻骑”）、“马档”（其谋生方式，详见下文）。还有一种叫“拨浪”的，借药骗人，不属“卖药”与“医病”两类的范围，这里不赘述。

“医”、“药”分开以后，“皮相”这个名词便逐渐被“包相”及“跳旱”两词所代替：专做“行医”的人，因在为人治病时，都把丹、膏、丸、散用纸包装成小包，故称“包相”，或称“小包”。专营“卖药”的人则直接称为“跳旱”，即卖药。由于“跳旱”这个名词颇不文雅，故又自称为“当相”。“皮相”这个名词，至此只有泛指行医与卖药整个行头时才用得着了。

二、包相谋生的方式方法

“喱包相”（在包相行当里属小包类，他们只靠怀上几包药散闯江湖，故称小包），首先讲究“扮相”（属卓头，即方法之一），次讲“军马”（属口才，即方式之一），三讲“顶串”（即诊病与医人时，所施用的药物及手法，系包相行头里的法宝，也系包相的护身符）。关于“扮相”方面，不在于服饰的华贵或褴褛，穿着“火”的（装饰时髦及有钱之意），必须讲究“压一”的“军马”（压一者，使人信服与就范之意，江湖叫笨蛋。愚蠢的人为一，系不礼貌的称谓），相反，穿着“水”的（衣饰褴褛，含有穷光蛋之意），就要适合情境，只要扮得像，“军马”配得上，才能达到“入卓”（入手）骗人的目的。

例如：有一种“包相”，什么东西也不携带。只在身上怀带一些用小包分装的药散之类，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手上戴上玉钶、金戒指等装饰品，扮成一个斯文人或医生的样子，在乡村里走大街小巷，专以妇孺为“入卓”对象，借故与人攀谈，杜撰一套骗人入信的谎话。比如向人称说：“我是做医生的，因为‘埋药炼丹’，救人性命，路经贵地，想访寻三四只‘孵蔫鸡鹋’（产完蛋后的老母鸡），最好有‘盆上韭菜’，不知道村里人家，能否出让，价钱不论，我是配药用的。”等等。倘若乡人不察，信以为真，自然互为相告，话一传开。又进一步运用“入卓”手段说：“你们如果有奇难杂症，久医不好的，不妨给我看看，我抱着医者父母心，分文不取。”引诱病者求诊（第一步的投石问路“卓头”“入卓”后，再看其第二步“撒网军”）。村人倘若接踵而来，“包相”就抓紧这个机会，看准其中一个男的或女的，指手划脚地说：“大叔！不要说我得罪你，我看出你身上有病，而且痛在哪里。”随即将五个指头伸开，作个手势，在村人身上的心、胃、肾、膀胱、肚子五个

部位一按，斩钉截铁地说："不由你不信，痛在这里，而且痛过，痛得还厉害哩？"（这是一种撒网军的手法，其卓头特点，在于五个指头的灵活和弹性，分轻重而按），更要鉴貌辨色，猜度对方的心理。如对方受到蒙蔽，点头称是，或说所见不差，这是一般人见惯不怪的毛病，在五个部位之中，偶有感觉，或有微痛的现象，包相掌握了这个窍门和心理，而加以大吹法螺，施展骗人之术，"包相"就抓住"一哥受军"（被愚弄蒙蔽的人），就势"食住军马"（借助叫好，喝彩打蛇随棍上之意），进一步实行江湖法宝"起英"、"丢笪"以至"揼柱"。凡当相者均以此三种法宝为"揼一卓头"的三部曲。一"起英"，即呼喝；二"丢笪"，以狂妄态度迫对方掏腰包；三"揼柱"，最后尾声，达到骗人诈财的目的。"揼柱"的解释：凡搵笨、讨钱、诈财、骗人等字眼，都称为"揼"。资字去贝作"次"，"柱"乃谐音，"揼柱"即骗别人钱财之意。"揼柱"与"揼一"不同，"揼一"系欺骗老实愚蠢的人之意。

笔者在1948年见过一个"包相"李××（忘名），以三部曲的"卓头"行骗一个乡下人，其骗人的主要关键和方法特点如下：

李对乡人说："你有没有对我说过，你自己有痛，有病？"乡人答："没有。"李又说："是不是我望你一下，就知道你丹田气弱，而且又有胃痛呀！"乡人答："是，是，是的。"李转而高声说："哪，哪！各位！（指着其他凑热闹的人，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各位要知道：丹田气弱和痛症，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如果没有真功夫，又怎能看出这位朋友（指着乡人）的宿疾哩！哪！这位乡亲真够幸运，好得遇上本人，不然不知道弄到什么境地！要顾住条命呀，朋友！"（这种举动叫"起英"，喝起气氛之意）。李又继续说："想病好就要戒口，能不能戒口呀，朋友？"乡人答："能戒口。"李又说："千祈唔好食辣嘢（东西之意）。凡辣的东西不能食，有无信心呀？"乡人又答道："有，有信心。"李又对乡人说："是否现在觉得条气唔（不）顺呀？是否那里（指住乡人肚子左边部

位）有微痛呀！”（随后在怀中取出小包药散），叫乡人张开口，将药散向口内一拍，只见乡人咽噎一会，咕噜一番，吐出一些黄色唾液，似觉有些兴奋。李又问乡人：“是否舒服些？”乡人略为点首。（有无止痛只有天晓得，乡人只系被其愚弄罢了）。李接着高声说：“哪，哪！两分钟就止痛，我的药之不同凡响，并非一般的药品，这是经过‘升丹’（提炼）过的，你今天总算够运气遇着我，不要孤寒吝啬，千祈睇开个钱；有命就是有钱呀！”（这种举动叫“丢笪”，强迫掏腰包之意，据包相的逻辑，倘若不出“丢笪手段，则“一哥”万万不愿意掏钱包的）。随说随拿出十多包小包药散，顶串之类，让乡人无考虑余地，硬塞过去，命令口气地说：“每天服三次，每次服两包，共服七天，共×服；每服×角，合共×元”，同时用手势指住乡人的衣袋，说，“俾药费喇（付药费之意）！”这才叫做“揍柱”得手，完成三部曲的“揍一”工作。

很多乡人之所以受骗，往往因为一时不察，处于被动，加以“包相”讲得天花乱坠，令人不觉堕其术中。

另一种次于前者的服饰打扮与“卓头”方式的不同（鱼鼓相之类），系采取沿街叫喊：“挑牙虫”、“医杂症”、“包医包好”的唱词，有时笑口迎人，挨户串门，遇上妇孺，就信口开河来问：“大姑！有无奇难杂症呀？有无风湿旧病呀？我不收你的手术钱，为你医好，‘利市’红包都唔（不）要。”用这种“入卓”方式入手。如果村人不察，贪念一起而求诊，“医生”自然登堂入室，任其为所欲为了。

再一种扮“老稔”的（江湖叫“做天师”，装扮和尚或道士的），将膏、丹、丸、散之类，分成小包怀在身上，包着一件袈裟或道袍（也有带齐木鱼，叮叮响器之类的），在未进入乡村之前，必先于村外的僻静处，或茶亭、驿站迅速将布包打开，取出袈裟或道袍穿起，然后步入村里。敲起木鱼，或口中念念有词，唱道：“贫僧出寺，或则贫道下山，广派灵丹圣药，普救众生，你送香，

我送药。”一派胡言乱语，引人好奇。多以挨户串门，叫人捐助“香油钱”。或说所在的寺观倒塌、火灾烧毁等等，奉师命下山募化，重建寺观，随取出药包请人焚香受药。倘村人不察，误为佛家居士，与之答讪者，一经对话，就信口开河，说什么答讪者白虎眼光光，家不损人丁就破财的恐吓言词，叫人必需多签香油钱以解劫运，多服圣药灵丹以保安宁。如或有请其画符念咒医病的，无不小则破财，大则不堪设想。

后一种是扮“外卓马”的（扮外江人），背一圆顶草帽，肩上搭着一个布囊（布囊与布袋不同，布囊较长，搭在肩上前后长短相称），讲一口不咸不淡的广东话，扮成十足一个外江佬。逢人白撞叫大叔、大婶，表示亲热。见人就说：看到你身上有病，那里有痛！看病贫者减免，富者酌量，医好收钱。边说边取出三四个“角筒”（2寸多长的密底竹筒），燃着一堆碎纸，在筒里烘一下，不理会别人是否愿意，也不讲价钱多少，将热烘烘的“角筒”，朝向别人手腕或脚腿上用力一按，将“角筒”盖上。如果你不愿意，与之纠缠，无奈“角筒”吸力所系，不易拔开，只有乖乖照办，使你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角筒用火烘过，筒内空气消失，按在皮肉之上，就被吸住，只有顺势横推才能将筒拔下），自然就范，听从摆布。“外卓马”给人胡乱搞一轮“角筒”后，叫做局部治疗，又拿出几块膏药，在“角筒”按过的地方贴上，或则用些药酒，给你摩擦一番，再拿出几包药散之类，要人按日服食，然后“打死狗讲价”，要你如数付钱。如你稍有异议不服，“外卓马”就会登时像个凶神恶煞，带骂带吓，许多乡人为了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外江人”，只有破财挡灾，如数付钱，事后徒呼上当而已。

“四平档”。凡做“四平”的人，也称“包相”，属于个体者为多，只有雇用一个小童或工友之类，担着两个2尺多高、2尺见方的木箱（叫做架平，架者担也），到处趁墟赶集，摆摊子开档。也有雇一个“副相”的人，协助做生意，其报酬比雇用工友为高。雇

用工友或小童，只给以两餐饭食，或每天给几角钱伙食费，而雇用“副相”则不然，“副相”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故其报酬除共同食宿之外，必将每天所经营的收入（医病或卖药等收入）除去开支，及“正相”（包相本人）按规矩扣除本钱 20—30%以外，其余盈余数目，均系“二一分作五扁数”的（分账），也有每天或每月计算，以工资性质给付的，方式虽各不同，但以互相自愿为原则。

关于“四平档”，上面已提过共有四种类型，各类都以两个木箱作开档陈设的“档色”（铺张陈设好坏，都叫档色），现分述如下：

“扁稔档”（江湖叫打为扁，称病为稔，即跌打伤科之谓），以“正副相”两个人做生意为多，以城市、乡村热闹地区及墟场市集为开档场合。凡系开档陈设摊子时，必需摆设得当，陈列二三十个玻璃药瓶，也得要讲规矩。例如，有 32 个药瓶，摆列的次序是这样的：第一排向前数起，分为三、五、四、十八共四排，以代表三江、五湖、四海、十八省。在第一排之前又陈设两药瓶，以代表江湖祖师黄陆二仙。虽然是自欺欺人的讹传，但江湖子弟却十分重视这个传统规矩的。摆好“档色”后，正、副相分坐两边，旁边放着一张凳子，系便利诊病时给病者坐的。首先由“副相”“开花”（有次序的开场白）唱过“我师真技最难寻，有幸得逢到少林，世上许多豪杰士，无师传授枉劳心！”之后，随即指手划脚，介绍“正相”历史，待看热闹的人，逐渐围观如堵时，再高声呼喝一轮，说什么内部受伤，旧患跌打，都可以一手“攀番”（起死回生）。继又介绍有某某人患有不治之症，得到“医生”确诊，药到回春，救回一命。大吹大擂一轮之后，做“正相”的就“当机立断”，向着人群中乱点一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档前（这也是卓头之一，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比青年人稍为耿直，而有涵养，不易产生反感也，故认为上了年纪的人比较可欺）。声称赠医两位，

分文不取。“正相”就用两个指头，按一下老者的“寸关尺”（把脉），又叫张开口看过舌头，继之转入“主路”（主题），对老者说：“你最紧要忌口，逢血不能食，我知你病患膀胱，又叫小肠气。如果看得不对，请将全部东西通通砸毁。如果看得准，你就要同我传招牌。”硬要老者鼓掌。老者鼓过掌后，自然哄起一些热烘烘的气氛，“正相”随着又“起英”一番，吹一番说：“有哪一位不相信本人的本领，请坐下指教，如果看你不对，医你不好，药费十倍奉回。”随又遥指那个老者，对人群说：“你们可以问问他，是否患有小肠气病，就明白我的功夫行不行?”（这种举动叫做点档，即以助声势之意，其实凡系老者多有疝气症的，那个老者的疝气症特征可能又有所显著，正相自然一看便晓得了），如果为了好奇心，坐下去请医生“弹下弦”（江湖称把脉为弹弦），“正相”自然另眼相看，择肥而噬的。“包相”挑肥拣瘦的卓头与手法，有下面一则事实。

笔者于1933年跟随族叔梁铁汉，做过童工。梁当时系“四平档”的“包相”，在江湖行内有过一点名声，其做“生路”（生意）的方式手法，虽与“包相”之间各有不同，而采用的“卓头”、“军马”在实质上仍不能超越“三部曲”的范畴。梁“做档”（开档做生意时）的特点是：挑肥拣瘦、善于分辨“水”、“火”（水者，寒酸无钱；火者，富有之意，系指“一哥”而论），常自说大鸡唔食细米，凡做（档）要“生路”（生意）“大碌”（多之意），正牌择肥而噬之流也。有关点滴，忆述如下：

如有青年或学生模样的人，坐下“档前”求医时，梁知必是“混吉”（取乐）“文柱”的（文即武也，谐音叫无；柱者，钱也，即无钱想取乐之意），纵使“听话”（意系顺从），也是“生路”有限（青年人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钱，纵使拿到手，也是有限的），为避免“一哥古力”（免使笨蛋、傻子在档前捣乱而影响生意），梁每每敷衍几句，使其离开。遇有不知趣的，恳请“医生”看个究

竟（有无疾病）。梁乃大发雷霆，骂人无钱领药（这种骂，也与卓头有关联的）。青年人经不起骂，自会直说袋里的钱银数目。梁听到有一定数目，足以够茶烟饭的开销，就对青年说："你拿钱出来（关键在于此，不说明多少钱，只让将钱拿出来），我给你配药。"青年将钱拿出的一刹间，数目多少，眼底自会明白。随后对青年说："你地后生仔，不是做工，就系读书，打波（球）、踢球，劳动过多，伤在中部，自己唔知；现要服药×天，共×元。"收了钱后，叫"副相"包药。道出一句不关痛痒的话："得闲来坐喇！"

假如是个商人模样或衣冠楚楚的人，就认为是"大枝生路"（大笔生意），自然不愿放松。首先看过舌头，再经过一番"弹弦"与望、闻、问、切，在"撒网军"的东碰西撞之下，总会碰撞到"一哥"的"痛处"。"一哥"点首点脑，梁则口沫横飞。最后梁的结论就是："内部掬伤，自己不觉，影响肺部，故此有咳，若不调理，影响所及，则妻儿受罪极大也（可能指肺病传染）。我给你服食少林××丹，先止咳，再服××丸，保护肺家，从此百病消除了。"边说边拿出几粒小药丸，叫人吞下，示意"副相"配药。副相即助手也，既懂得"一哥"的心理，更懂得"正相"的意图，立刻将药配好，递到"一哥"身前，说声："共8服，每服8角，共6.4元。"此时，做"副相"的将价钱说出了；而做"正相"的，大吵起来了。梁对"副相"连骂带吵嚷道："你真无用，倒霉、倒霉！我叫你配的药，应每服收银1.5元，共8服应书款12元，而你只向那位先生收款6.4元，我那里有田地卖去亏本。"做"副相"的，唯唯诺诺，支吾以对。梁又说："好喇！大丈夫一言既出，亏一次本钱喇，呢（这）位朋友好幸运，我就半送半赠，就如数收你6.4元喇。"那位"一哥"见到这幕好戏，以为真个幸运，买到名贵的便宜药，自然不加思索，拿出钱包如数付钱。那知收授的一刹间，钞票是否累累，已是尽入眼帘（照江湖规矩，财帛少者放之而去，财帛多者再起二驳。二驳者，认为对方既有钱，

且可欺，不能放松，需要多拿一笔钱之意）。即是多财的，必然拿出杀手锏。梁向对方说："这几包××丹（指着先前那八包药丸）必需与特种的××丸同时并服，才能彻底有效，你想断根断尾，又想身体好，不能因悭（指吝啬）而失大。"边说边拿出一瓶药丸以示，不理对方主意，亲手包了二三十粒，交与对方，郑重地说："每天服×次，每次服×粒，共×元，记得要忌口，逢辣逢血不可食，俾（交）钱喇！"合手有礼貌的，硬迫对方来接受（这举动江湖称为迫生路）。对方每每认为一与己病有关；二以医生嘱咐，难于推却；三以先前买了平药，于心不无同情，自然大破悭囊，如数付钱。有谁知"当相"者先以戏剧性而愚弄群众，使人抢先入彀，堕其术中，再而威迫恐吓，择肥而噬。当局者迷，尚以为"医生"真好心肠也（上述价钱，银码数目，系借助形容举例而言，并非原来数目）。

"招子档"（江湖叫眼睛为招子）。除上述"扁稔档"外，"招子档"也系"四平档"类型之一。也以两个人合作为多，其开档的方式方法，与"扁稔档"各有不同。"档色"除了几个玻璃药瓶外，还有一具燃酒精的喷射器，也叫洗眼机。更有画着一只大眼睛的布招牌，和几面写上"重见光明"之类的彩色锦旗。开档时，先由"副相""开花"，说什么眼乃五官之苗，有红肿寒热之分，望光明障实乃心火气盛。指手划脚，讲完一轮以后，由"正相"简单讲解几句，随即在人群中"点"（指挥之意）一两个人坐到档前，声明赠医两位，先用硼酸水给人喷射眼睛，再用肾上腺或雷佛奴尔药水灌注于两块药棉之上，铺贴在眼皮上，要患者坐在档前，合闭眼睛半小时，以这样手法来"聚档"（聚住看热闹的人，不令其走开之意）引诱其他的人入彀。倘若跃跃欲试，坐下去给"眼科医生"搞一轮后就得付钱，多少也要破钞。

在未有喷射器作洗眼机之前，凡做"招子"的人，是用一枝细长竹签或一枝银针，在碗内沾上一下早已和好的药水（其实是

熔化后的马蹄粉），滴到患眼病的人眼睛内，用药棉洗涤或拖来拖去。为了“聚档”（引诱群众看热闹）起见，不知谁人起出一个主意，多数用一串铜钱。挂钳于患者的鼻梁之上，美其名曰：“鼻挂金钱，眼病快好。”又有些人在马蹄粉内加上少量樟，表示药水系有气味，不会拿清水欺人，以坚患者信心。由于樟脑对眼科有可用之处，做“招子档”的人，又想出一个主意，将樟脑放在“乳砵”里磨碎为末，经过加工去净杂质，再染上红的颜色，制成如小豆形状，别出心裁叫“走水排”（招子档）眼科圣药。专门售卖，不设行医。与上面两种形式比较，完全不同风格，又是一种新鲜的玩意儿。他们的生意，收入极为不错。

做“走水排”，系用一只大瓦碗，碗内盛满清水，在清水之上，放下几粒小豆形状的樟脑，樟脑见水，就会飘浮动荡，有如走马追逐。不知个中秘密的，都勾起一种好奇心。做“招子”的人，更大肆宣传，又叫又唱：“眼病好多处，红肿、浮肿、风热肿，心火盛自然眼根红，肾水不够眼更蒙！若想光明除眼病，有我呢（这）种‘走水排’，快买呢的好‘闹沙’（药名）。”演唱一番，自己又做一轮示范，随将樟脑放入眼皮内，叫人照法使用。不少好奇的人，争着购买。

“锉磨档”，又系“四平档”之一种。以锉、磨生草药、树仔头做药引，售卖膏药。也有兼售生草药的。生草药分有：“七姊妹”、“五虎将”、“十三太保”等。七姊妹系血风藤、血包金、五爪龙、过江龙、猪脚龙、鸡血藤、牛大力。五虎将系出山虎、入山虎、扒墙虎、黑老虎、入地金牛。将以上 12 种草药综合，再加一种千斤拔，共为 13 种草药，美其名为十三太保。

“锉磨档”的“档色”，除了一堆膏药皮和生草药外，必要特制一把奇形怪状的铁锉，要按“规矩”特造的，连把手足有二尺长。锉的上端有一个灵活的大铁圈，把手之间，有五个与锉板同等大小、能活动上下的铁环。锉板两侧各镶贯十个活动小环。拿

起来上下摇晃，中间及两旁的铁环上下跌动发出锵锵之声，有如“天兵神将”的武器一样，引动游人围观。舞弄一轮铁锉之后，“正相”就摆出八块膏药皮，分成两排，把铁锉放在木板上，拿起树仔头，边唱边磨，边锉边唱：“膏药，膏药什么是膏？什么是药？这些是膏（指着膏药皮），这些是药（指着磨出的药粉），有什么好用？祛风、去湿，专医腰骨。”随将各种磨成粉末的树根，放到两排的膏药皮上，叫做药心。大叫大嚷说：“有祛风散瘀之功，壮筋健骨之效。”向人兜售其特效膏药。其实售卖的是生草药，他之所以用膏药皮、锉磨做幌子，全是一种花招而已（其后由锉磨档分化开来，有一种叫大包档的，详后）。

“杂档”，也叫“杂包档”，又系“四平档”之一种。顾名思义，杂症“包相”与“包罗万有”之谓也。其中包括有穿街的“小包”，“转卓头”（改方式方法）做“杂档”的。有“扮老稔”、“外卓马”扮神扮鬼不行，转而做“杂档”的。总之集其大成，无所不医，一手包办。“杂档”的“档色”比较复杂，有玻璃药瓶、有煮药用的瓦砵，也有风炉，更有小型铁镬。其他如彩色锦旗、人体解剖图等。其后又逐渐讲究排场，你追我逐，成为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有陈设一具血压计的，也有增设一部小型电疗机的，有挂着一个皮管耳筒听音器的。极尽其装模作样、骗人骗财之能事。

在这里要提到医病类的“喱包”、四平档的“杂档”，其中品流最为复杂。他们的骗人行径，比其他“包相”的骗人伎俩，有过之而无不及。“喱包”、“杂档”两类，除骗财伎俩外，更做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不择手段，达到其骗色的勾当。解放后人民政府于 1955 年在中山县石岐将一个一贯以借医骗色、污辱妇女的“杂包相”陈斌侠执行枪毙，便是一个明证。

三、皮相卖药谋生的方式方法

“皮相”系行医、卖药两类的全称。江湖卖药，一般称为“跳早”（为免费解，易于识别起见，凡卖药者，在写作方面笔者仍以皮相称之）。

远在民国以前，广东境内的“皮相”为数极少，至民国10年（1921）前后，才开始逐步发展，形成了江湖卖药、成行成市的局面。据老江湖的忆述和本人采访材料，远在民国10年前，凡系在江湖卖药的人，由一个“武家”师傅带领七八个徒弟、工人之类，或则拖男带女，一家十多个人，日则趁墟赶集，夜则旅馆归宿，到处飘泊为家，以卖武售药为活。他们每次开档，选择一块宽阔“地面”，首先打响一个“烂马锣”（其时尚未流行击鼓，后由吕龙山开始用击鼓招徕），引动观众。再由徒弟们逐一耍弄棍棒或刀枪剑戟之类。也有耍弄猴子骑绵羊兽戏的，以娱观众。有些没有徒弟帮助的，只可叫“星枝”（老婆）打锣，自己出场道白，照例向四周打揖，讲几句：“四方君子、亚叔、亚伯，在下有礼，耍几路功夫献下丑，耍不好，请勿见罪。”耍完一轮伏虎拳或罗汉拳，继续又叫：“伙计慢打锣，打得锣多，锣吵耳！”每讲一句，锣声衔接，一讲一和，令人悦耳。又说：“本人出自少林寺，系某僧的徒弟，有秘制药丸送给各位，不可争，不可抢，只收回××元工本费。”他们的卖药方式方法，都是明买明卖，出售自己药品的。如果碰到生意好，仅堪两餐温饱，如遇天寒下雨，就会挨冻受饿。因此，江湖中流行这样的话：“连天三日雨，饥荒大半年。”在旧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这话信不谬也。

民国10年以后，在江湖卖药的人，一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江湖职业；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江湖卖药的拳师们，因此卖药驰名，或卖武传技的所系，从而各立门户，自成一家。或则以封

建潜力，“割地为王”，用形形式式的“把头”手法，扩大“门槛”（扩大自己门户范围），广招门徒，培植势力。其时广州一带在江湖卖药行头内，周（雄光）、陈（锦全）、黄（飞鸿）、苏（乞儿）四家大“门槛”，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雄光，系南海佛山沙坑村人，以卖药为生，懂技击拳棒。常对人说：任何人都不能抵挡他的三下“冲拳”，自豪力大，有“冲拳健”之号（原名叫周健）。周门徒众多，自立家门法规，凡在开档卖药时，必插一支大旗，旗上写上南海周雄光和跌打伤科、续筋驳骨的字样，更在“档头”（开档时，摆设药箱、刃枪军器，敲锣鼓的范围内，相对方向叫档尾）直放一条“齐眉棍”及一枚“流星”（用一条绳子系着的飞铊）作为周家的标志。然后由徒弟们打完北派、耍完拳棒后，再由周本人出场卖药，专门出售跌打丸。周每次卖药，“行家”不敢在附近鸣锣响鼓（与周竞争生意）。只要见到大旗，知是周家“门户”，便相率离去。一因江湖规矩，二因惧于周家声热，不敢惹他。

陈锦全系东莞县城里人，以卖药、设馆教技击为生。武功擅长六点半齐眉棍，称为“陈家棍”。陈卖药时，“档头”摆着一条横放的齐眉棍，以示标志，陈也到处流动卖药，在东莞县一带活动为多。

黄飞鸿，籍贯不详，在广东境内曾经名振一时，武功造诣甚深，擅长洪拳，如双功伏虎拳、单功伏虎拳、虎鹤双形拳。凡系开档卖药时，必亲自表演一番，以双功伏虎拳作号召（武术界中传说，双功伏虎拳乃黄飞鸿所创造）。黄门徒不少，学技成名而又自成一家的，有胡奇标、梁宽、卖鱼灿等人。

苏乞儿，系由外省流入广东的一家，其人擅长大小戏法（魔术），以开档演戏法、讨钱为生。他每次开档，在演完一轮节目之后，向观众高叫“发财”（讨钱）。如观众给赏多的，节目稍好，演出好坏要视赏钱多少而定。苏演出戏法，比其他“同行”更为精

彩，故得江湖“行家”钦佩。随之学艺者亦有不少，因而独树一帜，叫苏家派。苏擅玩一对“双飞蝴蝶”（两枚铁铊的流星），每在演戏法之前，必先耍弄一番，以作标志。

自民国15年（1926）以后，“苏家”的门徒，已一改常态，不向观众讨钱；而转为售卖少林通脉丹（跌打丸之别名）。从此，凡在江湖以开档谋生的人，已成千篇一律，家家卖药了。他们即使不直接自制药集卖，也间接代药商推销，或经过自己加工，出售一些疳积片、止咳糖之类。随后，也由于各“门槛”的徒子徒孙出头露角，不是秉承衣钵，就是独树一帜，从而在社会各个角落之间，又出现某家某门的门槛，开辟了一个江湖卖药的新天地。

在卖药的行头里，有一辈子纯以卖药为生的，有卖药而转为挂牌行医的，也有半卖药半行医的，有因缘时会做了药商或制药厂老板的；更有资本家插足其间，利用江湖卖药而混水摸鱼的；还有勾心斗角，闹至大打出手、视同行如仇敌的。

自从“皮相”日见增多以后，不论在城市县镇，以至乡村僻处，都可见到他们的足迹。在城镇农村活动的，以“扁档”为多，其他少见。

凡做“扁档”的，最少要有六七个人合作，有些则增加到十多人。其中除一个“正相”和一个“副相”外，其他的人就系徒弟或系“工路夏”（专门架平做杂务、打鼓打锣的）。有些“扁档”则有两个“正相”和两个“副相”。因系两个“正相”合股，故由两人分别“担纲”，各司一职。他们担箱“架平”，每到一处，先要选择适合地盘，然后开档。如系“夜档”（晚上开档），必燃起四五盏煤油大灯，鸣锣击鼓，“召集”观众。有的别出心裁，派人到城镇附近的村庄，预先张贴广告，声明某日某时莅临表演北派武术，或演出“狸猫换太子”古装好戏（凡系以演戏为号召的，不称扁档，而称湾档。其实做皮相的，只系聘请或互相合作，拉两三个失业伶人，共同合谋借演戏为幌子骗人而已）。凡系“做

档”，先要打响一轮锣鼓，再由“手下”弄完一轮花拳绣腿之后，如系“湾档”，首先由一个花旦跑跑“圆场”，唱唱“滚花”，然后由“副相”出场，担任“开花”，就说今天各乡亲真“好彩”（幸运），有机会见到我的师傅，我师傅不轻易出门，今天他老人家路经此地，出门访友，我特意请他同各位乡亲见见面。接着打个暗示，师傅出场，无非讲些“少林”内幕，他本人如何辛勤学艺，学得一身软功硬功。做“正相”的讲一句，“副相”跟着答一句，讲到动人之处，正待再讲下去，而做“副相”的却偏要问他，这次路经贵地，有无带些礼物前来。“正相”装模作样，思索一番，想到了“副相”提问的意思，就哦的一声，紧跟着说：“有，有！快从我的旅行袋里拿出来送给叔叔伯伯”。“副相”就在旅行袋里拿出一瓶为数极少的药丸，故作分赠与观众之状，以制造观众争相抢夺的心理。“正相”抓住观众欲罢不能的心理。就向“副相”说：“你同我话俾（告诉）叔伯知，叫乡亲不可争先恐后，我有个规矩，每人……。”“副相”接上说：“每人拿出 1 元！”“正相”即大动肝火，骂了一轮副相视钱如命，见钱眼红。做“副相”的唯唯诺诺，装聋扮傻。“正相”又高声对“副相”说：“你同我话俾叔伯知（其实借副相来扮演这幕戏）1 元、8 角我唔要。”“副相”又接上一句（面向观众）“那就请大家快快准备 5 角。”“正相”此时环视一周，抓紧时刻，（即结子杀科、成败得失尽在此举）高声对观众说：’各位乡亲想无病，想无跌打，识得我的好嘢。”“副相”一对一答，同时对观众说：“准备！准备啦！手快有，手慢无。”“正相”接上几句：“5 角我唔要，4 角又过多，我收回一些本钱，大家拿出 4 角！”（声音特响）随着正、副相两人乱指四周说：“哪位亚叔要！哪位亚伯买！”虚张声势，制造气氛，借此引诱观众争相购买。这是“扁档”“皮相”一般的谋生手法。他们所售的“扁球”（跌打丸）全用三凌、峨术、碎甫、泽兰、霍香、木香等，研碎为末，经过加工，自制而成（江湖称为结球）。当第一个“正

相”做完一轮生意后，接着另一个“副相”出场，首先尽力表演一些节目，以免观众及早离场，称为“聚档”。然后“开花”乱指一轮，随着“卖相”（另一个师傅出场）。第二个“正相”出场后，首先掩饰一轮，称说刚才的人系他的师叔或师兄弟之类，路经贵地。无中生有，做作一番。同“副相”一讲一答，忽然转到补肾丸如何好用，或某某补丸如何好使，如何滋阴补肾，花言巧语，随着“结子”。药丸系用生地、熟地、淮山、归尾、圆肉等研末，加些蜜糖搓成。如果人多争购，气氛又好，就会多玩几路拳棒。相反，生意不好，就会“棚尾拉箱”、“马前”松人。凡系做“扁档”的特点：一、售卖的药品不露眼，临到“结子”才拿出（表示贵重，不随便摆出预为他人所见）。二、全靠“结子”，正副相必须紧密拍档，观众才会“受英”帮衬（被受蒙蔽）。三、包括“卓头”与“军马”的运用和讲究。凡系“皮相”，必须掌握一种规律，叫做“千”（侮辱、瞧不起对方）、“弄”（夸赞、阿谀奉承）、“敲”（旁敲侧击，步步入卓）、“打”（一哥不听话，不顺从，有意捣乱就要打）这四个字，像金科玉律，时刻印烙在每个“皮相”的心眼上，称为窍门秘术（比“卓头”还更深奥）。下面举一个售卖“大包档”（生草药）的“皮相”，名叫关键平，每次“做档”，用四个字的窍门秘术，在江湖混了30多年。他的情况如下：

关原住广州，向来装扮“顶子”（道士）卖药。每次开档，身穿道袍，或则用草包装载“十八味”草药摆列地上，配备一个“递军”（传话），先由“递军”介绍道士一轮，说什么道士学道茅山，本系峨嵋仙家，又在罗浮采药，各位不信，等待一下，看看道士玩弄茅山法术“石头打交”（两块石头打架）。待观众围观如堵时，关就施施然出场。关道士装模作样讲一口不伦不类的“番鬼土话”，每讲一句，“副相”就“递军”一句。关道士开始像念经一般道白，叫观众“站定”细看，然后二人对话：关：“贫道原系出家人呀！”“副相”接着传递一句：“贫道原系出家人。”关：

“广东名山都住过。”“副相”：“他说广东的名山住过啦。”关：“最近在罗浮住了几个月。”“副相”：“最近住在罗浮山有几个月啦。”关：“罗浮山有多大?”“副相”：“罗浮山有几大呀!”关：“罗浮山纵横几千里，有大雄宝殿，有冲云寺观、有飞来石、有洗药池。”一讲一答之后，关道士将词锋转到采药方面去。然后由“副相”进一步“追军”（追问之意，又是“卓头”），问关道士的草药怎样卖的？关道士就装腔作势“千”了起来。说什么不是个个人可以买到，贪心者不卖，孤寒者（吝啬）不卖，睇唔起（瞧不起）我的人不卖，不识货者不卖，假聪明者更不卖。指桑骂槐，“千”完一轮，然后高声说：“你若识得我道士的好嘢（指他和草药是好东西），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出家人最重本心人，找一位‘扯头缆’向我买（第一人购买者叫扯头缆，有的预先配定作媒的），我就‘卖大饱’，每包草药内有‘十八味’（半枫荷、东风桔、桑寄生、大罗伞、小罗伞、五加皮、鸡骨香、大还魂、小还魂等等十八种生草药），照原价要收5角，既系第一位‘帮衬’，咁俾面（赏面）我就收你3角。”倘若有人“帮衬”者，关道士就“弄”了起来，说什么善哉善哉！这位先生真系识英雄重英雄，饮少餐茶，买包好药，人品很好，确系难得。极尽油腔滑调，阿谀备至，以引诱他人争相购买。关道士如果见有围观者，既不买，又不离去，就“敲”了起来。用旁敲侧击向那人指指点点地说：“这个朋友面色黄瘦，面有病色，看样子定系风湿，买包啦！人人争要，个个想买，你们站了一个多钟头，难道还没有信心吗？机会难逢呀!”指黄指绿，务求观众入彀，或“敲”之而去，免在档前阻手碍脚。倘若关道士行踪“露相”太多（关平日外出不穿道袍，且常出入茶楼酒馆，假装道士已为人识破），开档时为人冷语讥讽甚至臭骂者，关道士认为破坏其“好事”，就原形毕露，必要动武，此叫做“打”。上面只是举其一例，从一斑而观其全豹，我们从中就不能看出“皮相”个中的内幕了。

四、关于顶串的解释

“顶”，原系江湖医病“喱包相”所施用的一种药物。在医病、诊病时，给病人服食者，称为“顶”。病人服药后随之而腹泻，是谓之“串”。有谓“顶串”系一种“板方”，但采用者，不一定千篇一律。各相之间（包括其他包相、皮相）对“顶串”的运用，各有不同的。各相持有的“顶串”，都视为秘方不轻易泄露的。故江湖流行一句：“九顶十三串，任君天下钻”之语。就是以“顶串”为护身符，作谋生的秘术。

“顶”，分为“九顶”，按病者的病情，而投以九种不同的药物。有说一种“顶”，可以施于九种不同的病症。属于“顶”的范围，有如下九种病情：消肿、止痛、祛风、止冷、止热、行走（瘫痪的，可使之立时行走）、催眠、苏醒（没有知觉的，可使之有知觉），有力（全身无劲的，可使之立时有力）。假如有上面九种病情者，“包相”就给以某种，用“顶”做成的药物给病人服食，使之马上见效，立刻“顶住”。

“串”，系经过诊断，给病者服药后，必要排泄的一种过程。其中有“三色串”、“五色串”之分（呕吐或由大便排泄出有颜色的秽物，一般称为“洋色”），属于“串”的范围，有如下十三种。

冒汗、呕吐、大便、小便（服药后排泄的现象）、刮痧、针灸、按摩、起眼膜、挑牙虫、火炙（服药后配合动手术的过程）、装吐（病人没有呕吐，而医者给以药物，使之呕吐）、腹泻（三色串多用于腹泻的病者，借其腹泻排泄三种颜色的秽物）。前九种属于“顶”的范围，后十三种属于“串”的过程，是谓之“顶串”也。

据采访所得：“喱包相”采用“顶串”给人治病，早在民国元年至20年（1912至1931）尚属多数人采用。“四平档”的“包相”，也善于采用“顶串”的。1931年以后，由于外国药品大量流

入中国，容易购买，使用又称便利。一般“治标”的病症，多以“阿斯匹灵”等药物所代替。此西药不如“顶串”的加工“泡制”复杂。例如：泡制“摆球”（串的别名，服下立刻拉肚子）加工过程十分复杂。方法是先将“人言”（信石，也叫砒霜）五钱，放入小布袋内，袋口加以捆扎，然后投入盛满清水的瓦煲内，明火煎沸一小时，再加入豆腐3斤，再经过两小时煎透，才将瓦煲拿起，待其冷冻，又要隔宿，次日次隔宿的豆腐倾出，另加新鲜豆腐3斤，再经煮透，然后将砒霜拿起，用乳钵磨研为末，经过去净，掺入其他3斤重量的药粉之内，经搓匀后，可“结球”（做成小丸）2000余颗。如系十丸瓶装，共有200多瓶。这是泡制“顶串”的一例。至于采用“牛银”或“巴豆”等，也有其人，但不能不经过一定的泡制手续。

本文只系江湖“皮相”的种类区别及其谋生的方式方法与活动等方面，文中所举事实情况，系笔者当年接触过和耳闻目睹的。再经多方对证，综合写出此篇，由于水平所限，错漏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教正。

（广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武汉的翻戏党

华冷霜

什么是“翻戏党”

在旧社会，各地报刊经常登载所谓“翻戏党”设骗诈财、坑害百姓的新闻，对他们的罪恶行径和手段虽有所揭露，但还是有人不知不觉地坠入其彀中。一时间，“翻戏党”成了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

所谓“翻戏党”，不是什么党派，而是一帮流氓、地痞、帮会分子纠合在一起的流氓集团。他们针对不同对象，投其所好，妙施手段，巧设骗局，使人中其圈套而不自觉，被骗之后却无处投诉。对人翻而戏之，故名“翻戏党”，也叫“拆白党”。

武汉的大流氓韩玉山，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也是一个有名的“鸡杂鸭杂”（“稽查”的谐音）。他纠合一帮社会流氓、地痞、打手，在汉口胜利街同兴里斜对面一幢西式洋楼内，设立“大本营，专门设局骗人财物，人称“翻戏党”的窝子。这幢房屋内设“舞厅”、“客厅”、“餐厅”，大小客房十余间，房屋宽敞，空气流通，设备齐全。室内装饰一新，摆满了红木家具、古董玩器、名人画字，中西合璧，古色古香。武汉军政要员的照片、题字挂满客厅，俨然一副大公馆、大官邸的派头。正是因为有这种“气派”，才能使人不怀疑，被骗之后也不敢随便声张。这幢“公馆”内的男仆女婢和大小“夫人”，待人彬彬有礼，穿戴雍容华贵。其实，他们都是“翻戏党”的成员。

武汉的“翻戏党”，文有国民党官僚暗中撑腰，武有流氓、打手出面逞凶，所以他们有恃无恐，每每“出师大吉”。以至闹得武汉人民惶惶不安，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翻戏党”的拆骗手法

“翻戏党”的拆骗手段是什么?用他们自己的两句术语来概括：一曰“正账”；二曰“反账”。所谓“正账”，是说用假赌具（如灌铅的骰子等）或朋比假赌（抬轿子等），诱人赌博，使人输光，藉以骗人财物。所谓“反账”，是引人入圈，约定共同拆骗他人，其实是拆骗其本人，不过用的是反面手法，所以谓之“反账”。这种反骗的范围更大，骗的花样更多，骗的金额更巨，较之“正账”有过之无不及。其拆骗手法也是因人而异：用他们的黑话说来就是：想做官的用“纱帽”头子；爱贪色的用“美人”头子；想发财的用“经济”头子。其目的是把别人的钱财骗到自己手中。

据熟悉内幕的人透露：“翻戏党”有三步曲。第一步曲谓之“前手”；第二步曲谓之“后手”；第三步曲谓之“了事”。这三步曲各有妙用，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第一步曲“前手”：是由一些外表十分“体面”的党羽，出面找对象（多为巨商富贾、公子少爷），投其所好，动以名利美色，与之建立“感情”，使人堕入圈套，成为“空子”（读“控”子）。

第二步曲“后手”：另有一批人马，打扮豪华，腰缠“万贯”，在“阔公馆”内从事豪赌，由“前手”邀“空子”前来参加，务必先让其得些便宜，尝到“甜头”，然后使用假赌具，使“空子”带款亲自动手。表面上是说欺骗其他“空子”（其实这些“空子”都是“翻戏党”的成员），结果这个真“空子”大输特输，输光后他们还佯装关怀，慷慨借款，给他“赶本”，不过要当场立下借据。这样使“空子”不仅成为参与假赌博的当事人，而且成为一个债

务者。“空子”有口难辩，无法申诉。即使“空子”有所觉查，告到官衙，但党徒有借据在手，至多也是普通债权纠纷或一般赌博行为，也扯不到“拆白”的案情上去。

第三步曲“了事”：“翻戏党”担心被骗的对象太多，容易出事，便找有头面的人出面找“空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其就范，不敢提被骗之事。

轰动一时的拆骗案

旧社会，“翻戏党”在武汉猖獗一时，拆骗案时有所闻。如，胡瑞记纱号老板胡瑞之被骗案；湖北省督军肖耀南的侄儿被骗案；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程师黄琼初被骗案等。这些案均轰动一时。现仅举两例，看看他们是如何设局骗人的：

30年代初的一天，汉正街某金号（金银首饰店）开门不久，来了一家阔绰的“顾客”：一位穿戴豪华的“老太太”在一位珠光宝气、装束入时的“少奶奶”陪同下走进店堂，声称要买几样赤金首饰。店员一见来头不凡，认为是一桩大买卖，慌忙递烟奉茶，热情接待，并立即拿出各种金银制品任其选择。这位“少奶奶”满不在乎地挑选了几样份量重、成色好、价值甚巨的饰品，然后大大咧咧地说：“这是我家大小姐出嫁用的，但她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来，能否让我先拿回家让她过过目，再来店付款”，并回头叮嘱“老太太”在店稍候。店主见她这身气派，又有“老太太”在店等候，毫无戒心，连忙说：“承蒙光顾，尽管拿回去好了。”半天过去，这位“少奶奶”竟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这时店主如梦初醒，方知受骗，立即扭住“老太太”到警察局，讯问之下，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一个无儿无女的乞丐。这伙“翻戏党”，在街上硬是认定是他们到处寻找的“母亲”，将她接到家里收养下来，装扮一新。每天给她吃鱼吃肉，养得红光满面，鹤发童颜，她也

不知道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反正落得有吃有穿，也就假戏真做。这天，他们只说引她上街买东西，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行骗。依“老太太”所供寻到其住址，早已“人去楼空”，这家金号只好“哑巴吃黄莲”，自认晦气。

由此可见，他们的组织是何等严密，手段是何等毒辣，布局是何等的巧妙，设想又是何等的周到。难怪有不少的富商巨贾上当受骗而倾家荡产啊！

抗日战争前，约在夏秋相交之际，从云南来了一个专贩鸦片的走私贩，住在汉口交通路口大中华旅馆内。此人被武汉“翻戏党”头子郭品侯侦知，便勾结流氓计明达等人，准备对这个烟土商下手。他们特意在那个烟土商住的房间对面租了一间房间，令党徒化装成佣人，乘机接近烟土商的佣人，彼此建立“感情”，互相往来。不久，由计明达假装无意之间结识那个烟土商，自称是武汉某商号经理。烟土商见与计等往来的都是军政“要人”，每天豪赌狂嫖，挥金如土，烟贩对计也就深信不疑。

一日，由武汉赌棍梁老么携带巨款（外用真的 5 元、10 元钞票包扎，内面全是假钞票纸），来到计的房间，装成谈生意的模样，把烟土客吸引过来。计随手拿了一扎交通银行发行的 5 元钞票（真钞）给烟土客看，问土客想不想做生意？土客问如何做法？计回答说：“这些钞票是日本人卖的，30 银元买 100 元，起码要买 5 箱，每箱是 5000 元，我准备买几箱到云南去贩烟土，将烟土卖掉，获利可大哩！”土客听了，暗暗划算一下：花 3000 银元可买一万元钞票，再将一万元钞票买烟土运到汉口出卖，可发大财哩。这一下动了心，主动问计如何买钞票，计故意说，此事要慎重，我们先去看看货。于是，约定日期两人一块到日租界找日本人看货。这个“日本人”也是“翻戏党”的同党假扮，房间内有几箱贴有日本商标的“货”，打开一看，抽了几扎全是崭新的交通银行 5 元、10 元钞票。日本人说：“我国催我回国，要买赶快，否则我要回国

了。”当即约定由计凑钱 1/3，余下 2/3 的钱由烟土商出。三天之内成交。还要先订合同，合同规定：“在卖方日租界出事，由卖方负责，在其他地方出事，由买方负责，先钱后货。”土商利令智昏，连忙签了合同。三天后，烟土商和计等携款到日租界取货，当场抽查无误，便将木箱搬到卡车上，计和土商坐小车在后押送。车到一元路，被法租界巡捕拦截，逼司机交出合约。巡捕说这些钞票全是假的，要追究签字人的责任。这样，烟土商慌了手脚，因为合约上的字是他签的，出事地点在法租界，应由自己承担责任。自己私运烟土，又贩假钞，起码要坐十年牢。计也装成着急的样子。烟土商怕坐牢，说“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计巴不得他说这样的话，于是，两人弃车逃走，烟土商畏罪逃到云南老家去了。其实，什么日本商、法国巡捕、司机等都是“翻戏党”的同伙，那个烟土商白白丢了 3000 光洋，还背个畏罪潜逃的思想包袱，这笔钱已全部落进了“翻戏党”的腰包。

细细想来，“翻戏党”的这个骗局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受骗人利令智昏，才受骗上当。

解放后，“翻戏党”已经绝迹了，但诈骗案件仍时有发生。如果我们依法办事，擦亮眼睛，不贪不义之财，那么，任何狡猾的骗子也是无法售其奸的。

（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异 行 三 骗

聂云岚

谑 骗

这个故事，我幼年时曾多次听故乡的父老们讲述过，当时都说得有名有姓，有根有据，都说是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只是讲的人却又都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谁也未曾目睹。我这里也就只能当作传闻来讲，读者也不妨当作故事来听了。

这是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以前的故事：

川东长江边上有座古老的双河镇，这镇虽然不大，却也聚居着三四百户人家，加以百业兴旺，九流汇集，更显出一片繁荣景象。镇上也有几位头面人物，他们各主一行，各占一号，称王称霸，横行无忌。其中有个人称罗大爷的乡绅，既是出身大族，又算一乡首富，更是霸中之霸，镇上不管要兴办什么事情，都得经他点头才算。

说罗大爷是霸中之霸也不奇怪，奇就奇在连他经常佩戴在身边的一块怀表也成了不可一世的“表霸”。据说，那块怀表原是朝廷御用的贡品，是罗大爷最为心爱之物。他每天到镇上喝茶，总是把它戴在身上，每当茶馆里喝茶的人来得多了，他便把那只金表从怀里摸出来，在众多的茶客面前炫耀一番，一年 365 天，几乎是天天如此。罗大爷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那只金表有任何怀疑和非议，镇上不管是镇公所点放午炮，还是店铺对时或学校敲钟，

都得以罗大爷的金表为准，谁迟一分，谁早一分，都是对罗大爷和他那只金表的不敬，也就可能因此闯下祸来。

有天，一个过路客人，身边也戴有一块怀表，他为歇脚也进茶馆喝茶，正好时逢中午，当镇公所点放午炮的响声传来的时候，那个过路客人顺便摸出自己身边的怀表看了看，又随口说了句："这午炮怎晚放了5分钟!?"罗大爷一听，这还了得！立即暴跳如雷，硬逼着那过路客人拿出这晚了"5分钟"的证据。街上那些帮闲的，茶馆里那些跑腿的，为了讨好罗大爷，一齐都来摇旗擂鼓，呐喊助威，弄得那位过路客人下不了台，只好自认晦气，在镇上摆了几桌酒席，向罗大爷赔礼认输才算了事。

酒醉饭饱，罗大爷更加得意起来，当着众人说道："不是我罗某说来吓你们，我这只表是清朝宫廷的贡品，当年慈禧太后也曾戴过，和英国女皇身边那只是同胎产品，几十年不差半秒，今天竟有人说这慢了5分钟，真是笑话!"

罗大爷正得意忘形地吹夸着，忽然，一个看去毫不起眼，谁也不曾注意到的过路客人，凑过身来对罗大爷说道："常言道'才忌炫，宝忌现'，你老这么好的一只表就不怕被人给扒去!"罗大爷转过头来斜乜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扒?!敢扒我这只表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旁边也有人帮腔助势说："你也不打听打听罗大爷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不识高低的话来!"那人忙赔笑说："恕我失言，恕我失言!"边说边退，转身走出茶馆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罗大爷刚起床不久，正在院坝里浇花，忽听从院墙外边的大路上传来一阵阵的说话声："听说县太爷一早就到了双河镇，派人把各乡的财主们都请去了……"罗大爷心里一惊：自己也算镇上的头面人物，怎会没有得到通知?!再说自己又怎能放过这个巴结县太爷的机会！于是，他赶忙换上了件新衣，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匆匆向镇上赶去。他到镇上一看，街上情景还是和平时一样，显得冷冷清清，毫无县太爷到来的迹象。他再一

打听，原来并无此事。他虽感到有些失望，但也未便声张，只好随便吃点东西，便到茶馆喝茶去了。等喝茶的人渐渐多了，茶桌都已坐得满满的时候，罗大爷便像往常一样，伸手往怀里一摸，他顿时愣住了！继而一想，随即明白过来，便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我早上走得慌忙，竟忘了把表戴上，把它留在枕头下了。"

也就在罗大爷无表可炫，无牛可吹，坐在茶馆里闷闷无聊的时候，罗大爷的家里突然来了个像是镇公所跑腿当差般的人，手里提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黑母鸡，一进门就对罗太太说："罗大爷来了位在县衙门办事的朋友，他不回来吃午饭了，叫我把这只鸡送回来，请太太下午杀了炖好，他已约好了那位朋友来吃晚饭。"罗太太接过母鸡，用手往鸡胸上一摸，全是肉，她不由心里暗暗惊叹："乖乖，真肥！"来人又说道："罗大爷还说，他早上走得忙，把表忘在枕头下了，要我顺便给他带去。"罗太太见有这么一只又肥又大的母鸡在手，哪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立即回房取来那只表，交给那人带走了。

午饭时，罗大爷回来了。罗太太见只有他一个人，不免有些纳闷，问道："噫，不是说有客，你不回来吃午饭了吗？"

罗大爷莫名其妙："哪来的客？"

罗太太有些急了："不是还带回来一只母鸡，说要炖好来吃饭吗？"

罗大爷不由警觉起来："什么母鸡不母鸡的，哪有这样的事！"

罗太太慌了："哎呀，你不是还叫他把表也给你带去了吗？"

罗大爷急了，吼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呀！"等他听罗太太结结巴巴地把适才发生的情况说清楚后，他不禁连连顿脚，怒气冲冲地骂道："笨婆，一只母鸡就把你心窍迷住啦！就把你眼睛打瞎啦！要是找不回那只表，我再来找你算账！"

罗大爷铁青着脸，气冲冲地又到镇上去了。他来到镇上，把镇丁头目、乡约保甲以及茶馆管事一干人等叫来，说明失表经过，

并气势汹汹地声称：如不把表找回，不将骗子捉拿归案，决不甘休。

再说罗大爷从家里走后不久，罗太太正提心吊胆地惦挂着表的下落时，门外又来了一位当差模样的人，一进门就满面春风地说道："罗太太，别焦心，表已找回来了！是个外地人做的手脚，后来他见势不妙，自己到镇上投了案，把东西吐出来了，只等把那只母鸡拿去作个证，这案就算了结啦。"

罗太太一听表已找到，立即转忧为喜，整张脸都又忽地舒展开来，忙去把鸡捉出交给了那位当差模样的人，还千谢万谢地把他送到门外。

那位当差模样的人刚走不久，罗大爷又回来了，还是阴沉着脸，一进门就粗声粗气地说道："他妈的！总还有只鸡，杀来吃了再说！"

罗太太如坠云里雾里，愣了会才说："鸡?！不是说破了案，拿去作证了吗?"

罗大爷吼道："谁说破了案？谁又把鸡拿去了?"

罗太太慌了手脚，战战兢兢地说了半天，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罗大爷气得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恨恨地连声骂道："做得太绝了！太绝了！"

罗大爷又恨又怨，在堂前连骂带咒，直到太阳偏西，才想起还未吃午饭，等罗太太把饭做好，二人正准备用饭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鸡飞狗叫的声音，接着就见一个汉子提着一只黄亮亮的母鸡进门来了，一见罗大爷就兴冲冲地说道："罗大爷，案子已经破了，是两个人扣手干的，已经抓到了一个，镇上已派人押着他过河取赃和捉另一个骗子去了，大约只需个把钟头便可把人赃带回镇来。镇长说，被抓住的那个人虽已全盘招认，但为了保险起见，要我把鸡捉来请罗大爷认一认，看看是不是他二人用来行骗的那只鸡?"

事出意外，罗大爷不禁疑喜交加，忙叫罗太太前去认鸡。罗太太上前一看，觉得这鸡有些眼熟，似像非像，正拿不定主意欲言又忍间，罗大爷沉不住气了，瞪了她一眼，喝道："究竟是还是不是，你说句话不就了啦！"罗太太慌了神，唯恐又生枝节挨怨受骂，便一横心，忙说："是的，是的，一点也没有错，正是这只鸡。"来人笑了笑，说："认定它是就好了。"随着他又对罗大爷说道："镇长还说，请罗大爷一会儿去镇上茶馆取表结案。"说罢，便转身出门去了。

罗大爷匆匆吃完饭，又急急忙忙赶到镇上茶馆里。管事一见罗大爷就迎上前来，笑容满面地说道："恭喜罗大爷，表终于还是找回来了，送来的鸡已照你的吩咐杀来烧起了，酒也打好，镇长也请来了。"罗大爷还未回过神来，镇长已跨到他身边，向他身后张望了下，略感惊诧地问道："你抓到的人呢？"罗大爷被弄得莫名其妙，说："我抓到什么人？不是说你们已经把骗子捉住了吗？"镇长愣了愣，又回头问管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意是谁把骗子抓住了？"管事也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大家愣了半天，管事才说："刚才有人送了一只黄母鸡来，说是罗大爷叫送来的，要我让灶房把它杀了烧好，再去打两斤酒，请镇长来一起喝。我问他罗大爷为啥要请大家喝酒？那人说，罗大爷把骗表的人抓到了，请大家一起来高兴高兴。因此，我就把镇长请来了。"

罗大爷已经明白，自己又受骗了，真是又羞又愤，气得一脸发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灶房里的大师傅把烧好的鸡和一壶酒端来了，可在这样的时刻谁还有心情去吃喝呢！猛然间，管事看到他身旁的房柱上钉着个大红纸封，他随手取下那红纸封一看，上面写着"罗大爷开阅"五字，忙将纸封递给罗大爷，罗大爷拆开一看，在场的人全傻眼了！只见一只黄灿灿的但却已被砸扁了的金表呈现在大家面前。另外还附有一张字条，上面写

了首顺口溜：

人霸表也霸，信口夸大话，
手段竟如何，就来试一下。
人霸表也霸，横豪仗势大，
折表又赔鸡，你还算个啥！

罗大爷看完后，觉得自己已是面子丢完，威风丧尽，气得捶胸顿脚，直喘粗气。

镇长想为罗大爷解围，缓和一下这难堪的局面，半劝解半打趣地说道："罗大爷表算折了，可并没有赔鸡呀！我看那骗子也不算高明，他倒是表既未得到反而蚀了一只鸡，大家如不吃，就未免太便宜他了。"

镇长和管事正举起筷子去拈鸡肉时，罗太太气急败坏地跑过来，哭丧着脸对罗大爷说道："刚才我去关鸡才发现，那人提来的那只黄母鸡原来是我家的。"

罗大爷气得差点昏死过去，他刚拿起的筷子也掉到地上去了。

从此，罗大爷折表又赔鸡的事在双河镇传为笑谈，罗大爷的豪霸行为也收敛多了。

义　骗

这个故事我虽然也是听来的，但却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人原是故事中那位主人公——陈洪丙的堂侄。他在讲述时是否增添了一些他的想象，我不便妄加推断，至于我写在这里的，可以说是基本上忠于原说。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事情。

回龙镇乡下有位姓陈的教书先生，因他知书识礼，为人又忠厚老实，乡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尊称他为陈老夫子。

据说这位陈老夫子原也出身书香门第，家里也薄有田地，不料就在陈老夫子刚满十六岁那年，他父亲就遭一场冤枉官司，几经衙门上下的敲诈勒索，不仅把田地房屋当尽卖绝，连他父亲也因又气又累而一病去世，陈老夫子一下就成了孤儿光棍。他百般无奈，只好到回龙镇上去摆了个写字摊，靠代人写契约、书信、香位、对联之类的东西，换点钱来糊口度日。过了几年，乡里一些热心人倡办义学，大家凑了一些钱，建成了一个能容二三十蒙童的私塾学堂，大家见陈老夫子的字写得好，人又诚信忠厚，便请他到私馆教书，公议每年给他黄谷四石作为酬劳，这对陈老夫子来说，虽只略够温饱，但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他心里还十分高兴。

从此，陈老夫子便以馆为家，年年岁岁，暮暮朝朝，他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敢稍有疏怠，直到年过 30 才娶妻成家。又待到 45 岁那年才生了一子，取名陈洪丙，一家 3 口仍只靠那四石黄谷的年薪过活，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十分和顺，陈老夫子亦已心满意足。不料就在他刚满 50 不久，竟突然生起病来，病势日益沉重，眼看命已垂危，陈老夫子便将妻子唤到床前，指着床下对她说："床下埋有一只瓦罐，罐里装有大约 50 来两银子，这是我 30 多年来省吃省穿积下来的。我死后，你就把它起出来，也可补贴你母子几年生活费用。你只要把孩子抚养到 16 岁，他便可自谋生路了。一切全靠你了。"陈老夫子话刚说完便咽了气。陈师娘当然是悲痛万分。她埋葬了丈夫后，把瓦罐一看，只见里面装着一整砣和罐一般大的银子，那银砣在罐里虽也能转来转去，可要取却又取不出来。陈师娘立即明白了，知道丈夫是每年将积存下来的一点银子烧融后倒进罐里的，这样年复一年，才融铸成了这个银砣。丈夫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这样做，就是杜绝在平时紧缺时轻易地去挪用它。陈师娘体会了丈夫的这番良苦用心，她也暗暗下定决心：这银子就留给孩子将来长大了作为成家立业之用，自

己再辛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在孩子未长大成人以前，决不动用这砣银子。

乡里人出于对陈老师的尊敬和怀念，也出于对陈师娘母子的同情，大家凑了一些钱，在附近通向县城的大路旁边筑了一间小屋，让她母子搬去栖身，还凑了点钱给陈师娘做小本，在小屋门前摆了个小摊，卖点茶水、麻花、草鞋之类的东西，靠赚点微薄的收入来继续维持生活。陈师娘含苦茹辛地抚养孩子。一晃14年过去了，陈洪丙已长大成人，陈师娘开始惦挂着该给儿子娶亲了。她几次和儿子谈起此事，可儿子总是说："娘，娶亲得花钱，我们哪有那么些钱去花！再说，我们就是能积上一点钱，我也宁愿让你老人家能过得好一点，也不愿花钱去娶媳妇。"陈师娘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又是高兴，又是感伤，便把他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和留下银砣的事告诉了他。陈洪丙听后说："娘，那银砣应留给你老人家养老才对，我决不用它去娶媳妇。"

就在这年冬天，陈师娘受寒生病卧床不起，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人劝告陈洪丙说："这样重的病得请镇上的名医来看，服官药才行。"可请名医服官药得花很多钱，陈洪丙便决定动用那砣银子。他趁母亲昏睡之际，从墙角挖出那瓦罐，将罐打碎，取出银砣，可这么重的一砣银子，又怎么换得开呢？他想来想去，突然想到就住在本乡的陈团总来。这陈团总不仅富甲一方，而且要算是乡里最有学问和权势的人物，平时对乡里举办的各种善事诸如修桥补路、施棺舍药等，又都乐于出面承头，更加他也姓陈，算属同宗，又算自己长辈，因此，在陈洪丙眼里，应是最可信赖的人了。陈洪丙主意已定，便用布包好银砣挎在肩上，直向陈团总家奔去。他见到陈团总说明来意后，随即将银砣取出，双手捧放在陈团总面前的茶桌上。陈团总瞪着银砣愣了一会，才说道："难得你一片孝心，你要我帮你兑换这砣银子，这可叫我感到有些为难了。一来是你这么重的一砣银子，谁知它是真是假，有无包心，

这须得请银匠切口验验才行。二来就算是真，我家里也未存放着这么多的现成银两。因此，你如真的要换，也得过两天才行。”陈团总见陈洪丙犹豫迟疑着，便又说道：“这样吧！你将银砣留在这儿，等我派人去镇上请来银匠验过银砣，便即凑足银两，你过两三天来取就是。”他见陈洪丙仍未答话，紧接着又补了句：“怎么，你难道还信不过我？”陈洪丙慌了手脚，忙说道：“不，不，不，对你老人家哪有不相信之理！只是我娘病重，等着用钱请医生看病吃药。”陈团总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说：“这好办，我可以先给你一些钱两，你拿去赶快给你娘治病就是。”说完，随即从身边摸出两块银元交给了陈洪丙。这一来，陈洪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满怀感激之情连声称谢地告辞出来，又急急忙忙赶到镇上给他娘请医生去了。

陈师娘一连服了 3 副官药，病情大大好转，陈洪丙自然满怀高兴。他想，时日已过 5 天，银砣应已验过兑好，该去把兑换的银两取回来了。于是，他又去到陈团总家里，陈团总一见到，还不等他开口便满脸带霜地对他说道：“你从哪儿弄来那个银砣？银匠已来验过了，全是假的！”陈洪丙不信，陈团总便转身进房取出银砣，往他面前重重一放，说道：“你自己去仔细看看，这全是上等响锡，哪是什么银子！”陈洪丙一看，见银砣上已切开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口子，银砣的形状、颜色，与自己原来那砣又像又不太像。他看了一会，自语般地说道：“这是我拿来的那砣银子吗?!”陈团总把脸一沉，厉声说道：“陈洪丙，你说话要有个分寸，这不是你拿来的那砣，难道我还能早准备好同样一砣假的来换你的吗?!”陈洪丙怯生生地回答道：“那银砣是我爹生前一点一点积存熔铸起来的，哪会有假！”陈团总冷冷一笑，说：“你爹生前教书所得的那点收入，连养家活口都还不够，哪来余银可积！”陈洪丙又气又急，却是说不出话来，陈团总接着又用略带威胁的口气说：“念你为人老实和一片孝心，这假银砣的来历我也不追究了！那两

元大洋也不要你还了，只是不准你再诬我换了你的银砣，也不准你去对人信口胡说，不然就休怪我翻脸无情！”陈洪丙听了不禁寒透胸心，但又不敢抗争，只好收起假银砣，挪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来。一路上，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心里一团麻乱：若让母亲知道了父亲一生的心血都化为乌有，她那病弱的身体如何承受得了。他想着想着，不觉来到土地庙前，他一头扑了下去，跪在土地菩萨面前伤心地痛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诉：“土地菩萨呀，我和娘逢年过节都来给你烧香，指望能得到你的赐福、保佑！陈团总昧心换了我的银砣，他财大势大，我就只有靠你来给我主持公道，求你给我换回银砣，不然，我和娘都难以活命啦！”他正哭诉得伤心，忽听身旁传来一声问话：“小哥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哭得这么伤心？”他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路旁坐着一位身穿蓝布长袍的老者，正和善地望着他。老者见他回头，又说道：“菩萨不过是泥塑木雕，会有什么灵应，你遇上什么为难事，不妨对我说说，兴许还能替你出点主意。”陈洪丙见他和蔼可亲，面带坦诚，便将银砣被掉包的来龙去脉，连哭带诉地一一告诉了他。老者听后，先是责怪陈洪丙说：“这事只怪你有眼无珠，错把老虎认家猫，自己送上门去。”老者接着口气一转又说道：“虽然如此，那陈团总也太可恶，昧心竟昧到孤儿寡母身上来了！我去帮你讨回公道！15 天以后的这个时候，你再到这土地庙前面来，我还你原来那个真银砣。”陈洪丙一听，既是惊疑万分，又是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应是。老者随即从身边摸出白银一锭，放在陈洪丙手里，说道：“孝可感天！这五两银子你先拿去给母亲治病吧！”说完，便背上包袱，拿起雨伞，头也不回地向回龙镇方向走去。

第二天，正逢回龙镇赶场，陈团总跟往常一样，早饭后便带着听差上镇去了。他刚走到场口，便见迎面走来一位老道，手持竹竿，竿上挂了一张布幔，幔上写有两行大字：“相看吉凶祸福，指点歧路迷津”。老道和陈团总一照面时，眼里顿时便露出惊愕的

神情，直端端地注视着他。陈团总虽有所察觉，却并未在意，只管径直向前走去。老道等陈团总已经进了场口，才回过头来向那跟随在他身后的听差问道："请问老哥，刚才过去的那人是谁？"听差应道："陈团总陈老太爷。"老道微微叹息一声，自语般地说道："可惜，可惜！"随即便向人多处走去。听差虽觉有些奇怪，也无从深问，只好闷在心里。

陈团总来到茶馆，刚泡好茶，才坐定不久，那看相老道又从街那边走过来了，他边走边扬声说道："准言吉凶祸福，不准不取分文。"陈团总不禁心里一动，便叫站立在他身后的听差去把老道叫来，问道："你看相真能看准？"老道不卑不亢地："不准分文不取，任你见笑。"陈团总："那你就给我看看。"老道凝神静气地将他注视了会儿，说道："施主要听实话还是只听虚言？"陈团总："何为实话？啥叫虚言？"老道："虚言是避凶言吉，一团和气，实话是有祸言祸，有福言福，不隐分毫。"陈团总："你就实讲吧。"老道："施主财星刚隐，灾纹已现，三日内将变生意外。"他停了停，又说道："不过，这还只算小灾，当无大害，我替施主担忧的，是施主印堂发黑，这就令人难测了。"陈团总虽不觉暗吃一惊，但心里并未全信。他喝了口茶，挑剔地问道："你既然夸说相看得准，怎又说出难测的话来?!"老道毫不在意，仍一本正经地说道："看相只能看运，不能定命。运管一时一事，命管终身际遇，二者互为因果，相生相克，互相移易。要说准施主印堂发黑的凶灾大小和发难岁月，只有将施主的生辰八字排出一并推算，方能定准。"陈团总听了觉得很不顺耳，他冷冷一笑，说道："我哪有闲情来算八字，今天就不麻烦道长了。"说完随即从身边摸出毫洋一角，放到老道面前。老道一稽首，说："祸凶未卜，哪能受礼!"随即转身走出茶馆去了。陈团总正在为老道的不收相金而感到疑虑诧异的时候，他的听差却俯下身来对他说道："老爷何不请他算算。"陈团总："我量他只不过是江湖术士之流，懂得什么相命？"听差这

才说道："刚才在场口他曾向我打听过老爷来的。"陈团总忙问道："他打听些什么？"听差："他向我打听老爷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叹了口气，连说两声'可惜，可惜'。"陈团总不禁又是一惊，便默然不语了。

虽然如此，陈团总却凭空添了件心事，想想总感不对，总觉心绪不宁，到中午，他实在无法平静下来，便叫听差到场上去看看那看相老道还在不在，如在就把他请来。听差去了一会，回来对陈团总说道："老道正在东街看相，我再三请他，他都不来，他说老爷对他并不深信，他来也无用。最后他还说，等老爷真心相信了时，可再到场头文昌宫去找他。"陈团总只好作罢。

中午，陈团总回家吃午饭，快到家时，忽见从前面竹林里冲出一头大水牛，那牛像发了疯一般直向他这边冲来。陈团总想找个避身的地方，忙向左右一看，见自己所站的路上一边是笔陡的土坡，一边是一人多高的土坎，坎下是一块又大又深的冬水田。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见那头发疯般的大水牛已瞪着一双又红又大的眼睛冲到他的面前来了。陈团总慌了神，一横心便纵身向坎下的田里跳去。只听叭嗵一声，陈团总由于慌忙几乎是倒栽着落进田里去的。这一来，他不仅被刺骨的田水浸透全身，而且让满带粪味的田泥糊满了口、鼻和眼睛。从他身后赶来的听差，好不容易才把他从田里拉扶起来，又费了不少时辰才为他洗去满头满脸污泥。陈团总已被惊骇得魂不附体，冻得直是打抖，只有不断呻吟，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回到家里后，他只觉头晕目眩，周身发冷发热，还未天黑，便已病得不省人事。家里人又是请医求神，又是招魂送鬼，足足折腾了三天三夜，陈团总才算清醒过来。等他刚能下床行走，便派人将肇事那条水牛的户主叫来，逼问水牛发狂的原因。那户主说：上午犁了半天田，中午把牛套在竹林里歇气喂草，可能是被大马蜂在它屁股上蜇了一下，它痛慌了，才挣断鼻索狂奔的。陈团总听了后，向桌上猛击一掌，喝道："打胡

乱说！冬至都已过去，哪里还有大马蜂！”户主忙又说道：“牛屁股上明明肿起一个大疱，不是大马蜂蜇的就是被谁用毒刺打的。”可这人又是谁呢？查也无法查，猜也猜不着，陈团总只好将户主大骂一通，不了了之。

陈团总惊魂始定，不禁又想起看相老道所说的那些话来。他不想还罢，越想越觉可信，越信越觉害怕，忙又叫来听差，要他到文昌宫去把老道请来。过了一个时辰，听差回来报说：“老道说，老爷虽然信了，可心还不诚，心不诚不能禳解，他来也无用。”陈团总一听还能禳解，高兴异常，忙命备轿，直向文昌宫奔去。老道见陈团总来了，迎上前去，仍然是不卑不亢地说道：“施主终于来了，这也算你我有缘，一切都好办了。”说完，便将陈团总请进丹房，叫他报了出生的年、月、日、时，排好八字，推算一阵之后，才对他说道：“你生年属虎，明年逢寅又属虎，二虎同穴必斗，斗必或死或伤，流年已属大凶，眼下施主又印堂发黑，凶在今年岁尾到明年年头，百日之内将有奇祸降身。”陈团总听了直吓得冷汗淋淋，湿透内衣，忙问道：“能否禳解？”老道说：“能，但必须心诚才行。”陈团总赶忙躬身一揖，尽力表示自己确是诚心诚意请求禳解。老道这才低下头来凑近他耳边说道：“禳解只有一法：将你这张八字放在家神香桌上的香炉底下，八字上面压以贵而又重的金银器皿，然后覆盖上香灰，由你每天早晚亲去烧香祈祷，这样只须七七四十九天，自然灾消祸除。”陈团总边听边连连点头应是。老道沉吟片刻，又郑重告诫他说：“此事务宜慎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防泄露天机，更防失盗。一旦泄密被盗，蚀财事小，灾祸未解事大，切记，切记。”陈团总连称：“一定遵命！一定遵命！”他随即摸出白银五两，双手奉上老道以作谢礼。老道却并不收受，只笑了笑，说：“这谢礼还请施主收回，等过了百日我再来拜领好了。”陈团总见他坚不肯收，不由心里更加信服，只好告辞老道上轿回家。就在他临上轿前，老道又对他说：“百日之内还望

施主多忍气，多行善，多出门。”

陈团总回到家里，立即避开家人，遵照老道所说的去做。这压八字所须用的贵而又重的器皿他早已想好了，就是几天前才从陈洪丙手中换来的那个银砣。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还恐银砣欠贵压不住灾祸，又偷偷将他太太陪嫁的一支金钗和一只金镯一并加入压上，然后才盖上香灰，弄得毫无半点疑迹方才放心。从此，他每天早晚都亲去烧香祷告，十分虔诚。

10 天过去了。这天又逢赶场，陈团总带着听差刚离家不久，门外就来了一位化缘的老道。那老道既不念偈，也不求布施，只是闭目凝气盘坐门前一语不发。陈太太闻报，赶忙提了一升米出来施舍，老道不收。陈太太又从身边取出两角毫洋递了过去，老道还是不接。陈太太很感奇怪，问道：“道长米不要，钱不收，究竟要化啥呢？”老道：“只求化走你家的三灾八难。”陈太太不觉一惊，她联想到丈夫近日来所显露的那些反常的举止和异样的神情，以及因此而给家里笼罩上一层不祥的气氛，好像已经预示着一场灾祸即将降临似的。于是，她忙又问道：“请问道长，这三灾八难又是怎么个化法？”老道说：“只须女施主将家神香案上那炉香灰舍给贫道就行了。”陈太太心想一炉香灰算个啥！急忙便说：“我去给道长倒来就是。”老道忙说：“女施主压不住灾祸，得贫道亲自去倒才行。”陈太太当然深信不疑，便毫不犹豫地把老道引到香案面前，只见老道口中念念有词一阵，然后踏上香凳，撩起袍襟，将香炉往袍襟里一倒，顿时升起一股灰尘，陈太太掉头去避灰尘，只听老道说了声：“化走三灾八难，从此永保平安。”随即转身扬长而去。

陈洪丙屈指算来，老者和他的约期已到，便准时来到土地庙前，老者已等在那儿了。他等陈洪丙来到面前，便将一个沉重的包袱交给了他，说道：“银砣终于给你取回来了，另外还加了点利息。”陈洪丙解开包袱一看，正是自己亲手交给陈团总的那砣银子，

旁边还有一支金钗和一支金镯。陈洪丙说什么也不肯收那支金钗和金镯。老者说："恶人就应该受到惩处，这才合乎正义。不然，只是骗去骗来，就善恶都不分了。"陈洪丙见老者说得有理，这才收了下来，他满怀感激之情，跪在老者面前，激动地说道："你才是活菩萨，你才是世上最好的好人。"老者忙一把扶起他来，笑了笑，说："好人说不上，菩萨也不敢当。实不相瞒，我也是个骗子，在世人眼里，我也是坏人，不过，比起陈团总这些靠权势强取豪夺的人来说，我还算有点心肝罢了。"

雅　骗

雅竟和骗相连，骗也能与雅沾边，岂不成了奇谈！不过，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大可不必在字眼的绝对含义上去推敲。这里在骗字前加上个雅字，无非是取其恶小而又在用心和手段上亦不同于凡俗且颇具有情致而已。这个故事还是五十多年前我读中学时，从一位国文老师口里听来的。当然这也是更多年以前的事了。

清朝晚年，南京城里有个姓王的，是进士出身，早年曾在云贵边境的一个小县上做过两任知县，因不耐边地苦寒寂寞，便辞去小小县令官职，投身到曾国藩门下当了一名幕僚。由于他毕竟是进士出身，又颇有气度见识，因此很受曾国藩器重。幕僚虽不是朝廷命官，也无什么实权，但由于曾国藩官高爵显，权重势大，就是在他府里当个听差也比有些知县还要威风，更何况是他身边幕僚！不过，王进士图的倒不是威风而是自在和清闲。过了两年，尽管曾国藩对他一直都很礼遇，可他总觉寄人篱下就得仰人鼻息，仍不免时感心怀郁郁，于是便又辞别曾国藩回到南京家里去了。

王进士酷爱收藏各种古器古玩，尤其喜爱字画。在他收藏的许多名贵字画以及古玩中，他最为珍爱的是一把被行家公认的堪

称集诗、书、画三绝于一扇的扇子。所谓“三绝”，是由于：扇面上的画是出于元代大画家倪云林手笔的寒江独钓景色图；另一面的字是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所写的柳宗元那首“独钓寒江雪”的五言绝句诗。这三绝都集于一扇，自然就成为稀世罕有的珍宝，无怪王进士对它也有特别珍爱，平时总是将它深锁铁匣，秘不示人，就连他的至亲好友向他索观，他亦不肯轻易拿出。就在那把扇子的扇柄上，还吊有一颗桂圆核般大小的黑骨珠扇坠。那骨珠看去极为平常，似乎显得和扇子很不相配，只因它毕竟是扇上原物，王进士就未忍更换。

王进士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琳，次子名琅。在他弟兄二人中，王进士特别喜爱的是次子王琅。一来是因王琅年少居幼，合了世人爱幼习俗；二来是由于他聪慧过人，多才好学；再加上他也嗜好古玩，合了父亲志趣。因此，王进士就对他特别钟爱，把他视如命根。就在王琅刚满弱冠那年，正逢府考，不料他乘兴而去，竟落榜而归，从此郁郁于怀，日渐消瘦。王进士唯恐他抑郁成疾，便拿出许多银两，让他出外游历一番，借此散心解闷，还可增长见识，开阔胸怀。王琅便带着银两整装北上，渡黄河，历幽燕，又西访古都洛阳、西安，遍览黄河两岸名胜古迹，历时将近一年，不料就在次年初夏的返家途中，忽染暴病，死于徐州客旅。王进士老年丧爱子，真是悲痛异常，心碎神伤，不数日便形销骨立，一下老了许多。转眼到了重阳，王进士的几位至亲好友，为了给他排解哀伤，提酒携蟹来到他家，陪他一同饮酒赏菊。王进士深感众情难却，便强打精神，暂节余哀，与大家一起饮酒酬和。已经冷落了半年多的王进士府里，这才又有了点融和的气氛。大家酒酣耳热谈兴正浓时，家人忽然匆匆进来禀报，说：“门外来了一位少年公子，自称是我府二公子的友人，原与二公子有重阳赏菊之约，他为此特从洛阳专程赶来赴约的。”王进士惊诧之余，不觉又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只哽咽问道：“你可告诉他二公子已经病逝。”

家人忙答道："小人已经告诉他了。不想他一听说后便立即掩面痛哭起来，要我通报老爷，他要求拜见老爷一面，并请准他到二公子灵前一祭。"王进士一听，真是悲感交加，忙说："难得，难得！"立即吩咐家人去请他到客厅相见。王进士刚到客厅坐定，便见家人领着个丰神俊秀、衣著鲜洁的少年进入客厅来了。那少年一见王进士，只叫了一声"伯父"，便拜倒在地，泣不成声。王进士已是欲哭无泪，唯有顿足捶胸，在旁亲友亦不禁为之凄楚万分。二人悲痛许久，后经众亲友苦苦相劝，方才忍住悲伤，重新见礼。少年这才说道："小侄姓张名石字友松，世居洛阳，家父也曾出仕圣朝，任过府道之职，去岁仲夏，王琅兄来游洛阳，与小侄邂逅于古董店内，交谈中，深感彼此意气相投，志趣互合，遂成莫逆。王琅兄在洛阳盘桓十日，小侄每日相随，未离左右。临别时，他见小侄手中持有郎世宁所画、成亲王所书扇子一把，索去一观，当即连声称赞，爱不释手。想古人尚可为知己舍生，小侄何敢吝惜一扇，无奈此扇实乃家父心爱之物，未经请允，不敢自主，因此，小侄当时只有心怀愧歉，唯诺掩窘。小侄当时与王琅兄有今年重阳在金陵相聚赏菊之约，小侄临行前已征得家父同意，决定将那把书画扇送与王琅兄，不料扇已携来而兄已西去，洛阳一别，竟成永诀，此情此境，能不哀哉！"说完，他又不禁欷歔饮泣起来，一面以袖拭泪，一面从怀中取出扇子一把，双手捧到王进士面前，说道："这就是王琅兄生前临别时一再称赞的那把扇子。"王进士接过扇子打开一看，扇面上画的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工笔重彩喜鹊闹梅，那只只喜鹊似欲展翅飞去，朵朵梅花亦似有香气扑来，确是郎世宁手笔。再翻过另一面看，一行行字体，遒劲秀挺，气势不凡，也确是成亲王笔意。王进士不禁暂忘悲痛，连连点头赞许。众亲友也争相传观，啧啧称叹不已。这时，少年又躬身上前向王进士恳请道："小侄想备点香烛果点到王琅兄灵前一祭，还望伯父准允。"王进士立即命家人下去备办一切。不过片刻，家人来报祭

礼已备，请少年到灵前行礼。少年便和王进士以及众亲友一同来到灵堂，那少年还未走到拜垫前时便已倒身跪地，膝行而前，接着又俯伏在地，久久悲泣。后来还是王进士亲自前去相劝，扶他起来。少年又亲手上香化帛，待纸帛燃烧得正旺时，他从王进士手中索回扇子，走到化帛盆前，将扇子打开，凄然道："仁兄所爱之扇，弟已携来，兄既西归，扇亦当随兄去，只如有灵，尚希笑纳。"话音刚落，即将扇投入盆内。顿时只见火苗高窜，把灵堂映得通红，转瞬间，扇即化为灰。王进士大出意外，一时间又惊又惜，且感且慰。众亲友无不惊奇，叹为异举。

少年祭奠已毕，起身告辞，王进士苦苦将他留住，说："贤侄远来赴约，情深义重，只叹小儿命薄，无缘得你这样益友，你就念在与小儿相交一场，留在舍下多住些日子以慰我心。"少年见他这样一说，当然不便推辞，也就留下了。

第二天，王进士在客厅陪少年闲谈，在谈及古玩、字画时，少年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极有见识。王进士请他鉴赏壁上悬挂字画，他依次点评，哪是真迹，哪是赝品，又何以区分，如何识别，说得头头是道，无可辩驳。王进士对他的广闻博识和非凡才华惊讶不已，便问道："我家藏有倪云林画扇一把，另面为文徵明所书柳宗元诗句，我一向是敝帚自珍，平时极为爱惜，从不轻易示人，所不解的是：想倪、文原不同时，且相隔百年，此扇何以在倪画好后竟留空这么多年后才又由文来补上题字？"少年忙谦恭答道："小侄也曾听王琅兄多次谈及经扇，若伯伯不弃，请将古扇取出赐小侄一观，以饱眼福。"王进士立即传话进去，命人将扇取出递给少年。少年接过手去，轻轻打开扇子，将扇子画面、字面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然后又将扇坠也仔细审视片刻，这才发出一声赞叹："真是稀世珍品！"随即便将扇子折好双手奉还给王进士，说道："适才伯父所问为何留待文徵明来题字的事，小侄想起来了：家父数年前曾对小侄谈起过一件事，说他老人家在翰

林院任编修时，曾看到一本有关记载收藏字画的《秘笈》，那《秘笈》上对这把扇就曾有过记载，说倪云林当时将扇画好正欲题诗时，这才发觉自己适才所定意境与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那首五绝诗的意境相合，而柳诗已成绝唱，他虽多番苦思苦吟，终觉超不过柳诗，他一向情性孤高，又羞于照录，因此便搁置下来，留空未书，直至他死时，这扇子的题字面依然空着。他死后这柄画扇便流落到社会上，不明下落，不料却由百年后的文徵明来将字补上，写的又仍只是柳宗元的那首五言绝句。而今这扇又落到伯父手里，这莫非是扇已有灵，特意来投，便成天授！”他一席话，听得王进士又喜又惊，满怀的悲伤也因此而冲淡许多。

午饭后，少年称说要去南京街上看看，便出府去了，直至晚上初更已过方才回府。深夜，王进士一觉醒来，见庭外客房灯还亮着，烛光人影似在看书，他不禁暗暗赞叹道：‘博学皆由苦读来’，此语不虚，这后生也真难得。”

第二天早饭后，少年说他想去游莫愁湖，便辞过王进士出府去了。下午回来时，手里提了一篓活鲜鲜的大蟹，一进门就对王进士说道：“小侄回来时，在街上碰到卖太湖大蟹的，小侄便顺便买了一篓回来给伯父佐酒，不知伯父喜食蟹否？”王进士生平最爱吃蟹，这下正投其所好，他满怀高兴，立即吩咐家人送厨备办。晚饭时，家人端上一大盘煮好的大蟹，另配几碟小菜、一壶美酒，二人边吃蟹，边饮酒，边谈论，兴味盎然。酒过数巡，少年忽然将话题一转，又提起那柄扇来，说道：“小侄昨夜偶然想及，伯父所藏倪云林画扇上文徵明所用的那颗印章，小侄过去似未曾见过，望伯父再赐一观。”王进士毫不迟疑地立即吩咐在旁侍候的婢女去至内室将扇子取了出来，少年打开扇子，将文徵明落款印章仔细看了片刻，说道：“这印章小侄过去确未曾见过，想当是他晚年才使用的。”接着又将扇面高举过头，仰起面来迎着后面烛光细细看去，正看得出神时，不料脑后发辫之根已触及烛苗，只听“呼”然一

响，闪起一团火焰，少年头发已着火燃了起来！少年急忙抬手护痛，慌乱之中又突将烛台掀翻，厅里顿成一片漆黑，只散发着毛发的焦臭气味。等家人将灭烛重新点上时，只见少年脑后发辫半已烧焦，烛油洒满襟袖，样子显得十分狼狈。王进士显得歉疚万分，不知如何抚慰才是。少年似乎毫未在意，将手中的扇子轻轻折好，双手奉还王进士。王进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情去鉴赏字画、印章，忙将扇子递给婢女送回房里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少年就出府去了，直至晚上都未回府，王进士虽说有些惦挂，却也并未在意。直至第三天仍不见少年回来，这才感到诧异起来。正在这时，打扫客房的婢女手持一个纸封前来禀报，说她在客房床枕下发现这个纸封，特拿来请老爷过目。王进士忙接过一看，只见那纸封用端秀的柳体写着："王老大人亲启"六字，他不觉一诧，忙又将封拆开，抽出内笺一看，只见笺上行书写出：

> 王老大人台鉴：我非张石，亦非出身世家，实乃江湖一骗子耳。因酷爱字画成癖，而又无钱购置，实出无奈，始出此下策。久闻老大人藏有倪云林画扇一把，欲得之心如饥似渴，筹谋数载，俟机两年，今始如愿，意已足矣。扇上所系骨坠，老大人想犹未识，此乃通天独角灵犀之角尖所作，其性至凉，能治因热所致之各种绝症，用以入药，不须磨刮，只需将坠浸药三荡，立即起死回生；佩之入山，能驱虎豹，可避瘴毒，诚天下之至宝也，价值当数倍于画扇。我虽小人，然所爱在画，不重财宝也，谨以奉还，亦赎罪于万一。又：日前所焚郎世宁画扇，乃我所仿摹，并非真品，老大人不必价怀。
>
> 谨此拜白　恕不具名

王进士看完后真感魄动心惊，一时间，情激意荡。思绪满怀，竟辨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了。他木然片刻，又将纸封破开一看，见

骨坠确在封里。他叫人将画扇取出一看，只见扇形虽似，而质地已非，字画虽亦逼真，但细细一看，仍不难看出是出自仿摹。他这才恍然大悟：那少年是自称远来赴约以示其信，设祭哭拜以示其诚，灵前焚扇以示其义，堂前论画以示其博，这样就已完全取得了自己的敬重和深信，为他骗术的得逞打开了重重锁禁。那人先求赏扇，为的是识别扇形字画以便仿制；毁发灭烛乃是谋得换扇时机。整个过程，用心之细密，行术之奇诡，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咋舌！王进士为此怅然若失，嗟叹终宵。

第二天，王进士的几位至亲好友得知，都来相探，王进士便将失扇原委一一告诉大家后，不觉有感于怀地叹道："此子用心虽属狡恶，所行亦属可鄙，但狡鄙中不无雅意，也可算是个雅骗了，我痛惜的倒不在于画扇，而是此子的失足迷途。以他的机敏才智，若用于正，何愁不成大器！真是美人堕风尘，英雄伏草莽，令人痛心，令人慨叹！"王进士一番话，说得众人莫不嗟叹感慨，为那人叹惜不已。

（重庆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假药、绝食与气功表演

曹俊山

解放前逛庙会，常见这样的场面：一个江湖艺人，口里横叼着一把钢刀，把裤腿挽起来，啪啪啪！拍得大腿三响，然后用右手拿下口叼的钢刀，顺着大腿“唰——”割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刀口，鲜血直冒；“唰——”又横着割了一刀，形成了十字，看得人们目瞪口呆。这边，只见表演者扔下钢刀，让一位观众从一堆小纸包里随便拿出一包，打开包将药撒在伤口上。咦！奇怪，顿时血止，皮肉如常。然后，表演者将伤口用手掰。怎么掰也掰不开，伤口愈合了，真是见效神速。

他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卖“刀口药”。难道真把大腿割开了吗？是真的。那刀口药真能止血愈合伤口吗？也是真的。他这药卖多少钱一包？你听卖药人怎么说的：

“我这刀口药，祖传四代，300年驰名于大江南北，关里关外，名震全国。第一代‘刀口药王’是我的曾祖父；第二代的‘赵二愣’是我的父亲；到了我这一代，只要记住‘十三刀’，那就是我的名号。这刀口灵不灵？不用嘴说口讲，大家都看见了。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我这刀口药不管是刀子砍了，斧子剁了，上山打柴，下地割草，不小心被镰刀割了手、刮了脚，还是碰破头，撞破腿，伤了舌头拉破嘴，只要把我这四代祖传的老牌刀口药往上一撒，嘿！瞧见了吗？血不流了，口长好了，就是喷水也拉不开。说了半天，你这药卖多少钱一包？这话可就难说了。光是我这配药的料钱，一包就得一块二。那位大哥一听，哗！这么贵呀！你还别怕，我还不卖给你，咱

们交个朋友，兄弟送给你一包怎么样？哪位想要请举手？哟，捧场的还真不少。人多药少，有拿到的，有拿不到的。大家都是朋友，我给谁好？这样吧，我收个本钱的零头，每包只收两毛钱。就这么多，有要的把钱准备好，卖完了算！”

不到10分钟，把一匣子刀口药全卖光了。

读者可能要问：这么灵验的药才卖两毛钱一包呀？这药到底是什么配的？说穿了一钱不值。那不是药，是白灰。卖药者把白灰先用水泡熟，晾干，再用干净瓦片烤焙。这样，白灰就不会烧伤口和使伤口感染，又拌入一些红色染料在里面，使白灰变成粉红色，谁也看不出是什么药。然后用小方纸块包成小包，每包白灰不到半汤匙，就卖两毛钱，基本上全赚。

凡是卖这种药的人，都会变戏法的。上午开档三场活：一场是戏法罩子活，一场是吞球、吞宝剑，这两场活全靠表演要钱，行话叫“清馈”。还有一场活便是卖刀口药，割一支大腿。下午开档三场活，也是两场“清馈”，一场卖药，不同的是割另一支大腿。在卖药前先变个戏法招人。

割大腿前为什么要拍打几下呢？此举有三种作用：一是为招人制造声势；二是将腿打麻割时减痛；三是将腿拍打红，割后便于出血见红。割腿有方法，手握刀身仅露出刀尖处，割得快、割得浅，只让被打的皮下活血部分溢出血来，除此以外，再就没有血流出了。这时再把白灰往上一撒。血迹被白灰吸成固体，封住了刀口处，再用水一喷，白灰见水更加凝固。由于这几种原因，便使流血的刀口“备加愈合”，立刻见效。演者睡一宿觉，第二天又可照样表演。不过，有糖尿病的艺人不能卖这刀口药，尽管刀口再浅，伤口也不易愈合。

还有卖膏药的。只见卖药人拿起一贴膏药大声喊道：“看呀！看呀！海马追风膏！海马追风膏！这就是我的海马追风膏！那位说：你这海马追风膏有什么好处？凡是跌、打、伤、摔、错骨、伤

筋、劳损、风湿、淤血、积寒、膀痛、手痛、腰腿痛，贴上我这海马追风膏，一贴去痛，二贴怯病，三贴除根，永远不犯病。你这膏药有这么大力量吗？不信咱们可当场试验。”说着，把一贴膏药打开，将一块碗碴放在里面，合上以后，用纸火从外边烤，再打开一看，碗碴已化掉了。你说这膏药的力量大不大！就冲这一手，吸引了不少卖主，赚了不少钱。

其实，再好膏药也不可能把碗碴化掉，秘密何在？原来不是真碗碴，而是用海螵蛸（即墨鱼骨）碾成细粉末，用水和成泥，作为碗状，晾干后撺碎，混到真碗碴中。表演时，暗将假碗碴放入膏药内，稍一见潮热便化，用手一揉，溶入药内。（也有人用假碗碴表演气功，握入手内，一发功，用手掌碾碎。）

还有一种卖抽丝膏药的。为了招生意，卖药人把两帖膏药用纸火烤，合上之后再一打开，哗！抽出缕缕发丝一般，吸引人们前来观看。卖此药者，搭着布篷，放有台桌，桌上放一把钢锉，有买药者，当面将药锉入膏内，相称为“四平捻子”。此药是用桐油文火熬至滴水成珠，拌入檀香末，便可拉丝。

还有卖拔血膏药的。卖药者把膏药贴在病者患处，过一会揭开看，竟然将患者体内的淤血吸出，然后卖药。众人纷纷抢购。此药乃用榆树皮熬成糊状，掺入红色，压成细粒，将少许放入膏内，贴在患者身上，再揭开时，使显现出淤血来的。

还有卖熊胆眼药的。熊胆是治疗眼疾的有效药，制成眼药水滴入，或制成丸服，都有明显疗效，但价钱昂贵。江湖生意利用熊胆能在水上旋转不定的特性，用他物代替，投入水碗内也能自走不定，自称“熊胆眼药”，并以廉价出售。代替物是把少许樟脑和入诸药制成的药丸，以珠砂为衣；用清水一碗，先以干净的白纸平铺在水面，去掉水面上的油衣，然后把药放入水面，能自然旋转，其效果与熊胆无异。

还有卖“金钩钓虫丸”的，专治小孩腹痛，能驱除虫患。可

当场表演，将一丸药给小孩服下后，立刻将虫吐出而病愈。小儿即使误吞硬币、钮扣等物，也能用此药引诱吐出。卖药者，用竿头挂虫作幌子，名为“钓利子”，也叫“狼包”。其实，药丸并没有这种疗效，而是用一种无毒的药制成的。小孩吐的虫子也不是腹内的，而是卖药人用乌龟腹骨的旁肠（名叫“狼形”）加猪血作的。乌龟的旁肠与蛔虫形象无异，有口有尾，人所罕见。拌入猪血后，少时凝成块，卖药前临时藏在自己手中。将丸药令儿童吞下后，再以羽翎探其喉，当儿童呕吐时，即将此物纳入儿童之口，吐出后，以为是腹中钓出的虫。

还有专治眼病的，不管何种眼病，药到病除，光治不卖药。只见他手拿一条细竹签，在患者眼皮内占一粒药，然后轻轻地拨动，不一会从患者眼中拨出一条小虫来。细看之下，确确实实是一条小虫，你说神不神！当然是虫除，病也除了。药粒小，效力高，能把眼虫吸出来，牙虫也能吸出来，一般药是做不到的。花钱不多，免得进医院，故前来求治的人不少。

说来骗人不浅。做这种生意叫作“招汉”。农村山乡有一种荆条，是编筐篓用的。荆条易生虫，一虫一个洞。把荆条割回，或日晒，或火烤，幼虫受热跑出洞来，捉住后干缩成微小粒状，用瓶装好备用。看病时说是上眼药，其实是把粒状干虫放入眼内。干虫被泪水渐渐泡大，恢复了幼虫的原形，再当众用竹签将虫挑出，放在玻璃片上，供患者和众人观看，无不惊叹。治牙虫也是如此。

还有拔牙的。支着蓝布篷，台桌上放着一大堆牙齿，架上也挂着一大串牙齿，表示他拔牙的成绩。其实那里面什么牙都有，活人牙、死人牙、猪牙、狗牙、老猫牙……凡是与人牙相似的，都收集一块，摆出来作广告。为了招人，他从观众中请一位牙痛者进场，白拔不要钱。患者为了贪便宜，又去痛又不花钱，欣然听从他的指挥。他把“药水”擦在痛牙处，用细生丝将痛牙拴牢，牵着线围着场子转，患者随在身后，好像耍狗熊一样。走着走着，突

然一回身，冲着患者脑门“啪!”就是一下，打得患者蒙头转向，不知所措。趁此时机，他一拉绳，牙被拉掉下来。问患者疼不疼？患者张着嘴巴，只好摇头表示不疼。

还有比这更损的拔法。用生丝一端拴好病牙，另一端拴在桌钉上，让患者脸面紧贴桌面，面前放一小铁盘。盘内装有火药，用火一点，“砰”地一声，火光骤闪，吓得患者忙往后躲；火躲过了，牙也掉了。

还有卖胃药的。卖药人当众倒了一玻璃杯白醋，让大家闻了闻，然后说道：“现在我给大家变套戏法。”说着，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粒药丸，放入玻璃杯内，顿时杯内白醋如同汽水、啤酒一般，往外直冒白沫，越冒越多，没完没了。正在众人惊奇之际，卖药的说话了：“这不是戏法，刚才放的是一种治病的妙药。这叫什么药？叫‘八宝通气提神丸’，专治胃酸和暖寒，外加活血补气。卖吗？不卖，今天是为了传名，有这病的，您算来着啦，白给奉送，好了传名。哪位想要请举手！好好，请放下。大家等一等，我先治一下，给大家看看，哪位胃痛，请进来!”这时“栽托”（同伙人）走进场内，装有胃痛。卖药者把一丸药给他吃下，稍待片刻，问：“疼不疼?”说：“不疼了。”药为什么会冒沫？原来是小苏打粉在起作用。苏打一见醋就冒沫。卖药人把苏打拌在饭里或面里，再掺点药味，捣成泥搓成丸，就可以表演了。

像以上这些骗人的假药还多得很哩，可谓举不胜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卖假药除了配料以假乱真外，还有很多骗法的配合。

（一）单人“使口”。凭着江湖人的一张嘴，信口开河，死马也能说活了。哪家药厂药店出名，他就说哪家的。不是来卖药而是来宣传：牌子如何正，店号怎么老；药材多么珍贵，有龙胆、虎骨、牛黄、狗宝、人参、麝香、鹿茸、灵芝草等等，既然都是珍贵药材，药效还能差得了！

（二）双人“使口”。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上问下答，上吹

下捧，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最后，一个收钱，一个发“药”。

（三）合伙骗人。或把同伙人当作病人，或把同伙人作为买药人，或暗中“栽托”，互相配合。

形形色色的卖假有骗人之法，是江湖生意门中屡见不鲜的。他们利用一些没文化的乡村农民和小市民等爱贪便宜的心理，进行欺骗赚钱。可以这么说，走江湖卖药的大都是以假乱真的生意门，劝诸位千万莫上当。

40年代初在东北营口地区曾出现过一个轰动一时的假老道骗钱事件，此老道声称要为辽河修建大桥募捐，选定灵神庙“坐罐”治病筹款。他在庙院台阶走廊上盘腿打坐，7天7夜水米没沾牙。前去瞧热闹的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更有烧香参拜的善男信女，一步一个头，跪在院内外求道仙治病除灾。

看病者只要往他跟前一跪，不用来者开口，他就知道你家病人是谁，得的什么病，说得来者频频点头称是。来者说：“道长仙长，既然您知道我老母3日昏迷不醒，就请道长大发慈悲，救我老母一命吧！”说着，将一笔钱奉上：“这是给大仙的香火钱，请道长笑纳！”假老道说：“我知道你这钱是将房后一块菜地押给人家借的钱，足见你为母治病的一片孝子心。你起来，快回去，把钱还给人家，我不要你钱，我刚才已到床上把你老母的病治好了，你回家一看便知道了。”

求医者心里犯疑：“这……”老道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刚从你家回来，你老母亲自把我送出在门外，还站在那里盼你回去呐！”求医者急忙叩头致谢，走出了灵神庙。这时忽听一阵尖叫声，院外跑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拨开人群，跪在老道面前嚎啕大哭，说：“我的丈夫……”她还没说完，老道便接过话来：“你丈夫瘫在炕上一年多了，拉屎拉尿不能自理，对吧？”妇人一听老道

的话，愣住了，继而连声称“对”，磕头如捣蒜地哭求道：“哎呀——我的活神仙，可怜我们一家大小 5 口人就靠他吃饱肚子……没办法把 12 岁的女儿卖给了戏班子，……”老道打住了她的话，勃然大怒道：“住口！你竟敢大天白日当着我的面说谎！你丈夫根本没有瘫痪！”妇人吓得浑身打战道：“哎呀，活神仙，我没有骗你呀，我的丈夫……”老道用手往大门口一指道：“你看那是谁？”只见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众人让开了一条路。这个人激动万分地跑到老道面前，咕咚一声双膝下跪：“感谢仙长救了我的全家 5 口性命！”妇女看见丈夫来了，根本不相信，向观众小声说：“刚才离家时他还瘫在床上，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这时，那个男子抓住她的手道：“我的病好啦，赶快给大仙叩头，快！”夫妻双双参拜老道。

7 天“坐罐”未满，香、蜡等贡品、钞票堆成了一座小山，一天比一天高

人群中有个赌徒，见钱眼红，趁老道为人看病之际，抓了一把钞票塞进兜内，转身想溜走。这时，只见正在看病的老道突然用手一指，来了个“定身法”，把小偷给“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家人听说，赶来跪求老道宽恕，这才恢复了正常。

这一连串的神奇表演，可不是笔者瞎编，而是纪实写照，是笔者亲眼所见的真实奇闻。但，这里我要把它说穿。“坐罐”的形式和秘诀，本来是属于印度苦行僧所运用的一处“法术”表演，后来传到中国。

7 天 7 夜不吃东西的秘密主要在于用半斤蜂蜡（黄蜂）溶化成液体后，再加些糖和补品在里面，晾温后喝下肚内。在喝下之前，要先净出大小便。

蜂蜡在胃里是不消化的，但也不伤胃。只要不吃别的食物，它就保持在胃中不动，其中的营养品会被吸收，蜂蜡却一点不会少。对身体健康虽有些影响，但问题不大，事后可慢慢康复。

坐罐完毕，收坛时很重要。开始不能吃硬干之物，先由水、汤下肚，进而稀粥，再慢慢进入少量干饭或面食之类，将胃内蜂蜡渐渐排除。那个假老道也学会了这一招。他大捞7天7夜的钱财，还有地主奉献的一车车粮食。而辽河大桥却并没修，这属于江湖中的中等骗术之一。

民间有一种赶庙会时“还愿”的“抬杆”（南方叫飘色），把孩童们化装成古装戏的某些人物，用各种惊险姿式悬立在抬杆架上，下面由若干人抬着，专供人们欣赏。这在旧社会凡是扮戏的孩童，在前一天晚上就禁止吃喝，第二天上抬架前，排除大小便，然后绑缚在抬杆架上，游行大半天不下来。

一个庙会有几架抬杆，互相比赛，争相得奖。例如东北辽南大石桥迷执山海云寺的娘娘庙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赶庙会，轰动关内外和俄国、朝鲜、日本等国。百里乡间设香火会几十种，抬杆就有4架。

这些孩子们不吃不喝，而且在一段时间不排大小便，也是用了老道“坐罐”时使用的方法。至于老道用“分身术”治病更是骗局。以及那位给母亲求神的青年、瘫痪男人与其妻子，及小偷等都是与老道一伙的。这在江湖“春点”中称为“栽托”。那些治病的，套车拉运大米白面和献钞票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在坐罐前讲定好了的，将定好的财物在某年某月某日和某处按时送到，这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悟修老和尚当初建庙化缘坐罐也同样用了这种方法，都是预定好在某年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日的正晌午时，开工动土。到了开工那一天，人们正在疑惑之际，只见运木、石瓦、砖的大车排成一条龙，从沟外列队而来，观看的人们惊叹不止。老道坐罐，就是用的此法。这种坐罐表演非一人能成，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往往要一两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果事先无准备，7天坐罐没有人看，岂不白白遭罪！因此，这种坐罐“法术”尽管没有拆白党的组织行事庞大，但比起一般江湖生意门来

还是略胜一筹。

可有一宗，“坐罐”尽管用的是蜂蜡封胃法，若放在一般人身上，也承受不了。别说是7天7夜不吃不喝不动，就是让你吃喝，不让动也不行。这要有一套“打坐”的真功夫。这套功夫没有一两年也练不成。

打坐属于僧家一种静功的修炼，叫作“坐禅”。传说，印度国摩柯迦叶第28代佛徒——达摩来到中国嵩山五乳峰，在山洞里整整面壁“坐禅”9年。至于利用“坐神”之功，加上蜂蜡的秘诀，以“坐罐”骗钱，纯属邪门歪道。

你看过这些精彩的气功表演吗？从滚热的油锅里捞铁链，手不受伤；手指粗的铁链缠在腰上，一运气，将铁链挣断了；把300多度的锡水吞入口内，稍时在口内凝成的锡饼吐出，不伤口舌；身卧钉板，上压石板，用大铁锤砸断，而人不受损伤；载满人的汽车从身上轧过，毫无损伤；双脚踩在一张悬空的纸上而纸不破，踩在鸡蛋上而鸡蛋不碎，踩在气球上气球不爆……另有催眠表演，气功师一发功，便使人当场昏倒，再一发功又可醒来。所有表演花样繁多，效果神奇，而又都是人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不由你不信。

气功与其它医学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实践。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在陶唐代（尧所属的氏族部落）之始，天多阴雨，河水泛滥，潮湿阴冷，引起人们气滞血淤，筋骨卷缩不舒，“故作舞以导之”。“作舞”是古代“导引”的最初形式。气功即古代的“导引”，也称作“吐纳”。因此，气功是远古人与大自然恶劣环境和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产物。气功作为一门学科，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渐总结经验教训而形成的。

秦汉时期，气功作为中医学的一种重要医疗手段，已有了专门著作，并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甚广。

隋唐时期，人们已经正式确认气功是综合治疗疾病的不可缺

少的一种方法。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各种著名医书中皆有关于气功治病的论述和记载。因此，气功对国内外预防医学、医疗诊断、临床实践、探索人体奥秘及遗传学的发展皆有积极作用。

中国早期气功主要分有两大派，一是道家武当山的《炼性修真全图》，这是由东周老子、汉代险长生、唐代吕洞宾、宋代张三丰等著名道士秘传下来的；一是佛家少林的《内劲一指禅》。

原来气功是作为健身养性之用的，尤其在中国武林中，在武功的基础上，气功可作为健身、强骨、定神、自疗之用；后来，也有人企图运用气功结合武功作为防御制敌的一种手段。于是逐渐形成了“软气功”、“硬气功”、“轻气功”、“重气功”、“冷气功”、“热气功”……

在江湖杂技中，也常有各种各样华而不实的“气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鱼目混珠，来欺骗群众。其中常见的、也是最迷惑人的、以假乱真的所谓“气功”表演的秘密——“门子”主要有下述几种。

一、油锅捞铁链

表演者在台上放着一个火炉，架上一口铁锅，锅内的油烧得沸腾。只见这位气功师运气发功伸手将油锅里事先选放好的铁链捞出，而那只带“气”的手，毫无损伤。此招名为“热气功”。

说穿了、这不是气功所至，在锅中翻滚的有80%的是醋，仅有20%的油漂在醋表面。醋的沸点低，受热就往上翻气泡，上面油也就随着翻滚，人们就以为是油被烧得沸滚了，其实锅中温度并不高，既不烫手更不会伤手，即使不发气功，进去也可以照样把铁链捞出，与跳大神在油锅里捞秤砣是一回事。

二、气功断铁链

一位气功师将手指粗的铁环连成一条长长的链子，缠绕在自己的腰上，让众人用力向两边拉紧。只见他一发功，大喊一声“嘿!”就能将铁链挣断，使拉铁链的众人摔倒在地。

这种拉断铁链的气功表演，里面也有秘密的门子。

在铁链中间的一环，事先用锯锯成一个活口，用锡或铅焊上，用锉磨平，再用与铁链同色的染料一抹，观众们就看不出来了。为了解除观众们的怀疑，可以多备几条铁链随便拿出一条真的来，递给观众们检查，表演时一“换托”（拿起活口链），只要一用劲，铁链自然断开。

三、气功吞锡

江湖艺人在火炉上架着铁锅，当众把几块锡饼放进锅内熔化成液体，温度达 300 度以上。只见他拿铁勺，在锅内舀出半勺锡水，倒在一块木板上，“赫啦”一声响，顿时腾起一股浓烟，将木板烧焦，锡水很快凝成锡块。然后，他从锅内又舀出半勺锡水，当着众人面慢慢倒进口内，闭口含着，停了不到一分钟，只见表演者“噗”地一声，吐出一个锡饼来，而嘴唇毫无被烫伤的痕迹。这套气功也属于热气功。

“吞锡”本来是我国古典戏法节目之一，由于看起来比较残忍，解放后禁演了很多年。“吞锡”的主要秘密在勺子上。先把锡块化成锡水，这是真的；而勺子里面半边有个夹层，当往口内倒时，随着勺子的偏斜，锡水就慢慢地流到夹层里面去了。事先将一块锡饼放进口内，一吐就成，根本用不着什么气功。

四、铁指钻砖

表演方法是左手握着一块砖，右手食指冲着砖头往里钻，唰唰唰，眼看着就把坚硬的砖钻透一个大洞眼，这是属于所谓“硬气功”的“一指禅”。

其实，表演这套节目也有假的，用不着气功，这里面有个窍门。

先找一截比手指略粗的钢筋，用它在砖头背面 1/3 处钻洞。当快要钻透之前，用左手指按着砖正面的洞眼处，凭感觉震动大小，测知薄厚。留厚了，手指捅不破；钻漏了，难保持砖面的原样。在

钻之前，已用一张报纸铺在砖下，保留钻下来的砖末。这时，将报纸上的砖末倒回砖眼，用手压实，蘸水将表面封好即可。然后调过砖头，再将另一边的 1/3 处，照前例也钻一个洞眼封好，以备欢迎再来。这种砖门子不怕观众检查，外行人拿在手里也看不出破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砖钻透，灌入砖末后，用稀米汤封好两边，干后坚硬，一捅即开。至于钻眼时又出力、又流汗、又咬牙，那只是表演而已。

五、刀枪不入

有的气功师表演刀枪不入的“硬气功”，把一柄铡刀朝下，贴着肉放在左胳膊上，刀把握在左手中拿稳。然后右手抡起另一柄铡刀，用力向左臂上的铡刀砍去，砍打数次，没有伤破一点皮。

一标银枪两头尖，寒光闪闪，由二人表演，面对面各抓一头，将枪尖放在各自的喉咙外皮处。然后俩人运气发功，身向前挺，硬把枪杆顶弯，也不见扎进肉内。最后只听喀嚓一声响，将枪杆顶断，而二人喉皮处只有一道白印而已。这叫“外气功”的“枪扎不入”。

你也许会问：这难道也是假的？但也不能说全是真的。铡刀砍胳膊是一种力学原理。人们常在肉案前买肉，看卖肉者将肉割下，带骨肉割不动，便用刀砍。人身上的肉也一样，要想将刀入肉，只需要两种方法，一是用刀拉割，一是用刀砍剁。而剁肉必须下面垫实，才能将肉剁开。如果将肉悬空是剁不下来的。表演者是根据这一原理，把铡刀放在悬空的胳膊上，再用另一柄铡刀砍去，由于胳膊悬空，以自己砍自己的力量是砍不进去的。只要刀握得稳，不滑动，也伤不着皮肉。这里面既用不着什么气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

也有的人把刀横放在肚皮上，在刀刃和肚皮之间放着几根竹木棍，由另一人抡刀打去，只见竹条断裂，肚皮不伤。人们以为是气功之力，其实不然：竹条是脆硬的，肚皮是软和的，刀和竹

是硬碰硬，当然是竹断了。这也不是什么气功，这种表演法，任何人都可以练，只要不怕，不需太长的时间就成。

关于银枪刺喉，既靠功夫也靠窍门。枪尖不要太利，以免刺破喉皮。开始用木制枪尖练，慢慢把喉皮处磨炼出一层茧子，而后再用真枪刺练。表演时将枪尖顶卡在喉根部上，慢慢将枪杆顶弯，只要枪杆一弯，冲刺力就转移到枪杆上去了，枪杆的弯度越大，枪尖偏斜，对喉皮的扎刺力就越小。

这种刺喉功夫，虽然不是气功，但也需要长期苦练才能成功。表演的关键在于两条：一是需要把喉皮磨炼成老茧，减轻刺痛之感；二是不能硬顶着直刺，要用喉骨把枪杆压弯，使扎刺力转移到枪杆上去。如表演将枪杆顶断一招，需用薄锯将枪杆横锯一半，再在锯印对过半尺处横锯一半，到时一用力，自然会折断。

六、卧钉板

台上有一块茶几大小的木板，板上钉着密密麻麻的大铁钉。只见气功师裸露着上半身，仰卧在钉板上，背部的皮肉直接扎在钉尖上。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抬着一块长形石板条，放在气功师的肚皮上。这时，气功师处在下有板钉扎，上有石板压的险恶状态下。又有一个大力士，手提大铁锤，甩开膀子向石板条打去。石板条被砸断开来，而气功师一个鹞子翻身站起，竟然安然无事。这也是属于硬气功的一种表演。然而实际上夸大了气功的作用。尽管一二百斤的石板条压在肚子上，需要有一定的气功顶住，除此而外，主要是靠力量平衡的关系。

拿钉板来说，因为钉子又多又密，把人体的承受力给分散开了，多一根钉子多承担一份重量，重量一分散，就扎不进肉里面去了。假如板上只有两三个钉子，肯定会扎个皮破血流。打锤也有窍门，一是石板条的形状必须是窄而长的，石质要坚脆，纹路横向，这样才容易被击断。二是下锤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画圆圈式的打法，即斜着打，既无压力又冒火花，效果很好；另一种

是要想砸断时，这一锤需要向下直打，但不能死往下砸，击力不能过石，只打得石开，有弹性的立即将锤收回；这一招倒是助演者需要多番练习才能掌握的。这项表演，公平地说，应该是气功、均衡力和窍门三者组成。

七、汽车过身

“汽车过身”属于大型气功表演，一般在广场进行。气功师仰卧在地上，身体左右各有一块坡式木板。然后，又由两人抬一块大活木板盖在表演者的身上。表演时，一辆载满男女老少的大卡车，开动起来，从气功师身上横向轧过。这么大的重量竟然从人身上轧过而无伤害，除了气功而外，还能有何解释？

按江湖道德来说，对它的内幕不应该公开，然而从今天科学的观点来说，即使公开也并不有损于表演者的伟大形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真功夫里面借助一些“门子”活，也是可以谅解的，即使真假部分都公开，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作到的。那么，除了真功夫，又借助些什么样的承受力呢？有以下三种：

（1）首先是身上那块大木板，没有这块大木板是不能表演的。在大木板的左右边缘还必须各有一个支撑的侧木边，高度要与表演者的身胸基本相同，这是成功的主要关键。当汽车轧到身上这块木板时，从左到右，先把右边落地，使左右悬起，由于左板撑力的作用，代替了人身的压力。当汽车轧到正中时这是压力最大的时刻，然而也是最短的时刻，将一瞬间的重量压力移向了左边，这时左边的侧板马上贴地，起到了支撑力的作用。这是整个借助力的主要关键。

（2）表演者的双手小臂在木板下立撑着，在汽车没过之前，暗将木板顶起，使两边的侧木板离开地面悬在身胸上，让观众看到这两块侧木板要比身胸矮——其实并不矮。将汽车轧过来时，暗中用双小臂或别的物件支撑护胸，这一招也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3）司机配合也很重要。在开车过身的过程中，要掌握好车

速，即两边慢中间快，这一招需要司机多番练习才行。这种借力的配合技术，非一般司机所能为，是可靠人选经过专门训练的。

除上述三个方面的借助力量，便是表演者的真功夫了。真功夫的练成，也有一套不寻常的练习法，简而言之，从轻到重、从浅到深、循序渐进，增强气力。没有强壮的身体，没有坚强的毅力和苦练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

八、“轻功”表演

用各种表演手段来表现身轻似燕，如“踩纸”、“踩气球”、“踩鸡蛋”、“踩灯泡”、“吊纸环”等等，均属“轻气功”。

“踩纸”的表演，是气功师拿一张白纸，用两支日光灯管将纸的两端卷起，留出一部分在架上固定。然后，两脚踩在悬空的白纸上，使整个人体托在纸面上，而纸不破。如果不是用气将身体提起，薄薄的一张纸能禁得起人体的重量吗？然而经过一番特殊设计和处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可能，于是就感到惊奇，踩纸也好，踩气球、踩鸡蛋也好，或是纸环吊人也好，实际上人身的重量并没有丝毫减轻。

香港有一位力学专家周克行解释了这种纸上站人的奥秘。一个物体给另一个物体以力的作用时，有几种方式。例如，你想把一袋 50 斤的货物放上架板，可以把货物分散成许多细小部分，一点一点地放上架；也可以把袋子一下子放上架；还可以把袋子扔上架。第一种方式的作用效果最弱，架板的变形最小；第二种方式的效果就要强得多；至于第三种方式，效果就更剧烈了。气功师正是用了第一种方式踩到纸上去的。他先踏上一只脚，然后再踏另一只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体重一点一点地从地上转移到纸上去的，这样，纸便慢慢被拉长，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如果不信，请不防用巧克力糖的包装纸拉拉试试，感受一番。虽说是普通的一张纸，但也绝不是随便一拉就破的。气功师选的纸，恰到好处，但这种纸给我们，我们也不行，原因就在气功师运用气功

施加静荷载的本领。踩气球、踩鸡蛋、走刀山等道理也大体相同。

上面这段力学家的论述，道理是说对了，但他毕竟不是江湖“老河”(行中人)，因此对一些具体门子不清楚。笔者再把一些具体门子和技巧加以补充。“踩纸”用的纸，要选择比较厚、硬、韧性强的，最好在两张纸的中间糊裱上生丝。生丝要顺着长度方向摆，把距离摆均匀，然后将两张纸裱在一起，干后熨平。最后当众撕纸时，切记不要横撕，要顺撕；横着是撕不开的。纸的两边所以要用日光灯管来卷，作用在于纸的张力要撑均匀；若稍有不匀，就会破裂，这是很关键的一环。在踩的技巧上也要掌握好稳定性，不能摇晃；若稍一晃动，纸就会破裂。

至于“踩气球”，球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气球，另一种是特制气球。普通气球一个，特制气球两个，3 个气球用 3 个颜色。踩球前，先把普通气球交给观众检查，当场将球捅爆。人们会以为其它两个也是一般的气球。特制的气球是用优质胶，加上一定的厚度；吹起时，不要将气吹得太足，而且要吹得与普通气球同样大小，真假混合，鱼目混珠。在两个特制的气球上面放块玻璃板，最好是用轻量的透明塑料板。表演时，始终要掌握住中心力的均衡，绝对不能偏斜。

“踩鸡蛋”不能穿着鞋踩，要光脚或穿袜，而且每只脚踩两个鸡蛋，位于脚掌和脚跟部。鸡蛋放在一块刻成槽的木板上，立放在槽内；槽内粘有绒布，蛋在槽内一半，外露一半。槽与蛋要贴紧，不松不紧，不大不小，正好才行，使槽内部分的蛋起到一定保护性支撑力的作用。要选择“本地鸡”的蛋，因为蛋皮厚而硬，再把它用盐水腌咸，这样就不易被压碎。踩时也要掌握中心力的均衡，必须稳定，不要摇晃。

“纸环吊人”的关键在于把坚韧的宽纸条作成两个小纸环。环的大小不得相差分毫，衔接的余头处也要一样，然后将纸环挂在固定的日光灯管两端。两端的位置也要均衡。在下面再套上另一

支日光灯管。表演者双手握着下面的日光灯管，握的位置也要均衡，不得偏左偏右。在悬身时，更要掌握好平衡力，不能偏轻偏重，以免偏重一方承受不住拉力而裂断。总之，从道具到动作，自始至终都要在平衡中完成；如果一处失去平衡力，就会失败。这说明，这套表演虽然没有减轻体重，但也需要经过一番细心的练习才行。

九、气功催眠

气功师为了显示气功的效应和威力，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将一观众催得昏睡过去，然后再将他催醒。这种表演大体有三种方法，一是用“栽托”，即把自己人埋伏在观众之中进行表演；二是“氯仿”麻醉药擦在手上，以发功的手式使被催者吸药昏迷；三是“意念”，让被催者闭眼、放松的入境之法进入睡眠状态。三种方法都灵验，但以第三种为最高，不管任何场合都可表演。效果极佳，神秘莫测。但表演这套功夫需要气功师的形象高大，派头十足才行，能在任何场合镇得住，才能使“意念”催眠法灵验。

气功能健身，也能治疗一些疾病。如果正确地向前发展，对丰富祖国医学和武术是有益的。但必须防止假气功的泛滥，才能不陷入非科学的邪境。

选自《黑白人生》

泰安岱庙轶闻

柳方悟

七七事变前，泰安岱庙内曾有个商场游乐园。每逢春天香客市和纳粮季节，岱庙内游人如云。其中，在炳灵门外有一伙装南蛮子（南方人）卖假药的“生意门”。

开始，由一个头缠毛巾，短身打扮者（这个角色大都由灵山庄人隋三或清真寺人白得胜扮演）。在“宜和碑”前，用树枝画大蝎子，中央放着一个用红头绳十字八道捆着的长方形纸包。一边画，一边南腔北调指手划脚地乱说一气。一会儿，游人渐渐地围上来观看。同时卖假药的“户”（同伙，亦称把包的）散落在周围看客中，以防不测。看客都听不懂那人说的什么意思，好奇地观望着。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敞着怀，拖拉着鞋，手中拿着小茶壶，带着刚起床的样子，去炳灵门下的茶炉上泡茶。此人名叫陈兆兴，卖假药的同伙，他经常扮顾客，也站在场外看一眼，这时混在人群的“户”便嚷道：“这不是陈先生吗？他伺候过毛大爷（指清朝光绪年间泰安知县毛嶽，四川人），上过四川，懂南方语，请他讲讲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于是周围人兴趣来了，都嚷嚷着不让他走。这时，陈便故弄玄虚地说：“现在这年头人心不古，装蛮子变兆子的太多了，别再是胡弄人的生意门，大家散了吧，我还没喝茶呢。”佯装要走，做了个欲擒故纵的架式，混在人群中的“户”不让他走。卖药人装着非常着急的样子，指手划脚地说了一气。大家更纳闷了，急于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都要求陈解释一下。陈一看火候到了，便装做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众情难却，其实这

个人说的话我是听懂了，本想不多管闲事，怕是坑人的。他是四川人，投亲断了路费，在这里求助大伙，但不白求，带着送朋友的药可削价卖一部分。”并向那人以讽刺口吻说：“泰安城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君子人有的是，你若真的断了盘费不要紧，说一声可以给你凑几个，倘若拿假药胡弄乡亲，我可是不答应你！”样子装得慷慨激昂。装蛮子的点头哈腰南腔北调地讲说他的药名、用途及功效。当听到药叫“汉王紫金果”时，陈装作大吃一惊，扭头便走。别人将他拦住，问他为什么走？他说：“此人是个疯子，要不就是吹牛大王。要说别的药我不知道。要说‘汉王紫金果’嘛，还略知一二。此药出在四川刘备皇林，所以叫‘汉王紫金果’，也叫荫沉子。三年开花，三年结果，九年成熟。并有一个营的军队保护（全是假造）。此人气貌不扬，他凭什么能弄到此神药？我还有事。”说罢便要走。周围的“户”和观众都挽留，让他再讲讲此药的功能。陈便装腔作势，自吹自擂地讲道：“相当年我跟随毛大老爷当差时（捏造），有一天，我老娘多年的胃口疼犯了，这次非常厉害，那个时候的当差是官身不由己，老人有病也得去听差不误。大老爷见我面带愁容便问：‘陈兆兴有事吗？为何不高兴？’‘回禀大老爷，家母犯了疾病，小人不放心，因此发愁，请老爷恕罪’。大老爷看我是孝子，送给我一包药，叫我回家给母亲服用。果然是药到病除。这药便是‘汉王紫金果’，其和仙丹一样，看他这副模样怎么能得到这种名贵药材呢？”卖药者听了非常得意，便说此药能治头痛、心口痛、肚子痛、左肩膀疼、右肩膀疼、乾、痨、气、鼓、噎、食滞不化、多年陈疾，总之，百病皆治，并发誓赌咒此药是真的。样子非常滑稽。奇怪的是他说话咱听不懂，咱说话他懂（当时不开放，当地人很少见外省人，知识贫乏）。这时，周围看客都急于知道究竟，兴趣更浓，人是越聚越多。陈说：“这个药我曾见过。形状像个小梨，上面一个把儿，底部有个小肚脐，上面有一层黄醭（其实是中草药一草果，上面滚上的中草药蒲黄

面子，当时草果一个铜板买十几个，不值钱），拿出来一看便知真假”。接着卖药人把包上的绳子解开，一层层的剥纸，剥了一层又一层。也不知包了多少层，这样叫别人看，显得药贵重。最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来。陈一看很诧异的样子说：“哎！还是像那个东西呢。”故意反复看，接着，卖药人怪腔怪调地指着陈，捏着假药说：“小梨子？小把儿？小肚脐？黄醭醭！”陈自言自语说：“哼！还真像呢！别看他气貌不扬，还真能治大麻疯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并用怀疑的口气说：“别再是泥捏的，我咬开看看。”说着便咬，猛然，卖药人一把夺了过去。吓了陈一跳，陈回手给了卖药人一个响亮的耳光。“真混账！猛一抓吓了我一跳，咯了我的牙呢？”说完又要打。卖药人装着吓得缩成一团，表演的非常像。观众都认为他们不认识，有的上前劝陈别打他，扣是越拴越紧。卖药人便说：“药还没有讲定价钱，咬开怎么算呢？”陈一听乐了，“咳！真小气，这个好说，如果是真药你说要多少钱都行。若不真，我踢了你的摊子，砸断你的狗腿！”后来，议定 2 角钱一个，同时说明只卖 50 个，其余的还得送朋友。陈拿着一个站在场子中讲解说：“咬开里面是荞麦粒样，嚼嚼有股沙仁、豆蔻、良姜味，吐在手心中人下面用手一扇丝丝冒凉气。此药百病皆治。如头痛可用薄荷引子，肚子痛可用红糖姜引子（光引子就治病）。就是这层黄醭，用香油拌了上耳朵底子，治一个好一个（原来就是治耳朵的药），肚子有成块的痞疾也能化了。说完“叭”的一声咬开一个，一看真是荞麦粒样。品品真有点沙仁、豆蔻、良姜味（草果本性就是这样）。放在手心，底下一扇真冒凉气（没有药，在下面用手扇同样有凉风感觉）。接着表演化铜元。用一枚铜元和药用火纸包在一块，然后放在开水碗内（这个卖假药的人，一开始就拿着块手帕擦眼，实际手帕内藏着包好的铜末和包铜元的包一样）。这时陈让大家尝尝此药是否和说的味道一样。注意力一下子吸引到陈的身上，趁大家不注意时，卖假药的将铜元包换了出来。

大家尝过后都说真有这么点味道。“好！再看看铜元化了没有？”从碗中取出浸透的纸包，用手一搓成了铜末子。大家都非常惊奇，场内外一片议论声。周围的“户”再添油加醋地一赞扬，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个药还真行，都想买点，但还有的犹豫。这时，陈先生嚷道：“我费了半天唾沫，这么好的药，我先买20个。”其它同伙也争着要买。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都争先恐后买。霎时，把假药抢购一空。没有买着的便恳求陈兆兴让给他们。一会儿，陈的假药也让出去了。卖药人趁乱先溜走，待一会儿，这伙人都到五风楼上去集合，分钱、吃喝、吸大烟。这些人是无业游民，有的过去是兵痞，有的过去混进衙门当过差，有的是没落子弟，大都染上了不良嗜好。这些人是小事不要脸，大事不要命，好汉子不惹，赖汉子惹不起。香客、农民买后便走了，发现上当受骗已经晚了，两角钱，谁也不值得再来城找。本地人也不买，就是有人想道破他的鬼把戏，周围的同伙便恐吓警告你说：“他们可是无业游民，仰仗这个生活，你若敲了他们的饭碗，你得管饭，今后你就甭打算安全！”这样，谁也不敢多嘴。因此，这骗人勾当持续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无人过问。

当时的旧政府不关心人民的健康，对这种事熟视无睹，更是其持续多年的重要原因。

（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政协　供稿）

广东旧时的占卦算命行业

于　城

据我所知，从1928年至1938年这10年间，每年在广州市里开设相命馆的，从来不会超过200人。我记得1934年夏天，广州市社会局（地址在一德路）要占卦算命人员登记，才许可执业，据说当时领证的共有600多人。这包括正在市里开业的相命先生及其徒弟，还有100多以占卦算命为业的盲公，和部分有固定档位的“街相”。1939年时，香港政府为了易于管理，指定全港的相命先生都要集中到大笪地执业。但当时的大笪地没有足够的房舍，便由众行家推举我父亲以及左笔根、李东生等几个算是有些名气的“大”相士出面，与香港华民政务司交涉，新建七八十间平房出租，以容纳这帮人。1940年我到香港时，在大笪地开业的相命先生一共只有70多人，其中有十多个是在广州沦陷前后逃到香港去的。还有些是做“阴档”（即赁民房营业，却不挂招牌）的；有的却打着别的名堂，依靠旅店老板或警察的保护，长期在旅店赁个房间开业的。例如我有个少年时代的朋友，是江相派大师爸傅吉臣的儿子，当时就在干诺道一家旅店挂起“哲学家傅××善谈人生哲理”的牌子开业。另一个高中时代的女同学陈××也是在一间大旅店开业，打着“西洋占星术研究所”的招牌。即使连这些人在内，估计也不会超过200人。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散仙”（即无固定档口或时做时歇的相士）在内。

这个行业，按他们活动的方式来区分，有阴档、阳档、地档、入柳、登格、踩瓢等六种：

阴档——就是租赁一间房子或某一层楼（常是二三楼）的头

顶头房来设立相命馆，并在门前或骑楼外“挂帐”（即挂起相命馆的招牌或布帘），有些还在门前摆有“招军”（即宣传广告，例如绘有面部部位图、掌纹图以及古今良相名将的生辰八字命批等，以吸引顾客）。也有在旅店里租赁一个长期房间（可得七八折的优待）来开档，并自吹什么西洋相法、占星算命、哲学家等。这种“档地”（相命馆）可以避免闲杂人等围观，所以称为“阴档”。有些有名气的相命先生，甚至连招牌也不挂，或者只挂出个“×××寓”的小招牌。江相派的师爸们全都是阴档，但“做阿宝”的大师爸却常常不是当相命先生，而是以某间店号甚至是一间大行庄的大老板身分出现在社会上。

阳档——是在城隍庙、大笪地这种相士麕集的地方租个房间或在街头巷尾摆设个固定的档口，虽然也有挂帐和摆设“档色”（台、椅、文房用具、占卦、相命的家生等，都叫做档色），但大门是敞开的，或者前后并无遮拦，任过往闲人旁观，所以叫做“阳档”。这类多是土相，而且多是没有多大名气的或新入行的土相。

地档——就是在日间或夜间，最多是夜间，在闲人聚集的空旷场所里开档。30 年代时，广州的西瓜园、城隍庙、长堤新填地，香港的大笪地、城隍庙前、荷里活道皇仁书院墙外、油麻地的庙街、湾仔的萧顿球场等地，都是这些摆地档的占卦相命先生的活动场所。这些摆地档的有些是携有台椅，但大多数只有一幅“地帐”（即用一块三四尺见方的白布或红布，上书着或缝着“×××相法”以及自吹的宣传广告），开档时地帐铺在地上，然后向行人和看客开一轮“花”（即宣传的歌诀或吹嘘相命之道的讲话）。这些摆地档的还带备一两张摺椅给顾客坐。至于“禾鹊占卦”、“看三世书”、“测字”、“诸葛神算”、“占大六壬卦”等，也是绝大多数摆地档的，但他们由于都带备档色，例如“禾鹊占卦”既要有一笼两三只衔“卦张”的禾鹊鸟，又要带备一个载着一百几十套

“卦张”的盒子，所以非具备台、椅不可。

入柳——“柳”就是“花街柳巷”的借用语。入柳就是穿街过巷做生意的意思。干这一门的多数是盲公（瞎子），他们没有招牌，而是以敲“小铜叮”为记，边行边敲小铜叮，喊叫着“占卦算命”，以资招徕。也有些不是瞎子，他们则手执小“挂帐”，沿街叫唤占卦、算命或看相。

登格——“格”就是铺户、屋子的暗语。凡是专门跑到茶楼、酒馆、旅店、鸦片烟室去做生意的，都叫做“登格”。“登格”多数以看相为主。他们不管冬夏，都手执白摺扇，扇面上写着“××论相”字样，入“格”以后便张开摺扇表明自己的身分，以资招徕。也有以占卦为主而兼看相的，但他们占卦不用龟卜，而是手执一个小签筒，筒里装着 8 支或 16 支刻着一个卦象的竹签，并以红、黑两色来区别阴爻或阳爻。有人求卦时，便让他从签筒里先后抽出两支竹签来，以资占算。盲公常有登格算命的，因为他们师传下来的《掌上百中经》，能推算出前后 100 多年间的“干支日”以及各个节令、大小月份来。至于一般的算命先生是不干登格的，因为要随身携带《百中经》、纸张、红黑两色笔墨等，太累赘了。

彩瓢——“瓢”就是船的暗语。踩瓢就是上渡船去做生意的意思。解放前渡船上有个规矩，凡是上船来做生意的江湖子弟，如卖药、占卦算命、唱龙舟等，只要上船时向管舱的打个招呼，便可以不付船费。但上船做生意的多数是江相派未入师门的后辈，他们凭着江相派大师爸的关系，可以来往各地“搭单”（即到处都有吃住的窦口）。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给人看相，也有极少数是搞签筒占卦的。在过去那种交通不很方便的情况下，单纯为了游山玩水而出门的旅客是极少的，搭渡船的多数是对自己前途怀着希望或疑虑的人，这些人最容易“受绰”（绰即戳，即很容易戳穿他们的心事的意思）。他们如果发现“火一”（即有钱而又迷信命运之

说并怀有贪欲的人），即投其所好，落足“军马”（甜蜜的谎言。“军马”是黑话，指挥官要打胜仗，靠善于调动自己的军马，相士们要赢得对方的心服，靠善于组织自己的语言），使对方贪念大炽，但到了最着眼处，却有意收笔，说：“你最近应有一笔大财，这是看准了的，但又似乎有很多障碍，我也无法算得出，看来非我师傅不可。”如果对方着意地追问，他便“点”（引荐）这支“一”到某一个江相派大师爸那里去占算，由那位大师爸进行诈骗，而自己却可以按照行规分回一份。但有些土相由于认识渡船上的管事或管舱，不愁“拜万寿”（吃全蛋）时没饭吃；也有贪渡船上生意好做，跑上渡去开档的。

有些人以为看相、算命、占卦是一种能推测天机奥秘的学术，当相的一定要饱读诗书出身，而且要学许多年才能学会。其实不然，我青少年时代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认识的江相、土相、大师爸、小师爸何止百计。据我所知，不仅挞街档的、入柳的、登格的，就是大相士也绝少是读书人出身的，倒是那些在街边摆档以代写书信、呈文为主的，多数算得是知识分子出身，个别的还进过英文书院或大学。

1927 年秋，香港的江相派大师爸何立庭死后，其妻立庭嫂带其子阿威来我家寄住，其时，阿威已 18 岁了，也在顺德家乡读过五六年私塾，立庭嫂便要我父亲“点”他当相，因为何立庭临终嘱咐过，千万不要教他儿子当相，练惯了好吃懒做，将来是没有出息的，便拒绝了他，而是到处托人替阿威找事做，希望他学一门手艺，但一时没有机会。立庭嫂以为我父亲不肯指点她儿子，便另托一个何立庭的朋友，香港土相派的小头子黄石公教阿威当相，她自己也每天跑到文武庙前开档做“禾鹊占卦”。立庭嫂是个文盲，不会写，只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百来个字，怎样替人占卦呢？原来她是顺德破落旧家出身，平日从看戏文、听木鱼书中晓得《苏武牧羊》、《平贵回窑》、《貂婵拜月》等好几十个戏曲故事，便请人

把这些故事绘成“卦肉”（内文），凭图知卦。她每日总可以捞到三几角钱，勉强够两母子的伙食。

至于阿威呢？黄石公认为他年纪不大不小，文武行都不行（文行指点卦、算命、看相等；武行指卖武卖药等），因为十二三岁的儿童还可以入柳卖卦，广东人最迷信“童子口”，认为童子灵验，对老相士认为他们经验充足，可以相信，但不相信青年人，以为他们初出当相，没经验，甚至怀疑他们还未满师呢。因此，黄石公便叫人教阿威学“锲包”。

黄石公姓黄，原名不详，黄石公是他的“招朵”（即看相算命招牌的名号），他在香港并没名气，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环一带街相的头子，主要是他为人比较讲义气。他在摩罗上街包租了一层旧式房子的二楼做相命馆，里面布置和陈设很简陋，除头厅是他的档地兼卧室外，其他两个房间打通，左右两旁各摆着三四张碌架床，简直像间“散仔馆”，专门招接在街头卖武卖药的江湖子弟以及挞街档而无家可归的街相，因为这些人既没有资格住旅店，也无法租赁房间居住（香港的包租婆不愿意把房间租赁给没有家眷的男子居住的）；不得不投靠这间散仔馆来，黄石公每日包食包住只收回五角钱，谁拜万寿的还可以赊欠，直待有生意时才清还，有病时还可以得到照顾，所以这群江湖子弟很拥护他。他和何立庭只是泛泛之交，何立庭死时他也没有送殡，但阿威找着他时，他立即一口允诺，并设法叫人指点阿威当相。

什么是“锲包”？它的特色是以“不用开声，能知姓名”来作号召。其实它的手法和“变戏法”差不多。1928 年初，我在学校读了四年级，辍学后，在家干些零活，闲得无聊，便跟随阿威出去看街相们摆档，还常常跟着他们去宵夜（夜餐），足足有大半年之久，他们晓得我父亲是老行尊，我又懂得他们的暗语，因此他们对我并无隐讳，所以我不但熟识他们的生活，而且尽知道他们各人的“揾食”手法。

阿威做“锲包”，开始时是两个人合作的：他当副相，正相是30岁左右，名叫柳华（阿柳）的人，满口东莞土音。做“锲包”要备有几种特有的档色：一是一张写有“不用开声，能知姓名”、“想中铺票，快来问我”等宣传广告的“地帐”；二是一具用酸枝玻璃方盒罩着一个“祖师”小铜像和一个小香炉；三是一个卦筒，筒里装着五枝特制的小圆竹棍(签)，棍上用红色油墨分别画上一、二、三、四、五等5种条纹。我所以说它们是特制的，就是它可以随使用者心意摇出任何一枝来；四是普通的无耳瓷茶杯和瓷碟各一只；五是三个三层包裹的纸封包；六是一个像小学生用的书包那样的白布挂包。如果是一个人单干的，挂包内里有个小暗袋，袋里藏着三道“锲肉”。“锲肉”是用一块像火柴盒面那么大小的白咭纸造的，正面写着“来人名叫□□□，现年□□岁，身穿□□□衫，□裤。”背面写着十个铺票字，并附言“连买单榜五次，诚心可中。”如果是两人合作的，“锲肉”便放在副相手里。

开档时，正相柳华摆好档色，点起三支神香，插进香炉里，然后虔诚地向着祖师像跪拜，默默念了一遍祝词。他这样动作，自然会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来围观，副相阿威也乘机混入人丛里。这时候，阿柳便对着观众开一轮“花”（开场白），说：“俗语说得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我奉祖师的指示，今晚在这里寻找3个有缘人。你们当中，有哪一位想做生意，但又无钱；要娶老婆，又不够钱。那就不妨来叩问一下。只要你丢1枚铜钱，在这个签筒里抽一枝签，如果我连摇3次，都是同样这枝签，那就是有缘人。3次中有1次不符的，也不算是有缘。有缘的可随意捡出其中1个封包，待我禀告祖师后，然后拆开，如果内中所写的姓名、年龄，身穿的衣服的颜色都相符的，即是有缘人，这里附有一张铺票字，你按照祖师的吩咐去买，定然得中，发一笔横财，如果不符的，即是无缘，有缘的任凭你‘打赏’一两元做茶水费，无缘的分文不取。”

开花之后，如果有“一”上钩便了，如果没有“一”受（上当），那些做“媒”的便来充场，阿柳便让他抽一枝签，放在一旁，然后把签筒其他四枝签都倒了出来，摆给观众们看，说明五枝签的画数都不同，再把5枝签一起纳入筒里，连摇3次，但3次都不是他所抽的那枝签，说：“朋友，不是你财，不入你的袋，祖师降示，说你无缘。好吧，看看谁是有缘人，有缘的快来，不要错过机会。”跟着，第二个“媒”又来叩问，结果还是无缘。据我所知，这些做“媒”的人，经常都有三五个，他们有的是想学当相的，有的他本身就是文相或武相，因为文相多在晚间开档，武相却多在白天开档，所以他们互相支持，文相当武档的媒，武相当文档的媒。由于有这些媒带了头，那些跃跃欲试的横财迷，以及想靠横财来解脱窘境的穷人，都想碰碰自己命运。

“不要见‘一’就吞。”有一次，我听到阿柳这样教训阿威说：“要‘班’（看）清楚是真‘一’还是假‘一’？是驯‘一’还是恶‘一’？有的恶‘一’是存心来踢档的，不可不防。即使是驯‘一’，他袋里只有三几角钱，那还不是真‘一’。猪肉佬还晓得‘低头切肉，把眼看人’，我们相家佬不仅要看透一哥的心，还要看透他的袋（有没有钱，舍不舍得出钱）。”

如果估量对方是枝假‘一’，恶‘一’，难吃，便在求签时把他甩掉，只吃了他一个铜钱，这叫做“食头乐”（杀头注）。如系真‘一’，便连摇出3次相同的签。这种“如意签”以及神棍们所使用的特制神签和珓杯，我也懂得制造，但我不想把制造方法说出来，以免给坏人晓得了，用以骗人害人。

“这时候，你要先‘隆’（许之以发财）他一下，他才舍得出钱的。”阿柳这样对阿威说。他自己是怎样做的呢？他摇出3次同样的签后，便高声对着观众说：“第一个有缘人来了！”接着他又对那枝‘一’说：“朋友，恭喜你。”他便拿起那3个封包，递给对方说：“你随便抽一包，待我禀明祖师之后，才替你拆开，但你

不要自己拆，自己拆就不灵了。”这样便防止了有些鲁莽的人抽取之后就抢着拆开；当对方抽出一封后，阿柳随即把这封包压在香炉底下，并对那枝‘一’说：“朋友，卦是求过了，封包你也抽取了。如果内里写的确是你的姓名，那你就真是有缘人，应该享受这笔横财的。不过，你这笔横财，无我不成，无你不就，将来你中了铺票，也该酬谢我吧？”于是，阿柳又面对观众说：“请大家评论一下，我这番话有没有道理？他该不该酬答我？”那些装做观众的“媒”便说：“应该，应该”。那枝‘一’当然不会拒绝的。阿柳便打蛇随棍上，紧逼一步，问：“将来你中了铺票，怎样酬谢我呢？是分成给我还是给一定数目的现款给我。再讲明白些，就是你在中铺票那笔彩金里分一成或两成给我，或者是打赏我 100 元、50 元、30 元……？随你心出吧。”这种事是很容易办到的，这枝‘一’很快便许诺。这样他便不知不觉的堕入阿柳的圈套了。

阿柳见对方已经入“缶”，便首先抱拳打拱，连称“多谢”，然后向着观众高声喊“卖”说：“这位朋友真够慷慨，一口便答允将来中到铺票时，酬谢我两成。”他说毕，便拿起那个封包好像要拆开似的，但又突然再把它压下来，对那枝“一”说：“君子一诺千金，老友，我晓得你是个忠实人，你将来中了铺票，发了横财，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忘记酬答我的。不过，一个人是要吃饭的，几天不吃饭便会饿死的。我虽然是奉了祖师的指示，出来找寻有缘人，把一笔横财送给他，但也是靠这来找两餐饭吃，养活老婆儿女。俗语讲得好，人心肉造，你求我帮手发财，我靠你施舍两餐饭吃。我不敢求多，只求你惠赐三五元，揾餐饭吃。”

阿柳指点阿威时，非常着重指出这种“结子”的手段。说：“你要先放阔这个圈，使‘一哥’容易入‘缶’，然后一步一步收紧，迫到他不得不‘付锦’（付款）。如果你一开口就要现金，100 个有 100 个不肯答应的。”

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对方答允付给两元了。阿柳便对他说：

“阁下既然愿意付给我两元茶水费，多谢了。不过，大家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吧，请你先拿出这笔茶水费来，压在这个碟子下面。拆开这个封包时，如果对你姓名的，那张铺票字便给你；如果不对的，这两块钱你拿回去。”

对方拿出钱之后，阿柳拆包了，先剥开第一道封皮，然后又突然把它压在神龛底下。对着对方和观众们说：“不行，不行。还有一道手续未办妥。我不晓得你的姓名，也不想知道你的姓名。如果拆开来，你说不对，岂不是拿我来混，好吧。”阿柳便抽出一张卷烟纸以及墨笔给对方，说：“请你暗暗写下你的姓名，搓成一个纸团，放在这个碟子上，用杯子盖着，然后，我才再拆开这个封包。免得等下子大家争拗。”

那时候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许多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晓得写的，这便给那些做副相或做媒的一个好机会，他们便乘机自荐，帮那枝“一”写。写了之后他便马上跑到邻近的算命档去，把这枝“一”的姓名、穿着衣服的颜色等填入“锲肉”去，暗地交给正相，至于那些识字的“一”在写自己姓名时，以当时只有一盏洋油灯照明的情况下，也很容易被围在左右的副相或“媒”偷看着。如果这一手不成，阿柳还有最后一手，即当对方把纸团交给他，他把纸团放在碟子上，用杯子盖的时候，使用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这颗纸团偷出来，而把另一颗纸团换进去。待拆了封包后拿出纸团来核对时，再乘机换回。那些单干做“锲内”的就全靠这一手。

阿柳得到“锲肉”后，便高声对观众说：“好了，现在我拆封了。”跟着，他便拿起那个封包来，却乘机把“锲肉”锲进去。原来这个封包是特别摺制的，不仅两道封皮，就是四五道封皮，也可以很容易地把“锲肉”锲进去，所以才叫做“锲包”。当然，拆封时的手法要很熟练，既要让围观的人看来拆得干净利落，却又不让他们看出破绽。

阿柳拆出“锲肉”之后，再把那枝“一”所写（或代写）的纸团拿出来，两者核对一下，然后向着观众高声叫“卖”说：“请你们大家看看对不对，姓名相符了，连衣服的颜色也完全无误，看来这位老友确系我祖师指示的有缘人了。恭喜！恭喜！这笔横财注定是你捞的了。你可依照我祖师的指示，连买五次单榜，保你高中无疑。不过，你得中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酬谢我才好。”

阿柳非常着重结束语这一着，他说：“这不仅是用以哄‘一哥’欢喜，旁边的人看到你这样郑重其事，感到你对祖师的灵验深信不疑，他们也因此而相信了，这样，便可以再引出第二枝‘一哥’来。”

阿柳做完第一宗生意之后，便实行“煞科”。他高声对观众们说：“你们还有谁想发财的，切勿错过机会，快些前来叩问。好吧，我现在连问三声，如果没有人叩问，我便收档，错过机会，是你阁下自误，横财不等人的。”

阿柳连问三声之后，如果没有人再求，他便立即收拾档色走了。但不是走回寓所，而是走到附近一间小茶馆去，跟阿威以及一两个“媒”宵夜。那时候，这些地痞在茶馆吃的喝的都很便宜，两个铜钱一盅茶，5个铜钱一碟斋粉，一毫子（港币一角）一碟鱼片或牛、猪炒粉。三几个人只要三几毫子就吃个饱。阿柳还根据行规，分了四毫子给阿威（二八分账）。我也常常跟随他们去。不只阿柳是这样，其他挞地档的街相大都是这样，有生意的请吃，没有生意的白吃。在饮茶的时候，彼此夸耀着自己骗人的手法，或者互相交流骗“一”的经验。因此我在这大半年当中，知道了街相们的许多秘密以及他们那种“望天打卦”的流浪生活。

这种“锲包”的骗术，阿威经阿柳一点便明，但他准备搞“单干”，因此他要练熟“偷龙转凤”的手法以及在袋里偷看“一哥”的姓名等把戏，还要学“军马”和应付“恶一”等，足足苦练了两个多月才敢上阵。

别以为只是“锲包”才是骗术，其他如占卦、算命、看相、风水、择日等，也完全是骗术。那些当相的，懂得“骗”就会出名，不懂得“骗”而“依书直说”的，只有倒霉。

1940年初，我到了香港，在家里住了有半年多，因此我有机会认识了大笪地内一些土相。其中有一个年逾60的老土相，名叫“江西万年青”的，原系江西吉安人，落籍广州，虽然饱读诗书，却碰上废除科举，从此他学起算命、占卦之术来，并且跟一个自称罗隐仙师二十八传弟子××道人学习星盘大法。他父亲死后，家道破落，但他自信能懂得命运奥秘，便跑出来挂帐当相，谁想他的星盘大法不灵，当了20多年算命先生，还是个被同行嘲笑为十足“土、帝、寿”的脚色。他知道我父亲是江相派的师爸，便以为我会知道该派的秘术，央人邀我面谈。

会面时，他捧出一部六本的《星盘大法》来，眉飞色舞地对我夸耀自己《星盘大法》的算命术如何高深，并讪笑大笪地里几个有名气的大土相们怎样不学无术，一口气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听得腻了，只好找个机会打断他的话说：“万伯，你以为那些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的吗？”他愕然不知所措地说：“这都是罗隐仙师真传下来的，那会有错？”我说“这部大法根本就不是罗隐的著作，就连罗隐成仙这回事也是假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仙这种东西。”跟着我便从天象学和地理学上指出《星盘大法》的错误。最后，我轻轻地刺了他一下：“你从天象来窥测人们的命运，而这个《星盘大法》根本是错了的，难怪你的推算都错的多对的少。那几枝大土相却从人事上来推论一哥的命运，因此反而受（说准）了。”当然，我这番话他是永远无法理解吧。

不过，按道理而论，他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芸芸众土相中读得占卦算命的书籍最多的一个。正因为他迷信那些《星盘大法》之类的极其繁琐奥秘的相命书籍，因此他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行时的土相。1946年夏天，有一次我抱着怀旧的心情跑到大笪地去探

望，有一个旧识的土相告诉我说，在日军占领香港的时候，许多行家都劝万年青逃往内地谋生，但他仍从他那门星盘大法里测出自己正交上晚运，合该享福，不肯离开。结果只得饿死了。

许多有名气的土相，他们的“灵验”并不在于对占卦、相命之术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他们甚至连文化也并不高深，而在于他们各有一套善于观察人、分析人的“艺术”，以及善于应付人，击东而知西，举一而知三的诈术。他们虽然没有江相派那套“师门三宝”，更没有江相派师爸们那么多的耳目，正因为他们的孤军作战，所以有些大土相对人的观察和分析，常比江相派人精明、细致得多。下面我试举出三个有名土相的行事作例子。

1936 年时，香港有个叫做“钓金鳌”的土相，以占卦灵验闻名。这年二三月间，我送我母亲和弟妹们到香港，并在那里逗留了个把月，因此认识了这位土相。有一次，我偶然捧了他几句，说：“老师叔，香港的相家佬靠‘班目’（看相），‘推丙’（算命）响（闻名）的不少，但靠枝‘经’（卦）响的，怕只有你一个。”谁想他竟得意起来，说：“老弟，你这话说得对！我不是夸口，靠枝经响的，谁敢和我比！风水老诓你十年八年，班气路（看气色）的，也有十个八个月，叩经（占卦）的就不同，吃猪血痾黑屎，要当面见功。特别是那些赌仔，这头来叩经，那头便去下赌注，不灵，他会马上来破招牌，如果没有几度散手，可应付不了。”

我便追问他是怎样应付的？他得意地笑了一下说：“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初出来当相，不久，就在西关宝华大街开个阳档。有一天，一个赌仔来叩经，问有无横财！好衰唔衰叩出‘雷地豫’变‘雷火丰’卦，财爻持世、财爻动，变出己火，回头之生。我便依书直断，说他有大财。他一听到这句话便起身去了，但回头说了一句：‘如果你不灵，我便回来破你的招牌！’我当时不以为意。谁料隔了两个多钟头，他带了两个拉衫尾友（专在赌场看热闹，碰到赢钱的赌徒便乞求赏赐的游民）跑来，气势汹汹地要破招牌。我

人急智生，也恃着自己年轻力壮，便‘歼’（讽刺）他说：‘你这败家仔！连祖宗山坟也卖了来赌，你祖先的鬼魂正跟着你，要拐你条命，还想来破招牌！’我这么一说，他竟吓得面也青了，旁边那两个拉衫尾友却哄然大笑。我知道正歼中了他，也就更加胆壮起来，索性再歼他几句，吓得他面青唇白的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赌仔是西关的一个二世祖，父亲死了不上三年，便把一份偌大的家当都输光了，最后连祖父的坟地也变卖了，那天正拿着卖坟地的款子去赌，很快便输光了。竟然给我碰个正中，而我这枝经从此便响起来。”

他说完，哈哈大笑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老弟，来看相算命的，多数是问前程；来叩经的，主要是问急事。急事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问病、求职、买卖、求财。这些事快者有几天，迟者一头半个月便知结果的。二是行人、自身、姻缘、失物、官司（诉讼）、怀孕等，也是快则 3—7 天，迟则三四个月便知分晓的。灵验不灵验，对于街相、地水（盲公），是无所谓的，你破他们的招牌吗？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招牌，今天叫鬼谷子，明天可以叫神谷子，反正已经收了卦金，管你灵不灵。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响相，倒是一件难题。我们从地档挞起，左挞右挞，挞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才挞出一点名气，捞到两碗自在饭吃；如果被人家抓着把柄，数臭你，那你只好换过地头，另起炉灶，又是一番辛苦。老弟，你也是靠吃这行饭长大的，当然晓得这个龟壳是靠不住的，灵不灵，靠你自己，不是靠龟壳。我自从给那个赌仔踢过档之后，便左思右想，想出一套应付的办法。老实说，这套办法不是我师傅教我的，他虽然不至于像你们江相所说的土、帝、寿，但始终未有响过，一生蹲在城隍庙里，靠食飞来蜢（碰来的顾客）度日。”

“对付来叩经的一哥，要先问事，后看人。怎样先问事呢？一哥来叩经，你便要先问清楚他问的是什么事？而这件事是短促时间内便知分晓的急事呢，还是要等待一个时候才知道结果的缓事？

是硬棒棒只有一个答案的梗事呢，还是件前途变化无定的活事？比如问病，好不好，只有一个答案。可是，也有速好和慢好，速死或慢死的问题。又如自身或妻子有了身孕，来问是生男还是生女？这是件硬棒棒的事，不是生男就是生女，不会生个不男不女的，但其中也有会不会虚花（流产）、夭折这个问题。又如问行人，会不会回来，快不快回来？这是件短期内便知分晓的梗事。所以当相的平日要把来求问的事都一一想清楚，那件是急事，那件是缓事，那件是梗事，那件是活事？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到头来手忙脚乱。但来问的事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意想不到的，遇到这种情形，便要沉着，多向一哥发问，以便自己好好细想，是急是缓，切不可匆促开言。此外还要问清楚是自己问的还是代别人问的，被问的人与问者是什么关系，是母子还是夫妻，是兄弟姐妹还是朋友？这一点很重要，当相的常常可以从两者的关系推出了事情的微妙处。问清楚了，便要看人，看来人的身分神色并考虑他受不受钩？特别是妇女，最容易受钩，常常可以钩一枝‘丙’（算命）、甚至钩一枝‘飞’（祈神禳鬼）。要平时准备好对付各种人、各种事的‘军马’（有组织的语言）。‘军马’越多越细就越好。我自己就起码有四五十套‘军马’，但我看见有许多行家，倒来倒去却只有三四套‘军马’，那怎能搵到食呢！”

他说到这里，转而问我：“你爸爸有没有这样点你的。”我说因为我父亲不愿意我当相，所以始终没有教我。但他教徒弟，只是指点他们要多想些“军马”，却没有你说得这么到家。他听了，更得意地说下去：“我师傅也没有指点我，是我自己一套套想出来的，比如来占卦问病吧，乍看来，似乎很简单，只有一个答案：好或不好。想下去，却不是这么简单。病有重病、轻病、久病、新病、急病、危病之分，还有虽重虽危，但可以很快医好；虽轻虽久而难以治愈之别，例如发癫、发羊吊等病。当然，一般的伤风、感冒这些轻病，是不会来问卦的，来者不善，一定是重病、危病、

久病、怪病，才会来问卦的。所以要问清楚，但要问得巧妙，例如问他是几时起病的，和那被问者是什么关系？还要注意他的神情。那你便可以知道那是新病抑或久病，是重病还是危病。例如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来问，说是问她母亲病的，起病两个多月，她的神情很忧郁。这样，你便可以知道病者是个老人，起病两个多月还未能医好，而且最近转危。但要留意，有些‘失匙夹万’（指那种被父亲管束住的不肖儿子）来问父亲的病，有些媳妇来问家姑的病，面无戚容反而得意的，是病者病得很重很危，而他们却希望病者快死的。对来问病卦的，千万不要一口断定病者会死亡。因为你断他生，他死了决不会再找你晦气；你断他死，他死不了便会来找你晦气，或者在人们面前揶揄你。所以即使明知是危病、重病，也不要一口咬定会死去，而是转过口气，说过得某个节令就有希望，反正一年中按农历有很多个节令，清明、五月初五节、盂兰节、八月十五节，还有立春、立夏、夏至、冬至等。这样断卦，如果人死了，是你灵，因为你说过得某个节令就有希望，过不得那个节令，当然是没有希望了。人没死，也是你灵，他不死，自然可以过得那个节令，你不是说过他过得这个节令便有希望，即病好了，所以这样说最稳当。当然，你不能个个都这样断卦，但同一个意思，你可以用几十套‘军马’来表达，怎样才‘受’，这就要靠你的机灵了。至于妇女来问她丈夫、儿子的病，甚至问父母的病，你还可以用阴人（祖先鬼魂）不安、遇鬼遇邪、小人禁咒之类话来恐吓她，女人爱儿子，要依赖丈夫，又迷信神鬼，很容易钩一枝“飞”（为她祈神禳鬼解禁）。病好了，她会认为是你的法力；人死了，她只好怨神怨鬼怨小人。”

接着，他还说出了对付谋望卦、求财卦、行人卦的办法：

“来求谋望卦的人，不外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失业在家或者是失业很久，现在正想搭门路或者刚搭上一条门路，而又担心事情不成，这些人一无后台，二无真实本领，只是因人成事的，所以

十之七八都是虚想。即使能成事，也要十分吃力，而且得到的多是不符合自己的愿望。所以对这种人你说他希望甚微，即使能谋求得到，也要十分吃力，而且未必能如理想。这样说，包管十有十准。不过，这些人中，其中有些会略懂占卦的，你求出六合卦、好卦，决不能说是六冲卦、下卦的。这容易，你可以从日神、时神或者变爻方面，说有冲有滞就行。另一种是本身有后台或者有财有势、有小财小势，而谋求升官、肥缺或者想做更大的生意。这种人十之五六可以达到他们的愿望的，如果求出枝好卦，你便可以依卦直断，教他们要顺风扯帆，事成之后，他们便会向朋侪宣传你的卦准，也是宣扬自己命运好；如果求出的是下卦，你也可以用日神、时神、变爻，冲中逢合等鼓励他们尽力营谋，成功了，当然是你卦准；不成功，也是你卦准。”

“对问求财卦的，一定要先问清楚来人是求正财，还是偏财、横财。做生意的如果是生意兴隆，囤积看好，决不会跑来求决于占卦先生的，因此，对来阙者说他们财滞运滞、破财耗财，倒是十有九准。但要注意两种人；一种是独自一个人来而且面带愁容的，这个人可能已陷入窘境，如果你不给他一丝希望，他就可能会跑去投河或吊颈。这样，即使你卦灵了，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说他前途还有希望，只是目前困难重重，鼓励他努力想办法。你这样论断，如果十个之中有一两个解脱困窘，走上好景，他们便会衷心感谢你的指点，逢人称赞你灵验，并且会带一批‘一’来。另一种是偕同几个朋友一起来问卦，他眉宇间露出一股得意的神色，而同来的几个人对他是必恭必敬的，这种人是所谋顺利，只不过贪图更大的利润和财富而已。这种求财者，如果他们知足，是可以捞到一把的；如果贪心无厌，就难保会碰到头破血流。所以对他们的断语，最好是‘求财大利，可尽风驶帆，但要适时而止。’这样断法，无有不准。上半句：求财大利，眼前准了；下半句，可尽风驶帆、适时而止。将来发了双财，这句话

固然灵验，即使遭受挫折，甚至连本钱也丢了，他们也只有后悔不听你的劝告，因为你已经警告过他：风尽便不可驶帆，适时而止。自己不听占卦先生的话，难怪遭到失败。”

“至于说是求偏财的，所谓偏财，不外是捞烟捞赌、走私漏税，承办捐税等，干这一行的人，必定有他的门路、后台和势力。你要说他的卦象好，大吉大利，但要留心小人。并且预贺他们成功，叫他们将来捞到时不要忘记酬谢自己。他们在卦象好的鼓舞下会大胆作为，成功了，这些捞偏门的暴发户是不吝惜金钱的，也许会给你一些好处；他们失败了，他们怨的是‘小人作怪’，决不会怨占卦先生不灵的。同时，这些捞家仔这时候不是坐牢便是远窜他方，不会来找你晦气的。”

“对于那些求横财卦的，如果卦象好，你可以说，卦象很好，利于求横财，但只是中、小财罢了，得意便要回手。如果卦象不好，你可以说，卦象不好，不可强求。所谓横财，不外是赌番摊、赌铺票、白鸽票等。靠捞赌起家的人会有，靠赌钱起家的人却不会有，即使初时小胜，赌下去，最后还是输干输净的。所以这样断语，最保险。他们输了，也赖不得占卦先生。”

“最要注意的是求自身卦，平日来问自身卦的，一定是有难以说出的隐忧，男的常是生意失败，行将破产，或者所干的坏事行将败露，担心坐牢、吃官司；如果是由家人代问的，则是本人已经坐牢或者已逃亡别处；或者是患有时好时发的疾病甚至是难以行动的疾病；中青年妇女来求自身卦，则常因男方移情别恋，老年妇女则常是患有隐疾。但新春正月亲自来问自身平安否的人，却是例外，这些人常是船员、水客甚至是走私贩子，他们职业上或所干的事情常会遭遇风险意外的，因此，他们来求预测本年度的平安否？另一些人则是因为过去一年内碰到官司、丧亡、火水之险等不幸事，而希望本年度能改变运气。对于那些捞偏门的，可以点出某一季度大利，但要烂埔（坭）防有刺之类的话；对于求

谋改变运气的，男的只要‘歼’便行了。女的如来为丈夫、儿子求问的，却不要放过钩一枝‘飞’，替她求神转运的机会。”我想，那些迷信命运之说的人们，听听这个“卦师”这一番话，是会有好处的，所以才把它全部记述出来。

关于算命，有些事情说出来恐怕连老一辈的人们也感到很奇怪吧。在芸芸众多的算命佬中，真正算得上是读书人出身的，恐怕难找出多少个。30 年代时，在广州城隍庙里挂帐的相命先生，不少于五六十人，但其中汉字写得端正而又懂得批命纸的，恐怕没有一半。那么，那些不懂批命纸的算命先生接了批命又怎样办呢？原来有几个专门代批命纸的人来接批的，并且还订有行规：小批每张 1 角，大批每本（以 3 页半内文为准）5 角，星盘流年每本（以 5 页半内文为准）1 元，星盘月、季批论页收费，每页 2 角。当然，发批的相士所收的批命金要比这高得多，大批、小批一般只给代批的人 25%酬金，至于星盘流年、月季批的报酬比率则更低，例如有位相士星盘月季批收费 20 元，但他发给代批人（论页收费）只有两元，即白赚 18 元。这几个专接批命纸的人为什么肯忍受这样的“剥削”呢？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出来当相，常会拜万寿（无生意）。若接批命纸，每天还可以捞回一两元钱来养活妻儿。我就认识过一个这样专接批命纸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许文琛，出身于名门世家，曾在高等学堂毕业，以后还当过科员之类的角色，并在这期间他碰到一个老吏员教他占卦算命术，从此他便专心钻研算命的书籍。后来，他长期失业，破了产，穷困迫人，只好跑出来当相，自以为深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定然卦命有准。谁知干了四五个月，连租金也捞不着，后来还是亏了一个老土相见他写得一笔好字，又熟读许多诗词，便指点他这条门路，接命纸回家里批，这才解决了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1934 年夏天，我路过文明路，恰逢骤雨，便跑到附近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土相陈××那里躲避，恰好碰着这位许某人到那里接

批命纸，但因为下雨，他便留在那里，趁空儿对那个名士相喋喋不休地说那一个相士不懂算命，连起运也起错了；那一个相士又怎样不懂得星盘，有一次他代这个相士批了一本星盘流年，批算这个人当年冬天发大财，果然灵验了，这个人为此送了一个镜架和50元利市给相士，但相士却分文没有分给他……等等。听得这个名士相有点厌烦，忍不住呵责他说："老许，他们虽然不懂得算命，但懂得算人的命；你懂得算命，却不懂得算人的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响，你之所以帝寿的道理。"这几句话说得许某人瞠目张口，不知所措，答不出话来，不久，便灰溜溜地走了。

这位陈××，行家们都叫他的外号"阿铁"。抗日战争前在广州文明路消防队斜对面挂帐。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但要充作知识分子，档地里两壁挂着几幅近代名家的书画条幅，他自己也是身穿绒西服、革履、鼻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滑溜溜的，居然像个大知识分子模样，他门前摆着一个比一张床板还要高和阔的大"招军"，上面除了他写的一篇半通不通的"命运赋"之外，正中还嵌着他的一幅十六吋大的上油彩的大照片，以为号召。据说，广州的相士穿西装坐档的是由他开始，而且，始终也只有他一个人。不过，他之所以能够挣得一点名气，也不是由于他这种格局，而实在是他确有两手。

就在上次我到他档地避雨之后不久，有一个晚上，我父亲有点小事情嘱我去找他，恰好碰着他正在指点他那个堂侄儿算命术。他说：

"择日、算命、看相三样，最容易是择日，择日只要依书直说便行，不须要'掠婴'（即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取得对方的身世和前运），看相、算命两者，看相较为容易，因为看相一定要本人亲自前来，你可以从他的仪表、神色、服式、谈吐……等，分辨出他的身世、前运和目前的处境，即使是他有意假装来试探你，也瞒不过我们相家佬的两只眼睛，从前陆荣廷有意去试探金吊桶，故

意把自己装扮成很潦倒很穷困的样子，但他满面红光、顾盼自豪的神色，怎瞒得过金吊桶，特别是他是个督军，没有几个心腹卫士不放出街，这几个卫士对他的毕恭毕敬态度，更掩不过人们的耳目，所以金吊桶抓准用神，一下子就‘歼’他‘唔衰整成衰’，果然应晒（即准极）！成为流传一时的笑话！算命却不同，常有半数是他们的亲人代问的，甚至有的狡猾的人，故意拿了死者的八字来试算命先生的。因此，当相的更要善于察言辨色，不要上当。”

他说到这里，问他的堂侄儿说：“如果有人拿了一枝死人的八字来给你算，你能够算出那是死了的人吗？又死了多久吗？”他堂侄儿瞠目凝视着他，想了很久，无法回答。他便狡猾地冷笑了一声，说：“这时候，那些命书无法帮助你了，只有阿叔这一套才能帮助你。阿叔这一套是经过自己一番努力才学精的。”

他停了片刻，又继续说：“凡事总有个道理，天有天理，人有人理。我国人很迷信，自己的，自己儿女的年岁、生日，可以随便告诉人家，但时辰却不轻易泄露出来的，怕自己的和儿女的生辰八字给人家知道了，冤家、仇家便会拿他的姓名、籍贯、生辰八字来进行禁咒，所以一般只有极亲的人，例如父母、夫妻、儿女、兄弟姐妹才会拿自己亲人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的。所以凡是来算命的，先要问清楚是自己算的还是代人算的，来算命的人和代算者是什么关系，如果两者是至亲关系，就可以放心，因为人们是不会拿了死去的至亲的人的生辰八字来试算命先生的，也不会把不相识的死的或街坊邻里的死人冒认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夫妻、儿女来试算命先生的。如果来算命的人回答时要考虑一下，甚至眼睛闪几闪，口怯怯的说是朋友的父母或儿女，那就一定有古怪。百分之百是死了的人，而且是新近死的！你不妨尽量歼他，打他一板，他便会招认的。”

“为什么是新近死的呢？”他堂侄儿问。

“这道理很简单。”他说，“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夫妻的年

岁生日，一般是记得到的，至于时辰，就不一定记得清楚，也不会随便告诉他人，所以这个死者的生辰八字，一定是从‘回魂牓’上抄下来的。”

跟着，他又教训他堂侄儿说：“不管是看相或算命，当相的要‘赞’（灵验），不外乎四句话，就是：看得准、摸得透、歼得应、隆得妙。这四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做到却不容易。”

“什么是看得准呢？就是当那枝‘一’刚坐到你面前，还未开言的时候，你已经从他的衣服、装束、年龄、容貌、神情、仪态、眼色、肤色、行动举止……等，分辨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干什么行业的？最近的景况怎样？当他一开言说是为自己算命或者是替什么亲人算命的时候，你便能看准他的来意。你要知道，为了一时的兴趣，花几角钱来谈命的人是很少的，来的总有一些原因。身居显要地位、大权在手的人，财运亨通的人，得心顺意的人，是很少来算命的，不管是为自己算还是替亲人算，总有一个动机，我们当相的替人看相、算命，就像你在读书时计算数学题那样，从已知来求未知。那枝‘一’的身世以及他来算命或替亲人算命的动机，便已经把许多事情都告诉你了，比如给自己的儿女算命吧，我们广州人，稍为有点钱的，在儿子满月几百日后便喜欢替他算枝命，但即使如此，其中还大有文章。如果是由老祖父、祖母或年轻的父亲前来问算的，这个孩子常常是第一胎，或者是以前虽然也有过孩子但夭折了；或者是前几胎都是女儿。中产以下的人家，极少是为第二、三个降生儿子算命的；替初生的儿子算命的，常是由父亲、祖父或已寡的祖母前来问算的。如果来者是个年轻的母亲，并且由佣妇陪伴着她来为女儿算命，目的是想知道这个女儿会不会带来弟弟，也就是说，这位母亲还没有儿子，或者有过，却夭折了。45 岁以上的男人为一个年龄几乎可以做得他女儿的女人算命，这个女人一定是他的妾侍，目的是想知道这个妾侍会不会养儿子，他的正室可能没有养过儿子或只有

一个儿子。为三至五岁的儿子算命，常因这个孩子多病或长得笨拙。为六、七、八岁的儿子算命，是想知道这个儿子是否读书聪明，将来能否飞黄腾达？替十多岁的年少儿子算命，常是为了这个儿子生性愚蠢或担心他日趋下流，如果是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拿着一枝非亲属的男孩或女孩的命来算，那十之八九是个死孩。阿×，你想想，单是为孩童们算命这一门，我一下子说出来便有这么多的文章。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懂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不懂得当时各行业、各色人等的际遇和心理，你就很难一下子把来人看得准。你能够看得准了，他们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一鞋一袜，都会向你‘吐婴’（提供材料）。”

“什么是摸得透呢？当相的要枝‘一’‘悦’（佩服），首先是要把前事，例如父母现在如何？有多少兄弟或姐妹？妻儿如何？从出生到目前的命运如何……等等，都说得对，这样，那枝‘一’才会相信，所谓看得准，只是按照人们的正常情理来看准一部分，但还有许多事情还未知道，这就要靠当相的去‘夹’透。例如一个少妇带了一个三四个月的男婴来算命，如果同来的是个老佣妇，那么，她十之八九是人家的妾侍，但如果同来的是个年轻的奶妈，那么，这个少妇既可能是人家的妾侍，也可能是有钱人家的媳妇。这样就要‘夹’她一下。怎样‘夹’呢？你可以说这个孩子命带魁罡、或命带羊刃、或少年刑尅运重。如果你看准这个少妇是人家妾侍的话，你便可以说：‘如果他（指男孩）是偏房或继室所生的头长子，他就矜贵啦，但命硬，怕不利兄长就是。’接着你便可以问她这孩子是不是偏房所生的头长子？他有多少个兄长？不管她怎样答复，你也可以从她的口中‘夹’（即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把所得到的资料凑起来）出了：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个富翁或只是一般中产以上的人；他母亲是什么样人出身？他是否富贵人家晚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抑或只是妾侍所生的头长子，他现有多少个兄弟……等等。如果你看准这个少妇是人家正室的话，你便可以说：

'如果这个孩子是正室所生的话，那就一定能旺父母，但命硬些，做长子怕刑尅兄弟。'这样你可问问她是不是嫡长子？不管她怎样回答，他的父母兄弟情况便已'夹'出来了。这就是用其夫来'夹'其子，以其子来'夹'其父。左'夹'右'夹'，七'夹'八'夹'，你便可以掱清楚对方的'婴'（身世和经历），摸透他的情况。"

"怎样才算是歼得应、隆得妙呢？我们相家佬有句秘诀，叫做'无歼不响，无隆不圆'。你要响，就非用歼不可；但歼要歼得应，不要歼错隔邻，更不要歼及人家的阴私处。怎样才能歼得应呢？人有鳏、寡、孤、独之苦，还有穷困、愁苦、灾劫、横祸、乱离、疾病、挫折、失意……等等，即使是那些有财有势的当红人物，也有患得患失、互相倾轧、怕仇家、怕倒台、怕火烧贼劫、怕被人家撬墙脚……等等，真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特别是那些跑来看相算命的，总是带着疑难、隐忧而来，大部分都是要算算自己命运为什么不好？何时才能脱离灾劫运、衰运、滞运？何时才能交上好运或将来有没有好运。所以凡是来看相算命的，几乎都可以歼。但要歼得应，就是歼正他们认为一生最痛苦或最缺憾的事情。比如一个富商的太太，她出身名门，嫁到夫家之后，不愁吃不愁穿，但她丈夫三妻二妾，宠爱一个烟花（妓女）出身的妾侍，而这个妾侍会写会算，是她丈夫得力的助手。你歼她什么呢？你歼她没有父母福享吗？不行。歼她没有丈夫福享吗？不行。你歼她为人太老实、不会花言巧语，因此被人欺负，有苦说不出。这就歼正她的隐痛处。"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又郑重地教训他堂侄说："有时单是歼不行，要歼隆兼施，对有些人，隆就是歼。比如有一个扭计师爷的人物，同一班朋友一起来看相算命，这种人专做亏心事，害过不少人，终日担心人家报复。你如果歼正他的阴私处，他那班同来的友人虽然暗中赞你'好野'。但他本人却敢怒而不敢言，

阴谋报复，你说不定会遭他毒手。这怎么办？只好明隆暗歼，隆他为人足智多谋，别人想不通的事，他一想就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他敢做。歼他为人思虑过头，要提防人家暗算等。这样，他本人悦服，同来那班人也佩服了。”

“总之，前运要歼，后运要隆。世间事，极少是少年得志的，许多发家致富的，创立勋业的，都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得来的。所以后运隆，十个会有两三个中。算命和看相不同，看相口讲无凭，算命立纸为据。人们对自己的命纸很重视的，平时要放到柜箱里保存，常常会拿出来看看自己交到好运或恶运，直到他死后，他的家人才把命纸郑重地在灵前焚化。灵不灵，有案可查。当然；一般土相可不管这些，他们今天叫做张铁口，明天可以换个招朵叫铁口张。今天在城隍庙摆档，明天到西瓜园挂帐，灵也好，不灵也好，你也无处找他，至于我们捱出名气的响相就不同，我们是要靠这个招牌来吃饭的。我们不怕发生在三几十年后的事，但要提防近三几年间的事，如果预料准了，名就更响，如果不准，人家便会哂你的招牌。所以批近运时，要很为慎重，要说得很活，说死了就不好办。比如对于 50 多岁以上的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经验，有些虽然目前不甚得意，但一有机会，他们也可能捞起的。不过，对这些人一定要批他要提防凶险。因为 50 多岁了，随时都可以死的，如果他不幸死了，人们便算你‘灵’了。对于一般人，应批他明后年会‘渐入佳景’。究竟‘佳’成怎样，由他自己去忖度好了。对于那些投机家、暴发户，可批他财程虽好，但防人暗算；对于合婚龄的青年男女，可批他会有喜事……。”

以上就是陈××这位有些名气的广州大土相教训他堂侄儿也是他徒弟怎样替人算命的一席话。据我所知，这席话虽然还有未尽到家之处，但那四句提纲挈领的要诀，倒是一个有名气的土相的“心得”之言。一般土帝寿，不是他们不晓得有这样的秘诀，就是不懂得运用这个秘诀。至于批五年十年外的远运，我知道，不

少土相都是使用神签般模棱两可的词句，或者是批上一些人生常会遭逢的事情，例如要提防灾劫、破财、丧服或土木之喜、增加人口之喜……等等。至于神签般的词句，例如："四十×岁，交上己运，顽金得火，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顽金得火，当然是说交上好运，但后两句批语，却有点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以前创下基业，现在可以任君采伐了。也可以说是即使这几年的运道并不好，但创下基础，将来不愁无好景。又如："三十×岁，交上庚运，金水相生，运程大好，春风得意马蹄疾，小心驶得万年船。前一句是说好的，后一句却是模棱两可了，既可以说是能驶得万年船，长驱直进，但也可以说是一不小心，便要翻船。总之，就是教你自己理解，自取所需就是了。

1947年，我在香港碰到一个靠发国难财发家的商人朋友，他对我说："左笔×的算命真灵。"我问他怎样灵法，他便拿出命纸来指给我看。原来批道："三十六岁，交上辰运，身旺行财，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两句原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诗句，但对批命运来说，却是不着边际的。可是，这位朋友却对我解释道："他批我身旺行财，人生得意。我这几年确是发了财，人生得意。他批我'须尽欢'，也就是'欢'尽的意思。我老婆乳名叫做阿欢，确实在我四十岁即辰运尾那一年病死了，也就是阿欢尽了。他叫我'莫使金樽空对月'，那时候，我正从事'炒金'，正睇好。忽然想起命纸，拿出来参详一下，他劝我'莫使金樽'，显然就是勿炒金的意思，我醒悟了，及时刹住，只损失了一点，不然的话，我再炒多几天，就要破产了。你说他灵不灵。可惜这位大相士死了……。"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因为这位左笔×的大相士，是我很熟识的。他所有的命纸，都是由他雇用的两个助手代批的。大概批这本命纸的那位助手，也意想不到自己这么"灵验"吧。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相命先生是怎样"掳

婴”的。那是1934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有事到大德路一个广州颇有名声的老土相处，看着他替一个30岁多一点的男子汉看相，这个男子汉长相一般，头发虽然没有用头腊之类抹过，但梳得颇为整齐，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柳条白竹纱（府绸）衫裤，脚上穿一双黑布鞋，但没有袜子。他的态度很诚恳，但眉目间却露出希望和自信的神气。他坐定之后，带着微笑而又谦恭的说：“请先生给我看个相，看看我的前程怎样？将来会不会乞食（讨饭）？”

看相先生便让他伸出左掌来，看了一下，又问他说：“今年贵庚呀？”那人想了一下，答：“29岁。”“29、30，行左右山林，你干盛行？”“我在菜栏做事，打工仔。”

这位一心想来请求看相先生指点的青年人想不到自己的打扮、手掌以及这两句很普通的一问一答，竟会把自己的身世、遭遇、现在心里所想的都告诉了看相先生。

第一，这个人的形相与他的装束是一致的，一眼便给看相先生知道他是个打工仔（店员工人），但在商店打工的，售货员、收款员、杂工、伙头（炊事员）、后生（侍应生）等，中午是不敢擅离店铺的，除非他是个失业的，但他的神态却不像，失业工人常由于生活煎熬而弄到精神颓丧，面色晦暗，决不会像他这样轻松。特别是他笑笑地问：“将来会不会乞食？”那句话，崩口人忌崩口碗，是那些处在挨饿边沿的失业工人很忌讳说的，显然他并不担心目前会挨饿。只有行、庄的买卖手（供销员）才有机会在中午时分出外跑动，但他的衣袋又不像。因此相士先生便用旁敲侧击的办法，问他今年贵庚，干盛行。

这句问话看来是极平常，一般人通款时都是这么问的，但妙就妙在“贵庚”这两个字和“盛行”的“盛”字，一般粗工，你问他多少岁，干什么工作，他明白，但问他“贵庚”、“干盛行”，却只有在买卖场中有些经历的人才懂得回答。这就证明他并非一般粗工，同时，他的答话已经告诉了看相先生，他在菜栏中所担

任的角色。因为菜栏只有几种角色：老板、管账员、买卖手、搬运工。他的衣饰不像老板，他的形相不像管账员，他虽然手粗脚大，极像个搬运工，但从他肩膊的枕肉已经消减、手掌的老茧只有旧痕迹……等看来，也不像是个现行搬运工，再从他的应对来看，显然他是个搬运工出身而被提升当买卖手的，并且当了有好几年之久了。

第二，这个人虽然只有29岁，但从他的相貌和举止看来，却像30多岁的人，手指粗、手掌阔、掌上老茧痕迹犹在，脚板阔大。显然说明他当过一个长时期的粗工，并且是很年轻就当粗工的。

第三，这个人在中午时分独自一个人跑来看相，而且怀着希望来问前程。这就是说，他是怀着一个不想给同伴们知道的愿望前来问休咎的。这个年纪和当上这号角色的人有什么秘密的愿望呢？想置家要老婆吗？不像。他穿的衣服虽旧但很整洁，头发梳得很整齐，不像是个单身汉，而且这个愿望并不怕给同伴们知道。除此之外，一个菜栏的买卖手所希望的前程是什么呢？不外是想自己开一间栏头或者是另一位东家答应给他以红股和稍优厚的工资，拉他出来另创栏头。这和他眉目间带着希望和自信的神气很相符，又和他不想同伴们知道而独自一个人跑来看相的行动相符。

第四，这个人很年少便要出来干活，这意味着他出身贫苦，甚至年幼便没有父亲或双亲；但他在二十六七岁便当上买卖手，显然是由于精明能干，肯捱肯做，熟识业务。

看相先生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便边“敲”边“卖”（即一面再摸清楚又一面把已摸到的说出来）：“看你额窄梁低，定然是出身早、劳碌早、刑克早、当权早。”他一边慢条斯理的高声说着，一边留心来人的反应。这第一、二句的断语，是那个人的整个形相告诉看相先生的，肯定说得准；第四句判词，是综合这个青年人的各种情况而推测出来的，也有相当把握，而且当权这个概念很广泛，当个小工头、买卖手也算得是有权。第三句是从第一、二

句引伸出来的估计，又是一句旁敲侧击的试探语。因此这个相士特别注意来人的反应。只见来人眼睛显露出很惊讶的神色，并且对每一句话都不自觉地点一下头。这就是全部都说中了。

于是，这个土相便根据这四句话，引伸出一整套半论相半叫卖的话来，说来人“人家十四五岁时，还是吃爷（父）饭，着嬤（母）衣，你十四五岁时，便要做牛做马，挨人打，挨人骂，吃尽咸苦了。”其实这番话只不过是上述第一、二句判语的演绎，但由于说得具体化，所以句句都能打中这个“劳碌早”的人的心，使他陷入痛苦的回忆中，不期而然的点头佩服。至此，这个土相又进一步地轻敲一下说：“人家少年时代有父、兄福享，你却休想有半分。”这句话当然不会有错：若有父兄福享，哪会十四五岁时便要出来打工挨苦之理？可是这却是句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父兄都是穷困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办法让他少年时代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自幼便死了父亲，但又没有长兄，因此得不到他们的提携，但两者必居其一。于是，这个土相就趁着对方回忆之时，采取“敲此而知彼”的手法，说：“看你额窄梁低，定然少年刑克重，如果你做小的，一定会刑克兄长；如果你做大的，怕会连父亲也克死。你做大的不是做小的？”

那人答说：“我做大的。”这个看相先生便摇头叹息的说：“你做大的，我怕你七八岁时便会克死父亲了。是不是？”那人答：“我五岁便丧了父亲。”至此，那人的前运，父、母、兄弟的情况便全部掌握在看相先生的手里了。

试想想，那人兄弟排行是老大，而他五岁便死了父亲，那会有多少个弟弟，可能一个也没有。即使有一两个，但在家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父亲）的困苦境况下，这一两个小弟弟也很容易由于营养不良而被饥寒、疾病所吞噬掉，或者由于无法抚养而送给了别人。又如果他父亲还薄有遗产的话，他母亲也不会要他十四五岁或更早便出来干活，像这样两母子靠双手劳动为生的情况

下，他又怎可能早婚呢？娶妻迟，自然生子也迟。

如果那人回答是："我做小的。"看相先生也会同样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再夹一下，便会了解他的父、母、兄弟情况。

当看相先生掌握了那人的全部情况后，便运用"军马"，一时歼他为人老实，容易受人骗；一时又隆他为人忠直，所以得到东家赏识，朋友信任。后来，看相先生又鼓励他另创新业，说他眉眼颧鼻运好，20 年好运等，但说他近两年还未交上好运，要经过一番奋斗（这都是白手创业的人所必然遭遇的命运），但将来会渐入佳境等等。说得这个青年人心花怒放，满怀希望地付相金走了，临行前还声言如果他将来发达了，一定不会忘记酬谢相士先生的指点。

据我所知，这种"预许"是相命先生们的一手法宝。在封建迷信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宗教迷信以及宿命迷信有时会是一种力量，它能够使一些人能够忍受重重的挫折而卒底于成的。如果一千个"预许"中，有一个给他许中了，发达了，成为富翁或大官，那么，他的相命如神的"传说"就会传扬出去，他的名声给吹大了，便会有更多的人来看相、算命。

以上所说都是 30 年代时广州、香港土相们的情况，30 年代末 40 年代前半期，那是抗日战争时代。相士们的"军马"也随着时势动乱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韶关市有一个叫做于少聪的青年相士，名噪一时，我相信至今还会有些人听过这个名字吧。他在香港时只是个不行时的街相，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带了新婚的妻子逃难到韶关来，开始时还打着"香港名相师李东生首徒于少聪"的名号来作号召，后来他行时了，便连"师傅"的名字也除去了。其实他并不是李东生的徒弟，只不过在十六七岁时，曾在李的档地里当过伙头（炊事员）罢了。他年纪比我小一些，又和我同姓，所以他对我总是"宗兄，宗兄"的称呼。1944 年初，有一次，我到他家里看他，打趣他说："现在你大响了，

我有几个朋友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呢。”他笑了笑答：“我只不过敢歼罢了。”接着，他解释说：“在这个时候踊来韶关，来我处看相算命的，不外是四种人。一是过气军人，失意政客。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想拉上老上司老同事旧下属的关系，活动一官半职；第二种是从香港或各地跑来的大商，他们是想搭上官方的关系，发国难财；第三种是各江的大土豪、大捞家，他们是应邀而来的，他们来的目的，是和这里的军政大头子相勾结，搞走私、专利事业；第四种是一般跑单帮的商人，这类人很复杂，有些本来就是小商贩，有些是从广州和港澳逃难而来的商人、工人，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员，有些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的小官吏、教职员。这几类人各有各的特色，我一眼便分得清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不是想升官就是想发财，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就是在这几年中间，都曾经担惊受怕。所以这些人都“受歼”，也“受隆”。我就是靠这样来响的。”

（广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沈阳的星命业

侯维翰

家父侯仲羲是本世纪30年代前沈阳著名的星命业者(即星相家,操占卜推算禄命的业者)。他幼读四书五经,30岁后依人设帐,作了塾师。嗣因收入微薄,无法维持生活,乃博览星命、占卜和堪舆(阴阳宅)之书,改业作了星命术士。从业30余年,以卦盒得资,不仅维持了全家生活,还置下20多间房屋。然而,他却多次教育我弟兄说:"星命之道可以研究,但你们不要再作这个玩艺儿。"我因为出身星命业家庭,又与几位著名星命业者常常交往,对沈阳星命业有所了解。特将亲闻亲见星命业的内幕介绍于下:

星命业的由来

我国周代,朝廷置春官、太卜之属,灼龟甲以取预兆,按易经卦象卜问吉凶,开迷信占卜之先。唐时殿中侍御史李虚中精通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之术,以人的生年、月、日、时、天干地支八个字,推断寿、夭、贫、富,又开算命批八字迷信之端。以后,各朝的江湖术士,推李虚中为星命家之祖。根据李著命书三卷,又编造出《命理正宗》、《命理探源》、《神峰批谬》和《麻衣神相》等传世的内容。另在占卜方面,六爻之壬和精演《奇门遁甲》等,卜问休咎祸福的方法,也随之出现。花样愈益翻新,更为江湖术士提供敛财谋生手段。这些传之既久,于是在沈阳形成医(指摇串铃走街欺人的行医者)、卜、星、相四大江湖生意群。

老沈阳的星命业者

清末叶直至民国年间，沈阳的星命业者为数甚多，从业者的生理现象看，可分为明目术士和瞽目术士两大类。这两类中以从业形式不同有所区别，如明目术士里可为卦棚子、坐家算命、出卦摊、撂地摊和沿街卖卜5种；在瞽目术士中也可分为坐家算命、沿街算命和沿街算命兼说唱3种。现将各种生意所操的骗人术分述如下：

明目术士类：（1）卦棚子：清末民初之际，沈阳有4个热闹场所：九门外、平康里、南门脸、西门脸。西门脸有小市场是“杂巴地”（撂地说唱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卖假药的、赌黑红宝的无一不备）。南门脸有各种小商贩，古玩店、旧书店和小器作坊；其中以算命算卦的为多。九门小市场有低级妓院；平康里有较高级妓院。这几处热闹场每天熙来攘往，星命术士多租赁小房，卖卜算命。这种形式的术士叫作卦棚子。棚子外边卦布制或木刻的宣传广告牌，上写：“大批流年”、“合婚嫁娶”、“六爻神课”、“精演奇门”、“麻衣神相”和“阴阳二宅”等操术项目。棚内设有高桌、长凳，桌上放置铜盘，盘内置一红漆卦盒，内装3枚铜钱。卜卦时，由问卜人摇动卦盒，将铜钱倒出6次。术士按每次铜钱落盘内的字背，分单爻、双爻、交爻、测爻，在小石板或纸上加以记录。然后凭此向问卜人判断吉凶成败。这种卦法名为“六爻神课”。每占一课索酬3角至5角。此外，桌上置有一个馓筒，内装天干、地支配合组成的64根竹馓。馓筒旁放着64个用木刻的棋子，上刻“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及其卦变的名词、简称各一字。占卜时，问卜人先从馓筒内抽出一根竹馓，术士按竹馓上写的干支，摆动棋子，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排列，以配九宫（唐宋时都祀九宫贵神，以

为它掌灾福水旱之事。九宫指天蓬星、天芮星、天衡星、天福星、天禽星、天心星、天柱星、天任星、天英星。），摆出开门、休门、生门则吉，其余五门则凶，以此判断祸福。此谓“奇门遁甲”演法。这种卜法，每摆一次也要索酬5角。“大批流年”即算宿命，按详简批法分大批、中批、小批3种，索价1、3、5元不等。批命时，先根据问卜人的生年、月、日、时，对照成书《万年历》，查出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8个字，写在纸上。指出生日的干支为“日元，”然后再以年、月、时的6组干支分别与日元相比，按五行生克之理，判断问卜人的穷通贵贱、一生宿命和60年6步大运的顺、逆、休、咎。其判断，有的根据成书《命理正宗》或《命理探源》，有的根据《神峰批谬》。尽管判断的根据不同，而断出的内容大多是奉承、逢迎的江湖生意口。与六爻、奇门同样是欺人骗财的玩艺儿。

“相面”。根据成书《麻衣神相》，按人面部天庭地阁和五官的长相，以判断问相人的富贵、贫贱的宿命造化；如脸面的气色润泽或昏暗，以判断一时的休咎，另外还以人的手相和手纹，判断宿命（日本最流行手相），以人的气度和行步，推断人的升、迁、显、晦。这些相法当然也是虚妄欺人之谈。但相面以判断人的性格、脾气和心地，则往往应验。不过论心地时以奉承为主，绝不直言其恶。如此相面，小谈相法索酬1元，细谈则索酬2元至3元。

“合婚嫁娶”。旧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概由父母包办。在媒妁介绍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一般情况，由男方父母去卦棚子，向术士述说青年男女的生辰八字，术士按两命的五行生克相对照，定为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婚姻，开给“年命帖”。待到青年男女结婚前，男方家长可另找术士按成书《协记辨方》，决定嫁娶周堂（旧时世俗嫁娶多选择吉日，周堂是选择嫁娶的好日子。）之日，定日结婚。这样操术，索酬约在2至3元。

“阴阳二宅”。看风水，是专对资产者的一种骗术。当时有钱

人自建房宅，先把术士请到现场。术士将“罗盘”放在地上，以测方向。按成书《堪舆》以定吉凶；再选定上梁的黄道吉日，是谓“看阳宅”，索酬至5元以上。看阴宅是资产者当其家长死后，把术士接到坟地，以罗盘取向，按成书《郭璞葬经》决定下葬方向，预兆吉祥。这一操术索酬5元以上乃至10元。

这类卦棚子术士，有的能操各种骗术，也有只操一两种骗术的。另外还有极少数操测字骗术的，用测字判断吉凶。尽管操术的项目不等，而其判断必须结合“奉承迎合”的生意口是相同的，绝对避免断出丧气倒霉的语言。纵使必须说出凶兆时，也随之讲出一种可以解脱的方法——“躲星”、“破祟”或斋戒祈祷等，以趋吉避凶，骗取金钱。这种生意口，其虚妄实质，不仅在占卜批命上会暴露，而在阴阳二宅上更容易暴露。例如：张作霖在1928年6月4日被炸死，棺木存放在帅府内。大元帅葬仪筹备处长郑紫宸，邀集沈阳著名术士和关内堪舆专家多人，在各地为他寻找葬地，大看风水。最后选定大伙房水库东北侧，说那里“前有沼，后有靠”，系“龙脉”，预作子孙万代，飞黄腾达，吉祥如意。这样给术士很多金钱，算作酬劳。事实证明，张学良不但未验吉祥，反过着幽困生活。张作霖的灵柩因九·一八事变未葬进元帅林，被伪满协和会移葬于锦县的驿马坊。由此看来，看阴阳二宅的骗局是容易暴露的。当时卦棚子骗术最精的，前有西门脸的“第一穷命馆”和侯仲羲命馆。后有南门脸的“郭经九命馆”，声名最为显著。

(2) 坐家算命：有少数术士，不在热闹场所出卦棚子，而在热闹场所附近住家卖卜。家中陈设桌凳、馓筒、卦盒等物，以候卜客。宣传方法，则在各热闹场和各城门张贴海报，标明操术的项目，宣称判断精确，注明住家地点。其操术方法和骗钱生意口，则与卦棚子相同。这种术士在沈阳共有八九处，以城内西华门侧自称小卧龙的阎耕一为有名。

（3）出卦摊：这一形式是低于上述两种形式的星命业者。术士在热闹场所设露天桌凳，上置占卜用具，操六爻课和相面术。其招引卜客方法是，先将卦盒摇动，使盒内3枚铜钱作响，接着便高声念白："算灵卦，判断凶吉；相面貌，判断贫富。"招引游客围观。然后自夸操术之精，以引诱游客问卜或问相。在围观的人很多，尚无一人问津的情况下，术士就说："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骗人上套，从而弄得两三角或一元八角不等。这种卦摊，各热闹场约有二三个或四五个。

（4）摆地摊：在热闹场所就地铺上约3尺见方的一块布，或一块较厚的纸，上置卦盒和墨盒。左手持一束几寸宽长的纸条，或一块磁砖。右手执毛笔，一边大声念道："算灵卦，看灵相。"一边在纸或磁砖上，用毛笔画虾米、鱼、蟹等，以招游客围观，利用其好奇心，从而诱引游客问卜或看相，骗取一两角钱。这种术士为数不少，各热闹场所都有。

以上四种术士，都是利用热闹场所活动。及至1922年前后，沈阳建市，关闭了九门、平康里热闹场；西门脸也因修建电车路停止活动。术士们大部分移向新开辟的第一商场（小西电车站）、北市场以及西北市场，继续操术。

（5）沿街卖卦：术士手持卦盒和一束纸帖（约3寸见方的稍厚白纸），上面画有带彩色的动物和各类人形象。画面朝里，双合叠起，叫做灵帖。有的还持一装有黄雀的笼子，沿着各胡同边走边喊"抽灵帖、算灵卦"，以招引家庭妇女占卦或抽帖，或用黄雀抽帖；然后按卦象或帖上画的形象，拣妇女爱听的"妈妈令"妄言一通。黄雀抽帖，事前要作充分训练。训练方法是，先把一束百八十张纸帖放在桌上或炕上，在帖束的某一张帖上，放一粒粟子，把雀放出笼外，引雀叼那粒粟子，这帖便被叼了出来。这样反复训练，黄雀习以为常，用以骗取少数钱财。沿街卖卦的，每天在街巷内都能看到，其人数难以统计。

瞽目术士类：(1) 坐家算命：这一形式是瞽目中的高级术士，专凭亲友和信仰者宣传，以招徕问卜或前来算命者。算命时，问卜人先报生年、月、日和时辰，术者以“一掌金”的方法，屈指一算，立即说出干支八个字。一掌金是瞽目者师传徒的专门技能。这种技能只在瞽目中相传授，绝不教给明目人，明目人必须查阅《万年历》，才能说出生辰干支八个字。然后按成书《命理正宗》、《命理探源》的内容，结合生意口，判断吉凶，批算宿命。每算一命，索酬1至2元。占卜六爻课，术士手执一个珠算盘，按问卜人6次摇倒卦盒铜钱的字背，或单或双，活动算盘珠以记数字。然后按六爻课，结合生意口，进行吉凶成败的判断，以骗取金钱。每摇一卦，索酬五角至一元。这种坐家算命的术士，沈阳只有四五家，以包秀峰、张震洲、刘汇川和张益忱最著名。

(2) 沿街算命：这种术士在瞽目中为数最多。术者身背一把大弦子，手持一面小铜罗（名叫报君知），由一个小孩子领路，串胡同走。瞽者边走边敲小铜罗或吹笛子；也有吹小葫芦头的，以招引家庭妇女叫进屋里算命。算时，按问卜人的生辰八字，有的说断，有的弹弦子唱断，判断休咎。不论是说断或唱断，瞽目者的最后一句是“今年不算来年卦，往下多说就是奉承。”这种术士的判断，不按成书而按照师傅传授的120套算命歌诀。结合妈妈令的俗套，每次骗取五角钱。如果瞽目术士说出你是“双妻之命”，那就得给双卦礼。这套歌诀，只在瞽目中相传授，不教给明目人。另外还有低级的，白天弹弦子算命，傍晚串胡同弹弦子唱大鼓书挣钱。这是算命兼说唱生意。这两种形式的术士，人数众多，居住分散，人数难以统计。

几个著名星命术士

沈阳从清末民初直至解放，著名星命业者在明目术士中，前

有第一穷，后有郭经九；瞽目术士中，则有包秀峰和张震洲，尤以张的声名为最昭著。

第一穷：姓陈，在西门脸建房，出卦棚子。操六爻、奇门、合婚嫁娶、阴阳二宅各种骗术。由于擅长生意口，最能逢迎卜客，吸引迷信群众。卜客很多，骗钱亦不少，置了二三十间房屋，约在1921年死去。他传授的何文轩继承他的卦棚子操业，在门前挂块“第一穷弟子何文轩”的木牌，以招引问卜者。他的骗财生意口，虽大大逊于第一穷，但维持一家数口人的生活尚称充裕。

郭经九：约在1921年曾充警察，后学星命，人善于观察，能发挥侦察所长。在南门脸设卦棚子，操六爻课和批八字两术。他为多招卜客，托亲友和饭馆、旅馆服务人员宣传，另外求显宦名流为他题写“知机其神”、“卜以决疑”和“应验如神”等匾额，悬挂在棚子内，这样一来，问卜人日益增多，生意兴隆，收入颇丰。九·一八事变后，他还弄到伪奉天省警务厅长三谷清的“知机其神”的一块匾，挂在棚子当门处，从而门庭若市，积财巨万，置了数十间房屋，数十亩田地，居然成了富翁。不料八·一五光复，有强盗入其家，抢掠财物，因拷打受惊，罹病而死。街坊纷纷谈论说：“郭经九净给人算命。判断休咎和生死，怎么自己没算出来呢？”

包秀峰和张震洲：这两个瞽目者是张作霖的瞎顾问。二人操术甚精，声名昭著，为迷信群众所信仰。张作霖每遇疑难，即招他们卜以决疑。包操术不如张震洲。1924年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找张震洲算命，以卜胜败，张震洲灵机一动按逢迎惯例，屈指回答必胜。张作霖闻此，立即向其将领宣传，以壮军心。张作霖既信张震洲，其属下将领也纷纷找张震洲问卜算命，并多付酬金。如此，张在市内购置了不少房产，在鞍山农村置了不少田地，成了地主。九·一八事变后，去张震洲家算命、问卜的人仍不见少。他算命一次，索酬两元。他妻子管理家务和鞍山地租。

解放前数月，欲遣其妻去鞍山收租。临行前自占一课，得卦吉，其妻遂行。不料到鞍山，当地已解放，一时回不来，急得忧心如焚，自己也认为占卦不灵了。

另外，杨宇霆家里还养着一个被称为“张神仙”的术士，经常为杨谈命论运，为一些军政要员批八字，借以敛财。这个张神仙，除搞占卜批命外，还时常为杨搞“圆光”和“扶乩”等神怪勾当，帮助杨解决军政上的疑难，从而受杨的优遇，目为灵验的神仙。可是杨在1929年1月10日被枪杀，事前却根本没有算出来。这就暴露了假神仙的迷信神术，也说明星命业完全是骗人的玩艺儿。

（辽宁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算卦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

算卦、相面，古来就有，后来逐渐形成为一种以骗人为生的社会职业。

旧社会，有人把“卜”字看成一个马竿和一个瓢，比作讨饭的象征字。“卦”字好比是落魄的文人讨饭的象征字。也就是说凡是操此业者，如乞丐一样，只不过以此道糊口而已。封建统治时期，县太爷的衙门口是朝南开的，算卦先生可以坐在衙门口的对面，坐南朝北摆卦摊代写呈诉状。县太爷不仅不加干涉，反而以礼相待。由此可见旧社会是保护此道的。

解放前，北京的命馆卦摊充斥街头巷尾，其中以天桥最多、最集中。宣统年间天桥初兴时，算卦相面先生就在这里占领地盘。民国 4 年 (1915 年)，天桥市场七巷建成后，这里已有命馆 8 家，卦摊相摊 20 余处；至民国 7 年，命馆增至 20 多家；七七事变后，命馆减少，而卦摊相摊却大大增加；到解放前，命馆仍保持 20 余处，卦摊相摊则有三四十处。从事这项职业的，仅天桥一地，就达百余人。当然，这些人也不固守一地，每逢“三庙”（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庙会日），他们多前往赶庙设摊。有的还常去天津、东北等地“云游”。

下面以笔者对天桥的了解，介绍一下算卦、相面这种以宣传迷信为职业的骗人行当。

算卦相面先生的来源

落魄的读书人　在旧社会，算卦相面被认为是读书人的“后路”。清末民初，一些门第式微的书香子弟，因家业萧条，谋生又无所长，便将早年所学《易经》和一些医卜星相书籍加以温习，摆个卦摊或相摊赖以糊口。笔者的一位同事因小学教师工资低微，难以养家，就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在天桥摆相摊。后被校长知道，遭到辞退，从此他便专门以相面为业。

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职的官吏职员　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中，田春庚、赵尚有是破产地主，白云峰1925年以前在通县做官，有名的杨铁嘴是清宫太监，杜云华原是东北的商人，王宾生的父亲开过染房，亚卧龙的家里开过饭铺，陈桂钧家里开过裱糊铺等等。

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学徒　算卦先生刘洪年先在北京荣宝斋学徒，后去东北当印刷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在天桥从赵老道学算卦以维持生活；蔡笑陈早年当过裱画工人；张辅臣曾在药铺学过徒。他们两人早年家境都较好，读过几年书，但不爱劳动，便干了算卦相面这一行。

双目失明的盲人　旧社会中盲人有三条路：要饭、卖唱和算卦。笔者于解放后曾到盲人工厂做过调查，拿宣武区手表壳厂来说，第一车间就有七名盲工过去干过算命行当，其中有绰号“小神童”的叶树勋，绰号“小神仙”的王世，开过命馆的赵占礼，走街串巷的王福祥以及杨福生和古兰轩等。据说赵占礼曾给蒋介石算过命，有点名气。走街串巷算命的盲人，有的打锣，有的打鼓，有的吹笛。古兰轩当年就以算卦为主要职业，兼唱大鼓。

几种类型的算卦相面先生

算卦相面的收入差别很大，主要视其手法高低而定，大体上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类，纯属江湖术士。他们从小拜师学艺，但未必懂得术理，全仗“使腥儿”（弄虚作假）骗钱，一般每天可收入二至四元，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中少数人受过“好蹅摸”，即得到师傅的真传，本人又有些文化，能说会道，精于骗术，堪称“大将”。他们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给富商大贾、军阀政客谈相卜卦。有时他们一天就是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他们住在高级旅馆、饭店，并在报纸上登广告，雇人散发传单，自称什么“赛诸葛”、“大相士”、“神相士”……例如民国时代的灵霞子、钓金鳌、李半仙、金刚眼之流。这些人有的原来是在天桥起家，有的是在生意萧条时偶尔来天桥营业。长期在天桥开业、名望大、能赚大钱的是指南轩命馆的桂振峰，他是清末民初相界中自成一家的有名人物。后来，北京一带的许多算卦相面先生，多是他的门徒。桂振峰之后，开设“问心处”的赵某也颇有名气，他后来从天桥迁到东安市场。七七事变前后，天桥有杨铁嘴和杨半仙，解放前有杜云华。他们的主顾全是有钱有势的人物，有时被他们“扣上”（即吓唬住），一下子就能骗到几十元。挣了大钱他们就海吃海喝，挥霍一气。这些人多抽大烟，躺在烟灯旁琢磨骗人术。

第二类，没有拜过名师，主要靠自己钻研。这类人对骗人术不甚精通。因此他们相面算卦不如上类人“灵验”，问津者较少，收入一般每天一至二元，勉强维持生活，有的不得不兼营他业。如陈桂钧就在天桥兼卖自制的避瘟散，亚卧龙的孩子做童工、卖冰棍、拣破烂。这些人有不少是半路出家的破产者或失业者。

第三类，虽然熟读卦书相书（如《奇门遁甲》、《十筮正宗》、

《三元总禄》、《玉匣记》、《麻衣相》、《柳庄相》、《大清相》等等），但只会死背条文，不会生意口，不会“使腥儿”，因而挣钱不多，行话管这类人叫“控子”。“控子”多数是落魄文人，但他们“一年控，二年相，三年四年一个样”，只要混上几年，也就逐渐熟谙其中奥妙，同前两种人一样了。

第四类，盲人。他们虽多经师傅传授，但下街的盲人，一般每天只能赚几角钱。有时几天不开张，生活很苦，还常受人欺凌。所以除下街算命，还兼卖唱。盲人赚大钱的极少。日军侵略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只有陈半仙和杨半仙外出时能坐包月车。

总之，旧社会中从事算卦相面这一行当的人，除少数外，一般生活并不富裕，大多数比较困难，而且还遭受地痞、恶霸和军警宪特的欺压。不过他们老于世故，常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只有个别“本领”大的与有钱有势的人物有勾结。经济上，他们主要交纳地租、房租，不再交纳其他捐税，生活比天桥其他生意人和艺人稍好一些。

前来看相算命的顾客，商人多问自己何时发财、走好运；军政界人员多问何时高升，有无凶险；四乡农民多是预卜丰歉，讨个婚丧嫁娶的吉日；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求签问卜，多是想知道未来的命运。总之，这些顾客对卜者来说，都是自动送钱上门的“财神爷”。

算卦相面的骗人术

弄虚作假，引人上钩

算卦相面要赚钱，先要引人上钩。如何引，要有一套方法。最普通的卦，是算兄弟几个，有无父母、妻室，以此来“围黏子”（即吸引游人围观）。给人卜算家有兄弟几人时，算一个准一个，使人惊异不止，信以为神。其实全是骗人的把戏，今略举几例如下：

“使双簧”　相面算卦先生常雇人做为同伙即“贴靴的”挤在人群中装作看热闹的。算卦先生当着观众的面，叫人背着他把其家兄弟几位或有无妻室写在纸条或石板上，“贴靴的”看在眼里，然后打暗号告诉算卦先生。例如卢学忠的“贴靴”人用转动眼珠打暗号，规定是左一，右二，三不动，四上，五下，行话叫“使双簧”。

“小退皮”　相面人手拿一打小纸条，冲一个围观者说：“你弟兄几人，我算出来了。”说着就往纸条上写（写时不让人看见）。写完便问：“你弟兄几人呀？”那人说：“三人。”他就说：“相对了一位，我写的正是弟兄三人。”可是并不让人看纸条。接着又相第二人，还是先写后问，直到相了六七个人以后，才把纸条拿给众人看，果然个个都相对了。其秘密就在于第一张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第二张纸条上写的是第一个人的，第三张上写的是第二人的，依此类推，末了偷偷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最后一个人的。与这种把戏相似的还有“大退皮”、“翻天印”等。

“五音碑”　相面人在左袖筒里藏有一只特制毛笔。他向围观的某人说：“那位先生弟兄几位我相出来了，我把结果画在大拇指肚上，哥几个，我就画几道。”问完了亮出拇指，上面画的墨道果然正对。原来他在问之前假装往拇指上画，其实并没有画上，而是人家说的时候在袖筒里偷偷画上的。宋觉禅就用这种骗术相面。

请“敲托的”　“敲托的”也叫“贴靴的”。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一天，杨铁嘴刚摆好卦摊，就有一披麻带孝的年轻妇女踉跄而来，一行鼻涕一行泪地说：“先生的卦真灵啊！昨天说孩子的爸要死，今儿个真死了！我这孤儿寡母可怎么办？您再给指指方向吧！”说完就跪下磕头。周围的人一看，惊叹不已，说：“这位算卦先生真是活神仙！”争先前来抽签算卦。每天算卦的人都要排队。杨铁嘴的卦是不是真灵呢，天桥当地人都清楚，那披麻带孝的妇女是杨铁嘴的儿媳妇。这种骗术也叫“催响儿”。

察言观色，花言巧语

察言观色，看人说话，琢磨问卜人的心理，加以分析，然后随机应变。这种方法叫“把簧”。“把簧”大体有以下几种。

“把现簧” 首先观察问卜者的表情，从喜、怒、哀、乐、悲、恐、惊几个方面分析；套出问卜者的心事，然后“看人下菜碟”。所谓“一入门先猜来意，未开言先要拿心”。

“自来簧” 问卜者一上来就问：“先生，你相相我有儿子没有？”相面先生就可以有十成把握断定这人没有儿子，否则他就不会白花钱来看相，必定是盼子心切才来的。类似这种问卜者自己先把心事暴露出来的情况，就叫“自来簧”。算卦先生们遇到“自来簧”，就故弄玄虚，借机骗人。

“水火簧” 一个人来看相，相面先生问他：“你今年多大岁数，你媳妇多大？”如果这人回答说：“我 32 岁，我妻 35 岁。”相面先生就说：“你这个人从相貌上看，幼年时家境好，祖上根基不错，你能继承祖业。”结果，这个人的情况果然如此。但这不是相面相出来的，而是根据此人妻子年龄比他大这一点推测出来的。旧社会穷苦人早婚的极少，只有有钱人家才能给少爷娶妻室，相面先生这种探口风定贵贱的方法就叫“水火簧”。

“地理簧” 在旧中国，常常是一个县有一个县的特殊职业。如山东章邱县人多在外地作铁匠或在绸缎店做事；河北定兴县人多在浴池、煤铺做事。相面先生对这些情况都很清楚，问明问卜者是哪里人后，再察言观色，看表情服饰等，就能断个八九不离十。这叫“地理簧”。

上述四道“簧”只是举例说说。据说，算卦相面共有 13 道“簧”。掌握了这 13 道“簧”，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平地抠饼，骗人骗财，但有时“把簧”也不准，这就要靠使用“八面风”。“八面风”就是把话说得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行。另外还要看风

使舵，随机应变，使人不致生疑。有这样一个例子：算卦先生金善元有一次去营口，一位国民党军长把他的八个太太带来，一字排开，要金善元相出哪个是正太太。金善元虽然心中发怵，表面上却假装镇定。他坐在椅上叼着烟卷想对策，左顾右盼了一会，慢条斯理地说："吉人自有天相，正太太当然和姨太太长相不同，就拿正太太的头发来说吧……"说至此，故意停顿观察动静，只见有的姨太太的眼光已投向正太太的额发。金善元如获至宝，早已心中有数。不过还是故弄玄虚地说几句，然后指出谁是正太太。那位愚蠢的军长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对金大加赏赐。

婚姻上的一道关卡——批八字

批八字是卜卦算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代用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组成甲子、乙丑等 60 组，用来表示年、月、日、时的顺序。而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年、月、日、时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占干、支各一个字，四个部分共八个字。因此每人都有所谓"八字"。古人为便于记忆，又用 12 种动物来配 12 支，形成人的 12 个属相，即子鼠、丑牛等。十二属相之说起于东汉，这本来不是什么迷信。可是后来却被披上一层浓厚的迷信色彩，特别是在男女婚姻问题上，人的生辰八字和属相竟也成了结婚上的一道关卡，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外，又加上一个算卦先生批八字。他们胡说什么婚姻有相合的，有不相合的。相合的婚配是："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兴旺；青牛黑猪喜洋洋；龙鸡更久长……"不相合的婚配是："白马怕青牛；猪猴不到头；金鸡怕玉犬；羊鼠一旦休……"对于这种不相合的婚配，有的算命先生胡说有"破法"。所谓破法，无非是让人多送钱财而已。

算卦相面行当的消逝

北京解放以后，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有的自动放弃此道，有的被介绍改营其他行业。

北京正式宣布取缔算卦相面是1958年8月1日的事。当时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全体卜人开会，学习三天。通过学习，一般都提高了觉悟，认识到骗钱害人、宣传封建迷信是错误的，多数人主动揭露了骗人的手段，交出了卦盒、签筒、卦书、相书等工具。除年老体衰者外，大部分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下街卜卦的盲人，大都被安排在一些工厂的盲人车间参加了适当的工作。

（北京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说 说 扶 乩

高 坦

旧社会有一种迷信活动，名曰“扶乩”，又名“扶鸾”。这东西蛊惑人的力量很大，无知之人为之欺骗者极多，我在中年时学过它，还曾经多次给人做。现简述如下：

扶乩的形式

用罗圈一个，大小和一般人家所用的筛罗子相同，将筛罗子扯去纱底，也能代用，上钉一根木条做横梁，中有细孔安细木棍一根，安牢，名曰木笔。桌上放一木盘，中置细沙。前设香烛，用二人，站桌旁，面对面，手扶罗圈，术者烧符念咒。然后罗圈就自动在沙上写字，旁有人记录成文。可以预断病人的生死、谋事的成败等等。总之一切事都能断。而且初动时还书名，都是神仙，如吕纯阳、邱长春、道济等等。问事的人，还要在桌前跪拜。一人问过，还可换别人再问，大约一次可容四五个人问事。然后术者再烧符念咒，将仙送走，木笔就不动了。扶乩时日夜皆可，但一般在夜间的多。室内要收拾整洁，不许有孕妇在旁，扶时不许谈笑，要肃静。问事时，不许有诙谐言语，有则名为不敬，神仙就走了（木笔停止），而且下次还请不来了。这就是扶乩的基本形式。

流传的符咒

写符、念咒本来都是假的，但是术者为了保持一律，以表示不是乱说乱画的，也有个固定形式。据我所知，锦州一带扶乩的符咒，全是一样。咒有两套，分请仙咒与送仙咒。符有6样：一镇坛符、二请符、三送符、四催符、五打符、六斩符。请符是9个九字上下连着写；送符是7个七字连着写；催符是6个合字，两个并肩，上下3对。将沙盘等摆设好，先烧镇坛符，后烧请符，时间长了不来烧催符，最后烧送符，送而不走（木笔乱画不停），烧打符甚至斩符，大概如此。请仙送仙还有两套咒，言句俚俗，不外“天灵灵地灵灵请仙来送仙行”之类。打符、斩符只是相传，据说没人敢用。其实这事根本是假的，那有送仙不走的事！符咒都是做样子，写些什么念些什么都行。

扶乩的真相

我在伪满前，曾被老师翟镜清叫去给一家扶乩时当帮手，他本人站一方，我站在对面，事先告诉我不许用力，是要随着动，我看扶的很顺利。事后我要学，翟老师很不吝惜地把全套把戏都教给我，但是屡试不灵，那罗圈干脆不动弹。后来我又知道城北何画三老先生是扶乩名手，正在北关一家教专馆，我也曾跟他学过古文，又与我家是老亲，因而专程请教，他才把真相告诉我：符咒都是假的，只是得练熟手法，二人之中，一人主动，一人随着，主动的固然要紧，因为一切文章都是由他作的；但随着的也得会随，使外人看不出谁是主动者，因之就像罗圈真是自动一样，二人只是扶着，吉凶祸福的话，不过是顺手乱写。但是也有一些诀窍，主要有几点：一少作肯定语，文词游移两可，事后怎样看都

灵。二根据神仙的身份练习作文章，如吕纯阳的文章要文雅而好谈道教；济颠的话，要诙谐滑稽，不谈道教；关羽（扶乩的称关帝）要有武将气；女仙的诗词要有艳丽之语等等，这一点很难。三遇见怀疑不信之人，不要深辩，只是说仙人走了，停笔不写了。四打算常做这事的人，要看看以前扶乩留下的坛词（扶乩的术语又名仙谕），其中有许多笔法可以套用。

迷人的传说

扶乩的有许多传说，也可以说是宣传材料，大多是说扶乩的事，如何灵验如何神奇等等。其实那些文辞和古诗都为编造而成，全非实事，讲得娓娓动听。如说有人在扶乩时，问吕纯阳因何两地同时扶乩，大仙都到坛，那处是真的。乩上答以两句诗："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意思是说仙人能分身，都是真的。又说关帝曾在扶乩中，痛斥一个坏人，骂道："红锦帐中做尽娇声呼嫂嫂，黄泉路上将何面目见哥哥，唤周仓，看刀斩"！将该人吓坏了，回家后颈上生一恶疮（俗名"砍头疮"），不到半年而死等等，不胜枚举。邑绅高隐樵先生曾送我一部书，系道光年木刻版本名，《暗室灯》，其中所载全是这些故事。扶乩人就用这一类故事迷惑人心。

扶乩与佛道二教的关系

扶乩时来的神仙之流，大多是佛道二教中的名人，如吕纯阳、济颠、邱长春、白玉蟾等人；甚至还有二教中的神圣，如释迦、观音、老子等人；也有历代名人如关羽、文天祥等等；另外还有诗人、文人、名僧、名道、才女等等，全看扶乩人的兴趣意向而定，好用何人名义，就是何人。这一点与宗教毫无关系。只是从态度

上看，佛道二教不同，佛教的教规（又名戒律）信徒不得扶乩，也不准信奉乩语。记得民国十几年时，陕西有一名僧印光死去，半年后忽有北京的悟善社（会门）扶乩，印光和尚到坛说了很多话。悟善社中人辗转传抄，在社会上很流传。北京佛教方面在刊物《法轮周刊》上曾登载文字，驳斥这事。对于扶乩的用释迦、达摩等佛教祖师名义，佛教认为是莫大侮慢。至于道教则不同，有一丛书名《道藏精华》（民国初年出版，上海丁仲祜编纂），内收道书100种，其中有一部道书名《唱道真言》。书首记载是钟离权祖师在南京乩坛所作（大约在明代初年），此书收入《正统道藏》，可见道教是承认扶乩这件事的。

扶乩被会道门的利用

扶乩一事，各会道门里利用的最盛。据我所知，公开的会道门有宣讲堂、道德会、红万字会，秘密的会道门如一贯道等，都利用扶乩作骗财迷人一种手段。民初锦州城北宣讲堂利用扶乩募化财物，将3间房的宣讲堂改建为100多间的大庙，名三才寺。伪满时长春的红万字会利用扶乩募款。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伪侍从武官长张海鹏是红万字会会员，有一次关羽到坛，张上前请训。乩笔大写："三弟别来无恙"六个字，张大喜非常，当时自动捐款伪币两万元。至于一贯道更利用的多，扶乩人还有什么"天才地才"等名义。道德会也有时扶乩。因为利用扶乩的办法，可以假托神仙向求神者发号施令，使信者不敢违背，这是会道门利用扶乩一大缘故。

写 家 书

写家书是扶乩中的又一种形式，是由术者把请仙人家的死去

先人“请来”，向后人训示。还有的作诗、作文（根据死者的文化而定），连篇累牍地写。有的人家连续弄多少天。这事大多是会门中做的，事先把那家的家事探明，死者的身份和生前经历也都探听好了，才能进行，然后借此机会骗财。据说锦州城北三才寺，就利用这种手法骗取了许多财物。还有人看见，死去人到坛时，和他的子女用乩笔谈话之中，忽然盘里的沙子湿了。这是预先在盘子一角，埋下一团湿沙，到时用木笔巧妙地勾到盘中心，利用写字的活动，将湿沙搅拌匀了，于是人们就看见满盘沙子都湿了，认为这是死者下泪了。又有时候木笔从罗圈里跳出来，打在下跪人的头上，都说这是老人发怒责打后人。其实这是扶乩人的手法，想做这个时，都是事先做好的鬼。

神　笔

乩仙到坛时，有时应人的请求，可以写字画画，扶乩时先请求好了“仙人应允了”，把木笔上附一支水笔（一般都是大提斗），沙盘撤去，桌上铺纸，旁设墨碗、水盂等物。仍用二手扶，乩笔自动蘸墨，在纸上写大字，多是草书。还有的能画写意画。这事的现场我没看见过。写成的字画，我倒看见过许多。有的还有上下款，那位仙人写的，写给谁，都在两旁写着。还记得 1958 年在本市市北关宋九令家，看见他家正房东屋北面供许多佛像，在像旁挂一幅画，约高 2 市尺的小幅，用色墨画法，画一老僧，写着给永明画，画者的名是两个〇上下象一个中断的 8 字。据宋老告诉我，这是天津市红万字会请乩时给他画的。仙人说：宋前生是一僧人，名叫永明，因此这画上仍写给永明。仙人名字两个〇是代表老祖（红万会字崇奉的主要仙人），宋老说因为这幅画，他花了 500 元现洋。仙人写的字画，有的墨色中有花。这是在宣纸上，事先用白酒溶化白矾，喷在纸上晒干。用这种纸写墨笔大字，笔

画中就出现似花非花的斑点，很好看。

仙灵照像

伪满初年，在阜新一个董家看见供着两个照片（8寸小半身像），一张是释迦牟尼佛，一张是济公（名僧道济，后称济公，又称济颠、济祖等），问他其来源，说是在北京悟善社请的。此社也是一个会门，常设乩坛，有时在仙人到坛时约定好时间、地点，到时就用照像机向约定的地点望空摄影，必能洗出仙人的像来。我听后明白此事的假好做，不必多谈，因涉及扶乩，附写于此。

变相的扶乩

民国初年，曾有一种变相的扶乩法，名曰碟鸾或碟仙。有印成的纸一幅，长约3市尺、宽2市尺左右。上印许多字，都像黄豆粒大小，没有行次，有纵的有横斜的毫无规格，约有四五千个字，字与字之间也没有意义的联系；密密麻麻的一大张纸中间，有一个没字的小圆圈，画一个鬼脸，用时将和圆圈一般大小的磁碟一个，在碟心照纸上样，画一鬼脸，反扣纸上；用3个人，每人都将右手的食指伸直，按在碟上。碟上还画一箭头。按上以后，碟子就自动地满纸乱转，忽转忽停，停时将箭头所指之字记下来。到碟子不转时，看看所记之字，往往成文。可以解答所问之事。又有一个东西名曰“勃兰失”，也是类乎扶乩的性质。也是在民国初年，上海有人名鲍芳洲，开设精神学社，教授催眠术，同时也出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薄木板一块，约六七寸见方，作心形，平放，下有3个小腿，有小轮，中间有一小孔；用时桌上铺白纸，将此物平放纸中，小孔里插一铅笔；然后用二人以食指按着，听其自动，据说能自己写字，老友陈湛如有这个东西，但是他说屡试

不动，白花了五六元钱买一个小木板。

我的扶乩经过

扶乩的人，大约分 3 种，第一种是会门中有组织的扶手，几乎成为专职，在扶乩前先受会门中的指示，要如何如何，达到什么目的，然后按照所授的意图去做。第二种是没有组织，但是以此事为业，家中常备扶乩的一套东西。有人问事，他给扶乩，得一定的报酬，和作生意一样。第三种是既没有组织，也不是以此为专业，只是由于好奇而学扶乩，等到屡扶不灵，有些人就学做假，练习手法，给旁人扶乩；时间长了，社会上就有人知道某某会扶乩，于是就有人去求，并非专业。这三种人形式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欺骗群众。第一、二两种是为了谋利而有目的地欺骗。第三种虽不为谋利（也有时接受礼物），实际也是欺骗。我就是属于第三种人，大约在 30 岁后，开始应酬人而扶乩，到解放时约有十数年时间，欺骗了许多人，也耽误了许多人，不过一般地说扶乩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对方的情况，因受欺骗而造成的差错、损失等等，我也不知道了。到全国解放后我才不做这种事了，而且也没有人来求了。为了揭露旧社会利用迷信欺骗人的这种手段，写了这篇文字。因为事隔多年，当时扶乩所编的诗词，大多都想不起来了，只想到两三首诗录出来作为这篇文字的结尾。

伪满时，约在 1937 年，我在锦州有一个朋友胡育华，到我家请我扶乩，问伪满何时能完？当时有他的表弟冯某，共 3 个人，他和我扶乩，冯某记录。吕纯阳到坛，先作诗一首：

一道寒泉破碧岩，两三猿鹤闹松巅。四时不息门前水，五柳常围处士庵。

童子六七方罢浴，宾从八九醉初酣。人生到此宁非快，何必求奢望十全。

我等提出问时局的话，又写出一首诗：

十室堪伤已九空，八千子弟早西东。欲求七政归原轨，争耐六朝金粉零。

五胡乱华华运厄，四方峰火火方红。三君若问升平日，二水一关定太平。

写后大家猜了一回“二水一关”是何时何地或何人，谁也猜不出来，我心中暗笑而已。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寓亲属陈姓家，有同乡朱衣云把我请到他家扶乩。当场有宋姓兄弟三人，想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说是有人介绍），正心意不决。扶乩写出一首诗：

人生有定义，正邪分两途。是邪终难久，投入悔当初。

诗意是暗示共产党长不了，现在加入将来要后悔。

以上两次，事后在场人还互相猜测，有人还问我，诗意何在？我都是说诗意隐晦，我也不能太懂。其实诗都是我作的，我心里话：“你们胡猜去罢！”

（辽宁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

郭瑞廷

相命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产物，它有政治作用，既是为帝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又是迷惑人们思想的毒素，流传到江湖人手里，又成了一种骗人钱财的法宝。在新社会里，它骗人钱财事虽小，但毒害人的思想事大，知情者有责任破除迷信、唤醒群众不去受骗。说来相命骗术，花样很多，首先他把顾客当囚犯看、当点、当猪，它谈相谈命为对面审囚、为盘点、为宰猪，他说的语言有两个名称，一称惶，一称刚。惶是使人惶恐，刚是刀口上的钢之意。他讲的语句，也有两个方面的称谓，一说人那好，……的方面称龙刚；一说人那坏，……的方面称千刚。他谈生意有廿八字诀："掌老扶幼骂中年，先千后龙用心坚，来问何事有何事，前头见过防后头"。他骗人钱财的法宝最主要的是四个字："飞栽斗邪"。飞是对客先用飞惶，先说来人要见么事情，如事非、破财、人口丧亡等事。来人答应见了么事，他就接连去一栽惶，说人又有么事，照你相上看来，藉断丝未断，火熄烟未散，这回你要谨访，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若不信这一套，它又去个斗惶，打起斗来说：么日么时非见不可。顾客被他吓倒了，肯出钱时；他就更谈得煞有介事了，头头是道，面面有理，振振有词，叫人在何时何地不交何样的人，则可避凶趋吉；或者再用一个翻骗钱财的邪惶，要人去做忏悔，求神解化，这是一连串的骗人骗钱财的法宝。还有什么翻天印、靠子、滚勾、连环套等。翻天印是他先在石板背上刻写下一种活动语句，都安得上，都可谓对的，只在他写就了翻天印后，问来人是么样的？他就翻过石板面，圈

他所写的那骗局句断，可上靠，可下靠，可左滚，可右滚，可接二连三的套得住。如：看人父母说，以你的相上看来应该是父克母，母在父先死。看人妻子说，以你相上看来，不作三家女婿，就要作二度新郎，现在无得克。看人弟兄说，以你的相看来，弟兄最多四个不得三个少，一个过继。这几样全在圈句度时的混骗。他们的秘诀是：要在江湖走，杀刚不离口，十千九响，响是讲得对。总之，来找他们看相的人都是受了刺激或出了事故，心不服来看相算命，是否命里相上应该如此。江湖人掌握了这一诀窍，谈得来人有所怀疑而来，得个安慰而去，以致骗术得逞。

按照上面说来，相命引人迷信根深。因为人心总是不足的，又是向上的，发了小财又想发大财，做了小官又想做大官。所以，在旧社会市面上有好几种迷，有的迷发财，有的迷做官，有的迷女色（弄小老婆、搞男女关系），有的迷跑马（沉醉于跑马去逗马转等），有的女人迷生儿子或迷男人宠爱（当小老婆的未受过孕，或男人不爱她，恐被遗弃），这些都是相命先生的肥顾客，这几项事情只有它的未知两个面：一面是求得到，另一面是求不到。这些迷头迷脑的人们，达到了目的就以为相命先生真灵；未达到目的还是迷，又来找相命先生看相算命，这样的情况完全是由相命者所导引而至的。至于他们的骗术是如何骗，我不彻底了解，兹将过去几个名气大点的骗局指出来：1. 民初 6—7 年时，上海的大相家钓金鱼骗了袁克定的 1000 元，用的是龙刚进邪惶出，讲袁有九五之尊，需先培阴德，来换龙骨，得气成功（正在动运洪宪前）。2. 民国 9—10 年间，上海大相家小孔明骗了北洋军阀张福来 200 余元，用的千刚进邪惶出，说张杀人过多，冤鬼要索命，应做忏悔，燃 72 盏孔明灯，送 7 天 7 夜死咒（以上二事系汉口江湖人历数探源传说的）。3. 民国 12—13 年间，汉口大相家黄鹄山分别骗取了北洋军阀将官赵荣华、李景林的 100 元和 200 元，是用的纯龙刚。讲赵快升师长，讲李不到一年可升督军。以后，李景

林果然当了天津督军，黄鹄山还去求得了督署里的一个参议官衔（这是黄鹄山亲口说的）。4. 民国二十几年间，江西庐山一个相家赛管辂，骗了马占山100元，是用的先千后龙刚惶打响的，也是他有窥点的功夫，察颜观色，临机应变，说马占山要死地而后生，险难发荣贵、名震天下（这也是他亲口说的）。5. 民国二十几年，汉口有个相家陆地神仙，住在大旅馆内骗了一些军阀财阀的小老婆的钱财，一次骗取数十元、上百元是常事。他有蛋出血和水火票等法宝。那些小老婆不生儿子，不得男人的宠爱，被他飞刚飞对了，他就用邪惶使现这样法宝。蛋出血是他把鸡蛋用注射针头插入蛋内抽出蛋白后又注射红墨水入内，用猪鬃插塞蛋壳眼。他盘点时，妇女自买来的鸡蛋放在神前俯伏祈祷，他将鸡蛋换了。妇女祈祷毕，他开蛋现宝，说有什么冤孽纠缠，致使不受孕，要大做神解。水票是他用矾水在黄表上写字，干了不现字，放在水里现字，叫点人自买来的黄表香烛等，他乘隙把这法宝换进去，要点拜求祈祷后，现此法宝。做这样的点，都是来回两三趟盘下地，以点要求的么事，表内暗字则写么事，或有一些什么缘故。火票是在白纸上用药水画上人物形象（什么药水我不知），纸上画的形象要用火在上面熏才现光，这是元光。所用点一般是逃走了小老婆和侍女，或拐走财物等。盘这种点是在寂静房间内，燃香炉关电灯，令点拜求一次不现宝，三次、四次才现法宝。这种骗术不是一成不变的办法，而是他看情况临机应变而已（这是相家亲口流露出来的）。6. 汉口一家相命馆胡糊涂，在日伪前一天清晨命馆未开门，胡在床上吸鸦片烟，一个点推门进来手提一个提箱要看相。胡叫他坐一会，候过了瘾来看。胡边抽烟边窥点，估计手提箱内是钞票，抽烟谈相，飞去一惶，说这人目前是生死关头，有大凶大吉。这人本来心虚胆怯，当面求指引生路。胡开口要100元才讲。这人说，只要不遭凶险，同意。胡把100元收后，说你的相上目前流魂泛海，九死一生，若不趋避，危莫可逃，现在是四

处有凶一方占吉，北方最凶，西方也凶，南方去不得，此地站不得，只有东方可行。能叨吉化，事不可迟，速行为上（胡窥这人身着军服，北方口音，容态浮动不静，手提一箱钞票，当时时间又是清晨，定是由北南来才下火车）。胡骗这100元是他临机应变，见景生情，正是“识透人情便是仙”（这件事是胡糊涂事过半年后他亲口讲出来的）。

以上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揭露别人的骗术。有人反问，难道你混迹江湖就未干过骗人的事吗？不，有的。民国3—4年间湖北裁军，我由连长退伍赋闲汉口，把600元的退伍金花光了，岁暮无聊在街市上代作代写春联，认识几个测字算命的。又在次年正月，见他们测字算命生意很好，我动了心，欲干这项业务，便每天在他们的字摊边见习。有个姓罗的助成我摆摊出来做（罗姓即陆地神时他也未拜师），我未深虑，盲目地就摆上了这样的一个测字摊，做了两天，来了两人盘问我和那姓罗的。来的人丢些局语，我一点不懂，姓罗的也不懂，于是他二人说请你两人到茶馆里喝茶去，便将我摊子上面的东西一并提到茶馆里。那姓罗的招牌是一字金，我打的招牌是一字针，都是外行，我们同那两个人到茶馆里。里面已坐有两个老江湖算命先生，一名彭九皋，一名梁飞鹏。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这行业务，先要拜师才可，否则不准做。我们被他们逼迫入了江湖的门。我认彭九皋为师，姓罗的拜梁飞鹏为师。我们各用了十串钱，是分三次付讫的。他们以拜师为叩师说“祖业有完时，江湖用不尽”，“进了江湖门，一生不受贫，到处能吃饭，家当比不赢”，并规戒了严守江湖骗术的秘密：“江湖一点诀，勿对妻子说，若对妻子说，七孔流鲜血”；一切江湖上讲话的局子（又名飞燕子）、做生意的诀窍都不准外讲等。但他并没有传授一点真实本领。我不乐意过这种流浪生活，于是写信托友谋事。到了秋天，接到刘佐龙部队三团八连连长回信，叫我到随县去补军士名，帮办军装伙食贴写，于是我又到军队里慢

慢混了 11 年。刘佐龙垮台时，我是宪兵连长。民国 17 年，由部队落伍闲玩半年，复做相命业务，这时候我已学会了命学相学的道理，江湖我是懂的，可是我不卖江湖，不用那飞栽斗邪的惶路，所以同业江湖人笑我是一个怪先生。其实我在干相命这行期间，生活过得不差，还不是靠骗他人的钱财。不过，来找我看相算命，骗他块儿数角，最多也只二三元。另还赚了些同行来的分账，有 5 元、10 元、20 元的，那是他们卖好了大生意，如要批写一本命书出来，交给客家去换钱。批写的式样分三种：有流年成本，有飞星窦度，有终身命鉴。这三样是他们写不出的，要在这本子上写出 3 个圆盘子（或 5 个，或 8 个），要批写上 30 页，总得要写至六七十岁止。至于我骗人民的钱，也是掌握了那“掌老扶幼骂中年，先千后龙用心坚，来问何事有何事，前头见过防后头”和“先千后龙，盘点有功”的诀窍。我未成著名的相命家，总归是吃了几十年江湖饭，益了我不劳而获的享受，损了我参加辛亥革命的壮志，堕落为一江湖术士。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

江湖生意门的九骗

曹俊山

星相八字靠骗术

江湖相士凭他一双眼睛一张口，就能把你的今天、过去和未来说得头头是道，又“准”又“灵”，不由你不信。我这儿给你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件事：一个秋天的上午，刚下完一阵小雨，有一个老乡，急急忙忙往集市上跑，快晌午了，他来到集上，正往前赶，就听身边有人喊他：“老王，往哪去呀！”老乡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相面的。他觉得很奇怪，与他素不相识，又非亲非故，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愣了一下，就往相摊走来。相面先生请他坐下，对老乡端详了一会，就说：“观你的气色，五阳不旺，主家有病人呐。你家住北庄，是出来抓药的吧？”这么一说，把个老乡吓得目瞪口呆：怎么我住在哪，姓啥，家里有病人，出来抓药等他都知道呢？都说相面的“一双神眼看穿相，一张铁口定吉凶”，莫非是真的！于是，老乡就把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媳妇有病，到集上来买药等一一道出来了，并要相面的算算他媳妇的转凶。相面先生问了问他媳妇的属相，看了看老乡的手掌，又翻翻“麻衣相法”，说道：“你是金命，你媳妇是木命，金克木，你媳妇被你克着哩。你左掌生命线过旺，感情线下降下斜，必然对妇人不利。要想避克相，你要往东走，东方甲乙木，你媳妇木命在东方，自然有贵人相助，一个月内保管病会好吉。”老乡掏了看相钱，朝先生指的东方走，不远到了一家药店按照药方买了药，拿回家给媳妇

吃后不到半月媳妇的病就好了。你说神不神！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神。原来集市北边有一个北庄，北庄人到集上要经过一个红土岗。相面先生一见这个老乡的鞋上沾有红胶泥就大胆地断定他是北庄的。

老乡肩上搭着一个布袋钱褡子，上边写着“槐仁堂”3个字。旧社会，不少姓氏都有名号，如“槐仁堂”姓王，“三元堂”姓杨，“福顺堂”姓赵，“恒德堂”姓张等。因此，相面先生就断定老乡姓王。他怎么知道老乡家里有病人呢？原来老乡的耳朵上夹着一个药方子，露着“麦冬三钱”等几个字，相面先生从这张药方和老乡的神色，猜定老乡是来买药的。至于叫老乡往东走，倒不是什么“东方甲乙木”，而是那药店就在东边，一般的病，吃吃药过些日子也就好了。你看，这不都是假的吗？当然，相面先生光靠这点观察力来相面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办法和基本功，需要背熟活用。说来，相面这一行要比算命批八字的历史还早，资格还老。中国相术产生于周朝。当时朝廷有个官宦名叫叔服，他最早用“五官气色”这种道理给人看相。后来这种看相术流传下来，陆续出现了专业的“星相家”或“相士”。最出名的星相家，有春秋时晋国的子卿，战国时的唐举。到了汉朝，就有专门看相的书了。后来，分成了各种流派，除了传统的“麻衣相法”、“柳庄神相”、“紫微斗数”、“奇门遁甲”，还有近现代的“三世相法”、“林真手相学”、“指纹占卜”等，看相的是用师门直接秘传的“法”行骗的，有一本骗人的秘集叫《英耀篇》。全书共700多字，大都用江湖“春点”黑话写成的，其内容是相士们骗人招的精华总结。“英”就是家底身世，“耀”就是高明的手法，即用高明的手法把对方的家底身世给套出来。再就是察颜观色，凭着神态可判断出对方的身分职业和问事来。最后就是用各种方法进行断语下定论，有的用“探、骂、哄、捧”这一套（参阅《算命窍门在“活口”》），有的用“敲、打、审、千、隆、卖”六字法。“敲”就是旁敲侧击；

“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猝然之间吐真情；“审”就是察颜观色，判别真伪，由已知报未知；“千”就是连吓带骂，向要害处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鼓励；“卖”就是掌握了资料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语气一一推出来，使对方笃信而折服。

看相基本功为“宫格、纹路、气色”，这是相术的三大要素。“宫格”，就是把人脸分成上、中、下三个大部位，立有“兴、衰、善、恶、贵、贱、福、祸”等名堂。“纹路”，就是脸和手上的皱纹或别的记号。如手相中大体上划分为“头脑线”、“生命线”、“感情线”和“事业线”，以及“土丘”、“木丘”、“金性丘”等各种掌丘名称。在这些不同的线和丘中划定一些不同内容。求相者属于哪种范围的，就按照哪种说，在说的当中可自由发挥，对了多说，错了转弯。“气色”，就是面部、掌部的色泽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宫格”、“纹路”和“气色”的鉴别和划分，都是相书和师传下来的。如“宫格”分12宫，即命宫、兄弟宫、财帛宫、奴仆宫、官禄宫、妻妾宫……等。眉间叫“命宫”，鼻尖叫“财帛宫”，眼角叫“妻妾宫”等。这些宫，再按十二时辰倒转，就能断定人的“运气”。而且在手掌上还划有明8宫和暗8宫，再加上天干、地支和五行方位、五行生克、六大冲等，以及人的10种脸型，还要在脸上排八卦、立干支、分出“三亭”、“三才”、“四渎”、“五官”、“五星”、“五岳”、“六府”、“六曜”等诸名目分类，此外还有一套“活口”相语和有辙韵的顺口溜诗句。这一套套分类、规定和各种名称是很杂的，一开始学看相，就要把它们背熟（顺背、倒背、插花背）才行。学艺3年（实际是8年），就是学背这套相法的基本功。

仅就看手相来说，相面先生就能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现举一例：只见相面先生不慌不忙，顺口成章道：“看相不看手，必定没传授，请把手伸过来！”对方把手一伸，好嘛，你听他一套套地

说上啦："指为龙，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叫虎吞龙。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群，小指为臣，四指为宾，二指为主。宾主相齐，群臣得配，可算是个好掌法。掌中有8宫：明8宫——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暗8宫——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掌心要清必定发家；掌心不清必定不发家。再看看你的手背，手背要看这三道浮筋，若露，终身必受苦；浮筋不露，终身必记福。看您这浮筋似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生食禄不缺呀。"随即又把手翻过来看掌纹，一看，煞有介事，念念有词道：少年必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过了三十才逢春。快啦，不久就要交好运啦，发了财可别忘了老哥我喝杯酒啊！……"

不论看哪个部位，相面先生都有一套江湖口词。比如看五官时，他就讲："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羊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起10年旺运，若有一官不好，必走10年败运。"在五官中，每一官还有好多名堂哩！比如眼睛吧，他也能给你说出一套来："龙眼人登基坐殿，凤眼人执掌朝阳，狮子眼登台拜帅，虎眼人威镇朝纲，鸡眼人好斗，狗眼人脸酸，蛇眼人曲曲弯弯，猴子眼生来伶俐，鸽子眼性软好绵，牛眼人主于大富大贵，猪羊二眼不得善终。"如果他想呕你，就说你属于"骡马眼睛"，念道："骡马之眼不可夸，套上夹板自己拉，有人上前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这叫花木兰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卖豆腐的佃两亩薄沙地，江里来水里去；左手拿个搂钱耙，右手拿个没底匣，搂多少，多少，有多少钱也剩不下。"他把你骂了一顿，说你如何倒霉，过去的运气如何不好，如何遇到劫煞灾星，你被骂得心虚，弄得你晕头转向，末了，再哄你一遍，用他们的行话说，叫作"兴"，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你过去运气虽然不好，毕竟有贵人相助，逢啥月啥季，到啥方向，运气就会好转云云，有的是先"捧"后"骂"再"哄"，有的先"哄"后"骂"

再“拜”，也有光“捧”不“骂”的，这要量体衣，看人下菜。总之，不管是相面还是相手，和算命一样，都跑不出用“探、骂、哄、捧”这一套。常言道：“戏法是假，功夫是真”，看相是假的，这里边也有真的部分。例如“万年历”和“六十花甲子”就是真的，不是迷信。万年年历是古人记年的大历本，六十花甲子是记年、月、日、时的工具，即现在农历记年法至今仍在沿用。这些东西经相面和算命先生一加工，给神秘化了，弄得玄妙莫测，借此吹虚能知过去、未来。当然光靠这些还不够，要想说出对方的“过去、未来”，不得用话来“探”和“套”，把对方的心事给“套”出来。“套”的好与深浅，关系到灵验的效果大小。“探”和“套”是看相者的一门本事。比如一个妇女年相，一般情况下，看相先生先说这么一套话：“一（月）二（月）属木夏属火，七、八、十、十一（月）是金水，季尾之月（三、六、九、十二月）皆列土（月份均指农历。——编者注。）。（这“忍字”对方是听不懂什么意思的）。论气色，你此时是火旺金暗，水星（嘴巴）紫红，彩霞（眉角）不扬，时运不老好，可也不坏，你有心事哩！”遇着心直口快的妇女，听先生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心事倒出来了。也有一时不想说的，看相者就一步步地逼，直逼到你说出或暗示要断何事为止，然后进行推断。要是仍然没说，就以突袭的方式问：“你有心事，对吧？看你问啥哩！”你看逼到这个地步，这个妇女能不说吗？

也可以这样套：“论脸相，你中阳（中阳是120小部位中的一个，位置在左眼角靠鼻梁的地方。）位正，命宫高隆，眼大睛白，眉弯带秀，福相。但井皂从相理看，你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心直口快，易得罪人，爱生个闲气，对吗？”说心直口快，哪个不高兴？一家子几口人，日常生活中哪有啥事都顺心？看相的这样说自然不会出大乱子。其实，看相的还没有十分把握，不清楚她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是对方还不肯说，看相的就引出“五行”，说

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既不使她伤心，但又有盼头的断语拉倒。假如妇女说与丈夫不和，看相的就会引出“五行”，指出“迷津”，说因为她是金命，她男人是什么什么命，犯什么刑克；而且提出让她男人或她自己往北走一趟，或者等到十、十一月（属水，金生水），不先冲害自消，还要相生相好，家和万事兴。眼下，万事就在一个“忍”字，“到时候自然好。按相理说，命宫高隆嘛，虽有些克剥，毕竟不碍事，老来享福。”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你看到底是他相得对呢，还是这个妇女心中想得到些宽心话呢。这里妙就妙在一个“忍”字。生活上有些小意见，百年夫妻，有一方忍让点，别扭不就闹不起来了吗？再说，两个人暂时分开（往北走一走）一段时间，女的走走娘家，或男的到亲友家住些日子，人家知道他们夫妻不和，肯定要规劝，加上两人暂时小别，未免有点思念之情，情绪自然就会和缓下来；最终，功归于看相看得准。

别看相面是骗人行当，但是在骗人的手法技巧上并不简单，所要熟记的东西，比算命的还多。仅拿各种部位的人面图来说，就有“十三部位总要图”、“流年运气部位图”、“五星六曜五岳四渎图”、“十二宫分图”、“六府三才三亭图”、“九洲八卦干支图”、“四学堂八学堂之图”、“五官之图”、“论人面阔图”、“男人面痣图”、“女人面痣图”、“论痕纹①”、“论痕纹②”、“玉枕骨图”等14种。在这些面图中，就有各种不同部位名称461个，再加上眉、眼、鼻、嘴、耳、手和各种相名140种，而每种又有4句七言诗，仅这些死套路就够看相者背一阵子。不仅要背熟，还要会用，知其位置和它的吉凶祸福，及相名和诗句并能用能解。另外，还有“十三部位部歌”133句，以及“运气歌诀”、“识恨歌”、“五星六曜决断歌”等。这些还只是《麻衣相法》中的东西，如果再加别的星相行当的东西，还要背更多的东西。要想灵验出名，必须学会“使惺儿”。“惺”是假的意思，“使惺儿”就必须雇一二个，甚

至三五个“贴靴的”。“贴靴的”，就是暗中帮助相命先生弄虚作假的角色。例如，当相者让求相者背过身去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兄弟几个写下来。“贴靴的”则混在观众中，将求相者的书写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马上向当相者递暗号（可自编）。当相者从暗号中便知道了求相者的情况，当众不慌不忙地说了出来，使围观者无不惊奇。这“贴靴的”作法，用他们的行话切口来说，叫作“栽托”。除此而外，还用“哄、骂、敲诈”的“敲托”手法，以及“大退皮”、“小退皮”、“五音碑”、“十三道簧”等等。能够掌握这些套路的“使惺儿”手法，算作高级星相家了。凡具备这种水平的当相者，不会屈居一般县城，早到大码头设相馆开档了。说实在的，这套骗人生意没有三五年功夫还真干不了。那些一般的相面者，大都是些落魄文人自悟相书，但由于没经过行家师传，不会“生意口”，不会“使惺儿”，出了差错不会自圆其说，往往辛苦了一整天，挣不下几个钱来。名家相士绝不在街头上摆摊，而是租下阴阳地或大旅店的房间，起码有客厅、里外屋，屋内摆设讲究，带着手下若干人。来求相的都是些富豪大户，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进入，来者一进门，早有手下人迎上，问明来意后，向里面传话，过一会儿，传话人出来说道：“先生刚起床，待漱洗后才能开馆，请屈驾稍等。”

来人在外边等了老半天，这才传话叫进了屋，只见先生斜卧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摆的谱大着哩，根本不理求相者。求相者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才敢小声问道：“先生，我来请您看相，您看……”先生慢吞吞地欠起身，旁若无人地拿起烟袋，让徒弟装烟点燃，抽了几口后，才发话道：“徒弟，拿纸笔侍候，让这位先生把姓甚名谁，生辰八字，问什么事，都写在纸上！”

求相者照吩咐的写下，然后交给学徒；学徒正要将命纸递给先生，这时先生摆手说：“不必了，你把大柜的第7行34道抽屉打开，看那里有没有封批。”学徒遵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先

生冲来者说："你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的卦？"求相者接过纸条一看，哗！不禁惊住了，上面写的正是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和所要问的事由。正在惊愕，只听先生又发话了："我昨天晚上和你在梦里谈了半夜，关于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眼下有吉也有凶，凶多吉少，谋商无财，办事不顺，皆因犯小人，处处不顺心，并有吃官司的危险，不过半年有一场牢狱之灾。太上君昨晚发梦给我，让我去告诉你，可是你凭着阳刚之气，不听我劝，眼看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唉——实在可叹呐。"说着，他又端起了烟袋，再不言语了。急得来人慌了手脚，忙请先生指点迷津。先生说："要想破了你的灾厄也不难，不过——怕你不肯花用这笔相费钱。"来者问多少？先生说："我也不知道，这都是由上界仙旨决定。徒弟，再把第 7 行 34 道抽屉显的相费信袋拿出交给这位先生！"学徒拿出一个密封的黄纸信封递给来者。来者将信封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清楚：一岁一块大洋，某某，生于××年，属大龙的，现年 58 岁，相费为 58 块大洋。××心想，这相费可够贵的呀！先生说："请送客！""不，不，先生，我马上叫人拿来。"说着，让随从回家取钱并说道，"先生，这笔钱在我来说，算什么？解除灾祸要紧，先生若能给弟子解除灾厄，指点迷津，逢凶化吉，再发一笔大财的话，我甘愿加倍奉上。"就这样，先生把钱赚了。

说穿了，一点也不神奇，这套把戏在于房间和柜子的秘密布置。一是在写字台上方的屋顶天棚上巧设窥缝，棚上有人窥视所写的字迹，边看边马上照写下来，然后递给另一个人，送进所要装的抽屉柜里。大柜后面没有板壁，也没有墙板。从前面看大柜只有侧板。大柜后面和前面一样，有抽屉但无遮拦。按照号码该排到 34 抽屉，就将抄写下来的纸条和相费信封从后面放进去，只要上下内外配合好，照次表演就行了。这在江湖"巾"行中算是较大的生意门了。凡是此种当相者，神态形象，穿着打扮，都是非常阔气而有派头的，专吃富家"空子"。现在的香港就有这种大

相士设有别墅套院，奇花异草，鱼池亭台，门外明挂看相招牌，小轿车出出进进，报刊、电视的广告大吹大擂，相金越贵，有钱人越找上门。像这样的星相和算命家，往往要排队挂号，有时竟排半年之久。凡属这类高手，往往都具有一手骗人的独道高招，钱财越赚越多，名望越来越大，把骗来的钱财入股经商既是卜算星相家，又是商行实业家；既是江湖行帮首领，又是社会通达名流。靠一个“骗”字做生意，这对大星相家和摆地摊的相士都是相通的，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在江湖上，并不把这些人当坏人，认为其中大部分是重义气讲信用的好交之士，能在江湖朋友中，以诚相待，仗义疏财，拔刀相助；其实，也有职业与人品不分的坏人，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

画符念咒非神功

画符念咒在旧中国非常流行，有用符治病的，有用符避邪的，有用符聚鬼神的，有用符咒人的，有用符催生的，有用符呼风唤雨的，有用符驱逐鬼神的，有用符超度亡灵的，有用符上天入地的，也有用符冲锋陷阵的……真是举不胜举。

咒与符可分为4大类：一是画符，一是圆光，二是扶乩，四是唱赞。

一、画符的方法大体分为“咒符”、“气符”、“朱砂符”、“指诀符”、“乌血符”5种。边念咒语边画符者，为“咒符”；运足一口气将符画完者，属“气符”；用朱砂画符者，为“朱砂符”；以左手诀，右手画符者，为“指诀符”；以黑狗或乌鸡血画符者，为“乌鸡符”。5种不同的画符法各有不同用场，乃是与佛家符、道家符，以及民间帮会教派种种符谱的区别所形成的。

画符纯属迷信，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和实际效果，除非是碰到巧合才算“灵验。”它最大的好处是花钱少，甚至不花钱，就可逢

凶化吉。又如有些病，过一阵子就好了，与符咒根本没关系。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秋天季节，我父亲的一位好友——高大叔死了，停尸堂屋。我哥哥前去吊孝帮忙，把多年放在柴房的杨木棺材抬到院子里，准备明早出太阳前入殓。这天晚上刮着秋风，一伙人在屋里守夜。家兄怕大家寂寞，就南拉北扯地讲些笑话故事给大家听。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靠窗的人听到棺材咯嘣咯嘣响，以为闹鬼，人们吓得心跳脸变色，要找人画符驱鬼，我哥哥见此情况，也停住了说话，静听了一下，也听到院内棺材的响声。他为了给大家壮胆，硬着头皮说："大家不要怕，我出去看看！"说罢，他穿过堂门走出房门外，借着屋里的灯光，绕着棺材走了几圈，边走边察看，终于悟出了道理。原来年久潮湿的棺材木板受风后，干缩裂缝发出了响声。如果一请什么和尚、道士、巫师、大神来驱鬼避邪，那可就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了。

驱鬼避邪法是：用所谓能驱鬼避邪的桃木剑一支，清水一碗，将拇、中二指蘸着清水，煞有介事地脚踏"魁罡"二字，面向东方，念一遍五行方位："看东方——甲乙木，看西方——庚辛金，看南方——丙丁火，看北方——壬癸水，看中央——戊己土。"撒完清水，手持朱砂笔，在铺的八仙桌上的黄裱纸上随画符随念咒："天池水，地池水，井泉水，三水共一水，请大鬼，请小鬼，左请左转，右请右转，如若不转，玉灵金鞭打转，当班上地使鬼推转，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

为什么咒语中让鬼"转"呢？说鬼最怕转，一转就现原形，一转就老实了。然后，驱鬼者又念起降鬼咒："吾从东方来，路逢一池水，水中有一龙，九头十八尾，问他吃什么？专吃闹事鬼。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念完后，把这提鬼的咒符当场焚化，表示鬼已被降住。最后，再画一道镇鬼符，用清水蘸一下符边，贴在要镇物上，嘴含一口清水，冲着符一喷，这场驱鬼表演宣告结束。如家人不放心怕再有鬼来时，又在门楣上贴一道镇妖驱鬼符，

这样家里人就可放心了。这是驱鬼避邪之一神。

那么后来这棺材还响不响呢？不响了。但不是因为符的作用，也没有用画符，而是棺木板吹干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响了。不念咒，不贴符，它也照样不响了。然而过去据说出现过这种情况，都说必须要用符咒镇好才行。这全是由于迷信而忽视了一般生活常识。

二、圆光在夜间进行。具体作法是：当日吃素，沐浴更衣，黄昏开始设坛由童男童女各一人，各持主召符一道，立于左右两边，再把黄裱纸折成手本式，用墨写请神将咒，照式念完跪下，化主召符一道；另一道贴在堂屋中，再念供香咒、土地咒、净天地咒，连咒文一起焚化香炉内，然后接请到完。再念土地咒，化甲马真符 4 张。稍停片刻，换酒烛，重供祖师城隍、土地佛码。再念上香咒、请光咒、指光咒、现光咒；现光看过以后，即念送光咒。

显光图是用方盘一个，内放白纸，用符三道押在盘下，据说光来时，纸上即现出四个面像：右上方是城隍，左上方是土地，右下方是差役，左下方是在召之魂。想召什么魂或像，都有相应的符咒，如召魂符、老祖符、七十二天罡符、十二地支符、请光符、停光符、退光符、伤悲符、屠户符、船上符、邪病符、致火符、护身符……等几十种。符的结构大多是符头、尾符相同，只是中间有所区别。

咒语方面也是请什么就念什么咒语，如请神将咒、供香咒、土地咒、净天地咒、三台咒、天油咒、幽咒、献酒咒、召魂咒、请祖先光影到咒、祝符咒、请光咒、退光咒、八将咒、送神将咒、伤悲咒等几十种。

咒与符不同，它没有相同的开头，“律令勒”的共同咒；属于圆光中“领导人物”的不用这个字。例如“土地咒”：“此间土地神之最灵，通天地，出幽入冥，为我关如召，不得留停，有功之日，各书上清，岳渎贞观，土地祇只，青龙白虎，队伏以给纭，朱雀玄武，前后守公庭，左青龙，右白虎，存三元与土地，宝剑起

氤氲，敢有不顺者，骨化为尘，水石之灵，日月之精，中藏北斗，内应三台，一洒天地清，二洒日月明，三洒雷将，火束现真形！”

“土地”属阴曹地府的父母官，如同阳世间的县长，在圆光中是领班的第二把手，每次显光他都与城隍（阴曹地府的省级头目）到场，对这两位“领导”只能请不能令。

圆光的内幕，我不说大家一看就明白。在白纸后面烧上香，再用烛光一照，如同皮影戏一样，使香的烟影映在纸上，你看它像什么就像什么，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纯属骗人把戏。

三、扶乩。扶乩也离不开符咒。在扶乩之前，要净手净口烧香化符念咒语，与圆光不同的是白天用筛箩作为乩。作法是把一根筷子插入筛面的箩边的夹缝中，箩口朝下，由筷子支撑着，放在撒有小米的饭桌上，或放在沙迹里。然后由桌（盘）两边面对面站着的童男童女，用手指尖轻轻地扶着，要箩动随动，听其自然。

二人扶好后，经过一番化符念咒、请神等仪式，便可看见乩（箩）是晃动起来，箩边的筷子在米上或沙上随着晃动如同写字一般，据说画出来的印迹是一种看不懂的“天文”，是神仙写的字，只有精通扶乩的乱人才能把它翻译成汉字，用普通白话介绍给人们。反正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你不懂“天文”！秘密就在于那用一支筷子撑悬空的箩。它极不平衡，时间一长两个孩子的手累得发颤，只要有一方稍微一动，箩马上失去平衡筷子头就要在桌面上的小米或沙里滑动。孩子怕箩歪了，你扶过去，我扶过来，越扶越晃，力度轻重不均，筷子头便画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字迹来。

四、唱赞是僧道中的一种念经烧疏，是比画符更为隆重的活动。一道“符”好比一张名片，疏却像那带有封皮大印的公函，一边念着经一边把疏一升（烧），就寄到了阴曹地府，死者马上可得到安置和优惠遇待，不用到了郢都城再去自找吃住了。

念经是有经曲旋律的，僧家、道家、民间的混元门等，各有

不同风格。僧道音乐在我国主要是两种用场，一是自家朝暮课诵，一是出山作道场。僧道两家属于专业性的，混元门之类的道场则属于民俗半专业性的，经曲带有民歌风味，与寺庙音乐有所区别。

测字玄机揭秘

测字，也叫拆字，又称测机，古时称为相字。测字这一行创自周代，盛行于唐宋。如袁天纲、李淳风都是以相字应验而出名，受到唐太宗知遇的。谢石、邵康节等，因测机极灵，受到宋朝皇帝的重视提拔。到了明清两代，测字被算卦、抽帖所取代，它被认为“韬藏心灵，窒塞机变”，遂告衰落。

测字虽属雕虫小技，百行末节，但其间也存有若干派别。凡是贯走茶馆酒店做生意的叫作“拔阳地测字”；暂借庙宇寺观一席之地者，叫作“拔阴地测字”；凭着易经道理论断者，叫作“八卦拆字”。以上属于从近代测字的情况看，而从其影响上看“砚池”、“踏青”两派为最多数；“观梅”、“拔阳地”两派次之；“拔阳地”一派为最少数。这些派别的实质如出一辙。其主要的差别在于测字技术、才智的高下，测算语言的雅俗罢了。

一、布置物地

凡是属测字看相者，多属于萍踪漂泊之人，行住无常。他随身携有一个布包，内藏全副生财之物，即笔墨、砚台、水盂、字卷、木简板等。为吸引顾客，每到一地均要“设砚”，无论是拔阳地、拔阴地，还是踏青或观梅，所到之处都须略加布置一番，方能使过往路人停下脚步观看。这是测字者不可缺少的一道手续，至于布置之繁简，既凭实际环境而定，也随派别所异而变。

（1）拔阳地场地布置

拔阳地测字布置最繁。首先在热闹市区或来往行人较多之处，

租定沿街市铺面房一小间，或租半间店堂，设一桌一椅两长凳。桌上摆着笔、砚、水盂、墨、木简板和字卷（约200个）及木框镶装、外罩玻璃的价目表，写明常事多少，流年若干，求财、谋事、诉讼、婚姻、坟墓、家宅、蚕桑、六甲、谋官、进货、脱货、建筑、寻人等等，各是多少钱。室门全天敞开，门前张帖测字人名号（一般不用真实姓名，多用别号，如“赛半仙”、“飞云山人”“黄山人”之类）。屋里点缀华丽，摆设精美。四面悬挂画轴对联，设置桌几，几上供设财神或其它神像；像前设香案，左右摆放花瓶插镜，两壁张贴名人书画，并设交椅、茶几、痰盂等物。由于这种场地布置比较复杂，花费大，一般布置好后轻易不移动，起码“坐地”三月半载。

（2）拔阴地场布置

向庙宇寺观中租借一席之地，摆设一桌一椅两长凳，测字者只带一包而往。包内藏有笔、墨、砚、盂、字卷、木简板、旧书报纸（揩拭用，信笺信封，以代人写信用）。拔阴地测字收费价格比拔阳地者便宜。

（3）砚池测字的布置

看定了市内沿街便道，将包袱解开，前半幅作台布，后半幅作地毯，席体盘膝坐下，将木简板放在身边；破笔、破砚、墨水瓶等放置在简板前；纸卷堆置在最前面，并分为左右两堆；到晚上还须设灯火。这种撂地测字大抵技术机学不高，才智不足，只练习几套江湖口诀，引些乡下妇女驻足而观。如果有人破钞问事，吸引法或言语上采用“抛风”，或用手指泼墨画花鸟于简板上，全凭先生传授而应付。此种测字自订价格，赚钱最少，俗称“摊露天牌九”。

（4）踏青测字的布置

全部生财工具都放在一木质盒内，有小砚、断墨、破笔、小瓶字卷、乱纸等。但面上写着价格，并放有一块长方形铁皮。测

字者一手托着木匣，徘徊于茶坊酒馆之中，并不断“抛风”。遇见熟人或旧主顾，便站在那里与对方畅谈，全凭舌尖上的吸引力，招徕生意。遇见喜营投机事业者，则用时局变化，灾象已成，股票有降无上，物价行将涨上等言语激发其人的投机性，促其拾起字卷，占问求财有无希望……总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以此来迎合他人心理随机应变。只有具备这种才干技巧，才能做踏青测字生意。

（5）观梅测字的布置

观梅测字，除挎一木箱外，身无他物。或行走于街头，口中高喊观梅测字；或长坐街头巷，不时摇动木箱，过路人闻声，势必举目观看，心中苟有疑难，肯定近前尝试。这种顾客目不识丁者居多，因不明字义，任测字者说天道地。

（6）八卦测字的布置

除了文房四宝、水盂外，多出一个小香炉来。遇有前来问事者，先点燃线香三支，以擎文王。六书测字与北派相同。除上述所列种种之外，还有一个人搬板凳坐在街头巷口，为人们断难解疑的。阴阳八卦起源于古人关于性的天人感应说。我们祖先认为：八卦中“乾”卦☰与“坤”卦☷分别代表天与地，但组成乾卦的阳爻“—”与组成坤封的阴爻--分别代表男根和女阴。

二、抛风聚人

测字先生如果死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路人必然不知其所为，要想叫行人驻步，聚拢围观非用“抛风”不可。所谓“抛风”即江湖“卖口”。凡学习测字，必须将“抛风”练习纯熟。江湖上通用的测字“抛风”词句如下：

> 兄弟精研测字多年，自北至南，走遍四海，赖此一支秃笔，半方破砚，废我春秋，资我温饱。执此测字业，为人析疑难，军农工商学，各自问前程，君子问灾不问

福，凭执直言莫见怪。小事可问72件，大事可问36桩。失物寻人，当机立断；谋官求利，决对无差。灵不灵尽可当场试验，准不准须待过后方知。兄弟生性耿介，只知照字直谈，有凶断凶，有吉断吉，平生不说谎，憨直不奉承，闲时多谈几言何妨，忙时少谈几句莫责。贵地为文明之邦，兄弟慕名而来，借此末技献丑，得与诸位结一重名，兄弟受惠无穷。诸位都是诚心来照顾，请拿个字卷来一试，方信予言之非虚。

这段“抛风”要说得连贯，字句要清晰，口劲要适中而不强硬，最忌开口冲人，唾沫四溅。说话时必须低头向下，此点须时时留意切记。测字固然有别，过路人也有上、中、下三等，“抛风”使口也应因人而施。如要吸引不通文墨的人，应用简明的白话；吸引文人墨客，当用四、六句韵语，略显文才。这样，就容易招得顾客，生意也不愁不好做了。

三、测字入门总诀

凡百行百业，莫不有入门总诀，测字也不例外。测字法随机应变，花样万千，全靠其一片嘴舌之功，能说善辨才行，绝非求测者命运所致。至于入门总诀，自古迄今，师承贯，并无二致。

测字切忌拘泥一格，死守师传，贵在随机应变，方觉神妙。如遇两人同时指一字，所问事由各不同，论断也应各异。有人占问，首先问明何事，如果是失物，必须问清物名及形状之大小；如果是寻人，必须问明性别、年龄及走失详情；如果问病，必须问明病状及病人性别年龄。总之，不论事情大小，均须问得详细，方能测断准确。凡相字，须将他人拾得之字，照写在木简板上，然后平心静气端详字体，默证所问事实，待胸有成竹，方可论断。大凡字形，必有“五行”“六神”之暗合，凡是悟彻得失之理，必与阴阳相感应。故测字者先观五行之衰旺，次察六神之善恶。“五

行”即“竖木、横土、勾金、点水、曲火”之象。“六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虺蛇、勾陈”之形。这“五行”与“六神”是测字关键，而且都有详细的具体规定，测字者必须背诵死记；再加上各种拆字法，根据对方拾起之原字，当减则减，当添则添，减要减出道理，添要添出名堂。最后取义论断，草木论断、禽兽论断、字体论断、诸事论断等，都各有一套说法；按问者的事情，看哪种论断合适，就用哪种，或将几种综合运用。

拆字法是测字的主要技术手段，分有添笔拆字诀、减笔拆字诀、摘取拆字诀、装头拆字诀、接脚拆字诀、穿心拆字诀、对关拆字诀、指事拆字诀、假借拆字诀、转注拆字诀、会意拆字诀、象形拆字诀、谐音拆字诀、观梅拆字诀、九宫拆字诀等10余种。此外，还有五行图解、六神图解、单名取格诀、炼句取格诀、字骨散格诀、笔法辨认歌诀、首部边旁克歌诀、五行笔法衰旺、五行相生地支、五行生克例断、干支分配五行、时辰生歌诀、地支刑冲歌诀等。以上提到的项目，除了带有迷信色彩的部分以外，几乎把一部中国字典按照拆字的手法编成一本测字字典，而且要落实到每一个字上。用拆字法加上五行、六神、天干、地支等把每一个字都与问卜者的命运和所问的事由联系上，并要说出一番道理很不容易。

具体的测字和拆字法，不是用一两句话一两个字例能够说完备的。现在仅试举数例，加以示意。如添笔拆字，把原来的“里”字，可添成“理”、“埋”、“野”等字；减笔拆字，把原来的“宽”字，减为“苋”、“见”等字；装头拆字把原来的“女”字装成“姿”、“妄”、“妾”等字；接脚拆字，把“田”字接成“里”、“男”等字；穿心拆字，把“曰”穿成“申”、“由”、“甲”、“里”字等等。

如何进行断语，也举数例示意。如对“天”字，便可说是由“二”和“人”组成，二人同行，决不有失，天覆万物，谋事必成；

如对“星”字，便可说是由“日”和“生”组成，是日生之象，求官得升迁，问病可痊愈，诸事占之，皆无不利；如是“雷”字，便可说是由“雨”和“田”组成，雨落田中，兴发之兆，雷响一鸣震天，天下皆闻，占农耕，问功名，俱大利；如是“雨”字，可说雨天无日，阴盛阳衰之兆，小人用事之征，经商求官皆不利，宜谨慎；如是“西”字可与五行六神结合起来说：西方庚辛（属）金，乃白虎之方，问病占行人，俱不利；经商，婚姻占之，皆凶等等。

以上可知测字算命，预卜未来纯属无稽之谈。可是话又说回来，尽管测字是一套骗人的伎俩，但想把它融会贯通，也非易事，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没有聪明的稽，没有灵活的脑子，没有一番苦学苦背的功夫，没有一套丰富的实践经验，很难掌握这套测字技能的。尽管如此，它毕竟是骗人的邪论，江湖的生意门，所以劝君莫上当！

“罗盘八卦”看阴阳

风水先生也有叫作阴阳先生，主要看阴阳宅的风水。阴宅指的是坟地，阳宅指的是房屋。风水先生用的唯一工具是罗盘。

罗盘一般是木制的，外形像圆饼，上面绘有八卦方位，十个天干，十二地支、十二属相，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三元等项目的综合性图表。在位置排列上井然有序，从里到外，一圈圈一层层，大环套小环，中间画有阴阳鱼，并附有指南针。

看阴阳宅的风水好坏，实质是由建筑学和命运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按照“家相”的说法，就是“阴阳五行说”。按古代的阴阳说，宇宙是由阴、阳两原理所构成。阳就是阳光，阴就是阴影，其性质完全不相同。由于阴阳两个原理不断地循环、融合及产生变化，所以万象才会在世界中发生，构成这个二元论的根本，如：男和女，天和地，阳电和阴电等，是由两个东西组合而成的。《易

经》也说："阴阳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四象就是春、夏、秋、冬；八卦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而五行说则认为大自然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所形成。随着这五种要素的变化，使大自然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同时也影响到人的命运。风水先生首要的事是认清"方位"，主就是把罗盘中八卦的 8 个字与 8 个方向对准，定下位置。这 8 个位置和名称是：乾——西北，坎——北，艮——东北，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风水先生依据上述方位，加上五行方位，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再加上天干、地支、三元（天时、地利、人和）等，结合建筑常识进行推算，就把风水的好坏给算出来了。尽管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假玩意，可他们也不是胡乱来的，虽然在本质是不可靠的，但在方法上却履行一套严密的手续。

人们为什么会信它呢？因为这里面也有些真东西。例如：土质的吉凶（好坏），地形的相法（勘察），房屋的平面相法（平面设计图），八方位的相法（四正，四隔），房屋构造相法（结构），窗户的吉凶（窗户的大小方位），入口的相法（入宅口的方位），隔间的相法（从平面看房间）等等离不开建筑学知识。比如：正房为什么要坐北朝南？这和风雨、气候、光线等有着密切关系。冬天刮北风，有北墙挡着，南面有阳光射，既亮堂又温暖，这是建房必懂得的知识，这就不会都是迷信了。然而风水先生却不是从建筑工程角度来谈，却用什么"五行"、"八卦"、"三元"、"四象"等，搞得非常玄虚，蒙上了一层迷信色彩。相阴阳宅和相人是同一道理，人有人相，宅有宅相，坟有坟相，而且有些死规定，只要能背记下来就行。如相坟，上面都有阳光的地方为吉相；坟前和两边宽阔的地方为吉相；坟地的入口处面向南或东南或西南为吉相；容易生长青草的红土坟地为吉相。至于坟前有大树遮光，

主家会常有人生病；坟在山顶或山脊，是给主家带来劳苦的凶相；有水从高处流向坟地为凶相；在坟地上铺设石板、水泥为凶相，等等。总之风水本身有其生活实践的依据，而把风水跟人的命运相结合，则属骗人江湖生意门儿。

“跳大神”与邪门邪术

解放前，农村的人得了病，往往请“大神”用邪法“治疗”。“大神”的治疗方法别具一格，不听诊切脉，不打针吃药，而是连敲带打，连跳带唱地把“仙”或“神”请来，附在“大神”身体上；再把病人身上的“鬼魂”也请来，通过病人口说出它的来历和要求。经过“大神”和患者的躯体，“仙”、“鬼”两家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给“鬼”方一些所要的东西。这样，鬼被打发走后，病人也就好了。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鬼”方不想走，“大神”就需要用各种文武邪法把患者身上附的魔鬼赶跑，使之不敢再来纠缠。这些荒诞的做法听来非常可笑，可在解放后的今天，有人还在搞这种迷信活动。

“大神”是装神弄鬼专治“邪病”的一种人，人们管他治病的活动叫“跳大神”。大神姓张，即称为张大神；若姓李，就叫李大神。所谓“邪病”，就是精神病之类的病，认为是“鬼”附体。大神不仅治“邪病”，什么病都给治，只要有人请，从不拒绝，即使脚气病也说“鬼”附体。过去跳大神真是招摇过市，大肆张扬。跳神前，大开三道门（大门、房门和窗门），连上下窗户全卸掉，一家请“大神”，全村看热闹，而且，“大神”白天不看病，都是在晚上活动。这有一定的原因：第一，白天大家都忙，没有功夫瞧；第二，装神弄鬼，求仙药，求圣水，在灯光下好作弊；第三，晚上才是所谓神仙鬼狐活动的时刻，容易招来“谈判”。“跳大神”有单人跳的，而更多的是俩人，除大神主演外，还需要有个助手——

“二大神”。不过，“二大神”是凡人，没有神仙附体的表演任务，只负责为大神请神或送神；请来神以后，有时帮助病家在神仙面前说好话，请多慈悲。这样可以求病家另酬些谢礼。

“跳大神”的场所有一定的布置。先在屋内靠北墙面朝南挂起一幅用布画写的大神案，从上到下，如同家谱一样，画着一辈辈各种大仙的名牌、名位、画像，诸如胡三泰、黄大仙、柳黑姑、长翠连等。凡属胡姓的，均是狐仙（狐狸）；凡属黄姓的，均是黄仙（黄鼠狼）；凡属柳姓的，均是柳仙（蟒）；凡属常姓的，均是长仙（蛇类）。神案的大小和神位的多少，没有固定编制和名额限制，都由大神自己作主决定，一般神案是高长 1 丈、宽 8 尺左右。神案处并排摆放两张高桌；这两张前面的中央处另放 1 张小桌，叫供桌。供桌上有香炉、蜡台、供果、酒菜等物，尤其是整猪头，是供品的中心。供桌下面有桌围。桌围的中间大圆圈上有个“仙”字，两边绣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有求必应”，下联是：“当愿众生”，横批是“心诚则灵”，字分绣在圆圈黑地之中。供桌前面放着一只高腿凳，上铺红毡，是专供“大神”坐的。

“大神”与“二大神”在“请神”、“送神”和治病表演中，所用的道具和法器有：神鼓 2 面（2 人各 1 面），腰铃 1 挂（大神用）；再就是根据“大神”送“鬼”时需要表演武活节目，用的道具，一般有“挂铡”的铡刀 2 把（4 把或 6 把），“上刀山”用的铡刀 8 把（12 把或 16 把），“下油锅”用的油和秤砣，“吃红枣”用的火盆和烙铁，“穿铁鞋”用的铧子等。后面这些物件在农村是现成的，可就地取借；桌围、神鼓、腰铃和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品”，均由大神自备。此外，病家还要准备大量的香蜡纸马和烧酒，供跳神时随时取用。

到掌灯时分，“大神”该跳了，瞧热闹的人也挤满了院子内外。只见病家把患者扶到外屋炕上，按规定盘着腿，面朝北坐定，头蒙一块红方布，双手握着一炷香。这时，大神和二大神都以一种

紧张神秘而严肃的神态拿起神鼓，用点燃的黄裱纸在鼓面上旋转地烤着，又喝一大口烧酒，往鼓面上边喷边烤边敲。鼓边挂的 8 串铜钱，随着哗哗地摇摆起来。随后，只见“大神”手拿神鼓，口含烧酒，走到盖着红布的病人面前，把烧酒分 3 次喷到病人的脸上，并边敲着紧密的碎点，边在病人头上旋转。“大神”转回身来，点着神案上的蜡烛，上好了香，一番“三拜九叩”之后，将“神裙”系在腰上，面对神案双手扶胯，双眼虚闭，等待着大仙来“附体”。这时，“二大神”开始请神了，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敲打着鼓，时紧时慢，打单鞭，敲花点，随着节奏走舞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有进有退。跳闹一番后，开始唱道：

哎——我左手拿起文王鼓，

圆又圆哪哎——（唰、唰、哨哨）

柳木圈，羊皮鞔，

横三竖四八根弦。（唰、唰、赫哨哨）

八根弦，四下栓，

羊弦扭系儿悬挂金钱。（赫哨哨）

我右手拿起东海东，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都叫二郎担那个赶山的鞭来

——不长不短一尺三，

红绳裹，绿带缠，

五色的飘带耷拉下边来——（赫哨哨）

这是请神的开篇，接下去便随便唱了，可更辙改韵随心所欲地说唱故事。例如“三十七名会”呀，什么“二十四孝”呀，“白蛇盗仙草”呀，“杨八姐游春”呀，“宣讲时宜”呀，“五阮哭坟”呀……等等。唱多唱少，全由“二大神”自己掌握。唱完了，再转到请神上来：

我十里地要接呀八里要迎哎——

五里扯住您的马疆绳；

大门又挂彩，二门又挂红哎——

红毡铺地接到堂营。（赫哟哟）

此时，大神便开始渐渐浑身颤双臂抖，张牙舞爪抻懒腰，或作狐状，或作蛇状等，给人们一种预示，可能是什么大仙附体了。这时，二大神一看把大仙接到堂营了，于是又唱道：

住库就把庙门开，

家住穿堂鼓楼庙，

当仙下马你得报报国号啦——（赫哟哟）

这时候，“大神”睁开了眼，操起鼓，慢慢敲打起来，边敲边跳，浑身发颤脸发红，眼直发亮，恐怖吓人。而且随着鼓的节奏扭动腰肢，于是腰铃渐渐甩起，围着腰间左右轮摆，铜铃声与鼓钱的节奏融为一体。然后唱道：

我是营口住来营口待呀——

太公码头修过道来——

“二大神”又唱道：

葫芦开花一片白，

哪位大仙下山来？

“大神”答唱道：

我的仙号就叫胡三泰呀哎——

“二大神”这时放下鼓不唱了，冲着病家说道：“原来是胡三太爷下界，病家赶快叩拜！”

病人一家老小，有几口算几口，一个个急忙跪下，冲着“大神”连连叩头，哀求大仙给治病。求仙治病也不易，需要先向“大仙”贿赂一番才行。于是，“二大神”替病家说话啦：“胡三太爷，您老人家一路辛苦，想要点什么？”

“大神”借着胡三太爷的口气唱道：

二百斤的猪头就来一个呀——

“哎呀！”病家一听，吓了一跳，道：“大仙，没有那么重的猪

头啊！”

“大神”唱道：

去了尾巴就算着啦——

其实，这是“大神”装着大仙胡三泰之口进行敲诈勒索。

“大神”和“二大神”两人合起来，你唱一段，我唱一段，你说一句，我接一句，开始向病人进攻，引诱病人随着他们说鬼话。香烟熏，烧酒呛，鼓儿响，铃儿晃，弄得病人头晕脑胀，加上病人的心理作用，似醉似睡，失去了思维控制力，随对方问什么，她就答什么。也有的病人，尽管大神磨破了嘴，唱哑了嗓，也不开口说话。碰到这种病人，“大神”就没招了，只能怪罪病人身上的“阳气”太旺，鬼魂不敢靠近，不敢进屋，只在屋外打转转。他这么一说，吓得屋外瞧热闹的人不禁毛发竖起，生怕鬼魂碰了身，赶紧跑开了。“大神”就用这番骗人的鬼话来解脱自己。

也有的病人故意默契，配合“大神”装鬼魂。说她是家里先人回来望乡，哭着闹着要家里人都跪下，指名道姓地骂，骂够了公婆骂兄嫂，骂够了兄嫂骂叔姑；如果丈夫不好，也包括在内，把家里的活人死人骂了个底朝上。末了还要这要那，若少一样还来要，啥时想要啥时来。凡是这样病人，大都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丈夫打、婆婆骂，就是叔嫂小姑说坏话，逼得她无路可走，借鬼出气，经过这一通折腾，病家大伤其财，此后再也不敢打骂媳妇了。你想，一惹媳妇生气，媳妇就上邪，不分日夜大闹，动不动就请“大神”来，一来就是一大笔钱，生受不起。有多少钱也不够折腾的。而且“大神”在临走之前还当着全家人的面关心地道：“不要惹病人生气，一气就容易犯病。万一犯了病，要及早来请我！”这话明明是给受气的病媳妇撑腰，暗示她谁要是再惹你，你就犯病，我来给你出气。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关系网，互相依靠，“大神”就靠这些关系户来做生意，这些常得“邪病”的妇女就靠“大神”作她们的精神支柱，互相默契，互相依存，以惩治那些给

媳妇气受的公婆姑嫂们。

至于取药搬酒的“文活”，“挂铡上刀山”等“武活”，都是采用杂技魔术中的一些“门子”加上一层迷信外衣愚弄民众。

别看跳“大神”是假的，但也有动“真”的时候，例如有钱人家的妇女得了病，为把病彻底治好，或想借治病的机会炫耀一番自己财大气粗，于是请两帮“大神”来家里表演。这两帮“大神”碰到一块，免不了要互相比试一番，看谁的法力高超。特别是在“送鬼”的场面中要有“武活”：“有上刀山”：一把把铡刀刃朝上横绑在梯子上，光着脚板爬上落下；对方也不示弱，也照样表演一遍。有在沸滚的油锅里捞秤砣；有“穿铁鞋”，即把犁地用的铧子在炭火里烧红后，把脚伸进去；有“吃红枣”，即把烙铁烧红后在口内出出入入……这些武活使人惊心动魄，但一般人不知秘密在何处。

（1）“上刀山”。把十几把铡刀刃冲上，横绑在梯子上，“大神”光着脚板手攀脚踩，上上下下。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只要手抓得稳，脚踩得稳，手脚不要在铡刀刃上滑动，只凭人身体的重量是踩不进肉里的。

（2）在滚沸的油锅里捞秤砣。这是用醋冒充油的鬼把戏。

（3）“穿铁鞋”。把犁田用的铧子放在火里烧红后，将脚伸进之前已擦上防烫的药物，并在醋盆里蘸一下，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将脚伸进铁铧内。脚上的醋一见火，连响带冒烟，还没等烧着脚便即刻抽出，人们以为是将脚烧得冒烟作响。

（4）“吃红枣”。大神自备一把烙铁，再让病家在村内借几把，一起插到炭火盆内烧红，表演时，口内先含上一口醋，然后拿起自备的小烙铁，仰着脸儿张开大口慢慢放入，务使烙铁不碰到唇舌，只在口内醋中起反应，冒白烟。但这要事先经过一番苦练才行。

（5）嘴里横叼一把铡刀，刀刃冲里，刀背朝外，再用手中另

一把铡刀背砸去，从屋里到屋外，走几步砸一下，刀背碰背，叮哨乱响，以此来表示驱鬼。此招也要事先练习，先练叼刀，增加牙力，再练打刀，咬紧牙关。只要牙咬得紧，而且刀刃越往外越厚，利用这种阻力，再加上是自己操刀，便于掌握，适当用力，是砸不进去的。

（6）空手取药丸、空碗来水、空壶来酒等，完全是民间戏法表演。取药丸是用“仙人摘豆”的手法，主要是靠手指夹的功夫；空碗取圣水即是“空杯变水”的门子活；空壶取仙酒更是“空壶变酒”的门子活表演，根本不是什么神仙法力。

（7）“挂铡”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大神”是不轻易施展此招的。这种表演要用两把钢锥插进左右肩骨内（钢锥是光滑圆形不带锈的，只要不进风、不流血、不受感染，除了疼痛以外，别无其它危险。），然后在锥两端挂上铡刀，忍着疼痛之苦，求得扬名得利。卸铡后，由“二大神”将伤口用药封好，几天之后便可愈合。

以上全是“跳大神”的全部内幕，无非是凭借一些杂技魔术门子，用迷信方式表演，这在江湖诸艺中，是被人瞧不起的行当。

算命窍门在“活口”

只要报出生辰八字，算命先生就能算出你父母在不在，兄弟、姐妹几个，你信不信？凡是算命先生都会这一招。他们就是靠这一招，先把人给吸引住，让你不得不信，然后再一步步地“算”下去，直到把钱赚到手为止。

算命属江湖四大行当的巾行。算命批八字有多种形式的算法和名称，例如，批张算命的叫“八黑”；测学算命的叫“小黑”；隔物算命的叫“袋子巾”；口卸鸟算命的叫“追子巾”（又名“雀巾”）；用草棍量手算命的叫“草巾”；用绳量手算命的叫“绳巾”；

敲着铁板算命的叫“湾巾”；吹笛弹弦子算命的叫“柳中”；拉着胡琴算命的叫“夹弦巾”；不开口算命的叫“哑巾”；立于墙边门首算命的叫“抢中”……诸如此类还很多，它们总称为“斩盘”。

说起来，算命这一行当也算是“历史悠久”呢，它几乎是人类早期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起源于祖先们满怀虔诚敬神之情，向自然，向图腾偶像乞求平安，寻求希望，寄托灵魂的祷告之中。从此，也就有了巫师，有了占卜术，才有了春秋时期楚国楚怀王重巫师而轻忠臣，可怜屈原大夫抱石投江，满怀报国之情，尽付东流。楚国毁灭了，所有向巫师、算命先生乞求未来的帝王，都在失望中被虚妄所判决，然而算命术却越来越莫名其妙地兴旺起来。唐朝士人李虚中编了一部算命专著，说是一个人命运好坏是由人出生的年、月、日三个时辰决定的。宋朝士人徐子平又把李虚中的宿命论发展了，说“富贵贫贱”既由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决定，由父母交媾受胎和出生时辰决定。一个时辰里有两个字，一个字是“天干”，一个字是“地支”。因此，年、月、日、时四个时辰里就有八个字，故又称“八字”。如：丁卯年、卯巳月、巳丑天、未丑时，前面的字代表“天干”，后面的字代表“地支”，和起来一共八个字。算命先生就靠这八个字批算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叫“批八字”。因为“八字”是徐子平所创，算命先生们为了纪念这位祖师的功德，就把“八字”叫作“子平”，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了算命批“八字”的总代号。

除了“八字”所依的“天干”、“地支”外，还有“五行”算命法，即“金、木、水、火、土”。其中又分为“五行生克”，“五行方位”和“五行、地支六大冲”。

“五行生克”就是五行相生与五行相克的简称。五行相生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命；五行相克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的相生相克在大人身上，变来变去，就行五所谓刑、犯、

德、旺、喜、财等“运气”，根据这六个字来说明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在五行的相生相克中还有“六大冲”，也叫“六相冲”。从“地支”的十二个时辰来说，下面一些时辰要是碰在一起，就是相冲：子和午、丑和未、寅和申、卯和酉、辰和戌、巳和亥；按属相说就是鼠与马、牛与羊、虎与猴、兔与鸡、龙与狗、蛇与猪。因为属相是把十二种动物与“地支”的十二个字配对而成的。一个人不管生在哪年，都有地支中的一个字，假如是生在丁卯年，那就属兔；生在甲子年，那就属鼠。

过去民间有这方面的说法：“白马犯青牛，鸡猴不到头”。就是说男女双方的属相，一个属马，一个属牛，尤其是白马与黑牛不能合婚；属鸡与属猴的不能相配，如果婚配了，就是“相克”，夫妻到不了头，不是死就是离。然而算命先生却这样说：“鸡兔犯刑煞，蛇猪一旦休，虎猴如斧凿，牛羊不到头。”到底谁说的对呢？其实都是胡编乱造。

这五行相生相克和相冲，对算命先生来说，还不止这点用场哩！比如人们出门办事或做生意，何时起身为吉利，去哪个方向不犯相，而且又顺利又发财；办喜事选择什么日子好；盖房子动土或上梁哪个时辰不相冲；小孩子死了往哪个方位扔；生意何时何日开张大吉；何时行船顺风；何时登台上印不犯小人；丢了东西往哪里去找；死了大人往哪里埋……都离不开这五行相生、相克和相冲。

“天干”、“地支”和“五行”，是算命先生必须熟背的基本功，也是他们所用的唯一真材实料，其余都是见机行事的生意门。凡是干算命这一行的，都必须把这套基本功背念得滚瓜烂熟，还要顺背、倒背、插花背和死背活用。例如对方一报出数，能马上说出他的属相，生在什么年代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四套骗人的手段，归纳起来是：“探”、“骂”、“哄”、“奉”。按照他们的行话来说，叫作“扪”、“刮”、“兴”、

“奉”。

何为“探”？探，算命的叫作“扪”或“套”，就是想方设法把你缠住，然后探你的口气，掏你的心事，让你把心里话说出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算命先生会从你的话音中找材料作文章。

何为“骂”？骂算命的叫作“刮”，就是掏出你的心事后，把你大刮大骂一通，说你运气如何不好，如何遇到了动煞灾星，把你骂得荤头转向，六神无主，自觉心虚胆怕，不得不请先生指点迷津。

何为“哄”？哄，算命的叫作“兴”，就是把你骂了一通之后，再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哄哄你。比如说：过去你运气虽不好，毕竟还有贵人相助，逢什么月什么季，到什么方向，运气就会好转，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何为“奉”？“奉”就是“捧”，算命的叫作“奉”，就是给算命者说些好听的吉利话，猜摸你爱听什么，就越给你说什么。不外乎是发财、得子、高升、体健、婚姻美满等等。

这“探”、“骂”、“哄”、“奉”，不一定按照次序，要根据情况灵活变化，也以先“奉”后“骂”再“哄”，也可以先“哄”后“骂”再“奉”，但是不管怎么变，都跑不出这一套。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这随机应变，对于每个算命者，都具有自己得意的一手。不外乎遇什么样人说什么样话，靠算命先生自己的社会经验和观察能力，见来人的长相，穿戴，姿态，神态，说话语气和口音等，便很快判断出对方的身份，职业，什么地方人。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也估量个八九不离十。即使批算错了，也早有准备好的办法圆场。这一套随机应变法没有固定式例，主要靠自己在算命的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不具备这一套本领，就没法吃“张口饭”。

随机应变也有些具体手法，其中主要一条是靠“活口”。“活口”，就是一句话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含义来解释，或者叫做“双关

语”。怎样运用“活口”呢？比如算命一开始，只要你报出生辰八字来，或简单地说，能报出多大岁数就行，算命先生马上就可算出你父母在不在，谁先死，谁后死，兄弟有几个，说得分毫不差，以此来证明他算得准，算得灵，先把你唬住，然后再算你的过去和将来。这里面用两句双关语再结合生辰八字和五行相克的说法，就可进行蒙骗了。

具体的蒙骗法是这样的：先让对方报了时辰，然后，先从所谓“命宫”算起，只见他微闭双眼，左手掐诀，念念有词道：“你是生于丁卯年卯巳月巳丑天干未丑时。丑时头先克父，丑时尾先克母，丑时中间不克。从你这“八字”来看，你是命宫高隆，父在母先亡啊！你的父母全在吗？”双关语是这“父在母先亡”。

对方说：“父亲已经去世了。”

先生说：“就是嘛，我说了，父在母先亡，你父亲要在你母亲前面去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是生在丑字头，丑时头先克父嘛！这是你的“八字”命理注定的。”

你看，这不是让他算对了吗！而且讲解有根有据，说得有头是道，还没等你说他就先知道父在母先亡了。

如果对方说是母亲先死了怎么办呢？有办法，算命先生又说了：

“就是嘛，我说了，‘父在母先亡’嘛，这就是说，你父亲在，你母亲要先亡，因为你是丑时尾生的‘丑时尾先克母’嘛，这是你的‘八字’命理注定的。”

这哪叫什么算命！纯属于文字语法上的一种游戏而已。至于“丑时头先克父，丑时尾先克母”之说，纯属于打马虎眼之言。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算命先生有空子可钻了。他说你是丑时头生，你就是丑时头生；他说你是丑时尾生，你就是丑时尾生。如果你说父母全在，他就说你是丑时中间生的，因为“丑时中间不克”嘛。如果父母全亡呢？全亡也总有个先后吧！还是跑不出他

所说的“丑时头”、“丑时尾”和“丑时中间”三种断语。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都是他算命先生对。人们不知道这种内幕，必然会感到惊奇，认为先生算得准，算得灵呢。

算完了父母又算兄弟几个，算命先生接着说道：“从你的命宫八字来看，你的昆仲（兄弟）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啊！你——弟兄几位呀?”请注意，这“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又是双关语，如说“兄弟4个，”他说：“对啦，桃园三结义，再加一枝，当然是兄弟4位啦。”如说“兄弟2个，”他说：“对啦，按你的命宫八字来说，本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兄弟3个才是，可是由于你母命硬，把你一个弟弟克死在胎中。原是桃园三结义，又被孤独下去一支，所以就剩下你们兄弟俩了。”如说“就我一个”，他说：“对啦，按你原命宫八字来说，本应该是兄弟3位，桃园三结义嘛！但是由于你父母命相不合，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再加上你的水命，水又克火，一个是火克金，一个是水克火，这就把你原来的两个兄弟给克掉了，孤独一支嘛，你命硬，所以只剩下你一位了。”

如果说是兄弟5个，6个……算命先生便用“孤独一枝”来往上加，而且加得让你听了颇有道理。反正不管你是兄弟几个，你怎么说也逃不出他这双关语的“活口。”

那么，对方如果要问生意好坏呢？他照样有双关语，例如，算命先生给一个40岁左右的商人批八字，他先念念有词地说出下面四句话来：“好去好来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忧。门前八卦蚊休入，户内三星我接来”。这是故弄玄虚，使人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然后他问在你23岁到32岁的运程中，是不是像我前两句说的这样啊？对方一听“好来好去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忧。”忙说道：“先生，您算得太准了，我这几年正像您说的，运气好极了，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意好，赚大钱，而且多财多宝，买了股票一下就赚了上万块。就因为这，我今天想算算，这些钱财今后

会不会一场空?”先生说:“这如我批给你的这条运程词句,你不知多财多宝亦多忧,也不知好来好去还好意,你不知得些好意须回手,因此我下面批你‘门前八卦蚊休入,户内三星我接来。’即是说你今后总算身体健康,财散人安乐,多财多宝亦多忧,少财少宝亦少忧。只有少忧才能安乐。”对方说:“先生,那么我这财宝保不住吗?”先生说“按你的八字运程,应该是安乐,能否保住钱财,须半年后再来批算,看是否能有转机,如果肯花钱,我倒愿为你每件批算一次,或许还会有更大的财路等着你哩。”他一听说人家发了财,故意吊起来卖,赚一份钱还不够,还想每个月赚人家一份。直赚到半年以后再见分晓;等半年以后,又不知出什么花招哩。

同样两句话,却在另一个人身上没算对。例如给另一个40岁的男人批命时,照样先说出这“好来好往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忧。”然后说道:“这是你23岁至32岁的运程,你看算得对也不对?”对方一听,觉得先生没算对,可是说:“先生,我23岁那年,环境最差,你怎么说我好呢?”先生一听,转了话头道:“这两句是批命中用来形容运程反复的词名,所谓好来好往还好意,是指你当时虽有良好的愿望和计划要与人合作,但也都合作不起来,人家总是说,你的计划很好,只可惜还未到时候,多谢你的好意。其实你这运程,即使大财主和你合作,你反而更加忧多乐少。我所以用这些词句批下你的八字运程,而不用那些不吉利的字眼,是怕你在有喜庆时,把这不吉利字眼取出来看,而对这字眼感到不愉快。所以虽知你运程差,也不肯用衰、坏、绝等字眼的。”以这一套不同的语意解释“好来好往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忧”。告诉你前面的“三好”“两多”只是个良好愿望,由于这种实现不了的愿望而产生了后边的“多忧”。算命先生就这样拐弯抹角地搪塞过去了。

如果是问婚姻,也有其双关语。算命先生把人生按10年划一

运程，在10年间，任何人都有过如意的事，也有不如意的事，这样就等于顺境时有逆境，逆境时有转机，故选这些双关话的词名，用在任何运程都是准的。例如，算命先生给一位30岁妇女算命时，先用这4句双关语词句："竹影扫街尘不去，萤火烛地草难燃。一轮夜月圆还缺，几点晨星有若无。"这四句每两句为一组。先生说她在19至23岁这5年的运程，就说她那时有若竹树影子扫地一样，是不能将尘土扫去的，虽然萤火虫烧不了草，但那时总是有光明之象。妇人说当时有男朋友，想结婚，无奈家中父母不同意，因从各方面考虑，也只好分手了。先生说："这就是竹影扫街尘不去，萤火烛地草难燃之象了，所以你的命运，是注定要再婚的"。

其实，在批命的纸上，并无批下她要再婚的，只因用这双关语的批命词句，使妇女觉得他说中了自己当时的运程。说到她24岁至29岁的运程时，用的是"一轮夜月圆还缺，几点晨星有若无。"就对妇女说："这个运程，你应该是守得云开见月明，虽然月有圆时也有缺，但守到天亮时，你的运程已经有了转机，那时有她晨星几点，似有似无，你觉得我算得对也不对？"妇女说："我20岁时遇到我现在的丈夫，我初时对他有戒心，怀疑他在玩弄我，但后来终于和他结婚了。"算命先生说："这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对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过去的经历，也有双关语。他问了你的八字后，先算你的"命宫"，一开口先念一段双关语："渐入佳境，如小溪流水汇入大川。财运亨通，仍防服色之忧家运支持，将功补过。贵人得力，可补家运不恒。纸花做出惊人眼，好在无香在里头。挫折在前安乐在后。"

这一段双关语，每一句都可以解答出几种不同的经历和处境。比如，拿"渐入佳境，如小溪流水，汇入大川"来说，就可以理解成几种不同的处境。仅从字面上讲可说今天过上了好日子，不是一下子得来的，是逐渐富起来的，而且是由小到大。有一位老人听了这命词就根据自己过去的经营处境说："这些年来，虽然挣

的钱零零碎碎，但现在回想起来，是全靠这小溪流水积攒起来的，现在老来才无后顾之忧。”显然，这几句话在他看来，是批中算对了。另一个老人同样听了这句命词，却说：“当时全靠胆大冒险，用小本经营，一直滚雪球到大，确有溪流汇川之势”。又另有一人说：“怪不得呢，当年跟人合股做生意，我是小股东，被大股东吃了我的小股，真是小溪流入大川去了。”可见这巧妙的算命双关语，在当事人眼中，都可根据自己不同经历引起不同的反映，而又都觉得算命先生算得准。

如果一旦有人听了这词句，觉得这词句说得好，而自己当时的处境并不好，就会立即质问；而算命先生早有准备，可以用词句解释为不好，并说用这些词句的用意，是避免在命纸上写下不吉祥的语句。

属于这类“活口”的双关语，还有很多，如问病问寿的、问喜问忧的、问家庭和睦的、问上梁动土的、问求财破财的、问丢失被盗的、问打官司的……凡是富贵贫贱，吉凶祝福，都有一套似是而非的双关语等着你。一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算命先生算得很灵验，于是信服了算命先生，也就相信了宿命论。顺便说一句，不是每个问题仅有一种双关语，而是每个问题有好多种双关语。例如批算父母在不在，谁先死亡问题，不光是靠“父在母先亡”，还有好几种说法。反正不管哪一种，都可以达到欺骗人的效果和目的。

算命先生还用双关语探测对方的反应，从表情、神色和语言中判断对方的情况，做深一步批算；边算边探，边探边算，而且把探出来的再说给对方听，于是对方感到惊奇。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是算命先生的关键一招。双关语是算命先生的法宝，会的越多，骗术越高，越显示他灵验，名望也就越高，这种现买现卖的生意就越好。这些江湖术士心里有鬼，怕有人找他麻烦，今天在这，明天在那，经常挪场地换码头。其实就算你找到他又怎

么样？他强词夺理说，你自己报错了时辰。何况人们心里有一个共同点，凡是算对的（蒙对的），就到处宣扬某某先生算的准；蒙对了一半的，也把另一半往对的方面顺着去想；即使算错了，也不愿追究，因为其中总还有蒙对或巧合的个别地方呢！

“黄雀抽帖”弄玄虚

以前在我国东北以及关内各地，有不少黄雀抽帖算卦的。算卦先生挂好黄雀笼子，见有人前来问卦，就在鸟笼门前铺好纸牌码子，打开鸟笼门，冲着黄雀念念有词：

小小灵禽实可夸，
西方灵山是汝家。
半夜饮了天河水，
你把此卦察一察。
察得清，
察得明，
小米清水关上门。
察不清，
察不明，
放开大门将你扔。

唱了一阵，只见那只黄雀左察右看，果然伸出嘴来，叼出了一张码子。先生先将黄雀赶入笼内，关上门，再将黄雀叼出的那张码子拿起。码子上面画有苏武牧羊的故事，算卦先生展开给大家看，随后对问卦者说道：“你是属羊的，对吧！”问卦人惊奇地点头称是，立时博得围观群众的喝彩。

算卦先生洋洋得意，对问卦者说：“这回需要您亲手抽一张了！”说罢，揣了一套码子。问卦者抽出一张，算卦先生打开一看，上面画着姜太公卖面的故事。于是他就把姜太公当初贫穷后来发

迹的故事有声有色地述说了一遍，这才问对方问什么事。然后，他再用码子上的故事巧妙而又紧密地与问卦人问的事联系起来，加以批解，什么犯了这个，不宜那个，姑娘命软，学徒命硬，老太太月令不佳，大少爷有口舌之灾……既然有了灾，不要怕，也有破的办法。算卦先生用叼砂笔在一张黄纸条上画下一道避灾符，然后对问卦人说道："有了灾难不必怕，你把这镇宅避灾的灵符买了回去，在正晌午时，面对正房门烧一烧，送一送，就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了"。叼卦抽卦、连算带买符，问卦人花了三份钱走了。

至于那道符灵不灵，人们不知道，但那黄雀叼的码子为啥那么准呢？也许是碰巧的吧！于是有些好奇的人围在那里继续观看，有的也来试一试，然而不管有多少个前来问卦的人，个个准确无误，你说邪门儿不？真是神啦！黄雀真会叼卦吗？不是！这只是算卦先生故弄玄虚罢了。小黄雀是用酥籽、小米驯熟的，可以做一些简单动作。算卦先生利用的正是这一点。算卦先生有两副码子，用硬纸叠成两折或三折，里面左边画图，右边写字。一副是画有牛、虎、兔……等十二属相的，一副便是有"姜太公钓鱼遇文王"、"姜太公卖面"、"齐桓公得管仲称霸"等故事性的码子，称为"彩头牌"。十二属相码子由小黄雀出"彩头牌"则由问卦人自己抽。

原来算卦先生在十二属相码子的边缘，着深浅不一的各种颜色或他自知道的暗号，让黄雀叼哪张，就把事先知道的那一张属相牌放在固定数位上。比如固定在第五张位置上，驯黄雀时，就把酥籽小米总是放在第五张的位置上给它吃，引诱它始终叼第五张牌。算卦先生事先装作无意地随便问了一下占卦人的岁数，就知道对方是属什么的了。假如是属羊的，在洗牌时暗中将画有羊的牌洗在第五张位置上，侧斜着摆在鸟笼门口，黄雀一见，按照所驯的习惯，便将第五张牌位置上的画有羊的牌叼了出来。黄雀并不认识十二属相，它只不过是记住了第五张牌的位置，不管在

那里放什么牌，都会照例叼出。这就是黄雀抽帖的秘密所在。

“袖里乾坤”讲碰巧

小时候，我家前院二婶的银钗丢了，心急火燎找我父亲给算，看丢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找到？我父亲当过郎中，会摸脉，配药，针灸，也会掐算，在农村很吃得开。他按二婶报的时辰，用左手一算，说“钗子没丢出家门，你在堂屋地下的柴堆，灶炕前，水缸后，找找看。”二婶回到家按所指的地点一找，果然从水缸后面找到了，这可在全村传开了，说我父亲掐得准算得灵，为什么会在水缸后面找到呢？原来是二婶去水缸边舀水时，由于是水少，一弯腰低头，把插在头发上的银钗掉在了缸后，从此以后找我父亲掐算的人越来越多，有碰巧灵验的，也有不灵验的。不灵的人们不去计较，只怪自己倒霉，或怪自己报错了时辰；凡是灵的，人们就到处传扬，有些人还专爱做这种义务宣传员，添枝加叶，越传越神。这件事在我父亲的一生中，算是最光彩露脸的一回了。

后来我哥哥也学会了掐算，最灵验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自家媳妇在院里晒的一件衣服，晚上收工回来时，发现衣服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第二天哥哥回家后，媳妇让他掐算一下，哥哥用手一掐算，说没有丢，应该在一个圆洞口里面，可院子里没有洞也没有口，嫂子说他胡说八道，哥哥心里也纳闷，心想，从掐算上看，应该是圆形处，圆的就是洞口呀，可是院子里没有洞口，自己也怀疑，于是和嫂子一寻找，果然在水缸水里找到了。原来晒在竹竿上的衣服，被风一刮，掉进了水缸里去了。

还有一件事，西院苏姐夫家的四女儿苏桂蓉来信说要来，路很远，需坐两天火车才能到，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去信问也不见回信，当妈妈的心慌了，生怕路上出了事，就找我哥来掐算，我哥哥一掐算，说道：“没事，马上就到了。”正说着，四

女儿桂蓉进了屋，冲着母亲鞠躬道："妈妈好。"外孙也喊："姥姥好。"这一下惊喜的老太太不得了：急忙抱起外孙亲了又亲，临出门时对我哥哥说："振民，你掐算的比当年你父亲还灵。"

也不知哥哥给人家掐算过多少次，多少年总共就露过这么两次脸。

上述三例是顺口瞎说吗？不是，他们用的是"孔明马前课"，有一套掐算的公式。像钟走点一样，走到那个字上就算那个字。孔明马前课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内容和掐算方法又是怎样的呢？到底准不准？灵不灵？现在我给大家讲讲。

"孔明马前课"也叫"袖里乾坤"，到底是不是孔明创造和运用过，无可考查。然而，从这种"马前课"的掐算法来看，倒也符合诸葛亮"未卜先知"的情况。也许是借孔明之名而来的。所谓"马前"，就是快和先的意思，也是江湖中的"春点"术语。"马前课"即是未卜先知、预料如神的意思。

不管哪家，凡是掐算的技法都用左手，利用人的指纹来定位定名，位置主要在手指的内横纹上，按时针方向由左向右顺行，不管是流年、八字、生肖、择日、问卜……都是这样。"马前课"的掐算名称有 6 种：一是"大安"，二是"流连"，三是"速息"，四是"齿口"，五是"小吉"，六是"空亡"。这 6 种名称的位置摆法：由左手中指根的第一横纹起为"大安"；食指第一横纹为"流连"；第四横纹为"速息"；中指第四横纹为"齿口"；无名指第四横纹为"小吉"；无名指第二横纹为"空亡"。6 种名称的含义是："大安"事事昌，干什么都顺利；"速息"喜来临，将有喜事到来，是个好预兆；"小吉"最吉，是个吉卦，好事多磨，有吉有利；"流连"不吉利，谋商无财，办事不顺，谈婚不成，有病难愈；"齿口"犯口舌，出事故，吵架，处处不顺心，背后犯小人，并有吃官司的危险；"空亡"事不成，不管办什么事，很难成功，空想空忙一阵子，最后还是空亡，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按照以上的名称、卦位、内容含义和时辰的安排，再看看对方求问是什么事，根据他所报的时辰和所问的事，应套在哪个卦位上，先把问的事对上号。如迁居、上梁找“大安”，结婚嫁女找“小吉”……比如说，今天要外出办事，在动身之前看当时属于什么时辰，进行一番掐算，如果是“小吉”或“大安”，便动身，而且会顺利成功；若是“齿口”或“空亡”，不但办不成事，可能还会出问题。是“流连”也不吉利，至少也要被淋一场大雨，不如改日再动身。又如有人求问，丢了东西往哪去找，来人若报的是亥时，亥和戌属于西北方向，按照八卦的方位，西北方属乾，就告诉求问者说：“失物丢失在西北方向。”再套用五行方位，西方庚辛金，北方寅癸水，那就是说：要在有金属和有水的地方去找，如铁桶里、锹镐，以及屋里水缸或屋外水坑处等等。能否找到，要看在什么卦上：如果是“小吉”就说能找到；如果是“速息”，就说很快能找到；如果是“空亡”，就说无希望，找不到了。

这种掐算法灵吗？说实在的，没有一点科学根据，全靠碰巧，碰对了就灵，碰不对就不灵。但是，一但碰准了，可就扬名四方哩。你想，若是一年到头老是掐算它，总有碰准的时候吧？瞎猫还能碰上死耗子哩。

这种掐算法不难，只要把 6 种卦名背熟，卦位背熟，五行方位的八卦方位背熟，再把地支的 12 个时辰背熟就可以进行表演了。

有经验的掐算者，根据问卦人说的情况，擅于判断，把话说灵活，说得八面圆滑，天衣无缝，那么就自然给人“灵”、“准”的印象深一些。这就全靠掐算者能说会道的一张嘴了，而 6 种卦名算是唯一的根据。然而，这些根据何在？谁也说不出来。在解放前，会掐算的人，自己本身就信奉这一套，自己受了骗，还去骗别人，真是名符其实的自欺欺人。在这方面，除了我父兄之外，我也碰见过几个会“孔明马前课”的人，他们都是相信的不得了，就

连他们自己出门办事，在临行之前，也要抬手掐算一番，依据卦的吉凶好坏来决定行动与否。现在看来，真是好笑。

还有一种掐算法，名叫“天德”，在北方很流行。凡是两岁以下的婴儿死了，要扔出去喂狗，同西藏的天葬差不多。人们认为婴儿能被狗吃掉，表明鬼魂升了天，而要想被狗吃掉，扔的方位必须准确，这在“天德”中是有具体规定的。

它是怎样规定的呢?掐算先生把一年12个月的八卦方位合在一起，概括性地编写了4句七言诗：“正九立南二月坤，三七正北十一巽，五乾八艮六十东，四月腊月正西行。”只要把这4句七言诗背熟，按照诗中所说的，便可行事。

“正九”就是正月和九月死的婴儿可往南面方向扔；“坤”字指的西南，凡在二月死的婴儿都往西南方向扔；“三七正北”是在三月和七月死的婴儿都往正北方向扔；“十一巽”是在一月死的儿都往东南方向扔，八卦的“巽”代表东南方位；“五乾”即五月死的婴儿要往西北方向扔，西北是“乾”；八艮“是八月向”东北方向；而六月和十月是向正东方向；四月和腊月（十二月）往正西方向扔。举个例子说，婴儿在二月，“坤”属于西南；掐算者再用左手装模作样地掐算一番后，告诉对方往西南方向“送”就行了。”说“扔”难听，其实，不管扔到哪个方向，也不会剩下。可是人们迷信这一套，恐扔错了方向狗不吃，而让孩子下了地狱，所以还是要请先生掐算。这种掐算是不要钱的，属于帮助村民作好事。

有这么个真实笑话。因我父亲死的早，死孩子的家长就找到我伯父头上来了。我伯父一个大字不识，本不懂掐算这一套，他也不信这一套。他说他不会，人家偏以为二爷会，大爷自然也会，于是再三苦求不放。无奈，我伯父只好把种庄稼的大粗手一伸，学着我父亲的样子，胡乱掐算了一通说：“往北送吧!”他心想，村北边有河洼树林子。野狗经常出没没有不吃之理，来人走后，我伯父连气带笑地说道：“往哪扔还不是一回来！非叫我给掐算，我

这种大田的手哪会这个！尽扯淡。”可是从此就推不掉了，凡是村里谁家死了小孩，都来找他掐算，他也就由此接了我爸爸的班了。他靠我爸爸在世时，常念道的那4句七言诗，后来又教给了我哥哥。至于这4句七言诗出于何人之手，无可查证，但却代代照此，辈辈相传，起名叫“天德”。

还有一套“打硬棒”的掐算法，说人死后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叫作“殃”；活着的人中有些犯属相的人要是碰到这个“殃”，就要遭灾受难。所谓“殃”是看不见的一口气，它落在什么地方？什么属相的人不能碰“殃”？这要请阴阳先生来掐算，谓之“打殃”。阴阳先生根据人死的时辰，先找到死者的“落殃”位置，然后说出几种属相的人需注意碰“殃”。

“殃”是怎么个找法呢？也有4句七言诗：“壬窗卯门辰在墙，巳在水沟午在梁，申酉在对戌亥皂，子丑二时在中堂。”这就是说，看死者在哪个时辰咽的气，如果是壬时死的，那他这口“殃”气就落在窗户上了；若是正晌午死的，“殃”气就落到房梁上去了……

什么属相的人应该回避呢？这要看死人的年、月、日、时辰，找出其相冲的属相就知道了。例如是死于丁卯年卯己月乙酉天未丑时，“卯”为兔，“酉”为鸡，“未”为羊。这兔、鸡、羊就是犯相。如果死者生前是属马的，在“六大冲”中“白马犯青牛”，又在兔、鸡、羊后加条牛，于是就得出：凡是属兔、鸡、羊、牛的人，在没“打殃”之前，不能遭“殃”，碰上就倒霉。人们常说的“遭殃”就是这么来的。

阴阳先生“打殃”，要用桃木棒，因人们相信桃木属于避邪驱鬼之物。只见他手持桃木棒，口含阴阳水，冲着“落殃”处一喷，口中念念有词：“撞！撞！撞！撞着老家少家亲，少名无姓急溜退，退！退！退！刀子砍，斧子剁，桃木橛子钉屁眼子，万年不翻身！”这咒语连念三遍，边念边用桃木棒——（叫做打“殃棒”）通驱殃。这咒语只能念在口，使人能听其声而不知念什么。通过这一番折

腾，人们便可随意活动了，阴阳先生所要赚的第一道钱，也拿到手了。要赚的第二道钱，就是看风水、摆罗盘，给丧家看坟茔地了，这不属于掐算行之内。

这种种掐算就如同摆扑克牌、下象棋一样，各有各的摆法，各有各的规矩。不管输还是赢，成还是败，都必须按照规定的去作。例如下棋规定为马走“日”、象走“田”，小卒一去不回还。掐算少不了时辰、八卦和五行方位，也及各种口诀和掐算规则。赢不赢在运气，准不准也在运气。所谓“运气”就是碰巧不碰巧，碰巧了就灵，碰不巧就不灵。不灵不算数。一旦碰巧了，人们就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地广为宣传，有些人还专爱干这种事。大家都希望它能灵验，即使没灵验，大都怪自己的时辰没报准，也不去怪罪掐算法和掐算的人，人们出于这既善良又迷信好奇的心理，扶持它的人多，摒弃的人少，半信半疑的人占大多数，故能使这些荒谬的掐算法流传甚久。

“奇门遁甲”邪术多

先在墙上用手画个门，一念咒，就可隔墙而过，这叫“穿术”；骑上板凳一闭眼，一念咒，就可飞上天去，这叫“穿天术”；闭着眼睛一步迈出千里外，这叫“缩地法”；地下藏身或行走，叫作“土遁法”；身贴咒符隐其形，叫作“隐身术”……等。诸如此类神奇法术的描述，大都来自《奇门遁甲》和《六甲天书》。为此，历史上曾有不少人弃家出走，云游名山，走访仙道，求其真传，企望从中学到奇法妙术。有不少人为此得了疯魔病，甚至把生命葬送于奇门遁甲，却没有一个学成功的。由于《奇门遁甲》给人以一神秘莫测之感，好多人只知其名而不见其书，这就更加深了它的神秘色彩。其实，《奇门遁甲》，由于历代的演变，已经分化为几种不同的版本了。如黄帝命风后写出了“兵法 13 篇”，“孤虚法

12 卷”，开始创立“遁甲 1080 局”，即《遁甲奇门》；建兴九年（公元 231 年），写的《奇门遁甲之阵》、《三元奇门遁甲》以及历代所查禁的邪书《六甲天书》等；诸葛亮留传下来的《三元奇门遁甲》至今仍流传于江湖命相学的“巾行”之中。此外，对于其它所谓的“奇门遁甲”之书，已无可查了。中国古代有关命相学的书，着实不少。现代的相书更是无奇不有。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奇门遁甲，让读者知道个大概。

据传说，《三元奇门遁甲》始于黄帝，为了“解明天地之法则，传授称霸天下之秘术”，黄帝命风后写成书文，从而奇门“遁甲”。诸葛亮在五丈原布下“奇门遁甲之阵”，与魏将司马懿作最后决战。司马懿曾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从而留下“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司马懿的字）”的名句于后世。

什么叫“三元奇门遁甲”？所谓“三元”，是指天、地、人之说，即天时、地利、人和；“三元”是“奇门遁甲”中的核心内容。所谓“奇门”，是指十天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三奇”和“八门”统称“奇门”。所谓“遁甲”，就是指乘阴阳之变化，晦蔽人目，隐隐遁其身，趋吉避凶之说。后来发展了的流派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术。据古籍记，昔大尧创造的甲子，又由风后发展成库遁甲，其法幽深隐秘，未易窥测，故谓之“遁”。

“三元奇门遁甲”属于秘术，从不公开，代代都是靠亲口传授下来。到了姜太公吕尚编写了兵书《六韬三略》。得传于圮上老人黄石公的乃是《三略》。后诸葛亮得其真传，于建兴十二年（公元 234 年），在五丈原即将病死之际，又传授给姜维，据《三国演义》中描写：“姜维入帐，直至孔明榻前问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 24 篇，计 104112 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

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维哭拜而受”。孔明所传此书世称《奇门遁甲统宗大全》。姜维怕这本书的秘术灵显无究，效力惊人，时后落于不良之徒的手中，就给烧了。因为“奇门遁甲”之术是传授称霸天下的秘术，遂为历代当政者所严格查禁，真传秘诀也就靠亲口传授了。至于世传的《奇门遁甲统宗大全》等奇门遁甲的书，是伪造或是因避禁而篡改的。奇门遁甲原先是用在政治争斗与军事作战方面，后来才为命理学者所利用，演变成一种占卜命相的技法。

以上所谈，是根据台湾大学哲学系高山青编著的《世界相命大全》及其它有关资料所述，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希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给予校正。

三元奇门遁甲占卜次序

按要求，必须精通奇门遁甲的奥妙，熟练掌握其法术，才能应用。尤其是各种图表，十分复杂。如遁甲盘的作法，时盘、日盘和月盘的制法，“人和”的看法，命数的占法，象意表，以及事业成功法、业务推展法、升官上进法、财运通顺法、恋爱成功法、克病康复法等，每种法都有一至二份复杂图表，共108套。运用奇门遁甲有一定的次序，可分为6个方面：

（1）决定目的，即决定发占卜什么

为了方便起见，备有6种象意，根据象意先决定目的，即希望把什么事情作成怎样。

（2）决定使用的遁甲盘

遁甲盘有“立向盘”与“坐山盘”两种，它们的性质不同。如旅行、转移等动态，应使用“立向盘”；修房、改建、造庭园、挖沟洞、打桩等静态，应使用“坐山盘”。

（3）制盘

决定“坐”与“立向”以后，选定时盘、日盘或月盘，然后依照遁甲盘的制作方法制作。

（4）实际使用

如出外行军，以起身时刻为时间的时盘，了解目的地方位的“天时”、“地利”、“人和”，再参考象意即可。

（5）不转移而得到转移效果的方法

所谓转移（如搬家）虽表示太极的移动。如对运势不好的人，能在别处居住 15 天，再回本宅时使用吉方，则能改为吉运。

（6）时间与方位的使用

时盘所用的时间是经调整后的自然时间，不按表时间：往往达到目的地不可能是直线，只看最后目的地方位即可。

以上所举一般人难懂是什么意思，好比学钢琴，顺使乐理与乐谱结合起来实际练，才能学会。奇门遁甲的 108 套图表就等于习曲的乐谱，不光要照谱演奏，还要背得通熟才行。至于细节的东西更是似是而非了。其实，奇门遁甲的命相家们，边摆弄图表，也说些似是而非的术语，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直到花了钱，也没搞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他们完全是故弄玄虚。奇门遁甲的另一个方面，是宣扬什么“隐身术”、“缩地法”、“隔墙术”等邪术。所谓“隐身术”，就是把奇门遁甲的“隐身符”画出来贴在身上，把“隐身咒”连背三遍，就能将身体隐遁起来，一般人看不见了。以前有不少人不怀好意练此术，练成了精神病。所谓“缩地法”，把“缩地符”贴在脚底下，双眼一闭，连念三遍“缩地咒”，只要向前迈一大步，想到哪里就到了哪里了。比如说身在广州，面向北京方位，只要一念咒，一步迈出去，睁眼一看，到了天安门。把 2000 多公里路程缩成一步的距离，怎么可能呢？所谓“隔墙术”，就是在墙上用手画门，闭上双眼一念咒，便可起到墙那面去，这就更玄了。以上这些流传，都不是奇门遁甲中原有的，完全是后来人加编的邪说。所谓的《六甲天书》，也不外这些内容，仅是满足部分乐于此道者的幻想而已。

其实，所谓奇门遁甲，只是把“天干”、“地支”、“五行”和

“八卦”加上“三元”，用不同手法巧妙地混合在一起罢了。如同一副扑克牌的组成，可以演变出很多花样来；也如围棋或象棋可以摆出各种不同的棋式来。扑克牌不单是一种娱乐工具，也是一种赌具和算命工具。用扑克算命，最早流行于吉普赛。

中国的奇门遁甲，起初只是一种兵法战术，称霸之秘诀。后来，它越发展越离谱，演变成了命相术。

选自《黑白人生》

旧社会宿县的神汉巫婆

吴芝庭

在清朝，各州、县还设有阴阳官。宿州的阴阳官官署就设在城内龙神祠巷。阴阳官管理全县的神汉、巫婆和阴阳生（看墓地、查“风水”的人），并要他们按期纳税。神汉、巫婆都要有师承，出师后由阴阳官发给“官印”，始准营业。他们装神弄鬼，驱妖招魂，不知坑害了多少人！不仅骗了钱财，还贻误病人治疗时机，害死了无数的大人小孩。现将宿县地区解放前神汉、巫婆的活动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一）神汉的活动

神汉，宿县称为“端公”。一般均穿长衫，故作斯文，以抬高身分。使用的工具有：铁圈牛皮鼓，直径约尺半，用竹鼓签敲击；铜锣一面，即一般打击乐器之锣，不过稍小而已；A 字形的，约一尺多高的柳木杈一个，使用时用老妇人顶头的黑纱包头、红扎腿带子和纸码神像（俗称天地牌子，当作头脸）捆扎成人形，腹中装五谷杂粮，纱包头两端扎后各余半尺当作双臂，A 形木杈下端各留半尺，当作双腿，称为“柳三娘”；羊角形木刻物，一劈为二，在劈开面各挖二三分深的木槽，中涂红漆，称为“交子”；铁扇两把，均长尺许，一把柄上有铁圈套小铁环，摇动时叮哨作响，一把上端有利刃；他们信奉的是以佛教为主的多神教，有一幅约长 6 尺、宽 4 尺的神像，上绘如来、观音、灶君等神，分三四个层次；最重要的还有那块阴阳官颁发的“官印”（2 寸见方、宽边

的木印）以及用作加盖“疏文”的印章和镇“法坛”之宝。这些用具平时都装在一个大布袋中，挂在墙上。

他们的活动，一般有两种：一是“看魂”，二是“开财门”。

1.“看魂”　如果某家的孩子突然发热昏迷，说谵语，家长即认为是“中邪”或“冲犯”家亲鬼魂。又如某家小孩不思饮食，精神萎靡，好打瞌睡，家长即认为是吓掉了魂。他们有的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在家烧香求神保佑，许愿病愈“看魂”。上述小孩或是患重感冒，或是消化不良，经医治疗养而愈，家长认为是神仙保佑好的，即请端公“看魂还愿”。这种情况，为害不大，仅被端公骗几个钱去。有的家长迷信思想严重，不请医生给孩子治病，就直接请端公给孩子“看魂”。这种情况不仅被端公骗去了钱财，而且往往会产生悲惨的后果。

“看魂”的情形是：事主先到端公家说明缘由，请他去“看魂”。端公答应后，即约定日期（还愿的选择吉日，治病的当日即去），交了定金（俗称打纸钱，一千或数百文），事主将端公的布袋背回家去，称为“背鼓”。

端公到事主家后，将神像挂在正当门的墙上，事主把事先置办好的“供果”（5 种糕点）、“供菜”（5 种蔬菜）分别用盘子装好，和 5 个大馒头、3 杯酒一起，放在神像前的桌子上“摆供”（供奉神灵享用）。端公把在家里剪好带来的五色纸小彩旗数面，连同“官印”、铁扇、一杆小钩子秤和一面镜子，插放在一个柳条编的斗中，放在大桌中央。然后把“柳三娘”扎成，放在斗前，把“交子”（向神问卦用的）也放在旁边。这些活动称为“悬驾”（即把各位神仙的大驾都安排悬挂好的意思）。

端公稍作休息后，便开始“看魂”。先由端公燃烛焚香，事主跪拜请神。端公事先写有“疏头”（或称疏文，是用黄表纸写的奏谢或奏请神灵的文书）。“疏头”一般内容为：兹有南瞻部洲，江南凤阳府，南宿州信士弟子×××之子（或女），名唤××，现年

×岁，因患病（或掉魂）曾请神医治，许愿病愈看魂。现小儿已经痊愈，特看魂还愿，以答谢神祇（请神医病的，则在因患病后写‘请诸神医治’），请上神保佑××长命百岁，无灾无病，吉祥如意，不胜顶感之至。”等语。此时端公便将“疏头”连同“元宝”（用表芯纸贴锡箔糊制的成串纸钱）一同焚烧。然后即左手持锣，右手持鼓，敲锣打鼓唱起请神颂歌。事主起立在旁侍候。约半小时，颂歌唱完，“请神”仪式便告结束。

接着将大桌抬到屋外，放在门右侧，桌上放着燃着的香、烛、盛纸钱的斗、“柳三娘”、“交子”等物。端公站在桌右，事主（一般是家庭主妇）站在桌左，请“柳三娘”找病儿之魂，问病儿“冲犯”哪位家亲或鬼神。端公先用针刺破中指，将血点在“柳三娘”的头上，即敲锣打鼓唱请“柳三娘”的赞歌，叙述“柳三娘”成神的经过和赞颂“她”显灵治病救人的“圣德”。唱毕，即请事主预先找好的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分别站在大桌左右两侧“架柳”，即每人伸出一只手，握住“柳三娘”的一条“腿”。这时端公站在大桌前面，面向“柳三娘”，放下锣鼓，两手持一簸箕，使簸箕倒立桌上，手持簸箕嘴的两个拐角。端公让“架柳”的老妇人将“柳三娘”左右晃动，他突然将簸箕向上一扬，向“柳三娘”一碰，大声叫道：“咳！可是他老老爷，老奶奶？活着为人死了为神，请显神灵。”意思即问病儿是否冲犯了他曾祖父、曾祖母的亡魂。这时如果“柳三娘”仍左右摇晃转动，端公再继续问：“或是他老爷……”，“或是他奶奶……”，由事主报他家死去的长辈，父母、伯叔、大娘、婶子、姑嫂……一一询问；本家的问完，再问新亡故的诸如东院他二婶子，西院他二大娘……。直到“柳三娘”在桌上蹦跳起来，向簸箕背上冲撞时为止。如问到“他二大娘”时蹦跳，即表示病儿是冲犯了他二大娘，端公就不再问了，拿起锣鼓敲打着唱道：“赶紧点火烧金银。”事主即焚烧锡箔纸钱，跪在地上。端公又拿起木“交子”，向焚着的香上转一周，往地上

一丢，如果是一阴一阳（一个红槽向上，一个外壳向上），事主叩头谢神起身即止。如果两个红槽向上，或两个外壳向上，端公还要祷告，继续丢“交子”，直到一阴一阳为止。

关于“柳三娘”的蹦跳，一是由于两位老妇人有迷信思想，相信“柳三娘”会降临；二是她们长时间的“架柳”，手臂累酸麻了，经端公一吓“咳！或是他……”，只要有人一受惊手猛一动，另一个就认为“柳三娘”“答应”了，随之而动，两人力量不平衡，互相用力，故形成“柳三娘”蹦跳不已的现象。因此，一般在开始问柳时“柳三娘”只晃动转圈而不蹦跳，问数人后，端公心急，故意大叫：“咳！……”，即出现蹦跳、冲撞簸箕的现象。端公止问后，就让“架柳”人把“柳三娘”放还靠在斗上。

问柳后，端公即拿着桃条（桃树的枝条，俗说可以驱鬼）、带环的扇刀，到病孩的卧室。如系还愿的，病孩虽愈，仍需睡在床上，盖上被子。端公用桃条、扇刀摇晃得叮哨作响，在病孩身上拍打一遍，并吸口冷水喷在病孩脸上，然后走出屋子。意思是已将家亲、野鬼，或妖魔鬼怪驱逐出去。端公继续拿起锣鼓，率领两位架着“柳三娘”的老妇人和事主家派的挎锡箔纸钱篮子的人一同去城外荒郊。端公找一个僻静的十字路口，焚烧锡箔纸钱，敲锣打鼓唱了一会，把“鬼魂”送走，然后把扎“柳三娘”的红带子和纱包头解开，将其腹中包的五谷杂粮向四方撒去，边撒边唱道：“一撒金，二撒银，撒到谁头上长木鳞（即秃疮）。”这时围着看热闹的小孩，都四散跑开躲避，生怕撒到头上长秃疮。最后端公又唱一段招魂曲，接着两位架柳人中的一个喊病孩的名字“××家来吧！”另一个就答应一声“来——了——！”由原路回家，一直喊到病孩床前。端公又敲锣打鼓唱几句安魂歌，表示魂已招来，安到病孩身上。下午的活动到此结束。看热闹的人都散去，端公也回家休息。晚上，端公再来唱“端公腔”以酬神，有的竟唱至翌日天明。然后收酬金、供果，与用具一并背回。“看魂”活动即

告结束。

2. “开财门”这一活动需要两三位端公。搞这项活动有两种原因：一是有病“诊治”，或病愈还愿；一是未满月的产妇，误入邻家，旧习俗便认为不祥，会招灾难，产妇家就要请端公给邻家“开财门”，以祈祷神灵为其禳灾消难。前者一般的活动，与“看魂”相同，不过多了第二天早晨的一场捉妖拿邪的表演。后者则免除了下午的“看魂”活动，自晚上唱“端公腔”酬神开始。不过唱前要先“悬驾”，摆供敬神，再焚烧一通为邻家禳灾消难缘由的“疏头”。其余的活动，与前者相同。

（二）巫婆的活动

巫婆，宿县称为“师婆子”、“香头”，肖县称为“神妈子”，当面也尊称她们为“X先生”。她们均自称有一位“仙姑”能附体显灵，故家中均供奉仙姑的牌位，上面用红绸披挂。一般以“胡”、“黄”姓为多，如胡二仙姑、黄三仙姑等，盖意味其为狐仙也。她们的用具有“铜罄（径约四五寸）、小牛皮手鼓（径约七八寸）、尺许长的铁剑，柄端有圆圈，套小铁环数只，也有如来、观音的神像和一块“官印”。她们的活动是请神附体（俗称“下神”），驱妖看病。除登门求仙讨药者外，主要可分为“送祟”和“换童子”两项：

1. “送祟”　　如某家小孩，忽然发热有病，家长迷信，认为是“冲犯”了鬼神，致其作祟，便请师婆子来给孩子“送祟”，即送走作祟的鬼神。这种活动比较简单，只要请一位师婆子即可。

巫婆先来看看病儿的手，如静脉管明显，就说：这孩子手上青筋突出是“冲犯”了××鬼；或是病儿睡着，睫毛密合，就说：这孩子眼毛打撮，是“冲犯”了××神。事主即给她纸码钱，请她“送祟”。她即回去准备。

晚上七八点钟，师婆子带来桃条、剪好的纸钱和她的“法剑”。事主把准备好的香烛点燃。师婆子先向“仙姑”祷告，请她下凡“送祟”。然后，她在桌前正中的小板凳上盘腿闭目静坐。约十分钟，她身体颤抖，伸臂舒腰，呵欠连连。接着就唱起来，或者南腔北调地怪声说：“仙姑我正在莲台坐，请来我仙姑啥事情？”事主就说：“我家的孩子××忽然得病，请仙姑娘瞧瞧是病还是冲犯了？”“仙姑我掐指叠纹仔细算，你家顽童（指男孩，如是女孩则称为“女花容”）不是病，他冲犯了你家亲奶奶（或其他亡故的长辈，或胡诌东南西北方的神鬼）的鬼魂灵。”“仙姑娘你老人家发发慈悲，看怎么给他治好？”“我赐给他一服仙药吃，再叫我家先生给他把祟送。”“好，谢谢仙姑娘。”“现在你们不用谢，孩子好了再谢神灵。要给仙姑我披红来上供，还要给我送几套花衣裳。”（对家境不好的不要求送“仙衣”，即改为：“还要给我仙姑来传名。”）事主连忙答应：“好！孩子好了我们即刻照办，并给仙姑娘传名。”“我神去也！”师婆子又打后个呵欠，用手揉揉眼，慢慢站了起来，就问事主：“仙姑说些什么？”事主把“仙姑”说的话一一告诉她。这些活动称为“下神”。

这时师婆子就表演“讨药”了。她拿起一只茶杯，面向大桌上的香炉，倒半杯开水，趁人不注意时，暗中撒点香灰，或将茶杯故意向香柱上一碰，落点香灰在杯中。然后用红布将杯口蒙上，在香柱上转几圈，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请“仙姑”赐给灵丹妙药给某家的顽童（或“女花容”）治病。茶杯被摇晃几圈，开水中的水碱或香灰自然下沉。然后，师婆子揭开红布指给事主看，并且说：“你看仙姑给了多少药，快给孩子喝去，喝了就好了。”

师婆子和事主一同进入卧房，将“仙药”给孩子喝了。接着师婆子就给病孩“送祟”。她右手执法剑，左手拿桃条，来到病孩床前，用法剑在地上划两个十字，双脚踏上，然后用桃条和剑向孩子身上抽打。法剑上的铁环叮当作响。这时，师婆子像端公一

样，口含凉水向病孩脸上喷洒。然后大声喝道："手拿桃条整三根，仙姑差我来赶鬼魂。妖魔鬼怪跟我走，晚了时刻可不成！咳！"又说："走吧！走吧！那边还有好人家。又吃酒，又戴花。跟他来，随我去！再来铁树开花。"说罢，转身出门。事主预先让人抓些锅灶下的柴灰（淮北俗称"青灰"），站在房门口等着。师婆子出门时又说："抓把青灰拦住门，忌鬼不忌人。"拿灰的人就把青灰沿着房门口撒一条横线。师婆子走出大门，向大街十字路口走去（农村则到村外十字路口），事主派人拿着元宝纸钱、燃着的香和一壶酒跟随着。到了十字路口，师婆子把香用土围住，元宝纸钱焚烧，酒倒在纸钱四周，划一个圆圈，来祭奠送走的鬼魂，然后即离去。

2."换童子"　　如某家孩子病重或长期有病，孩子父母请师婆子看。师婆子即如"送祟"下神时说：你家的孩子是××神仙的金童（男）或玉女（女）下凡投生的，现在魂灵被神摄去，必须找个童子替换他，他的魂灵才会回来归体。所以要"换童子"才能好，否则活不到12岁。事主被吓应允。有的即时办，有的许愿病好了办。但至迟都必须在结婚前还愿。

"换童子"的仪式比较隆重繁杂。由师婆子先选定吉日良辰，再给她几千文钱"打纸"（即买纸）糊旗（旗数由师婆子根据事主的家境决定，6至12面不等）。事主要沽酒买菜、蒸红点馒头，像办喜事一样。并要请扎纸匠扎一个纸孩子，称为"童子"，如庙中的金童、玉女像一样（长约3尺许），存放在她铺中备用。

"换童子"活动开始，主办的师婆子约两位助手将用具、神像和剪糊好的数面龙凤彩旗（长约4尺、宽约2尺）一并拿到事主家，像端公"看魂"一样来"悬驾"（添一个仙姑牌位）。然后由师婆子燃烛烧香，击鼓敲磬，事主烧元宝跪拜请神。师婆子也写"疏头"，在元宝中焚烧，唱了一会儿，即由事主事先请来的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数人（根据龙凤旗数），每人持一面旗排队出门，师

婆子击鼓敲磬唱着紧跟在后面，事主派人挎着篮子装着许多红点馒头（比平时吃的略小些）、香、元宝等物相随。这一行“队伍”招摇过市，到附近的水井去（在农村从村这头到村那头井去）。她们先绕水井一周，师婆子向“井龙王”唱祷告歌，祈求“净水”。然后焚香烧元宝，向井中和四周抛撒馒头。看热闹的人都争着抢拾。最后师婆子用她准备好的细井绳系着一个小水罐，向井中汲取“净水”。归来后即将此水煮开，像“送祟”那样向仙姑神灵“讨药”，给病孩饮服。

晚上八九点钟以后，街上行人稀少，师婆子让事主派人去请“仙童”（纸人）。一会儿，派去的两人用簸箩（淮北农村用来晒粮食的约长 4 尺、宽 2 尺多、高五六寸长方形柳条编的筐）抬回上盖红纸的纸“童子”。在大门口瞭望的人，让他们暂停在门口，回去报信。三位师婆子连忙让打旗的老妇们执旗列队，她们在后击鼓敲磬边走边唱前去迎“仙童”。这时事主和看热闹的大人，都让他们的孩子躲藏起来，不许看“仙童”，怕孩子的灵魂附到“仙童”身上去。师婆子们把“仙童”迎进“法堂”，即安放在两条长板凳上。

接着即举行“开光”仪式。主师婆子又点烛焚香烧元宝，跪拜祷告，其他的师婆子击鼓敲磬相和。然后她起身将事主准备的一只红公鸡，用左手捉住，把鸡冠割破，用右手拿一根未燃的香，当助手的师婆子随即揭开盖“童子”的红布。主师婆子就用香沾着鸡冠上的血，向“仙童”五官、四肢点去。她边点边唱，当助手的师婆子分别击鼓敲磬伴奏。意思是“纸童子”沾上血气，就变成“活童子”了。如唱“开光开到眼睛上，睁开两眼看四方。”“开光开到耳朵上，能听说话声音响。”这样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开完光仍用红布把“童子”盖上。那只公鸡就归师婆子所有了。这时已是半夜了，再摆上饭、酒，请师婆子和帮忙、观会的亲朋吃夜餐。

午夜，师婆子要去“拿性”。就是请“仙姑”捉拿另一个孩子的灵魂，来附在“童子”身上，以替换病孩去替某神仙当金童或玉女。三个师婆子和事主家的帮忙人带着法剑、香烛、纸码元宝和一个五升柳条斗、一块大红布、一条红带子，走向荒郊野外。在僻静无人处，点烛焚香烧元宝纸码，主师婆子跪拜祷告，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仙姑”去“拿性”。然后起来命助手师婆子一个捧着斗，一个拿着红布、红带子。主师婆子手执法剑，四面跳跃。约半小时左右，趁着一阵风响，她用剑一指斗，说声“来了”，拿红布的师婆子急忙用红布把斗口蒙严，用红带子扎紧，表示“性”已拿来了。主师婆子再跪拜谢“仙姑”，即捧着斗回事主家去了。

“拿性”回来，接着就是“坐码子”。意思是问明拿来的灵魂是谁家的孩子，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以证明其真实性。主师婆子点烛焚香烧元宝叩头，击鼓敲磬唱一番。然后命一位助手师婆子或专请的“坐码子”的女人，盘腿坐在地上的蒲团（或矮板凳）上，把“拿性”的斗放在旁边，主师婆让她闭上眼睛，头上给她搭一块手帕或毛巾。过了约十多分钟，这个女人先是浑身颤抖，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张目四望，叫道：“我的妈呀！我的爸呀！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主师婆子问：“你家住哪里？”“我家住江南襄阳府(或是其它什么府县)。”“什么庄？”“离城×里×庄。”“你姓啥叫啥名字？”“我姓×叫××。”“今年几岁了？”“×岁。”还问她父什么名，母什么姓，家人干什么，兄弟姊妹几人，“坐码子”的女人边哭边回答。最后问她怎么来的？她说：“我正在月亮地里的场上和邻居的小孩们玩，跑着跑着突然绊倒了，来一位像庙里神仙的姑姑把我拉起就走，晃晃悠悠，不知不觉，怎么就来到这里了。我的妈呢？我要回家！”就又大哭大闹起来，甚至起来要跑。一些观会的迷信老妈妈，有的会同情地流泪饮泣。这时主师婆子手使法剑指着那女人大声喝道：“不许哭闹！这是仙姑娘要送你上天去侍候××神仙，在那里你也成神享福了。

你若再哭闹，我用斩妖剑砍死你。”说着把手中的法剑向那女人晃了几晃。那女人不哭了。主师婆子吸一口凉水，向那女人脸上喷去。那女人打个呵欠，伸个懒腰，揉揉眼睛，站起来说：“哎！可累死我了。”就坐在一旁或睡在事主家的床上休息去了。这显然是师婆子和“坐码子”的女人事先编造的一套谎言，作一场骗人的表演罢了。但当时很多人迷信，都认为是真的，被“拿性”的儿童不久就会死去，而师婆子这样做，“兴一家，灭一家”太缺德了。有的小孩突然得脑炎或急性流行病死去，由于人们缺乏知识，就认为是被什么“仙姑”“拿性”而死的。

“坐码子”、“问性”后，稍事休息，这时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了。主师婆子再烧香拜神，击鼓敲磬，命人将“拿性”斗上的红布打开，揭开“童子”上的红布，斗对着“童子”，唱起安魂歌。意思是将拿来的灵魂，安附在“童子”身上。然后再把打旗的“队伍”排起来，由两人架扶着“童子”，走向荒郊野外。在十字路口，点烛焚香烧元宝，连同所有的龙凤旗和“童子”一齐火化。师婆子们击鼓敲磬绕着火堆唱起了“送仙童歌”，这叫“送童子”，即是送“仙童”上天归位去了。等到一切烧完，她们又一齐回来，这项活动便结束了。

以上都是本世纪 30 年代左右的情况。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改善了卫生医疗条件，严禁神汉、巫婆的封建迷信骗人活动。现在，神汉、巫婆在我国城乡已基本绝迹。但在偏僻的农村，仍有个别巫婆、“光眼”在暗中活动。也还有少数人相信他们。希望本文能有助于人们吸取教训，作为前车之鉴，不要再上当受骗。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时四川营山城乡的巫婆

营山县政协文史办

旧社会迷信思想严重，很多人都相信命运、神鬼、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很早以前，我国就有宗教的产生和传播，也出现了专门以迷信活动为职业的巫婆、巫师等。阴阳、看相、算命等杂七杂八的封建迷信活动在旧社会十分盛行。

巫婆，一般称为“仙娘婆”，又叫“师娘子”或“娘娘婆”。巫婆既无明确的宗教教义，也没有系统的宗教理论。她们尊奉的神灵，有道家的“尊神”、“祖师爷”，佛教的“菩萨”、“力士”，也有儒家尊重的祖宗。她们所谓的法事不过是随机应变，胡说乱跳。总之巫婆的活动纯粹是借封建迷信骗人，决不是正当的宗教活动，解放前我们营山县城和农村中，尤其是科学文化落后的农村中，到处都有她们的足迹。

巫婆活动的工具很简单，主要是将一个骑驴的菩萨（用木头做成，表面贴金，叫做“驴神”，也称“驴儿”。），平时供在家中专设的香案上，巫婆走家串户时用红布包裹，随身带着它。另外还有一副卦，系用牛角或竹根对破成两半，磨得很光滑，打卦时对空甩出。如两卦都仆向地面，称为“阴卦”；两卦都仰翻朝天，便是“阳卦”；一仆一仰，叫做“圣卦”。巫婆就全凭这一个菩萨和一副卦来装神弄鬼骗人。

巫婆平时到处打听附近一带人家户口的情况，无论哪家生儿育女、生疮害病、丧葬嫁娶、天灾人祸、兴衰成败、历代祖宗甚至于家里那个柱头上钉了一颗门斗钉，那个床头垫了一个断砖石等等，都在她打听之列。巫婆都有一种会套话的本领，常在别人

不知不觉当中，掌握到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作为她装神弄鬼、瞎说乱道的一些依据，使人不能不信。

凡是有人来请，巫婆总是抓紧这个短暂时机，向来人问东问西，说前道后，套问这家的情况，一到主人家，首先要主人拿出一升米和钱来，巫婆便把驴神供在米上，然后点香燃烛，求神作法。若是治病，还要一小碗米，用红布包起，等把病人扶出来，她就用红布米包在病人头上熨来熨去，叫病人对米包上吐气一口后，又叫病人进屋，这时，巫婆才坐在椅上，煞有介事地做起法术来，一会儿她就疯狂地大唱起来，那声音呕哑嘲哳，实在难听，使人完全不懂。巫婆边唱边扭，时而前弯，时而后仰，时而说“主师爷来了”，病家就得立即烧钱化纸，忙个不停，时而又说病人是被冤鬼找着，要拉到阴间去对质或偿命，病家请巫婆排解，巫婆先是故作刁难，推说冤鬼不答应，病家再三请求，巫婆就说：“我的驴神累了，驴儿饿了，不愿前往。”巫婆一傲再傲，病家就得一次再次添米添钱，等钱米都捞足了，才达成协议，同意由病家烧钱化纸、烧金锭元宝，解冤送鬼，到这时，巫婆恍惚一觉醒来，恢复常态，取出口袋满装香米、银钱离去。另外一桩情况是，巫婆一进门，就故作吃惊，东张西望一下，说病人中了邪，叫端碗凉水来，对着凉水，念上几句“咒语”，叫病人喝下，再划一道符，挂在病人身上或贴在床上。这些把戏耍完，钱粮到手，便离去了。

有的家中偶尔出现一点不如意的事，便认为是鬼神作祟，把巫婆接来“下阴曹”解冤祈福。巫婆一到，首先还是供驴神，点香燃烛烧纸，然后端坐椅上，口中喃喃念词，一会儿巫婆两脚不断摆动，说她已到了城隍庙，一会儿又说到了十殿，见到主人家已死去多年的公公婆婆。这时巫婆往往会根据平时了解的情况，绘声绘色地描画主人家公公婆婆的穿着、神态、甚至运用生前的口语叫着子孙的小名，问长短，谈家常，骗得主人深信不疑，立即烧钱化纸，磕头作揖，巫婆见时机成熟，这才以公公婆婆的口气，

责备后人忘记了祖先，自己的阴间衣服破烂了，没吃没用，生活艰苦。还说在阴间里遇到了冤家对头，他们已在阴间受罪，只有央求巫婆念经、烧钱化纸，才能解冤免罪，后人也免得遭殃。主人听到这些，只好央求巫婆，于是巫婆又用打卦来问，讨价还价，一再添经、添忏、添纸钱，打了一卦又一卦，一直待到钱足粮够，才打出个“圣卦”算完事（巫婆打卦都经过训练，得心应手，想打什么卦，就能打出什么卦），整套法事做完，巫婆再返阳世，又恢复了正常神态，但是主人家承诺的请巫婆代为解冤所需的大量钱粮，轻轻巧巧地又到了巫婆手中。

有的人家小儿生了病，父母认为是灾星，便请巫婆烧蛋，巫婆接下蛋，用线缠绕起来在火上烤，或用泥巴把蛋包好后放在火里烧，直到把蛋烧爆后，剥开蛋壳看蛋黄的形状，由她牵强附会说成像龟、蛇、猪、狗、猫等的形象，并据此危言耸听地说是“走了胎”，是什么鬼怪找到了，或者是祖坟不利，房子方向不对，或者是屋基下有古坟，有块古碑被压在那里了，不但小儿要生病，大人还要生病退财，如要消灾得福，就要请她“下阴曹”排解，最少也得请她“送花盘”，其结果当然又是巫婆得到钱粮，欢喜而去。

巫婆在农村还兼当产婆。那家生孩子请她接生，一请便到，先是弯弯曲曲划一道符，说是催生符，烧成灰放在凉水碗里，叫产妇喝下，同时巫婆蹬足作法，又是念咒，又是打卦，大嚷大闹，有的产妇经此刺激，一用力小孩很快就下来了。如遇难产，符水不灵，法术使完，小孩还不下地，她便骑在产妇肚上挤压，甚至用手硬抓乱拖，这类产妇多是九死一生。有的小孩虽然出生，由于巫婆剪脐带的剪刀不清洁，多患“脐风”丧命。当产妇或小孩死后，巫婆却说是前生冤孽甚大，无法解脱，到阴间打官司去了。主人家要想死人不受罪，还得出钱粮请她超度解救，巫婆就是这样整死了人还要骗人钱财。

巫婆装神弄鬼，给别人当公公、婆婆、父、母，给年轻妇女

当男人。啥子人都装，就是不装中年男人的亡妻，据说这还有个渊源：过去曾有过巫婆装男人亡妻，正在妞妞作态，情话叨叨时，她男人见状，牵动前情，上前一把抱住不放，这个巫婆很吃了点亏，搞得连鬼也不敢装了，挣扎脱逃，不但没弄到钱粮，留在米上的“驴神”也没敢去收回，这是个传说，也可算是对巫婆的一点小小惩罚。

解放后，人民政府严厉取缔封建迷信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巫婆之类的活动仍未彻底绝灭。但随着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法制教育，这一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四川省营山县政协　供稿）

解放前永登的“算卦婆”

刘呈芝　苏耀江

解放前甘肃省永登县有一个令人感到新奇的极少数民族，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没有被人注意的。他们究竟属于那一种少数民族，连他们自己也说不上，就是过去国内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也没有下过定论。可是当地有几种说法：一说他们是本地原始土著的苗人，为了保全他们的血统，所以不和汉人通婚；一说他们是过去历史上参加西征的鄂湘籍兵士的后裔，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被留居在这里的，他们传留着算命卜卦的遗风；另外，据解放前某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调查研究，认为这种民族语言和风俗，完全与僰人相同。这三种说法都是揣测假定，并没有可靠的根据。由于他们不拘男女，都习惯于奔走四方，算命卜卦，因而久居甘肃的人，特别是生长在甘肃的人，对他们是不陌生的，通常把他们男的叫“卦先生”或“算命的”，把女的叫“算卦婆”或“卦卦婆”。当地人把他们称“蛮子”和“蛮婆子”，他们也是这样自称的。兹根据笔者在解放前的所见所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对“算卦婆”的生活情况，作如下记述。

这是极少数民族，居住在永登县距县城约 10 华里的西坪村。根据 1947 年的调查，共有 100 多户，约有 2000 多人口。他们的语言、习惯和风俗，都和其他民族不同，但都能说流利的汉语。而他们自己中间都另有许多秘语，其他人是听不懂的。过去他们是不读书，不受教育，也从来不和任何民族通婚。在每个家里，都供奉着一个所谓神秘的“神”，不让外人知道。据传说，这个神就是当年和黄帝作过战的蚩尤。这种说法，与上面所谈他们是苗族

后裔是有关系的。据说，他们每家无论男女老少，最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他们的家里便会遭受灾祸，尤其怕“天火烧光”。他们出门远游时，都是三五结伙，东至山东青岛，西至新疆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至于甘、宁、青三省的大小城镇以及偏僻小村，更是他们常到的地方，因此在西北各地一提到“卦卦婆”或“蛮婆子”，人们都是很熟悉的。

在他们的家庭里，经济权大半操在女人手里。男人的一切，多是受着女人支配的。尤其是在他们到处游浪，东奔西跑的时候，主要依靠女人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来维持其生活，男人们只不过是形同随从的附员而已。如每年到春季播种以后，他们便离开故乡，开始远游生活，把简单的行李和3岁以上的孩子都驮在小驴的背上，一路之上，男人便是他们的脚夫。住宿以后，男人又是他们的“内助”。这些男人，除了给女人服务以外，他们也有“算命”的任务。他们每到一地，即穿起长袍，提上一个鸟笼，口里哼着单调的曲子，窜街游巷，为人们“卜疑决难”，神气是很消遥自在的，但他们不是被人们注视的对象。可是“算卦婆”穿过大街小巷走到哪里，都是风头十足，惹人注意。在她们之间，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太婆，都有一副健康的身体。服装也是十分奇特，宽而又大，古香古色，还保持着封建的旧习。那长长的天足，一般都还穿着花鞋。她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根木棍，这是她们唯一的自卫武器。有些壮年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小孩，东奔西跑。令人感到更奇怪的是那些身怀有孕的女人，在大腹便便的时候，还是跑来跑去，直到“瓜熟蒂落”才肯休息。产后仅仅休息3天，就将婴儿捆在怀里，又开始踏上征途，很少引起产后的疾病。

这些“算卦婆”，她们一生的大半时光是消磨在外边的。她们都有一副和善温柔的态度和利剑一般的舌头。那甜蜜的口吻，见人便是一个极亲密的称叫，对年老的称为“爷爷”、“奶奶”，对年轻的叫声“大哥”、“姐姐”。她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理，都摸

得头头是道。她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是一口滔滔不绝的口歌，使你心悦诚服，感到喜欢。如果你是老年人的话，她一定说你是“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福大贵”一套话；如果遇到青年小伙子问她“你算我有几个老婆”时，她就说：“你这个哥哥的好命哪！命里有一个嘴硬心软的好媳妇（爱人）呢。去，快去！给我的娃娃化几个。”如果遇见少妇时，她就说：“脑（我）的太太，脑给你算个命哪！你是有福的贵人，你的命里有个吃不完、穿不完的好男人，明年生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呢。”尤其是对那些结婚已久而膝下犹虚的妇人，她们更会迎合其心理，说得巧妙。如果你讨厌她，表示出拒绝的态度时，她便说你是“口直心快，好得罪朋友的大哥”。总之，不论对哪种人，说来说去，最后总是说你还有些灾难，需要验诊，借此来想法向你取赏食物和金钱。

我们常听见上了当的一些人们谈论，认为她们是有套魔力的，如能看出你兄弟几个，男女几个，或者父母在世、死亡等等。这些偶合的答案，就是使人感觉神奇和迷惑一些人的主要魔力。

这些“算卦婆”的家境，并不完全是十分贫穷的。外出算卦，完全是他们传统的谋生习惯。她们的家里，都种有田地，每年留在家里的人，主要是负责耕种田地。她们的谋生方式好像是乞丐，走到哪里，就要到哪里，而真正没饭吃像叫化子一样的，还是没有的。据说她们每年出去一趟，收入是十分可观的，当地的汉人对她们有这样的评语：“婆婆子真能干，靠着一片嘴走遍天下，而且是空怀出门，满怀进门。”事实上也真的如此，她们春天出门，秋天满载而归，再加上田地里的生产收入，一般在生活方面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也有生活比较贫苦的，那毕竟是极少数的了。解放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这个民族在生活上已完全解除了饥饿的顾虑，“算卦婆”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

（甘肃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安徽蒙城民间巫师——端公

郑士元　胡洪昌

一、端公的来历

端公，据《通典》中的“职官典”云：唐代“侍御史之职，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他人称之曰端公。”民间亦有称巫为端公的。

相传唐代初年，奸臣王子中因魏征经常劝太宗亲贤远佞而自己不得太宗重用，对魏征怀恨在心。后乘宫中闹鬼，嫔妃遭瘟，太宗焦急之机，王子中妄奏魏征是人曹官，可以上天请神，驱除宫中鬼祟瘟疫，妄图以此加害魏征。魏征虽洞悉奸谋，一时苦无良策以对。征之幼子九郎，事亲最孝，见父愁苦，反奏一本，自荐可以代父顶表上天朝拜玉皇，还请派王女兰英代表娘娘到瑶池朝拜王母，才能请动诸神下界。太宗准奏，斩王女兰英于京都南郊，焚九郎于火楼，宫中遂安。九郎死后，百官怨，太宗不安，封九郎为端公，立庙塑像，四时祭之，君臣始安，九郎因而成了端公的始祖。以后其师徒都称端公，就像佛门头陀统称和尚一样。这虽是后人的假托，但借以说明端公是有来历的。

据笔者访问城乡几位健在的老端公和一些端公的后代所知，全县端公分东、西两门，城乡共百余家，世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职业。城里端公由山东传来。解放前有王启云、杨俊岭、侯再山、张同书等十多家。有人相请，他们一律戴礼帽，穿大褂，三伏天也需要衣帽整齐，给人铺坛请神，“开财门”、“净宅子”，不搞

“清唱”，认为“清唱”是下流。乡下端公初由河南传来，和城里端公有门第之见。各乡几乎都有。仅乐土附近就有张金科、陈学真、邵登光、宋贯升、韩俊杰、马怀清等近10家。张金科的祖父张鹤群，晚清时参加端公考试，还得过木顶子，成了城南端公的首领。涡、怀、凤等县也都有人请他“开财门”。乡间端公出门，穿戴不像城里端公那么讲究，他们除师父衣帽整齐外，徒弟穿着比较随便。在“开财门”的过程中，加演“清唱”。内容是戏文小段，如《张郎休丁香》、《王三姐坐寒窑》、《梁山伯下山》、《张美英找主》、《薛礼征东》、《张廷秀私访》等。

端公的活动很多，主要有“开财门”、“请魂”、“送瘟神”、“祈雨”等项，而“开财门”则是他们的经常活动。谁家猪遭瘟，人生病，未满月的产妇上了门，或者心愿未了，疑神闹鬼，人财不旺，就请端公“开财门”，又叫“净宅子”，“了心事”。旧社会，医疗条件差，人民多灾多难，封建迷信盛行，所以请端公的也就多。不但黎民百姓请，就是官宦人家也请。例如葛旅长家“开财门”，端公在百子庙“劈兵”，观者人山人海，轰动城乡。

二、端公的活动

(1) 铺　坛

端公给人“开财门”，一般去师徒四人，事先叫事主彻底打扫室内卫生，准备足够的五彩纸张。进门后先剪纸“铺坛”，准备请神。所谓“铺坛”，即把五彩纸剪成2尺宽、3尺长的神坛，上剪神门，锡腊壶屏，化为神座，五彩缤纷，故名“五花坛”。剪好后，放在堂屋正上方三檩木上，然后再剪成1尺宽、3尺长的八幅五彩吊挂，上剪各种花卉、纹彩、流苏，分悬五花坛两侧；再剪吉祥对联数幅，或嵌于吊挂之上，或另书彩条于吊挂之间。对联有：

“九郎打马朝上界，诸神速赴五花坛。”“一天星斗下云端，二十八宿保平安。”“敬宅神敬敬宅神，了心事了了心事。”“喜乐家堂增福寿，庆贺宅神保平安”等。悬好花坛吊挂，满堂生辉，光彩夺目，焕然一新，使人精神为之振奋。

（2）排　斗

铺坛告成，接着排斗。就是在堂屋大桌上放一个盛30斤粮食的笆斗，在天井院内小桌上放一个五升小斗，将印有各种神像半尺见方的所谓“纸码子”，插在斗内一圈，然后在斗中央插一杆秤，秤钩挂上镜子，表示“秤钩高挑明日月，秤杆插上满天星，日月星斗照耀，鬼祟无处藏身”，以便诸神捉拿。

（3）请　神

先是事主在中堂焚香奠酒，叩头祈祷，然后端公敲手鼓，边敲边唱请神歌：“八宝炉中焚信香，奉请满天众神灵。一炉香发天堂，天堂以里请玉皇。二炉香送地藏，九华山请地藏王。三炉香随坛转，顺高山请魏九郎。九郎当年把神请，油漆桌子亮堂堂，桌搭彩棚午门外，九郎捧表到顶上，唐王发罢丙丁火，火焚九郎上天堂……，九郎打马朝上界，请神速赴五花坛……。”

（4）取　水

事主高擎酒果供品前来，端公敲锣打鼓随后，前往井台取水。到达井台，端公唱取水歌：“旗幡招招进宝庄，先来八宝井台上，这个井是好井台，水磨八砖砌起来，哪里来的能匠人，砖头垒的捌对捌，上砌三圈遮云雾，下砌三圈泉水来。一眼难观井台景，我把龙王请出来。井龙王，井龙王，取你一罐无根水，五花坛前酒乾神；小瓦罐圆溜溜，提一提丢一丢，借你神水洒九州。洒上天，天打转，洒下地，地悠悠，洒到人身人长寿，洒到鬼身鬼笑泯……

叫事东快摆供，磕头奠酒谢龙王。”

（5）清　唱

乡间端公，下午“取水”回来，加演“清唱”节目。一般是一人素装清唱，其余端公击鼓锣，打板伴奏。所唱戏曲小段，多为群众喜闻乐道的唱段，唱词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清唱的剧目已在前面介绍过。

（6）使　火

晚上，端公取出笆斗中的码子，用带子在头上扎一圈，称为二郎头。然后手持火把，由两位手脚利落的小伙子配合，其中一个端着炒好的荞麦面（易燃物），一个拖着麻做的湿拖把，紧随持火把的端公身后，其余者敲响锣鼓。使火开始，扎二郎头的端公，脱去上衣，在室内外犄角旮旯里飞跑。边跑边回手抓荞麦面撒向火把，火光轰然而起。拿湿拖把者紧随，防止火灾发生。一时间锣鼓喧天，火光一片。端公头顶神码，袒胸赤膊，在火光中飞跑跳跃，真有神鬼皆惊之势。这就是使火驱鬼祟。

（7）劈　兵

①请二十八宿：选一个较宽阔的场地，在四丈见方的地方，四面放四张桌子，表示四门；中放一张桌子，表示请坛；端公站在中间唱请二十八宿歌。

②表演武术：端公在几个方桌中间蹿跳蹦纵，以示星宿驱逐鬼祟。拿手节目是“蹄刀”、“钻席筒”、“磨桌拐”。表演这些节目，贵在神速利索。奇者，端水碗表演滴水不洒；更奇者，胳肢窝夹两个碗表演，同样快捷，毫无闪失。吕望端公张金科就练就了这些绝妙武功。

③验红：武术结束，端公袒胸坐在桌上，事主盘托“礼封”酒

果，前来拜谢。端公当众用齐头钐刀划破胸部，鲜血流出，表示自己像魏九郎、王兰英一样，代主请神，不惜牺牲，请事东验看，称为验红。验红无误，端公收下果品、“礼封”，至此，劈兵结束。

（8）开财门

第二天早起，在堂屋门槛外边，放一张小桌，桌上放“神码”、笆斗，桌前地上放两只水碗，中架筷子一双，端公一手持公鸡，表示吉利；一手拿刀，问：“财门可开？”另一端公回答：“开！”问：“开多高？”答：“万丈高！”再问：“鬼门可闭？”答：“闭！鬼门一闭永不招灾！”接着持鸡端公一刀将碗间筷子斩断，以示财门大开。然后，二端公一对一句唱开财门歌：

财神进门来，又有喜来又有财。
财神进家堂，家堂以里亮堂堂。
东间安上宝藏库，西间安上粮米仓。
宝藏库里盛银子，粮米仓里万担粮。
钱龙一扑认了位，我送满坛众神灵。

（9）送　神

财门开过，端公走进中堂，敲鼓送神，高唱送神歌：

一天坛城万事圆，我送满坛众神仙。
光请神，不送神，困住满坛众神灵。
满坛神灵送回去，了却心事庆太平。
香不断，灯不灭，宅里宅外放光明。

请端公开了财门，了却心事，事主身心轻松，精神振奋，眉开眼笑。端公酒足饭饱，谢礼上腰，神采飞扬，满脸堆欢，真是皆大欢喜。其实，端公请神驱鬼，完全是封建迷信。

（安徽省蒙城县政协　供稿）

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

白恩育

旧社会那些拐卖人口的人为了赚钱，想尽方法把人骗到手，然后再卖往外埠或边远的地区，弄得人家夫妻不团聚，骨肉竟分离。我在旧北京侦缉队里经手过的这种案件，不知有多少起，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样儿的都有。

拐骗人口的人，大都是些地痞、流氓之类，吃喝花用惯了，又不愿意劳动，于是就想不劳而获。拐卖人口的办法，大半都先有一两个手眼比较大、人地比较熟的人来出主意，再找那能管闲事的人（是他们的行话，他们访好哪些人可以下手，就将住址和情况报告给总负责人），然后再派那沾人儿的人（这也是行话，就是善于玩弄女人的人），设法去把要拐的女人弄到手。被拐的人在他们的行话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被拐者本人一切已经都说通了的，叫做“敞着口儿的”。另外一种是和被拐者本人没有说通要瞒着的，叫做“挡着口儿的”。

拐卖人口这种勾当，在行话中称之为“砟子行”。这种行道有两种：一种是奸拐，一种是诱拐。奸拐就是派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设法去和被拐的女子认识，由交朋友入手，慢慢把她引诱到手，再投其所好，等到两人谁都离不开谁时，就提出两个人要做长久的打算，女的只要一点头，男的就说要想法离开当地才成，接着再进一步说东北或西北地方有朋友，能给他找到工作，来信让他马上去，有的还把原信给女方看。女方不知这是同伙写来的假信，以为有人给找到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可以长久在一起。他们上火车大半都在丰台，因为在北京站上车，怕遇到熟人或被女方家人

发觉。到了地点之后，就到同伙开的栈房住下，然后再慢慢施行他们第二步的办法。先由男方装出着急的样子说，答应给他介绍工作的人，不知因为什么调走了。跟着就说另外有人给他想办法找工作，实际上，来人是来看女人的年貌的。年貌看妥，手续办妥后，这时栈房、饭馆都来逼账，那男人装出万分愁苦的样子，有时还装哭寻死，表示很对不住女方。女方心一软便落到他们的圈套之中。再说女方到了边远的地方，举目无亲，就是不认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听从人家的摆布了。骗子们把钱弄到手（在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关外押在妓院里，大概可得两三千元的样子），他们分肥去了，哪管你受什么罪呢！除了拐卖年轻妇女之外，有的还拐中年妇人。他们专门在保姆身上打主意。那时北京做保姆的大部分是京东一带的乡下人，家庭生活又都是极困难的，听说有人带她到别的地方去过比较好的日子，有几个不愿意呢？到了那里之后，便把她卖给关外种地的人作妻子。那时这一类的拐卖，他们的行话叫做“屯货”，意思是较次的货色。此外，还有专门拐妓女暗娼的，办法是先打听哪个妓女暗娼是新近混事的，或是哪个娼妓不愿出卖皮肉，便派适当的人去做沾人儿的，设法去认识她，博得对方的欢心，再想法把她弄走，一到了外埠，当地同伙三绕两绕便把她给卖了。

沦陷期间，南小街棕帽胡同4号有个已嫁的女儿叫何淑贞，她的丈夫在六十七军充任副官。一天在白塔寺的庙会上，认识一个人称胖姑娘的印贞，这个印贞原是个拐带中的来手（这也是行话，就是专门给拐骗们做底线的人）。那时何淑贞正二十三五岁，生得又漂亮，印贞便打上了她的主意。先约何到她家串门，双方混得越来越熟，有一次，何淑贞在印贞家又认识了一个年轻而俊美的男子，姓赵，假说是个开汽车的，有很好的技术。彼此相交了几个月之后，感情特别好。有一天赵手里拿着一封信，给何淑贞看，说是有人介绍他到沈阳去开车。每月收入差不多两倍于北京，就

是舍不得离开她，她便表示愿随他到东北去。两人到了沈阳之后，就落在日本人的公和栈内，这座栈房是专门给拐卖人口的人落脚的。住了几天之后，赵从外面哭丧着脸回来说："真想不到，原介绍人因公调走了！咱们既已来了，又没有带多少路费，这可怎么办好？"赵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二人又住了几天，房钱饭钱都付不起，赵装哭装闹，口口声声说太对不起何。再就是寻死觅活来威胁何。栈房里的人劝说：不如由女方暂时下店（就是入窑子的意思），既可还清账目，男人也有了路费，再去找朋友谋事，等找到了事再拿钱来赎人。何淑贞这时虽知上了人家的当，但是自己也不能再回北京去，再说也没有路费，只好听从人家的摆布了。她由栈里的人给介绍，押在千金寨班子里。赵得了钱，便悄悄地逃回了北京。

何家既丢失了女儿，便给她的丈夫去信，她丈夫在北京警察局报了案。这案子是我经手办的，我先到何家探问他女儿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知道了有一个叫胖姑娘的常和她有来往，但是这胖姑娘住在哪里却不知道。一天我在西四牌楼附近碰上一个叫小白的，也是干这拆白一类事情的人，我就用"戳"的办法说："小白，你们办的好事，把姓何的姑娘弄到哪里去了？人家已经把你们给告了……"小白立刻红着脸说："那是印贞她们办的，没有我的关系。"我从小白口中才知道印贞是在宫门口二条住。我们找到了印贞也就追出了姓赵的来，不久便把何淑贞赎了回来。

诱拐的对象，大部分是家庭生活困难或是年幼无知的姑娘。

民国23年（1934年）的时候，新街口北大街徐俊士家，前妻故去之后，留下一个小姑娘。续娶的妻子李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子。徐在外作事，家中只有母女四人过日子。这位继母对待前妻的女孩子（这时已有十三四岁，长得也很好）很不好，经常不给她饭吃，还要她照看两个妹妹。继母一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这个大女孩每天饿着肚子，带两个妹妹在附近玩。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3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并且还不时送给她们东西吃。日

子一长，大女孩有时就带两个妹妹到张小脚家去玩。有一天3个孩子忽然都失踪了，她妈急得要死，就向警察局报了案。

案子分到我的手里，因为这案子要得非常紧急，我十分着急，一连侦查了四五天，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从一个摆小摊的口里知道了这3个孩子常到半截胡同张小脚家去玩，我去一找，张于3天之前搬走了。究竟她搬到哪里去了？我在附近盘桓了两天，好容易从一位拉洋车的人的口中，才打听出张小脚搬到鼓楼大街的铃铛胡同了，因为搬家时他给她拉过东西，可是门牌不大清楚。我去查问，果然铃铛胡同五号新搬来一家。查明之后，我见面就说："你办的好事，以为搬家就没有事了吗？"一听我这样说，又见我的打扮像个做官事的人，她的脸马上就红了，支吾了半天。我见她这样，便进一步拿话来诈她。她只好承认3个孩子已被带到天津去了，现下大女孩已经出手了，大概是卖往了关外，两个小孩子尚未出手。我把她交案之后，过了几天听说两个小女孩已弄了回来，卖往关外的女孩子还没有下落。

这拐带们要拐带的人口主要是女人。这种女人从年岁上分四个等级：上等的是20来岁的妇女，能值3000元上下；其次是25岁以上、30岁往下的妇女，能值2000元左右；再其次是十三四岁以下的小姑娘，能值1000多元，因为这种小姑娘，当时不能生财，谁要买去也得调理几年；最下等的是三四十岁往上的中年妇人，不过能值几百元的样子，因为这一类女人只能卖给乡下人去做妻子。民国初年，华北各地的穷苦农民，到东北去开垦的很多。这些人，大部分是单身汉，到了那里干上几年手里剩下几个钱，就打算娶个妻子。因此拐子们钻了这个空子。拐子们把在京津一带拐到的妇女绝大多数带往东北去卖，当然也有少数带往西北（包括张家口、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地方）去的。前面所说的"屯货"在东北的价钱也不低，一般的都能卖五六百元；四五十岁、相貌也不好的，最少也能出手二三百元。

在北京比较出名的拐卖人口的人有毕奎五和廉三奶奶等。毕手下有不少的人，手里也有钱，慢慢就成为发号施令的大掌柜的了。廉三奶奶也是北京地方砟子行中有名的人物，系拐子手赵玉泉的母亲，是前清的宗室。她是吃喝花用惯了的人，清朝灭亡之后，没有什么收入，就干了这勾当了。她经手拐卖了不少人，听说她经手押到东北窑子里的一个女人跑了，开窑子的不答应她，将她的儿媳去充数。还有个叫李全忠的，也是这一行里有名的人物，和北京这些人有来往的。天津市中华公寓的经理王秉成和聚元栈的小白，他们专门接手拐来的人口，再设法转到关外去。沈阳有天聚东栈房的李长荣和公和栈的马锡九。这些人都以开栈房为名，私下专搞这种倒卖人口的生意来赚大钱的。他们这些人，经常有联系，狼狈为奸，可是在利害关系上，又都是谁也不让谁。特别是沈阳的那些人闹得更凶，因为：第一、他们手里有的是钱，年岁较小的姑娘，他们也可以先拿钱买到手，再慢慢出手，这样就能多赚钱。第二、他们平常肯拿钱结交地面上的人，出了事能得到包庇；第三、他们的生意大多设在日本站内，中国做官的，谁敢去找麻烦。因此他们为所欲为，就是北京、天津的拐带们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

拐骗中有叫做"左事由儿"的，就是专门想法儿坑那拐带们的人。凡是拐卖人口的人们，都很怕他们。"左事由儿"们做得很巧妙，拐带们遇上干这一行的人，只好认倒霉。在他们的行话中，一种叫"抓定吃皮儿"，一种叫做"放老鹰"。"抓定吃皮儿"就是有夫之妇，装着家庭关系不和睦，和拐带们认识之后，拐带们一不细心，认作是一宗好生意，拐带和女方商妥要把她带到关外去另找生活，她满口答应，不过说明在她临走之前要多少钱作为安排一切的费用，这就是抓定（就是定钱），决定了走的日子，即进一步要求带她走的人先替她做几件漂亮的衣服，以便路上穿用（这衣服也叫外皮儿）。等一切都办妥之后，约定于某日某时在车站见面，到时候不见人来，你再找她，她和你装傻充愣，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有的早已不在

原地，有的到时候真到车站来了，然后找个什么碴儿，又雇车回去了，拐带她的人没有一点办法，这就叫“抓定吃皮儿”。按说凡是干这种拐卖人口的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们所干的这种勾当，都是犯法的行为，就是吃了亏也只有暗中叫苦。那干“左事由儿”的人，也就是抓住了他们的这个弱点，所以才敢这样做。

“放老鹰”就是被拐卖的人和她自己的男人或母亲伙同一气来坑骗那拐卖人口的人们。这种女人一定是长得不错，年龄也很相当，她的男人或母亲装着无法生活，情愿把自己的女人或女儿卖掉。双方商妥，由拐卖人口的人花几百元钱，然后再把人带往关外去。这种女人故意装糊涂听从他们摆布，一旦她找到了机会，她就马上逃回来，因为她计划得很周密，一出了门，就让你难以找到。那丢了人口的方面，如果是开窑子的，都是些说得出的人物，他们绝不肯吃亏，一定找那出手的人，第一是要人，人实在找不到，就得倒钱。他们干这种拐卖营生的人，钱一到手，早已花用完了，这时真是逼得发昏，只好给人家说好话，慢慢想办法赔人家的钱。那逃走的人秘密回到自己家里，不过搬一搬家，或是到外地躲避一个时期就算完事。日子一长，再找到她，她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再说那拐卖人口的人们都是宁可自认吃亏，也不愿经官动府的，那放老鹰的人，也就是抓住了他们这种心理。年岁稍大一点的女人，也有放老鹰的，人贩子们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再用较高的价钱卖给屯垦的人当妻子。这些女人一到了关外，只要抓到机会就逃跑，那丢失妻子的人，当然要找经办的人；不过有的农民自认倒霉，那他们就算便宜了。另外，这种女人中还有更乖巧的，她用甜言蜜语诓骗那娶她的男人一同到北京来玩，或看亲戚。一个乡下农民一到了北京，人地全不熟，那女人三绕两绕，就把他给撇了。

（王子威　整理）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

京华旧时乞丐

唐友诗

旧时把乞丐叫做“花子”，北京土语唤作“打闲的”

旧社会，北京的大街小巷乞丐到处皆是。当时把乞丐叫做“花子”，北京土话也叫“打闲的”。这些人相当复杂，有的还有组织，分门户。没有组织的乞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穷迫 因生活贫困而沦为乞丐的。其中有的本来就是穷人，也有家道中落人家的子弟，更有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这种乞丐都穿着破烂，蓬头垢面，携带破瓦罐，拿着打狗棒，挨门挨户乞叫：“老爷太太赏碗剩菜剩饭吃！”他们乞讨确是“因穷所迫”。

骗取 这种乞丐衣服穿得很齐整，忽来忽去，鬼鬼祟祟，他们紧追着行人说个不停，什么：“家乡遭灾，全家数口即将饿死，来京寻亲不遇，借贷无门，难以还乡，请求救济！”遇有心慈面软的人给他几个钱，然后他换个地方，故意装病，倒在地上痛哭流涕乱滚。有人询问就说另一套假话，把人哄信，于是又得到钱。他们一天换几个地方，所到之处总有人受骗。为了不被人识破，他们不但常换地方，讨要方法亦不断变换。

据悉，这种人乞讨并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别有企图。他们家中生活很好，根本用不着讨要，但为了来北京游逛，每年地里没活的时候，就拉上几个人，一起来北京做“乞丐生意”。在北京住店、吃饭以及听戏等花费，完全用的是要来的钱，用不着自己掏

钱。到农忙时他们回家，有的竟满载而归。这种乞讨实际是骗取。

恶讨 这类乞丐常常跪在地上，手持方砖连连向自己的胸部击打。胸部被打成黑紫色，随打随喊，哀求“善人救苦救难”。围观者目睹惨状就给点钱，意在使其少打几下。围着看的人越多，他喊叫得越欢，打得越凶。恶讨的乞丐不多，他们不但皮肉要受苦，又要有叫街能力。这种乞丐以盲人居多，俗呼“叫街瞎子”。

撒泼 完全是妇女。“摔打砸刺”什么都不怕，又叫“女泼子”。她们乞讨方式很特殊，硬打硬要，若达不到要求，什么丑恶的举动都做得出来，什么下流话都敢说。这种乞丐与乡间集镇上抓集的“女花子”相同，如果讨钱不给，有的用碗击伤自己的面部，也有的用刀砍破自己的头，借以讹钱。有时还聚众打架，打伤了人一跑了之。她们若被人打坏，必要生出很多枝节，情形更恶劣。她们不经常出来，出来必不空回。

追赶 还有一种专“赶庙会”的女乞丐，穿的衣服并不十分破烂，都用布包着头。有的手拿布掸，有的手拿香头。当时，土路很多，交通不便，一路上尘土飞扬，逛庙会的游人满身尘污，极为扫兴。此时，女乞丐就赶来与游人掸土或点烟，以此讨钱。游人遇到这种乞丐不但不厌烦，反而很高兴，于是给钱也不吝啬。这种女乞丐在一个庙会内，能讨到很多钱。

有组织的乞丐，“杆”是他们的标志，“杆头”是他们的首领。以所用响具不同，分为七个门户

有一种乞丐是有组织的，据说他们的组织始自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之际。朱在困厄之时，曾遇二丐以饭相救。朱登基后，召二丐欲封以官职，二丐坚拒不受。朱乃赠与尺长木棒各一，棒外缠布，下垂有穗，一黄色，一蓝色，赐名为“杆”，并指定黄为长，

蓝为次，言明持此杆讨钱可以走遍天下，无人阻碍。二丐自此遍游天下，积资甚富。二丐各有后辈相继，扩成七个门户。门户虽增，仍以“杆”为主。带“杆”办事者为“杆头”，众丐称之为大哥。“杆头”身着官服，头戴官帽；然而手持打狗棒，所以依然是乞丐身分。

门户之分，系按讨钱所用的响具别之。门户分为：板上加钹、安有龙头者；两块牛“哈拉叭”（即牛肩胛骨）上安铃铛者；一块“哈拉叭”另外加一锯齿板者；三个黄沙碗者；两大板五小板者；两小棍加一碟子者；两块瓦碴者。门户中管板上加钹的响具叫做“撒拉机”；两块哈拉叭骨叫“合扇”；两大板五小板者叫“节子板”。门户属于三教九流之一，称为“穷家门”。

穷家门的响具，起初只是因陋就简自做而成，只求有个响声而已。分门户后就大不一样，响具等于本门户的门面，又是乞讨时说唱的“伴器”，故穷家门对响具都相当重视。不论哪种响具都能奏出悦耳好听的声音。各门户在响具敲打上都有绝技，平时不用，如聚在一起就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现在曲艺界名演员高凤山和李润杰二人，均以快板见长，所用的响具都是节子板，但是各有不同，各具特点。

清末政治腐败，“花子”遍地皆是，乞讨之声到处可闻，尤其是店铺开业或有的人家办喜事，是日“花子”蜂拥而至，有念喜歌的，有唱太平歌词的，有数来宝的，有喊叫“老爷”、“太太”、“大掌柜”不休的，混乱之极，使办事人不堪其扰，于是多找看街人代为设法。看街人出面让本家拿出些剩菜饭和钱，他再说上几句面子话，一般乞丐借这个机会也就下台阶了。但有组织的乞丐怎肯听这一套？有时还闹成僵局。自从有“杆”出现，对于这类难解的纠纷，无论问题多大，只要“杆头”一到，立即解决。于是，凡办事者为躲开“花子”乞讨这一关，无不请“杆头”前来护卫，事后给资酬劳，就是多花几个钱也觉得值。住铺户每年三

节必要给“杆头”送点节敬，以便下次再请帮忙。“杆头”得到节敬即与众“花子”分而食用，绝不独吞，因此更得到众“花子”的尊重和拥护。京中的大买卖，为了不被乞丐打搅，多爱和“杆头”联系。“杆头”的办法是，仿制许多的“杆”，悬挂在店铺门前，谓之“长期补助户”，按照买卖大小让店方出钱。然后，“杆头”通知众乞丐：见“杆”不讨。北京首先享受这种“优待”的是当业一行。“杆头”一经更换，也有接交仪式。

穷家门中人的乞讨，实际等于卖艺

穷家门中人乞讨时，用不同的响具敲打花点，边打边唱，有板有眼，合辙押韵，实际上等于卖艺。他们多是现编、现唱（临时抓哏），逗人发笑。店铺中也有喜欢听他们歌唱的，听几段再给钱，因为常来常往，每次给钱不多。他们开始唱的歌词都是好话，给钱就走；如果听者置之不理，歌词就变了；要是再不给，就唱些刺人的词，而且越唱越有刺激性，直到给钱为止。他们接钱也很特别，不用手，皆用所持的响具去接。乞讨路线除数来宝的专向店铺乞讨外，余者随便。有的穷家门中人长年乞讨，再加上吃“长期补助”，积攒了一些钱，就出来做生意。这些人冬天多穿白茬皮袄，戴皮毡帽；夏天着绸衣，用布包头。知情者一看便知其门户：用土黄布包头者为长门一派，蓝布包头者系次门一派。

穷家门中人虽说学识不高，但社会经验很丰富。其说唱技艺是通过拜师、勤学苦练得来的。学艺期间主要学习辙韵，然后背着钱褡子随师外出实习。开始唱上句，由师傅接下句。接下句很难，既得有笑料，还要押韵，临时现编实属不易。上句练熟再练下句。待均能随机应变、发挥自如，并且辙韵相合时，就算学成了。

穷家门的约法三章和他们的祖师爷

“杆头”和众“花子”聚会的地方谓之“攒儿”，有什么事都在“攒儿”上解决。为了约束门中人，穷家门也有约法三章：第一，凡是本门中人必须尊重“杆”，要做到见“杆”不讨，不做非法的事。第二，不准借端生事、仗势欺人。做生意时只准对方起火，不准自己着急。第三，爱护前辈遗产，有饭同吃，有钱共用。不遵守规章者，即开除出门户。

穷家门中有一套自己使用的语汇，但是说的人很少。其中多是关于钱或数目字的说法。为了好学好记，门中人把它们编成口诀，如：现洋叫“局面”，零儿叫“啰嗦”，钱的总名叫“杵”。来为“念”，多作“赐”，弟兄见面“道辛苦”。一曰“流”，二曰“月”，四“宅”五“中”三为“汪”。六曰“申”，七曰“兴”，九“爱”十“菊”，八为“张”。百为“牌”，千为“千”，万的名儿叫做“垛”。南“阳”北“列”，东“倒”西“切”是四方。

据穷家门中人路二说，穷家门的祖师外间很少知道。穷家门供的是范丹。范丹是东汉时人，他人穷志不穷，穷得刚强，有骨气，不向富者屈膝。穷家门人虽是以讨钱为生，但是不用手拿钱，要用响具去接，意在不因钱而降低身分。在早，穷家门每年公祭祖师一次，地点就在本市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后来因无人主办，公祭祖师不再举行。

民国以后，热闹一时的“杆”结束了

庚子变乱之后，京师穷家门的事多半由“杆李”经管。李住西城察院胡同。有人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东安门大街有一家大布店新开张，这天讨钱的实在不少。布店老板故意和穷人找别扭，

他把钱扔在地上，然后出了个难题，他叫穷人用数目字按一、二、三、四、五顺序，编成合辙押韵的唱儿，每唱一个数字拿起一个钱，如能唱完拿完，一个钱顶一两银子付给。乞丐中真有能人，近前一看地上扔着共有10个钱，灵机一动很快就把唱词找好，板响之后随着唱出："金钱满地撒，傻子笑哈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边唱边捡，把钱全部拾起。旁观者认为唱词很恰当，鼓掌大笑，铺方只好拿出10两纹银作罢。

民国后，国事日非，穷人一天比一天多，穷家门的乞讨亦成末路。"长期补助"的店铺自顾不暇，所以一律都把铺前挂的"杆"撤了。护符既无，费用亦免，于是"杆"就在"杆李"手中结束了。门户中人因为靠山已倒，也就跳槽改行，各奔前程。当然，还有一些无生计的人继续乞讨。继"杆李"之后有路二、傻常，虽非杆首，但在穷家门里很有声望。

抗战胜利后，穷家门又开始活跃，已倒多年的"杆"本想"东山再起"，但始终也没起来。解放后，穷人彻底翻了身，路二、傻常等穷家门中老一辈的人得到妥善的安置，过上幸福生活。一些有说唱能力的青年也进入了艺坛，成为光荣的人民演员。

为写这篇资料，笔者曾访问了穷家门人张汉文、三亮以及路二等。张汉文同志谈到：回忆已往，言之伤心，白天去要饭，东跑西颠，不知走多少路，也不知哪个钟点有饭吃，要不着，还得挨饿。晚间休息哪里是家呀？只好到人家门洞里或是铺子的遮檐下趴一宿，这就是所谓"趴排子"。夏天还好过，冬天可真难熬啊！有一次我真冻不起啦，急得把广告牌上的戏报子撕下几张披在身上。若不是解放了，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张汉文的这席话，道出了穷家门中人的肺腑之言。

（北京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花子及花子院

王官琪

旧社会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就是靠乞讨为生的乞丐，也叫花子。

乞丐形成一种行业自何时开始不清楚，但这是旧社会阶级压迫的产物。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越残酷，当乞丐的人就越多，这样就有了专以乞讨为业的乞丐人群。当乞丐的大多数是无产无业，无家可归，或没儿没女的鳏寡孤独的穷人；而且其中多是腿瘸脚拐，眼瞎口哑，憨傻痴呆，以及无亲无故的人。这些人受着非人的待遇，过着非人的生活，靠向人乞讨度日，终日不得温饱。他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饥饿、寒冷、疾病、死亡，时时威胁着他们。

旧社会的统治者以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手段来欺骗麻醉这些丐群，甚至抬出“皇封”旨意来愚弄乞丐，说什么“要饭花子是皇上恩准了的”。清朝还封了乞丐头，戴顶子，但乞丐头的顶子是木质的，是假的，只有顶子虚名。这样经“皇上”一封，要饭就成了天经地义、顺情合理的事了。

社会上有大批无家可归的花子，总得有个去处安顿这些人。旧社会的统治者就划出一块地方，让这些花子住，这就有了花子院。

花子院里有些低矮潮湿像鸡笼似的小土屋，这便是花子们的“家”了。这些花子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睡在这些小土屋里。

旧社会江湖上称花子这行为“跑腿的”或“吃生意的”。花子有花子头，花子内部称花子头为“内当家的”，对外称“杆上的”或“团头”、“丐头”。

旧社会官府规定，凡是想入花子院的花子，必须由花子头向官府申报口粮户口，每月可领一份极少的钱粮，算是官府的恩赐。生活主要还得依靠乞讨。如死了花子，则注销此人的口粮户口。

河北省正定县过去是府治所在，地大人稠，花子很多，花子院也比较大，经常住有 100 多人。正定花子院从前坐落在青塔寺西边，后来迁到杨和楼附近路东（据传此院原是明朝宦官魏忠贤的祠堂）。这是一座宽敞的大院，有 200 亩大小，早已没有遗留的建筑物了。在院子四周盖有几十间小屋，便是花子的住处。这些小屋是用土坯、烂砖砌墙，树枝破席为顶，四五尺高宽，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有门无窗，阴暗潮湿，无铺无炕，就地铺草，活像是人间地狱。花子中有一家几口合住一屋的，也有一人一屋的。

由于封建思想统治的毒害，花子这行中清规戒律挺多，门户派别严格分立，分四大门、七支八姓等。规定乞讨时各有各的门路：有上街乞讨的，有上门乞讨的，有赶集乞讨的，有上庙会乞讨的，互不干扰，各守各的地盘。就连讨要时的喊叫也有区别，有的喊“爷爷奶奶，可怜可怜吧！”有的喊：“大叔大婶给点吃的吧！”都有一定规矩。现把四大门情况分述如下：

一、“范家门”

据传这一门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叫范丹的留下的。传说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时在一处被困住了，没有饭吃几乎饿毙，范丹借口粮给孔夫子及其弟子们，救了他们的命。从此，孔夫子及其弟子们就欠下了这笔账，永远感恩。后来范丹也穷了，沦落到乞讨度日的地步，因此留下“范家门”要饭的花子门系。这一门规定：凡是见到街门上贴有对联的户，不论这家是干哪行的，都能讨要。因为只要街门上贴有对联，就说明这户有识字的人，那就

是孔夫子的徒弟，就要得口粮，让他们替祖师爷还账。这一门花子上门讨要时，身背一个长三尺六寸三的布褡子，用来盛放讨化所得之物，喊叫："大叔大婶子，给点什么吃吧！"对于街门上未贴对联的户，便不上门讨要，认为不是孔夫子徒弟。这门花子也不上街喊叫讨要。

二、"康家门"

据传，这一门是江南一位姓康的花子留下的。原来这个花子并不姓康，因为有一次清朝康熙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时被一群歹徒寻衅纠缠，这个花子用身上背的皮鞭子打散众歹徒，解了康熙皇帝的围，使当朝天子得以脱身。当时这个花子并不知道他救的是当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为了报这个花子解围之恩，就恩赐他姓康，并封了他这根鞭子，用这根鞭子打死人不偿命，打死狗更无妨。

"康家门"的花子讨要时身上总挎着皮鞭子，鞭杆长约二尺多，鞭梢一丈多长。上门叫化，如遇狗咬，就用鞭子抽打。这类花子大多是口哑耳聋手脚稍残的人。

三、"李家门"

"李家门"的花子也叫"蹚竿"的。这门的花子大多是失目之人，而且多是女性。她们身上斜挎布兜，手扶竹竿，布兜盛放讨来的东西，竹竿用来探路；沿街高声叫喊："爷爷奶奶可怜可怜吧！有吃不了的剩饭赏给瞎子一碗半碗吧！"边走边喊，所得无几。这一门的花子，只能沿街叫喊乞讨，不能上门乞讨。据传这一门是宋朝仁宗皇帝的亲生母亲李后娘娘遇难时要饭留下的，身上挎的布兜原是李后娘娘盛宋仁宗所赐信物黄龙丝帕的。

四、“高家门”

这一门据传是后唐时期穷秀才高文举留下的。高文举未做官的时候很穷，只能靠卖文度日。在进京赶考时，没有路费盘缠，只得怀抱竹筒（可能就是说道情用的鼓子），手拿竹板，沿途乞讨。从此就留下“高家门”的花子门系。这门花子乞讨时都拿一种工具，充当能发出声响的简单乐器，如竹筒、竹板（称为竹柳）、石片等。上门讨要，嘴里说些吉祥如意奉承赞扬的话，以求得施舍。这类花子多数讨要钱钞，很少要饭食。

花子门系除这主要的四大门之外，还有七支八姓等分支，都隶属于四大门下。如范家门下有三节杆、背褡子、挎筐子等分支。背褡子者，如前所述。三节杆者，为手持三根长短不一的细柳杆，绑在一起就是一根长两三丈高杆，这根竿子是用来扒树枝用的。这类花子皆身背一个大筐子，一边叫化，一边见到树上枯枝就用长竿扒下，将枯枝装入大筐，背回当柴烧。这类人多数活动在农村，而且多数是农村花子头。这种花子头叫“坐方”，都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平时各守各地，互不扰犯；如超越地界则要拜访当地“坐方”，得到允许后才能在当地活动。

“康家门”下也有一种背筐子的花子，这类人大多数会柳编手艺。他们身背大筐，带着镰刀，到河边、树林削细嫩柳枝，脱去绿皮，用雪白的柳条编成笊篱去卖。他们一边上门叫化，一边兜售笊篱，所得钱财用来贴补己用。这类花子的生活稍强于纯靠乞讨的花子。这编笊篱也有“阴阳”之分，用 81 根柳枝编成的笊篱称为“阳”，这是一门留下的；用 73 根柳枝编成的称为“阴”，这又是一门留下的。各编各的，不能两头都占。据说“阴”笊篱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传授下来的。

“高家门”下又分耍“撒拉机”（竹板）、耍石秋子（石片）、跑

白龙（扇子股）等分支。这类人大都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见景生情，随口编出，多是说奉承赞扬、吉祥如意之词。他们多向商店铺户讨要。商店铺户为讨吉利，不等开口即给以施舍。如钱数微薄，则要辅以婉言相慰，打发开去，以利经营。叫化者也多通情达理，得到施舍即转向别家。如遇铺户商店刻薄吝啬，不肯施舍时，这类花子则变着法地用污言秽语诅咒，更甚者就用极下流不堪的词句谩骂不止。这样就会招来许多路人围观，使商店买卖受到影响。这类乞丐社会经验丰富，且有伶俐口齿，讨要或诅骂时常是即兴发挥，合辙押韵，滔滔不绝，博得众人喝彩。

“李家门”下又分挎兜子支（如前所述）、碰头支（跪在一固定地点，用头碰地磕头）、拍叶子支（跪坐地上，赤胸露怀，用手掌或鞋底使劲拍打自己胸脯）、开口支（跪在道口或街旁用刀在自己头上拉口子，俗称拉破头）等。他们用不同的自毁自身的方式办法，以求得人们的怜悯，给以施舍。碰头者、拍胸者使额面、胸前的皮肉血湮肿烂，日久天长成为厚茧。拉破头者则血流满面，声嘶力竭，令路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而这些乞丐就以此为谋生之道。

乞丐这一行，互相之间或在江湖上很讲义气。如有时遇到独霸一方的地头蛇欺侮外乡商贩、小民百姓，丐头会出面干涉，或调停，或劝解，使外乡人和小民得以保护，不致受侮。如地头蛇不依不饶，恣意闹事，丐头也不示弱，要打抱不平到底。丐头集合全体花子，轻者与其纠缠，甚者则与之拼命。拼命时花子们都做了死的顺序安排：打死对方，按号顶着偿命。被对方打死一个，后边又紧跟着续上一个，乞丐中先死、先排号的，都是拉破头在最前边，到那时义气当先，死不足惜。他们既不怕死、更不怕打官司。因为一打官司，全体乞丐成群结队地都到县衙前候审，哭喊连天，叫骂震地，官方无奈，只好管饭。打官司时，全体花子在花子头的带领指挥下，齐心合力，不得胜利，不肯离去。在与

地头蛇的争斗中被打死的乞丐，其遗属由全体乞丐供养；如被打伤则以此为借口，对对方百般刁难，倒有了养病生活的来源。这样一来，尽管地方上邪恶势力猖獗，但一般的都不去惹花子群，就连单个的乞丐也不敢惹。花子们有头，有组织，无产无业，不怕经济惩罚，无牵无挂，不怕人身坐牢。要罚，一文钱也没有；要打板子，请，平日乞讨还自己打自己呢；要下狱，更没二话，坐牢就得管饭，比整天讨要还保险。所以官府对乞丐也就另眼看待了。

乞丐头需要集合全体乞丐时，就在花子院的大门上挂个筐子。在家在外的乞丐看见挂上了筐子就知道出事了，要集合。随即一个传一个，很快就集合起来，听从丐头的吩咐指使。

花子平时各人讨要的食物和钱财都归个人，到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大节日，因人们都改善生活，乞丐们讨要回来的东西也统统归拢在一块，集中起来共同吃用。

外地来的小偷扒手到当地做案，需向丐头处（坐方）挂号。挂了号后，若犯了案被拘捕，丐头即出面到官府认罪，退还赃物，把人领回。被偷的如是老百姓或无钱无势的人，就是犯了案，丐头一出面，案情很快就了了。如果失主被偷后，并未获住人赃，而失主又是地面上有影响的人物，失主就会直接找到丐头，说明失时情形，求丐头帮助查找。这样的失主大多为丢失了较为值钱或心爱之物，盼望归还心切，求丐头帮忙，且许以好处。丐头根据失主所述的丢失当时情况，一般都能判断出是哪位“挂号者”做的案。找到做案者，讲好条件，有时物归原主，得以赏赐。如外来做案之人没有挂号，丐头概不负责，由官府或失主自裁。

乞丐讨要时也有规矩。不许偷盗，不许妄说，不许妄听主人言谈，上门者只能在大门口或靠门框，不许过院中影壁等等。如有的违犯了这些规定，丐头就可给以剁手、挖眼、打折腿、活埋等处分，出示惩处。

丐头在旧社会衙门中都算有一号席位，与官府互有来往，官府也有用丐头帮忙之时。如官府在审理偷盗案件中，案犯拒不招供，刑讯逼死人命，没有供词，官府对下结不了案，对上交不了差，只好把丐头暗暗找来，说明原委。丐头根据官府所述情况，出面说死者是他管辖下的乞丐，做案犯罪，是丐头管教不严，打死无论；于是具结画押，认领罪犯尸体，加以掩埋，官府即以此结案上报，了结此案。丐头就是这样解了官府困难，所以丐头在当地衙门中除有假功名(清朝时官级大小的标志是帽子上的顶珠，丐头也有官帽，顶子却是木制的，不是真官，所以说是假功名)、纱褂子外，在官府也算吃得开的人物。另外，遇有看尸体、看庙宇、守尸棚等活，都找丐头去干。

乞丐内部规定，每年认一次宗亲，到时老乞丐领着新乞丐到集合点向其他乞丐引见，排辈份，认宗亲，他们的行话叫“续捻”。此后丐群各个区域之间，就可互相往来，而且互有照顾。认亲完了要喝酒庆贺一番。结束后，各领各的弟子返归原地，开始乞讨生活。

乞丐中的丐头是论资排辈，一辈续一辈地熬出来的。光辈份大但无组织能力也当不上头；有辈份，有资历，有经验，能管理，不负重望的才能熬上乞丐头。清朝规定，乞丐头应穿戴顶带、纱褂，还有迎送官府、见官等仪式，乞丐头就本着这套穿戴打扮去应酬，虽然没有官级，但十个乞丐头在乞丐中是很有威信的。

据传，乞丐供奉的祖师牌位是窦老，这个窦老叫什么名字，无从考证，只传说此人是汉平帝时的宰相，曾抱着太子逃国，靠乞讨维持生活。以后太子登极后封窦老为天下乞丐头。如果真是这样，汉平帝是公元元年登极的，孺子刘婴于公元6年居摄，推算下来，乞丐有头的历史已近两千年了。(周宣整理)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供稿)

清末以来的双城府乞丐处

张润清

乞丐的俗名叫“花子”，“花子”是以讨饭为生的穷人，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旧统治阶级的剥削制度下，被剥削而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人，为了苟全性命而被迫沦落为乞丐，不得不过着乞讨生活。

乞丐处在表面上是收养以乞讨为生的流浪儿的慈善部门，实际是对无法为生的穷汉进行敲骨吸髓剥削的“阎王殿”。双城府（现属双城县）乞丐处起于何时，我还弄不清。我是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生于双城府，由清朝末叶经民国和伪满十四年，我知道都有乞丐处，直到东北解放才被解散。现仅就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把乞丐处的内幕写在下面。

一、乞丐处的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

双城府乞丐处坐落于双城府西南隅的富翼长胡同里，伞屏红大门上悬挂着“双城府乞丐处”的金字立牌匾。院内中间有2门，里边有海青草正房5间，东西配房各2间，画栋雕梁，极为美观。外院有东西草厢房各5间，矮檐纸窗，一明两暗，对面炕，这里是乞丐食宿的屋子。屋里乞丐满堂，秽垢弥漫，气味难闻。由于乞丐的衣衫褴褛，污秽不堪，人们都把乞丐处称为花子房。

乞丐处的主脑人叫张祥，是旗籍人，他善于阿谀逢迎，所以双城府这个花子头儿（也称团头）就给他当上了。张祥住在院内的上房。由于他年岁高迈，资格又老，当地人不肯叫他为团头，都

称他为“占爷”，间或有人开玩笑地叫他“处长”。

乞丐处的团头儿有无上的权力，凡归他统管的乞丐，都要遵守他的清规戒律：

(1) 权威：团头儿有行使“杆儿”（长 2 尺的木杆，上黑下红，下边缚有半尺长的皮鞭子）的权威，他用这个“杆儿”管教所有的乞丐。这个“杆儿”就等于印把子，掌有印把子，就有了无上的权威；

(2) 义务：团头儿有收养乞丐的义务，还负有对县衙监狱犯人死尸掩埋、收殓野尸和被处决犯人尸体埋葬之责。每次收尸掩埋，都由商会照例发给棺材和埋葬费；

(3) 筹措经费：凡乡民进城卖柴卖草，乞丐处从每车抽份一捆。双城府的四个城门，都有乞丐把守，持长钩向车上勾取柴草。每届秋、冬季节最多能收取柴草千余捆。此外，乞丐处每月编造乞丐花名册，到商会领取秫米，每人每月一斗。乞丐的吃烧仰仗农、商两界供应。乞丐的衣帽鞋袜等，每年从军警缴销的旧衣帽中拨用。其实，这些物资并不是完全用于乞丐的衣食住上，而被团头儿从中捞取很多。

二、团头儿对乞丐的压榨与剥削

老团头儿张祥于 1914 年死后，继任乞丐处团头儿的是关福吉，绰号叫关傻子，是张祥的义子。

关傻子在戏班子里跑过龙套，后来为戏班子到农村写会戏。由于他受过张祥的衣钵真传，特别是他生就一副活泼而滑稽的相貌，在《法寺门》中饰过小太监贾桂，在《红鸾禧》中饰过“杆上的”金牧，颇得县官和商会会长的欢心，从此就叫关福吉当了真的“拜杆”，充当乞丐处的团头儿了。

关福吉当团头儿的初期，给乞丐的待遇还比较好，后来就非

常苛薄，稍有触犯，非打即骂，还让他们到街上去讨要。讨要来的残汤剩饭得先经副团头儿检查，如果在汤菜里有肉块或丸子，必须挑出来送给团头儿。每年由仓库拨来的旧衣帽，团头儿挑好的归为己有，破烂不堪的分给乞丐。

在隆冬季节，花子房用的烧柴有限制，火炕总是冷冰冰的，花子们被冻得全身发抖，泻肚拉稀，个个没精打采，大有奄奄待毙的样子。1917 年冬的一天，我亲眼看到乞丐处里冻死的乞丐尸体就有 20 多具，像垛“马蔺垛”一样垛在房后，次年春暖解冻时才掩埋到城外鬼王庙后的万人坑里。团头儿对活着的乞丐进行残酷的压榨，对死亡者也不放过，掩埋尸体时不仅把薄皮棺材板收回，连破烂不堪的衣服也全扒下来。俗话说“阎王爷不嫌鬼瘦”是耐人寻味的。因此，外来讨饭的花子宁愿蹲庙台，也不敢进花子房。

商会在开付花子的行乞上是不胜其烦的，规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开付花子的日子。所以每逢初一、十五，团头儿就把乞丐处的花子放出来，让他们沿大街小巷去讨要，哀声载道，惨不忍闻。当时店户和居民都说：“鄂都城又打开，三千饿鬼跑出来了。”

三、团头儿的发财月
和大户婚丧“挂鞭头”得赏赐

每届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也叫灯节）是万民同欢的节日，照例要办演“灯官”。办演“灯官”是属于团头儿的事。团头儿在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这 3 天 3 夜最活跃，他身穿海水江崖的袍套（清朝仪制），上罩翻毛皮褂子，头戴红缨帽亮白顶子，双眼花翎，帽下垂着一条假辫子，脚蹬朝靴，胸垂朝珠，手拿鹅翎羽扇，坐在 4 人抬的敞轿上。前有鸣锣开道，后边跟随扮演的 4 衙役，头戴红黑毡高帽，手拿大竹板，携带铁锁链，沿街高声

"威武"地呐喊着。还有戴顶帽、骑高马、身背黄包印绶的列在轿前，举着伞盖的护于轿后，鼓乐喧天，热闹非常。敞轿上的"灯官"洋洋得意地大摇鹅翎羽扇，煞是"威风"。

在"灯官"秧歌中引人发笑的是"灯官娘子"，他面敷脂粉，头佩鲜花，身穿大红棉袄，脚着破靰鞡一双；另有一个小丑身背龟形大圆盖，手拿算盘，跟随"官娘子"屁股后转。每逢行近商店铺户门前时，坐在轿上的"灯官"指着他们2人向商店铺户求赏，名曰"算嫖账"，若得柜伙大笑起来，得到"赏赐"就跑。

（1）在灯节3天内，"灯官"的权限很大。商店铺户门上不挂灯时，"灯官"大声喊道：落轿，就下轿走进店内对商户执行"处罚"。"处罚"是蜡烛数斤，或元宵几百枚。"灯官"在"处罚"商店时先歌颂道："进门先请安，叔叔大爷叫的甜，傻子拜年来讨压岁钱。"直到商店开出某果铺的存条付与后，"灯官"请安拜谢始去。我见过团头儿在灯节期内得到赏赐的东西，由同裕昌、义兴隆等果、蜡铺变作现金达千元之多。

（2）在旧社会有财势的人，每逢婚丧嫁娶办事时，用乞丐处的"杆子"（鞭子）挂在大门两旁，可以避免花子拥到门前讨要不雅观，事完之后按天数计算，付与团头儿"弹压"报酬费。若同一天办婚丧事有数家时，团头儿得的赏赐就很可观了。尤其逢丧主作"点主"时，须用花子作执使，团头儿得赏赐就更多了。这个收入进入团头儿私囊，花子是没有份的。

四、团头儿剥削花子一代甚于一代

1924年，双城府乞丐处的团头儿关福吉病死。前一代老团头儿张祥的孙子张兴邦已40多岁，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还有一口鸦片烟瘾的嗜好。他贿通商工会的同意，得以继承祖业当上了乞丐处的团头儿。

关福吉继任“杆上”后，对众花子的压榨剥削更甚于张祥，从张兴邦当上团头儿，对众花子的虐待，比关福吉还残酷。在伪满时期，当“格布”业特别缺乏时，张兴邦包买破烂，命众花子为他打“格布”，高价出售给穷人，从中获取厚利，除了把他的住宅维修得整齐美观外，还购置了20多垧土地。

1946年，双城府获得解放，所有50多名乞丐向张兴邦进行斗争，清算工账，乡村的佃户纷纷来双城跟他清算高利盘剥。在城内城外受他剥削压榨的人两重夹击中，张兴邦自知罪行严重，众怒难平，畏罪服鸦片烟自尽。从此乞丐处自各解散，众花子翻了身，能干活的有活干，不能干活的被收养，各得其所。

（黑龙江省双城县政协　供稿）

回忆农安镇花子房

戴来才

我今年57岁，是农安县造纸厂的工人。1938年春天，我从黑龙江省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一路讨饭来到农安镇。听说城东门附近有个花子房，我们便投奔到那里落脚。因为无处谋生，在那里一呆就是3年。一直到1940年冬天，我到伊通河东岸獾子洞屯去给一家姓王的财主放猪，才离开那里。这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花子房的许多人和事，却常常涌上我的脑际。

那时，农安花子房地址在县城东门外路南，西侧紧靠城墙，是利用一个屠宰场房舍改建的。在八丈见方的院落里，靠街道6间坐北朝南、青砖铁瓦的房屋便是花子们吃住的地方。除东面一间作厨房外，其余5间桶式房屋搭着南北大炕，每隔一两个铺位便有一个小锅台，供花子们做饭热菜使用。又高又粗的烟囱攀缘到城墙上面，所以尽管一铺连五大炕搭了20几个锅台，还是非常好烧。这个花子房是1935年由街公所成立的，起名叫救济院。每到月初，街公所便拨给花子房一笔经费，由救济院院长给花子买粮吃。据说这笔钱大部分被院长贪污了，余下的钱只能每天供给花子一顿稀粥。院长叫梁××，这个人后来成了黑八路梁团头目，被枪毙了。院长以下，在花子当中有个管事的，此人姓庞，40多岁，性格温和，脾气直爽，对花子们一向很好。按照花子房的规矩，管事的手里有一把蟒尾皮鞭，经常挂在他睡觉的床头，他有权对犯有过错的花子用皮鞭惩罚。为此，花子们都管他叫大鞭头。

我住进花子房的时候，首先向大鞭头说明自己的来历，大鞭头点头允许我住下。同时，还对我交待一番花子房的规矩。

当时，那里住着34名花子，有6名10岁以下的儿童，5名60岁以上的老人，其余23人全是聋、哑、瘸、瞎等残疾人。年纪最大的花子姓赵，那年他72岁，年纪最小的花子只有5岁。1939年夏季，又从山东省跑来两家讨饭的花子，一家姓王，夫妻俩领着一个7岁，一个5岁的孩子；一家姓龙，夫妻二人领着一个8岁的孩子。花子房的偏厦里正好有两个单间供他们居住。

花子房每天早晨供给花子一顿稀粥，由花子轮流做，每人分一瓦钵，吃完之后，再出去要饭。做饭的柴禾，由花子们到柴草市去要，或者到野外去拣。点灯用油，糊窗户用纸，都由花子们摊钱购买。晚上把炕烧热，就囫囵个儿睡下，冬天只能盖条破麻袋或者烂狗皮。真是俗语所说花子房找宿——没盖的。

要饭的花子也分等级。第一等是“闯江湖”的。他们主要是拿着各种响器或小道具演唱乞讨，针对各个行业特点，即兴演唱一段发福生财的吉祥嗑，唱得有辙有韵，生动活泼，相当于现在的莲花落、数来宝；两个人同时演唱时，又类似对口快板。这种花子都有师傅，而且排出行辈，互相见面时要盘问家门。他们不要残汤剩饭，专门到商店去要钱。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说华相的，拿着“沙拉鸡”（用粗铁线串着许多铜钱装于竹牙板上，摇击时铜钱碰击发出响声）唱莲花落。他们在花子中等级最高，一般花子见了他们都得让路；

二、敲平鼓的，拿着“哈拉巴”（猪的一块扇形薄骨，在中间突起处拴两枚铜钱，摇动时铜钱打在两边骨片上）唱数来宝；

三、吃竹林的，拿着“呱嗒板”演唱讨要；

四、碰瓷的，利用两个小饭碗打出节奏演唱；

五、耍黑条子的，耍烟袋杆或高粱杆，边耍边唱；

第二等叫“靠死扇”的。这种人要饭，不唱也不哀告。他们多半是编个理由请求帮助。有的装过路人缺少盘费；有的装做生病；还有的装做埋葬父母求人施舍棺木钱。他们往往求人把编好

的凄苦境遇写在纸上或布上，坐在那里等人施舍，这也叫“告地状”。另有一种“串府的”，打扮成庄稼人，假托生孩子，到各家去化百家粮，凑百家衣。

第三等叫“要冷饭砣”的。这种人只靠拿着讨饭罐到各家门口大呼小叫地讨要。

镇里的商号每个月只在农历初一、十五两个日子对花子施舍。每逢初一、十五，商店里专有一个小伙计站在门口，要饭的来了，马上就给一个铜板，平常日子就不给了。那些拿响器闯江湖的花子却不受这个限制，他们来到镇里后，立刻到各商号去要。如果不给，他们便站在商店门口唱个没完没了，招来观众把商店门口堵严（行话叫封门），掌柜的怕影响买卖，便赶快给钱了事。我在西街古塔附近曾看见两个拿“沙拉鸡”的花子在一家花店（专门制做妇女头上插的绢花）门口讨要。掌柜的只给一个铜板，花子坚持要两枚，掌柜拒绝不给，双方弄得很僵。那两个花子便站在花店门口一递一句地唱起莲花落：

老财东，你来看，门口来了两条汉，
你老施舍一分钱，叫我二人犯了难。
没法分，没法掰，急得抓耳又挠腮。
这一分钱惹大祸，我们二人犯口舌。
三说两说红了脸，横眉立目急了眼。
他踢我，我踹他，回手打个大耳瓜。
他拿石头我扔砖，把他送进鬼门关。
这回你老摊上事，人命关天吃官司。
警察传你到法庭，三推六问难说清。
回头送你进大狱，钉上脚镣出不去。
顿顿吃饭有钟点，未从迈步有尺寸，
你老若是上便所，后跟两个看狗的。
扔下买卖没人管，丢货赔钱又差款。

赔光底垫得黄铺。伙计埋怨东家怒，
那时你老准后悔，不如早点把钱给。
掰开指头算一算，这事你老该咋办。

过路人都站在门口听唱，越围人越多，来买货的顾客见这里挤不进去，都上临近商店去了。后来从后院过来一个掌柜的，又给增添了一枚钱，那两个花子才到第二家商店讨要。

遇到大户人家婚丧嫁娶，花子们便纠合在一起前去赶“串”，在更棚或场院里吃上一顿，还可以端回一些残汤剩饭。那些打响器闯江湖的则上厨房里去道辛苦。厨师把一方白肉用尖刀插到门框上，他们即兴唱一段喜歌即可把肉拿走，如果唱得好，还可以再赏一块肉。在我的记忆里，还保留这样一段喜歌：

老东家，有眼力，请的师傅好手艺。
炸的好，炒的香，胜过皇上御膳房。
菜刀响，大勺颠，惊动上界中八仙。
张果老，倒骑驴，要到下方来坐席。
何仙姑，把笊篱端，要到人间来赶“串”。
铁拐李，把葫芦扛，来到厨房把菜尝。
韩湘子，挎花篮，连吃带拿装不完。
曹国舅，吹横笛，赶到厨房来道喜。
兰采和，拿阴阳板，来请师傅把饭管。
吕洞宾，汉钟离，想夸师傅没了词。
八仙品尝心喜欢，要请师傅当第九仙。
长命百岁永不老，逍遥自在胜当官。

这些闯江湖的花子到花子房顶多住三天五夜，他们把这个集镇的商店挨门讨要一遍以后，立刻动身赶往第二个集镇去讨。每个月都有 10 名左右这类打响器的花子到花子房临时住宿。

花子房有时还组织花子们集体出去讨要。每年秋后，大鞭头便率领 10 至 20 名花子到农村向种地的大粮户要粮。一户人家，少

则给五升，多则一斗、二斗，如果不给，花子们便赖在粮户不走，哭哭啼啼，吵吵闹闹，伙房里有什么便吃什么，晚上就住在伙房里。粮户们对这些花子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只好忍痛给些粮食。花子们管这种集体要粮，叫齐大鞭杆（柳条边里叫大筐）。大鞭头说：向粮户要粮，是范丹（传说是春秋时的花子头）留下的传统。据说当年孔夫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困缺粮，曾委派子路、颜回等弟子三次向范丹借粮，最后，颜回从范丹那里借来一座米山，一座面山。孔夫子答应由后辈弟子偿还，凡是读书习字的人家都可以去要。范丹的弟子见到有贴春联的粮户，便认定是孔子的弟子，就理直气壮地进院要粮。集体要回来的粮食，大鞭头得一份半，其余去的花子每人一份。

住在花子房里最怕有病，有了病，不但请不来先生，连饭都吃不上，只好瞪着眼睛等死。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姓王的下肢瘫痪的花子，平时靠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挪着出去要饭，病倒以后，再也不能出去要饭了。一开始，大伙凑钱给他买点平热散、解毒丸等药治病，要回来的饭也分给他一点。时间长了，就只靠每天早晨分得的稀粥维持生命，被病魔折磨 3 个多月，凄然而死。还有一个傻要饭的姓李，他爬到柳树上去掰枯枝烧炕，不慎掉下来摔伤，因请不来治红伤的先生，只能在辗转呻吟的痛苦中死去。死后，花子们到柴草市要两捆秫秸卷上埋掉了事。每年冬天，花子房因疾病冻饿而死的花子都有四五名。

解放后，政府接管了花子房，按季按月拨给衣服、粮食和生活用品，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花子们生活才有了依靠。至 1951 年，由政府把这些花子们都分别送到长春、洮南社会福利院，生活就更有保障了。农安花子房的历史，也至此结束。　　**（吴　克整理）**

（黑龙江省农安县政协　供稿）

旧社会扶余的花子房

关士杰

70年代，我在扶余县西门外四校教学，经常路过解放前的花子房旧址。课余或家访之际，每与该地年长老人、老师或家长们谈起往事，经常涉及到花子房。他们告诉我说：过去这儿是黄沙一片，野犬成群，路人稀少，而地处城郊。自清朝以来，官衙就选此地行刑。清时是用刀砍头，民国及伪满时则改用枪毙，故名此地为杀人场。

官衙为处理行刑事宜，事前善后，均需用人，乃于此地盖有土平房三间，令花子居住，平日可出外乞讨，有事呼唤得用。进而为管制县内所有花子，更于此地设一花子头儿。衙门里赐给头儿一条黑色长把皮鞭，用以镇压“不法花子”。头儿既能外交官府，又能内有“家门”（乞丐的行帮组织，不入“家门”要受排斥）。他可作威作福地发号施令。众花子只有唯唯听命。

据老艺人们讲：花子头亦称二柜。二柜管辖一方，外来的花子都必须拜访头儿，否则要受排斥。比如本地打竹板的，见到了生人正在唱着乞讨，他不直接前去搭话，而先打几声竹板，然后唱问：“竹板打，响丁当，请问相府（对江湖人的称呼）奔哪方？”外地人一见，马上要打招呼唱：“来得急，走得慌，容到柜上去拜望。”要完钱就得立即去头儿那里报到，懂规矩的，一进门就要双手擎着“搭子”口说：“众位相府，清褡子！”在屋里的人，也要以礼相待，道声：“相府请坐，请坐！”外地人要把讨来的钱拿出数点一下，嘴里还说：“今天不错，见不少渣子（铜钱），还有飞虎子（纸币），大伙用吧！”屋里人忙道：“有钱花。”接着请用茶。

茶间开始追问一番：

“相府从哪来？”

“称不起相府，经师晚，离师早，不过是个小跑吧！”（小跑：跑江湖年浅，自谦之词。）

“吃谁家的饭？”

“我是某门某家（据说分丁、郭、范、高、齐五大家。外有韩三门），跑某某人的腿（指师傅是谁），抱某某人的瓢把子（指师兄是谁）。”

然后又盘问师傅、师爷等情况，如一一答对了，知道是门里人，分外亲热，否则要受冷待。

头儿的生活，自有多方供应，颇舒适，充裕。扶余当地的花子房，其主要生财之道，有以下各门路：

花子房收宿费　花子房，本花子之家，花子白天沿街乞讨，夜里多归宿于此。一般都要给宿费，但太穷的不给也行。然住客之中，无论长期、短期或临时户中实在无力出宿费的，倒还很少。一般无钱的可用米、饭顶费。

花子房养猪　能干的花子，讨来的饭菜，常有剩余，有的白给花子房，有的顶宿费。花子房用滴水汇成河、集粒堆成山的办法，广储饭菜，作为饲料，用以养猪，每年有若干膘肥体大的猪出圈。除一头留用外，余者出售，此也为一生财之道。

红白喜事赏　县内士绅，巨商之家，有了红、白喜事，花子头要来贺吊。他用早已求人准备好的祝词、吊唁之辞或口诉或做成幛子，向东家道喜，或向死者致哀。如向结婚人家送的幛子，上面要用彩色方纸写上“天作之合”、“百年偕老”一类的字词；对庆寿人家，也用彩纸写上什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类祝词；而对办白事人家，则用白色方纸写上“驾鹤西游”、“驾返瑶池”等祈祷词语，送给东家，以求几个赏钱。一般情况，东家不留幛子，只给赏钱。幛子返回后，再改头换面用于别家。真可谓

一本万利的生意。与此同时，头儿把官赐的长鞭，挂在东家大门旁，说明了头儿大驾在此，尔众花子，休得无理！但他为了拢络一下手下卒，也要为花子讨点剩饭菜。命花子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排队依次来领。如有剩饭不足时，东家也可折干给钱。

看护尸体　每逢衙门杀人，都要到花子房附近的杀人场来执行。有的哭主事前打好招呼，雇花子看护尸体，以便自家来领，有的雇他们为死者洗脸、穿衣埋葬等事。无哭主的由花子们剥去死人衣服，将尸体抛之沙坑内任野犬分食。因此附近野犬多而凶，几断路人。冬季的尸体容易保管，如一时哭主不到，花子房能代为收存。有时室内并存几具尸体，让人不免毛骨悚然。而花子们对此视作家常便饭，任意摆弄，有如儿戏。此项收入，亦不算少。

烧柴方面　官准花子房的花子，去柴市场向售柴车索取烧柴，每车要给两捆，冬季车多，每天进柴百余捆，烧不了，余者由其自由变卖。

其他收入　义务劳动的收益：例如城东某村有一沈姓，家颇富有，沈妻生子，幼时唇豁，人称沈豁子，其父恶之。沈豁子10余岁时，生母去世。继母与父，对豁子愈加虐待。豁子因不堪虐待，乃含悲泪走出家门，沿途乞讨，数日后，行至扶余城内，夜宿于铁匠炉旁。有人将其送入花子房，头儿见其尚有可用之处，乃收留之。从此沈乃白吃白干，为花子房立功不少。此外还有王三、王四兄弟2人，均年轻力壮，住于花子房中，亦属义务劳动人。

旧社会，扶余大街小巷，每天啼饥号寒者，比比皆是。人所共知，花子的生活，是困苦的，令人心酸的，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不能等同视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靠吹拉说唱乞讨的；

（二）靠苦心哀求要饭的；

（三）“自由王国”——大筐。

（一）靠吹拉说唱乞讨的

跑海的花子　他们之中有“敲平鼓的”（打哈拉巴的）、“吃竹林的”（打呱哒板的）、“说华相的”（打沙拉鸡的）、“碰瓷儿的”（打饭碗的）、还有敲鱼鼓、拉板胡、京胡的等等。

这些都是靠说、拉、打、唱乞讨的。多数居住在小店或花子房里，傍晚或阴雨天有了闲空，便在屋里说、打、拉、唱，练基本功。有的学唱蹦子戏（二人转）、莲花落、大口落子（评戏）以及西皮、二簧、梆子腔等等。有师傅教，或同行中互相研究。县里有一位姓孙的盲人，有家不归，甘与花子为伍，因这儿有其共同语言，他在这里教几个徒弟，吃喝不愁，且可发挥他的专长。徒弟们出外讨要，如被挂住（要不来钱）时，他便出谋划策，代为编说材料，组织练工夫，以便向某某进行围攻。初一不下，十五继之直至胜利。打哈拉巴的与打竹板的，有这种本事，譬如当这“跑海的”一手拿“呱哒板”，另一手摇“碎嘴子”，来到棺材铺时，他便边敲竹板，边顺口唱出：

哎！打竹板，迈大步，
眼前来到棺材铺。
这棺材，做得好，
一头大来一头小，
装上死人跑不了。

掌柜的瞅他一眼，他又顺口唱道：

掌柜的，不用瞅，
给个铜子咱就走。

掌柜的不耐烦了，他又见景生情地唱出：

叫掌柜，你别恼！
听咱傻子数来宝——

要说宝来尽是宝，
刘金定，高君宝。
穆桂英与杨宗宝，
唐朝还有秦叔宝，
三娘教子老薛宝。
……

唱到这时，凑巧又见一位跑海的，打着竹板走过来，帮腔唱道：

甲：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
乙：大掌柜，二掌柜，不知掌柜哪一位？
甲：掌柜的，上边坐，日进斗金他掌舵。
乙：掌柜的，不说话，好像文王摆八卦。
甲：掌柜的，不出声，亚似文王请太公。
乙：掌柜的，不开言，你瞧给咱去取钱。
甲：给了吧！给了吧！时间再长也省不下。
乙：早点给早早走，早早离你家门口。

如果双方形成了僵局，跑海的，便改口开骂：

这棺材，真正好，钉是钉，
铆是铆，装上掌柜跑不了。
你不给，我就要，要到天黑
日头落，要得那：
狗儿咬，鸡又叫，叫你们：
王八兔子，睡不着觉。
唉！
掌柜的姓王名白薯，
兄弟排行三加五。
王八生来好命苦，
身上总背一面鼓。

天气越热越出卤，
见到水坑向里扑。
唉！
松花江畔，清水漫，
金黄沙丘，一大片。
王八掌柜，爬个遍，
抓个沙坑，下了蛋。
折到水里，偷着看，
专看那堆，王八蛋。
光阴如梭，急似箭，
王八出生，到日限。
掌柜一见，喜心怀，
引进一群，孙儿来。

这种乞讨属于硬要，不给不走。买卖家，为了做生意，都不肯与其纠缠。见到他们来，都赶快给钱，请其速走，以减少麻烦。

这伙人，平日也去各百姓家乞讨。各家住户，有养狗者，狗见生人，汪汪乱咬。这在别人，不理它就完了。而在跑海的，便喜在狗身上作文章，听他顺口编道：

这小狗，真不赖，
反穿皮袄毛朝外。

小狗一看他边打板边喊唱，就更咬得欢了，而跑海的也不示弱，朝着小狗顺口溜道：

这小狗，真不离儿，
阎王给你一张皮儿。
呲着牙，咧着嘴儿，
顿顿净喝刷锅水儿。
衣帽出众你不咬，
专咬傻子江湖人儿。

叫小狗，你别咬，
不跟你主人要多少。
……

这打竹板的，由一家又走到另一家。他瞧门口有两位老太太，在照看孩子，他走近跟前，只听大老太太叹息道："这要饭的不知有多少，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一天给出多少米，你说愁人不愁人？"要饭的一听，忙打板唱道：

老太太，不用愁，
听我把十大忧愁说根由——
天也是愁，地也是愁，
天愁乌云来遮日，
地愁下雨流水打成沟。
牛也是个愁，马也是个愁，
马愁的临死扛着两夹板，
牛愁的命亡背个弯木头。

公鸡也是愁，母鸡也是愁，
公鸡愁的这辈子没下蛋，
母鸡愁的下蛋憋得乱咯嘟。
你也有个愁，我也有个愁，
你愁的天天有人来要米，
我愁的你不开付，多咋是个头。

大老太太说："我不是忙着吗！"

打板的又唱道：

对！
我长长的工，慢慢的性，
专等老太太腾出来空。

二老太太顺口说声："你还挺会说话呢。"

打板人瞅她一眼，然后唱道：

这老太太不是人……

老太太一听生了气，刚要开口，又听唱道：

你是南海观世音。

老太太消了气，但又听道：

你的儿子都是贼……

老太太一听可急了，而花子又忙补上一句：

偷来蟠桃献母亲。

老太太听后，才放了心，忙回房舀一碗米，打发要饭的走了。

这行人有个规矩：当你给他钱时，他用竹板的凹面来接，然后放在褡子里，从不用手直接去拿。

肩臂上总背一个褡子。可是当他们初到一个客店时，则不能背着褡子进去，必须把它挎在手臂上，否则要遭到店东的白眼，甚至直接指责于你："你既知道我这里是店家，为何还马背鞍鞯来到我这里？"这时背褡子人，须马上认错道歉，要说几句"失礼了，请原谅！"不然，人家会认为你非行内人，不知礼，不允许你住在这里。

这类花子，多安心于这一生活。常自语道："要了三年饭，给个知县也不干。"

有技艺的花子　另有一些花子，有点技艺，如：拉四弦胡、京胡的。他们有的能自拉自唱，有的一人拉另一人唱。多数是唱秦腔（也称梆子腔）。唱几小段传统戏如：《辕门斩子》、《桑园会》、《大登殿》等。也有唱西皮、二簧、京剧的，如：《卖马》、《捉放曹》、《吊金龟》等。其中有些是老艺人，因年老体弱而被戏院财主或班团老板解聘，因而流落以乞讨为生。这些人虽已体弱无力，但腔调纯熟，唱白有韵味。有人愿过戏瘾，拿出几吊钱，点唱一两出。你看他，双目紧闭，用手打着板眼，听得津津有味。真是花钱不多，趣味非浅。

再有吹唢呐的，唢呐声高，大人小孩，均喜爱之。因此喇叭一响，儿童们，蜂拥而至，仰首静听，其乐无穷。

这类乞丐，凭技艺，不吵闹，对人态度和蔼。乐声悦耳，令人心怡，故皆乐于助施。

（二）靠苦口哀求要饭的

穷花子（要冷饭坨的）　鳏寡孤独，无所养者，只得乞讨为生。多以腋下夹着打狗棍子，手里提个要饭罐子。人称“要冷饭坨的”。他们扶老携幼，一步一拐地挨门挨户乞讨，讨到残羹剩饭，赖以充饥。夜间住于破不遮风的茅屋草舍内，或留宿于花子房、小店之中。严冬腊月，衣不暖体，也得外出，因为这时是他们讨饭的“旺季”。人们能给点粘干粮。俗语说：“正月的瞎子，腊月的花子。”他们怎能坐失良机。这样风餐露宿受苦难，实属可怜。但也有人，对此不表同情，反而恶待之，以臭要饭的、低能的、命该受苦的等言语讥嘲。花子们听了心寒，气愤地说：“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穷人到处受人欺。要论命，我花子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命苦的。我们是有来头的：想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之际，受厄于陈蔡之间，命颜回去向我们祖师爷范丹借粮，祖师爷借给颜回一翎管米。颜回拿回，觉着米少无用，于是把管中米，尽弃之于院门外。然后他向孔子回报：‘米未借来。’可是孔子一出门，见门外竟堆米如山。乃责问颜回，回据实告之。后来范丹祖师爷向孔子索米债，孔子还不起这笔翎管米，于是说道：我这一世还不清了，容我弟子慢慢还吧！现在我们花子，就是遵祖师之命，来要米的，凡门上贴有对联之户，尽都是孔子之徒，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讨还欠债。”用这种神话故事，略以自慰。他们常向人说：“花子无何低下，无论与谁比，放下棍子，都是一般高的。”

癞皮花子（瘾君子）　民国以来，日本人挂着洋行药房等招

牌，携带来大批海洛英、白面、金丹、高根、吗啡、鸦片等毒物侵入我东北三省以及华北各地，因之我同胞吸毒的，日益增多。至伪满时，东北各地，公开设鸦片小卖所，发放吸烟证。公然在东北、热河等地种植罂粟，毒害我人民。从此大烟鬼、吗啡鬼、白面鬼等，活现于市面。身上披着破麻袋片，沿街乞讨，如遇熟人，有如蚊虫见血肉一般，叮住不放。他们之中，有的原是好端端的青年男女，吸上烟毒之后，流为男盗女娼；有的是富家子弟，自幼娇养成性，无所事事，但对吃、喝、嫖、赌、抽则非常熟练，堪称能手；有些官僚、绅士、巨商们，为了相互交往，摆阔气，耍弄女招待，习练吸鸦片；亦有厂矿工人（金矿、煤矿的较多），日夜劳累，为了解除一点疲劳，吸几口鸦片，逐渐成瘾。针头大的烟斗眼，能把人的进取心，健全的体魄，摧毁得颓靡不振；把那成排的房产，大片的良田，吸了进去。日久天长，遭致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及至几无人样，面容憔悴，形容枯槁，酷似骷髅。乞讨不得，则偷鸡摸鸭，为害邻里。这类人，花子房不收，小店不留，夜时蜷伏长沟，垃圾堆，以及死人坟窟中。

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的归宿，说什么“道死道埋，路死路埋，阴沟是棺材。”这种花子，人叱之谓：大烟鬼、吗啡匠、癞皮狗。

这就是在“日满亲善”政策下，“王道乐土”境域里的产物。

骂人花子　都市中常有尾随人力车坐客的，多半是年轻力壮人，能追车，无事时，在路旁三五成群，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一见车来，便立即装出一副可怜相来，跟在车后，边跑边叫：“大爷、大奶、小姐、太太们！可怜可怜吧！给个大吧（指给个大铜币）！”可是事后，他们自己人相见，便笑着打趣问：“今天跟了几个（狗）？”因此人多恶之，不愿舍施，而叫他们为“跟狗花子”。

骗人花子　有极少数人，家中本可生活下去，但他们为了讨便宜，也去沿街乞讨。讨回的饭菜，用以喂猪狗、家禽，专门骗人利己。

静坐待援的花子　求人写一篇残疾人致残的原因，以及生活如何困难等语，立牌于街道之旁，乞求于过路人等，希予救济。其中确有值得可怜的，但亦有假借求食人。

城市里每逢庙会，一群花子，静坐于庙旁路边。各人面前都放一小筐箩之类的收钱用具。那些来庙烧香了愿的阔人们见到，出于得神保佑，今生长命，来世升天的愿望，也多愿赏给花子几个钱，做点善事。

讨喜钱的花子　腊月底除夕之夜，送财神的，挨门按户地口喊："送财神来了，财神到家，越过越发！""财神到门，骡马成群！"老太太一听，快命孩子接进来，并叮嘱道：要用双手捧着神码，切勿头向下拎回来！其实是用钱换回一张纸片子（名曰财神码子），上面好歹印上一个古人头像。

入夜，有的人家在自家门前烧"纸包袱"（内装金银箔叠的锞子），纪念祖先，及至半夜接神时，有些吹喇叭的，专门伺机赶来，为人助兴，讨几个喜钱。

就在这个时辰，县内各大、小商铺的老板们，多要洗净手脸，着新衣戴新帽，命学徒打着灯笼，徒步至西南营子财神庙，向财神焚香叩拜，虔诚祝祷，保佑他财源茂盛。有些花子，抓住这接神的大好时机，事先来到财神庙大门之外，夹道相迎，并高声喊些吉祥话：什么"今年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发福生财，元宝滚进来……"这一席话，正好打中老板的心怀，一乐之上，乃大发慈悲，早有柜徒，赏赐花子。

还有极少数人，专爱逗笑，在年三十夜里，竟化装成一"王八"形象。或头顶龟头帽盔，或身披纸制的"王八盖子"，都涂上绿颜色。窜到街头，手拿算盘，来到商店门前，故意摇晃起算盘珠，哗哗作响，当着老板和学徒们面前，大声喊道："东家算账来了。"意思是说：我家老婆与你（指掌柜）相好，已达一年之久，时至今日，该给我这"王八头儿"一点酒钱了。人们见他这种打

扮，无不捧腹大笑。掌柜的更是喜形于色，煞有其事地叫着柜徒，快快多给一些钱，使其满意而去。人称此谓“王八大算账”。

靠死扇的花子　这种人要饭，一不唱，二不哀叫，而是编造一些理由，或装过路，缺少盘费，或扮作庄稼人，假托有病，须化百家钱，百家米等等。

回族花子　旧社会，扶余城里，回族人较多，除几家富户外，余者生活一般，多为小商、小贩，但从不乞求于人。可是外地回民，常逃荒来此，不免要向当地回族人家讨饭吃。逃荒的来到此地，多先去清真寺里求助阿訇。阿訇很支持，当即通知来寺做礼拜的人：“今天下殿（做完礼拜），有外地咱们人，来此逃荒，大家要帮助帮助！”回民们热心团结，听后多慷慨解囊，给予援助。

此外，回族讨饭的，亦向本族各家求帮。大家称讨饭人为“跑大门的”。跑大门的来到谁家，要用阿拉伯语先说：“乡老！慈悯的乜帖，占塞挖布！”意思为“帮助，帮助吧！行行好吧！”于是无论门户大小，都要给钱或给食物。跑大门的夜间或宿于寺内，或向族民借宿。而大部分人多去回族墓地，与那里看坟人同居。

如外地讨饭人死于此，寺里也按回族礼节，先净身，穿可帆，装入经匣，抬至郊外，埋葬于回族墓地。

（三）由一群瘸、老、病、瞎的乞丐组成的王国——“大筐”

民国七八年间，由洮南境界曾过来一群花子，约七八十人，其中有瞎子、瘸子、聋子、傻子、哑巴以及其他残疾人等。

据说这一队人马，成年在各地游动讨饭，领头的手拿刻字的小棒——名曰“顺子”，还有拿“吃米牌子”的，说是知县发给的，拿它要粮，自称为“奉旨要粮”。所以他们可不分省县，任意去留。但他们亦事先有所研究，哪方富裕，何处歉收，某地民情好，好善者多，某地民野成性……等等，然后再商议奔赴的目的地。

这些花子内部，有组织，分工细致。队中有头行人3名，他们身体强壮，并有社会经验和领队能力，握有实权，可随时随地取舍队员。大头目称曰“大筐头”，二头目称曰“二筐头”，老三称“小落子”。

来扶余这伙的“大筐头”姓陶，总管全队（包括财政、分配、分工以及生活等等），兼理外交，为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二筐头”姓庞，负责供应、指挥乞讨，外出时，身上总背着一个柳罐斗子。斗内放有一铁皮制成的号角，名曰“鸣子”。形似牛角，但是直筒。吹起来，其声呜呜。用此音响，指挥全队成员的行动。

每入一村，二筐头总要事先探好讨要的对象。了解好哪家好善，哪家富有，是否有力救济……倘初至某地，不熟悉情况，则必找有门楼或门洞之家，先商量好落脚地点，然后再进行其他。

小落子，多半是年轻人，挑着两个柳罐斗子，专向中、小户人家讨要咸菜盐酱一类的佐食之物。

此外队内，还饲养大小狗数条，用之为盲人带路，捕捉小型山兽，并保卫队员们的人身安全。

另外还有硬杆和软杆之分。盲人中间用小狗领路的，叫软杆，用一两个好眼睛人领路的，叫硬杆。硬杆在前头喊道：“空！”盲人就高抬腿，准知道路上有坑。

一次这支大筐队，一行来到我县四区蒋家窝堡东某村中，在几家大户好善者伙房中落了脚，然后分赴四外村屯，进行乞讨。

那天，二位筐头去某村孙家，联络乞讨事宜，可孙家认为这些人来到这里，打扰太甚，要吃又要喝，如给其方便，将会常来常往；岂不麻烦！于是坚决不允筐头所求。孙家自认，钱粮系我之所有，你花子为数虽众，其奈我何？而花子筐头们则认为：尔孙某，一毛不拔，设下障碍，如各地闻讯，齐来效法，我等岂非走投无路。寻思良久，乃决心发动所有花子，全力以赴，要与孙家斗高低。谁知孙家以不理不睬之态度待之。于是双方形成僵局。

二筐头气极，来到院心，便由斗中取出“呜子”用力急吹，呜呜之声远近皆闻。不久，外出之花子，陆续赶回。按他们旧规，不约而同地，身伏于孙家门口，多数人用头拱着地放声嚎啕，七八十号人，叫苦连天，其声哀极！同时群犬知情，亦随之狂吠，人畜齐叫，声震四野，其势颇凶。

安静之邻村，突传骇人的嚎叫，确实令人吃惊非小。人们因不知底细，免不掉要聚在一起，胡猜乱揣一番。有人说：可能张家死了爹。又有人认为：李家丧了娘。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齐向肇事地点奔来，以求弄个明白。至屯，则见一人，单腿跪于孙家门洞中，面向外，口吹薄铁圆筒，其声呜呜然。众花子数十人，横躺竖卧，塞满大门，喊声动天，震耳欲聋。

又见瞎子捶胸顿足，仰天痛哭，瘸子以拐击地，呼爹喊娘；哑巴以手代语，连比划带哇哇，忙个不停。其余人等，有的冲着孙家庭院，用头拱地，连声喊道：“帮帮吧！给点吧！”似以央求的口吻哀求着。突然，语调又强硬起来，高喊：如若不给，饿死不走！还有人单纯嚎叫，悲痛欲绝，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旁边猛犬数只，连刨带跳，又嚎又叫，仿佛也在示威。

人吵犬吠，惹得该家惶惶不安。左邻右舍，亦各惊慌，不知所措。

正在群情极度焦急之时，忽然，孙家房门一开，走出几名头面人物来。内有一人，高身材，胖体形，头戴红疙瘩顶的帽头，衣冠楚楚，立于院庭，高声喊道：“老乡近友们：请静一下！外地的朋友们：也请暂息雷霆之怒，请勿喧哗！有事可以商量，不要僵持下去。否则对双方，均有不利。我等兄弟三人，不揣冒昧，愿为你们双方，跑腿学舌。力求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愿大家，齐心协力，当事者更应心宽量大，不计前嫌！因此敢请陶、庞二位领队老兄，驾临上屋，希勿推辞！”

话声过后，不多时，场面骤变：鸣声停，嚎啕止，犬吠息。

协议结果：东家让了步，向花子队赔了礼，道了歉，并拿一定数量的粮米，供给花子弟兄们备用。

接着陶大筐头开了腔："我们这伙人，都是贫病交迫，外处流浪者，每至一地，就要打搅。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好善主乞讨。这本是给人增添麻烦的事情，我们能不以好言哀求，力免冲突？谁都明白，多交个朋友，多一条路，我们哪敢得罪于人？今到贵宝地，对有力善舍者，已先有耳闻。我们绝不强人所难。某些财主舍出点粮食，实属动其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且这种施舍，乃多年不遇之事。周济一次，按我队每人一餐计，总共不过耗费斗米左右，坏不了年成。济困扶贫，实属善事。常言道：'积善之家庆有余。'亦即善有善报，又何乐而不为？今者孙东家，一时想不通此理，对我们初见，即冷若冰霜，毫无同胞之义，哪有兄弟感情？倘皆如此，我辈将何以为生！思念及此，悲从中来，不免失礼，而于贵府门前，呼告于天，如天有绝我之意，亦即我等死有葬身之地。吾等此举，实出无奈。它既有伤于人，亦痛伙伴之心，吾人且忌之。今蒙各位先生，出面周旋，孙东家赏脸，我们本着感激之情，向诸位乐善者深表谢意！但愿双方兄弟同归于好！后会有期，就此告辞。"

于是花子队，吹鸣收兵，继而转移他乡去了……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算命卜卦和花子头

倪石岩

一

我在旧社会是个算命卜卦的“先生”，这里我把算命卜卦、测字骗人的手法披露出来，帮助那些有迷信思想的人不再受骗。

算命卜卦和看相测字都是假的，不过骗人的手法略有不同。算命的主要是用人的出生年月日时配成八字，附会上“星宿”五行，说出一套好话来骗人钱物；而看相的则是在人的相貌、骨骼、手纹等方面作文章。看相的名目行话叫强巾生意，算命卜卦名目则叫平巾生意。看相的骗人手法比算命卜卦的骗人手法要高超一些。过去江湖上有句俗话：“汉到研碾（卖药的）巾到强（看相的），胜似入阁拜相。”一般看相的只要做一棚生意，便胜过算命卜卦几天的生意。

看相的一般都是先看手，因为从一个人的手上，很容易发现他的职业特征。比如说，体力劳动者，手掌较粗，老茧一层，看相的接过来一瞧，便说你是“土形之掌粗，难免受劳碌；终日把活做，丢杈弄扫帚”。那些经常不参加劳动的人，手掌比较柔软，看相的就说他是“金形之掌方，不用种田忙；吃穿多如意，安然过时光”。有钱有势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留着长指甲，看相的就说，“水形之掌肥，吃穿自有余；洗澡剔指甲，不要费劳累”。看相的分别不同对象先用这些“行话”做了试探性的“侦察”之后，就从对方的服装、外貌、面部表情等方面来判断他的

身分、职业。这样的判断在多数场合下是八九不离十的，因而对方便觉得相命先生“真灵”，为之折服了。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一个人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他的言语行动，穿戴打扮，多多少少都要带一些职业性的特征。如厨师手上有油腻，染匠手上有颜色，渔民身上有鱼腥味，船民和陆地上的人走路姿势不一样。这些都为看相的推断，提供了依据。

算命卜卦也是听对方的口语，顺对方的话音来推断的。首先就是要“槐花子”（隐语），换句话说，就是套对方无意间漏出的话头，看相的又称此为簧头。比如来算命的人求问自己一生“几点子”（有几子），他在无意中首先就把簧头送来了。当然他是有子，才来问“几点子”，那我就说，最少成双成对，四个也是，两个也是。这好像猜四子宝一样，话是带勾的。假如有人问有子没子，他也把簧头送来了。我就说，子息如金。这样不论怎样理解都行。来人如问父母齐不齐，我就说，当然不齐；问先克谁，我就说，先克父，母在堂，先克母，同双亡。这是双关的簧头。若问兄弟几个，当然是有兄弟的，我就答有半桌，四个五个算半桌，三个也能将就算半桌；若问妻室有无，我就答，是早妻犯克。有妻的，这就是说他好吵架；无妻的，则是说他克掉了。

卜卦更是捕风捉影。假如有问病的，当然是病情严重，才来摇卦。我就答：病是不轻，赶快治疗，三几天病不加重，过个把星期就好了，三几天病如加重，病就缠手。问到哪方就医，则回答说：东西方就医都可。这话很活络，西南、西北，都能算西，东南、东北，亦能算东，拉扯四方都行。遇到问财的，当然是没有财的人，他才来问。那就回答说，财冲而散，不但没有财气，还要破财。这样的回答，话头也很活，因为赌博输钱、遗失财物、生意蚀本、或者被窃等等，都能算是破财。问官司，问其它的口角是非等等，都首先要听对方的口气，然后顺他的话答复。摇卦算命的一般须做到：一要小心留神，不要慌忙；二要脸皮放厚些；三

要随机应变，摸透对方的口气；四要少说话，言多必误；五要催客速走，以免露马脚。

总之，算命卜卦和看相都是骗人钱物的，丝毫不足凭信。旧社会我从事这种迷信职业，欺骗过许多人，现在感到十分愧疚。我希望至今仍用这类手段骗取钱物的人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也希望广大群众从我以上陈述中看清迷信骗人的实质，避免受骗上当。

二

下面谈谈六安“花子头”情况。

“花子头”并非真正的贫苦乞丐，实际上是解放前黑社会里的一种行业。当时的江湖上有九巾十八汉、七十二寡门，花子头行业基本上是在七十二寡门之列。其内部也有所区别，分为三种：第一种叫“灰窝”，第二种叫“西行”，第三种叫“背大强”又叫“背大筐”，性质极其复杂。总的来说，他们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为之效劳并危害普通劳动人民的寄生虫。下面分述三种花子头情况。

（一）“灰窝”。他们主要是在红白事上搞钱作为生活来源。逢到喜事、白事，他们替办事人家守大门，把“帅棍”挂在办事人家的大门旁，以阻止其他花子（乞丐）来向主人要钱。一些放高利贷、要不来利钱的人，也叫花子头代为索取（条件是要来后分给一部分）。欠债的大多是劳动者，当时有句俗话“花子头赛武举，要钱不敢还米”。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心比蛇毒，而花子头索钱逼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桃湾的农民祝根生欠地主宗鼎成的租子，被花子舒林、张兴榜逼迫，最后不得不悬梁自尽。花子头的另一个生活来源，是在赌场（不管官赌、私赌）要头子钱。我记得，有个名叫麻线的花子一次去老绅潘梦初家要头子钱，潘暗派人报官，把他抓去责打 40 大板。花子怀恨在心，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趁潘

外出行路，众花子把潘重揍一顿，然后逃之夭夭。

50年前，由河南开封来了两个花子头，一个名叫李三顺（外号李胡子），另一个名叫祁达开（外号祁老五，河南鹿县人）。六安有花子行业，可说是从他俩开始的。他俩各收徒弟若干。李三顺在城隍庙院卖草药，又有徒弟们供奉，每日三餐荤酒，任意挥霍（他喂的两条蛇每天就需喂3斤猪肉）。祁达开和李三顺系师兄弟，他也是由徒弟们供奉生活的。只要当了花子头，有了徒弟，就不要自己动手去干，照样有吃有喝。他们的行话是："花子头一班，强如做官。"

他们收徒弟没有字派，自清朝道光年间河南的华子林开始，算第一众；到李三顺、祁达开已是第六众。他们称老师父为当家的。升到当家的位置是不容易的，只有在老师父面前十分忠实可靠的人，老师日后才可能把当家的位置传给他。

他们有不少的暗语（也叫"春点"）。如吃饭叫"上啃"，钱叫"拦"，男子叫"盍码"，妇女叫"利市"，老头叫"苍码"，老妇叫"苍利"，小孩叫"减壮子"，小女孩叫"减利"，山村叫"架子上的"，船户叫"瓢子上的"等等。

（二）"西行"。他们以打莲花落子为业。他们的唱词有三种：先是唱软词奉承你；你若不给钱，继之则唱硬词逼要；再不给钱，就唱骂词。他们的行话叫"钱逼到手，丢开再走"。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事拐骗幼童和少女的罪恶活动。他们把拐来的幼童和少女，卖给官僚地主做使女、家奴，或者卖给妓院、外国厂商，不知使多少家庭骨肉分离，多少无辜的幼童和少女落入火坑！

（三）"背大强"，又叫"背大筐"。他们表面上以砸乌龟卖肉为生，实际专干黑地的勾当（抢劫孤客）。他们的特征是手拿一根铁制的旱烟袋，暗带匕首，在要道口的路边树林中或庄稼地里，伺机抢劫孤身客商。

我还记得在倪系军阀反动统治时期，一天黄昏，有一南方商

客只身行至六安城东锅底山，被两个花子头拦住，一个持着铁旱烟袋，另一个手持匕首对他威吓，并把他捆绑起来，搜去他所带的银币 80 余元。英山县客商胡自有被劫后，感到没有生路，就在西门外永安桥投河自杀了。由于“背大强”的花子头对捕差素有贿赂，捕差对他们也有暗助。抢劫胡自有的花子头把赃款的大半送给捕差班头方标，这起谋财害命大案便一拖了事。

“背大强”花子头收的徒弟，要对老师尽三年的义务。三年中徒弟搞的钱，完全交给老师支配，平时徒弟如果遇不着“买卖”（抢劫），砸乌龟卖肉的钱亦要交给老师。他们还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侵犯他人的势力范围，就会受到众花子头的处罚。

他们的暗语，也叫“春点”，花样也不少，大抵与前面“灰窝”所用的暗语差不多。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无锡的乞丐与叫化甲头

张大年　龚　江

乞丐，无锡人称“叫化子”。清末民初，乞丐因其手法、来源的不同，有许多行当。江湖上人称为“流、蠹”两门。

“流门”包括医、卜、星、相、地理、书、画、棋、说书、弹词、木铎、募化、花鼓、唱莲花等。

“蠹”门，分东行、西行两类，江湖上有“三十六大蠹、七十二小蠹”之说，“东行”有水碗、流星、黄藤、铁剑、转碗、硬彩、红相、观音等蠹。东行大多来自外地，每年来本地三四趟，有“当家”带领，互不闹事，这些人在家乡都有家室。“西行”有余香、流子、大开口、闭口功、金刚子、扒头子、古腔照子、罗成、丧门、清靠、哀怜、访窃等蠹。

“流门”类大多后来演变成专门职业的行当。他们或凭一技之长，或凭巧言投机钻营混迹社会。如其中的“医”是指没有正式挂牌营业的江湖流医。搭棚帐摆药摊的，称“铁捻子”；手摇串铃四方行医的，称“虎铃子”；推独轮车，撑一顶大布伞的，称“车轮子”；牵骆驼，相面兼行医的，称“顶峰子”；自己手提药包走街串巷的，则称“大小包”。这些人有些医理常识，但也不乏“识真病，卖假药”的江湖骗子。他们和书、画、棋、说书、弹词等行当一样，以一技之长求生存，而星、相、卜、地理等行当，则凭三寸不烂之舌，搬弄一些阴阳八卦之类糊口。

综观流蠹各行当，名目繁多，手法各异的乞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以说唱方式行乞，如花鼓、唱莲花、大开口（唱京、锡

等剧)、木铎等。“木铎”这一行乞方式很特别，乞者身穿黄布对襟罩夹，头戴红翎单帽（清朝官服），右手持木铎（即木制的铃），左手持一人高的竹片，上写“……木铎传法令，大众要静听，做官要清正，勿贪不义财，莫作伤天事，父、母、翁、姑要孝顺，买卖要公平，务农为根本，做工须勤恳。忤逆不孝奉命打，贪官污吏不容情，木铎奉钦命……”行乞者每到一家门口，就唱着竹片上的字句，唱一句、摇一下木铎，传说这是皇帝封的，手里的竹片是钦赐的，如有忤逆不孝、贪官污吏可以用竹片打之。

此外，还有以“文人落难”自称的乞讨，如“唱道情、唱春”等，他们不用手接施舍者的钱物，前者用简板（用两片竹片制成的拍板），夹住钱物放入鱼鼓（用一竹筒打通里节，下面蒙皮）之内；后者以打锣的木制春板把钱物放入春锣之内，再把钱放入钱袋内。他们的唱词，按对象不同，如到居民家，则唱劝人为善，为孝或吉利词。

二、以技巧杂耍为乞讨手段，如流星、黄藤、铁剑、转碗、硬彩、访窃等。这些人携带碗盆、木棍、竹制的小竹梯、小刀、枪等物，铁剑、黄藤条、绳索、玩些水流星、火流星、吞铁剑，两鼻孔插入藤条等，用小木棍以嘴咬住，另一端将木棍竹梯刀枪等顶上的小杂耍。“访窃”则是一边敲竹片，一边吹口技，都有一定技巧。“硬彩”就是表演顶功，乞者可随店家的不同而用鼻尖顶粮店的斗，肉店里的斩肉斧头，茶馆里的长凳等。

三、以摧残自身的苦肉法行乞，如“水碗蠢”把挂着水碗的长铁针插入手臂肉里。“观音蠢”把点燃着香烛的三叉形铁架插在头顶；“红相蠢”（两人一挡）用剃头刀割自己头上的老疤，血流如注，以求取施舍。

四、以假象骗人谋取钱财，如金刚子、扒头子、古腔照子、罗成、丧门、哀怜等蠢。他们装成血淋淋粘糊糊的烂手烂脚、假瞎子、假哑巴，装出各种病态惑人；“丧门”则是身穿白衣，腰系白

带，谎说死了父母、丈夫，求化丧葬；“哀怜”则捏造种种冤屈或遇灾等文句，摊在面前自己长跪路旁，或以中外两文以粉笔写于路旁，内容是××大学生失业等等，骗取同情，以求钱财。

五、以宣扬佛经，呼求行善为手段。如“余香囊”：乞者胸前挂一盘子，内放三官菩萨（或观音菩萨）香炉、木鱼，每到一家，手敲木鱼，口念三官经、观音经或文明宣卷（以善恶报应，佛事因果为内容）求乞。还有一种“募化”，假冒僧人，并无寺院护照路凭，却也鱼目混珠，四处募化，去修他的五脏殿的。当年，有一个人叫陈佛者，平时身穿僧衣外出募化，回来造房砌屋，养妻育儿，生活倒也很富裕，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乞丐万元户”之滥觞了。

六、以小动物做幌子求乞。这类人往往牵着小狗、小猴子之类招摇乞讨；而“流子”则是专门弄蛇的乞丐，他们手里拿一条蛇，一边盘绕伸缩，一边嘴里喊着“龙来龙来，四季发财，大老闆给点吧！”不给钱，就放蛇吓人。

另外，还有一种“清靠”，又称“瞟乡亲”、“点抢”，大都是些瘾君子，见熟悉的人就开口借，但有借而无还。还有一种米行失业者，就到各行去“讨样包”（各种粮食的样品包）。

随着时节的变化，有许多临时性的乞丐上街乞讨，行乞手法千变万化。如春节里，“贴财神”、“跳财神”、“跳狮子”、“麒麟送子”等，这些要几个人合起来敲锣鼓一同乞讨，这种以讨吉利的乞讨手法是最灵验的。冬天还有一种“黄牛叫”，一人装黄牛，用麻袋套头，袋底两角扎成牛角，另一人牵着唱：“黄牛到，生意好，先生老板赚元宝……”袋中人不时应声学牛叫。雨天有种“乌龟”上街头，乞者头上套一柴圈，扎成头尾和四脚的龟形，脸上戴柴圈眼镜，手里摇着破蒲扇，到店家门口跳着，嘴里唱着“乌龟（jū）上街头，生意闹啾啾，线香鼻子，橄榄头，大乌龟出在四川峨嵋山，小乌龟上海阴沟洞里吃泡饭，大乌龟哪哼叫？呷呷呷，

小乌龟哪哼叫？叽叽叽，大小乌龟一道叫呷呷呷，叽叽叽，勿要叫，勿要闹，问老板先生讨个铜板卖药料，药煞（死）乌龟勿来讨。”用吉利话来获取店主欢心。

除此，还有硬要强讨的，无锡话叫“强皮头叫化子”，他们往往以几个人围住店门，吹的吹，敲的敲，吵闹不休，不让顾客进门，给了钱才走。有一个称为无锡八怪之一的虎大宝，乞讨时带一个年轻的丐妇叫阿梅，表面上说是女儿，其实是老婆，每到一家门口，高喊“讨光一个咧！”非给不可，不给就又自称“大少爷讨光咧！”（据说他的父亲是清末的小营官，驻南水仙庙。）如再不给就要甩你家的东西，此人后和阿梅生有一子，把讨来积蓄购房子，后来死于平民习艺所（南禅寺内）。

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叫化子队伍，清末衙门设“叫化甲头”来管理这些人。

“甲（音 gā）头”负责把乞丐组织起来，指定几个丐头，规定哪一伙乞丐可以在哪一带地段住宿行乞。规定农历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廿三这四天可以“自由活动”，其余日子，则只能在指定的地方行乞。甲头每月在衙门里领取俸银，但为数极微，主要收入是向各行业商店收取“月规钱”和逢年过节的“节规钱”，此制据说起于乾隆下江南后。

清末，有一个统管锡、金两县乞丐的甲头，名叫葛桂先，估计生于清同治、光绪年间，死于民国十年左右。人称小甲葛桂先，混名“葛直脚”（跛子），湖北人。原在武汉军营当兵，因罪发配到无锡，派到南门驿站（即今南长街马昌弄）养马。此人行伍出身，颇有养马经验，加上善于鉴貌辨色、献媚长官，得到知县的赏识，派他当了叫化甲头。他栖身于马昌弄旁关帝庙平房内。葛桂先有一根知县发给他的旱烟筒，这就是他的“权杖”，据说可以用此责打不服管教的乞丐，打死了不要抵命。

当时的驿站旧址在今马昌弄口的长街油麻商店，养马场旧址

在现马昌弄粮店。驿卒多数利用甲头和大丐。驿站往南是关帝庙（现为私人住宅），今长街百货商店是当年的萧王堂（内供汉萧何神像），这里即是葛桂先的“公堂”。凡不服管教的乞丐，都拉到这里刑杖责打，直至处死。有病的乞丐，这里也予收留，住在“西理院”（今马昌弄 40 号）。乞丐因病死亡者，可向善材局要一口薄皮棺材装殓掩埋（善材局旧址，即今凤凰理发店）。驿站周围，旧称上牌楼，专供投递公文，邮件之人停息和更换驿马，并作迎送过往官员之用，本县县官离职迁升时也由地方绅士送至驿站换乘官船。而退休官员则送到今大公桥处的“下牌楼”。

葛桂先的收益，除了“俸银”和“月、节规”外，凡有婚丧喜庆人家，都有他“小甲”一份“例钱”，他要负责就安排好乞丐，维持秩序。婚、丧规模大的，也要请他吃酒饭、糕点等。丧事则派大丐去击鼓敲磬，另有开支工钱。如果哪一家触犯了他，一声令下，众乞丐就会川流不息地来到这家门前，连连乞讨，高声吼叫，甚至假装斗殴，阻塞交通，闹得你六神不安，无法办事。

后来，葛桂先积财成富，在南门湾头上南端，向县衙门廉价购买一块官地，建造了三开间三进的木结构大房子（第二进大厅，曾开设彤苑书场）。葛桂先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代“乞丐世家”。当年北门天四图的小甲叫唐桂大，是葛桂先的儿女亲家，他的小甲也是葛给他当的。

葛桂先生有四子三女。三女分别嫁与张姓、邓姓、鲍姓三家，四个儿子：阿听、根盘、阿和、阿黑，其中根盘早亡，小儿子阿黑唱徽调营生，其余两个儿子吸鸦片，到 1942 年，他们把产业挥霍殆尽，那幢三开三进的大房子也卖给了人家。

选自《无锡文史资料》

江湖丐帮名堂多

曹俊山

乞丐讨钱要饭有多种要法。如手打竹板唱着要的，碰到什么店铺唱什么，红白喜事赶堂会都有专题演唱。当然也有些笼统性的唱段，例如：

挨过打，受过骂，好歹学会江湖话；
江湖话，江湖口，走遍天下交朋友；
说朋友，道朋友，秦琼当过马快手；
秦琼当过马手快，好汉出在瓦岗寨；
瓦岗寨，大有名，有个八弟叫罗成……

总的说来，乞丐讨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文讨，二是武要。在文武两类之中，还分多种形式花样，而且都有其名目。一般地，多数乞丐都参加到他们的组织之中，这个组织称为“丐帮”。丐帮是江湖中很大的帮派之一，有一套严密的帮规。中国的丐帮也分为南北两大派，几乎在大小城镇、江湖码头都有他们的组织，叫“拉竿子”；帮里面也分班分组分职业。文讨中包括群活数来宝和各种吹打弹唱。有的靠表演文艺节目去讨要；有的席地而坐，闭口不言，以一张求告书招人围观而进行讨要；有的妇女抱着小孩哀求讨要；有的脸涂黄蜡和腿造假疮，装病讨要；有的把“病人”放在医院门口痛哭流涕，求人行善帮钱住院讨要；有的佯装被扒手偷了钱，为求路费回家而请求帮助；有的装成出差公干，手拿被割了口子的提包而向人告借；有的打扮肮脏，在饭馆顾客面前作些肮脏动作而进行讨要……如此等等。凡是依靠技术、依靠怜悯而乞讨的，都属于文讨，也叫软讨。

文讨中靠技术的，4 人数来宝最典型。其中一个手拿两块牛骨的称“哈拉巴”，此人为该组的总负责人——“老大”，调遣一切行动。第二位和第三位是打竹板的，分左右两边站立；第四位是打金钱板的，站在两位打竹板的中间；而“老大”则站居中间位置。这是他们的基本队形，但在演唱中还常有队形变化，如一字形、扇面形或两左两右等。现在人们已很少见到打竹板和金钱板的演奏。打竹板是右手持两块大笔直板，打基本节奏；左手持六块小竹板（又叫碎嘴子），专打花点。打金钱板，是左手持一长一短的笔直条板，板条上竖着串成上三下四的一对对铁皮钱；右手持一根两边带锯齿的小竹尺，边敲边划。牛骨、竹板和金钱板配合，敲打起来颇为好听，有板有眼，节奏轻快，音色变化和协，是一组传统的民族轻击乐队的精彩演奏。如果是红白喜事赶堂会，在唱之前先打一通，不但在节奏的打法上有轻重快慢，而且还带“撒手活”的杂技性表演。如笔直板对打，竹板飞空，以及“张飞骗马”、“苏秦背剑”、“手摇风车”等花样。打金钱板的，手中的小竹尺也带“撒手活”，边敲边划边在空中上下飞舞而且越打越快，紧凑热烈，打得人们心花怒放，喜笑颜开，非让你鼓起掌来叫好不收场。唱词也分两种：一种是死套路，一种是活套路。所谓死套路，就是属于一种固定的唱词，如结婚、殡葬、祝寿、开张、年节、拜神、求雨等，都有专题专用的固定唱词。例如赶红事堂会时，当鞭炮一响，新人拜完天地后，他们就在大棚里出现了，先敲打一通“天下同”，便开始唱喜歌。不管前面唱哪个段子（喜歌段子有好几种），均属言前辙，最后一定要结束在：

笑谓喜，喜谓先，五彩祥云上下翻，
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荷合二位仙。
笑谓喜，喜谓先，五彩祥云上下翻，
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人刘海撒金钱。
金钱撒在府园内，富贵荣华万——万——年——！

最后冲着东家主人一齐拱手道："给东家道喜啦！"执事人则高喊赏钱多少多少。赏钱的叫数也有个规矩，叫的数要比实赏的数多十倍，如赏10元钱，就高喊："赏洋100块！"4人齐答："谢！"三声答谢后，由领班的"老大"上前领赏。红包不能用手接，要用右手的牛骨板平面朝上接过。若"老大"不在场时，由竹板代接，这是江湖丐帮艺人的规矩。

像这种定辙定词的死套路，不叫"数来宝"，而叫快板书中的"唱赞"。它与数来宝有什么区别呢？数来宝的艺术特征在于两句一转辙，辙韵随着上句尾，即上句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辙，下句的尾字音就随什么辙；也就是说，由上句改辙，由下句随辙，若上句辙没改，下句也不改，上转下随，灵活自由，这样，既有辙，又不受辙的限制，唱者见啥说啥，临时现编，给即兴发挥带来了方便。例如：

挨过打，受过骂，好歹学会江湖话；（话与骂同辙）
江湖话，江湖口，走遍天下交朋友；（友与口同辙）
说朋友，道朋友，秦琼当过马快手；（手与友同辙）
秦琼当过马手快，好汉出在瓦岗寨；（寨与快同辙）
瓦岗寨，大有名，有个八弟叫罗成。（成与名同辙）

这就是数来宝的转辙规律。这种数来宝的辙韵规律，也是我们中国民间诗词中特有的一种辙韵规律。唱者掌握了这种规律，便可见什么唱什么了。有时是现编的，而大部分是事先编好的，起码有了大概套路，在基本套路的基础上，临时换个行业名称就可用。还有些通用的唱段，不管对什么商店买卖，都可以唱用。

例如：

这几天，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
您发财，我沾光，您吃肉来我喝汤……

像这样的唱词，在什么店铺前说唱都可以，只要把掌柜的给唱乐了，钱也就到手了。凡是有专词买卖店铺的，还是尽量专词

专用。专词专用效果更佳，钱也比较好要些。例如，走到了棺材铺，他们就唱道：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
掌柜的棺材做得好，一头大来一头小，
装上死人跑不了。

又如，来到一家自行车铺前，唱道：

打竹板，往前挪，掌柜卖的自行车。
自行车，真不赖，骑车准比走的快；
女坤车，没大梁，骑车就是不上房；
自行车，真正好，就是不能横着跑……

他们也不光是尽唱好听的奉承话，有时碰到掌柜的不给钱，又撵又骂，把他们惹火了，也有些难听骂人的词，什么不吉利唱什么。例如：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杂货铺。
你这个掌柜真见鬼，烧酒里面掺凉水。
香烟茶叶长了毛，半盒火柴都划不着。
大秤买，小秤卖，说你多坏有多坏。
滑石粉往面里搁，说你缺德不缺德！
你不给，我不要，省下钱来去抓药，
要是吃药不见效，你可千万别上吊。

又如：

说没钱，真没钱，哪天都赚好几千，
家里还存几十万，房子盖了几百间。
那房盖得真好看，上上下下是金砖，
房梁都是檀香木，窗户周围猫儿眼，
糊顶棚，绫罗缎，屋里墁地铺洋钱……
少掌柜，别生气，你不给，奔正西，
我到戏院看大戏：

乌龙院，带杀妻，生气的妈妈阎婆惜……

旧社会买卖人都愿意求个吉利，你说这四个横在门口一条线，挡住门口不走，还怎么做买卖？再加上连连不断地唱些丧气的话，招得过路人都围上来瞧热闹，闹得你一整天也别想好。乞丐要是耍起无赖来可不是好惹的，他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身后有庞大的组织和后台——花子头！他们认可不讨要，整天轮班和你泡，店家泡得起吗？

那么武要又是怎么个要法呢？他们多是运用各种不同的表演手段。如有用砖头自打脑盖的，有用菜刀自拉脑皮，血流满脸的，你给不给钱？不给就继续用砖打，用刀拉。还有的跪在地上，脑袋碰石头；有的用铁锥穿舌头；有的用钉子钉手背；有的用铁钳自掰牙；有的在饭店里往顾客饭菜内吐唾沫或用脏手乱抓；有的大人打孩子；有的丈夫打妻子……等等。心慈面软的老妇少女，以及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见这些情景，生怕出事，赶紧扔钱就走。其实这大都是一种表演，说穿了，都是江湖生意门儿，有的属魔术门子之道，有的属于气功性的表演，有的少不了一番出血见红的化装术，连那抓菜的脏手都是化了装的。

人们对职业乞丐的内部生活缺乏了解。就今天的香港乞丐为例，有些老乞丐家里儿女一大群，干什么的都有，唯独他自己舍不得乞丐生活。早晨起来吃罢早点，当然少不了牛奶、咖啡和煎鸡蛋之类。别人上班走了，他脱掉睡衣开始化装，打扮成乞丐模样，手拎四个喇叭收录机，到街上把机子打开一放，事先录好的乞求词句注入过往行人的耳中，以此现代化的方式讨要。晚上回到家，把装一卸，进浴室里洗个澡，换上了时兴西服，坐在客厅沙发里看看电视，或拿起电话和同行朋友聊几句天。像这种现代化的乞丐生活，你能相信么？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然，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乞丐都这样看，乞丐多数是贫穷的，是受人欺压，被人看不起的。就是在职业乞丐中，富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尤

其使人可怜的是那些非职业性的属于丐帮以外的乞讨者。乞讨者们为生活所迫，流落街头餐风饮露，他们既没拜师，又没入帮，不会文武活，往往饥寒交迫，朝夕不保。然而不晓丐帮内幕的人，很难看出谁是真穷的乞丐。

丐帮群落里面有拉竿子的“花子头”。人们常管乞丐叫“叫花子”，花子的首领便叫“花子头”。花子头不是一般讨要者所能担任的，都是那些地痞流氓，把头恶霸或有“文化”的讨要者，这些人往往又和青洪帮、交易所、黑道中的五花八门来往甚密，与黑社会势力搭上了勾。他们并不出街讨要，而且还做生意，诸如开赌场，当人贩子、贩卖毒品、开私窑子（妓院）、扛子铺、吹手房，等等，也许本人就是青帮头子、洪帮花冠六爷。即使是官府地方官，在一定范围内，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都少不了他。

花子头手里有一根皮鞭，是专治乞丐用的刑具，也是花子头的一种权力象征。只要帮中人犯了帮规，轻者驱除出帮，赶出本地，重者打死勿论。要说这根鞭子为什么这样厉害，还有一段非凡的来历。

传说，当年唐明皇被皇亲奸臣迫害，化装逃出宫殿，流浪江湖，落入讨要的乞丐群落，交下了不少哥儿们朋友，成了花子们的崇拜者，当上了花子头。不久，他的皇帝身分显露，众乞丐跪拜真龙天子，发誓要为龙头大哥报仇。唐明皇说：“有朝一日，重登宝殿，朕要把所有奸臣坏人杀掉，让咱们穷哥儿们扬眉吐气！”丐帮兄弟们问：“到那时您还能认识我们这帮穷哥儿们吗？”唐明皇为了不忘共患难的穷哥儿们，用皮条编制了一根圆桶龙形的黑皮鞭，起名叫“龙鞭”。然后把“龙鞭”挂在墙上，双膝下跪发誓道：“这把鞭子上打君、下打臣，亦打丐帮变心人。我登基后若变心，你们任何人都可用这把鞭子打我，打死勿论。”唐明皇留下了这根龙鞭，并被敬奉为丐帮始祖，千百年沿袭下来，乞丐们见了鞭子又敬又怕。

花子头权势很大。例如某大户人家办喜事，不管是结婚或祝寿，一定要把花子头请去坐上席，求他关照。花子头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到了东家先把龙鞭挂在大门外。花子们来了，一见门外挂有龙鞭，知道头头在里面，不敢撒野猖狂，东家给多少算多少，不给就走。若是东家没请花子头，或是得罪了他，他便把诸行乞丐召来，进行一番布置，按照各班组，分拨轮流到办喜事的人家去搅闹，什么不吉利唱什么，给钱也不要。因为花子头打了保票："一天的饭钱花销由我拿，闹出事来我担着！"

东家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拜托"劳头忙的"前去找花子头说情谈判。这"劳头忙的"与花子头往往有关系，或许是结拜兄弟，或许是洪门袍哥，青帮同参。有时"劳头忙的"有意不请花子头来，事先作好了扣，到时就派人来捣乱，闹得东家无可奈何，"劳头忙的"再出面说和，花子头价码要得很高，经过几番周折，基本谈好之后，还是要把花子头请到厅堂，待如上宾。东家派人把款送到花子头指定的地点。这笔钱分三、三、四，或三、二、五份，即"劳头忙的"拿三成，参加的乞丐拿三成或二成，花子头拿四成或五成。这种敲诈生意门在丐帮内叫作"吃大头"或"吃肥羊"。

他们这些丐帮群落，除了讨要的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兼职"炒耕"，施展出扒、盗、抢、骗等各种招数捞外快。别看他们讨要时一副可怜相，花起钱来可大方着哩，那真是有钱就花，大馆子，大戏院，大妓院，大赌场，挥金如土，放开量地享受，花完了再去讨或去"炒耕"。他们也非常讲究仗义疏财，以义气为重。在某种意义上讲，丐帮还是容纳江湖诸行的一种综合性组织，它表面上属于江湖白道人，而实质上却属于黑道中的帮派，是江湖中一种两栖性的奇特组织，而且是被江湖和黑社会所敬重的帮派组织。

选自《黑白人生》

旧泉州的乞丐

陈允敦

乞丐来源：乞者求也，讨也，求乞与乞讨，都是指有所欠缺而无力措置者，祈求善心人士赐予者也。衣食无着向人乞求分食或赐食，为乞丐也。

乞丐二字常相连但不相等，丐原指惰民，相传其先为宋之罪俘，被列为丐户，待遇不得于民等同，世代专服贱役，不敢齿于平民，这是一种政治处分。至雍正年间才削籍而与平民一样看待，故泉州人呼乞丐为“乞食”，还比较正确，因其出于无衣食而求乞也，其原因只是穷极而已。乞食本人及其后代经济与技术若能提高，则可自由参与文武典试，盖非娼、优、皂、隶可比也。

乞食各地都有，穷极为糊口计，非乞讨无以维生，所以昔时冬寒被冻馁，而路毙者时有所闻，因此自古政府，即设有救济院一类的机构，非徒救济，亦藉以整饰市容也。

乞丐帮会种类：

泉州乞丐可分为1、本地乞，2、外地乞，二者又各分为入丐籍与不入丐籍者。

本地丐人数最多，因此势力也最大，清末其丐首大本营设在进贤宫，即明代末期的救济院，部分居雷公厅（与进贤宫相距百余步，在现在幼师以西），据府志载：进贤在平水庙附近，因此俗隐语“乞食至平水庙了”隐语是“到本”（营）了。

进贤乞食原只是救济院收容的残疾人员，没有管理员，公家按月拨给经费，其后公费无着，管理员便变通办法令残疾者出门求乞，所得上缴，衣食仍照样由院供应。后来不知从何处流放一

群少数民族，亦拨救济院剩屋居之，这批人多雷姓，是因其祖上犯罪而被定为“丐户”。丐籍比平民低一级，不得和平民通姻，职业亦仅限于猥贱者，如扫除淤秽，清理死畜，以及“调虎”（抱死尸入棺）等，即使他们发了暴财，亦不许纳资为吏，至雍正元年，全国丐籍皆予取消，丐户们多迁居他处谋生，余在进贤铺已无几。丐民原供雷公，曾建一庙曰雷公厅，后因雷姓多他迁，雷公厅也就由非雷姓的乞或脱籍丐插手了。

至于乞食则因肢体残疾，不像丐籍之可以脱，故终身是乞食，老乞没故，新乞复入，因此，救济院就被呼为乞食营，世袭罔替。他们也建一座庙，内祀观音，呼曰观音宫，古来乞食头是世袭的，到了辛亥革命后，谅是强者为首，民初有一个乞首常出门贴葫芦单收钱，人呼曰大脚成，未知其姓，掌权很久，既设，继之者名廖炳，任期不长，解放前就去世，据云此二人皆属雷公厅派下。

丐首（丐帮帮主）是世袭的，有妻有妾，生活丰足，故虽名丐首而富于平民，故人都呼其为帮主。亦常有朝歌夜弦，且一杯在手者，年节世事的排场，都超过平民，每逢八月初三日进贤普度，便大排筵席、演戏。酬神、吊祭孤魂野鬼。因每个乞丐总携带一只草袋（呼为“加字”）以便收藏乞得钱物，及少量粮食，为丐者要入丐帮，则应先交一笔入帮费，并当众向帮主宣誓遵守丐帮规章制度。并将乞讨所得悉数上缴，遇有特殊任务惟帮主之命是从。平日乞讨所得缴交帮主财物，遇到风雨无法行乞时，帮主须维持其生活，且给以集体居住的权利。约定之后，帮主即将红线在其“加字”（草袋）底缘缝上一环，人家一看便知他是入了丐籍，不敢随意加以侮辱，倘遇到乞丐违反帮规法纪，应加处分时，亦应先将“加字”高高挂起，然后加以处罚。盖挂起了“加字”，就是先尊丐帮首领之意，倘不挂，妄处罚，帮主必带群丐与之交涉，索取赔偿，非花巨款难以平息。因此泉州人说“乞食要做，‘加字’就要串底”。要是未经“串底”的乞食被人欺侮，就只好

吃亏了。串底的乞食为数甚多，非进贤宫及雷公厅之所能容纳，而且泉城甚大，势必分角落设站居住，则行乞亦较方便，初时分设五院，其后不止此数。计总院设在进贤宫及雷公厅，五院即：①百源，②南教场官厅后，③东门王公宫（李公祠附近），④西门养济院，⑤新门吊桥头。后又分住于后尾池，海滨邹鲁，铜佛寺，港仔墟宝海宫后，番佛寺，死猫巷，洪衙埕，何厝祠，芋岸，东桥头等地，帮主势力越来越大。

至于未经串底入帮者，则随便东迁西徙，凡可供避风雨而距宫庙近者便可栖止，但因无丐首之保护，常须挨饿，且每被邻近居民驱逐。

帮主虽向诸串底丐收取每日所得，所入甚为零碎，无法达到积谷防饥的实效，所以丐帮的大宗收入就是“贴葫芦单”。此单乃一张木版印的小纸条，上印一个小葫芦，内写“兹领到贵府钱__千__百__十文，前去分散五院流丐，不敢一人到此来扰，立此为据”。城中人口众多，婚丧喜庆，都是乞食求讨的好机会，倘不请帮主，则散丐一个接上一个来乞，主人势将难于应付，故宁愿花较大的一笔，以免门庭塞满难堪的乞丐，大碍观瞻。至于未串底的本地丐，丐首也能设法施加压力，让他们也不敢来索，因此葫芦单价值就在此。但若第一次和帮主讲不成价，不欢而散，那么事情就僵了，再次协商，势非前索的数目双倍不可，否则就会招来一大群残疾的病丐堵塞在大门口，令贺客无法进出，而大煞风景。此外每逢四日帮主来贴一次葫芦单，索款颇低，每户只一角左右而已，但是挨家挨户地贴，收入也不少。正月须过初五才可行乞，这段日子由帮主款待丐者生活，否则人家可以扭打。至于每逢普度，重普或其他小节日前后则令所属诸丐，略分角落，挨户求乞，但以不过分扰民为度，人家亦无甚怨言。

丐帮首领须信息灵通，恰如做官一样，①须熟记“护官符”，即某大家、巨室，以及某新贵，不可轻意向乞，例如清末的观口

黄、上峰陈等，丐子丐首皆不敢望其门；②向管理丐的官吏年节送礼；③向择日馆（如洪潮和的继成堂）送礼，才能确知某家有红、白事；④须和彩亭店（从前设在西街头及南岳）以及送嫁妈、道士头、神姐等有交情，才可预得哪家有红、白事的消息。

寿庆之家如不通过丐帮帮主，擅自许愿，发放乞丐银两者，常惹上许多麻烦，如石头街的伍泽民六十寿辰，就是花钱找麻烦。

一年中有多次佛生日，如：关帝爷、花桥公、奇仕妈、天妃妈、玉皇上帝、湖下妈、藏脚妈、铁炉庙妈、星主公、浮桥观音妈、接官亭妈、后府尾、义成妈等生日，有串底及无串底的散丐皆可在道路两边坐地念唱：阿官，阿娘，您也好心，您也好量，一文尝我咧！路过者多是要祈神也就乐于施舍些零钱。

其他如遇有清理污物，清除死猫死狗，甚至路旁尸，水流尸亦多雇丐处理。至于每逢立春前一日“迎春”时的杠春牛者，则专由丐首包办收费，而遣健壮丐往抬，这个任务不好担，因一路上青少年都持砖、石在手，春牛一到，便见砖石向牛掷来，而多数却专喜掷向抬春牛的乞丐以取乐，故无人愿抬，只有帮主用命令指定某丐，非往不可。欺侮乞丐确是泉人恶习。

新门吊桥头及南门护岸头二营乞丐，作业多半是包葬死孩子及“调虎”（装尸体入棺材），此业既有钱赚，又有酒肉，只是次数不多，而且稍富之家则不雇丐，而另请高明者。

丐多残疾，亦有女性，其中又居住无定所，有的且自相配偶。

至于女性略有局部残疾而贫无可度日者，亦流为丐，据云死猫巷（前魁星楼附近）有不少这种女丐，以卖淫度日，每夜只收费二角，且须为嫖客补破衣，贫男也多往就之。

稍高一等的盲女，有老鸨收买养大，而令为盲妓，亦属乞丐一类。前清军驿巷有两三家，白天及上半夜管弦弹唱叫“四锦瓶”，可由人雇出，登台分坐二板凳弹唱，但目皆盲，而穿戴华丽，半夜则为娼。其所唱调亦皆丐调，据云其所用的月琴亦专属乞丐

所独有，形似北琵而柄长，且柄上挂着一串布条，上书曲名，以便主人选曲。

摇钱树的则为稍高级之丐，每出常三两成群，提一带叶树枝，上用红线结四五串铜钱，摇之则响，挨户去摇。二三人齐声喊“摇钱树啊！”便往下共唱（边摇边唱）“钱树摇得起，红旒伞，金交椅！钱树摇得响，剩钱剩银可买田！一摇兴旺，二摇发财，三摇双生贵子，四摇四代两公卿，五摇五男二女，六摇六国苏丞相，七摇七子八婿，八摇八仙朝国老，九摇九尚书，十摇十子十媳妇——恭喜发财啊！”主人对此不吝给予二枚铜片。

还有坦胸舞（俗叫“拍胸”）的一种高等乞丐，不乞钱，而由人自给，一群也常二三人，中一人打砰鼓，一人表演头戴稻草箍，上身赤膊，两腿半蹲而跃，边跃边唱，唱时双肘不停地应调击胁，两掌下击大腿，上拍胸脯，有时舞者自管砰鼓，自鼓自唱，唱词多系自编，善者每自插入新鲜时事，嘻、笑、怒、骂，很有意思，演毕，主人给予数枚，多至二角。遇有场地宽广时拍胸者多在稠人广众中表演，演完由人自由给钱。

清朝泉州“掌中班”甚多，其中有一位拿手者绰号“乞食豹”，他不是乞食，而是善演乞食，故乞食豹意味着善演乞食的豹司（布袋戏司父）。他演乞食各种动作皆维妙维肖，看到豹司表演，几乎可知乞丐生活全貌。由于乞食只是穷，但社会地位与民尚同，故乞食有时尚足自慰，每夸说：“雷公尚感我们的恩情。”原因是一妇洗裤，因望其速干，而敷于竹鸡笼之上，雷公恰要从笼下的地下上升，但觉笼上女裤（认为亵渎）而不敢发，时适遇一丐，见裤而人不在，遂窃之而遁，在地下的雷公甚喜，浊物已除，立即轰轰然上升天际。是后乞丐未曾有被雷击毙者，因此丐感雷德，而雷念丐恩，故乞食营建了雷公厅。其次是做过乞食尚可参加科举，出头有日，前途无量，故进贤宫两边联文写：“官居一品吕蒙正；位至三公郑元和”，借吕、郑二人皆曾做过乞食，而后竟然升至宰辅，

既足以自慰也可自夸。以前人家几乎家家养狗，乞丐要沿门求乞，犬实大碍，故丐出门，必持打狗棒，藉防犬啮，打狗棒也是丐帮的权威信物，又如入人家门，逢犬狂吠，丐便大喊“玉笏朝天，不许卿乱奏”，若被旁人轻视，则自慰曰：“有官无印，五谷在身。”

封建迷信时代，男丁稀少之家，偶举男婴，惟恐夭折，多信相士信口开河，胡诌：“该孩命贵，难于过劫，应拜一个命运极贱之乞丐为父，才得不殇”。因此有些乞丐被认作义父。城中乞丐义子最多者首推民国年间涂门街青瞟旦，此丐是个瞎子，而双脚又弯曲无法步行，只能双手托地移臀而行，土话叫“摧街乞食”，但他却非癞非癞，身上干净，又能坐于通淮帝庙口为善男信女解释签诗，于是人们多以幼儿拜他为义父，请旦用手摸儿头，要给他以契礼金，逢年过节，皆须给予钱物，据称旦的义子共300多名，而每个的生辰日期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到时他自己坐三轮车临契子门，契子家高兴地请他吃寿面，并送红包，所以旦的生活很富，勿须加入丐籍。他直活到解放后，享年90来岁。逝后却没有一个义子来送殡者，可见人情之冷暖。

不肖子弟利用乞丐行骗，“清末民初，有个从沪返泉者，穿着极为华丽堂皇，俨然一个富绅，在街道旁遇到一位乞妇，端详注视，假问姓名之后，突然显出悲喜交集之状，不顾路面污秽，跪拜于丐妇膝下，连呼阿母，声泪俱下。丐妇不胜骇异，“富绅”乃告以“我乃汝40年前丢失之儿子也，告以小名”，丐婆认为一点不差，遂雇轿迎回“富绅”家（临时租的），沐浴更衣，奉养优渥，丐婆喜出望外。一日绅告母，要为她祝寿，该做大号裙袄，且媳妇即将抵泉亦须裁衣以备寿辰穿用，且告以儿子是“绅士”，母亲要摆出大派头，少和人家讲话，十问九不答，或置之不睬。然后往雇一顶轿抬母到一家高级绸缎店，拣出20余匹最好绸缎给母亲过眼，问其是否合意，母不回答，绅乃告店伙，以母老眼花看不清，须持回给其妻细看，并告以我母暂留你店（意即，你可放心，

有母作押）便持布乘轿转弯抹角出城走了。店伙见久不来，问其母而不答，最后穷诘乃知是丐妇身世，事先为设局者侦知，然后假装认母，哄骗丐妇，再用丐妇抵押骗走大批绸缎。

“外江丐”指的是外省人在泉为丐者，他们来泉久住，原因约分二类：第一类，多是充军流徙流民，外地刺面押送进城，叫做“刺配”，向地方官报到，原应编入军籍供兵役使用，因官方要节省一口之饷，又要省却管理之麻烦，便发交流民头目（由官从流民中长期流放而较有能力者中选之）负责管理，令其生活自理，只要按期向管理员报到，一年中两三次而已。如有逃逸惟流民头目是问，这种流徙居住处由流民头目指定破旧宫庙，数人成团聚居。宣统年间余曾见涂门城楼角间住有四五人，另一小集团住宝海宫边，他们专管补碗补碟补玉环，其实凡磁的玉的石的他们都能补。这种人多数是出于江湖义气，在家乡干出路见不平，杀伤人命，而流放来的，故凡收补玉环或古玩虽价值千金，亦于补后如期送回，只收工钱，既讲信用又有礼貌。第二类是一些罪犯被押解出境前，由亲友纠集盘缠在路上花用，抵达后尚有剩余便作为资金放高利贷，泉人称为借流民债，月利息五分，到期不还，则伙同其伴前来逼讨。但亦有投机商人向其借贷。

破额丐，有少数穷凶极恶者，专携剃刀与小锤，选择几家怕事而有油水商店，按刀于额举锤欲击，而向店东要挟巨款（2元至5元），如不给则下锤而流血满地，大闹一场，势难收拾，故遇到这种乞丐，每要给予一二元，并要好话劝他早走为是。

北丐帮主有一专利权，俗呼“褙火照”，即用4×3寸的绿纸印就“水德星君”像。神像两旁分别印姓宋名无忌，火光速入地，往人家门口两边各贴一张，每年年底贴一次，贴后向户主要钱（火照费），每家多者给一角，贫者三分亦收，不太苛求。因他集少成多也，到了民初外江丐首亦向本地丐首看齐，每逢红、白事，及年关亦皆贴葫芦单而索款。

流动性的似丐非丐（北丐除了破额者都非真正乞丐，而是以杂耍技艺，邀人喜舍微利，以度日而已），应皆归属为跑江湖卖艺讨生活。种类如下：

1、狗舂碓，二人共携一小犬及一木小碓，每到一家门口，则放碓使狗以一前足踏而作舂米状，让小孩聚观以为好玩，然后索钱一二分已足。

2、三通鼓（知其名，而未曾见过）。

3、弄蛇，其人背上竹笼内贮几条驯蛇，到人家门口则抓出蛇在自己颈、背、头、手各处盘旋耍弄从而索钱，二三分已足。

4、每年逢淮水泛滥时期，安徽凤阳一带大闹饥荒，妇女（俗称凤阳婆）多携幼孩南下，沿途求乞，每家给五分左右，其余是变把戏，实是雏形杂技团，但过去的观点亦认为是丐类，谓其逢场作戏不务正业也，多择广场表演，让群众环立围观。演毕任意赏钱，多少不计。

5、走绳子，常是老夫妻带着男女孩挑一担工具，选好广场、树木架，上绷着大绳子，然后令一少女双手持棍在绳上行走并表演多种姿态，锣鼓助兴，然后由观者掷钱每个人一二分。

6、演猴戏，每班六七人，工具二三担一只猴子，一只白绵羊。此场面比踏索场地更要大，猴子驯到能自己开笼，戴帽，穿衣，骑上羊背，手持鞭，鞭打绵羊使跑，又会自挑各种衣服，自穿自脱，或戴不同头盔。各种动作逗人喜见，后由观者随意投钱。耍猴亦有一二人自行背猴沿人家门，弄而取赏者。因此俗语："乞食哄猴，猴哄乞食"。又说："猴死乞食无命"（无办法维生）。

7、鞭胸者：石压胸者，皆以武功娱人而鸠钱。

8、告地状背袱承，以白布写上其苦难情况摊在地上，让路过者见而怜之，投之以钱。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古汴乞丐生涯录

冯荫楼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三教九流会集之地。解放前，这里乞丐之多，也属罕见。兹根据当年的丐行头目董进才的口述和笔者曾经目睹过的史实，整理成此文。

董进才，盲人，自幼讨饭为生，直至解放。他擅长于以唱“莲花落”去讨要，开封叫做“响丐”。

乞丐，俗呼“讨饭化子”、“叫化子”，开封习称“要饭的”。行名称“穷教行”，江湖上称“杆上的”，又称“灰窝”，意谓衣着褴褛，满面尘垢，携棍子讨饭。

穷教行古称“丐帮”，属社会上“三大帮”之一。三大帮即：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者为一帮。据董进才谈，乞丐行敬的是范丹，尊称为“范丹老祖”。

乞丐行也拜师收徒，不过仪式比另外一些行帮要简单些。没有具拜师帖、契约合同一类的繁文缛节。但须有同行二人引进，亦即介绍。这两名介绍人，行语称“文武先生”。老师称“当家的”。徒弟行名皆称“二”，如姓张就叫“张二”，姓李叫“李二”。重姓者，依拜师先后或年龄大小，在“二”前加“大”或“小”称之。

行拜师礼时，老师、壶客（类似“总管”或“二当家的”）、文武先生必须到场，同行诸人也要尽可能参加。拜仪也是拈香、磕头，先拜范老祖，再拜老师，仪毕，一同吃喝一顿。馍是大伙讨要来的，拣好的吃，再兑钱弄几样菜，打点酒，就是一次美餐了。司仪和向老师敬酒者，必须由壶客充任之，别人不得僭越，以示郑重。

乞丐行的拜师收徒，没有“学徒X年期满出师”这一条规定。啥时候徒弟自己也收了徒弟，师傅给买口锅，另起炉灶，就算是出师了。要饭的“本领”是跟着师傅上街讨要过程中，留神观察，模仿而来，既无口授，更无文传。

凡拜师入行的乞丐，每天讨来的东西，都要悉数交公：馍放大篮，钱交老师。一般是住家户给馍，买卖店铺给钱。一些偌大生意店铺，往往连一分钱也不肯给。日伪统治时期，开封商会会长宋玉亭竟造了一种“假钱”，兑换给各商店，专作打发乞丐之用。这种假钱为一半截中指大小的钱片，上有“二厘五”字样，乞丐讨得后，再兑换成钱，就是说要够四家才共得一分钱。而宋玉亭等人却从中提成而发了不义之财。

钱，讨之不易，为数自亦寥寥。老师收管，平时也不敢轻易动用。只在因雨雪不能上街讨要时，拿出来以救燃眉之急。十冬腊月尚有衣不蔽体者，到徐府街估衣行买件旧衣。遇到治病，更得化钱。他们“师徒如父子”的观念很深，一行如一家，师傅就是“家长”，这个家是很不好当的。

乞丐也过“三节”，即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俗称过年）。其中以春节为重，到年三十这天，只讨上半天。这半天要得的钱，不论多少，一概归己。逢年过节，各行各业的徒弟都要给老师送节礼，唯丐帮例外，不但徒弟不给老师送礼，逢年老师还要给徒弟一点压岁钱，但徒弟在年三十晚上给老师磕头拜年是不能免的。拜过年就算“放假”了，可以各自上街游耍了。

过春节时，穷丐行也要吃“团圆饭”，过“团圆年”。酒肉馍菜以至油盐酱醋，均系讨要而来。开封丐行的规矩是，对酒店、肉铺，平时是不上门讨要的，只在三大节各要一次。当时开封有肉铺、肉架几十处，每处一次都要给二三两肉，对有名的乞丐头儿，至少要给半斤以上。给的肉当然不是上好的，多为边余“滚刀”之类。开封的酒店就更多。那时还没有瓶装酒，都是散装，每人可

以讨要二三斤。丐帮过年时一律吃大锅炖肉，数量不限，论碗喝酒，一醉方休。虽无七碟子八碗，可亦算过得一个肥年了。

不过罢正月初五，不去商店讨要，因那时的商店不过初五不开门。此时主要去住家户讨要，这比平时好要些，要得的食物也比平时好，馍是白的，也有给剩菜的，甚至还有给带汤的饺子的。头两天还可以，往后就不行了。因有些贫苦居民也加入了讨要行列。有些人家在蒸过节馍时，另做一些花卷馍（白面和高粱面各半，相叠多层，成方形或长方形，表层必为白面）、包皮馍（仅外层为白面，里边全是高粱面），也有蒸纯高粱面窝窝头的，备打发乞丐用。

丐帮有“三不留”的行规，即回家不留，当兵不留，另行谋生不留。只要一天不改要饭这一行，就得一直跟着师傅，受行的约束。另有几个“不准”，如不准偷摸绺窃，不准讹诈耍赖，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流氓鬼混等，违者当众责罚。谁的徒弟犯错，由谁的老师主持责罚，壶客、文武先生、师叔伯们、师兄弟们均须到场。犯者由师兄二人挟其跪下，接着老师即一一质问、训斥，犯者一一供认，并表示受罚“不亏”时，老师遂下令杖责。一开口就是“打二百拐青”，状甚森严。“拐青”，系行语，即瘸丐之拄杖。且“令”出为“山”，概不得求情保免。然又有化解之法。壶客首先开口说话：“犯此过错，行规难容，打二百拐青也不亏。念其已认错愿改，我替他担五十吧！”接着，文武先生、师兄师弟等相继照此办理，或分担三十，或分担二十，二百之数，一时竟能化为零了。但打还得打。老师又说了：“大家分担的都算，但十拐青不能少。”这十下又有“八轻两重”之分。前八下是高举轻落，点到为止，边打边喊数，如旧衙门打板子一般。打到第八下，老师大喝一声：“把拐青给我！”意谓嫌轻，欲亲自打。话音未落，行杖者陡使真力，啪啪两下重击，犯者疼痛失声，遂罢。按行规，老师概不准亲自动手，因徒弟犯错，就是给老师丢了脸，如亲责，盛

怒之下难免失手，把人打坏，还得大家养活。

“穷教行”是乞丐行的总称，其中分许多门类，在开封就有蛇丐、诗丐、喊街丐、拉破头丐和响丐。

蛇丐。以弄蛇为乞讨手段，随身带有大小蛇数条，择人稠又有适合的空地之处为场所，用粉笔或白灰在地上划一直径丈余的圆圈，众人围而观之。弄者或以大蛇盘颈、绕臂，或以小蛇鼻入口出，惊险迭出，致有不敢卒睹者。弄毕，即开始向观众讨钱。蛇丐有单耍的。有些蛇丐本身对拳脚、戏法也会个三招两式，以广招徕。

诗丐。以诗文为乞讨手段。或于公共娱乐场所之隙地，或于住户门口、墙垣，题写主吉祥之诗词一首，或谜语一则，即静候施舍。遇有不给不理时，亦怏怏而去，决不开口讨要，故诗丐又称“哑丐”或“文丐”。

喊街丐。俗呼之为“叫街的”。以闹市、通衢要道和庙会、集市为主要乞讨场所。不论春夏秋冬，皆上体赤裸，或仅以破麻袋片复背，袒胸。手拿一半截砖，或坐或跪于地，嘶声拖腔呼讨。每呼喊一句或数句，即以半截砖或旧鞋底当胸一击，胸部常厚肿而隐现血迹。因其声状极惨，加上闹市人多，光“馍票”一晌就能要到数十斤（每个半斤）。馍票可以兑换成钱，也可换成馍而后卖钱。每要过之后，即洗脸更衣，和常人一样上街吃喝玩耍。

拉破头丐。俗呼为“拉破头的”，行语称“红教行”，因其以刀拉破头而溅血。这种乞丐的特征是，头经常剃得净光，不论春夏秋冬，讨要时皆光头赤背，一手拿刀（类旧式剃刀），一手拿把子。把子是长约四五寸的高粱穗的杆（开封方言称“格当”），以绳或牛皮筋绑缚而成，但高粱穗的杆必须是28根，取二十八宿之意。这种乞丐状恶，性粗野，每到一家，先喊一声“要饭的来啦”或“傻子来了”，接着就是“给不给？不给可拉啦！”乃一手挟刀置于头顶，一手拿把子照挟刀处，自上而下击之。一阵连击

之后，主家还不给不理，遂最后猛击一下，而头破血出矣。其实，“关子”全在挟刀之手，并非把子所击之力。刀非实握，而是以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紧刃部，刃锋微下出，且又以无名指于中指和头皮之间垫托之；刀把则从虎口穿出向上斜翘，把子所击之落点，均着于刀把。最后一下“猛击”仍是虚招，节骨眼在于把子看似猛击的同时，夹刀之手的无名指稍外移，微露之刀刃乃着头皮，随手一带，已头破血流，顺手一挥撒，则满脸皆血矣。这些动作瞬间完成，且伤深不过半个小米。不过这也非朝夕之功。主家碰上这种乞丐上门，避之惟恐不及，故多是一到即给，所以真正把头拉破的事也很少发生。

响丐。为开封诸丐之上乘，因以乐器为乞讨辅助手段，故名之曰“响丐”。开封常见的主要有“鼻嗡子”、“吹竹筒”、“香骨板”和“莲花落”几种。

“鼻嗡子”。用洗净、刮薄的鸡尿脬，卷一小铁板，讨要时塞于鼻孔，以鼻发音哼吟出各种戏曲小调，类似唢呐声音，但只用鼻而不用口。

“吹竹筒”。行语叫“寸子”或“管子”，用嘴吹，发出嘟嘟之声，音犷声沉，大而难听。进街口一声吼鸣，满街皆闻，人未到而声先至，主家不禁早作施舍准备。所以其走街串巷之快，为别丐所不及。

“香骨板”。俗呼之为“敲牛胯骨的”，行语谓之“哈拉巴”。香骨，即牛的后大腿骨，上扁下圆，呈半扇面形。下端为自然手柄，末稍系以红绿色绸条，于上端扁平面中心骨棱上，两侧各打二个不透眼，再以细铜丝缠一筷子般粗细小木棍，铜丝一丝挨一丝的缠成弹簧状，上系一小铜铃，并饰以五彩丝穗，然后镶牢于骨眼内，方为齐全。香骨板以两块为一副，共系有八铃，乞讨时，两手各执一块，开口前，先摇一阵香骨板以为“警醒”，然后口诵顺口溜，类似数来宝或念喜歌。每到起承转合处，即以两板相互敲

击三下，发出喀喀喀的骨板撞击声，夹带哗啦的铜铃声，在余音缭绕中接诵下文。此三击有“过门”作用，兼有“擂鼓三通”以壮声色之意。最后以“紧三下，慢三下，不紧不慢又七下”，连击十三下告终。这十三下，讲究快慢适当，节奏分明。最后一下击过，立即两板相合，以手扪之，余音未发即嘎然而止。离去时，将板夹于肋下，或装入挎褡内。由于语言诙谐，响器奇特，颇能引人注意。笔者幼年每遇敲香骨板乞丐经过，辄尾随不舍，印象颇深，故尚能记之。

“莲花落”。系乞丐讨要时唱的一种曲调。这种乞丐俗称“打莲花落的”，非头脑敏捷、口齿伶俐者难为之。其响器为两排竹板，一为二块，一为五块，前者较大，后者较小，每块上端钻以洞眼，各以牛皮筋穿系之。故又称“七块板”，也有用四块的。用时两手各执两块，讨要时边唱边打。开封的莲花落多为七言句，首尾多用六言句，但又系两个三言句所组成。唱时中间略顿，故听来仍似七言。间有七言以上的，也均能押韵。一般人认为有不少好的莲花落段子，不仅语言生动，想象力强，且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融夸张于诙谐之中，并具广泛的知识性，决非临时现编所能做到的。现根据董进才口述的“莲花落”词抄录几段于下：

一进街口，首先唱：“一进宝街把头抬，一街两厢好买卖。”只两句即把一道街买卖店铺包揽无遗，一个“好”字，即表示一礼敬百家，都有了。接着即挨门讨要，根据各行业特点，唱以切题的内容，这就是所谓“逢啥唱啥”了。如：

杂货铺前唱

正行走，抬头看，眼前就是杂货店。
杂货店，杂货行，走过苏州漂过洋。
海参海带出海外，陈州出的黄花菜。
黄花菜，不用刀，做着离不了花胡椒。

小小胡椒圆又圆，漂洋过海到河南。
小小花椒麻又麻，出在东北山旮旯。
不是胡椒卖的贵，走一道关口报一道税。
不错不错真不错，掌柜的报税我见过。
长的香，短的炮，不长不短是黄表。
大红袍，小红袍，初一十五它先到。
大火鞭，小火鞭，逢年过节它占先。
黑糖香，白糖甜，谁要买糖来找咱。
东街大嫂有了喜，来买咱的江大米。
生意好，生意旺，光卖现钱不赊账。
生意好，样样全，掌柜不在乎那几个钱。
赏了钱，我道谢，再到下边把盘缠借。

短短一曲莲花落，就把当时杂货店经营范围、花色品种以至商品产地都揭示明白了。

馍铺前唱

拜罢他，再拜你，看看掌柜的好生意。
走就走，挪就挪，掌柜卖的好蒸馍。
馍又暄，面又硬，买主看着都高兴。
蒸的卷子四方方，一个一个摆桌上。
你这蒸馍圆又圆，能卖五湖四海钱。
光卖蒸馍还不算，余外还带机器面。
面条匀，轧得细，买回吃了心如意。
你这面条真正美，一斤干面四两水（指当时16两秤）。
面条好，秤公平，买主吃了都传名。
唱的掌柜高了兴，顺手拿钱给我送。

粮 行 前 唱

三步高，两步低，迈步来到粮行里。
先开粮行汉钟离，后开粮行伍子胥。
钟离子胥开粮行，卖的各种粗细粮。
绿豆绿，黄豆黄，大米人称二细粮。
豌豆弯，扁豆扁，豇豆长的一只眼。
谷子小，玉米大，各样粮食各样价。
都说麦子卖的贵，十冬腊月受过罪。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汉口的丐帮

贺鸿海　陈忠培

旧汉口是商业城镇，四方杂居，以乞讨为生的人很多。民国初年编纂的《夏口县志》户籍调查分类记载，汉口有户籍的丐民为454人，至民国35年（1946年）达1000余人。这些乞丐走街串巷，乞讨为生。大致可分下列六种：

（1）路讨　其中有挨门挨户讨，站在路口讨，尾随行人讨，口口声声叫“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好事”，人称“伸手将军”。

（2）艺讨　以打莲花落、渔鼓、大鼓、快板，拉胡琴，唱小曲等沿街挨门求施。还有玩蛇耍猴，弄拳舞刀进行讨要的。

（3）骗讨　有“告地状”的，即用纸铺地、上书胡乱编造的“悲惨”身世，跪求路人施舍；有“当孝子”的，即身背老人跪地行讨；有化妆成瞎、跛、瘫、伤等求讨的。还有在路边用“拦路虎”（以三张扑克牌猜红黑点）的办法进行骗讨的。

（4）苦讨　有头上插香，手臂插针，穿鼻挂灯，筷子插喉，口吞利器，脑门钉钉……以种种惊险骇人动作，使人产生同情。

（5）节讨　多集中在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八月十一至十五日，腊月二十四至三十日，正月初一至十五日进行乞讨。届时一些商号，大户人家乞丐盈门，络绎不绝。

（6）喜讨　遇有婚丧嫁娶、满月做寿、乔迁开张等喜事，甲头事先上门要赏钱，给钱后，甲头出一红帖，上书“本地甲头××××”或“江湖公议小照”等字样，即可安然无事。

乞丐们白天混迹于闹市，晚上栖身于车站码头、破庙废宅之

中，或桥洞、屋檐之下，有些则集居在居仁门至大智门的铁路外临时搭盖的窝棚里。每到黄昏，乞丐棚内另是一番情景：有拾柴作炊，就着讨来的饭菜一锅煮胡吃海喝；有嘴含烟手弄牌，彻夜狂赌；有眉飞色舞，谈女人，阴阳怪气哼小调，高谈阔论教“乞求”；有不顾臭虫、蚊蝇、虱子叮咬和屋角尿桶熏人抱草酣睡；明天，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乞讨……

乞丐的帮派

汉口的乞丐及其活动，均由乞丐帮派所控制。汉口的丐帮属“三江”、“两湖”派系。“三江”派的起源，一说浙江、江苏、江西，一说赣江、闽江、浙江。“两湖”派发源地为洞庭湖的东湖和西湖。“三江”、“两湖”的丐帮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各地又分许多门宗。清末，汉口多为西湖派系，有刘芳堂，彭钧启等门宗，每一门宗下又分“字”派，以刘芳堂、彭钧启发展最多。刘门宗的“字”派分“文房四宝寿吉昌，河西金玉堂，沙洲凤凰啼”等十七个字，每个字下再以字收徒。如前七个字派中的“宝”字，下有“财源茂盛”四小字，称宝财、宝源、宝茂、宝盛，“寿”字下有“红灯高照”四小字，吉字下有“本子百世”四小字；后十个字派中的“河”字下有“黔想荆州”四小字，“西”字下有“开门大发”四小字等。彭钧启门宗下立三个门户，一为“金银铜铁锡”，有五个字派，二为“正大光明，红丝有余”，三为“可德元康，春夏秋冬”，后两个门户各有八个字派。其中以彭钧启的门户最有势力，尤以“铁”字派居上。他们以门宗字派各踞一方。至解放前夕，汉口丐帮头目管辖地段的划分为：居仁门至硚口属外号叫“王鸡子”的管；利济路至居仁门属“海里蹦”，汉正街至武圣路属“王二楼”，民权路由“铁子拐”、“邹老五”、“十不全”分管；一洞天（大智门正街）至江汉路属“歪大爷”管；一洞天至

沿江大道由“熊麻子”总管，下有王起万、王起香、陈州、张启瑞、岳铁牛、王铁角等甲头分管；刘家庙一带为铁宝、铁成、铁针把持；其他地方有黄麻子、朝鲜胡子、铁条、铜玉山、杨仁、红脸泡子等甲头占据。他们除按地段发展各自的势力外，还在汉口市政府举办的乞丐收容所（存仁巷三官殿）内发展帮派组织。彭钧启第三门户中“德”字派甲头罗万林，从1927年汉口举办乞丐收容所起，即在里面充当管乞丐的队长，到1949年的20多年中，他盘踞所内，开山门，收徒弟，发展的徒子徒孙有一二百人。乞丐收容所成了乞丐帮的重要据点。

在丐帮各自的范围内，一般不准外来乞丐乞讨，如有发现，则由丐帮头目出面处置，先问其有无“帮口”（指是否入了丐帮），若自称是丐帮同祖，接着就互相“清谱”，各自说出自己从师的文武先生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上下襟”（即师兄弟），查问无误后可款待三天。若是未入帮者，则令徒弟驱赶、毒打。民国36年（1947年）12月，国民党部队一逃兵滞留汉口，举目无亲，看到车站附近有人帮推货车能得些小钱，他也照样去做，谁知钱未到手，就有七八个乞丐围将上来责问：“这里是有帮口的，你属哪个大爷?!”看他回答不出，即令其滚开。逃兵不服，与之论理，众丐哪里肯听，他们一拥而上，有的抓其领口，有的拳打脚踢，他气急了，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枚手榴弹高高擎起，说：“谁敢再动手，老子要你们的命!”这一下吓散了众乞丐，却招来了警察，把他送警察局处理。

帮规种种

“朝廷有法、江湖有礼”。汉口乞丐帮有自己一套规矩，略举其要：

敬神祭祖　每逢年节或结拜入帮之时，丐帮头目都要敬神祭

祖。他们供奉祖师神灵一般为范丹。传说孔子当年在陈国绝粮，借了范丹三升三合三的米才未被饿死。乞丐帮视有钱人为孔子之后，乞丐则是范丹之后，乞丐向有钱人乞讨是为了讨还当年孔子借去的米，理所当然，因此乞丐中流传有“吃孙喝孙不谢孙”之说。其实，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范丹是东汉桓帝时候的人，相隔六百多年，纯属无稽之谈。丐帮中，也有敬奉关老二（关羽）、武老二（武松）、秦老二（秦琼）为神的。

帮规十款　入帮的乞丐不得违反以下帮规：

1. 越边抽舵。指偷乞丐住户周围人家的东西或偷乞丐同行的东西；

2. 顶色卧莲。指嫖同行之妻；

3. 点水发线。指充当内奸进行告发；

4. 引马上槽。指暴露了所做之坏事；

5. 溜边拐将。指借同行的东西不还或拐走别人的徒弟；

6. 挑灯拨火。指在同行中挑拨是非；

7. 欺孤傲相。指欺压同行中的老弱孤残人；

8. 遁逃扯谎。指欺骗自己人而逃跑；

9. 偷言耳哄。指偷听别人私话外传；

10. 迷糊吃大。指讨得的钱财不公开交出。

犯了以上条款，轻则罚跪，用荆条打耳光；重则割舌头、剁手足、挖眼睛，甚至装麻袋投江、活埋。

拜师收徒　入帮先得拜师，拜师前要向甲头叩头认师，得到甲头应允后，就跟着乞讨或偷窃，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甲头认为满意时，再交香烛钱，择吉日行“开山烧涨水”（即收徒）仪式。仪式在香堂进行，堂中挂神像，像前点香烛，摆供桌，师父站供桌旁，下站文武先生。先由师父将一根木棍横于地下，徒弟跪在棍上，师父问：

“江湖很苦，你能吃苦不变心？”

“能。”

师父将木棍拾起再放下。先让徒弟看一下供桌上摆的竹筒、锥子、刀子、旗子和一盆冷水等，然后让徒弟再次跪在木棍上。这时由文先生向其宣读“帮规”、武先生教其乞讨技巧，讲解刑具，最后，师父又喝问：

“竹筒是干什么的?”

“挖眼的。”

“锥是做什么的?”

“穿耳的。”

“刀是做什么的?”

“除六根割鼻子的。”

“水是做什么的?”

“去红的。”（指杀身放血）

“旗是做什么的?”

“行令的。”

对答完毕，向师父行叩头礼，即收为徒弟，群丐小宴而散。

甲头“老板”

各方甲头平时不行乞，却过着优裕的生活。有的有小乞丐服侍起居，有的蓄婢纳妾，不少甲头出门坐“包车”（即人力车），出入酒楼、妓院、烟馆、赌场之中，众乞丐称他们为“大老板”。丐头的财源主要有：（1）徒弟敬奉。大甲头一般收徒三五十人，多的达一百多人。徒弟拜师要收钱（光洋 3—5 元不等）。徒弟们在节日、师父生日都得送礼，一个大甲头，节日收受的酒、烟、糖、水果等礼物，简直可以开个小杂货铺。（2）收“甲头钱”。在甲头管辖范围内行乞的乞丐，每月都得向甲头交钱，一般是月底由甲头拿名册，提口袋，向乞丐收取。小甲头陈健有一年为大甲头代

收五、八、腊3个节气的“甲头钱”，他从中分得的款项，够其一年的生活费。在乞丐收容所内的甲头们，则串通所内管理人员，在每月初一、十五和五、八、腊等节日组织乞丐外出讨钱，回来后每人要交一角至三角不等，所收钱财，月终和节后由甲头分赃。(3) 买卖乞丐。甲头与保长勾结，将乞丐当壮丁出卖。1948年9月，汉口一银楼老板之子被抽壮丁，通过甲头、保长，花了几十块现洋，买到一个叫李发根的乞丐充数，卖得的钱，由甲头、保长分肥。(4) 蓄养童丐。甲头手下一般都蓄养有若干童丐。童丐每天讨来的钱物，如数交给甲头，童丐成了甲头的“摇钱树”。在旧社会讨饭17年的王小喜（现为武汉市捷峰制鞋厂退休工人）曾谈起当年沦为童丐的悲惨身世。王为河南叶县人，生于1928年，3岁得病，下肢瘫痪，5岁被家里丢弃，幸遇一好心女人抱上南下的火车来到汉口。1933—1940年沦为童丐，起初，甲头以其年幼身残，惹人同情，便带在身边在外乞讨，过一段时间令其单独讨要，每天讨来的钱悉数上交。小喜8岁时，被转到一个叫吴学贵的甲头手里。这个甲头更为狠毒，规定每天至少要交一吊二百钱，否则不给饭吃，还要挨打。越是寒天冷冻的日子，越要单衣薄衫，外出讨要，以得到路人同情施钱。就是这样，有时讨到的钱仍凑不够数。他受不了吴的折磨，曾两次逃到武昌胭脂山一带躲起来，但都被吴找了回去。1940年后，王小喜被乞丐收容所收容，才摆脱了吴学贵的控制，但又落到收容所内的甲头手中，直至解放。

难治之“症”

清末至民国的汉口当局曾标榜要“维风化、别良莠”，安秩序，定民心。在清代设有普济堂、广仁堂、栖冬院，民国设有乞丐收容所，乞丐教养所等收容机构，专司收容。然而，“沿街乞丐，通宵达旦，充塞市途”，有增无减。民国16年（1927年），汉口市政

府曾下令取缔，而负责收容的警察局鉴于流丐众多，收不胜收，深感棘手，最后以“驱遣者情有所不忍，收容则力有所不逮”为由，不了了之。民国16年至28年(1927—1939年)，汉口收容机构常年在所乞丐由300多人增至1000余人，可是有一半以上的乞丐因未被收容仍流浪街头。汉口市政府对乞丐问题之不能解决，究其原因，固然有收容所定额有限，难以容纳；经费拮据，难以为继；职官作弊，执事不力等等情形，而这些并非真正根由。乞丐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根治这一社会病态的。

（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衡阳的丐帮

周　沛

笔者于解放前后曾在衡阳新闻界工作过一段时期，因工作关系，曾对衡阳丐帮（“叫化子厂”）的情况有所了解，现就当时的笔记和记忆所及，整理如下。

衡阳“丐帮”的由来

在衡阳有名的回雁峰东侧，有一条狭窄的傍山而上的小街，叫做雨花亭（亭子已在解放前塌毁，街名系因亭名而起），也就是昔日所谓的“叫化子窝”。这条血泪斑斑的小街，用它的悲惨历史告诉我们：旧社会的乞丐，遭受着多么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这条傍山小街宽约 2 米，长不过 200 多米，由于地方偏僻，距市中心区较远，又靠近寿佛殿（过去烧香拜佛，香火旺盛之处），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不少流浪汉流落到这里来。那时他们多露宿在寿佛殿前的戏台两侧。统治阶级恐防他们惹事生非，便先后设立了“养济院”、“栖流所”、“南门上院”、“南门上厂”等，以容纳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乾隆二十九年建坊添修“养济院”碑中说：“衡城养济院……雁麓右侧，穷民无靠者，萃而居焉。”这是现存的关于这条小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光绪十年（1884 年）“修栖流所”碑记中说：“故失所者以雁峰寺戏台两侧为乐郊之适，日则乞食，夜则安宿……苦辈无容身之地，爰筑斯室，名曰栖流所。”这便是养济院、栖流所的由来。到国民党统治时，流落到这里的人日益增多，统治者压迫控制他们也就更加厉害。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条街大约有80多户人家，其中除了两户做线香的和一户是甲长以外，其他都是乞丐。这些人主要分居在三处，即：南门上院、南门上厂、栖流所。南门上院主要住的是聋、哑、跛、瞎、老弱残废等人，南门上厂住的是一般乞丐，栖流所主要是住一些过路的流浪者和流动乞丐，三处共约200人左右。固定在衡阳的也即是住在“厂”和“院”的约有160余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也有一些逃荒的、失业者、老妓女以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等。他们在无处投奔、失去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情况下，只好沿门乞食，而且被迫加入“厂”、“院”。因为统治叫化子的头儿告诉他们：“作田要交粮，讨米要入行”。这是天经地义，否则就不准在这里乞讨。入厂入院的时候，每人要缴纳二元入院费，如果一次交不起，以后讨来也要补交。这些钱就归乞丐头子——“头牌”所得。

丐帮的头子——头牌

有人可能以为，叫化子头儿也许算不了什么，可能生活还较苦吧？其实他们不仅生活非常优裕，甚至在社会上还是颇有地位的人物呢。南门上厂头牌陈振民当了几十年的叫化子头儿，一般人都称他陈老板，许多商家富豪做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赴宴。他自己死娘和生儿子，每次做酒都是100多桌，后来他在自己年老临终的时候，便把这个“宝座”传给了18岁的儿子。他的儿子陈善庆继承父业，不仅继续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且修建房屋，开设澡堂（三星池），当上了经理。他和他的妻子，冬天的皮袍子都有四五件，夏天的纺绸、纹纱样样俱全。他如果走在街上，俨然富贵人家子弟，谁还会以为他是叫化子头儿？他家里还请有长工、奶妈，甚至还有管家的。

残酷的剥削

头牌进行剥削的方法很多，除了收取“入院费”以外，还有吃缺、克扣、缴贡米以及租鞭等等。那时住在厂、院的乞丐只要经过县政府登记在册的，每月都有救济米发放。头牌便采用虚报冒领（死去的乞丐不注销名字）、冒名顶替（救济院来点名时，便临时从外面找几个流动乞丐来顶替），以及先登记名字，迟几个月才发到本人等种种方法来冒领救济米。在发米时也从不发足应有的数量，如规定每人 30 筒，实得只有二十七八筒。更残酷的剥削是，农村里的乞丐讨来的米还要向他们上缴“贡米”，如衡阳县东乡（今衡南县）系归南门上厂管辖，每一季度从泉溪市、冠市街、茶埠等处送来的“贡米”即达四五百斤。除上面这些以外，“租鞭”是头牌、二牌一项重要收入（二牌凌万祝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看鞭），这项收入也是依靠控制乞丐而取得的。所谓租鞭就是某户人家做酒，向他们租一条鞭（一根小木棍）挂在门首，鞭上刷过油漆，刻有“南门上院”等字。凡属他们管辖控制的乞丐看到这条鞭，便不准到这里来伸手乞讨。如果不向他们租鞭，他们便指使大群乞丐都去胡闹，弄得人家不可收拾，所以许多人家做酒，为了避免麻烦，都不得不向他们租鞭。他们每租一次鞭，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视酒席大小和主人家财力而定。如遇冬季生意特别好的时候，平均每天可进鞭钱四五十元（以银元价折比）。这些钱绝大部分为头牌、二牌等人所得，只有极少一部分，为了蒙哄大家，才分发到众人手里。除上述剥削以外，他们甚至在死去的叫化子身上，也想出主意进行剥削。如有一个乞丐死了，他们便叫另一个残废乞丐守在尸体旁边，嚎啕痛哭，哀求过路人施舍一点掩埋费，过往行人看到情状凄惨，常有给与一角两角钱的，这些钱积少成多。当然不会真的用作掩埋费，也就大部分纳入头儿

的腰包了。

狠毒的刑罚

说起这些刑罚，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乞丐当中，竟然还有那样名目繁多而且极为残酷的刑罚，可说是骇人听闻。乞丐在入院之初，头儿便向大家宣布他们的“规章”，如有违犯便要严厉处罚。处罚当中用得最多的是“戴锁链”，即把一条铁链子一端系在犯事人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柱子上，使人不能走动，犹如拴牲口一般。这种刑罚只要头儿认为谁犯了事，就可以不问情况先锁起来再讲。如伕子刘新（专门替厂、院挑东西的乞丐），因为夫妇吵架，便被锁过一次。女乞丐刘洪桂因为讲了一句命不好才讨米，叹了几声气，也被锁上。她前前后后总共被锁过20多次。戴锁链只不过是一种极普通的刑罚，更重的是各种毒打，有所谓打背心、打长衫、打抱肚、打黄金条、吊半边猪等各种名目。厂内设有专门负责打人的“掌板”。这个人是头儿的忠实爪牙，乞丐们都愤恨地称他为“黄狗”（本名王桂林）。他打人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要是给谁打“背心”，打出的伤痕准是一件背心式样，不会有一鞭走样。乞丐们要犯了什么事才会挨打呢？一般当然也要数上几条所谓“罪状”。其实有时什么事不犯也会挨打。比如有一次，李金山到帮会头子张大爷家求乞，因他不知，误称张为五爷，即被送回厂内毒打一顿。在打的时候，还要点上蜡烛、线香，买来瓜子、香烟等，头牌身披绣金龙袍，头戴木顶高冠，坐在堂上，两边坐着救济院代表等人陪审，打手侍立两旁。这排场被人称作“半边衙门”。那次打李金山，头儿一声吆喝，打手便如狼似虎，把李金山绑住一手一脚悬空吊在梁上，名为“吊半边猪”；用竹条狠狠地抽打，名曰“打黄金条子”。打完之后，还要承认打得对，并承担全部茶点费用。李金山因无钱出茶点费，只好向别人

借“打子钱”来还清这笔阎王债。又有一次，女乞丐刘洪桂因女儿有病，向别人讨了一条丝瓜作药方，但头儿硬说她是偷人家的，马上叫人把她绑在桌子上，用一根扁担穿过桌面，绑成一个十字架形，抬到那户人家的菜地里去毒打一顿。后来刘洪桂因女儿病了，自己又挨打，又气又急，成了疯子。乞丐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受着各种毒刑的折磨。头儿还威胁说，如有抗拒不服，擅自逃走，还要砍脚后跟、挖眼睛、钢针穿舌等等，这种像过去西藏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刑罚，不一而足。

是谁给了这些叫化子头儿这样大权力，来对这些赤手空拳、贫苦无靠的乞丐进行任意宰割呢？是万恶的旧社会！这些头儿和反动政府、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保长、区长以至反动政府的官吏或帮会头子做酒，叫化头儿可以送义务鞭，不取分文。叫化头儿请“春酒”的时候，地方豪强、恶霸劣绅、贪官污吏都是座上贵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当然不会白吃白拿头儿们的。在必要的时候，往往给头儿以有力的支持。

可怖的瘟疫

在旧社会，饥饿、贫穷与疾病总是不可分离的。这些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乞丐，更易患染疾病。他们要是得了病，那真是只有听天由命。头儿是不会加以任何照看的，医药根本谈不上，拖好了是自己的“运气”，当然大多数人就这样拖死了。1946 年，“南门上厂”有个叫猫徕子的乞丐（当时已有 30 多岁），又饿又病，四肢无力，以至老鼠叼他的眼睛，他也无力驱赶。后来还剩下一点点气，头儿便叫“索头”（专管掩埋死人的人）将他拖出去埋了。另一个患病的老乞丐刘疯子，睡在冷尸房里等死，饿得连一杯水也吃不上，只好接屋檐水润喉，最后还是饿死了。就在那一年，还有一户从南乡三塘逃来的穷人，一家 8 口，两天之内病死 7 个，最

后剩下一个两岁的小孩，爬在死去的妈妈身上吮着奶头。后被一个好心人看见，才将小孩救了去。那年正是饥荒和瘟疫流行的时候，许多人都没有东西吃，只好吃野草、观音土，以至很多人都得了肿胀病，死人就像倒柴一样。雨花亭里每天都要摆上几具死尸(有些是外面在夜间送来的快断气的人)，多的时候达到十几具。当时担任“索头”的人说，真是埋人不赢。许多死者就被草草地一个挨一个、甚至是成堆地埋在附近的五桂岭荒山上。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流浪的穷人作了全面安排。愿意回家的，政府发给路费和安家费，帮助他们去农村落户；不愿意回家和无家可归的，政府帮助他们组织生产自救，先后办起了掸帚厂、淘沙提炼厂、草袋厂等，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对那些老弱残废的人，分别送到救济院、敬老院，以终余年。雨花亭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历程，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篇章。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湘东卑田院拾遗

笑　生　书　清

湘东卑田院，原设在后街担水岭上。这里在清朝初年还是无主荒山。后有“化子”数人，结茅为棚，居住于此，并开土田数丘栽种水稻。因天旱无水，只好从岭下樟江河里担水灌田（“担水岭上”地名由此而来）。以后略有积余，将茅棚改成瓦屋，成为湘东地区丐帮集结场所。门口匾额写的是“卑田院”，对联是：“饱者不知饥者苦；有时应想无时难。”

后来弟子增多，规模大了，卑田院也由担水岭上搬到后街关王庙。民国时候，湘东建都惠医院和湘东小学（即云程、远大两学舍总称，云程小学立云盘岭，远大小学立远大山宣讲堂，1950 年与西区小学三校合并，统称湘东小学），所募资金尚余银圆 300 余元，打算在后街灵官庙侧起一所卑田院，因其他缘故没有建成，所以院址一直附在关王庙内。

湘东卑田院，辖属萍乡东南两院，在全县 14 个丐帮分舵中，排行最末。帮主自清末至解放前知名的有四人：马王、吴细伢、王树林（别名王狗古）、李金章（别名张三）。帮主权利很大，持有帮中特殊传统信物——帮鞭（又叫金棒）。此鞭是一根苧麻拧成的鞭子，头大尾细，长约九寸，打了一十八个结头。鞭到令行，见鞭行礼，鞭在帮在，鞭亡帮散。帮规简单严明，违规的由帮中长老议论，帮主决定，或革（革除职务、开除帮籍）、或罚（罚跪、罚苦工）、或打（打板子、剁手指、抽脚筋、剜眼珠、处死）。民国时期，湘东大江边肖家做酒，湘东卑田院“包鞭”。丐帮中一个弟子偷了主家一根珍贵的水烟筒，被帮主知道了，立刻要他向主家退赃赔礼，回到帮里还叫掌刑的打了

他 40 大板。每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全帮集会，商讨帮中大事。十八日祭祖烧包，亡者每人荐包两只。这两天酒席丰盛，除了本帮师徒以外，还邀请其他江湖头面人物，有些和丐帮关系好的有钱人也来凑热闹，送钱送物。湘东巨源一个姓童的，经常来参加，酒筵用费缺余部分，他完全包下来。

帮中活动，乞讨是主要的，乞讨者将前后两只布袋连在一起，搭在肩上。前袋里安个大竹筒，盛汤、菜、饭，后袋盛米。粮袋不用裁缝，帮中自己做，两只袋，五尺青布，二两麻绳，前面四个结，后面五个结。肩挑日月，昼夜乞讨。袋子表示日月，结头表示五湖四海，天地之大，哪里都可以去。麻绳上吊着各种颜色的布条，这是带干崽的记名条。有些人家，儿子珍贵，八字又大，就拜化子做干爷，写块寄名帖，内容是："干崽××，投拜×××名下，百病消除，长福长寿。"有一个帮主带 200 多个干崽，一般是小户人家的，但也有大户人家的（如福田泉塘下彭武扬，彭鼎扬家里的儿子）。化子到了干崽家，一吃二打发。逢年过节以及化子生日，干崽一般都来拜望。

"包鞭"是大型的特殊的乞讨。大户人家做红白喜事，约丐帮包鞭。白天守门、接客、开锣、放铳、点爆竹，夜里打更、护院，远远近近的乞丐闻风而至。丐帮主持人负责发钱、发米、发汤水（酒席上的残羹剩饭），帮鞭挂在门口，帮丐、游丐（没入帮的乞丐）都望而生畏，规规矩矩排成长队领钱物。即使是晚上，盗贼看见帮鞭，也要止步收手。因为丐帮人多、路熟、消息灵，他们在这里包鞭，你如果烂了他们的"江"，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随时随地可以缠住你不放，使你也做不成"生意"。

除了乞讨之外，乞讨者也捉蛇治蛇伤。留在院里的年老体残者，不能出门，也有事做，扎扫帚、鸡毛掸子、刷把，搓绳子等。

帮主和长老，都有祖传的独门武功和法术。法术当然是假的，武功却假不得，比如替人打更、巡夜、护院，碰上盗贼来"挑梁子"，无力对付是会吃亏的。

卑田院附在关王庙内，这里是“武圣”的香火；开堂教打的、耍狮灯的各式各样的武林人物进进出出，丐帮人物不掌握点武术也是站不住脚的。民国初年，萍乡名武师李德和的徒弟张洪阑（湘东裕升田心坡人）在关王庙教打，在开堂宴上，张师傅把湘东卑田院丐帮帮主王树林请来，并亲自给他敬酒，当时许多客人都感到奇怪。王树林看在眼里，心下嘀咕：得露点功夫，省得他们小视丐帮。于是叫一名弟子搬来五个窑砖垛在凳上，自己含笑离座，来到凳前，举手抱拳说“谢教头酒！”突然挫腰躬身，猛地一头砸下，“呼”的一声，五个窑砖一齐断裂。大家看了，都喝起彩来。

腊树下彭家一个男孩洗冷水澡淹在河里，十几个人下河抢救，都没捞着。碰巧一个老化子路过，一下子就捞着了，抱上岸来，已闭了气，化子查看这男孩的手指甲还剩一点点红色，就要大家站开，自己施展丐帮独门的推宫拿穴功夫，不一会就将人救活了。为此，彭家送了钱物给他，还把孩子记在他名下，拜他做干爷。

化子乞讨时，经常打着竹板唱“莲花落”。见啥赞啥，好像春锣。开场是诉说丐帮历史的一段：

唐朝起，宋朝兴，
千古流转到如今。
不做强盗不做贼，
不祸国来不害民，
三条大路行当中。
化子莫要看不起，
洪武皇帝讨过米。
汉朝大将算韩信，
九里山前十里埋伏也把霸王困。
将军少年受过贫，
乞食漂母在淮阴。
大宋有个吕蒙正，

满腹经纶人中凤，
赴考京城时运否，
身无半文又生病。
讨米化子义气高，
讨得钱来救英豪；
英豪得中龙虎榜，
官居一品历三朝。
卑田院里挂直匾，
从此丐帮美名标。

新中国成立后，湘东卑田院解散了，丐帮帮主、长老和弟子都获得了新生，卑田院的轶事只在某些人的头脑里留下一抹淡淡的痕迹。

（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

王楚夫

关帝厅人马是旧社会广州乞丐集团的总名称，这是一个惯用狡计骗术和难以形容的肮脏形象以取得仅堪温饱的集团，在旧社会是不见经传的，故这个组织的起源及其历史年代，要想真实了解准确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在抗日战争前，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一位住在河南的花子头，他也是茫然，只知所谓关帝厅人马的始祖名叫陈起凤，是一个由外省流入粤市的乞丐头目，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而成为这个集团罢了。

陈起凤自从做了关帝厅的头目之后，由于他和手下的人马平时都是使用狡狯和恶霸的行为在旧社会去攫取非法的生活，而同时对于一般可怜的乞丐也被他们剥夺着，因此我们看待这个集团，就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区别。

关帝厅人马最初是集中在城西一带，当时头目是住在华林寺内，做头目是世袭的，及陈起凤来后，由于他与少林寺人有联系，特别是与城西一带的武馆有关系，因此，他的门下人很多都熟习几路拳脚，有了这才能打下更好的基础，从此以后，外来的势力，就很自然的夺得头目的地位，从而打破世袭，成为有能力者居之的形势。

陈起凤的个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相当豪阔的，他住在华林寺的一间精舍里，有几房妻妾，分住在附近的民房，他经常穿着纱绸衫裤，佩上金表金链，裤头挂上了许多古玉，手执长烟筒，有时要登门向人道贺时，则另有长袍马褂，俨然阔商富户。

当冬天到来的时候，陈起凤嗜爱狗肉，经常率其门人到河南隔山一带，大吃香肉（在广州，狗肉一名香肉），食必尽一大肥犬，并邀

当地的地头有同嗜者大醉而归。

在其辖区内，逢有喜庆事时，事主必先备好一筵酒席，以奉敬之，但无论酒席丰薄，他自己只饮一杯酒，只吃一块肉，便即使人撤席，将剩下来的酒肴全部抬回其住处，以饷其门下人，这是习以为常的了。

在清光绪末年的时候，陈起凤与华林寺的和尚意见不和，也许和尚对他们容忍不得，使陈起凤不得不迁居于河南大沙头金花庙。他自迁居以后，由于地域不断扩大，门下人愈来愈多，势力范围也随之越来越大，关帝厅人马，和陈起凤的名声在这个时候尤为鹊起，而社会人士对其更有特殊的观感。

关帝厅在民国以前，从地盘而言，都是“分区而治”，界域森严，乞食范围，各不相犯。但民国以来，亦即陈起凤迁到河南之后，一时声势浩大，广州全市的大小头目，都拜在他的门下，尊其为大头目，居然成为关帝厅唯一的领袖，声势影响，当时穗市的乞丐不用说就完全加入了，他如附近的南、番、东、顺各县乞丐，甚至所有走江湖的也闻风来归，所以当时在下层社会闻见陈起凤这个流氓头子的名字，就有几分令人可怕的！从此这个集团组织凡挂上这个名字到处求乞拗法（即打花鼓、碰头破石、捶胸、耍枪、抛砖、弄石等等花样）无不顺利得偿所欲；又如一般花子头利用他的名声，于年中时节，或婚丧寿贺的时候，都能求得厚利，真是盛极一时。

自从陈起凤死了之后，因为一时无人继位，就使这个组织逐渐衰颓瓦解，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就所知道的按地区来分，就有：河南、大东门、西关、老城和新城等等，各个地段虽有丐头管辖，但都各立门户，不相统属。因而对于地盘的争执，纠纷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严重了。当时因偶然越界求乞，而引起打架杀伤的事，就时有所闻。后来争界打架的结果，由大小头目规定，外来乞丐如想在某一地行乞，就先要交两元钱给该地的丐头，领取一个锡葫芦挂在襟际作标志，叫做入厅（其实已没有总厅），及后，“厅”虽然仍须要入，

但锡葫芦就不用挂了。

当陈起凤在世时，他有一定的权威，有一次在河南有家富户，因丧事当事人未能满足他们"关帝厅"的要求，在一个晚上陈起凤就传令集合二三千人马，在事主的门口嘈闹捣乱，警察没有办法制服，官府也一时干涉不了，结果事主还是给钱道歉了事。

陈起凤在世时是很照顾乞丐的，对于疾病死亡，都有一定的抚恤，有疾病不能出乞的，在厅内就派专人看护，严重或死亡的就负责报城西方便医院就医或殓葬，甚至组织乞群送殡安灵，这些都做得很像样。

陈起凤在世时，一般乞丐在求乞时，都较有礼貌，即如称呼方面，男的叫老爷、少爷、大班、买办、事头（即老板）、太子爷（即老板的儿子）、先生等等；女的称为奶奶、太太、少奶、小姐、事头婆（即老板娘）、大姑等等；他们这样的称呼，哪种人应用哪种称呼才适合，事前都要教练，故能使小孩愚夫愚妇在乞食时能够看出来，亦能使人乐意给钱。

关帝厅的人马，除了一般叫街求乞之外，还有技能歌曲的训练等等，使与一般叫街求乞的高一等的取得更多的给与。当时他们拿技能去求乞的就有所谓地上老倌（即戏班中的落伍者）和卖武，以及盲妹等三种；前两种学技最初的目的并非为了行乞，不过后来学得不三不四，又没有其他一技之长，及至年龄老了，就迫得沦为乞丐罢了；后一种盲妹，学得弹唱之后，在日里以唱行乞，在夜里是做"禾虫"（即卖淫）的，但不久年事将老，也就迫得以唱求乞。当盲妹在夜里做"禾虫"的时候，另有一种人专管其事的，不入关帝厅人马，乞头是无权过问的。

过去广州民家对于凶喜二事的喜钱（即例捐），懂事的人家，是在事先送到关帝厅的乞头处去，领回一张上书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条子贴在门口借免乞丐的滋扰，至于送给例捐的数量，富贵人家大约四五元，中等的约两三元，贫苦的一元数角就可以了；如

果不懂事，等到乞头亲自来到门上恭喜时，那就糟了，他认为“唔俾面”（不赏脸的意思），就会乘机勒索，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就一声号令纠集群乞在门前闹个不休，这时你就是叫警察来干涉也难以解围了。

根据关帝厅的惯例，这笔喜钱是分作五份的，丐头占一份，群丐占三份，其余一份就归当时那个段警的。他们领了喜钱之后，就每天来替你打扫门前，在此期间如有外人敢来滋扰，他们就会代你赶跑，保证无事故发生，一直到你做完了事为止。

关于乞丐们住宿的地方，除了丐头和几个较健壮的打手随从经常住在关帝厅外，其他多在小北外的东西得胜庙，西关的湄洲庙，河南金花庙以及其他附近的庙宇或公所，但后来政府为了破除迷信，曾大规模把市内的庙宇拆得七干八净，侥幸不拆的也改作机关团体的办公地点，因此他们大多数就失了安乐窝，惟有露宿街头，在炎热的夏天还没问题，若在严冬时节他们的处境就不堪设想。在陈景华当警察厅长的时候，每到冬季便为这帮乞丐设想，用葵篷竹板等物在各区内搭成庇寒所若干间，但每每由于人数过多，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他们在寒冬里还有很多露宿街头，或暂避居郊区荒野间。据民国廿三年(1934 年)社会局调查报告全广州市的乞丐人数，就有五万余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则增到十多万人。

关帝厅人马的活动，除了上面一些叙述之外，兹就平日所见所闻的，以及调查所得的各种情况，详细分述如下：

一、收长租　这种乞丐的求乞办法好像收租似的一定要讨得钱之后才走，所以统称做收长租。当他在你铺户唱完歌或弄完技之后，你若不给钱，那末他就不停地叫着：“先生好心啦，或叫：事头好心啦，俾（作给解，下仿此）个仙（铜币）啦！”一直叫到你讨厌他——也许心里过意不去，就给他一个铜钱才走。这种乞丐，除了手持三弦及月琴去卖唱的盲妹粤人之外，其余唱着：“数来宝”、“莲花落”、

"桥梁架了"、"双鳝锁洞"和"点凤头"等五种曲子的，都是外省人。

二、告地状　这种乞丐，分男的女的不同，男的穿着稍齐整的衣服，蹲在行人路上，用粉笔或纸写出求人哀怜的诗文；女的则携同几个小孩子（不一定真的是自己的小孩，都是由关帝厅人马配合的），坐在行人路上，铺开一张写着落难经过，求人哀怜施舍的红纸，并装着异常悲惨的样子，但多数弄巧成拙，装得不好。这大概是新来的伙伴，事先没有练习过。

三、地上佬倌　粤人称优伶佬倌，就是在街头巷尾穿着残旧破烂的戏服来表演"包公审郭槐""薛刚打烂太庙"一类的古剧，演毕即向围观的人要钱，因为这样颇合一般劳动大众的口味，故其获利很可观。

四、卖西装　这种乞丐多是男子汉干的，并且都是年轻强壮的居多，穿着整洁的服装，特别是西装，站在繁盛行人路旁，手持着卸下的外衣，衣上标写着由外地逃难出来的经过曲折苦况情形的小纸，其末尾几句，写得很滑头："现在想还家乡，但缺乏路费，故特将此仅有的衣物出售，价为×元；请亲爱同胞，见义勇为，酌量帮忙，使得还乡有着，感恩无限矣！"一般人见了，当作真事，都不敢买他的外衣，只得把银钱放进那件外衣的口袋里。这办法新奇合理，收获颇多。

五、卖武　这种乞丐，先用红纸写出自己的姓名（不用说都是假的多），在街头巷尾表演技艺，故意将头上以及手脚，弄成损破血流，演毕，向群众拱手乞钱（这种人多为外省人）。

六、乞儿仔　这种乞儿，男女都有，专在双门底、西濠口、大东门、小东门、西关、上下九路一带繁盛街道，尾随行人唱着丐歌不停地行乞，歌词如下："左手俾钱银，右手就发财！好心啦！俾个仙啦！先生！奶奶！大少！亚姑！大事头！"

其中有些男童乞丐，因受了匪徒的利用，佯向女子行乞，每每乘其不备，即强夺她的手袋或其他物件，得手后迅速从内街小巷遁

去。广州内街，素称繁密曲折，兼之女子怕事，故此辈很少被警察捕获。

七、装假狗　这种乞丐，用几两重牛肉，先放进污水浸几天，一直浸到那些牛肉发臭成为红紫紫的颜色时，就取出来敷在脚上或其他某一部分上，伛偻而行，装成十足残废的样子，表现得极痛苦怪可怜的，向人要钱，行人怕他近前追随，就没有不给钱的了。

八、屈古董　这种乞丐的情形，和"翻大岁"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天生残废的，不过童时给拐匪拐去，因为自己貌丑卖不出去，给拐匪刨割药制，把手足屈成种种奇形怪状，到了可以行乞的时候，再卖给关帝厅乞头利用当作摇钱树。

穗市的残丐，除了上面七八两种的名称，是原有的之外，其余名目还有所谓"日落西""摸光明""独眼龙""看照壁""垫木手"等5种，但名称都是借用北京或上海等处的来命名，他们在行乞时，由于未专习过哭喊，便叫不出呜咽惨厉的声音，只是拉长嗓子叫着："可怜吓我的残废乞儿啦！好心啦！施舍个仙啦！先生！大姑！"这太平凡了，这样一来就未能给人们以有力的刺激，故行乞异常困难。

上述各种乞丐是纯粹行乞的，下述各种就不同。他们都是有气力的穷苦大众，平日有工作的就工作，没工作的就去行乞。这种人就称为"地痞"，此外还有无赖子、烂仔、烂褸仔、下流社会浪子、浪人、下等无业游民、泼皮、下流捞家、下等荡子、大骨和花子等等名称，他们有这样多的衔头，在旧社会里就作许多样的事情。

九、执地　执地是地痞中最大的出路，其中又分作三种：（甲）拣垃圾，这种乞丐，手执铁钩每天不停地向垃圾堆中扒拣杂物，主要是拾取五金和其他人弃我取的东西，搜集起来整理好后，就携去横墟（即收买烂铜铁的集中地）发卖，由于当时很少人注意到废品利用，同时由于内战频频军事影响关系，五金价格不断暴涨，故他们每日所得，足够所谓一日六餐——早午晚饭，两餐茶和一餐鸦片

烟的日子。(乙)执字纸,这种乞丐每天捐着竹箩不论早晚,到处去拾取街上的废纸,替各大商店清除旧字纸,积集起来卖与收买旧纸店,然后转售给制纸工厂作制纸原料之用,同时在纸堆里,拣出信封来撕下邮票,去卖给收买旧邮票的商店;有的更利用国人爱惜字纸的心理,持着一本写上"爱惜字纸,功德无量"的缘簿去向商店劝捐。(丙)拾烟头,这种乞丐是两人合作的,甲出去拾烟蒂时,乙则在家做卷烟工作。拾取烟头的地方,除了街头之外,所有酒楼茶室、轮渡码头、戏院公厕,以及各个公众场所等,都是他们的目的地,拾得的烟头带回家里去烬晒干,加工卷烟。这种烟叫做"锦卤烟",顾客是一般苦力和乞丐,先前售价一仙三两支,但此风一开,普通穷苦大众,也来购用,而"锦卤烟"也就随着起价,后来竟卖到一仙一口,或两仙一口了。

十、亲家郎　即捐抬民间凶喜二事用的彩亭仪仗之类的乞丐,照当时的情况,即平日捐抬一次,工值不过七八个仙士,但到了旺月的时候(即下半年婚嫁最多的时候),工值就必然高一点,一日捐抬数次,便可得一元几角,以维生活;这种工作,后来多为一般劳苦妇女所代替,而工值就愈来愈低。

十一、山狗　死人落葬的时候,附近的乞丐,集合数人强替丧主摆设香花、冥镪、宝烛,做完了,就向丧主索取旺山"利是",多少是看丧主贫富而定,如不肯给时,他们就会做出种种在习俗上认为不祥之事,甚至俟丧主去后,毁坏他的碑和坟墓,一般丧主为求吉利起见,没有不给的。

十二、承接担旛买水,粤俗死人,有担旛买水的礼制,担旛的意义,是替死者招魂,买水是用来为死者洗脸,这两种工作,都是由孝子担任的,如死者无子或者是找不到亲属代替时,就迫得要雇用这种乞丐了。所以在河南凤凰岗、小北、大北一带地方的茅寮,当眼处常见挂着:"承接担旛买水,涕泪长短,价钱另议。"的招牌,是亦职业中的别开生面。

十三、发新年财　这种地痞，每年到了除夕，便是生财有道的时候，他们事先把大量红纸印就几个字："发财"、"财神"、"一见大喜"、"开门大吉"、"迎接财神"等等之类，在半夜分头贴在商店住宅门口上面，当年初一早晨，就沿户讨利是；同时也有在除夕那一晚上，他们穿着较新鲜的衣裳，穿街过巷沿户说："财神到""迎接财神"跟着给张红纸条，讨利是；还有的叫卖占卦木鱼书，市民很多随俗，少的一个铜子，多的三四枚，总是要花的。

除了上述各种各样乞丐之外，还有一种游民，在每年冬季农历年间的时候，市面上就经常发现有很多江湖大汉，或耍猴子戏，或弄刀枪铁弹，进入铺户，随处表演，向人讨钱；还有许多衣服褴褛、缠足的妇女，从外省流入，携男带女，沿途在街上追随行人要钱。据调查，每年冬天流入广州的这些人，就有好几万人，最初他们入市还通过关帝厅许可，但后来人多了，就没照例行事了。而这些人度过了寒冷的冬季，积蓄了一些钱，明年春天来临，就沿着粤汉铁路返回故乡。

十四、骗食团和抢食团　在乞食的人愈多，而施舍的人愈少的情况下，他们这一群走投无路的人就很容易有变成饿殍之虞，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以图苟活，在这个乞食艰难的路上，就很自然的产生所谓"骗食团"和"抢食团"了。这个组织最初是专向一些僻处街道的小饭馆去骗食，先行几个人同在一张台食，食完一个跟一个陆续先后逃去，最后只留一个人听候处分；这个团设首领一人，是属于关帝厅的人马，而团员多为一般流浪者，至于新加入的团员先要拜见首领(即乞儿头)，要自告奋勇，主要是当面答应充当"买手"二次或三次。什么叫做"买手"呢？这就是一台食饭留下最后听候处分的人，在当时一般饭店为求"杀一儆百"起见，往往将"买手"打个半死，一定要给点残废烙印以作记号，身体稍为残弱一点的，就挨不起这个苦头，因而毙命的，为数不少。他们骗食的行动，严格规定是不能越界的，各守势力范围，但为了

骗食方便也曾采取轮换的原则，如甲地的乞丐在甲地里骗食了一个相当时期之后，就可和乙地的团员换防，再过了相当时间，又和丙地的互调，如此轮换，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返回原地，这样一来饭店老板们就不会认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虽然这样，但时间久了，还是会给老板防备的，因而他们又采用了另一个不得已的抢食的办法。

这个抢食团产生、发展于民国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大，而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在抗日战争时候，尤其在广州还未沦陷，敌人进行空袭的时候，听说这个团就有人被收买，出来放火箭和放火球，甘心为敌人做帮凶当汉奸。听说当年处理这些流氓地痞的办法，是在敌人空袭前的黄昏时，把全市的乞丐都骗到市郊去，用麻绳连贯地束缚着，由若干武装警察严密地监视，让他们在郊区度过一宵到明天时才放回市区内去乞食。后来发觉这个办法也不妥当，到广州将沦陷前，全数驱使去筑战壕和修路。

（广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

崔显昌

旧社会的乞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人类社会的悲剧。笔者对这个社会问题颇有兴趣，经过长时间的留心，搜集了不少资料，撰写这篇描述和分析“奇迹王朝”的文章。为了印证有些材料，我又走访了一些当事人、亲历“王朝”生涯的老人及知情者。现记述如下：

几个“国王”的肖像

俗话说蛇无头不行。研究乞丐不妨从认识乞丐头入手。

乞丐头，首先是作为一个乞丐，其次才显露其出人“头”地的头头作用而存在，因此，他总是具有两重性格的角色。

先说他的乞丐一般性。

乞丐，说到底不外乎一个“穷”字归总。“既然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穷，在乞丐身上往往成了求生的工具。

有个民间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有个老乞头准备传衣钵。为了测验谁堪此任，老乞头把平时最得意的三个徒弟叫到面前，发话道：“吃我们这碗饭，全靠一个‘穷’字。你们且各做一首说穷的诗，看哪个说得最穷，我就把这个打狗棒传给他。”乞丐头的打狗棒，犹如埃及法老的“权杖”，佛祖的袈裟，乃是世世相传的圣物，谁得到它，就得到了它所辖范围内的最高统治的权威。三个徒弟当然知道它的魔力，便挖空心思做诗，以期得到老乞头手中那根“奇迹王朝”的权杖——一条有暗记、已经

过无数乞头的手摩挲得油光光、金灿灿的“硬头黄”竹杖。

大徒弟想了想，念道：

“吃的在肚皮头，穿的在身上，住的‘桥公馆’（意为桥洞），睡的‘八脚床’（意为两根长板凳搭的床）。”

老乞头皱着眉头，评道：

“吃有吃的，穿有穿的，又有住处又有床，不算穷。”

该二徒弟了。他吸取了大师兄的教训，念了以下一首诗：

“穿的在肚皮头（意为衣服卖来吃了），吃的在身上（意为再吃还得卖衣服），盖的是裳衣，垫的是衣裳。”

他回避了住处和床不说，只诉说和衣而卧，连铺盖、席子也没有。这该穷了吧？殊不知老乞头还是摇头，笑着评道：

“哪来那么多衣裳？开成衣铺都可以了。也不算穷！”

精灵的幺徒弟最后念了四句，老乞头很满意，两位师兄也自惭弗如。他咋念的呢？

“穿的‘千家衣’（意为用从千家万户讨来的小布块缀成的‘百衲衣’），吃的万家谷（意为搜罗人家残羹剩饭为食），盖的肚囊皮，垫的背脊骨（意为不但无铺盖，甚至连蔽体之物也没有）。”

一穷至此，简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乞丐头不该他当还该哪个当呢？老乞头的打狗棒传给了幺徒弟，两个师兄也口服心服。

如果说穷是一切乞丐的共同特点，那么，要当乞丐头，则在此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才成。这些条件概言之即须孚众望，具体而言，则分四个方面。

第一，要能维护“奇迹王朝”臣民的共同利益。须知乞丐是些“自由公民”，都有着“泼倒坛坛充罐罐”的逆反意识，要得到同伙拥戴，必须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在“奇迹王朝”里，谁也别想摆出“绝对权威”的臭架子，否则，乞丐头的打狗棒也会失去“法力”，指挥不了手下臣民，甚至会因此而易主。

第二，要有相当组织能力。乞丐散漫四方，品类繁多，内外矛盾不少，乞丐头必须了然于心，处置得宜才搁得平、玩得顺。

第三，要具备比一般乞丐更高一筹的思想、道德、文化及必不可少的行乞艺术、技术修养和能力。因为落入乞丐群的人，总不免灰颓、消极，遇事浑浑噩噩，而这些，从“王朝”的整体利益来看是没有好处的。乞丐头必须有进取心、有眼光、有魄力、有鼓动力，须不时给乞丐们灌输那些孔夫子周游列国、韩信拜帅封侯一类的古今乞丐“发迹史”，来建立他们“奇迹王朝”的荣誉感，鼓起他们生活的信心，行乞的勇气，同时传授给他们行乞的门径、技术和技巧。

以上三条是乞丐头对内须具备的条件。而还有一条对外的本领也很重要，那就是——

第四，须熟谙人情世故、社会动态。比如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心理特征、生活习惯，特别是市面上人家的婚丧嫁娶，大人物的升迁、寿诞、新居落成，新店铺的开张以及一切乞丐可以介入的好事、歹事，四时八节的常规乞讨，等等，这些都是“奇迹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生计主要来源。乞丐头如果把握不住或支应不开是不行的。

以上四个条件，虽不是每个乞丐头都必须全备的，但至少也得要具三条，并特长其中之一者才行。由此，也就决定了乞丐头的人选主要是来自以下三方面。

一、乞丐们自己发现并推举出来的

有一个叫温宾的乞丐头，1948 年成都《新新新闻》上发表过他的专访，可算这类典型。这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做过壮丁贩子，也当过小偷。一次偷窃失事，被失主宰了左手，便加入了乞丐队伍。温宾在走南闯北的经历中练就了一整套江湖学问，骠悍、大胆，而又精于世故，善于察颜观色，口齿灵便，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凡此种种，使得他在行乞中渐渐崭头角于同伙，终于被成都东门一带的乞

丐们拥为头目，主管了九眼桥、椒子街、水津街、东大街、春熙路这一大片的乞丐事务，成了这一方“奇迹王朝”的“国王”。他的“王宫”在东门大桥下的河滩上。这里是成都有名的乞丐区之一，俗称“王爷庙”。除了发洪水，这里不会被淹，因此经常有百余个乞丐栖息于此。他们或蹲在西岸的干桥洞，或在淤积的沙丘上搭些席棚栖身。“国王”温宾就住在桥边一座吊脚楼里，由两个人称“二姐”、“三姐”的青年乞女伴陪着，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的领地和臣民。

登上“王位”的温宾已不再亲自上街行乞，但每天总要从东到西地巡视一番他势力范围内的情况，其余时间便在吊脚楼里烧鸦片，“二姐”、“三姐”则在一旁给他“打泡子”、装烟枪。他们的饭食是不必发愁的，每天到时自有“臣民”们挑好的端来奉献；烟钱也不操心。每天黄昏时刻，这里热闹异常。过足烟瘾的温宾翘起二郎腿，靠在一副破马架子上，清点乞丐们行乞的收获，接受他们的缴账，听取他们的汇报。乞丐们要想在温面前“打掌心雷”（意为瞒扣行乞所得）是很困难的，因为除了亲自巡视，温宾手下还有一伙贴心乞丐为其作眼线。如果违反了乞丐的“王法”，轻则挨顿臭骂，次则一顿皮带，最重者，打骂之后，赶出“领地”，不准在这一片行乞。要知道，温宾的“势力范围”是成都最有油水的地区，再说，想重新进入另一个“王朝”的“领地”并非易事。

这种“晚朝”毕，乞丐们便聚在河滩上，用“三石一顶锅”（三个石头，顶着一口砂锅）熬煮讨来的残汤剩饭以作晚餐。如果这时你从旁边走过，那飘送来的气味儿还很有些诱人呢。乞丐们进晚餐的场面也很有意思，常常引得一些闲人站在河岸、凭着桥栏观看。乞丐们的生涯属于“忤逆讨来和气吃”的类型，由于晚饭后不再出讨，心情也特别好，三三两两，你推我让。按例，那些因病不能外出行乞者这时也可以分享其得，使共进晚餐的气氛显得更是热闹、融洽。在乞丐们的口里，这些残羹剩饭都有了美好的名目：只剩骨架的鸡叫做“灯笼鸡”，光剩刺笆的鱼叫“篦子鱼”，只剩下一绺皮的肉叫

“月亮肉”，还有酒，名字更美——“星星儿酒”，这是啥意思呢？原来他们喝的酒多是从席桌上折拢来的杯中残酒，上面浮着油花，一闪一闪地，犹如天上的星星儿……这一切，你不能不佩服乞丐们的聪明，感叹他们的乐观，同时也不由不同情他们。

类似温宾这样的乞丐头，在旧时成都四门都有。比如北门城隍庙有一个范某（名已不可考），据说他除了具备一般乞丐头的条件外，还有一种令人叹服的“特异功能”，能够三天不进食，照样精神如常；而一旦吃起兴了，又有足够的食物，他又能够一气吃下平常两三天的食量！笔者就曾亲见他在万福桥桥头同一个好事者打赌，范某竟一连吃下20个生鸡蛋，神色不变。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绝招，使他常常招来好奇者与之打赌，也使得他名声大播，以致后来范某的大讳鲜为人知，而“饭甑子”的诨号倒四处闻名了。

二、破落户子弟

旧话常说：一代兴家，二代守家，三代败家。这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旧社会好些封建家族都演出过这种悲剧。这些家族的不肖后代，到把祖产败光后，也不得不加入乞丐行列。由于他们很有些吃喝嫖赌外加烧大烟的本领，靠了旧日的中、上层社会关系，又多少有点文化，打起滚龙来自比一般乞丐更胜一筹。因为一般人忌其“烂”，不敢招惹他；中、上层社会嫌其“臭”，怕被他沾上，也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切，“奇迹王朝”倒乐得利用其势头，便拥他们执牛耳，期其从中讨得些好处。

旧时成都出过三个有名的破产“大少爷”，其中除“冯大少爷”有些艺术细胞，以“天籁”为艺名“下海”唱了川戏（后来也未逃脱贫病而终的悲惨结局）外，其余两位“大少爷”均先后当了“伸手大将军”，混迹乞丐群终其一生。这两位“大少爷”一姓曾、一姓魏，恰好同住鼓楼街，他们的大名早已被人遗忘，而却在人们口里留传下了不少“曾烂龙”和“喂不饱”的“警世恒言”式的传奇故事来。

“曾烂龙”的祖父在清朝中过武举，后来放过几任美差，大捞一把后在春熙路一带置了一大片房产，其父又跻身金融界，是赫赫有名的聚兴诚银行的大股东。曾家盛时那豪奢可从“大少爷”之父上京应试见其一斑。他一人赴试，随从竟达百余。课读之师自不必说了，伴读之友也不能少，还有陪他消遣，擅长琴棋书画包括冲壳子扯妄妄的耍家、清客一大帮，加上京、川、苏、广各味厨师，中、西医师，以及仆妇丫头又是一大群，甚至连理发师、装烟手，挖耳朵的，修脚捶背的匠人也专门带上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家业传到了“曾烂龙”手中，没多久他就把春熙路的房产弄光整完，只留下一副随身带的大烟瘾，除了点烟盘子上的功夫，无一技之长，落得个“买家变卖家”，托情到“考尔登”大烟馆当堂倌混日子。知子莫如父，“烂龙”之父大概早就看出其子是个啥材料，因此在临终前把应给“烂龙”的那份聚兴诚的产业暗嘱由“烂龙”已出阁之姊代管，冀其能给“烂龙”留条后路。其姊见“烂龙”已沦为烟堂倌，以为时机已成熟，便把他叫到面前，如此这般苦口婆心地一番教诲，见“烂龙”受了感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悔，并赌咒发愿地表示回心转意，重新做人，不辜负先人在天之灵之后，相信了他，把那份代管的产业发还给了“烂龙”。

然而，“烂龙”毕竟是“烂龙”，没好多久，他又故伎重演，把老子给他留作后路的那份产业又糟个精光，连“考尔登”也不敢再让他回去，最后只好沦入乞丐群。中山公园（今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的乞丐因他出身大家，关系众多，消息灵通又粗通文墨，在上下都有些烂名声，便推他作了这一带的乞丐头目。

“魏大少爷”的情况与“曾烂龙”大同小异。但他少有混迹江湖，而多作涎脸客出入于旧交人家。“冷板凳”他可以坐热，主人家的白眼他佯作不见，东拉西扯地找人说话，或者涎起脸皮在别人的交谈中去插嘴搭白。待到吃饭，他不待你招不招呼，端着就吃。最叫人头痛的是，他动不动就向你开口“借”钱，少了还不要，因此人称“喂

不饱”。

经川剧名丑王国仁改编并主演的《归正楼》，就把“曾烂龙”、“喂不饱”之类的人作为模特儿，着意塑造了那位破落户子弟邱元瑞。这戏把“少爷”们的底儿全部端了出来。有几次王国仁扮演的邱元瑞干脆西装革履登场，满口当时的社会流行话，还穿插几句“汆汤英文”（英、汉夹白，半通不通，类似上海一带的“洋泾浜”），使得旧成都一大帮过去、现在、未来的“邱元瑞”们大为恼火。

如果说“曾烂龙”同“喂不饱”之类乞丐头算作城市型破落户子弟的典型，他们的种种行径只能令人生厌的话，那么，在广大农村小场镇还有一些沦为乞丐头的破落户子弟，他们的经历则更多一些喜剧色彩。韩二贡可算此中典型。

韩二贡本名泰顺，是清末民初灌县河西有名的乞丐头，“二贡”是他当上乞丐头后人们对他的称呼。这称呼的由来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原来韩家祖上有田50亩，也算得上山沟里的小康人家。泰顺少年时也读过“子曰”、“诗云”，应过试，可惜连个秀才也未捞上。后来还是卖了20亩田，才捐了个监生，也算有了“功名”。乡邻说：明年高升拔贡，便是贡爷了！这话也不知是捧场还是讽刺，但韩家很是高兴，请众乡邻喝了一桌酒，众人顺水推舟，因泰顺排行老二，便称他为“韩二贡爷”。“二贡爷”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又卖掉一眼仓房，置办起一身袍服；拆了一架猪圈，买了双靴子；又下了两扇大门，换了几把折扇。背地有人编了首歌谣来唱他：

好个韩相公，捐班摆威风。
头顶二十亩，身穿一眼仓；
脚踏猪圈板，手摇大门枋。

韩泰顺本来就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角色，而今“贡爷”的身分又使他抽上了大烟，剩下的家产几下就被他卖光。贡爷娘子无法，只好带起娃娃回娘家过生活去了，留下“贡爷”在萧然四壁中演“饿龙岗”。有趣的是，这时的“贡爷”还是不

肯放下他那架子，虽然这时已经废除科举，连那些正牌子举子、秀才都已经改弦易辙，而他这个捐班“贡爷”还一年四季把顶子、袍子、靴子套在身上，不肯脱下来洗一洗、补一补，以致一身酸臭气，令人闻之却步。

不久，“贡爷”连祖宅也不得不卖来吃了。在他即将离开故宅时，不意踏进了蛛网尘封的旧时书斋，这景象使他百感交集，一把抓起“至圣先师”的牌位摔在地下，骂了声：“捐捐行，肚内空；拿钱买，哄祖宗！”“呸”地吐了泡口水，夹了床破棉絮，直奔王爷庙，往神案上一铺，倒头便睡。从此加入了乞丐行列。

由于韩泰顺来头不小，不久他就取代了原有王爷庙内乞丐头“癞花头”的地位，登基为王了。在乞丐中的地位提高了，在社会上的地位却下降了，人们口中原来称呼他的“韩二贡爷”，减去了后面那个“爷”字，人人都直呼其为“韩二贡”了。

二贡一生啥也不行，而当乞丐头却很在行。灌县河西一带，东起顺埝，西到咪江河，南至沙埂子，北齐猫猫岗，方圆十来里内的乞丐都皈依服他管，地方上该他介入的事，他也办得有条有理。凡是他关照了的人家，他能包你竹林清静，菜地平安；逢年过节，他那身“行头”又派上了用场，全身顶戴袍服外带“官靴”一番打扮，再提上一包点心，专拣当地大户人家去贺拜。走到门口，先还斯文几句：“房子两头翘，银子起窖窖。恭贺新春，财宝万金。主人家，二贡给你拜年来了！”

二贡登门，主人家不敢不赏脸，赶紧请进屋里，款以酒食，送上红封封，然后他连吃带包，嘴一抹，手一拱，起身告辞，又提上那永远不留下的礼品再走另一家去了。

据说 20 年后，他妻子带回娘家的儿子成家，口说敬亲，实际上是害怕讨口老子念他母子弃家而去的旧恶前去捣乱，便托人强劝二贡回家受拜。二贡欣然命驾，由众乞丐前呼后拥进了儿子的新房，脱下了旧袍，换上了儿子给他备办的新衣，笑呵呵地接受了子、

媳的参拜。但待到礼成、宴毕之后，却立即脱下新装，换上旧行头，仍然率领众乞丐前呼后拥，飘然而去。三十年代初，韩二贡寿终正寝于王爷庙。死时还是顶子、袍子、靴子，外带门枋换来的扇子，再加上赶来奔丧的儿子，他也算“五子送终”哩！

三、世袭者

乞丐头居然也有世袭，乍一听不免令人生疑：前辈讨口已经够伤心的了，谁还想继承要饭这种“祖业”呢？然而，据笔者了解，硬是有，而且还不止一家。且举渠县的“周二爸”为例，这位有名的乞丐头的“世袭”经历和行乞作为是很有些典型意义的。

旧时渠县，说起“周二爸”三个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都说不出他的名字来，只知道这是位了不得的乞丐头头。

“周二爸”的父亲就当上了渠县的乞丐头，至其临终，周氏门中已人丁兴旺，小有积蓄。按条件，“周二爸”这一代满可以全部脱离此道，另作生理。但周父已尝到当乞丐头的甜头，觉得弃之可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老周毅然作出决定：把乞丐头的衣钵传给精于此道，也乐于此道的老二，其他几房，则散财析产，或商或农由其自去。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周二爸”的继续经营下，到他六十多岁时，竟然远远超过其他几房，成为有田地、有房产的一方“名流”——虽说身分仍然是乞丐，但名声却响得很，地方上大凡小事都少不了请他出头露面才弄得好。而你切莫以为他是乞丐，一定是有请必到吧。那还不见得。（一）他有明确的是非观点；（二）他还有一定的虚荣心。

某年夏天，渠县某无恶不作的暴发户两爷子双双被淹死。按说守尸棚（旧时迷信，非“寿终正寝”者的尸体是不准进家宅内停殓的，须在户外临时搭棚停放，待做完超度法事后即在棚内闭殓、发丧、下葬）一事是非乞丐莫属的。丧家自然要请“周二爸”出面。然

而，“周二爸”并不买他的账，非但自己不出面，还命令渠县所有乞丐不要理睬他们，以致尸棚无人守，最后两具尸体被野狗拖得七零八落。

类似的事情，说明“周二爸”并非一般贪利的乞丐，而是有相当正义感，同时也深得人心的人。

“周二爸”也有一点虚荣心，那就是，即或有人请他了，他还得看主人的身分够不够而定。一般人家的红白喜事是请不动他的（他当然也不至于像上述那样对待），只是到时指派一名下手代表他，带一帮乞丐去应酬一番就算了，而主人也不以为忤，事后也少不了他的“红封封”。主人身分够，名声又好，“周二爸”才肯亲临。凡逢“周二爸”亲临的时候，主人是格外高兴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其一，“周二爸”会带来一帮下手，这些人都是操办红白喜事的行家，上至迎宾知客，下至帮厨跑腿，以及到街坊上借桌子、抬板凳等等杂务琐事，他们都可代主人之劳，办得有始有终，有条不紊。其二，证明主人自己在地方上名声还不恶，特别是“周二爸”都肯赐步亲临了。为此之故，主人对周总是以上宾待承：坐上席、封厚礼。如果是办丧事，周送的挽联一定要挂在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像“周二爸”这样的头面人物，自然不会亲自去作一般的乞讨，届时自有各路下手前来奉献。唯有一桩事“周二爸”绝不肯假手他人，定要“御驾亲征”。啥事呢？“周二爸”致富的主要来源——一年一度的讨“蔗水”（产糖地区对熬糖蔗水的俗称）。

旧时渠县乃蔗糖一大产区，农家皆种甘蔗。砍了甘蔗，全部运到附近专营的作坊，请其代为榨“蔗水”、熬糖，事后按糖量付一定的加工费。这时的“周二爸”就沿路向作坊讨“蔗水”来了。名虽为“讨”，实际上含有索“例贡”之意。为什么叫“例贡”呢？因为凡向周施了“蔗水”者来年种甘蔗就不至出现失窃、被损之类的人患，周就算是承担了守护的义务，而他也是有力量维护蔗区的安全的；反之则难保无虞。乡户们乐得以少量的代价换得个放心，于是也届时

“纳贡”，习以为常。

“周二爸”的乞讨是很有气派的：身着长衫、马褂，手柱龙头拐杖，昂首突肚走在前面，身后一左一右两个下手背着背兜跟他贴起，背兜头少不了那个祖传的“法宝”——一只可容一二十斤“蔫水”的大沙罐。

走进作坊，“周二爸”向主人抱抱拳，说几句例行的说福道喜的话语，乡户们会意，便以其“蔫水”之多寡，或一罐、半罐，或一瓢两瓢，把“蔫水”（有时还是半成品清糖呢）舀进周的沙罐。

不要小看这一瓢、半罐之得，涓流积海，“周二爸”一季讨得之总量，竟比一般中、小乡户所产还多哩。而且，他一不花本，二不纳捐，三不出加工费（作坊为结人缘，也特免费为其熬成成品糖），他全部干吃净落。加上“周二爸”经营有方，总是把所得之糖以低于市价的便宜卖给外地贩子，或者本地的小宗糖果糕点作坊、店铺，倒糖饼之类的小贩等等，出手又快又不打眼。如此年复一年，“周二爸”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成了一个挂着乞丐招牌的殷实户了。

各地的城隍庙，常常是“奇迹王朝”的天然领地，因此城隍庙祝这个角色往往又充当“王朝”的“国王”。而川滇边境上鹤庆县城隍庙庙祝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这里的庙祝，不晓得啥原因也是世袭——包括乞丐头的职权在内。这个“庙祝世家”（也可说是“奇迹王朝”王族吧）姓董，末代叫董国珍。董家住着庙里三间大耳房，生活很优裕，一家人都烧鸦片烟，一天到晚屋头的烟灯长明，加上一日三餐的蒸炒俱全，常使院里香气扑鼻，乞丐们走过馋得流口水，忍不住耸起鼻子作深呼吸。

董国珍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三个方面：

一、化香粮。这是在收获庄稼时的活动。届时，董国珍或者他的儿子带着一伙乞丐，打起“鹤庆县城隍庙”的招牌便去走乡串寨了。每到一家，大喊一声：“城隍老爷募化香粮，保你一家清吉平安！”户主无论怎样穷，都得把或多或少的粮食送给他们。据说，这

宗收入每年可得二三十石(五六千斤)。若是路途遥远,董国珍便将这些募化来的"香粮"就地卖掉,携钱而归。

二、接斋饭。城隍庙里,一年到头香火不断,杀鸡煮肉办酒席者很多。董国珍的老婆、儿女常常等人家开宴之际,端起钵钵向香客索取"斋饭"。说是"斋饭",其实酒肉荤腥来者不拒,多多亦善。

三、摆筛盘。每当正月初六、六月初六、八月十六,董家总要在大殿正中摆上一面大簸箕,香客到此,便请你"随喜功德",往里面丢点钱。这个数目也是不小的。

鹤庆县民间有个风俗,中秋节每家每户都是自家做月饼。有一年中秋节前夕,董国珍一家想了个花招,自家懒得动手做,单向街坊借,声言借一个还三个。等到十六那天,天还不亮,他就自家在"随喜功德"的簸箕上先放几个月饼,香客一来,见可以用月饼"功德",心想,月饼家里有的是,用它作"功德",还可以省现钞。于是后来者便纷纷以饼代钱,丢满了簸箕。事后董家小孩子说,那年他们收的月饼简直堆成了山,吃也吃不完,还拿去喂猪哩!

这三项收入,大多是靠众乞丐出手搞的。为了役使众乞丐,董国珍平常还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比如,某尊菩萨面前的那盆斋饭(香客上的)归某人接取,某殿神灯里的香油归某人去浣。此外,他还常常把些吃不完、穿不尽的东西作为小恩小惠施给乞丐们。因此,董家的世袭乞丐头地位得以连绵不断。

但董氏家族也懂得,要巩固地位,一味地笼络还不够,还得恩威并施、刚柔相济。因此,他这一"王朝"里也有一套"王法"。比如凡不经关说擅自入庙投宿者,擅接斋饭者,对他无所孝敬者,外出偷鸡摸狗被人发觉质问上门者,不听招呼者,轻则骂,重则打,甚至驱逐出庙,捆送春官处置等等。

乞丐头的人选,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算是主要的、也是一般的之外,也还有一些特殊类型,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官委民办"型吧。这种类型的乞丐头,多存在于边远偏僻的小县份;细究起来,这种类

型的存在似乎更古老，我们还可以从中寻究出些我国“奇迹王朝”古风古貌的蛛丝马迹来呢！

这话得从“春官”说起。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作为最高统治权的象征、皇帝佬倌口中常常念叨的“社稷”，其本义就是主宰农事的神祇。为了祈求一年的丰稔，每年立春之日，都要由“春官”主持祭社稷之神。中央由皇帝亲自主持，各地方由行政头把手主持，即皇帝是“首席春官”；不消说，那时的“春官”是相当荣耀的。这个隆重的仪式在中国也保持了几千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帝制的消灭，“春官”祭春的仪式也无形中消失了。但以农为本的中国本质上是离不开“春官”的，至少需要有人来发历书，宣告一年农事伊始。于是，一些边远偏僻的县城仍然保持着“春官”的编制，只不过不是地方长官亲任，而是留任乡约的兼差罢了；大地方呢，“春官”则纯由乞丐临时“扮演”了。

保留着的“春官”也在衙门里领一份粮饷，虽然他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往日之高，经管的事务也琐碎、劳累：放铁铳子报时，为政府传锣兼打更、开关城门，以及统率管理全县乞丐事务等等，但仅以管乞丐（亦即任全县乞丐头）一项，就已经很有些油水可捞了。

我们不妨看看鹤庆县的例子。

鹤庆县，乃川滇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这里直至解放前夕，还保持着“官委民办”、即由在衙门吃粮的“春官”当乞丐头的制度。

全县最高的乞丐头目叫“王春官”，解放时他已有 60 岁左右。在他之前，全县的春官事务是由一个姓施、一个姓母的两名乡约共管，平分秋色、利益均沾，两人死去后，由“王春官”接任就一统天下了。由于“王春官”的善于经营，渐渐积攒了家业，操出了派头。一家人住了五间楼房，鸡鸭鱼肉酒，隔顿不隔天，单夹棉皮穿戴四季分明。到后来，他口称“年纪大了”（实际上主要是捞得差不多了），便主动“放权”，除了大事，其它如乞丐杂务之类全委给另一个叫张

六顺、绰号“红鼻子”的乞丐去管了。红鼻子张六顺虽不领衙门粮饷，不属官家人，但他毕竟是受“公事人”王春官的委派，到底有点点“官气”，终与前述三类乞丐头有所区别。

“红鼻子”临解放时有四十来岁，四个孩子，全家住在城隍庙戏台下。他的大儿子是个傻子，长到十几岁了，还连话都说不清，一天到晚精赤条条，鼻涕糊一脸。

“红鼻子”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作为乞丐头，他也不愿意“在一根树子上吊死”，还喜欢动脑、动手搞点“多种经营”。平常时间，他每天带着老婆孩子上街、甚至下乡讨口。逢场天及庙会期间，他就摆赌摊，专以押宝赢钱。他的主顾多是些青少年，赌注不大。他当庄家，靠得住赢。原因很简单，每次开宝他都以六分之五的优势在同下注者相较量。他的赌具是一只刻着鱼、虾、蟹、蛇等6种动物的骰子。骰子扣在一杯一盘内，面前铺着一张纸，也与骰子相应画着6种图案。见有人围拢来，他就捧起杯盘摇得哗哗响，一边嘴吆喝着招徕人们下注：“押押押，红鱼虾虾随你押，押到哪个都有钱拿……”那声音、气氛是很有诱惑力的。青少年们纷纷按自己的揣测下注。“红鼻子”不断卖关子，注越下越多。眼看差不多了，他把杯盘往当中一放，用指头在杯底敲一敲：“开啦，开啦，要押的快押，不押的莫后悔呵！”眼睛一扫周围，又引得有人下注或加注。在众人屏息注视当中，“红鼻子”轻轻揭开杯底。在一阵或狂喜或懊丧的叫嚷声中，“红鼻子”报着：“虾虾赢了，赔，走！”按骰子现的图案，给押中者赔了钱后，顺手把其余的注往面前一揽。像这样，他总是以赢贴输而有余。“红鼻子”很懂得赌徒心理，把杯盘一扣：“莫来头，头盘输二盘赢嘛，舍得宝来宝掉宝，舍得珍珠换玛瑙！”捧起杯盘，又是一阵猛摇狂呼，继续赌下去。虽然每一场到最后几乎都只有他一个人是赢家，但人们还是场场都要去光顾他。

1945年，“红鼻子”连交两场红运后，他的事业又发展了。

第一次交运很有点偶然。

鹤庆城北，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彭屯，一个叫母屯。两村之间是一片荒野。荒野里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碉堡。碉堡已多年无人居住。1945年的一天，偶然间有人发现碉楼上有一具藏族人的尸体，赶紧去报告了两个村的村长。经鉴定，那个藏族人是路过这里，因饭酒过量醉死的。县府决定尸体由当地掩埋了事。处理无主尸的事向由乞丐头经办。村长找来了“红鼻子”，说是事后可以给顿酒钱。“红鼻子”见死者身上穿有一件红色“楚巴”（藏族人毡织的上衣），说：“酒钱我不要，把这件楚巴给我吧！”两个村长商量了一下说：“行，那你扯节白布来裹他。”“红鼻子”答应下来。三扒两爪剥下楚巴。不到两个时辰，“红鼻子”不但扯来了白布，还买了一口薄薄的棺木。人们都夸他心好。他笑着说：“别这么说，我是在楚巴里发现了几块钢洋，不敢昧良心。”据后来的传说，那天他所发的财喜，岂止几块钢洋，还有两砣汤圆大的牛头黄金哩！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红鼻子”自发了死人财后，更有条件发挥他经营事业的聪明才智了。第二年，他的机会又来了。这回发的不是死人财，而是“死猪财”。

原来那年当地猪瘟流行，而且死的都是大肥猪。一个城镇一天就要死一二十头；加上农村，数目更是惊人。乞丐们纷纷去扛死猪，剁馅子、卖烧腊、腌腌肉。“红鼻子”不搞这些。他另有打算。他以叫化头的权威，命令手下四出搜死猪，扛到戏台前，剥皮、剔肉、扯油，肉归扛猪者，“红鼻子”要油和皮。他把油弄到河里漂洗干净后炼成油；猪皮呢，找硝皮匠硝好，然后用来与油一起打成包，找马帮长途驮运到昆明去一齐卖掉。他这壮举人们有两种说法：一说卖给肥皂厂做原料了，一说“红鼻子”把这油运到天远地远的昆明城，卖给“海堂春”一类的大饭馆了。不管怎么说，反正“红鼻子”又发了一笔横财。

发财是发财，但身为低贱的乞丐头“红鼻子”还是得受制于人。

解放前夕，鹤庆县的地主豪绅们为了装点一下“热心地方”的

门面，捐积了一笔款项，决定维修破烂不堪的城隍庙。这一来，“红鼻子”就得搬家了。“红鼻子”舍不得戏台下这片他发家的龙脉宝地，找到管事人，提出戏台这段工程用款全部由他负责，交换条件是台下仍然由他家居住。管事推故不肯答应。“红鼻子”一气之下，化钱从鹤庆县大地主丁十六手里买下了北门外娘娘庙附近的5亩多菜地，全家搬离了城隍庙，另立门户。

“红鼻子”买得了丁家的菜园，仍不敢大兴土木，只在园里搭了两间人字棚棚，保留着他的乞丐风貌。一家人呢，他仍然在主持乞丐头事务的同时搞他的“多种经营”；憨儿子照例出去讨口。只是他的算盘打绝了，5亩菜地佃了3亩给别人种，留下的两亩窝棚前的地，他还请了长工在家耕种。他满以为这一年又给他的“多种经营”增添了内容和光彩，殊不知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按照有关政策杠子一比，“红鼻子”恰恰进了界线，捡了顶富农帽来戴！有人说他是“智者之失”，又有人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

“红鼻子”自己对此总结得最中肯：“运气来了，门枋都挡不倒；霉登堂了，临到天亮还要来泡尿！”

除了前述这些类型的乞丐头，据笔者所知，个别地区还有些产生乞丐头的特殊方式，但不属四川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了。

综前所述，“奇迹王朝”虽然是贫穷社会的产物，但大大小小的乞丐头们，如前述的周二爸、王春官、董庙祝之类，他们是并不穷困的。他们是“王朝”中数量不多，而能量却很大的人物，实质上是一伙“鸡脚杆上剐油”的特殊封建把头。在物质方面，乞丐如果不臣服于他们，向他们称臣纳贡，讨口也讨不起走；在精神上，他们也不得不乞灵于“半把香”的“香堂”，靠乞头们不断“注射”前述那些乞丐的“发迹史”的“精神鸦片”，来支持他们在心造的幻影中挣扎求生。

因此，要认识“奇迹王朝”，还必须深入了解它最底层的臣民。这是“王朝”中人数最多、“色彩”最“丰富”、情况最复杂的组成部分，且容下面专章叙述。

百 丐 录

按之常情，沦为乞丐，无异入于死途。然而，乞丐们抱着“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的信念，置之死地而后生，事无业之“业”，栖无家之“家”，走无路之“路”，求无法之“法”，很有些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悲剧美”。难怪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仅以旧时成都所见，乞丐的求生之道就不下百种。

为检阅方便，笔者在下面按其门类归纳，列而述之。

一、常年的乞讨

在常人的眼目中，乞丐们也确实懒，差不多要上午九十点钟才次第登场，进行讨乞活动。但仔细想一想，这种指责也有些片面，因为对于乞丐生涯，也实在没有起早睡晚的必要，试问，哪个会自家都还未吃早饭就先施舍乞丐，或者自己都上床睡觉了还起来倒碗剩饭给讨口子呢？乞丐之懒，从某种意义上讲来，实在是不得不然。九十点钟，半晌午，照乞丐内部的说法，是“媳妇把饭煮好了”的时刻，届此上街，正是时候。于是，乞丐营里便纷纷卷起草帘子，带上自己讨口的家什，各以各教，各走各路，粉墨登场，叮叮哨哨，咿咿呀呀，上街行乞去了。

（一）路讨

这是无甚能耐的乞丐常用的乞讨方式，人称其为“伸手大将军”，因为其行状多为一手挽破篮，篮内放一只大土碗，拄杖而行，另一手向前摊伸，一路哀号：“善人老爷，锅巴剩饭！”锅巴剩饭也者，旧时成都市民多吃焖饭，每饭皆有一层锅巴，自己吃不完者，便掺瓢水或米汤煮成锅巴稀饭，用来打发乞丐。乞丐呼乞“锅巴剩

饭”，也含有所求不高之意，外人听来亦易生怜悯之心。当然，你若以好饭好菜施舍给他，他也决不会因为不属“锅巴剩饭”而拒绝。反之，如果你端给他的剩菜剩饭变了质，他会拉下脸来，转身就走。因此，旧成都有一句谚语：“讨口子还嫌馊稀饭”，即源于此，语中含有指斥人不识抬举、求之过奢之意。

这种路讨者，乞丐们自称为“寻子”、“找娃娃”。他们于人也不强求，有施舍者招呼便受而谢之。

还有一种路讨，他们不要“锅巴剩饭”，只追随路人要钱，乞丐自称叫做“撵狗”、“赶鸭子”。给他钱则称谢而去，不给则悻悻，若追讨对象是单身女性，乞丐认定乞讨无望了，还会用阿Q的“精神胜利”战术偶耍无赖，嘻皮笑脸地说几句“太太，老爷要点钱嘛”讨得一阵臭骂，也求得个自我满足而去。

（二）艺讨

分“靠门神”和“钻格子”两大类。“靠门神”又名“清册子”，意为在街上沿门乞讨；“钻格子”是指专拣茶坊、旅店、烟馆之类的场合行乞，但乞丐的规模、水平、境况比到这里的流浪艺人更不堪了。

艺讨的品类、花样最多，而且行乞的方式各具特色，故下面再细分之。

(1)莲花闹，又作“莲花落”。这本是一个曲艺品种，北方称“落子”，现在叫“快板”或“快板书”，不知何时流入四川，变得很有“川味”，而且在旧时成了一种专为乞丐行乞所用的技艺。

打莲花闹的乞丐真不简单，“嘴说话，手打挂”，一张口、两只手从未停过。一手打着两片大竹板，敲着匀速的“嗒、嗒、嗒”的节奏，另一手抖动一串小竹片，发出“哩哩”之声，与“嗒嗒”之声相穿插，合成“嗒哩哩嗒，嗒哩哩嗒，嗒哩哩嗒哩哩嗒哩哩嗒”节奏感很鲜明的音响。随着这音响，乞丐口里妙语如珠，源源滚出，那些两句一节，上口押韵，风趣诙谐的唱词，能针对主人的行业、身分、态度、语言随机应变，“见子打子”，从旁听来，简直是种享受。

“走一步，又一步，不觉来到某某铺。”这是常用的“开场白”。根据这“某某”可以接很多套语：

“掌柜的锅魁大又圆，吃上一个管一年。”这是对锅魁铺的赞词；

“掌柜的棺材做得好，装起死人不得跑。”这是对棺材铺的谐谑；

“掌柜的鞋底打得不烂、不硬、不厚又不薄，穿起走路最巴脚。”这是赞美布鞋店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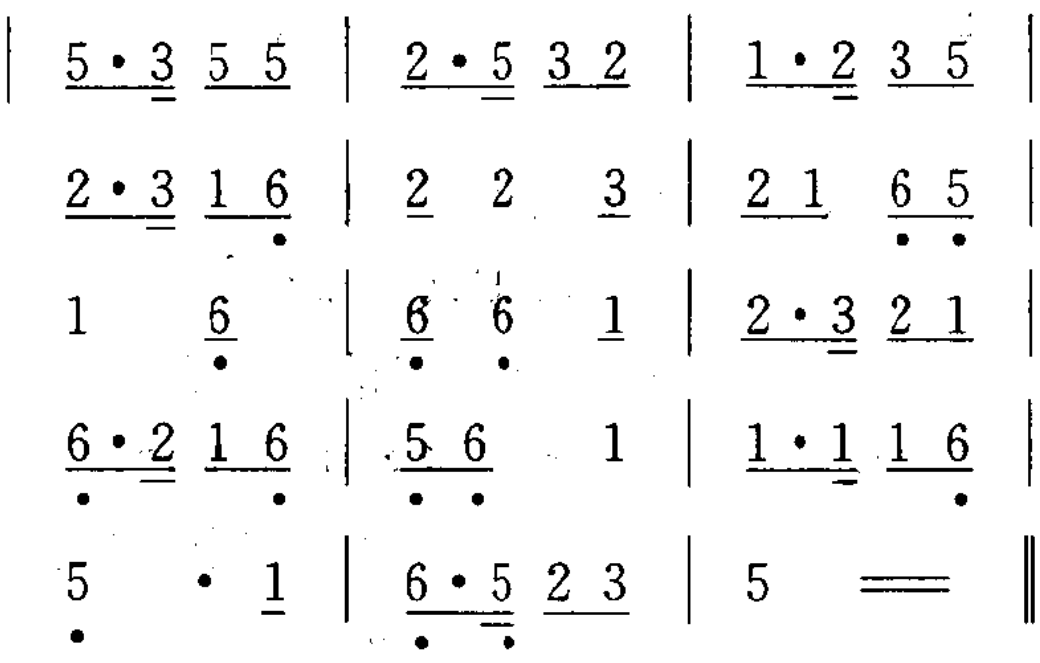
如此等等。主人家被他唱高兴了，便打发几个钱，让他走路。

若遇主人不耐烦，回他“没得零钱”，他的应对则变成一句机巧的唱词：“没得零钱有元宝，你有元宝我能找。”意思是：你拿大票子出来吧，我有零钱找补给你呢。吝啬者若再回绝：“没得钱！”他又出口成章：“没得钱，给把米，出门之人不拘礼。”米也“没得”呢？“没得米，饭也行，人不落难不求人！”主人上火了，便有些口出恶言，“莲花闹”也不示弱，可以来个反唇相讥：“为人难开求人口，望你掌柜搭个手，你不搭手我不走，拼个老鸹等死狗！”“搭手”者，周济也，把你比喻成“死狗”，叫你下不了台。总之，乞丐不断以他那机智的唱词在你门前打唱着。这种战术有时也还奏效，但免不了要大费唇舌，甚至流一身汗。但遇上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乞丐也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偃旗息鼓，“多走一家”了。

还有一种人称“肉莲花闹”的乞讨方式，也顺便提一提。这种乞丐手中没有竹板，而是以手拍打精赤的上身，发出类似于“莲花闹”的声响而得名。乞丐一边手舞脚蹈、跳踉作态，一边唱词，一方面滑稽可笑，一方面呢，不停地拍打，胸口由红而紫，也怪可怜的，好心人不忍多看，便给钱撵走他。

(2)连宵。北方叫“霸王鞭”，四川又叫做“绺连绺”或“柳连柳”。这同莲花闹有好些相同处。它本身也是一个曲艺品种，到了四川成了专为乞丐行乞的一种手段，也是一边用敲打节奏的乐器伴奏，一

边唱词的艺讨方式。但是，两者细节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乐器不同。连宵是用一截两三尺长的竹杖，中间镂空，穿上铜钱，两头扎上红红绿绿的布条做成（这襟襟绺绺的布条或许就是“绺连绺”得名的原因）。二是连宵的音乐性更强，还溶入了一些舞蹈动作，比起莲花闹的只动手、动口，身体基本不动来，连宵可谓载歌载舞。连宵的唱腔是有固定的旋律的：



听起来很悦耳。加上歌舞者应节旋舞着连宵在手心、手肘、肩头、脚的内弓和外侧、脚跟上一下下的敲击，同时挥手、耸肩、踏步、腾跳，全身都得和谐地运动，给人一种粗犷的美感。三是连宵的唱词是固定的四句一环，单句即前记谱的第一至第四小节和第八至第十一小节为正词，相当于“莲花闹”“见子打子”的句子；双句，即谱的第五至第七小节和第十二至第十五小节，是“副歌”，歌词是固定的，即第五至第七小节唱“绺呵得儿绺连绺呵”，第十二至十五小节唱“荷花绺得连，得儿海棠花”；有些时候连宵为两个以上的乞丐集体表演，则由一乞丐主舞（动作花哨、复杂些）兼领唱单句正词，其余的人则伴舞（动作单纯些）兼伴唱副歌。

（3）金钱板、荷叶。这是两种四川曲艺品种，用它们来作为“清册子”的多是些走投无路的民间艺人。金钱板这种演出形式至今还保持在曲艺舞台上，不须我来介绍；而“荷叶”一项，现在已很难看见了，须得多说几句。“荷叶”的伴奏乐器是一面水镲，演唱的段子

除同于金钱板外，还以川剧唱段为特色，由一人演出。演唱者一手执镲，一手执一根筷子，用敲小锣的手法敲出一串哨哨声代替一整套川剧锣鼓，一边用川剧唱腔演唱，演唱中还借用手中的乐器作出各种身段来烘托和渲染气氛、塑造角色。唱完后，水镲即作为讨钱的工具。乞丐们常唱的段子有诙谐的《小菜打仗》以及川剧须生的唱段如《马房放奎》、《南阳关》等等。

(4)花鼓、车灯。这也是两种四川曲艺品种。其作为行乞手段的原因类前。只是这两类行乞多有女乞介入。其中有的还能表演精彩的特技；如花鼓的甩鼓捶和抛刀刀儿，即在不中断演唱和敲打锣鼓的过程中把鼓捶一甩一接，一根、两根甚至三根，穿花、高抛，除了在面前甩还能抬腿从腿下甩，甚至挽"背花"从背后抛起来。"车灯"也是有固定的曲调，载歌载舞，最后一句有帮腔的副歌穿插："金钱梅花落"、"荷花闹海棠"，花鼓有名的唱段是《四季》、《五更》和《十二月》等。

(5)杂耍。前述几种艺讨都是四川人，还有一些艺讨则主要是外省人，特别是河南人。因为比四川更苦寒的河南一带，历来就有向外逃荒的风习，其中有一部分就以唱猴戏、演杂技入川卖艺求生。其初，沿具一定规模，或圈广场，或赶庙会，卖票集体演出。其中有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班子垮了，成员们只好各奔前程，一些人便不得不沦为个体乞丐，靠沿街乞讨求生。如猴戏、杂耍、高跷等便是其中常见的几种。

猴戏。行乞者背着行囊，一手牵只猴，一手提面锣，来到人家门口，敲响铜锣，指挥着猴子，用河南腔唱道："叫你转，你就转，转个圈圈大家看，赚了钱俺们好回河南。"猴儿应着锣声打圈圈、翻筋斗、打"鹞子翻身"。锣声一停，乖觉的猴儿便取下"戏脸壳"(面具)向主人伸"手"要钱。围观的孩子们常常丢几颗花生、胡豆之类的食物给它，它还会很有礼貌地向施主行个举手礼哩。

杂耍。这类行乞者没有多少言语。他们走到一家，同主人照个

面后，便随手取过扫把、掸帚子、板凳，或顶在头上表演平衡技巧，或就着板凳“拿顶”、“下腰”，以他们高超的技艺向人们乞讨。

高跷。四川叫“高脚狮子”，高跷乞丐不是一家一户地作表演，而是选一段街面，先摇头晃脑地走两趟“通街”，唱几段地方小调，再翻一趟“通街筋斗”，即带着高跷在街面上一连串地翻筋斗，然后再走上街沿，一家一户地求赏乞。

(6)“包打不响”。这是旧蓉城乞丐中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有点疯疯癫癫的：腰扎一根草绳，从脊梁上插一根树条子，越过头顶，弯到前胸，拴根麻绳，绳下吊一面篾条圈圈内糊报纸的“锣”，“锣”面上写着“包打不响”几个字。沿门乞讨时，手作打锣状，口发哨哨声，也不说其他的话语。管你给钱不给钱，他一脸的傻笑是不变的。在众人开心解颐之余，他也不乏讨获。

(7)衔木碗的哈叭狗和它的主人。这是一个行乞的组合，笔者儿时常跟随其后作观察，至今仍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不失为一篇散文的好素材。

一只颈上系着铃铛的卷毛哈叭狗口里衔着木碗走在前，它的主人——一个断了下肢的乞丐执着木掌，以手代脚跟在后面。虽然主人褴褛不堪，狗却打整得干干净净，清爽的毛卷闪着光。这意味着主人不仅把它当作乞讨的工具，而是视它为孤苦中的亲人，寂寞里的伙伴，对它倾注了爱的感情。你看他那一双眼睛，对周围其它一切是那么冷漠(也难怪，世界对这可怜人也够冷漠了)，惟有看到身前的它时，便泻出慈爱和亲切的光彩来。他可以忍受别人加予他的厌恶、鄙夷甚至侮辱，但绝不容许有人捉弄他的狗，否则，他就会发怒，轻者唱斥，重则把身边的木掌向你掷来。

那狗确实也乖。虽然不拴不套，它并不撒野。它非但没有把残疾的主人甩开而去，行走之际还时时回头顾盼，似有深怕主人跟不上之意。

除却叮叮铃铎和哚哚木掌声外，他们的行乞可说是无声的。主

人的点头、摇头，甚至一个眼神，那狗也知情会意。点头，狗便停下，把木碗放下，喉头呜呜有声地向房主人摇动尾巴。得了施舍，自然欢天喜地又转一家。房主人老是不理睬呢，它便回顾主人，主人不表态，它又回过头去，面向房子主人再讨。如是几次，如果它的主人皱眉一摇头，它立即停止摇尾，喉头的呜呜声便变成几声开口的汪汪声，似乎在骂房主人的吝啬，重新衔起木碗，恨恨而去。

后来再也没看见这个乞丐组合了。听说因乞丐先狗而逝，这狗也竟不吃不喝，哀号经旬而死。呜呼！“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信哉！

(8)托钵行者。这是旧成都街头一度出现的一个异人，魁梧高大的个头，打扮得僧不僧道不道，又显然不是俗家人。这人行乞的方式也很古怪：手托一个大铁钵，少说也有好几十斤，不走一般住家户和小摊店，专找大商店随喜功德。他又不像一般的游方化缘者，向主人祈祷，说吉利话，或者念经诵谶。他走到你的面前，全然不出声息，仿佛是个哑巴，只把铁钵伸到主人面前，用灼灼的目光盯着你，令人感到一股威压。如果你施舍，他也不计较多少，转身悄然而去；如果主人不布施，他的铁钵越凑越近，浓眉越抬越高，眼睛也越睁越大，稍久点，他便砰地一声把钵往柜台上一搁，赖着不走了。你想去搬他的家伙么，一般人休想搬得动，更何况面前还有这一座黑铁塔也似的汉子威镇着，你敢惹恼他么？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此人不讨则已，一讨非给不可。有了这经验，一些店铺只要见他的目光扫来，不待他登门，便打发一个徒弟主动迎上去，往他的铁钵里丢点零钞，免得他招来围观，影响自己的生意。如此讹而不恶的乞丐中豪杰，倒也为“奇迹王朝”扬眉吐气，生色不少。

(三)苦讨

这又是乞丐中的一个流派，他们的乞讨方式就比托钵行者来得刺激多了。此类乞丐冒着危险，耍出种种花样，激发人们或生同情，或生厌恶，甚至感到恐惧，赶紧掏出钱来把他们打发走，以求得

心境的平静。

苦讨的手段不少，旧时成都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脑门上钉钉子。行此道者，一手拿根大铁钉，一手捏个鹅卵石，向人行乞时，也不说话，只是先把钉子、石头在头上比一比，你若会意给钱，他就不刺激你，领谢而去；你若不给，或者不懂，他就当着你的面，以石头敲钉子钉脑门，直钉得鲜血顺着脸颊淌，叫你受不了，还是只好给钱撵走他了事。

(2)吞刀。行乞者仰面朝天，从口中插入一柄明晃晃的柳叶刀，其效果同脑门上钉钉子一样，叫人受不了那刺激而给他钱。

(3)耍蛇。蛇这种东西，本来就令人既怕且恶，乞丐偏偏还要在你面前把它耍来耍去，或挽在手膀上，或绕在颈项上，时而还要捏着它的头，翘起来，吐出火焰般的信子。你若还不动心给钱，乞丐便耍出看家本领——吞蛇！

乞丐昂起头大张开嘴，两手把蛇拉伸，从头到尾往嘴里塞、喉咙里吞，直塞得乞丐的脖子鼓起来，蠕动着，实在叫人目不忍睹。当事者只得赶紧给钱，叫他走开。

此外，尚有吞铁钉、玻璃渣进行苦讨的，但据说那已含有耍魔术的性质，除了不知情者受其惊吓，知者则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苦讨也有演成惨剧的。

有一次，乞丐正吞蛇在喉，旁边一恶人竟暗中以手上的烟头触蛇身，蛇负痛猛窜，直入乞丐腹中一阵乱钻。乞丐立时狂呼惨叫，倒地乱滚，不一刻，两眼暴鼓，口鼻出血，脸若猪肝而死。

(四)骗讨

由于苦讨法所冒风险太大，乞丐们又生出种种骗讨的方法来代替和发展它。据笔者所知，四川地区常见的骗讨形式和个别典型人头例子有下面这些。

(1)装相。这是指健康、正常的乞丐，装成哑巴、瞎子、瘸子，或者形形色色的伤、残、病，以唤起人们恻隐之心，从而更利于行乞的

一类方法。其中，哑、瞎、瘸较易装假，只须经过一番训练、体会即可上阵。假伤、假残、假的恶疮、恶病则要做些手脚才行。乞丐头便有这方面的专门学问。这些学问属于“奇迹王朝”的“绝密”资料，历来是口口相传，除了接传衣钵的乞丐头，外人是不能知道的。如果把它们详细地搜集整理出来，倒还不失为一份有趣又有一定价值的历史资料。笔者对此作过一些了解、访问，虽不得其详，但也不得不叹服乞丐们的此中功夫。

据个中人介绍，各种“相”的装法是相当复杂的。大体说来，他们可以用猪、牛、羊的内脏，鸡血、油纸、姜黄、巴豆、米粉、豆渣等等为原料，按祖传秘方的配伍、操作，在正常的人体上塑造出形、色、气味逼真得连老有经验的医生也要被迷惑的断脚残臂、大面积烧伤、血污狼藉的恶疮、痈疽，甚至号称“鼓胀病”的晚期肝腹水症状来。

顺便说一点，旧中国“奇迹王朝”虽有“装相”这一门，但好在是个装，即去掉道具还可以还乞丐以健康正常的本体面目。而外国的“奇迹王朝”则来得更残酷。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叫做《乞丐王国》的报道揭露，埃及开罗市内有一个乞丐王国，它的上层集团是一小撮人间恶魔，人称“残废制造者”。他们为了让本国的穆斯林及外国的旅游者产生怜悯之心，给“王国”的臣民以施舍，竟专门豢养了一群“外科医生”，在乞丐们身上施行“手术”，制造出各种真资格的残疾——畸形、瞎眼或者缺臂断腿等等。

与此相比，中国“奇迹王朝”的“装相”种种，虽说不上正大光明，但到底还算文明得多了。

(2)假孝子。这种骗讨常常是打更匠带个乞儿进行。旧社会的打更匠，虽有“公事人”之名，实际上是与乞丐相去不远的脚色。因此，他们也偶为乞丐当当配角，以从中讨得些好处。“假孝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乞儿扮的“孝子”，披麻戴孝，手捧灵牌，进门就是一个响头，伏

在地上不肯起来。一旁的打更匠便代其申诉“苦情”：这是某家娃娃，“妈”（或“老汉儿”）死来摆起了；又没得哥兄老弟、三亲四戚，造孽呵！只有求众位街坊，善人伯伯、好心姆姆发发善心，搭个手，周济周济……如此之类。其实，这“孝子”到底是谁？有没有这回事？大家也弄不清楚。好在出钱不多，权作真事也未为不可。于是顺水推舟，扶起“孝子”，施舍几个钱送出门。如此哀告一通，所得之钱，乞丐同打更匠便来个“二一添作五”倒拐分账。

（3）“道光老人”。一个中年汉子，拉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位老迈龙钟的老太婆，小脚、白发、满脸“寿斑”、满口牙齿已掉光。到了人多处，汉子把车放下，老太婆仍安坐其上，从不断翕动的唇间发出一阵唧唧哝哝的话音，仔细辨别，是外地口音，念念不停的老是一句话：“道光丁未年，给你们先生嘛结个缘，一百零三岁，给你们先生嘛结个缘……”

这是四十年代出现在成都街头的一个特殊人物，姑且就叫她“道光老人”吧。

此老看来倒也像是寿星，但是否“一百零三岁”（以后几年出现，岁数还不断增加，大约念过“一百零五岁”以后就再也未出现过了）却值得怀疑。因为她到底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没有人知道。拉车的汉子据说是老人的干儿子，问他，也支支吾吾，不甚了了。她实质上也是一个乞丐，只不过是行乞手段来得冠冕堂皇些罢了：号称结缘，却是实实在在的倚老卖老。

愿意同她“结个缘”的，多是街上孩子们的母亲。给她点，老人便往孩子手腕上系一根红绳绳儿，据说这可给孩子祛病消灾，能保孩子长命百岁云云。

据站在老人身后的汉子介绍，老人还能治小儿百病。我同好些孩子都接受过她的治疗。不过，她那治疗手段，即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心里也是很怀疑的。为啥呢？因为不管你是啥病，她都是那极其简单的一套——用她那乌黑的长指甲在你的“人中穴”上掐几掐，

一边念上几遍不知是啥意思的“掐金金，掐金金”便宣告完成。

(4)请童子。“倚老卖老”可以作为行乞的手段，“卖小”也有同样效果。因为引人同情，除了伤、病、残外，老、小乞丐也是容易引人怜悯的。倒是无伤、无病的青壮乞丐，非但乞讨不易，还常常落得“好吃懒做”的讥评。为此之故，这些乞丐常常在身边带上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没有孩子的，还要向别的乞丐借来一用。这种借子行乞的骗讨手法，乞丐们自称“请童子”。

(5)“化缘”。这不属于真正的化缘。真正的化缘，是寺院僧、道带上钤有印信的《化缘簿》到熟识的施主家募化。这里所说的是假化缘之名进行骗讨。或者由赶出山门沦为乞者流的野和尚、野道士，假冒本寺院的名在外撞骗，或者纯由乞丐假扮僧、道进行诈哄。他们不敢到大户人家进行欺骗，因为怕露馅，而是带上一本“化缘功德”的簿子，专拣一般店铺、人家行骗。他们口称来自某地、某佛寺(或道观)，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或遇水火灾异，庙宇毁坏，佛像破败，因此出来募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云云。这一手对家有善男信女、茹素吃斋的人家效果尤佳。

(五)唱善书

此类乞丐是些会拉胡琴的盲人，成都地区多是由慈惠堂(清末民初由尹仲锡为首的热心社会公益的一些贤达筹办的民间慈善机关)出来的，他们由一个乞儿牵扶着，沿街拉琴唱书进行乞讨。他们并不主动求乞。有随手施舍者他领而谢之，有善男信女叫住他，他就会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折叠式的小帖子，上面写着书目，类似于“节目单”一类的东西)，由人点唱。除了《目莲救母》、《二十四孝》这类善福恶祸的故事外，他们也合唱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曲目。有个申瞎子还有手绝招，即能用胡琴仿拉人的说话声音，来同人们进行“对答”：

“申瞎子！”“哎！”“拉个胡琴哇！”“要得！”“你的‘折子’喃！”“‘折子’还在包包头。”于是坐下来，递上“折子”。他的答话全是从

琴弦上拉出来的。正书点唱完，人们还不肯放他走。于是，又有一段“人琴对话”：

“申瞎子，再拉个嘛！”“拉啥子？”“《麻子偷鸡》！”“对——嘛！”这“对嘛”等于“叫板”，紧接着你就会从琴声里听出一首揶揄麻子的旧儿歌：“麻子麻，偷鸡杀。罐罐煨，筷子夹，一夹夹个麻嘎嘎。”最后收弓、抹弦还要来个“呵——嗬——”逗得人们一阵哄堂大笑之后，申瞎子也收得施舍离去了。

同唱善书相类的，还有一种打道筒的。这是由某些游方道士所操的行乞手段。道士沿街打着人称“哧梆梆”的乐器，一边唱些劝人行善信道的“道情”：“从前有个朱寿昌，辞官不做去寻娘……”“大宋有个包文正，日管阳来夜管阴……”有人点唱，他们就坐下来唱《八仙》一类的宣传道家思想的唱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善书和道情的演唱者，虽为乞丐行，但也不失为民间艺术的实践和传播者。

(六)告地状

前面那些乞讨方式都是乞丐去就于施舍者，即且行且乞，可谓名符其实的行乞。“告地状”则可称“坐地等花开”式的坐乞。他们或在桥头，或在路口，总是寻一处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去坐等施舍。

何谓“告地状”呢？就是乞丐事先用一张纸或一幅白布写上乞者的身世、苦境，置于地上，向世人告帮的意思。“地状”或为好心的冬烘先生代述乞者真情，或者干脆就是粗通文墨的乞丐头代为“创作”，文词倒通不通，时而文诌诌的，时而又是大白话，但内容总是极述乞者身世之苦，遭遇之不幸，借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之心，从而解囊相助。若仅读其一两份，你不得不为之泪下，但见得一多，你就会发现，这中间也有“地状八股”的痕迹：

起段：“伏乞”以下一长串“善人老爷、太太、先生、小姐”之类谦卑的称颂。

承段："哀禀者某某某"的家身简介。

转段：以"皆因"领起全"状"的主体，亦即"华彩"部分。用极尽凄戚的文字历诉乞者的不幸遭遇，如刀兵、水火、瘟疫等天灾或蒙冤、被害等人患，被弄得无地容身，饥寒交迫，落得流落异乡，举目无亲，流落街头，赧颜行乞的惨境。

合段："乞求各方善士周济危难"，"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敬乞者今生不能报答，愿来世变牛变马，衔环相报"云云。

这类乞丐多为老弱妇孺或严重的伤病残（自然也有前面所说的"装相"或"请童子"之流混杂其间）者。他们一般不多说话，或者不停地呼号、呻吟以引起路人的注意，或者干脆默不作声，反正有"状"代"言"，只是可怜巴巴地坐、卧于"地状"后。围观者阅"状"后若动了恻隐之心，自会掏几个零钱掷于"状"上，"告地状"者则伏地作揖、磕头，千恩万谢。

旧成都街头还出现过两个比较特殊的"告地状"的人物，也值得一记。

一个是北方口音、双目失明的军人。这人出现于1945年前后。

此人的"告地状"不是预先写好在纸或白布上，而是临时选一块较平整光滑的地面，用粉笔靠着一根直木片摸索着现写，或可称其为"盲书"吧。虽是"盲书"，但其书有法，不但一个个的字间架结构写得很漂亮，而成行谋篇也很有章法，比于一般正常人也未必逊色。有时他还一行右手正书，一行左手反书对写，甚至还可用横写，一行汉文、一行英语来个"英汉对照"。在其书写过程中，常常观者如堵，引起人们的啧啧称赞。视其"状"文内容，原来他还是位抗日战士哩！其文化程度，从他的"盲书"即可推究，而其竟落得流落异乡"告地状"求生，实在是有关当局太不尊重人才了。

另一个特殊"告地状"者是一位京剧名票。他的"地状"不是用笔写的，而是随身携带，合适就拿出来摆在地下的大大小小几十张剧照，在他的指点下，人们可以一瞻"名票"当年的丰彩，据说这些

剧照是他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同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名角串戏时拍的。照片有些太旧，而且古色古香的剧中人，同眼前潦倒不堪的他相对照，实在差距太大。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介绍之中，时时穿插几腔西皮、二簧名唱段以证其不诬。平心而论，“名票”的嗓子是倒了，但韵味倒还保留得有几分。我想，此人如果能活到解放以后，倒还可以作为一名京剧教师，为人民作出贡献呢。

（七）恶讨

乞丐虽然以谦卑、恭顺的面目出现在人前，但内心实际上是窝着一团火的。遇到为富不仁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或者公开跟他们过不去的，他们也要以牙还牙，或明或暗地给那些人造成损失，至少给他们加以难堪和不愉快。世人称其为恶讨，乞丐们则自称为“吃不到牛肉就在鼓上出气”。

他们的“出气”常令当事者气得暴跳，而在第三者眼中颇又觉得好笑。

比如有种恶讨者身边有个“法宝”——挂在腰间一只装满虱子的竹筒，遇有人伤害他，他便暗中抖出几只，洒在你家孩子的头发里或者后领上。卖盐巴的店铺最忌讳这只竹筒，因为把虱子混进了盐簸簸，简直叫你没法收拾。

还有一些生癞痢、长疥癣的乞丐，乞讨不遂也要恶作剧，在你面前抓搔这些癞疥，弄得皮屑四处飞扬，把它们传染给你。这对卖吃食货的小摊店的威胁尤大，因为，此举轻则把买主给你赶走，重则暗中拈点癣药、疮疤丢进你的食物中，叫你蒙受更大的损失。有首民谣：“乞丐乞丐，生性无赖，只能好说，不能恶待”，这大概就是恶讨给人们带来的经验之谈吧。

二、年节庆吊之例讨

前一类乞讨方式，所花时间长，费事也大，而且，不管如何卖力

气，总属"打望天锤儿"，靠不住。惟有四时八节、婚丧庆弔之类的讨乞，世世代代沿习成例，一般说来，既稳当，而且所获较丰。故"奇迹王朝"的臣民们于此皆着意经营，精心操办。

常见的例讨有以下几种。

（一）春节期间的装财神及扮春官

赵公明元帅，被民间奉为财神，据说主管着人间的财富分配大权，故士农工商都想得到他的青睐，常年家里都要供着他那执鞭骑虎之像，时时给他焚香顶礼，献上雄鸡刀头。不知起于何时，乞丐中人利用世人爱财神（实际是爱财）这种心理，使选在新春伊始之际，扮着"财神"去给大家"送宝"。有些"财神"还专门从戏班里去租借戏装盔、铠、官靴、金鞭和髯口来装扮。由于租行头要托人情、还要花钱，多数便来个"简装"了事，用纸牌扎个头盔，身上沾挂些筋筋吊吊的彩色纸条权作铠甲，"金鞭"呢，干脆车一节红甘蔗充数。重要的是手中那砣"元宝"：用锡箔糊成，托在一个铺着红纸的托盘里；这就是人人看重的吉祥物。初一早晨，便挨家挨户去"送"。登门之时，一边捧上"元宝"，一边挥动"金鞭"，唱起"金银财宝滚进去，跳蚤臭虫滚出来"之类的例行歌谣、吉祥曲调，向主人祝福乞赏。旧时人迷信，明知面前是个捧着锡箔纸壳假元宝的乞丐，但此时此刻，宁愿相信他是专门给自己送财上门来的财神爷的化身，决不愿、也不敢得罪，总是恭而敬之地奉上预先用红纸封好的钱包，以谢"财神爷"的惠顾，纵然各路"财神"联翩而至，不但不以为多，反以多财多喜而自慰。

关于财神降福，旧时成都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故事。

有年正月初一，一个初到成都经商的大商人李某起了个大早。突然看见金盔金甲的财神爷腾云驾雾从街上飘过。惊愕之余，他暗中跟随财神，心想，看他往哪方走，今年我的生意也好往那方做。不想，没走多远，这财神就飘然遁入一间破屋，再也没见出来。再仔细打量，这不就是那个穷困潦倒的单身汉张某的住处么？李某暗忖，

财神爷新年大早就光顾张某，这不说明此人今年要发财么？嗯，俗话说三穷三富不到老，张某今年肯定否极泰来，要交红运了。李老板仗着平素同张某也有点见面之谊，点头之交，便口称“拜年，拜年”，叫开了张家房门，也不待请，几步跨了进去。张某受宠若惊，慌忙接待应酬。李某先是一番寒暄，接着单刀直入地提出，愿意自己出本钱，与熟悉本地情况的张某合伙做生意，盈了利对分，亏了本全由李某自己承担。张某推辞不得，又想到自己正处于困窘之际，便答应了下来。

如是几年生意下来，他们果然赚了大钱。张某不但发了财，而且还成家立业了。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之夜，张、李两家集宴赏月。酒酣耳热之际，不禁谈到了当年的事情。张不免千恩万谢李的知遇之恩，而李却反说他还应该感谢张才是，见张纳闷，便认真说出了那天早晨看见财神进门之事和他“沾光”发财之理。张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了好一阵，才严肃地对李说道：“既然东家都以坦诚待我，说了真话，我也才算知道了真情。不过，您看见的财神爷，不瞒您说，那正是不才我——”

原来，那年年底张某正走投无路，眼见年关在即，便不得不接受债主们的建议，决定正月初一去装财神捞点钱，一来还账，二来过年关。他暗中托人从戏班子上租来一套行头，除夕夜一顿闷酒之后，打扮起来，仗着酒性，闯上街去。张也是有脸有面之人，此举本就出于万般无奈。恰好出门为时尚早，家家关门闭户，无人发觉。开始他还这家门口站站，那家门口立立，但始终没有勇气举手敲门。经街头的浓雾霜风一冻二吹，张的酒意渐消，在水潭里照见了自己的一副怪相，再也没有勇气当“财神”了，于是，趁着浓雾未散，无人发觉，急急忙忙一阵风似地跑回了破屋……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无须再说了。

这个故事到底是宣传迷信还是破除迷信呢，说不大清楚，但历

来流传甚广，摆者爱摆，听者也爱听。大概也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缘故吧！

例讨除了装财神，还有扮春官的。两相比较，财神是“武将”，春官是“文官”，前者的穿戴是盔、铠，后者则是纱台、蟒袍和玉带；财神送的是象征性的“元宝”，春官送的是还有些实用价值的《历书》；财神难得“开金口”（说话），春官则一直不停口地念叨，吟唱，称为“说春”。“说春”也者，吟唱一些吉祥庆春之歌谣也，既有套路可循，也有春官的即兴创作在内。前者靠师传和本人记诵，后者颇有些类似唱莲花闹，全赖乞丐的机智。故民间爱说：“你会说，去‘说春’嘛！”意即在此。在小孩子们的眼目中，财神爷瞪眉鼓眼，有些吓人，而春官则有说有笑，诙谐和气，惹人喜爱，故每逢春官“送春”之时，身边总有一大群孩子跟着，目的是听听他那“说春”。在文化生活贫乏的旧时，还未尝不可算一种小规模的春节文艺演出呢。

（二）端阳送粽子

实质同前述春节送“元宝”一样，也是以贺节为由头以求得名正言顺的例讨。乞丐手中虽然提的是一两串真的糯米粽子，但那纯是“道具”，象征性地送上门，主人按例赏了钱后，绝没有把它收下之理。

（三）中秋送月饼、“烧鸭子”

实质同前。值得一提的是，这“烧鸭子”实际是件精妙绝伦的工艺品，系“奇迹王朝”中的巧手用篾条做骨架，硬纸壳塑胚，外面再糊几层桑皮纸，上色后又蒙一层油封纸，最后再抹上一层香油而成，形、色和气味几可乱真。为此之故，凡中秋有送阿物之乞丐登门者，人们总不免提在手上审视、鉴赏，复又赞叹一番，然后心悦诚服地给乞丐几个赏钱，把“烧鸭子”还给他，挥手送其离去。

（四）“花会”上的“群仙会”

成都青羊宫二月间的“花会”乃是闻名全国的一盛会。其时鸟语花香，春色可人，全市男女老幼，官民绅商，都不会放过这一年一

度的游乐机会的。"花会"历时约一月，其中心日子是二月十五日的"群仙会"，这是传说中道教的祖师爷李老君的生日（三清殿后即有高丘"降生台"，据说就是当年老君的降生之地），各路神仙都要来此朝贺，神仙都是乘风御气而行的，因此此间成都多见"旋头风"，据说那就是在"过神仙"云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花会"期间，全成都，乃至全四川的乞丐也要到会集中，竟形成此间的又一个"群仙会"（乞丐自诩"无忧无虑是神仙"，乞丐聚会，当然也是"群仙会"了）。

人们把乞丐"群仙会"的形成说得玄乎其玄，笔者却以为不难理解。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此时此地游人多，心情也好，正好行乞。

二、此间"二仙庵"、"老君堂"、"三清殿"这段时间香火最旺。善男信女、居士婆婆们烧香许愿中，总少不了行善济世的内容，乞丐们命驾相就，送到跟前来让他们"行善"，不是两得其便么？

三、向来有这么一些传说，说是上界那些真神仙趁给老君贺寿之便，常常要化作乞丐试凡人的善恶信心，不时还要有意无意地"现点相"来给信徒以启示。这类传说很多，笔者至今还生动地记得有这么两个：

一个说的是，有一年的花会上，二仙庵旁睡了个乞丐，袒着肚皮，上面长了个脓血狼藉并叮满了苍蝇的痈疽，老远就闻得到一阵阵令人恶心的臭味。他一不化钱、二不化米，只是不停地呼唤着："你舔我肚！你舔我肚！"众人都笑骂他是疯子。不想，有个善心人居然硬是伏在乞丐的疮口上舔起来，据说后来这人竟成了仙！为什么呢？原来乞丐是神仙铁拐李的化身，"你舔我肚"是一句谶语，实意是"你舔我渡"，也就是"你能舔我这恶疮，证明你心有大善，我就'渡'你为仙"之意。

再一个故事说的是，又是一年的花会期间，有个人同 8 个乞丐一起吃完了一砂罐稀饭。乞丐叫他去洗砂罐。他洗了半天，总把里

面洗不干净。乞丐叫他把它翻一转洗，这人以为是在捉弄他，一生气，便把砂罐丢给那个说这话的乞丐。不想那乞丐接过砂罐，来到水边，硬是把那砂罐像翻毡窝帽似的翻来翻去，将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这一着把这人惊得目瞪口呆。待他回过神来，那8个乞丐早已不知去向。这时他才悟出这8个乞丐原来就是“八仙”化身。为什么呢？皆因这人也有些善行造化，只是道行还稍浅，只能过后方知，乞丐走了后，他才领悟出他们临走时说说笑笑留下的那句话：“世人之蠢，就是不会翻转过来看。”原来这话含有深意：“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这类故事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对那些想求仙成佛的人，乞丐未必不因此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对其行乞大有好处呢？

四、退一万步说，上述三项收获不大，凭着花会场上众多的饮食摊店，在这里吃碗残汤残水也不比其他地方更难，何况春光明媚，乞丐们借此领略领略，于他们又何乐不为呢？

由此之故，青羊宫乞丐的“群仙会”越来越兴旺。届时全川百丐咸集于此，无形之中，竟形成了乞帮丐艺的大集中、大交流、大评比的场面。花会正期，以二仙庵为中心，一边扯齐十二桥，一边扯齐城墙边，两边两岸偃仰俯卧，尽是些乞丐的“摊位”。

（五）盂兰节的“群鬼会”

每年农历七月半，各地要办“五猖会”，届时城隍菩萨要出驾巡游。除了城隍夫妇的“銮驾”，还得有一大群阴曹地府的鬼官、鬼吏、鬼卒和群鬼“护驾”，诸如鸡脚神、无二爷、无二娘、无二娃（小无常）、判官、小鬼、夜叉、牛头、马面等形形色色的鬼魂，都要由活人装扮，长长的队伍，有时要拉几条街。这中间除少数是由一般人（如街坊上喜欢热闹的青少年，或者在神前发有誓愿者）充当外，其于多由乞丐包揽。因为会期有人管酒管饭，会后照例还可得份赏钱或一升、半升之“福米”。

（六）庆吊种种

这是指前述年节之外种种虽不定时却有定例的乞讨活动。这也是“奇迹王朝”的一大进项，故深受乞丐们的重视，往往由乞丐头亲自带头，全力以赴。

不管红白喜事，一登门那串噼哩叭啦的鞭炮是免不了的，意在提醒主人注意。鞭炮一完，众乞便捧着“礼品”，拥在门前，齐声道贺。

根据不同场合，乞丐们的“贺礼”各各不同：

婚礼——贴着大红“喜”字的屏风一具，上书“恭祝某某先生、某某小姐白头偕老”之类的贺辞。

丧礼：香烛、冥钱，按主人、死者的情况撰写的一幅挽联。

生辰：象征性的“寿桃”、“寿面”，以及一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寿联。若系大户人家为少爷、小姐办“汤饼”，则送一幅“五子登科”、“麻姑献寿”之类的月份牌画。

商店开张：送“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开门大吉，抬头见喜”一类的贺联。等等。

庆吊类的例讨，主人少说也是一人一个红封封谢遣（乞丐头要格外丰厚些）。如果需要乞丐介入帮忙，事后还得饷以酒饭（多是正席上端下来的残席，因正席号称“九大碗”，故此类残席又有个雅名，减其一称为“剩八碗”）。如果乞丐出力多，有时还得加给一升、半升谷米酬谢。

三、特种叫化子

前面把形形色色的乞丐以其行乞方式按“流派”作了个简单的归类。然而，尚有几宗不好归入“流派”的特殊类型的乞丐，不记又感到可惜。故权且单独记上一节，也算录以备考吧。

（一）涎讨

这种乞讨，讨者和被讨者总有些非同一般的旧关系，讨者便利用这层关系大敲竹杠，被敲者也有苦说不出，只好忍而受之。这类

乞讨者平常并不作一般乞讨，总是逡巡在交际场合，“啄一嘴算一嘴”，可以三天不开口，然而一旦认准对象开了口，至少可以吃十天半月以上。

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川剧名旦群艳，后来由于抽大烟败了声色，落到了抱烘笼过冬的狼狈境地，成为令熟人害怕的“涎讨”客。有一天，他看见官箴予（当时成都军政界名流，人称“官大炮”）同一伙头面人物在“饮涛”喝茶，他便一屁股坐在官的旁边，故作亲热，嘘寒问暖。官很尴尬，欲以一个大洋遣之去，群艳呢，轻轻把钱拈在指上，以舞台上旦角那种惯作的娇痴之态，拉起官箴予的手，把大洋往他手板心上一按，娇滴滴地笑道：“老官，你咋那门笑人哟，我群艳再背时吗，也不希罕你这一块把钱嘛！你拿回去，捡好哈！”“饮涛”本是大场合，群艳的表演极引人注目，把赫赫有名的“官大炮”也打哑了。最后，经在场人说好说歹，又给群艳加了好几个大洋，才总算把这位“涎讨”客送走了。

（二）讹讨

这是破落户子弟常用的手段。他们也是放不下脸面到大庭广众去作公开的乞讨，便专往旧交处去耍这一手：开口先向主人告“借”，待主人回绝时，他便拉下脸来，从怀中掏出几张“借据”，声称这是“乃翁欠家严的”“隔世债”云云，出言不逊，撒泼使刁，甚至声称要把主人扭将官里去。一般清白人家，明知其为讹诈，但出于“君子不与小人斗”之心，便“偿还”（实际是“买”下这些假单据）以送走瘟神了事。

（三）“洋”讨、“派”讨

“洋”讨者是一名失业的英语教师，在成都无亲无故，到当卖得只剩下身上一套衣服后仍未谋得教职。公开行乞呢，又不好意思。左思右想，决定到知识分子中去找同情。当时，商业场的“二泉茶社”是知识界茶客聚集的地方，他便往那里去。

进门之后，他先扫视一下全场，根据印象选定好告求对象，然

后踱过去，不声不响地坐在旁边。他虽说不上衣冠楚楚；但到底还有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其气度也还是知识界中人，旁人看来他似在会友，故也不会特别惹眼。待身旁的人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时，他才款款说出一句英语：

"Excuse me. I am hungry. Please give me a little money to bug Gao-Kui."（意为："请原谅，我饿了，请给我一点钱去买锅魁。"同桌大吃一惊：这么一个斯斯文文的人竟会是个begger（乞丐）！大家不免生出物伤其类之感，询问之余，纷纷解囊。

"派"讨者是一个身着美式军官短袖衫的残废军人。他的乞讨来得很气派。他也是专拣高级茶社行乞。这是一个断了一只手臂的人。向人乞讨时，他并不低声下气地诉苦告哀，而是端着一只钢精饭盒，挺直着腰板，走到你跟前，把饭盒往你面前一放，眼睛注视着你，立正，行个举手礼，然后不声不响地把那条萎缩了的残臂往桌上一杵，就再也不说话。那气派、那意思，让你去领会。你若给他钱，他也仅仅一颔首，端起饭盒就走。据有人告诉我，此人是"军残所"（旧时收容残废军人的一个机构）出来的。原因是所里的生活太差，他以此捞点外快，改善生活。

（四）顶板凳

这种特有的乞讨方式，今天中年以下的人都没亲眼见到过。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镜头"：小饭馆前，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头顶一根长板凳（有的上面还要放碗水），脸上流露出难言的痛苦，两眼可怜巴巴地追随着跟前走过的路人面街长跪。这是啥意思呢？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吃了饭馆的饭给不出饭钱的人在向路人告哀！是饭馆老板太残酷么？似乎又不能完全这么说。虽然吃白吃不应该，但若非穷到至极，饿得实在没法了，谁也不会出此下策。但再反过来说，小饭馆也还是本钱有限，在穷人成千上万的旧社会，老板要当好人也当不完。如果你轻而易举地就放走了吃白吃的人，"头家吃素，带坏一路"，以后你的美名远扬，引得白吃者接二

连三地来，你又咋办呢？欲放不能，欲打呢，又不忍，出于无奈，就兴个“顶板凳”吧。有人发善心，代给饭钱最好，如若不然，跪上一会儿，喝斥几句，示示威再施恩——放走不迟。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这也可以叫作“文斗的最高形式”吧！

（五）季节性的乞讨

这类乞讨者并非“奇迹王朝”的常年“臣民”，而是临时加入乞丐队伍的一些逃荒的农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周期性地涌入城市街头，即每年农历二三月份，农村常年都属“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就成群结队、背筐提篮地入城乞食。若遇局部、一时的刀兵、水火、瘟疫之类的天灾、人祸，这“周期性”还有所突破。但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暂时性地离开家乡。春荒过去，灾祸缓解，他们又还是回乡务农去了。这类人我以为可以把他们归为“半农半乞”类。

来成都逃荒的各州府县都有，但以川东北一带，如简阳、资阳、安岳、乐至、三台、广安、射洪、岳池、南部等地的为最多。到底是同病相怜，成都“奇迹王朝”的常年“臣民”们也不为难他们，任他们加入“路讨”、“靠门神”、“告地状”的队伍，乞丐头一般也不向他们索贡。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逃荒者一来只能是他们“王朝”的“客人”，不是安心来夺饭碗的，二来这些人往往家里还有无力作长途跋涉的老弱病残，等着他们把乞讨所得带一些回去。

饥民大量出现的时候，地方上的秩序不免会显得比平常紧张些，轻则米市上出现一些纷扰，严重的时候，便会演成“吃大户”、“抢米市”、拦路“花口袋”之类的风潮。

面临这种局面，当局者常常是“双管齐下”，“恩威并施”。一方面“强化治安”，抓惩一些“肇事者”，一方面也采取一点缓和矛盾的措施，或由政府“赈济”，或动员民间做出一些“善举”。所谓赈济，就是在街头临时设置一些“施稀饭”的粥厂，给长长的就施的饥民队伍一瓢、半碗的稀饭施舍。但要得到这施舍也是很不容易的，粥少饥民多，求粥者得一大早先去排队领得一根烫着火印，号称“稀饭

牌牌”的竹签，然后又再次排队去以签换粥。“善举”也者，则由善堂、佛会一类的民间组织，由一些“善人”、“善士”出面，开“义仓”，发给饥民一些现米或“米飞纸”，让他们凭“飞纸”上的数量去“善堂”、“义仓”领得一升、两升谷米。这些米一部分是信佛好善的善男、信女的好心募集，多数则是由大户人家拔九牛之一毛来捐助，既落得“乐善好施”的美名，又取得缓解矛盾，免却“吃大户”者吃到自己家里来的危险，可谓一举两得。

四、行乞之外的乞丐生涯

行乞固然是“奇迹王朝”的主要求生之道，乞丐的“本行”，但在特定的条件下，环境中，乞丐们也还要作些其他生理，作为行乞的补充，穿插于行乞生活之中。

（一）出卖劳力

多为搬运、装卸队伍作点零星的补充。比如旧时四门城门洞，多是各路板车队伍的出发点，一些拉长途的大板车需要临时从这里雇用一些“飞蛾儿”（拉两边的帮手），乞丐们便一早带上背绊在这里守候待雇。按规矩，除了事先议定路途、工钱，一路上还由车老板管食宿外，临出发前，还要先管饱一顿“牙牙饭”。此外，临时掀板车上高坡、过大拱桥（旧时一路多石拱桥），从杀坊背猪肉上案桌，在水陆码头上装卸货物，代人从米市上背米等等，也常有乞丐介入。

这些活动，虽属临时性的，但也可换得一些收入。虽说多是单纯出卖劳力，但背米一项，也还有些“劳心”，即一些乞丐在代人背米回家的过程中，偶尔也要耍点小动作，暗中偷点米起来：一种手法叫做“仙人过渡”：乞丐暗中在米袋上插入一根尖头小竹管，竹管的另一头接进事先预备好的小腰包，在行走途中把它“渡”满。据说从两斗米（约合 60 斤）中“渡”过一升把米（三斤左右）是不打眼的。还有一种花样叫“捏粽子”。上米市的乞丐还带有麻袋，免费借给那

些图方便的顾主。这种麻袋从外面看来，光光生生，没有什么破绽，可实际上口袋角上从内缝得有“倒包”，倒米时它就装上了米，无论如何倒也倒不干净，乞丐用手捏着角（装上米后这角很像只粽子，故名“捏粽子”）又倒又抖，而实际上已有两只“粽子”——少说也有半斤多米被他“回扣”了。

（二）小手工作业

出卖劳力的只能是那些有气力的中、青、少年男性乞丐，一些老弱妇孺乞丐没法参加。后者在行乞之余也还是有事可做，即搞点单纯的小手工作业。这些作业也可以挣得点收入。乞丐们常做的小手工有扎扫帚、掸帚子、打布壳、糊纸盒、粘火柴匣等等。这类作业多系乞丐头向有关方面承包下来，分发给乞丐们做，多属代客加工性质。另外，也有由乞丐个体自产自销的，比如做纸扎、泥塑的廉价儿童玩具，如“天花板”、竹吹吹儿红灯笼、泥娃娃等。旧成都街头巷尾，常见他们肩着一个草束，上面插着这类红红绿绿的产品，宛如一把花伞盖，嘴里啣着一支竹哨，信口吹出些“呜呜嗒嗒”的曲子，招引着孩子们去光顾。

（三）包揽婚丧仪仗

这与乞丐主动上门“例讨”不同，是由当事人家专门联系来请“工作人员”。民间习惯，有两桩事照例是由乞丐们来操办的：办喜事，花轿前后一拨打彩伞、执旗幡的；办丧事，抬祭幛、举挽联的。由于是主人请来的，事后的赏钱自然比上门乞讨者丰厚些，而“剩八碗”也首先招待他们。

（四）承办人所不屑（或不敢）的事务

这类事情非乞莫属，可以说是“奇迹王朝”的“专利事业”。常见有：

（1）屠狗。在四川地区，狗肉是上不到正式席桌的，俗话说“狗肉包子上不得台盘”。但因狗肉性大热，仍然是人们喜爱的冬令佳品。每年隆冬季节，狗肉便成为当令食品。一是街头巷尾出现一些

早晚营业的狗肉汤锅摊子，一是冬至节那天，按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炖狗肉，说是这天吃了狗肉，冬天不怯寒。由是，每年冬天，成都都要形成临时的“狗市”，买卖活狗和杀好的狗肉，而从事此业者，总以“奇迹王朝”的臣民为最多。

可能是由于乞丐平常同狗打交道的时候比常人多的原因吧，他们很积累了些对付狗的经验，逗狗、唤狗、捉狗、控狗、屠狗都很有技巧。任何恶狗一遇上乞丐们的“连枷棒”(一种控狗工具，系由一竹筒穿在一根绳上构成，捉狗时用它来套狗颈，狗头便受了限制，狗就再也没法逞威)，都变得俯首贴耳。用了这工具，一个乞丐可以牵控一大群狗。

乞丐们的杀狗也很别致：像处决绞刑犯一样，把狗颈绳往树枝上一挂，狗还没回过神，便被乞丐哗地一下就拖来吊起，连叫也来不及叫唤一声，脚凌空几蹬就断气了。紧接着的剐皮、开膛、下肉也极其迅速。有人说狗与乞丐互为“克星”，平时狗见了乞丐就拼命地狂吠、扑咬；而乞丐一旦捉到了狗，也毫不留情，必“食其肉而寝其皮”而后快。这样看来，乞丐成为“狗肉汤锅”的主要供货者也就不奇怪了。

(2)挣“死人钱”。“人死如虎”，同死人打交道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除非万不得已，这种事人们都巴不得假手他人代办。乞丐不消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代劳者了。乞丐与死人打交道的事务，常见者有以下几桩：

刑场收尸。旧时的死刑犯人在刑场处决后，尸亲总是雇乞丐代其收尸的，脱、穿死人衣服、洗尸。在“斩决”时代，杀了头的还须有项特殊手续，即把异地的身、首拉拢来缝合成“全尸”等等事项，除了乞丐，谁也不屑、也不敢去干。另外，收斩刑尸首的乞丐还可经营一项特殊业务——为患痨病(肺结核吐血)的病人蘸人血馒头挣取外快。因为旧时迷信的说法，说是吃了新鲜的人血馒头可以医治痨病(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药》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下河捞“水打棒”(溺死者尸体)及收拾无主尸首之类。

已经浮上水面的“水打棒”少说也是淹死好几天的尸体了,那令人发怵的形象谁也不敢去接触,自然又该乞丐去挣这个钱了。至于瘟疫流行时,市面上出现的无名疫尸,以及凶杀、暴死者狼藉的尸体,经仵作或法医验尸后,最后的收殓也还要找乞丐。

守尸棚。旧时规矩,凶亡、暴卒者的尸体是不能入家宅停殓的,须在宅外专为搭一尸棚,临时停放待殓。这守尸棚一事,也专请乞丐承担。

(3)守伤、报信。市面上发生斗殴事件,总有斗败受伤以至于不能行动者。旧时,这种情况下常由乞丐代为守护,并往伤者家里报讯。

(4)当“保保”。这是乞丐生理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旧时迷信,说是孩子生下后,要经历“七天”、“痘麻”、“水、火”等三灾八难和无数这样那样的关、煞之后才长得大。好些人家的小孩,除了求神拜佛祈其护佑外,还要在世上找“八字硬”、“命大”的人当“保保”,亦即干爹或干妈,来“保娃娃过‘关、煞’”。照一般人解释,乞丐既历尽人世间九九八十一难而不死,自然堪称“八字”最硬、命最大的人了。于是便纷纷把子、女拜寄在乞丐名下求平安。虽然人们对乞丐这也看不起,那也看不起,惟独对他们的“八字硬”和“命大”倒十分看得起。乞丐呢,也乐得捡个“干亲家”来当起,从而得到点送上门来的物质利益。据闻,什邡县解放前有个老乞丐,虽然本身是个“孤家寡人”,但由于他的长寿,50岁以后,陆陆续续当了好些人家孩子的“保保”,到他80大寿时,由他的众多的干儿、干女承头,居然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寿诞,摆了好几十桌酒席,收了不少寿礼。

畸零者的贡献

从表面现象看来，乞丐仿佛是贪、馋、脏、懒、黠等人类恶德的集大成者，“奇迹王朝”仿佛是滋生罪恶的渊薮。事实上，却不尽然。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乞丐群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寄生者，甚至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但是，这一切并非全系他们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归根结底，责任应由社会来负。他们的种种病态表现，也是受害的结果。即以前述“恶德”而言，“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被极度的贫困害苦了的人，要想摆脱恶运，纵“贪”，又能“贪”到几何呢？比起地主、资本家“合法”的掠夺，他们算得上什么呢？馋，常处饥饿之中的人，能不“馋”么？脏，“食且不周，岂有衣哉”？懒，已如前所述，实为不得不然。至于“黠”，为了生存，偶尔耍点小聪明，于人类社会也无大损。而在通常情况下，乞丐们也还是颇讲“乞德”的。他们常说“兔子不啃窝边草”，就是这个意思。杨铠先生在他的一篇谈旧时鹤庆县乞丐情况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城隍庙所在的北门外这条街，任何一家都不曾被他们（按：指居住在庙里的乞丐们）偷盗过。谁家丢了东西，还可靠他们找回来。有一次，我父亲在城里遗失了一件衣服，告诉一个叫胡荣华的乞丐，第二天不仅将衣服找了回来，而且衣袋里的钥匙、零钱一个不少。这条街的人家，也不是他们行乞的对象。我家是煮白酒的，每天要应付那些抽大烟的乞丐三四两‘拌烟酒’（每人不到半钱），然而没有白送。每当他们讨到水果之类，便要分一份给我，作为答谢。要是这条街上的人谁家有事忙不过来，他们还去帮忙，刈麦、捣米……且不计工钱。

这是作者的亲历实感，很能展现乞丐的精神面貌。

当然，乞丐也远不能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主观上的积极推动者，只能算是抱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可怜的群落。这“过”中，固然

有不少消极的东西，但这一“过”就是上千年，“麻雀飞过都要留个影影”，在人类社会存在了上千年的“奇迹王朝”，除了它的本身悲剧的社会意义外，对人类也作过些贡献。

一、对文化艺术的贡献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乞丐本身就有不少有名无名的文艺创作者，他们在行乞中，根据他们对社会的认识、生活的体验、艺术的感受等等，创作出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音乐作品来。这些作品不仅包括“奇迹王朝”本身的题材内容，也必然涉及丐乞们感知的“王朝”以外的广阔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内容。有名者如汉代的东方朔、唐朝的李龟年、宋朝的柳永、元朝的关汉卿、明末的柳敬亭等等，他们曲折的经历中，未尝不可窥见一些“奇迹王朝”的影子么？至于近世有名的二胡艺术大师瞎子阿炳，他的艺术成就与“奇迹王朝”的生活磨练的关系，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在“奇迹王朝”生活的吸引、启发和感动下，由“王朝”外的作家和艺术家完成的作品那就多得没法细述了。这应该说是乞丐生活为艺术家们提供了素材，或者也可算是“奇迹王朝”给文学艺术所作的间接贡献吧。

说来有趣，乞丐这一悲剧性的社会存在，一摆到四川，居然也染上四川人特有的坚韧、乐观、诙谐和幽默，涂上了一层喜剧性色彩。这个特征，除前文提到的“莲花闹”、“连宵”、“唱善书”等行乞方式中已有所表现外，还较多地表现在川剧和四川方言等方面。

首先，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戏上有，世上有”，“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活跃在人世间的乞丐，化作艺术形象后在川剧舞台上也非常活跃。以乞丐为主角的川剧剧目就有好些，如《绣襦记》、《归正楼》、《花子骂相》、《双拾黄金》、《收烂龙》等等。这类角色还给川剧创出了一派别开生面的丑角行当——“襟襟丑”，如已故的川

剧艺术家王国仁(绰号“红灯教主”)和名丑刘金龙就是此中佼佼者。

“襟襟丑”之所以受人喜爱,不单是因为它为以“三小”(小丑、小生、小旦)著称的川剧艺术园地又添新花,还在于“襟襟丑”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它特有的战斗姿态同广大观众有着感情的共鸣。在黑暗的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无处申诉胸中的郁闷,而“襟襟丑”们不畏恶势力,“忍把浮名,换作浅樽低唱”,他们常常借剧中人之口,时作新词,嘻笑怒骂,针砭时弊,淋漓尽致地数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诉说穷人的无限辛酸、满腔愤懑。

你听《归正楼》中邱元瑞的那段唱:

“那高楼住它做啥? 立(四川土语,音“哭”,意为“蹲、住”)桥洞免得漏渣渣;那牙床睡它做啥? 坝地铺免得胖娃娃;高头大马骑它做啥?打狗棍拄遍千家;绫罗绸缎穿它做啥? 穿襟襟挂绺绺风流潇洒;那嘎嘎(四川土语,意为“肉”)吃它做啥?喝稀饭免得楔(四川土语,音 qiā,意为“卡、塞”)牙巴……”

在其喜剧色彩中蕴涵着的那股深沉、悲凉之情,实在可同《红楼梦》中那首《好了歌》相伯仲。

“襟襟丑”们为他们的战斗也是冒了相当风险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比如前面所说的王国仁以西装革履的邱元瑞登台,讽刺当世纨绔之举,就引起了“少爷”们的怀恨,后来让人传话:“王国仁,你谨防挨黑打、‘花盘子’(黑话,用刀割脸破相之意)!”

名丑刘成基(艺名“当头棒”),在四十年代也因在舞台上编唱新词讽刺反动当局被拘留过半个月。

其次,乞丐这一社会存在还给四川方言提供了不少精彩的谚语和歇后语(俗称“言子”)。这些源于生活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材料,虽然内涵全是指乞丐生活,但其外延义却很丰富,因此至今尚被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运用着。比如:

“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常常用来表示“再困苦

也要努力奋斗，总有一天要改变困境”的信心和决心。

“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做。”——讽人好吃懒做，不求上进；也作“安贫”者的自我解嘲之语。

“贬得脱叫化子，贬不脱讨口子。”——意为处境本已够坏，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含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

“丢了棒棒受狗欺。”——比喻不能放弃自卫手段，哪怕这手段并不十分有力，但总比完全解除武装强。

“讨口子捡金子——找不到搁处。”常常用来挖苦那些得到了一件东西，喜欢得不知如何安顿的可笑样子。

“叫化子争龙门儿——争一阵还是人家的。”——用于讽刺那些为别人的闲事争论不休的人。

“讨口子卖米——只有这一身（谐“升”）。——用来自谦或说别人衣服虽好却数量有限。

“讨口子嫁女——光讲吃、不讲穿。”——讽刺那些只顾吃得好，不注意穿着的人。

其他如“叫化子要黄连——自讨苦吃”，“讨口子画眉毛——穷打扮”，“叫化子摆围鼓——穷作乐”等等，含意也十分深刻。

这些语言材料，既构成了四川方言的一大特色，同时也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宝库。

此外，还有不少描述乞丐生活的民歌、童谣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也给社会、民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记得笔者曾读到过一部题为《西南采风录》的资料，据该资料的《前言》介绍，这还是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期间，带领西南联大的学生，跋涉于云、贵、川时，从民间收集的民谣集子。翻阅之中，我惊喜地发现，有一首儿时常念的奚落乞丐的歌谣也收入其中了。那歌谣是：

“叫化子，没娘没老子。上天去，雷打你；下地来，火烧你；近门来，狗咬你；钻洞洞，蛇缠你……”

看来，闻先生以他的慧眼，看出了此中的价值，早就有心于此

了。

二、“丐帮”武术

从近世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武术流派。除了影响较大的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崑崙派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门派，其中以乞丐为主的下层社会中就有一个令人称奇的派别，人称“丐帮”；香港有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他的《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中塑造的洪七公、郭靖、乔峰等英雄人物就属于此派中人物。由于这些人物的形象、武功都显得过分神秘、怪诞，以至令人怀疑“丐帮”的真实性。其实，“丐帮”在现有的武术界中是存在的，而它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对我国武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科学的眼光重新研究、认识它，并承认它的应有地位，使后继有人，从而发扬光大它中间有价值的东西才是。

“丐帮”又叫“流民教”，在明末清初大动荡的时代，它曾经盛极一时，流行于山东、河南一带，后来逐渐南传，重心遂转至两广地区。

由于“流民教”人物，都活跃在“下九流”社会中，结伙出现，多以演卖江湖技艺为生，个体活动，则行“艺讨”。他们从不储蓄财产，一路行侠仗义、惩强济弱，走到哪吃到哪。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人歧视和欺侮，所以习武护身对他们说来是既自然又必要的事情。

“丐帮”的门派甚严，决不把武功轻易传人，因此不能普及，以至逐渐衰落。“丐帮”的发展对象主要是赤贫无靠的孤儿、被官府追缉的逃犯，也有少数参加起义失败了的英雄豪杰。他们有严厉的教规约束，是一个正义组织。他们的教规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行乞3年以上者，方可吸收入教帮；习“丐帮”武功者，须严守“十不打”的规定，所谓“十不打”，就是凡遇老、弱、妇、孺、僧、道、同门、认识

者不能出手打外，同人对打还要不打对方要害，不打阴掌；师兄妹可以通婚，但须得到双方长辈同意；严禁强奸妇女，犯者要处以生剖极刑。

现年60余岁的郑启明先生是当今“丐帮”武术的第三代嫡传掌门人物。郑现居香港，可算“丐帮”的中兴者，在他20年前开门收徒后，于今又下传了三代。从郑开始，因弟子不再受某些旧教规（如入门者必须行乞三年以上）的限制，不再是“流民”，郑本人亦在社会各方面的鼓励和推动下，以开设医馆行医和兴建国术馆授徒的方式，重整“丐帮”旗帜，把渐被湮没的“丐帮”武术传授给一些品德佳、悟性好的后生，使此派有了后继之人。

郑启明先生于1984年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他介绍了“丐帮”的历史和武术特点，对我们消除对此帮的怀疑和神秘感，加深了解和认识“奇迹王朝”对人类社会的又一侧面的贡献是有意义的。

据郑介绍，“丐帮”的开派祖师名叫黄江，乃是广东鹤山人氏。关于黄江成为开派祖师，还有着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原来，黄江并非“丐帮”中人。他少年时即生性好武，曾拜过很多名师，学得不少武功。可惜，少年时的黄江行为不羁，好近女色。光绪年间，有一帮流民教徒流浪至鹤山一带。一天，黄江在一处墟场上同他们相遇。教徒们正在场上卖艺。黄江觑见队伍当中有一位绝色少女，不禁动了邪念，便挤上去动脚动手。不料此女并不是那么好欺侮的。黄江手还未到，女子已闪过一旁，还手打将过来。于是拳来脚往，一场恶斗。较量的结果，黄江非但没有讨到丝毫便宜，反着女子觑着破绽往腹中插了一指，黄江负伤逃往家中时已奄奄一息。黄江的母亲见状大惊。闻黄江诉说原委后，暗忖该女子必非等闲之辈，况且又是自己的儿子不对，就命人护送黄江迅速追向该女谢罪求医。原来，这位“丐帮”女子早就看上了黄江，料到会有这个结果，故意在与黄打斗中使出了“指条功”绝招。待黄江回来求她时，竟以许婚和要黄入教为条件才给他医伤。黄江为保命，只好答

应下来。从此，他就成了该女子的丈夫，并离乡背井，跟随流民教四处流浪。

所幸黄江从此改掉好色恶习，加上他本身武艺不凡，又天资聪颖，入流后深为教人爱戴，后来就推他做了教主。

黄江掌教主之位后，带领一群弟子遨游大江南北，四处卖艺为生。黄江到了 60 余岁，方返回故乡鹤山，并在高明井头镇收了沙成福及陈炳福两徒弟，传下丐门真功后，70 余岁而终。郑启明即沙成福传人。巧得很，黄、沙、郑三人皆为鹤山乡里，而郑与沙尚属同村人。

郑启明年轻时，也是走江湖卖艺为生。抗日战争中从军效国，胜利后才徙居香港，一直隐姓埋名，从事教育工作。

郑启明先生系得“丐帮”真传者。据他从师傅口中得知，早年的流民教徒入教后，除传授武艺外尚传以各种谋生技能。武术中，南北少林拳是必须熟悉之基础。后来开派，“丐帮”武功已融入了南方各派及客家籍功夫，独立成家。“丐帮”拳练前的基本步法有“二字拑羊马”、“八字马”、“子午马”、“双蝴蝶”、“单蝴蝶”等；基本拳种有“指条功”、“凤眼”、“鸡心拳”、“羌牙拳”、“虎拳”。一般初学者先由“四门打”练起。除“四门打”外，“丐帮”拳还有“五形健身法”、“猴拳”、“阿摩搪墙掌”及名闻大江南北的名称有一百零八变的“打狗杖法”等几个主要套路。

“五形健身法”是很奇特的套路。起式像“洪家拳”，接着的手法像“客家支流”和“江东支流”，随即又踢起北派的钉脚、点腿和扫蹚腿等架式，收式又像“白鹤派”的大开大合的架式。真叫旁观者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分不清是“南拳”还是“北腿”。

“猴拳”又名“猴鹤双棲”，是“丐帮”中唯一的仿生拳术，形肖猴子。全套共三十余式，主要是蹲身翻滚，是一套地蹚功夫，难在急骤的动势中保持平衡。学习“猴拳”者需要花两年多时间打好的基础，然后才能入门，不然在不断的翻滚跌扑中，很容易跌得头破血流。

“阿摩搪墙掌”和“打狗杖法”是“丐帮”的两套镇山法宝，为其他武术流派所没有。

“阿摩搪墙掌”是一套模仿盲人筑墙的掌法，故又称“阿盲捉棍掌”。同其它“丐帮”拳术一样，此掌也是重实用，不讲究形体的所谓美感，看起来招式相当古怪、笨拙，而力量却异常的狠劲。“阿摩搪墙掌”，共有掌招八十八式，没有一定的套路。即八十八式教招，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又招招相连，节节相通，可以由头打到尾，也可以从尾倒打回头，甚至可以任意衔接。比如第一式，不一定接第二式，而可与其它任何顺序的招式相连。由于打起来千变万化，因此令对手防不胜防，故其在技击中威力很大。以八十八招加上八十八变，共能化出七千七百四十四式来。故就以一生的时间来练“阿摩搪墙掌”，也难于达到精通。

“打狗杖法”，就其名称即可见出“丐帮”特色，而其实质，也的确是一朵独放武林的奇葩。但据说此套杖法，每代只传十人，故识者甚少。“打狗杖”杖长三肘，杖招共三十六式，上十八路以守为攻，下十八路以攻为守。以打为消，互相应照，打上取下，打左防右。上十二路为左手，中十二路为右手，下十二路为左右互变，变幻莫测。一招三变，三招九变，三十六招则一百零八变，它和“阿摩搪墙掌”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杖的身形、步法无一定之规，可攻敌之前后左右任何一方，上中下任何一路。

除打狗杖外，“丐帮”武器尚有流水棍、撩阴棍、蜻蜓点水棍、黄龙缠身棍、打虎刀、打虎叉、刺虎大扒、春秋大刀、铁尺、九节鞭、罗汉枪、锄头等等。

近年以亮“功夫”的影、视节目很受欢迎，《武林》、《气功》之类的刊物也纷纷出现，但据笔者有限的拜赏，虽流派不少，从招式的形象、技艺的分析等方面看来，此中也实有不少“丐帮”的蛛丝马迹，但正面承认“丐帮”的却似乎还未见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小而言之，是武林之失，大而言之，是对我国历史上存在

过的“奇迹王朝”的认识，亦即对社会的认识不足。

三、烹饪及其他

烹饪，近世人们已经把它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那么，把专以残羹剩饭为食的乞丐同艺术连在一起，这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吗？是的，作为烹饪艺术的研究，从很多方面来看，乞丐们的确没法同美食家们相比。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人类社会是在生存、温饱、发展三个层次上存在着，斗争着。乞丐，只能属于最低层次的社会群落。说雅点，他们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说通俗点，乞丐们的生活不过是“老母猪过门坎——蹭蹭肚皮”。但惟其如此，他们在生活中为食物而投入的精力，无形之中就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为多，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是走无路之“路”，求无法之“法”，正因为没有美食家们的条件，也就没有了这样那样的框框。艺术的灵魂是破格、创新，而乞丐们在烹饪上恰恰具备了这一点（当然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可以想象，他们有很多尝试并不成功，未进入艺术的堂奥，但其中有一些成功之作，不但在“奇迹王朝”里流传，甚至为社会所承认，所借鉴、提高，从而登上了大雅之堂，为我们民族的烹饪园地增色添彩。

笔者以为，至少下面这类食物的形成是同“奇迹王朝”不无关系的。

“叫化鸡”。这是已经进入名菜谱的一肴菜品。电视上曾经看见过它的烹饪过程。虽然已经是在瓷砖铺就的厨房里，由穿着白衣裙的高级厨师在满是亮堂堂的炊具中操作，但菜名仍然叫做“叫化鸡”。名字如此古怪，甚至鄙俗，但并不影响食客们对它的喜爱，反而更因此为之倾倒。当然今天的“叫化鸡”已远非当年的原始面貌，其取材、用料、烹制的工艺手段已相当考究、艺术，但“叫化”之本，仍留下相当痕迹，正如《红楼梦》中那道“茄鲞”，其根本还是极普通的茄子一样。

现在作为名菜的“叫化鸡”的制作方法，笔者没有详细了解过，但原始的“叫化鸡”的故事，倒还从老人口中听到过一些。

偶尔乞丐们也会得到一只鸡（有的来路难免尴尬），以他们的烹饪条件，一口砂锅和几只破碗，调料根本说不上，如果照常用的白宰、黄焖弄法，弄不好；就算清炖吧，如果鸡的来路有问题，处理鸡毛之类既费时间，又担心被人发觉。于是，在无法之中就逼出了“叫化鸡”这种别致的烹饪法来：把鸡放血后，连毛也不拔，只在肛门上开个口，掏出内脏，用水略为冲一冲，然后塞入葱、花椒、盐巴及香料之类，用稀泥和草绳把整个鸡密密扎扎地缠成一个橄榄形的泥坨坨，再在野地上生起火堆，先把这泥坨坨在火头上翻来覆去的烘烤，待外壳渐干，柴草也积成一大堆火炭时，再把红炭扒开，把鸡窜进去，外面继续加火，过相当时候，红炭化成灰堆，便把鸡扒出来，此刻，草绳已全部炭化，整个泥坨坨宛如一只灰色皮蛋。这时，轻轻敲打，很容易就把“蛋壳”连鸡毛的毛根一起敲下，呈现出一只光光生生、形体完整的熟鸡来，再扯出鸡肚内的填充料，顿时香味四溢，老远就能闻到，直令人馋涎欲滴。

“叫化鸡”的这种独特制作方法，我想，非乞丐中人是很难凭灵感创造出来的。

还有种名菜肴叫“青筒鱼”，其烹饪同“叫化鸡”也有神似之处。这肴菜各家食谱均无制作方法的记载，但已进入清朝宫廷筵席，为某御厨得意之作，后为成都名厨黄敬临访得，经其提炼，成为名餐馆“姑姑筵”的独营名菜之一。

“青筒鱼”中并无竹笋，但却具有很浓的笋子的鲜香之味。这是啥讲究呢？据黄敬临介绍，弄这道菜，关键是要找一根刚由斑竹笋长成的新竹子，连节巴砍下一筒，然后把经过初步调制的鲫鱼加上海味放入竹筒，密封好、再在栩炭火上旋转烘烤竹筒，一直烤到竹筒蔫萎为止，倒出鱼来，端上席桌，便取得了不见竹笋而具笋香的独特效果。

当然，黄敬临的“青筒鱼”，工艺已相当精致，火色要拿得相当稳，烤老了鱼要带焦气，嫩了又不够香。但推究其原始状态，“青筒鱼”未尝不是“叫化鸡”那样，也不过是乞丐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结果。

再如“锅巴肉片”这一川味名菜，于今已是川菜席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菜肴，号称“满堂响”。招待员先一手把一只装着滚烫的油炸锅巴放上席面，另一手随即把一碗多汁的鱼香肉片往锅巴上团团一淋，席桌上立即“哗”地一声，烟腾声起，满座闻声，有声有色，令筵席气氛一振，叫人实在不能不佩服创造这道菜肴的人精思巧构、匠心独运。

然而，细究起来，笔者以为这同“奇迹王朝”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须知，作为“锅巴肉片”的主料锅巴，在人们心目中向来是视为“下脚料”，一般人家除了用来打发守锅边的小孩子或渗点米汤煮成锅巴稀饭，吃不完多用来施舍乞丐外，并不怎么看重的。可与此相反的是，乞丐们向来则心安理得地以锅巴为其主粮（他们行乞时的呼号不就是“善人老爷，锅巴剩饭”么），他们对锅巴的对待和处理当然比一般人重视。对于收罗到的干锅巴，一时吃不完，便常常用竹筛晒之令干贮备起来，除了平常煮成饭之外，也变着法儿弄成菜来吃。把它经过油炸，淋上熬开的残汤剩水，这种烹饪法很自然地也就产生了，而这有声有色的效果也就随之被发现。这就是“锅巴肉片”的雏形，再经有心人的仿效，美食家们的发展，这道菜最后便被肯定而载入川菜食谱了。

用同样的道理来推究，我们不难发现各色各样的“三鲜”、“四烩”、“十景”、“杂烩”以及“砂锅”类菜肴，如“砂锅鱼”、“砂锅肘子”、“砂锅豆腐”之类的产生，与乞丐们平常的大锅菜之间也有内在联系。

有两个民间传说可以说明一点此中道理。

一个说，赵匡胤（也有说韩信、朱元璋或其他某先穷后达的人物）当年落难时，饿倒街头，奄奄一息，多亏一乞妇给他东西吃才把他救活。他觉得老妇给他吃的食物是人间从未见过的美味。他问这叫什么，老妇答曰："白玉珍珠翡翠汤。"赵匡胤登上皇位以后，觉得衙厨们给他调制的食物总没有当年那道"白玉珍珠翡翠汤"味道好。便命臣下辗转寻来那乞妇，要她再给他作"白玉珍珠翡翠汤"吃。乞妇于是用砂锅煮了一锅残汤剩饭呈上。赵匡胤吃后大失所望，以为乞妇作弄他。老妇答曰："'白玉'者，剩饭也；'珍珠'者，残羹油星也；'翡翠'者，残菜叶梗也。众物依旧，不同者，圣上御体已大不同前矣！"赵匡胤闻后深有感触，便重赏乞妇，并命御厨以后每餐为他作杂烩一肴，以提醒他不忘旧事。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乞丐，后来成了富翁。由于他早年吃惯了杂拌儿汤汤，成了富翁后，不管吃啥名菜都觉得不够味，比不上他当年那些杂拌儿汤汤入味。再去收杂拌儿呢，不叫话，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叫厨子先给他办个全席，先在桌子上摆一摆，此时，他也不下箸，只是围着桌子先作一番欣赏，命仆人一一倾进一口大缸子，搅转搅转，然后再一碗一碗地舀出来吃。这一来，他觉得够味儿了，非常满意。

这类传说，虽不免有些虚构和夸张，但用来说明某些复合味菜肴的产生，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砂锅一物，质地粗糙，形制简陋，加上它那黑不溜秋的色彩，实在没有什么美感可言。因此，在一般人家，除了偶尔熬药、炖汤想到它外，平常它多半处于靠边站、守灶角的地位。然而，"砂锅类"的菜肴身价却不一般，写在餐馆的菜单上，向属中、高档类。究其原因，乃是砂锅的特有性能，即以之炖汤，火工不忌文猛皆宜，且所炖之物不易焦锅或变味。尤其是它保温性能特佳，把开着的砂锅端离火眼，锅内那汤的鼎沸状态尚能持续相当时候。这特性，作为冬天的菜肴无疑是一大优点。别说吃起来热烙，就是看着也生暖意。我想，

第一个打破成见，把黑不溜秋的砂锅端上那细瓷如林的高雅席桌上的人，未尝不是受到乞丐们熬“剩八碗”的启发吧？须知：(一)砂锅乃乞丐们的主要炊具，世间很少有人比乞丐们更了解和熟悉砂锅的性能了。(二)“砂锅类”的菜肴都不是单一型，总是有一味主菜(如鱼、肘子、豆腐等)的“杂烩类”，这很有可能也是从乞丐们的“白玉珍珠翡翠汤”脱胎而来的。

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菜肴的现有面目已同乞丐们创作之初相去甚远，犹如文学体裁中的词、曲，初由民间创作，后由文人雅士拿过去，进入了阳春白雪的领域的话，那么，一直保存“下里巴人”特色的烹饪品种，恐怕在“牙牙饭”中可算集中表现得最多的了。

“牙牙饭”在四川其他地区的状况如何，笔者不甚了解，但它在旧时的成都，的确是很有社会影响的，数量不少、特色突出，可以说是专为下层人士服务的一种饭馆。

成都第一家“牙牙饭”馆，据说就与曾为乞丐中人的王某有关。

王某原系川东农民起义领袖余栋成(绰号“余蛮子”)旧部。起义失败后，王某逃离川东，来到成都，隐姓埋名于乞丐群中。后来，因为他为人豁达，手脚勤快，加上有些武功，便被地方上提拔当了科甲巷一带的打更匠。打更匠一职，在老成都人口中号称“二分半的公事人”，除了每日夜里按时打锣报更兼巡夜，平常也兼带着“传锣”——沿街一边敲锣，一边口头宣谕衙门的告示，比如防水火、搞清洁之类的事务。除此之外，偶尔也代地方上公私人等办点红白喜事中跑腿的杂务。王打更平时肯为人帮忙，对旧时烂兄烂弟也时有往来，很有点穷大方的美名。辛亥年间，赵尔丰纵容手下兵士打启发(公开抢劫)，一些下层社会的无赖也趁浑水摸鱼，裹胁其中捡便宜，后来局势失控，抢劫之风竟蔓延至抢劫官方财产，如粮仓、藩库也被洗劫一空，事后王打更也陡然富态起来。有人怀疑他曾参予抢藩库，他也不完全讳言此事，只是说并非亲入藩库，而是在巡更的路上捡到了一些抢劫者在慌乱之中丢失的“散碎”而已。不过，不管

怎么说，王某到底富了起来，也不再当打更匠了。便在东门城门洞开了一家饭馆，由“王打匠”一跃而升为“王掌柜”，从此成家立业了。

王某开的这家饭馆可以说与众不同，一不宣扬什么名师名菜，二不闹什么店堂排场，虽然是双开间两进的大堂口，其朴素本色的格局从外望去即可一览无余：当街一口大饭锅，紧靠着一溜曲尺形的案台，围就了“锅儿匠”的操作范围，余下的空间，全用来安放饭菜。饭桌一例是围着四根长板凳的高方桌，桌心立着插满方头竹筷的粗陶黄黑釉的筷筒。所有家具也一例保持着纹理可见的黄灿灿的木头本色。

在某些人的眼目中，这样的饭馆出现在四川首善之区的成都市未免太土气。但饱经人生忧患的王掌柜却正是有心这么干的。照他口头的说法，他这生意打主意就不是赚有钱人的钱，而是为穷哥儿们行点方便，而他心里更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他自知他的财产来得有些不义，借开这样的饭馆也算做点好事，日后免得遭天谴。

以王某的自身经历，他是深知穷人们在外求食之苦的。因此他在经营项目上总是尽力为穷食客着想。

首先，他的饭就与其他饭馆不同。规定每锅饭两升米（约六斤），煮好后花成八“牙”，以“牙”计量卖，“牙牙饭”即由此得名。为了使吃饭者觉得顶事、经饿。饭总是煮得特别干、硬，号称“洒得过河”，这当然是深受旧时推车、抬轿之类下苦力的劳动者的欢迎的。为了保证“牙牙饭”的分量和质量，王某还亲自煮饭实践，发现西郊马家寺（现双流县通江乡）的“油条子”米“牙口”好，出饭率又最高，他还亲自去赶场购米。

其次是王某“牙牙饭”馆的菜也很有特色。他不求追一般饭馆的蒸炒俱全那一套，而是从穷食客的实惠上着眼。为补充下力者因流汗失盐多，他的菜一般都弄得味要“大”（咸）些；以品种来说，他多经营素菜和泡菜类，这是考虑到这类食客经济条件之故。虽然是

些廉价菜，但王某在制作上也还是熬费苦心的。这从他的店堂里就完全可以看出来。

一是他那曲尺形的案台上，总是常年摆着一排排缸钵、海碗，里面盛满炒豆牙、炝豌豆、各种应时蔬菜、凉办菜、炒豆腐干、烩泡菜、豆腐乳之类的小菜。

一是靠墙壁总有一排大大小小的泡菜罈，常年泡满青菜、萝卜、豇豆、茄子、苦瓜、黄瓜、莴苣、大蒜、藠头之类的泡菜。

王某的“牙牙饭”馆里的随堂炒菜是不多的。炒菜不过烧豆腐、金银豆腐（猪血旺与豆腐合烧）以及为“膀”很了想补充点油荤者所备的肥大块熬锅肉等几样。汤菜则仅有一宗别的饭馆所不屑经营的“猪杂豆汤”，系用猪心肺、肥肠一类在杂中也属下杂的材料和炝豌豆尕成的。这道廉价菜在穷食客的心目中也并非为取其汤而买（“牙牙饭”馆有的是免费饮用的米汤及红白茶），而是作为连肥大块熬锅肉也买不起却又想吃肉者的聊胜于无之物。

由于王某主要是基于为穷人做点好事而开这家饭馆，一直把利看得很薄，故深为一帮穷朋友所推崇，生意很兴隆，利虽薄但销得多，还是很赚了些钱。眼红他的人有说他运气好的，也有说他会做生意的，而王某则自认为这不过是“有好心，得好报”罢了。

据老人们谈起，在众多的生意人当中，这位王某也的确是个心地善良者。凡人有急难求到他，他总是解囊相助，遇到有饿慌了到他店里吃“白吃”的穷苦人，他也从不用顶板凳的方式来惩治他们。据说至今尚活在老成都们口里的“消脚货”一词，有一个特殊义项——为了避免浪费把剩菜剩饭“加”完，就是源于王某当年的一桩义举。说的是王某发财后仍不忘记他的乞丐朋友，每天到饭馆收堂后，总要叫一个伙计把一些未卖完的饭菜挑到东门大桥边王爷庙的乞丐营中去，分给乞丐们吃，遇到不利乞讨的恶劣天气，纵然剩菜剩饭不多，他还叫人另外专门弄些送去。对这，王某并不以施主、恩人自居，而是口称“请大家帮忙消点脚货”。伙计们把饭菜挑到河

坎上，一声吆喝："消脚货罗！"河滩上下的乞丐们便欢天喜地应声而至。过路人眼见这热闹的场面，也不免驻脚观看。久而久之，"消脚货"的特殊含义不但为乞丐们所熟知，也在一般市民中流传开来了。只是，这个掌故在今天成都中年以下的人中，知者已经不多，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继王某之后，成都又出现了不少"牙牙饭"馆。它们的风格和经营方式虽然也同王某差不多，但某些店主把利看得重了些，待人已远不如王某那么厚道，他们的水牌上常写着"下柜不认，赊欠免言"之类的势利话。若有人也想来这些店铺混白吃，那么，对不起，老板一定会请他当街演一出顶板凳的悲喜剧而后已。

贫困不是从天降

乞丐，中国有，外国也有；由他们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奇迹王朝"，古已有之，现在仍在生生不已。这实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悲剧。"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剥削制度下，是无法消除这矛盾的。四川虽自古有"天府"之称，但也有"金温江，银郫县，讨口子出在双流县"的古谚流传着；川西坝尚且如此，"尖尖山，二道坪"的川东北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们出于缓和矛盾、装璜门面，甚或假公济私等等目的，也曾开办过一些栖流所、孤老院、孤儿院、游民习艺所之类的机构，但是，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奇迹王朝"也无济于事。其原因很简单：产生"奇迹王朝"的最大根源剥削制度本身，他们是不想、也不敢去有丝毫触及的。

新中国成立了，为消灭乞丐这一社会存在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条件。尽管解放初国家经济力量还很薄弱，但对救济、收容乞丐这项工作仍十分重视，动员了全国各地城镇、乡村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收效也很大。即以笔者亲见的成都市为例，1950 年初，四门都

设立了“游民收容所”，先安定乞丐们的生活，医治他们肉体及心灵的创伤，恢复这些畸零者人的尊严和作人的信心，然后以他们的志愿，结合各方面可能的条件，或回乡分田地，或安排工作、学习，全部作了妥善处置，使五十年代初的成都成了真正的“无丐城”。

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个崭新的事业，一方面，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缺乏经验，一方面，自五十年代末期“左”风渐起，吹遍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特别是中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极左之风愈刮愈烈，再度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新的乞丐又出现了，不止在成都，四川，全国都有了。虽然打倒“四人帮”至今已近10年，但乞丐在我们的国土上仍然尚未绝迹。这一事实虽令人痛心，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一存在！

在乞丐问题上，这30余年的曲折，也给我们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经验：优越的社会制度固然是消灭贫穷的最主要保证，但要从根本上消灭贫穷，还需要在此前提下施以各项健全、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才行。两个“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坚信，实现“无丐”的愿望在我们国土上是指日可待的了。

（四川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重庆的丐帮

欧阳平

笔者在重庆这块土地上混了七十多年，也乱七糟八地读了一点杂书，虽未见闻过社会下层有类似中国小说描绘的“洪七公”（金庸小说中人物）、“柳迟”（《江湖奇侠传》）一类人物或外国小说中能纠众与官军作战、自立“王法”的“乞丐王国”（雨果《巴黎圣母院》），却曾接触过乞丐群体及有关方面，并询诸故老，知道一些轶事掌故。

重庆旧治所辖，未听说过有“统治”一市乞丐的叫化王或帮主者流。而渝、北、南三岸，按旧坊厢制却有控制着一坊（镇）或一块特殊地盘（如真武山庙会、朝天门沙嘴）的叫化头，其恶势力及陋规，如收徒、纳贡、行乞、分行当（艺讨、武讨、文讨、叫街、寻子……）等各色玩意，与许多笔记、小说中的描述差不多。

既有头子，有组织，有行规，就袭用“丐帮”之名称呼它，不过严格说来，谁见过他们的帮会招牌、祖庙？只不过是乞丐的群体而已。

洪岩洞的乞丐王朝

我幼居旧洪岩坊城区内，城墙外（现沧白路外面）是洪岩洞，为上半城阴沟总泻口。洞内是叫化子群居的处所，叫化头姓马，乞讨地盘大致为上自临江门，下迄千斯门一带城内外街巷。把洪岩洞呼之为丐帮王朝或公所，似不为过。这个“王朝”的沧桑，大有可据的掌故及有趣的龙门阵——是我亲见，也有过接触，从一斑窥全豹可知旧重庆丐帮的大要。

传说中马叫化头的祖辈叫“金刀三爷”，是个恶丐，一次去大阳沟肉案恶讨，与屠户口角，马三操起屠刀自砍自头，刀陷额上，血流如注，他一声不哼，也不倒地耍赖，抢一块十来斤重的猪肉，压在刀上，夺了屠户的秤杆，扬长而去。全大阳沟若干肉案商户没人敢阻拦他。事后，由统率屠宰业的屠帮公会（会址在都邮街张爷庙，办有达育小学，现为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出面讲和，规定大阳沟全体屠户月供马三鲜肉若干“打发”。于是马三在市中心的乞丐群体中成了叫化头，设“朝”洪岩洞，广纳徒众，依附袍哥、保甲，成了一霸。

洪岩洞乞丐王朝的朝仪如何，局外人当然不知。仅晓得洞内窝铺分有等级，用叠架狗头骨来表示，狗头骨越多，等级越高。与传说的讨饭口袋上打补丁示品级的帮规不同。

他们顶敬的祖师是晋时范丹，所谓“石崇富豪范丹穷”，有骨气，值得崇敬。表示权力的打狗棍称“红棍”，这些都不设位供奉。

我见到的洪岩洞叫化头姓李，是在民国十余年间不知是金刀马三第几代传人。他平日坐享贡献不“御驾亲征”向人乞讨。先父是那地区有点名望的医师、武士、舵爷。每值“药王会”，叫化头必登门叩贺，李某四十多岁，眼微盲，不需打狗棍，颇魁梧，布衣布鞋，不褴褛尚整洁。例规是站在大门外，手执红帖，高呼“药王老师，叫化头向你叩喜！”先父则令我执两个银元，道声“辛苦！”彼此客气，相安。有面子受到叫化头“御驾亲征”的不止我一家，但在寻常百姓中实是件不寻常的事，这可保无恶讨或假死伤讹诈，小偷小摸之患。

听故老讲述：叫化头在洪岩洞内有妻妾子女，养有猪、鸡、鸭（以残汤剩饭充饲料，猪肥得很呢）。千斯门一带酒店每天供他好酒，再加上小叫化纳贡，生活优裕得很。

记不清何年，是潘文华市长任内，我已启蒙上学。千斯门外蔡家湾一带一场大火，烧毁千家，城墙高不可越。因此烧死的人不少，洪岩洞也受灾，大火封洞，乞丐死者甚众，乞丐王朝也因此瓦解。第二天，我爬在沧白路城垣上，还见从洞中拖出若干具半焦尸体。事

后地方人士认为蔡家湾因无城门，火封道路，才烧死多人，便由绅商捐助，经过批准，建了现在棉花街的新城门（那时街名二郎庙、丁字口）。从此重庆城的“九门、八码头”多了一座新城门，沿用至今，是少有人知的重庆掌故。

洪岩洞遭灾，叫化头也未免劫，后来的叫化头在临江门粪码头“设朝”，不久抗战军兴，外省来人甚多，各种社会病态制造的新乞丐也增多，都是各自为政，另成帮伙。

乞丐头的财源

除去乞讨及外界“纳贡”收入外，叫化头一般有这几项大财源：

（一）**收干儿**。不少殷实人家，怕儿子命贵多灾，常有求叫化头收为义子，赏件“百家衣”（各色碎布拼缝的背心）、取个丑名的迷信讲究。实际效果也可保小少爷不至被“拍花”的人贩子拐走。李叫化在洪岩坊一带有十多个干儿，除赏衣、赐名，干亲家必谢重礼外，“三节两生”干儿对干爹也有不少孝敬。有时干爹拿点糖果去心疼干儿，所得的“反哺”也很可观。

这些事含有帮会保护性质，是“盗亦有道”。

（二）**黄金宝地**。各坊叫化头的地盘均有各自的行乞“黄金宝地”。洪岩洞“王朝”有三处靠神牟利的财源即：千斯门鸡毛土地、长安寺、罗汉寺。提起鸡毛土地老重庆谁人不知；无寺庙，只千斯门顺城街石壁凹缝中几尊土偶，每天自早至晚，愚夫愚妇来此杀鸡沥血，求神祈福、赌咒盟誓者络绎不绝，道路为阻，鸡毛贴满半壁城墙，鸡血流成小溪。专操刀割鸡者（由保甲委派）每天的血腥收入极丰。在此乞讨的“叩丁”（丐帮自称“叩丁行”）也该是财源滚滚。风水宝地自然是专利经营，他处丐帮不得侵权。

（三）**特殊服务**。各坊地区，各有地利，因地制宜，有特殊服务事项。旧时刑场在通远门外，被决囚犯的收殓及把斩犯人头与颈腔缝

合整容的特殊服务，非乞丐莫属，劳酬没限价，不封顶，可以大敲。洪岩洞面向嘉陵江，遇上溺毙浮尸的打捞、裹尸、守尸棚等特殊服务，当然也是李叫化头的专利。

（四）**卖"地羊子肉"**。乞丐呼狗肉为地羊子肉。市中区没有屠狗卖肉的专业户，遇上患风湿或需狗肉进补者，不似郊区杀一只家犬或野犬就行，必商请叫化头派员打狗送皮、肉取值。偶有叫化子沿街高叫"卖地羊子肉哟！"讨价还价，正当交易。妇女产后，迷信在产房内以狗油烧七星灯，以免地狱血河之灾，一时急需，也得恳求叫化头效劳，格外议价。

（五）**大出丧的仪仗队**。丧家摆阔，仪仗游街，都在闹市地段。"踏头""队伍常以若干乞儿为之扛祭幛、挽联，以示丧家交游情谊之广。这是笔者亲见事实。四川有名的"戏圣康芷林"殁于重庆棉花街，运柩返成都之日，不但全市川剧艺人个个戏装执绋。更有军、政要员及名流送的挽联，雇了全市乞丐（盲、跛者当然除外）一人扛四副尚未全数扛完。死备荣哀，啥大老阔人的大出丧都不及"戏圣"。这生意是花轿行（北方称杠房，内行称：嘀打行，谐吹鼓之声）承头，叫化头揽事，利益均沾。

至于红白喜事、开业、营建……也是市中区为多，乞丐均及时往贺，绝不空过。

叫化头、袍哥、打更匠

叫化头既是一霸也需后台，可以嗨（黑话：参加）袍哥，汉留（即袍哥）中的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志、方）五堂，他们只能嗨"方"（即"信"）字堂口。智、信二堂没有自己的香堂及袍哥茶馆，统归"礼"字总社。唱花鼓乞食的艺丐孙某，后来落点于朝天门沙嘴，伙几个人组成只能在街头巷尾半行乞的曲艺班子，兼营"西洋景"（拉洋片，行话：样样帮）。嗨了袍哥，成了小把头，艺丐中的

“唱唱行”除入丐帮外，还得认他为师，否则休想在“天桥”求吃。他居然剥削成家，开茶馆当了老板。

打更匠俗称“二分半公事人”，是团防团总委派的职务，其出身大多为乞丐或准乞丐。洪岩坊有三个因嗜酒、无亲友、半残，沦为准乞丐的，分别姓刘（胖，深度近视）、苟（咯血老兵）、张（酒痨）者。被人呼为“三友失业社”（旧时有三友实业社，在现新华路重庆酒楼附近、针织品畅销有名）。三人均被先父收容，治好病后，刘为打更匠，张、苟均为寒舍司阍，因此我知打更匠是叫化头与官方联系的中介人。小偷、恶丐有言：“事情搞不搞得先问一下打更匠。”打更匠是这类人犯罪行为的知情人、同伙、包庇者。试想：深夜巡更，发现露宿乞丐，可疑分子，如无好处奉上，他鸣锣撵逐理所当然。如有路毙，打更匠可呈报保甲，领具薄板，叫两个乞丐抬去一埋，是乞丐的丧事经营人，义务孝子。他们间虽无茶酒论交之谊，却利害相关，十分契合。

乞讨行当及特殊乞技

乞丐行乞的行当已有人（如成都崔显昌先生的《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缕述甚详，我不再赘。只说：行乞行当各有专业，各有规矩，跨行跨业或不合规矩，为丐帮帮规不容。曾见一“苦讨”：半盲、腿残，坐地滑行，以犬导路，犬衔木碗，赏钱者丢钱木碗中，本属常见的乞讨之技，但他头上插一铁钎，深陷入骨，不见血，铁钎上横列三孔，燃香烛，如酷刑“点天灯”，状极惨酷。有人不忍责问，乞丐说：铁钎末端是小针，弯作 90 度，贴头皮平插进去，实不伤颅脑。师傅如此传授，若不依规矩，内（乞丐）行要理抹。说时以两个铜板为钳，钳出铁钎，果系如此，是一种特技。

“采生折割”是用极不人道的残酷手术把小孩变作畸形行乞，使人惊惧而生恻隐之心，大施财物。旧说有用哑药先把人毒哑，再

用手术制造会写字的“人熊”。雨果写的《两面人》中可见外国也有此技。《大清律》:“采生折割者立毙杖下。”有一定威慑作用。真的采生折割我未见过。抗日胜利至解放前夕,民族路出过“肉蛋”行乞,是人们多次见过的。“肉蛋”约 30 岁,头部正常、语言清楚。腹部鼓胀,四肢则短小无骨具形而已,全躯活像一个肉蛋、大虾蟆。他平日不上街,每逢天雨泥泞,则赤身持竹筐滚街行乞,一身稀泥,状极可悯。一俟所得丰足,雨住天晴,就有暗中伴送的人抱“肉蛋”上人力车拉走,不知其居处。他语言智力正常,不像特殊手术制成的畸形。同一时期,中央公园跑江湖的动物园中,曾展出过巨人(龚姓,男,万县人,解放后在枇杷山作清洁工,病死)、小头人、大头人……这些畸形人都是乞丐,被动物园老板刘廷安(解放后管制、病死)收容,还组成“怪人团”,先去香港,后在重庆皇后餐厅演出。刘廷安与我相识,我知大头人(女)是患肿瘤,后病死。奇怪的是小头人,头仅成人拳头大,躯如两岁小孩,语言不清,视力也差。抗日前我就见他在朝天门沙嘴当乞丐,特技是能在横杠上玩杠子转动如“车轮”。传闻他会扒窃。计算他的年纪,解放时至少 30 岁。不知是否为“采生折割”造成。

车幺妹、“蚌蛤精”的扮演者。每逢春节,乞丐扮财神、送财童子(挑担劈柴以“柴”谐“财”音)……沿门唱歌求乞的,多系邋遢之辈。艺丐的连宵、莲花落之类曲艺演出须歌唱及舞蹈。车幺妹、蚌蛤精则只须年轻,面部无残疾的小乞儿,化妆女娃,随袍哥中下几排老幺之流的无赖,彩车鼓乐组成“车车灯”串街要钱,老幺们可称“乞丐票友”。袍哥不准搽粉扮女,违者视为娈童,重惩革除,老幺们不敢当车幺妹、蚌蛤精,只叫乞儿担当(也有戏班的彩女行充任),不须歌唱舞蹈,随丑角进退而已,分帐占全股,只是一经扮车幺妹、蚌蛤精就与永远成不了角儿的戏班彩女同列,好在他们均无资格嗨袍哥,与“社火”成员是两码事。

盲丐唱善书。属艺丐也附属曲艺的“宣讲”(说《圣论》)。都是

夜间上街，三两盲丐一伙，前行者捧木盒，插香烛，供“圣谕”或“宣讲”字样的小木牌，一唱一续，内容为《二十四孝》故事居多，值得一提的是唱《百子歌》，百多句唱辞中，每句都有一个“子”字，字义各别，不牵强硬凑，内容是讽劝不孝之子。民间喜听此歌，往往请其伫立歌完，另出酬赏。

难民歌女及相声艺丐。抗战中始有，专走公园长亭一类的大茶馆。歌女站堂口清歌一段京戏后捧茶碟挨桌告帮：“先生，请帮助难民！”也受客点唱，身后暗中伴有老鸨监督，却无琴师，似秦淮河书坊沦落者。号称“苏州大锣（硬纸板制的锣）包打不响”的相声艺丐，也是在大茶馆中数来宝，唱太平歌，会镗镗作声如铜锣的口技。这类人都不参加重庆丐帮。

艺讨中的武讨。如长铁钉插入鼻孔，手腕插刀，及玩蛇、耍猴，演木偶、九连环都有点杂技本领，钉插鼻，刀透腕都有“板眼”（诀窍）。艺讨与民间艺人的界限只一步之差，要之在是否有瓦舍茶寮作场卖艺及亲自伸手告帮讨钱。这个界限相互转化难分泾渭。

文讨的“告地状”，多是请人先代笔书状（也有能当场写几个字甚至英文的）。乞者扮一脸苦相就行。假恶疮、麻疯、假孝子等各地均有，至于沿门托钵，“喊街、寻子”的乞丐等等就不费笔墨说它。

恶讨及讹诈种种

甩虱子的恶丐（多为女性）。各大都市均有，重庆则是抗日胜利后，“纪功碑”（现解放碑）一带最多，专向摩登太太、小姐恶讨，奈何她们不得。

大餐厅喜宴门口恶讨的乞丐群。重庆以皇后餐厅门前为最。遇上婚礼，几十个乞丐猬集门口，最脏最臭的在前堵住大门，几个躺在婚礼汽车轮下，车不敢驶，主人打发稍迟或不满所欲，乞丐便口出恶言，使婚礼晦气。懂行的便找着其中的头领，讨价还价，大约折

合银元十余枚之数，才一哄而散。婚礼始能顺遂。因此凡在大餐厅举行婚礼之家，都得事先备款，当作婚礼中的重要项目来操办。

有桩趣事，可知这批恶丐的组织及内幕：笔者于 1947 年在皇后餐厅开舞会、设西餐举行婚礼，便那天没有一个乞丐来骚扰，我因酬繁，也忽略过去。晚上回家，置中式酒宴，尚未入席，闻有人在门前送礼贺喜！我亲自迎讶，来人 30 多岁，穿整洁布质中山装，烟容，不跨入大门，手持书裱坊的廉价画轴，算是礼物，我以为是“飘叶子”告帮，哪知他说“弟兄伙给欧先生道喜！我们打过招呼：不准去‘皇后’麻烦，连府上也不准弟兄伙来找麻烦。”打开画轴，内有一纸红帖，墨书：张跛子、李瞎子……诨名二三十个。我明白了：是叫化头卖我的面子。临机应变受了礼物，叫一个袍哥老幺吩咐：“来的是叫化头，不便请进屋，你陪他上餐厅好酒好菜，套交情，送笔钱，不能逞凶得罪。”这招真灵，不但婚礼吉庆、住宅平安，贱内上街，偶有甩虱子的恶丐靠近，也会有乞丐出面：“你瞎了眼，认不得欧太太！”——说明恶丐有丐头，有帮规。

老重庆人都知“耗子肉抄手”的轶事：民国初，市内尚无马路，有抄手店（都称大抄手，佚店名）设旧会仙桥街（现大阳沟口心心咖啡厅附近），三开大门面，十多张餐桌，堂口置直径一米余的大笆箕，特号大缸钵盛肉馅，四五个雇工当众包抄手，大锅一煮几十碗，生意红火。不知因得罪丐帮或仇人支使，一天一个乞丐手提一串剥皮耗子，直入店堂：“×掌柜，今天只捉了几只耗子，你将就剁馅吧！明天一定多捉。”闹得食客作呕，老板倒霉。送耗子肉的恶丐一天数拨，店子无法营业，言语拿不顺，只好关门大吉。

讹诈××大理发厅。老板是扬州帮江都同善社（在来龙巷内）的面子人物，也是不知因得罪丐帮或仇人支使，开张那天，讲新潮发型的雇客涌至，却有十多个脏臭不堪的男女乞丐，手拿钞票，昂然闯入就座要求理发。店中人多是青帮分子，不敢动武，既疑是川帮袍哥捣乱，又怕稍一出手，乞丐躺下装死，背个“殴打雇主”恶名

酿成大祸。只有赶快关店，央帮会老头子斡旋，并送上礼品，始得再开业经营。

抗日战争中，前线负伤致残的士兵，国民党设荣军医院于合川收容。由于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这些为国负伤的残废军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他们中的一些人便仗着一身军装，一根拐杖。有的霸吃霸赊当恶棍；有的则当乞丐恶讨，与市民常起冲突，终至闹到与合川的中学生群殴械斗，打死多人，工商停产罢市，成为当时报纸有载的大案。国民党当局特令“中统”密查本案是否有共产党煽动。专案侦查，结果除因腐败贪污积怨爆发外，啥也没有。从此伤兵与市民如水火。重残的或吸毒的伤兵干脆当伸手大将军，沿街乞食，恶性不改者仍是恶讨。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新乞丐群，既不入丐帮，也不好分档。重庆市中区也有不少这类乞丐，其中有拿着因伤截肢，已成干腊的手掌往茶馆的桌上一搁，茶客就不得不掏钞票。有个吸毒的伤兵恶丐，眼因伤半盲，平日喊街“撵狗”紧跟看中的人不止，少数钱打发不走他，更恶劣的一招是高声叫嚷：“我是残废军人……你欠我的赌账，你欠×妹（流娼）的嫖钱，今天非付不可！”如此无赖，胜过恶鬼。

丐帮赶庙会

南岸的叫化头姓谢，吸毒，有妻女。解放前设“朝”于南岸李子林（现桐君阁药厂附近）。抗日胜利后某年，谢叫化头嫁女，俗话说“叫化子嫁女，讲吃不讲穿”，他不仅办了筵席请地头蛇之类的非丐帮人物观礼，对丐帮臣民，则在弹子石河滩，摆地席若干“桌”，丐帮黑话所称的美肴如闹龙宫（杂烩）、神仙鸡、灯笼鸭、傻宝肉（酥肉）、篦子鱼……应有尽有，都是把完整鸡、鱼有意弄得缺头少脚，以示“帮规”。这成了当时晚报上有趣的新闻。

南岸丐帮的特殊服务是龙门浩捞溺毙，此不赘述，着重讲讲他

们的风水宝地、黄金季节。一是清明扫墓。乞丐在祭扫之处去放几声鞭炮，唱几句喜歌，不但得赏还享祭余（市区通远门外乞丐也有此利）。二是春节真武山、老君洞的庙会。腊月下旬川东各地叫化或单人、或举家都齐集南岸。按帮规、行当向谢某纳贡报到。叫化头则视"客位"资格，安排行乞地点。从河边至庙门几里路内，步步均有乞丐喊街、寻子。庙门口则是游僧野道专利，乞丐不越雷池一步，更不准进庙。庙会是祈福行善，春节更须吉祥如意，因此耍蛇、玩刀之类的凶恶行当是不能与会的。乞丐众多，地盘有限，寸土寸金，"撵狗"只能于两三步内，多跨一步就越界侵权。香客众多，都肯施舍。时间宝贵，纠缠讨索的事庙会上没有。

年年庙会未闻有乞丐偷窃住户及香客，也无恶丐滋事，大约也是丐帮之规及"职业道德"。

元宵一过，众乞丐（包括重庆的乞丐）都辞别叫化头，匆匆去赶遂宁灵泉寺、广德寺的观音会，为期是农历二至三月，庙会比真武山更盛，更有油水。

值得介绍的是灵泉寺观音会的最后一天，各路乞丐结成队伍，以砂锅、打狗棍、破麻布扎成"烂龙"，持香烛、敲洋铁罐，恭敬虔诚地为观音菩萨上香挂红，也是答谢庙主容留他们一月来的打扰。和尚也得把乞丐当施主接待备斋相款，好宾好主，为来年的生意投人情资。

传说灵泉寺山后有"山王会"（或系三皇，是没有同业公会的五行八作手艺人、民间捏面人糖人……等艺人供奉的神，借此联络）无庙、无街，是艺丐求购猴、犬、西洋景片等行头，乃至买卖小乞儿的秘密集市。

流民、咽噜与武林

明代的卑田院是怎样一回事，手中无资料。传说其中多有随朱

元璋打江山而不愿为官的猛将。“鸟尽弓藏”，皇帝老儿最后火焚卑田院，有武功的逃出，隐迹江湖，成了丐帮鼻祖，也就有了洪七公、柳迟一类武林高手。传奇小说不足为据，而历代农民起义，从者多为失去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游民无产者”，却是史实。清时四川的流民在川、陕边境，从个别（或携子女）乞讨，而集为一群一伙吃大户、抗官差，后来裹胁为啯噜（匪），为义军，为“教匪”，也有入行伍者，是一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武林故事，常见于清人笔记中，颇有史料参考价值。笔者浅薄，未读到过其中有啥神乎其技的武林高手的记述。但也可举镇压白莲教的清军名将罗士举（为盗及沦为乞丐时名罗雀儿）为例。此人穷到靠人周济，乃至卖掉老婆，投军发迹，有史可稽。野史、轶闻把他说成“飞盗”，姑妄信之，聊备一格。

乞丐的收容救济改造

民国初，重庆官、商曾举办过收容救济乞丐的救济院（由善会主办，有名的是万化慈善会，负责人石荣廷，会址在张家花园，洋房大楼，毁于轰炸）、游民习艺所（警局办）、济良所（警局、社会局管理，收容流娼、女丐）、孤老院（在通远门，收容老残、盲丐，制作泥竹小儿玩具、什物）、孤儿院（张家花园，是孤儿学校性质），最后有南岸觉林寺内的重庆市救济院。此中沿革，我不大清楚，只说几桩亲见的，特殊的事。

民国初万化慈善会的救济院设通远门外荒坡，旧式院落。先父曾往义诊，笔者随侍，除只见若干小乞丐外，其他印象模糊。稍知事，曾见有善堂为乞丐设街头熬药灶及施薄棺、竹席。冬天有人专司发放“棉衣票”、“米、钱票”——是乐善之士及曾害灾病向神佛发愿者捐专款于善会，统筹印制“棉衣乙件”“米若干”的票证，交出钱人施舍给乞丐，凭票往善会领取。实则是善会生财之道，中饱捐款，浮报数字，降低棉、粮规格，甚至私自贱售此类票证。前文提到的刘

打更匠，每年必因此得不少好处。

抗战后办起的重庆市救济院，院长是参议员石荣廷，占了觉林寺房地，收养乞丐搞点小手工艺，搞得极糟，乞丐多从院内逃出，在社会上指着鼻头叫号“老子是从莲花山（觉林寺庙址）八卦炉中炼过的神仙，天不怕，地不怕！”反多了若干恶讨。旧市参议会对石荣廷弹劾，报上也多评论。他邀请过《大公报》女记者和笔者去采访，乞儿背着管理人员向记者诉苦，都想逃走，不人道的待遇怎能安定“讨口三年懒作官”的乞丐们。记者不便作违心之论，如实报道。最后是女参议员、女袍哥发起人王履冰出任救济院长，她不久病死。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收容改造全国乞丐、游民，安置就业。举办福利院、敬老院，安置丧失劳动力的老残人员。好些年中乞丐绝迹，功德无量。可是近年来，又冒出许多乞丐，行当齐全；告地状、喊街、撵狗、插刀吞草、装疯卖呆、裸体滚街、牵猴提偶、沿门歌唱甚至有天真学童拉琴卖唱……可谓百态纷呈。最时新的是冒称“蒙冤政策未落实……”摆出哀启，装副悲容，甚至专找外宾行乞，有损国格，十分可恨。注意观察，不难看出这些乞丐多是温饱之家或受着政府救济的，甚至也有退休工资很高的老人，以当乞丐为“第二职业”“下海”淘金。举个典型：重庆闹市区会仙大楼路边，常有一定点行乞的老丐，哀启上写着：“八十老叟，孤贫无依……”还加上一串英文，遇上外宾、侨胞就扮着一脸凄惨，满口假话纠缠乞讨。笔者知他是个已落实政策多年的会计，每月退休金约 200 元，老婆住江北也有退休金。他“下海”当乞丐已一年多，每天认真“上岗”，全力表演，比他当会计混大锅饭尽职得多，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新乞丐的冒出，除与一些不良风气有关外。病根何在？不敢妄议，亦不属本文所述范围，留请高明之士探讨。

（重庆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旧时云南的乞丐

孙季康

乞丐与盗窃是互有关联的，我在青年时（在当时的警察局工作），侦办过很多盗窃案件，其中有不少的案件都与乞丐有联系，对乞丐生活有所了解。现将乞丐生活简要叙述于下：

讨口的种类和方法

靠门子：这类乞丐一般以两人为一组，在农历初二、十六“打牙祭”（当地的习俗）的时候，逐户扬声乞讨，不讨得钱或物就不走。

穿街：这类乞丐不走近门户，伪装成瞎子沿街伸手行乞，并唱凄厉的曲调，初次听者很自然就把钱送到手上。

告地状：用白纸一张写上编造的谎言，编造家里遭变故，或者来此地投亲不遇，盘资用尽，衣食断绝，也有的说自己本是“有为之士”，不料因某事而成残疾，无法谋生之类耸人听闻的话，或跪或卧于人行道旁，不发一言，求人施舍。遇到“善男信女”即解囊相助。

苦肉计：用“敬神”的香油烛上的红蜡和猪血涂在腿上，再用破布层层包裹做出淌浓流血的现状，并呻吟不止，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骗取施舍者的钱财。

送财神：于农历春节清早，头戴白纸粘的“无常命”的尖尖帽，写着“对我生财”四字，身披白纸衣，手提新扫帚，从门缝里点燃三五个炮仗，高声叫道：“财门大大开，元宝滚进来！”利用吉祥语祝贺，但又穿着春节最忌讳的全身白纸衣服，一般人家决不愿其多停留片刻，只有用钱打发快走。

泥人到：这是涂满了稀泥的身手，向顾客盈门的铺店柜台，先以一吉祥的词语加以恭维，然后伸手讨钱，店伙或老板唯恐走近妨碍生意，都不等其走近柜台即把钱抛出，大叫"别处发财"。已死的滇剧名丑王树萱即是这个"行档"出身的人物。因此他所演滇剧剧目如"夜归家"、"林丁把夜"等都刻画入神。相类似的还有满身粪便的张宝清人称"屎藩台"，此人后来成为昆明市著名"扒手"。以上这些绰号都有影射满清高级官吏名称的讽刺意味。

揹观音：即选择一个年老体弱的女乞丐揹在背上，挨户或找某些"善门"，说些"老母病危，无钱就医买药，请大发慈悲"等语骗取钱财；乞讨完以后，到僻静处从背上把"病人"放下就各奔前程了。

莲花落：这种乞丐是以技艺乞讨，都有师傅传授，一般两人一组，一人"打点"，一人"敲梆"，不论对大家小户或店铺都有一定的恭维语和讽刺话，一唱一和，有时逗人发笑，有时说得让人怒目相对，如到棺材铺则说：这些货色真牢靠，师傅工作呱呱叫；接着是：一头大来一头小，装着死人跑不了！对女子坐柜房则说：老板娘子坐柜房，好似清官升大堂；给钱以后，又说：老板娘子真慷慨，一文去了万文来。如果一文不给则说：你不给来我不走，好像乌鸦守死狗。甚至有更尖锐的谩骂语随口而出。

劝世文：这类乞丐多为瞽目，用一面钢锣边走边唱，或趁庙会人多时选一适当地点坐下，所唱都是些"孝敬公婆、和睦邻里"的词句，听者随意施舍，不开口要钱，收获也不小。

化缘："讨口化缘"在一般语言上往往是相连的，化缘是以僧和尚及道人的身分挨户"募化"为主，这里边另有门径，很早以前珠市桥粘子街（即今南华街）明月轩茶铺隔壁的"鸡毛店"内，有出租全部化缘"行头"的。通过一定的手续，就可租到道袍一件，蓬松的假发髻和道士帽一顶，钵一个，棕拂尘一把等道具，化装后即逐户去化缘。遇着生活经验较差的人家，一入户则做出"诚惶诚恐"的神情，指手划脚大呼灾星降临，或户内有煞气，必须醮除，无知的女主

人更无意识的做帮腔：难怪这几天孩子一到晚间就哭！于是“驱灾降福”的符章大派用场，骗了钱了事。其实这些符章都是照抄来的。如果接连几家都遇到“僧道无缘”或“别处有缘”这样的答复，他就摇起拂尘，口中念念有词，然后高唱：“人王面前一对瓜，隔壁一点是王家；二十三天下大雨，和尚口内吐莲花。”听去似将有自然灾害降临，于是围拢人群想听其究竟，这叫做“拉棚式”，遂趁机推销符章。假如以“妖言惑众”这样的帽子去扣他，他又可以解释是“金玉满堂”四个字谜语，并无恶意。讨口、化缘，又往往是盗窃的“先遣队”。利用这种方式去进行“看水”，如果机会好，还可以“顺手牵羊”，灵活掌握。

漂页子：这是一种“斯文花子”，并不是衣衫褴褛，而是手持一张硬纸板，写着若干条通俗的谜语，另外写一张名片（即所谓页子）除姓名籍贯外还写有“以文会友”四字，表示是“落魄书生”作笔墨游戏，如果猜中谜语则说向“高明请教”，如果猜不中则请周济一点“盘缠”。如：“半天云里吊和尚，药名一味”，谜底是玄参，有些站柜的先生随口猜中时，则一笑走了，若果猜不了，丢一二分钱也即打发走了。

乞丐的道具：除莲花落、化缘、漂页子外；一般必需的生活用具有：捞什子（口袋），护身龙（拐杖），莲花子（土碗），缛缛铠（披的破毡或席子）。

丐头的产生

旧社会凡遇店铺新开张都尽量铺张，张灯结彩挤满了顾主和贺客，当一串炮仗响后，乞丐在烟雾中同时挤进，大喊“恭喜发财，给我们两文喜欢钱喽！”乞丐们都有联系，从早到晚应接不暇，不但煞风景，而且妨碍营业。遇到典当号新开张，有一种习俗，以日历一本（过去俗称皇历），抢到“天字第一号”的都赏三五元钱，名叫“一

本万利”。乞丐看到某处将有典当开业，就彻夜守候不走，诸如此类情况，有的乞丐自称可以制止群乞丐聚集，以免麻烦，并提出给“喜欢钱”若干。这类乞丐是在乞丐中较有威信，并会出点子，出计策的人。这样乞丐头的“地位”就形成了。凡是婚丧以及新开张的店铺经过协商以后即将其经常手持的“霸王鞭”(约三尺长，上系两股皮条，木棍与皮条之间系两个小响铃)悬于门口，乞丐一见，就不去搔扰了。这种“喜欢钱”由“丐头”提取应得的部分余数即分给大众(乞丐)。但这是有地域的区分，而不是普遍“沾光”。

丐头的住所叫作“舵”上，这一名称是从哥老会里的“舵把子”衍生出来的，至于丐头所居的地方叫“花舵”，投靠他们叫滚舵，但须经舵头批准以后才可以上街。这也充分反映了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随着乞丐人数的增加，舵头之下又产生“二把手”负责具体工作，二把手的居处多接近一般乞丐，其中心地带是岔街外的“秦晋豫享堂”和“普富堂”后面坟苑里若干茅棚内。在西面则集中在大西门外“地台”内和“浙江享堂”的坟苑内，东面则在羊坞里外石翠庄的若干石岩或石洞里，后来竟有人称做“石公馆”，这些乞丐奔走一天，把残羹剩饭果腹以后，居然开灯吸烟，吞云吐雾，男女聚集调笑，所谓“别有天地飞人间”的生活让人睹之不寒而慄！

“乞丐养成所”——普富堂

“讨口”本来是不算犯法的，但也不能听任放肆，至1912年颁有所谓违禁律，不久又废止了改为违禁罚法，虽有明文规定，可以取缔，但无法科罚，便指定市面乞丐迳送普富堂收容，每天给予白饭两碗，勒令自行生产火扇，掸帚，棕索这类日用物品，派身体健全的，或熟识路径的到街头叫卖。早年滇剧名净卜金少即从这个行业里出来的，所以人称“棕索花脸”。本来是由堂里发给材料，要他们自产自销，由于制度不良层层剥削，许多乞丐入堂后都不愿做或不

能做，仍外出讨口，甚有出卖“饭牌”，由人顶替之类的事。由看门的“副爷”私放出外讨口，归来时以烟灰一包，或香烟几支行贿，彼此有利。

当时警察看见乞丐即收容，但反为普富堂开辟财路，你收得多，我放得快，因此市面乞丐仍不见少，遇有节日、庆典则只有将进入市区的通路截断，派岗堵着。但是丐头的组织从未取销，而且从外面演变至普富堂里，称为“笼头”了。旧社会剥削制度，并不排斥花子这个阶层，在它们的“哲学”里认为是：“一分也是钱，蚂蚱还是肉！”因此在普富堂里暗地组织起“花子当”——“放关钱”之类的组织，一件旧衣服和旧裤子以及任何什物都可抵押、借贷，万一无物可以借“关账”，借一元日息一角，以 10 日为一关，交不出本息，即把息转入借款，真是达到了高利贷的极致。最老的一个丐头（姓名已记不起）在三元街还置了房产，每天在东岳庙对面茶馆内收放“关钱”，锱铢必较，而且是开放对“外”经营了，但任何人都不敢赖账，更不必经过“官府”，他利用理想的“群众基础”作后盾。

“红鸾喜”之说

1938 年，有一天只见各路乞丐陆续向大东城上殷春楼集中，引起了岗警的注意，到午后 5 时上去一看，是大办喜事，是一个丐头的女儿和一个青年乞丐结婚，每个乞丐都有赠礼；交拜之后就在铺满青松毛的地上席地而坐，“喜筵”上有肉食和蔬菜，祝酒、划拳，场面很热闹。这在当时被传为活的“红鸾喜”。

解放后，人民政府把这些跑“水台子”（在茶馆讨口）和告地状的等各种乞丐组织起来，经过改造使旧社会的叫化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民国时期兰州的乞丐

范宗湘

兰州(皋兰),自古十年九旱,灾害频繁,人民穷困,常有颗粒不收的年景,农民为了活命,涌进城内靠乞讨度荒,是常有的事。这类"乞丐"是本文要叙述的一个方面,而主要是讲城市居民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专靠乞讨度日的城市赤贫阶层。

兰州人把乞丐叫"砂锅子",又叫"讨嘴子"、"叫花子"。"讨嘴子",顾名思义,当然是要饭餬口。然而"砂锅子"的来历倒有些说头。兰州人常把不听话、不学好、不入正业、不走正道,甚至堕落成吸大烟、耍赌博、好逸恶劳以及坐吃山空、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讨要的乞丐都叫"砂锅子"。因为这伙人都怀抱砂锅,聚集在兰州最繁华的地区——辕门前的月牙桥下,外地人见状都形象地称为"兰州砂锅子",故而得此雅号。

兰州辕门(今甘肃省政府门前的中央广场)就是明、清时期的陕甘督军大帅府的大门,门前有广场,人称辕上,也叫辕门,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帅府大门广场与兰州乞丐有直接的联系。辕门南面的黄家园、金石两巷中间,建有彩塑巨龙腾飞大照壁一座,现邮局东面及衙门两侧,各竖有五六层楼高的四根旗杆,仅顶端圆铁帽就有一间房大。当时曾先后挂过黄龙旗和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在今广场花坛东西南三面,建有高约五尺左右的石砖台座,上面环置圆木马架(也称六角札),一律刷红色油漆,正南建有月牙桥一处。平时,大照壁和月牙桥一带为繁华市场,小吃、杂货摊贩应有尽有。每逢年节大庆,兰州、皋兰四乡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齐集于此,攀坐在六角架上,观赏社火、烟火、灯会,更是热闹非凡。就在这个

月牙桥下的桥洞内，常年蜷曲着全城的大多数乞丐。

这些人白天穿街走巷，挨门讨要，夜晚都回归桥下过夜。若逢督军大帅乘轿出府巡视，则按辕上衙役规定，要组织这伙乞丐在督军大帅轿前排列整齐，肩扛“回避”、“严肃”之类的红底金字大牌，鸣锣、击鼓、放炮开道；还可提宫灯、撑伞盖、执旗幡、提绳索去当喝道神。事毕都要管饭和给赏钱。除此之外，城隍爷每年春秋二季出府、回府之仪式的抬轿、执幡、打旗、扛牌、锣鼓、鸣炮开道等喝道神的角色也由他们担任。还有兰州各种婚丧喜庆仪式中所用的大量杂役力气活，都由他们包揽。如婚事中的抬花轿、嫁妆、执宫灯、吹长号、唢呐；丧事中的抬棺具玻璃罩，执纸扎活，搬香、烛、炉具、烧纸盒等，以及大量抬、扛、打、击、吹的苦力活和下等差使，当然都由乞丐们来承担了。因为有官的、神的、活的、死的事情对他们的“照顾”，才使乞丐们得以生存下来。

辕门广场前，这些历代王朝的遗迹，都在民国 15 年(1926 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后被一扫而光了。

聚集在辕门桥下的乞丐王朝被摧毁后，又分别栖居于城隍庙、白云观、四大城门瓮城内，及各城壕临时支搭的窝棚和五泉附近的狼洞子、庙滩子等处过他们的“砂锅子”生活去了。这时的兰州乞丐，除一半是本地倾家荡产的破落子弟外，其余大半为省内外逃入本城的难民。在乞丐王朝中这伙土生土长的兰州砂锅子，却还有气壮腰粗地“掌握家”。凡属外地流窜进来的讨嘴子，都要受他们的管辖支配，还得唯命是从，屈当兰州乞丐的臣民，否则是混不上这个讨饭碗的。这伙“掌握家”，凭着他们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白天讨要，晚上回巢，躺倒草铺上，二郎腿一翘，先抽足了大烟，然后还要哼几声：“高文东大坐在花亭以上……”的乱弹哩。其成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好不乐哉。难怪人们都说：“讨口三年，给官不做”。

在兰州乞丐王朝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头头，朝野臣民都称

他“万师爷”。原来此人曾在督军大帅衙门里当过文案师爷，家住兰州大水北门。他还拿银子捐了一个清朝的芝麻官儿，讨封了一套马蹄袖朝服、朝靴、红顶官帽。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后，失掉了官职，而后家道败落，自己又有一口大烟瘾，无奈天长日久，流落到与乞丐为伍。可是万师爷凭着他手笔老练，能写会道，且对兰州婚、丧、寿、贺礼仪的规矩颇为精通，这伙乞丐们都齐声推崇万师爷为他们王朝的头头，做体面叫花子，高高在上，备受众乞民们的进贡奉献。

凡兰州街巷人家，每逢要过红白喜事，万师爷都是不请自到。平日，万师爷为乞民们出谋划策，发号施令，编教讨要辞句，布置安排乞讨诀窍。对婚丧庆吊分别各具一份永远只献不留的礼品，其中重大红白喜丧，多由万师爷亲自率领出面。这时万师爷必着清马蹄袖朝服、朝靴、红顶官帽，带领乞民早早光临主事家。一登门先是一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意在报知主人注意，乞丐头领万师爷到了。接着乞民们便献上那份千篇一律、只献不留、原份拿走的庆吊礼品，大伙拥在门前，举行一个或道贺，或吊祭的仪式。如遇婚事，则先由一名乞丐手端木盘，盛着大红喜对一副，喜字贺帖一封，上书恭贺××先生、××小姐洞房花烛，白头偕老的贺词。接着由一个能说会道的乞丐唱道：“新媳妇，笑呵呵，明年养个胖哥哥”。“五福临门贴对子，陪送箱子和柜子；二人上床一对子，夫妻相好一辈子。”“一个枕头三尺长，双手卡住象牙床；今晚洞房花烛夜，明年生个状元郎”。贺唱一毕，东家主人习以为常，图个吉利，也就让万师爷自个入席，酒醉饭饱一顿，乞民们也各自分得残菜剩馍一份，四散而去。如遇丧事，木盘内则盛香、烛、黄白烧纸、锡箔掐的金银元宝及糕点，向死者灵前祭奠一番，然后等候主人打发白包了事，富家包银元一两个，次则铜钱一串或钞票一元、五角不等，糕点礼品仍照旧端走。如遇生辰寿日，木盘则盛有事先向糕点铺租赁的寿烛、寿桃、寿面以及早就写好的一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

老松”之类的寿联，随着也唱一首祝词：“老爷太太听我言，听我把你表一番，儿子孝顺媳妇贤，抱上孙子富蛋蛋……”然后由主人施舍钱物，依旧端上所贡物品走了。如遇贺生子女事则唱：“一个竹竿当中空，两头堵塞不透风；正宫娘娘生太子，不用算卦坐朝廷。”如遇商店开张，则送红纸贺帖，上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开门大吉，抬头见喜。”并唱道：“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驴驮金来马驮银，骡子驮的聚宝盆。”“掌柜今年生意旺，铺面生在龙头上。恭喜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倘遇掌柜吝啬，不给“打发”，则诅咒谩骂道：“掌柜铺面阴森森，铺柜底下死了人。好话说了大半天，装聋卖哑不言传。你不打发我不走，好比老哇(鸦)守死狗。”如此耍赖，主人也对他们奈何不得，最后还得给些财物，打发走了事。在庆吊之类的乞讨中，一般主事人都图个吉利，少说也是各有打发，送之大吉便了，而万师爷当然要格外打发得丰厚些。如果婚丧主事人需要乞丐介入帮忙，无非是设置门卫、击鼓报客、跑腿、打狗、搬桌子、板凳、照看娃娃拉屎拉尿一类不起眼的事儿，事后也还得打发些残席剩菜和一些钱物。

再如大年初一刚交新年时刻，乞丐们拿上事先缝好的红布褥子，第一个闯进当铺典当，递进去说当金银大库，说当多少，当铺就得当多少，不能争吵，以图吉利。还有提一桶水的，挨门串户大喊“送财水来了！”其实只倒一点，象征财水，主人只图大年初一、初时、初刻、大吉大利，不容讲价，照例打发红包财物送之大吉。乞丐们也还是说上两句：“房子两头翘，银子满窖窖，财宝万金。主人家，小人给你拜年来了！”有一些外来流浪乞丐，也上街讨要，如四川来的，他们一手打着两片木竹板，另一手抖动一串小竹片，与大竹板相配合边打边唱，这叫莲花落。每至一店铺，根据生意的不同，各编一套，开场白常说：“走一步来又一步，不觉来到××铺……”遇大饼铺则唱：“掌柜的锅盔大又圆，吃上一个管一年。”如遇棺材铺则唱：“转过弯来迈大步，行步来在棺材铺。木匠师傅手艺好，做下的

棺材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如遇鞋铺：“鞋匠师傅手艺巧，鞋底纳的不硬不厚又不薄，穿上走起路来呱子叫。”如遇店铺掌柜说没零钱给，则唱：“没有零钱拿元宝，你有元宝我能找。”如有主人气愤不给，则追唱道：“没有钱，给把米，乞讨之人不拘礼。”“没有米，饭也成，人不落难不求人。为人难开求人口，望你掌柜搭个手，你不搭手我不走，拼个老鸦守死狗。”

旧社会的兰州乞丐，有各种各样的乞讨方式。如有一种是由平番（今兰州市永登县）来的“蛮婆子”，一行二三人，全是中青年妇女，头缠黑手帕，身穿大襟带花边衣，灯笼裤，脚穿尖尖鞋，手拄长棍，耳环是长串串。说是平番桃花山桃花娘娘庙许下愿才远出家门讨要化布施的，属何民族不详。她们走家串户，能说会道，尤其是女人百听不厌，最容易上当受骗。她们察颜观色，善揣心事。一开口先亲热地称你一声“姐姐！”接着拉扯家常，悟出隐私，然后给你掐指算命。当说到心上，得到喜色，再让你给桃花娘娘许愿、捐献、贡纳布施。临行给你拴上一根红头绳，约好明年灵验再来。这些女人的丈夫则另有“绝招”，自己单独行动。手提山雀鸟笼，走家串户，给人算命。先让训练好的麻雀给你衔出一张纸牌，牌上画分食路、官气、吉凶祸福，使你似信非信，受骗上当，进而给你以消灾祈福、升官得子的诺言，做些拴红绳的把戏。这伙男女临行还攀亲认戚，结为干爹干娘关系，翌年再来继续算命。

再一种是兰州人叫“充发军”的恶讨，多是由山东、河南来的，说是因为犯罪被皇上发配到西北受罪的。只要一站在店铺门口，就得赶快打发，否则手持砖块向自己额头击去，直到流血，令人不忍，最后只得急忙打发离开。另一种是中年道人，以铁丝绳穿入肩臂肌肉内，并扛神庙彩旗，手摇法铃，死缠硬磨来化布施的。还有由一中年男子背一老妇，说是老娘瘫痪讨要，人称孝子，争相给钱的。有一对盲人夫妻，男拉胡琴，女唱小曲，音调娇嫩肉麻，逗人花钱听唱。尤其一些店铺的青年伙计，叫到店铺门前或院内，专点一些河州小

调，如《马王哥哥好心肠》、《国民军赵席聘打河州》的曲子，逗得青年小伙子们大笑不止，热闹非常，然后按曲子多少收钱而散。再如那些由河南逃荒而来在街头耍狗跳圈的、弄猴做戏的、耍拳弄棒的、吞剑玩蛇的、幼女险弄断头的、小儿表演惨技的等等，令人不忍目睹，只得赶快掏钱散去。俗话说："乞丐、乞丐，生性无赖。只能好说，不能恶待。若要恶待，给你耍赖。"其实，大多数乞丐是被穷困所迫，处于无奈，才变着法儿讨要充饥的。

过去兰州人以乞丐创造的贬义词和歇后语也不少，现略举几例如下：如"讨口三年，给官不做"，"叫花子跳舞——穷作乐"，"叫花子娶媳妇——穷讲究"，"叫花子拾金子——没处搁"，"叫花子买米——只有这一身"，"叫花子嫁女儿——光讲吃，不讲穿"，"叫花子吃黄连——自讨苦吃"，"叫花子画眉毛——穷打扮"，"叫花子摆龙门阵——争到底还是人家的"，"叫花子背窗子——排子不小，窟窿不少"，"叫花子打跳鼓——穷摆威风"等。闻一多在《西南采风录》资料中，所收集的云、贵、川民间歌谣中有关乞丐部分也写过："叫化子，没娘没老子。上天去，雷打你；下地来，火烧你；进门来，狗咬你；钻洞洞，蛇咬你。"

兰州乞丐还有自己王朝的黑话，这种黑话是用一个拼音字母和原本语音拼起来的。慢说可辨，快语不解，所谓自家人则懂，局外人不通。例如"兰州人"则拼为"勒 L 知 zh 日 r"，"那里去"？则拼为"纳 n 勒 L 欺 q"？"你好吗？"则拼为"勒 L 喝 h 摸 m"？这类黑话在洪帮中也通用着。我在武威见马步青（骑五军军长）和李垣（武威商会长）也用此类黑话交谈，可惜我懂得不多。

在旧社会，官府和民间团体慈善组织也对乞丐实行施舍救济。如每到严冬春寒之际，乞讨困难之时，官府对穷苦老百姓、四乡灾民，包括乞丐在内给予救济。在东稍门外风神庙、下官园尕庙、庙滩子、烧盐沟老爷庙、西边雷坛河的金天观等处设舍饭场，用黄米豌豆面搅成的散饭，排队按口发火竹签，凭签打饭。打回舍饭趁热可

吃;也可打回家去,加些辣、醋、蒜之类的提味品再吃。另外,地方人士刘尔炘所办民间团体"兴文社",下官园(今民勤街)的"义仓",每逢年节也给穷苦人、乞丐发放白、杂面粉。地方"同仁局"慈善团体,到冬季也给穷人、乞丐发放部分棉衣,并在"百子楼"(今武都路西段)绅士蘅子贤处,给穷人死者舍施棺材。还有地方华洋赈灾会,以工代赈,修河坝、水渠、水车等扶农事业,给穷人发放炒面。这在民国18年(1929年)天灾中救了不少难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有些乞丐被城郊砖瓦厂招去做泥坯、烧砖瓦,即可免受寒冷,又可得到饮食。各种地方救济给难民乞丐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

兰州乞丐们还有一个信条,就是"讨饭不偷人"。他们说:"白天偷人人不肯,夜里偷人天不允。"虽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也说明他们乞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不做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历史传统戏剧中也有"义丐"的内容,如京剧《红鸾喜》(即《棒打无情郎》)中的丐头和秦剧《八件衣》中的叫花子,都属正面人物,可能也与这种思想有一定联系吧?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宝鸡改造游民乞丐纪实

李　萍

面黄肌瘦衣破烂，
游手好闲满街串。
打架斗殴成习惯，
偷鸡摸狗啥都干。
走到哪里哪里乱，
把人害得不安然。

刚刚解放的宝鸡，社会秩序很乱，游民、乞丐、吗啡客、大烟鬼等三五成群流浪街头，到处讨钱要饭，寻衅打架、哄抢、盗窃，成了滋生犯罪的渊薮之一，严重地影响市容观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宝鸡人就编了这么几句顺口溜传唱。

宝鸡自古以来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人员繁杂。常有外地的兵痞、游勇、二流子、大烟鬼乘机混进宝鸡，与旧社会本地遗留下的“垃圾”沆瀣一气，破坏新政权和新的社会秩序。于是，党和人民政府就积极开展治理工作。1950 年 7 月 22 日，由市公安局和民政局联合成立宝鸡市劳动习艺所（以下简称劳习所），地点设在南关外，以预防和打击犯罪，整顿市容，加强治安管理为目的，收容游民、乞丐进行教育改造。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深入调查摸底，自 1950 年 8 月至 1953 年 8 月共收容游民、乞丐 913 名。

对收进劳习所的人员，主要通过思想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改造。

一、细致的思想教育。劳习所设有教育管理干部，负责教育工作。由于当时收容进来的乞丐、游民，百分之九十吸食大烟、白

面，身体瘦弱多病，根本不能劳动，再加他们不了解党的政策和收容目的，常常利用哭闹、吵架来反抗。管教干部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耐心教育他们戒烟和习惯管教生活。在管教干部的努力下，很短时间内绝大部分人戒除了烟瘾，恢复了健康，习惯了劳习所的生活。管教干部还定期上政治课，讲党的政策、政治常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让他们认清前途，坚定改造信心，彻底克服游逸懒惰思想。同时，组织文盲识字班，教他们识字。又选举了学委会，用办壁报、读报小组等，让他们以自觉、自学、自管的民主方式进行学习改造。为了更有效地做好工作，在学习改造中实行奖励批评制度，对积极诚心地接受改造者给予当众表扬或物质奖励（肥皂、毛巾等）；对不愿改造居心逃跑者，给予当众警告或严厉批评，保证了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组织生产，进行劳动改造。劳习所设有负责生产干部，向收容人员明确提出："要想吃饱穿暖，就必须劳动生产。"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组织生产，创造财富；并在劳动中逐渐清除好逸恶劳的恶习，树立爱劳动的新思想，学会生产本领，养成劳动习惯。劳习所先后成立了打土坯组、缝纫组、弹花组、修建组、搬运组等劳动组织。因许多游民不能参加生产或只有半劳动能力，仅能做些零散工，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做到自给自足，政府还供给部分补贴。

三、进行审查清理工作，积极配合对敌斗争。对有嫌疑人员进行内查外调，破获了一些案件。在收容人员中，发现有伪警察、流氓和逃亡地主等。经过内查外调，查清了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及现行罪恶，分别作了处理。

收容改造游民工作，对清除旧社会遗留痕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预防和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劳习所成立后，社会上的乞丐、盗窃犯、吗啡客、大烟鬼等有了收容之处，减少

了犯罪因素，改变了社会治安状况。

其次，改造了社会渣滓，使多数危害社会的二流子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通过劳习所的劳动改造，绝大多数人改掉恶习，转变了思想，掌握了一定劳动技能，成为社会新人。如姜城堡茹志瑞，以前好吃懒做，吸大烟、偷盗，是群众痛恨的二流子，被人唾弃。妻子不和他过日子，回了娘家，父母把他赶出了家门，整天东窜西跑干坏事，群众愤恨不过，农会把他送入劳习所。经过短时间的改造，戒了烟瘾，恢复了健康，管教干部根据本人脑子灵、干活心细的特点，让他进了缝纫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全面掌握了缝纫裁剪技术，成了裁剪能手。后来农会保了出去，成为自食其力的好小伙。妻子主动回来，父母再不嫌弃。群众与农会都说："我们送入，我们保出。劳习所是人类千古少有的好学校。"又如赵相娃、马长旺、谭文如，过去都是盗窃、地痞流氓类的二流子，被收容初期企图逃跑，后经反复教育，他们认识了错误，劳动也积极了，释放后给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游民们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把我们害苦了，共产党把我们救活了。"

第三，把社会寄生虫改造为生产者。建所初期政府经费不足，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为组织游民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先后成立弹棉花组、打土坯组、修建组、搬运组、缝纫组等，创回了收入，解决了劳习所的经费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陕西省宝鸡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李松庵

“关帝厅人马”的窦口

解放前广州有个乞丐集团，叫做“关帝厅人马”。这个组织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他们最初猬集在西关一带，各级头目分别歇脚在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而总头目则寄足于西来初地华林寺内，散处在市区和近郊破祠烂庙的乞丐亦归其管辖。

原来关帝厅的头目是世袭的。以后北方来了一个花子头陈起凤，由于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头陀，练得一副过硬的拳脚，身边又有一伙亡命之徒，结为死党，成为一股黑势力。当时北方遭逢了一场严重的灾荒，群乞跑到广州，陈起凤的势力日益扩大，从而打破世袭，取代了关帝厅头目的地位。窦口仍然设在华林寺内。

过去广州的住户每办红白二事，必先送一笔黑钱（黑话叫做“碧陈”）到关帝厅，讨回一张木板刻印有“附城花子陈起凤”字样的符箓式的东西，贴在门口，以保安全，使婚丧诸事顺利进行。据说这笔黑钱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当地段警占一份，其余三份名义上为关帝厅所辖乞丐的福利开支，为医疗和殓埋之用，然而大部分为关帝厅人马的头面人物所中饱。

关帝厅人马的头目，除了分配乞丐在不同地段叫街行乞之外，还负责其他乞丐的训练工作。有的打发到西来初地对街的光雅里仪仗铺打点零活，临时受雇去抬棺肩舆和撑幡打伞，得些微薄的

“利市”和剩饭残羹；有的给年老花子搭配童丐，俨然公孙受难，席地哀求布施；有的用一块腐臭的牛肉贴在腿上，佯作脓肿溃疡，非讨得施主钱米，赖在人家门口不走；有的索性把乞丐的头壳刮光，烙上两行戒疤，穿上袈裟，到处托钵化缘；有的在郊区的破寮烂庙，挂个纸糊的“承接担幡买水，涕泪长短，价钱另议”的招牌，受雇丧家替死者洗脸、招魂乃至哭丧，从中捞取酬赏。此外还有沿街卖唱，当众献武，牵着绵羊耍着猴子求乞的。一般老弱的乞丐，则着他们到大街小巷叫街，尾随过客，锲而不舍，以怆凉悲恻的声音呼叫：“好心啦！少爷小姐啦，畀个仙士啦！”（仙士即铜板）直至过客听得心烦耳腻，不得不给予布施为止。

每逢乡间姓界纷争，酿成械斗，双方为充实力量，而闾里又壮丁不足，在声援无路、搬兵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关帝厅头面人物，许予重金，雇用一批乞群中身壮力健的亡命之徒，作为械斗力量。由于这类乞丐，流浪四方，乡间大都没有家室，即使在械斗中打死，别无遗裔可寻，所发恤金，可以尽入乞头私囊，关帝厅头目亦乐于组织这类炮灰，为其卖命，从中捞取厚利。

关帝厅人马利用以上各种手段乞取的酬赏，必须将所得的三成供奉给所辖乞头（大骨），然后分出一部上缴关帝厅头目，由他们与段警坐享分肥。

一些乞头，还在郊区的荒地，用扒来的手脚架、杉尾、破砖崩瓦，和拾来的麻包、油布、晒衣竹、扫帚柄等支架起竹寮，把所辖领域内的乞丐上缴的“千家饭”，大养三鸟，从中牟利。

在乞群中亦不乏好人，其中还有为人称道的义丐。1911 年 4 月 27 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在和清军激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72 人（实际 85 人），遗体被抛在大东门外咨议局前的荒地上，当时同盟会员广州报人潘达微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和一群义丐、仵工前往收殓遗骸，葬在市郊沙河的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上。潘达微收殓忠骸后，一度跑到上海龙华种花

为生，直至武昌起义成功后，潘氏回到广州，缅怀先烈，回忆当时共同冒着杀头风险收葬烈士忠骸的义丐、仵工，看到他们身世飘零，感慨系之，乃毅然办起《乞儿呼天报》，揭露世道不平和乞儿可悲的遭遇，借以唤起邦人，发出同情之心，给予他们财物上的救济。同时将“三·二九”侠丐、仵工的义行，写成连载小说发刊。由于该报的编辑、访员不谙这些游民无产者的底层生活，稿源不继，销途日窄，不久停刊。

过了几年，广州潮音街调元堂药材店的少东黄振文，因该铺炮制了一些丹膏丸散成药，一时苦无销路，从而异想天开，企图利用人们同情乞丐的心理状态，继续刊行《乞儿星期报》，一面呼吁社会上的善男信女捐资救济这群游民乞丐，捐款交该报（设调元堂内）统筹赈济，从中捞得好处；一面大登调元堂的巨幅广告，扩大社会影响。该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售价 4 个铜板，免费赠给乞儿自销。规定每一乞丐给予 10 份，全部卖完可得 40 个铜板，聊作救济。由于粥少僧多，一早长堤潮音街排着乞儿长龙，等候报纸分发。《乞儿星期报》每周约印发 800 份，除无偿分发就近乞儿 600 份，其余 200 份报效关帝厅人马头目，这些报纸落入乞头之手，他们即到茶楼酒馆作为“打秋风”的工具，纷向食客兜售，每份索价一二角钱不等。茶客不堪其扰，“敬”而远之，兼之日久该报稿源不继，内容贫乏，销路顿减，又告停刊。关帝厅人马曾想法续办，终因该报品流复杂，广州报人认为厕身其中，有辱斯文，无人应聘。关帝厅人马由于无法罗致采编人员，只得罢手。

关帝厅人马全盛时期，广州市区乞群几乎全归其所辖，陈起凤无异成为乞儿皇帝。关帝厅人马的大本营设在华林寺，而陈起凤在西关还拥有豪华的住宅，他有几堂妻妾，一群婢奴，而且还豢养了好些打手。平素在家呼朋引类，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至于其贴身的各类头目，则每晚到华林寺前天光墟和对街光雅里的仪仗铺坐收黑钱，经常徜徉于西关的茶楼酒肆，穿插于陈塘花街

柳巷之间。他们迷恋这种寄生吸血的生活，纵有正当职业，也不愿就。据说陈起凤有个近身亲随，他的姐夫做了南路的知府，派人到华林寺找他去做钱粮师爷，这位小舅子居然不愿赴任，断然回信说："宁与五百罗汉作伴，不为五斗米折腰"（华林寺供有五百罗汉），这就是广州流行的俚语"做惯乞儿懒做官"的由来。

广州举行大型婚丧大事的主家，按照老例，事前必备一台丰盛的酒席请陈起凤赴宴，陈带一二亲随到来，入席后只饮酒一杯，每菜只尝一口，然后着人将全台酒席端回寓所，用以飨宴他的亲信爪牙，以此成为帮规。一次河南有个富商七十大寿，大排筵宴，自恃家里出了道台，腰杆子硬了起来，坚决不给关帝厅人马卖账。陈起凤对此大为恼火，登即着人调了1000多名乞丐，在其寿诞期间，猬集门前闹事，他们砸烂排山，在阶前随意便溺，扰嚷终日，呼啸不散，直至主家满足了关帝厅人马的要求，给予大封"碧陈"（名为"利市"实是黑钱），门前贴出"附城花子陈起凤"的黄色符箓，群乞才相率散去。

关于这一事件，知情人告诉笔者："当时的官绅之所以害怕闹事的群丐，不敢进行弹压，原因在于他们人多势大，有关帝厅人马幕后撑腰。如果开枪弹压，乞丐沦落到这个田地，一些人对生死满不在乎。本来打死一二个乞丐，官厅视若等闲，然而他们背后有陈起凤在，不但不收'杀一儆百'之效，反而促使事态扩大，越发不可收拾。至于动手抓人，试问牢房究有多大？在乞丐心目中，反正坐牢和乞讨的遭遇差不多，从而破罐破摔，了无顾虑。倘若警厅采取'文明'一些的法制手段，进行传讯，乞丐又食无常席，居无定所，他们既无真名实姓，更无门牌地址。俗语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乞丐虽然也偶栖庙堂，但是他们到处流窜，这话和尚适合，乞丐则不适合。总之，对待这类麻烦事，实在官厅也拿他没办法，不得不害怕他们。"

这些乞丐，为了自己的生存，受制于关帝厅人马的操纵，过

着非人的生活，他们衣衫褴褛，踯躅街头，发出怆凉的悲叹："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食做到瓜直"（瓜直，广州话死亡的意思）。又说："脱鞋揾来穿屐食，穿屐揾来穿鞋食，穿鞋揾来穿靴食"，意思是赤足裸腿的乞丐得来的一点微薄布施，还要孝敬穿着大板屐的大骨(乞头)，大骨又要上缴穿鞋蹬袜的关帝厅人马，而关帝厅拿到这笔"熟性"（贿赂）也不能独吞，还要供奉皮靴贼亮的所辖警署官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毛的层级凌剥吞噬的残酷现象，在病态社会的阴暗角落，也赤裸裸地表露无遗。

大约到了光绪末年，陈起凤与华林寺的主持僧之间的矛盾激化，众僧以关帝厅人马经常穿插寺门，胡作非为，有渎佛门净土，在诸种压力之下陈起凤被迫迁往河南金花庙。在这之前，广州乞丐集团各有地盘，以邻为壑，各自为政，畛域分明，不捞过界。这时关帝厅人马只起调节作用。自从陈起凤迁往河南之后，扩大了兼并范围，归附关帝厅的乞群骤增。其他江湖浪客，亦闻风来归。至此市区及近郊乞群几乎为其统辖，俨然成为乞丐的独立王国。不久，陈起凤病逝，由他自己打破的世袭制度，一时没有培养妥人接班，后继无人，关帝厅人马顿成群"龙"无首，陷于四分五裂状态。其时分散在西关、老城、大东门、河南各个乞群所踞地段，分由所在乞头割据，彼此自立门户，互不相谋。当时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乞头定了一个黑规，外来的乞丐如想在某一地段行乞，必需缴交大洋二元，领取一个如拇指大小的锡葫芦（各地段葫芦上又有不同的识别记号），以作标志。这一做法名曰"入厅"（事实当时总厅已名存实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厅"虽然还是要入，而锡葫芦却不用佩挂襟头了。

广州的乞丐人数，据解放前社会局统计，1934 年共约 5 万余人，广州沦陷之后增至 10 万余人。他们多是城市失业手工业者和农村破产农民，属于解放前病态社会的产物。广东的三合会、洪门会和外省的哥老会、小刀会在许多农民起义乃至民主革命中都

曾吸收这些游民无产者，对残酷压迫剥削他们的官僚地主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其中三合会、洪门会的部分成员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武装起义。但在广州沦陷前，极少数关帝厅人马的头目和爪牙，曾被日军利用，在广州的兵要地区和重要仓库、码头施放火箭，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成为日军侵华的工具。

西来初地的“天光圩”

解放前广州西门口烂马路一带，有个专卖什架、故衣的天光圩。而另一个“天光圩”则在西关上下九路西来初地华林寺附近的广场，它是在关帝厅人马和当地警局庇护下的夜间市集。那里除了摆卖一些旧家私（家具）、器皿、故衣、什架之外，主要以贩卖古董、字画、古籍、盆栽为特点。

这个“天光圩”的交易时间，一般从晚上十一二时开始，天亮前反为散集。这里的昏夜顾客，除了一些升斗市民因无力添置原装家具和新裁衣服，不得不在此寻求二手廉价货色，以作生活资料的补充外，就是古董商人、古玩掮客和附庸风雅的有闲阶级以及一些出土文物的爱好者和收藏家。他们每每吃完夜宵，亮着电筒（民初则提着雀笼式的油灯），怀着放大镜，徜徉其间，以图沙里淘金，猎取一二珍奇。因此西来初地的古董天光圩市场曾盛极一时。

这个古董天光圩市集，不但与广州的古董、字画、苏裱铺有着微妙的供求关系，而且与当地的警察稽查机关和关帝厅人马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广州古董、字画、苏裱商云集，由于其地面临港澳，为各种商品外运的主要通商口岸，许多国产货物集散于此。而北京、郑州、洛阳、开封、武汉、西安等地又为历代“帝骨所在”之地，名贵出土文物特多。自从八国联军入京之后，继之连年军阀混战，古物由宫廷及大户到处流失，不少落入当地古董商人之手。他们为

了寻求销售出路，辗转私运广州出口。加之外国商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商人到来采购古董字画，从而各地客商云集广州，一时成为古董的集散中心。广州全盛时期，约有古董、字画、苏棱铺近100家，而西来初地的天光圩亦拥有这类摊档极众，成为古董买卖的补充市场。天光圩的古董货源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渠道：

一些破落世家遗裔养尊处优，坐食山空，成为游手好闲的二世祖。当其家财耗光，不得不将家藏古董出手，以供挥霍。出于面子问题，他们怕碰见熟人，不愿到古董铺拍卖，以免露出窘相，为他人耻笑。因此往往袋藏一二值钱古物，把帽子拉得低低，在黑暗掩护之下，深夜悄悄地到西来初地天光圩求售。或者央求古董掮客延揽出卖。据青藜斋古董铺的店伙告诉笔者，他店里好些名贵古物就是在那里买的，如琼州海瑞和嘉应宋湘的书法、广州近郊出土的五代铜镜等就在天光圩廉价购得，转手卖得好价。

还有一些盗坟贼，撬开古墓棺椁，破冢取得的陪葬饰器、殓品、陶俑、古钱之类，亦在天光圩求售。据说盗坟贼一般不向新坟“埋手”（埋手，广州话动手的意思）。由于新葬的坟穴，倘属有钱人家，楠木棺材牢固，棺材钉粗，桐油灰黏，密封严实不易撬开。而且错过日子，随葬衣物已经腐烂，纵令得些随葬物品，亦是当代之物，多数不值钱，因而很少染指。至若小康之家的新冢，一般不用深葬，入土较浅，掩泥松散，棺木简便，较易“埋手”。从事这类盗坟的作作，多采取单干行动，夤夜携具十字镐、铁锹，带同五节电筒之类工具进行作案。他们刨开新坟，撬开棺盖，两腿骑在棺上，用一条加长皮带，一头绾着死者的脖子，一头套在盗坟贼自己的颈上，然后使用暗力，徐徐把死者从棺中扛起，接着伸出两手，解开死者的钮扣，将其衣服层层剥取。最后钳开死者嘴巴，倘有金牙，则用铁钳将之拔下，逃之夭夭。

按照大清律例，盗坟破棺弃骨，与杀人越货同科，罪当问斩，因此罪犯从事这一肮脏营生，无不小心谨慎。他们盗掘得手之后，

既怕追赃，又惧警探蹑踪而至，从而携赃远走高飞，脱离现场官府所辖。他们南来广州之后，待至事过境迁，案子冷了下来，才将破冢所得古物在天光圩定量兜售。他们为了避免风险，一般不敢将古物拿到古董铺出卖，他们顾虑这一犯罪行为已于所在地区立案，令各省文物机构追查，又怕古董铺老板嗅觉灵敏，详询文物的来龙去脉，容易露馅。为了免留后患，他们宁愿在天光圩直接找寻殷实主顾脱手。为确保安全起见，一些稀世古物运到广州，先与关帝厅头目密商，许予成交后酬谢重金，言明所得三七分赃，关帝厅头目再与警方商讨分赃份额。他们既有官痞头子做胆，有的索性将赃物运到华林寺内，在那里与顾主密斟浅酌，开盘议价。由寺外天光圩移进寺内秘密成交的文物，价值往往惊人。

专设在西来初地贤梓里的美国纽约广源古玩铺的办庄经理曾丽波，就是当年出入同街华林寺的常客，通过这一洋商坐办的黑手，不少祖国的珍贵文物被他买得盗运出口，陈列在各国博物馆的橱窗之内。

其次还有一些扒手小偷，以“白撞”手法盗得人家古玩，亦在天光圩内兜售。这种扒手佯作远道来穗寻找故旧的访客，打扮成少爷小姐或老爷太太，携着礼物，穿着长袍大褂（便于潜藏赃物），俨如恩爱夫妻。他们每到高门大户，事前摸清户主底蕴，叩门而入。如主人外出未归或晏卧未起，乘着使妈端茶敬烟之际，使用掩眼术将案上古董顺手牵羊，隐入袖底，落入大褂布兜，然后忽作摸错门牌，扬长而去。有的化装成虔诚的香客，提着香袋，佯作善男信女，进入庙堂神坛跪拜求签，乘庙祝为同伙解签之际，将龛帏内的古佛、宣德炉取出潜放香袋，然后以到寺门莳香点烛为名，径出山门，逃之夭夭。等到庙祝为其同伙解完签诗，发觉座上菩萨不翼而飞，已经追悔莫及。这些白撞盗得的古董，扒手小窃一般不敢将赃物在古董铺求售，由于这些古玩、玉佛、檀炉曾在富裕人家厅堂公开陈列，或在名胜古刹为信众顶礼膜拜，日久

人们印象深刻。一旦在众目睽睽的货架或摊档摆卖，容易为失主亲朋和寺院香客认出，招致连人带赃被揪。为了避免麻烦，扒手小偷只有在天光圩选择可靠主顾，悄悄拉至僻处，袖出求售。

此外还有当铺过期不赎的古董、字画，日久例为当铺所有。当铺为资金周转需要，乃自行作价向外抛售。然而古董铺老板明知这些当断古董系当铺廉价取得之物，乘机杀价，择肥而噬。加上要代扣重税，当铺所获无几，划算不来。为此转向天光圩出售，这样既可免受古董铺的斩杀，又可在黑市交易中走漏税款，认为实惠得多。从而当断古董亦为天光圩的上市行货之一。

西来初地天光圩摊档充斥不少赝品，其中制作得足以乱真的古董、字画，广州古董铺亦乐以收购，以图鱼目混珠，以假当真，充羼出卖。如属制作粗拙的赝品，容易露出破绽，他们坚不托销寄售。赝品制作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天光圩抛售。由于天光圩的昏夜顾客，其中不少是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他们缺乏鉴赏能力，只要价钱便宜，是真是假，不太计较。但求客厅有此点缀，人有我有就得了。这类顾客成为天光圩赝品的一大销售对象，特别在春节花市前后，天光圩赝品更加畅销。

西来初地美商广源古董铺办庄，与天光圩相距咫尺，他们除了专门收购中国名贵出土文物正货，偷运美国纽约转销给各国的博物院和古物炒卖商，以求最大限度利润之外；还有意识地大量收购天光圩的赝品，甚至与赝品制作者签订合同，指定规格，成批订货加工，借以欺骗海外华侨和外籍人士。由于这类顾客，不辨真伪，只求古董字画装璜精美，框架别致，很少挑剔，广源办庄对真伪古董，兼收并蓄，运销海外，赚了不少大钱。由于广源办庄在天光圩买得赝品，还要进一步加工装饰，原在西来初地开设的许多酸枝梨木家私铺，纷纷为其加工字画的压镜框架和古董的玻璃木盒，这一应运而生的工艺制作，使西来初地的家私店多了一项工艺加工，经营相伴也活跃起来。

西来初地天光圩到陈济棠踞粤时代还很盛行，直至广州沦陷，大部有搬迁能力的人家都向内移，摊档摆卖为故衣、什架和其他“老鼠货”（即在广州沦陷前后坏人盗窃的物品）所取代，从此天光圩的古董摊档逐渐走上衰落的道路。

光雅里的仪仗铺

由西关西来初地穿过上下九马路，背后有一条石板小街，名叫光雅里。这条街开设着许多仪仗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万福、丁财贵、多多福、颂多福、永全福、联福、广福、有丁财等十多家。

仪仗铺的经营管理人员不多，一般只有店东、伙计三四人，分掌经理、联络、出江（专门到邻近广州各城乡接办红、白二事和会景仪仗）及保管仪仗应用各物诸事。撑持仪仗出列的劳动力来自游民、乞丐、老人院及孤儿院的成员，其中以乞丐为主。仪仗铺的生财工具，主要靠库房里的几套花轿、灵亭、引彩、铭旌、高照、玻牌、彩灯、祭帐、孝帏、棺罩和开路神、打路卒以及有关戏文中主要角色的穿戴服装，分别供红白婚丧和迎神赛会摆设排场、罗列出游之用。

仪仗铺临时雇用的乞丐、孤儿等，为了照顾主家的体面，统一发给临时穿的衣服，雅称为“亲家郎”，乞头则称“大骨”。仪仗夫力的招雇，一般按照红白事主的婚丧规模，计算好夫力的实额，预早一二天在仪仗铺门口张挂水牌公布，由大骨负责招集。光雅里内有座关帝庙，就近街衢又有文昌宫、洪圣庙、湄州寺、孔子庙，栖息着好些乞丐，再与其他骑楼脚下的乞丐组合，大抵足供仪仗铺所需份额。不足之数，由海珠桥脚、永安堂万金油骑楼和散落在长堤一带的零星乞丐补足。由于光雅里与西来初地的华林寺相距咫尺，住在寺里的关帝厅头目，具有支遣这些乞丐的权

力，以此作为筹码和仪仗铺进行讨价还价。

每逢仪仗铺接到一批喜丧仪仗，即将夫力费扣去 25%，如主家原发每工夫力 4 角，仪仗铺则以 3 角发给大骨，经过辗转层级剥削，落到乞丐手中，每人所得最多不过 2 角。乞丐所获，仅堪当日饷口。倘遇喜丧主家大门贴有“过往花子龙号”的红色符箓（陈起凤取代了关帝厅人马头目地位后，改为“附城花子陈起凤”的黄色符箓），则不敢近前行乞。

仪仗铺临时发给夫力穿着的衣服，喜事一律穿红色镶黄边衫裤，黄色草帽绾红边；丧事夫力一律穿白色镶蓝边衫裤，黄色草帽绾蓝边。这些服装，用毕交还。但每当严冬腊月，仪仗队在朔风中行进，乞丐急于御寒，迫于无奈，每每乘机脱离仪仗队伍，远逸他方，将仪仗服装改染黑色，以作过冬之用，对此仪仗铺亦无可奈何。

出于主家所点戏文色目，仪仗铺一般找童丐扮演，如戏文中的《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水漫金山》之类，童丐依据角色化装完毕，站在彩车上亮相，由其他乞丐拉曳前行。由于乞儿平素营养不良，兼之披上严实的厚袍重甲，在暑天烈日曝晒下，汗流浃背，在爆竹喧天、硝磺弥漫中，颠巍巍地站在狭小的板车一隅，其难受劲较抬沉重的楠木棺材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亮相时间一长，往往昏厥坠车跌伤，当街倒毙者亦有之。

主家对夫力的使用要求极严，出于禁忌，明确规定喜丧所用的“亲家郎”要严格区分。仪仗老板不论抬棺与肩舆，其夫力均力求做到：腰板要硬，起肩要平，换膊要快，脚步要齐。倘遇 64 人肩抬的大丧灵柩，呼呼哧哧，其步伐有如操兵，不能稍事参差。尽管喜事主家订有许多禁忌，但是仪仗老板为了追求利润，充分发挥夫力的利用效率，往往瞒着主家，将刚刚抬过灵柩的夫力，夹杂在婚庆的亲家郎中，把帽檐拉得低低，用以肩抬花轿。这种喜丧仪仗夫力的交叉使用，黑话叫做“红豆沙与白果粥捞埋一堆”。

国民党发动内战，需要大批兵源补充，到处拉夫。他们深夜派兵将光雅里头尾封锁，到乞丐窦口拉丁。乞丐一闻动静，即到仪仗铺叩门，央求躲避。仪仗铺出于本身利益，避免年壮夫力被捕尽捉绝，即打开铺门，把这些乞丐带进收藏仪仗用具的库房，让他们分别潜匿在灵亭、花轿、棺罩、孝帏之中，然后将库房上锁。偶有拉丁官兵闯进，强令启锁搜查，踏入库房，骤见满室哀丧晦气，登即退避三舍，从而群丐躲过风险，乐于继续为仪仗铺卖力。

仪仗铺除了在广州办理红白二事，还为近郊和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各地接受迎神打醮的会景仪仗，因此出江的行脚，远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广东农村的封建迷信节日很多。如正月的天官诞、二月的土地诞、三月的天后诞、四月的金花诞及华佗诞、五月的龙母诞、六月的关帝诞，诸如此类，名目繁多，几乎无月无之。这些迷信节日，十年一大诞，这些大诞每请广州仪仗铺派人前往铺排游神节目。仪仗铺为了标新立异，故出离奇荒诞色目，高抬价格，从中大捞一把。

但是清代官府有项不成文的法律，这就是举凡新官上任，科场考试，或朝廷万寿庆典等节日，由官厅指定一家仪仗铺为其布置排山、灯采，扮演各式出列巡游色目。这些派遣官差，通常是无偿报效的，派到这类苦差，仪仗老板无不大叹倒霉。以后由仪仗铺联名上禀，才改由各家轮流科派，先后分担这一无偿官差。

许多豪门巨贾，为了显示家族宠荣，每于仪仗行列中列出显赫功名和高官荣职，用金漆髹在高脚牌上，高擎于仪仗阵中，制造声势。但他们往往是“死人灯笼报大数”，夸大官衔，报大官阶，高举牌牌，招摇过市。

达官贵人的喜丧仪仗，除主家自办之外，多为各方亲朋、戚谊、僚属为了巴结奉承，卖乖讨好主家而竞相另租仪仗附会的，他们各自雇请八音吹打，随着所办仪仗，自成一组，参加贺吊，以示尊崇虔敬，博取主家的欢心。

广州特大规模的仪仗，曾有以下数宗，出现广州街头：

霍芝庭发迹前以收买破烂获得金佛起家，承包烟赌致成巨富。他的母亲逝世出殡时，自办仪仗虽然不多，但他的亲朋戚友以及所属烟赌公司却执礼甚恭，送了大批仪仗。全部仪仗竟达一百多号，排列起来，五花八门。据说有一赌局，为了取悦霍芝庭，特指定仪仗铺精心制作了4座以彩绸鲜花拼扎编成的彩雀、麋鹿、蜜蜂、金猴四色，谐音为“爵、禄、封、侯”，以投主子所好。霍芝庭对此极表欢心，从而这一赌局老板被引为亲信。

另粤军第四师长关国雄，原是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一名悍将，1922年间，关因应陈炯明招宴后回家暴卒，陈拨款厚葬，为关国雄举办盛大丧仪。当时除在死者住宅打了七七四十九日罗天大醮之外，还大摆水陆道场。出殡之日，所用仪仗绸、彩、花、纱四套色目全部出齐，每式夫力均在百人以上，全部仪仗夫力不下400余人，加上该师的军乐和仪仗列兵以及各方执绋吊客不下数千人。

至于婚礼规模之庞大，则要数滇军师长赵成梁的仪仗。1923年间，滇、桂军东下，驱逐了盘踞广东的军阀陈炯明，赵部驻防粤汉铁路，由广州黄沙至韶关一带。赵成梁凭借手上特权，走私漏税，包烟庇赌，挣了大量孽钱。当时赵年少气盛，娶了某师财政处长黄雨的女儿为妻，铺张扬厉，仪仗亦甚惊人。赵成梁首先将广州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全部封用，将一部花坛、走道及空地盖搭厂棚，布置成能容3000多人的结婚礼堂。迎亲之日，仪仗以飞马报为前导，后面列着28名旗手，各掌一面大旗，旗上彩绣二十八星宿，然后各式色目及嫁妆、古玩，迤逦而来。中间拥着大红花轿，周围8个装扮成宫娥的少女，各提宫灯，罗列左右。另外以该师军乐队紧跟，一营持枪列兵正步随行。仪仗队伍由第一公园直排到惠福东路口，密密麻麻，环环紧扣，络绎不绝。在仪仗队伍行进中，同时封闭所经马路过道，车辆断行。其骄横跋扈、作威作福可见一斑。

广州的仪仗行业，清末民初曾鼎盛一时，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在打倒孔家店、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礼俗的浪潮冲击下，仪仗生意一度走向下坡。到了陈济棠据粤时期，提倡读经复古，仪仗行业曾一度回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医院逐步增多，有钱人家的衰老病人，多送医院留医。死后由医院直接送到殡仪馆殡殓，不再在家开吊，只在殡仪馆举办丧礼，减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婚礼方面，随着欧风东渐，市民多以文明结婚为主。为了节省开支，不少人还采用集团婚礼仪式。婚礼一般在酒馆或旅舍举行，礼仪、宴席就便解决。这样一来彩车代替了花轿，傧相代替了大妗姐，花篮礼品代替了喜帐锦屏，摒除了许多世俗的封建礼仪。这些婚礼可由亲朋帮忙妥办，无需别人代庖，仪仗铺顾客日稀，业务一落千丈。

仪仗行业本来一向没有组成同业公会，游离于七十二行之外，直至1934年赵静山等人竞选广州市商会主席，纷纷向各行业拉拢选票。赵静山为了多一行业替自己抬轿子吹喇叭，敦促仪仗行业成立公会，每月交费1.5元，把仪仗业挤进七十二行之列，为己效劳。对此仪仗铺老板议论纷纭，他们有句俏皮话："我们替丧家抬灵轿，吹死人笛，忙了一辈子，现在搞到两餐都难揾了，何苦再去替这些新贵抬轿子吹喇叭？"发泄了仪仗行业的怨恨和愤懑。仪仗同业公会虽然最后曾为新任商会主席出了一大把力，但是这些新贵对这一奄奄一息的行业亦帮不了什么大忙。由于仪仗行业渐趋不景，仪仗同业公会不久又告散伙。

特殊行业"爷门堂倌"的真相

爷门堂倌，简称堂倌，它的全称寓有临时受雇老爷门下专供特殊差遣之用的含义。

广州堂倌聚居的地方，是在西关的光雅里、文昌街、牛角巷

一带，人数不过半百。堂倌是专为红白喜丧主家服务的行业，大都由主家直接自行雇用，有时也委托仪仗铺“一脚踢”（一揽子）包办代雇搭配使用。堂倌只在自己的住宅门口用红纸贴上“某记承接堂使、茶担、礼生”的招牌，以便仪仗铺及顾主登门接洽。

堂倌分男堂、女堂两类，一般都是由3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分别担任。男堂、女堂（亦由男人装扮）均穿男人的服装，在喜庆场合雇用的男、女堂倌，穿的是蓝布长衫，戴瓜皮小帽，足蹬粉底皂鞋；丧事则穿白布长衫。倘遇丧家出谥、点主大礼，堂倌被差遣担任礼生职务时，则加罩黑色马褂，站在有功名的“大宾”旁边充当司仪。

男堂倌和女堂倌的服装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女堂倌一般穿得好些，他们的衣料较男堂倌稍胜一筹，穿着蓝、白色丝绸长衫，黑缎马褂（佩以金色纽扣），参与主家的堂使、礼生职务。

由于女堂倌主要侍候女眷，因此薄施脂粉，油头粉面，揭开瓜皮帽子，泽亮的头发上钳着一颗镏金或镀银的大发夹，脑后勺插着一柄牙雕或骨质的发梳，其姿态娇里娇气，扭扭捏捏，出手兰花指，开言假嗓音，动静一如女人。由于长期从事这种职业，日久积重难返，其丑态经常反映在日常生活上来，纵令脱离堂倌差使，平素与亲友接触，仍经常情不自禁的亮出女堂倌的娇态。为此笔者曾问过添丁财仪仗铺老板冯荣及一些熟悉个中情况的街坊，为什么粤剧男旦卸装后即恢复本态，而女堂倌由职业上带来的阴阳怪气一直无法矫正？他们认为：过去粤剧男演员扮演花旦，是以双重人格出现在舞台上的。首先他是男演员，按照角色的分配，他担承了戏中的女角，而所演女角又经常变更，今晚演林黛玉，明晚演秦香莲，有时又回演小生，不受固定的角色长期限制，因此抛开台词、唱腔，马上还原本态，仍然是男性演员自己。而女堂倌则与此不同，因为女堂倌一进喜丧家门，他不是做戏，而是充当现实的本职堂倌，是以单一人格出现的。特定的表情动作，

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歪曲了原来男性的本态，因此一时要将女堂倌固有的表情动作矫正过来十分困难。同时男旦扮演女角的出场时间，最多不过二三个钟头，从开场到闭幕，中间有做有歇，而且演出环境置身于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气氛之中；而堂倌则在现实中从事本职的业务操作，其时间往往连续数天不辍，从职业的全过程来看，几乎贯穿了堂倌的一生，因此形成了变异的形态和性格，一时无法矫正过来。

堂倌在喜丧主家的职掌，主要是写礼帖、排席位、挂喜幛（或孝帏）、点礼品、做礼生和侍候客人。每当筵宴开始，堂倌穿插于宾客之间，上菜、斟酒、敬茶、递巾、打扇、奉烟、引带如厕的地方。婚宴开始的时候，堂倌在新翁（或新郎）侧旁垂手而立，端着酒壶，毕恭毕敬。当堂倌替新翁捧上第一道菜时，他即高唱："老爷（或新郎）亲自上菜，请各位多饮几杯！"堂倌曳长尾音，逐席献菜敬酒。将近散席，男、女堂倌还要陪同新郎新娘叩头作揖，逐一谢席。到了席终人散，男、女堂倌一齐出动，收拾台椅桌凳，检点杯盘馔碟，直至忙到深夜，才轮流在大门角落吃客人遗下的剩饭残羹。

堂倌在婚庆主家从事操作，除了上述事务之外，还要陪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父母、拜祖宗、拜尊长，同时还要侍候新婚夫妇吃暖房饭、点龙凤烛、捧大吉盒。到了三朝，跟着新女婿的轿尾，前往女家拜丈人、拜岳母。

堂倌受雇期间，每天约得 2 元左右，倘由仪仗铺代雇，则被扣去一定佣金。广州大的红白喜丧，一般雇用 8—10 名堂倌以供支遣，小的婚丧则雇二三人不等。堂倌不是经常有人雇用，其旺季在冬、春两季，由于冬季朔风肃杀，老病死亡较多；冬春之交，男婚女嫁多在这个季节择吉举行。其他时间，属于淡月。堂倌收入低微，尤其阴阳怪气，动作变异，是很难找到配偶的。一般堂倌，由于要熬更守夜，大都抽吸鸦片，在繁琐的劳动中，一时无

法开灯，每多吞服烟泡顶瘾。堂倌晚景凄凉，不少笃信神佛，他们初一、十五念《关帝明圣经》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借以打发日子，度此残生。女堂倌虽属男性，但对本行的同伙，每以姊妹相称，娇里娇气，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甚至他们之间有些闹同性恋，名声非常不好。

堂倌在执掌礼生、写帖、排辈份、定称谓中，必须懂得严格的礼法，熟谙尊卑界线，对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力求准确掌握。这种职业不少是祖祖辈辈世代相传，其中亦有破落的世家子弟和走投无路的落魄师爷，他们中途出家，沦为堂倌。

光雅里的堂倌由于上述职业上的原因，造成形态上的变异，这些娇里娇气的堂倌与受雇主家经常接触，其中少数不良堂倌竟与纨绔子弟热乎起来，闹同性恋爱，甚至过着不正当的性生活。这类丑闻传出后曾哄动一时。对街华林寺关帝厅人马由于居心叵测，另有所图，抓住这个辫子，大造舆论，进行全面攻击。加之广州一些小报推波助澜，夸大渲染，将个中内幕加油添醋，鸣诸报端。谣诼所播，光雅里一时成为男妓的窝薮，被目为藏污纳垢之所。尤有甚者，与此同时市面也出现秽渎的歇后语，说什么"光雅里出世——正契弟！"（广州话"契弟"是供嫖客鸡奸的男妓）一条竹竿打着一船人，光雅里的居民无端受此污辱，深感不满。

原来光雅里与广州上下九闹市毗邻，为西关丝绸、布匹、洋什商眷聚居之地，大都属于殷实人家。由于同街共里的一二堂倌的秽亵行为，致令全街抹黑，面目无光。初期他们在交际场中不敢递交印有光雅里门牌地址的名片，继而新交初会、旧识重逢亦不愿透露所在街名，免招麻烦，而到访者逐渐裹足，昔日仕女如云的光雅里，顿成车马零落。为了减少精神负担，摆脱这一无端邪恶的是非之地，光雅里的丝绸商眷及其他住户，纷纷搬迁他处，以示清白。

华林寺关帝厅人马头目所计已售，在他们的策划布置下，许

多仪仗铺乘机迁进光雅里开业，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而仪仗业成为光雅里的地域性行帮，为关帝厅人马庇护下的畸形行档之一。这是广州仪仗业因“堂倌事件”在关帝厅人马操纵下打进光雅里的发展由来。

光雅里蒙垢恶名，由来已久，大概从清代末叶开始，即有此谬种流传。流毒所布，影响深远。内幕拆穿，其实原是历史的误会。

新嫁娘的守护神——大妗姐

依附于仪仗行业的另一帮口，叫做“大妗姐”，这是婚庆场合女家用以跟随新娘的临时使妈，除了主家直接央人雇请外，也有由仪仗铺包下，搭配于仪仗夫力清单之内的。

大妗姐一般都是中年妇女，淡月多在横街短巷摆挡梳头，因此又有“梳头婆”的称谓。这些人多属长期失业的家庭佣妇，或者是有了年纪的遗孀弃妇，她们迫于生活，才出来做抛头露面的大妗姐和兼营梳头档口的。

大妗姐必需具备梳妆打扮、念时文、通晓各种婚庆礼节等知识始能胜任。大妗姐的梳妆技术，要达到能梳各类新潮发型，诸如：蝴蝶髻、缆枝髻、牡丹髻、织席髻、S髻、元宝髻、芙蓉髻、丫头髻等发式。至于辫发，则需会梳油光大辫，包括：单辫、孖辫、五股辫和类似维吾尔姑娘的多股辫。同时还要学会用丝绸在辫尾打上鸳鸯结、蝴蝶结、凤尾结之类的花式。大妗姐还要精通一套“打线刀”、铰毫毛的本领，这一操作，是用白线一条，一头用嘴咬住，一头在手指之间，线锋来往于女人的面颊、颈项，将毫毛连根拔除，是个难度较大的功夫。此外，还要熟练剃眉毛、修额檐、剪刘海、削鬓脚、上刨花和涂脂抹粉以及簪花画眉一类的基本功，才能平时担任摆档梳头、吉日受聘充当大妗姐的职务。

大妗姐在婚庆场合，穿白色绲黑边的柳条府绸大襟衫，套黑色文华绢长裤，黑鞋黑袜，襟纽别着一条白色绣花手绢。但在夏天，亦有穿点梅纱黑胶绸衫裤，脚蹬珠花响底拖鞋的。大妗姐在受雇期间，自己通常梳元宝髻或S髻，也有不少拖着一条油光大辫的，髻隙多簪白玉兰或茉莉花，襟上洒些香水。她们腕上多绾玉钏，指间戴塔香式的金戒指（多属朱义盛制作的赝品）。这些行头，自行备带，受雇时须穿戴齐全。

大妗姐分贴身大妗和打杂大妗两类。贴身大妗职司侍候新娘、随轿舅爷、送嫁姑姐，在洞房铺床叠被、替新娘梳妆打扮（间亦替女方的妯娌姑嫂梳辫结髻）、更裙换衣、席间斟酒献茶、递巾打扇、为新婚夫妇代念时文（新郎一般由堂倌代替）。同时还要在闹新房时，替新娘招架解围，代饮敬酒，默示新娘解答难题，起着新娘的守护神作用。

至于打杂大妗，随花轿进入男家，则从事扫地、装香、点神灯、递槟榔、做糍糕、盛喜盆、侍候宾客、拾掇台椅桌凳、打点杯盘碗碟等工作。倘遇在闹新房时，新娘受到刁难、围攻，还要挺身而出，与贴身大妗通力护卫。

一般的婚庆，由主家向仪仗铺托雇大妗姐二三人，婚事规模较大的主家，亦有雇8—10名大妗姐的。仪仗铺代雇大妗姐，扣回20%佣金，剩下80%归大妗姐所得。雇金总额，贴身的得60%，打杂的得40%。即每工贴身大妗可得二三元之谱，打杂大妗则得2元左右。至于红包利市，则各分各得，不必再行汇总重新分配。

大妗姐的工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为新嫁娘妆扮穿戴完毕后，待时辰一到，即在新娘头上罩上一块红罗帕，由贴身大妗将新娘背出门送入花轿，然后跟着轿尾和仪仗队伍，吹吹打打，前往男家。抵达男方喜庭下轿，贴身大妗又将新娘从花轿背出，跟着接轿的新郎、伴郎进入男家。接着许多繁文缛节，纷至沓来，逐一展开。举凡新娘的一切跪拜叩谢，进退应对，皆由贴身大妗指点。

这时大妗姐亦步亦趋，不能稍离新娘左右。其引导新娘拜天地、拜父母、拜尊亲、夫妇相拜等礼仪及吃暖房饭、闹新房等节目，大致与上述堂倌职务相同。

贴身大妗比较紧张的工作是在念时文的时候，这类时文的内容很多，大妗姐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以一定腔调歌吟。如入门时要念："恭喜道贺新安人，开枝发叶此良辰。入门旺相，夫妻长寿，白发齐眉。"在洞房整理被褥时念："铺床铺席先，五男欢跃在床边，夫妻和顺乐绵绵！"张挂罗帐时要念："新挂帐，四角齐，四边珠帘咁高低，三年抱两苏虾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念时文的时候，有些男家好事的妇女，往往出来向新娘提出许多难题、诘问、警告，这时贴身大妗必须十分机警，逐一按题回答，务求不卑不亢，神色自若，逐一答复。对付这类局面，贴身大妗要能出口成文，对答如流，始称够格，如当年广州的大妗婉、大妗红等人，就是以对答时文干脆利落、聪敏机智而著称一时的。大妗姐伴随新嫁娘度过种种难关，赢得新娘本人及女方亲友的赞赏，为了答谢大妗姐的辛劳，三朝归宁时，新娘往往从妆奁中取出一二小巧饰物，赠给贴身大妗作为纪念。

由于封建大家庭的房分复杂，当新嫁娘进入男家时，在闹新房及其他场合，往往遭到妯娌翁姑的戏弄，她们纷纷要给新娘尝试男家的"下马威"，以示其高门大户的家法严厉。遇此场合，贴身、打杂大妗必须紧急商筹对策，合力护卫新娘，以免受到过分刁难，闹出岔子。在闹新房的时候，各房兄弟妯娌往往提出各种离奇节目，强求新娘照办，稍一不逊，则冷嘲热讽，甚至当场破脸。比如要新娘用指甲剥开四个沙田柚即席奉客，或命吃下两盘火蒜、辣椒。这时大妗姐即要马上出来"救驾"，先念求恕时文，再用自己的长指甲代新娘将沙田柚一一剥开，然后才由新娘分开柚瓣，逐一陈献闹房的亲朋。至于大盘火蒜、辣椒，即由贴身、打杂大妗通力合作，全部分来吃掉（她们事前用麻醉药嗽过口），剩

下些小的蒜仁、椒蒂，由新娘象征性的放进口中，并在大妗姐的巧妙掩护下，吐进手帕，藏之袖底，伺机递给太妗姐扔掉。吃暖房饭的时候，男家往往预备大萝炮竹，放在新娘面前，预示围攻新娘的炮战即将开始。这时大妗姐即急遽从嫁妆中找出藤席，圈成城堡，将新娘团团围住。贴身、打杂大妗则环护左右，作好防御工事。等到暖房时刻一到，下堂八音齐鸣，炮竹朝新娘铺头盖脑掷来，在炮竹喧天、硝磺弥漫中，新娘在大妗姐的拱卫下，仍然难免受到无情的炮烙。

新娘之所以遭受上述的戏谑，除旧的风俗习惯影响外，还往往由于家庭中的矛盾所导致。如因新郎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行找寻对象结合，或因家翁妻妾众多，嫡庶恩宠不匀，兄弟居常不睦，妯娌时生怨隙，因此一俟新妇过门，无端怨恨都倾注在新娘身上。

广州及其他侨乡，在归侨侨眷中还出现过一种奇特的封建礼教的拜堂仪式。这就是有的华侨远在海外，一时难以归国娶亲，父母便包办婚姻，凭着寄回的照片，央求媒人找寻对象，择吉成亲。这类婚姻的仪式，大体由大妗姐随新娘来到男家，其仪式一如常规。在夫妇合卺拜堂时，则以新郎的长衫马褂、毡帽、鞋袜（有的用西装、恤衫、领带、皮鞋），盛于一个大型红色喜盒，床脚用红绳缚了一只大公鸡，由堂倌捧着新郎的衣物，大妗姐扶着新娘对拜，一面由堂倌、大妗姐互念时文，说些喜庆和慰藉的吉利话。礼毕将新郎的衣帽吉盒放在床上，算是洞房。至于吃暖房饭则在座上设一新郎虚席，象征性地夫妇进行饮交杯酒，以后将新郎的放大相片挂在梳妆台旁边，供新娘日夕相睹，作为精神伴侣。

在广东顺德一带蚕桑地区，是属鱼米之乡，这里的妇女普遍以养蚕缫丝为业。由于她们经济上能够独立，无需依附丈夫生活，腰杆子逐渐硬了起来。还由于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原因，或为了摆脱族权、夫权的封建枷锁束缚，她们宁愿过长期的独身生活，不

愿生男育女，厕身于错综复杂的封建礼教家庭。因而当地流行着一种“自梳”的习俗。凡是“自梳”的女人，终生不嫁，清操自守。但对“自梳女”当地有条严格的族规，这就是自梳女虽然终生不嫁，居住娘家，但一旦年老病危，则不能在母家逝世，“以免震动龙神”，带来“晦气”。因此自梳女每到老病缠身，辄被撵出家门，另找姑婆屋终老一生（姑婆屋是自梳女自愿结合，集体营建，借以安身之所）。还有的自梳女在走投无路中，想出一个“下嫁不落家”的办法，即由女方给男方一笔钱财，订明名义上嫁给男方，但实际不过夫妇生活。按常规将新嫁娘（自梳女）用铜鼓花轿抬至男家，由大妗姐伴随，拜堂完毕，确立夫妻名义之后，即行回娘家长住，衣食自理，互不与闻。自后男方停妻别娶，或另纳偏房，一切任从君便，女方绝不干预。

每年农历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十一月，婚娶较多，是大妗姐的旺季，其余日子则属淡季。这时大妗姐一般回到街边当梳头婆。梳头的档口，只要一把竹椅，一面半身方镜和一盒刀剪、发夹、刨花、脂粉、麻线即可开档，生财工具简单，可以随时变换经营地点。在淡月时期，也有去当家庭使妈和做针线、织毛衣、打绒线、粘纸盒过日的。

廉价眼泪的贩卖者——喊口婆

丧家通过仪仗铺临时雇用或直接请来的哭丧妇女，叫做喊口婆。这类人物，散居在广州偏僻的浅街窄巷，在西关光雅里烂洼地的乞儿窦口也有，她们专以“卖哭”为生。

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多是年老无靠的孤孀弃妇。喊口婆受雇丧家，时间较长，有的雇用至头七完毕一个星期的，有的雇用“三七”二十一天的，有的雇用“七七”四十九天的，亦有雇满百日的，时间长短以治丧规模大小而定。

喊口婆到了丧家，必需自带铺盖，住在死者房间，从事陪灵和侍奉死者香灯工作。在清理死者房间时，死者生前所有用具，诸如被褥、衣服、蚊帐、烟枪、烟灯及其他日常用物归仵作和喊口婆均分。

喊口婆每天照例哭灵三次：早喊茶，午、晚喊饭，亦有喊四次的，即中间加喊晏一次（“晏”，粤俚语，指夜宵）。其喊词按死者生前身分，与雇用哭丧的主人关系而定，这类哭词由丧主提供，喊口婆依照哭喊哀啼。哭丧的声音要怆凉悲恻，声尾曳长，力求咬音清晰，泣啜动情，呛天呼地，如丧考妣，以赚人眼泪。

有的丧家由于各房利害关系矛盾日深，彼此为了争夺财产，互争宠荣，进行明争暗斗。因此一旦翁、姑作古，家庭矛盾急剧上升，从而各房之间，将多年的积怨，通过各自雇请的喊口婆的哭词，用双关的语言或者直截了当的“叹情”倾吐出来，她们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甚至把长年隐讳的家庭丑闻和各房秽史和盘托出。因此一些小报记者将这些“道叹”作为第一手资料，详加纪录，加以夸张渲染，写成内幕新闻或连载小说公诸于世。凡能够击败对方的喊口婆，往往得到受雇丧家的优厚的酬赏。这种风气从清末开始，一度盛行。

喊口婆在阀阅的丧家，哭丧的时间往往长达百日，哭至中途，按照丧家要求，哭音务带沙哑，以示声嘶力竭的哀恸之情。因此喊口婆即要空肚饮些麻油，刺激声带，达到豆沙喉的效果。由于喊口婆与死者素昧生平，纵令付给高酬，亦难赢得悲伤的眼泪，为此喊口婆只得使用薄荷油、辣椒水之类涂抹眼角，促使眼泪潸然下坠。至于鼻涕，则采用一种自制的透明半流粘液，预先吸进鼻道，哭至一定时候，徐徐捂出，挂在鼻端，俨然泪涕交流，哀伤无已。这种场面，大都在吊客盈门的场合出现。这时喊口婆披麻戴孝，混在孝子贤媳之间，呼天抢地，泪涕纵横。到了出殡的时候，在仪仗队伍的灵柩后面，蒙起白布蓝边的帐篷式的孝帏，亲

眷和喊口婆罩在帏内，一律不让露面。这时一些嫡系子孙，吞足鸦片烟泡，含着人参，满怀各种想法，踏着细步，缓缓随柩前行。路过闹市，看客如云，此时此刻，喊口婆鼓足丹田之气拉大嗓门，在孝帏中顿足捶胸，大哭大嚷，两旁观众不知就里，以为丧家亲眷悲切的哭诉，情不自禁为之鼻酸眼湿。然而撩开封建“含情脉脉的面纱”，他们装模作样的号啕痛哭，弄虚作假的鼻涕眼泪，只不过是廉价的商品。

在“三七”期间，丧家女眷还不时与喊口婆到灵前匍伏跪拜，一道哭泣叹情。但是“三七”一过，她们便把“孝规”置诸脑后，揭开孝帏，到花厅抹牌、喝酒、吃燕窝粥、叫婢仆捶背松骨，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这时灵堂只剩下几个喊口婆在那里干啼了。

喊口婆在受雇哭丧期间，一律住在丧家，不准外出，她们除哭灵之外，还要从事打扫庭院、做素盆、蒸丧糍、摺冥镪、凿纸钱、上灵香等繁忙工作。

据说抗战前全市喊口婆不过三四十人，她们每服完一段丧期，计头七可得 15 元，三七可得 40 元，七七可得 60 元。菜饭由丧家供应。但是她们所得，仪仗铺扣去 20%佣金，再加上关帝厅人马层层抽利，喊口婆的收入便所剩无几了。

光雅里的仪仗行业，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逐步衰落。直至广州沦陷前夕，国民党官兵趁火打劫，光雅里被烧抢一空，仪仗铺只剩添丁财等 4 家，而依附于仪仗行业的堂倌、大妗姐、喊口婆从而也相伴趋于消亡。

（广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开封杠头鲁耀

陈雨门

鲁耀这个人物，在清光绪中叶至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是汴梁城著名的光棍，独霸杠局的杠头。兹据若干文字记载和口碑材料，草成此篇。以供研究近代社会史者之参考。其中讹误不当之处，则望给予指正。

据《徐文长故事》五集记载："鲁耀先生善诙谐，口才过人，居开封者，莫不闻其名。彼曾为商店夥友，其故事流行于河南。"

又《鲁耀小史》（手钞本，无作者姓名）云："鲁耀，开封市人，祖籍山东，徙居大梁。山东人讳称大哥，自称鲁老二，实上无兄下无弟也。生于清咸丰年间（公元1856年），卒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幼家贫，无力供读，仅上私塾二年，略识文字。弱冠为开封瑞蚨钱庄作杂务，后作管账先生，因好施舍，更好骂玩（戏谑），经理恶其为人，年终而辞退，遂浪荡市井。闻有婚丧人家，充作知客（即招待员）或管事的，不招即至。因办事周密，井井有条，深为当事者所赏识。之后，本城豪绅巨族遇有红白事，莫不聘作总管，声誉日隆。后开杠局，创制龙头凤尾。如有贫苦，难以殡埋，闻之，或有请托，即往吊唁，订期亲率杠局人众，义务埋葬。凡有生活艰难，向之求告，无不解囊相助，均呼之鲁善人。先生尤善诙谐，每行街巷，背后常尾随多人，不谑不乐。"

又相国寺竹枝词三十首中有："上通抚道下通猴（光腚猴，乞丐也），屁股常年一片油，三十六行相国寺，无人不拜鲁杠头。"

鲁耀自瑞蚨钱庄出来后，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到处探听某家有红白事，即不速而至，挥之不去。如丧殡，则充作知客，接待

客人，烧纸递香，搀扶孝子谢孝，收拾桌面，端茶添酒，诸类杂事，从而混一天吃喝。如婚娶，则代主家收拾洞房，搬运女家陪送的桌椅箱柜，迎接招待贺宾，按桌让座；次日回门，引导新郎行礼；第三日携红毡随从新婿向贺者家谢贺，一连三日生活便不成问题。事后，按开封风俗，例有捎包习惯，又可得蒸馍夹肉四枚或八枚不等，另有糖果一包，名之为酬劳。大概因其作事殷勤，不偷不拿，渐渐为人所赏识。豪门巨室，有红白事，便任其作总管，全权指挥一切。所有筹办筵席，购买肉菜，收礼封礼，与一切开销，能处处为主家节省，而又作到隆重排场，事竣，主家酬谢便更丰了。一时，襄办红白事成了他的专业，开封市公认他是这方面的干家。他在有了这种荣誉之后，遇有拒绝者，也不勉强。如鲁耀不在场，婚娶人常常会有乞丐群集，用托盘置礼品四包，名为送礼，实则敲诈。事主必须加倍封礼，数百以至一贯（制钱1000文）。然前帮方去，后帮继至，以至终日不休。假若不理或强拒之，即有恶丐披麻戴孝，持招魂幡，跪于门前，嚎啕大哭。事主不得不托人情，礼请鲁耀出面调停，方能了事。反之，如由鲁作总管，事前送花子头数十至百文赏钱，即无此项麻烦。大概这就是他“下通猴”的本领。

当时开封市，原有杠局两家。一在曹门大街，为某书香人家所开设；一家在省政府前街，经营不善，盘让于鲁耀，匾书“明记杠局”。为迎合市民心理，创制龙头凤尾大杠，宣扬可以表示哀荣。又使用盖棺帏罩，分用红缎、红绸、红布，订出价格三等；抬棺的杠夫分为八人抬、十二人抬、十六人抬、二十四人抬四级，任顾主选用。实际红布罩子和八人抬等于虚设，选用的很少。因一般人家，纵不富裕，为表示殡葬父母隆重起见，亦羞用三等四级的。

鲁闻有贫苦无力埋葬，或有人代恳帮忙者，即购冥纸四两，金银箔两串，亲往吊唁。按当时风俗，吊者须送干礼，一般为制钱

200 文，较多者 300 文，最多者 500 文。鲁必送较多的礼份，请礼桌登账。咨询有何困难，何日出殡。届时例用十二人抬，红绸棺罩，亲率杠局人众前往等候。鲁至账桌，将所收干礼，代为开支一切，如剩百余文或数十文，掷向抬杠、打伞、执旗人等，笑说："今天我是这家的承重孙，大家委屈一步！"众乐而分之，向无怨言。如系无儿无女的绝户头，即披麻戴孝，手执哀杖，跪于棺旁，哭送坟地。但遇有土财主，或较有名声的资本家，殷实户，就利用总管的权利，不客气地大敲其竹杠，除塞满自己腰包之外，杠局人等不时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

为了掀倒曹门大街那家杠局，达到专利，他费了不少苦心，极力丑化杠局为下九流贱业。例如过春节，门前对联书写："东京窑子分三等；明记杠局下九流。"门心书："龙头凤尾；男盗女娼。"门头书："生材（材，棺材也）有道"。又使打莲花落的乞丐在曹门内外，街前街后，对唱："王八戏子吹鼓手，剃头修脚光腚猴，水旱窑子带小偷，算算不够下九流；向西看，有！有！有！凑上明记鲁杠头。"未几，曹门大街那家杠局关门歇业了，鲁耀获得垄断全市殡埋业务的专利。未到 10 年；购民宅 7 处之多。

当时，开封城郊流行有一歇后语："刘文广的豆芽——带钩的肮脏菜。"刘文广系第四巷妓院老鸨中有名的"鳖头"，绰号八千岁。他住于八旗会馆之西邻，每月烧煤向由其对门一家煤店供应，刘仅按煤炭发庄价钱付给，年底结算，欠付 30 余贯，累积数年，折银百两以上。经理屡往索欠而屡推拖之，一日在相国寺茶馆诉苦，鲁耀在旁闻知，愿为讨账。清客之流，咸劝莫往，说："刘文广是八千岁，尔岂非在太岁头上动土！"鲁且笑且骂："彼为八千岁，老子我是九千岁。"鲁携账本往，半小时即返回，执某钱庄支票一纸，掷之桌上。视之，果将历年欠款，尽数还清。后经好事者探悉：鲁至刘宅，高呼："大哥在家吗？"刘文广避于里屋，令侍役某询为何事，鲁自荐称山东老二，绰号为九千岁，某煤店经

理的朋友，现有急需，送来账本，请大哥看面子帮忙云云。刘于窃听之际，已将支票开好，即令与之。事后侍役怪而问其故，刘曰："从我干此营生，有谁呼过大哥，彼称山东老二，呼我大哥，分明他是武松，我是武大郎了；我为八千岁，他为九千岁；论赖，论孬，资格均比我老。有此三点，断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与其败于敌手，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呢！"

鲁耀每至相国寺小摊或街市商店，见有应时物品，辄取而视之良久，玩弄不已，然后即怀之而去。售主大多一笑，或有骂之者，鲁亦且骂且走。入晚，即按物价或加倍派人照付，成为惯例。自称："爱这个调调儿。"遇有不识其人或不知其这种习惯的，向前夺之，或予难堪，鲁即掷物于地，默然去。稍停，光腚猴成群结队而来，吵嚷诈索，终日做不成生意，直至售主求情道歉，乃已。

鼓楼街有新开张的饭庄，字号得意楼。鲁耀前往大嚼之后，扬长而去。堂倌某甲拦之，问其姓名而不答，令其付款而憨笑，怒而执其耳。另一堂倌某乙急为劝止。鲁去后，某乙曰："大祸至矣！"某甲不以为然："彼有多大势力，在东京吃饭，不打饭钱？"翌晨，门前两旁停大粪车 10 余辆，有满身粪污者 10 余人，入内分坐各桌，每人要素菜一盘，烧酒二两，细嚼慢饮，以至中午，又添菜一盘，酒二两，饮至满街上灯。一连三日，门前寥落，行人无不掩鼻而过。忽于夜晚，门停新轿车一辆，赶车者声称：鲁二爷请堂倌某甲赴宴。经理闻之，责骂某甲瞎了眼，迫令随其步行跟车前往赔罪。至鲁宅，客厅烛明如昼，大张筵席，让堂倌某乙居首坐，陪之者悉官府僚幕名吏。候至席终客散，某乙代经理哀求，鲁伪装客气，询问生意"得意否？"且时顾某乙："有副经理否？"经理令某甲跪下赔罪，鲁即扶之起："我得谢谢阁下国手，多年耳病，已治好了！我正在向各处介绍，将来前往求你治疗的，一定不少，不知怕麻烦否？"次日，某甲被辞退，某乙升为副经理了。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俗传为财神诞辰，全市商业，例必上供。并传财神喜食鲜鱼，因之供品中例必有鱼一盘。开封市鱼市口街，各家鱼行，每当财神诞辰之前，纷纷从各地运来大批鲜鱼，以获巨利。某年鲁耀于十九日至鱼市，寻得活鲤鱼一条，掂之急走，售者追而夺回，大骂无赖。鲁大笑不已，即向各商店扬言："财神向我托梦，说今年不吃鱼了。"当日购鱼者无几，次日更寥寥，至晚鱼僵且臭矣。众皆怏怏。后知其故，鱼行行头急备重礼，赔罪哀恳。鲁令各称鱼十斤，一一包之，沿街至每一大商号，送鱼一包，声称："午睡，财神托梦，今年不吃鲜鱼，想吃包鲜……"旋即散尽，且均得高价。

山货店街，有茶园，每日下午，由第四巷歌妓作清唱，间之以杂耍等。台前设方桌30张，每桌空台前之正面，例坐三人，午前售票，每票制钱百文。鲁耀往听，受茶房白眼。翌日午购票30张，招光腚猴30人，各给一张，并给制钱50文，作为茶资和零用。特嘱加意化装，提前赶往。此辈面涂粪土，赤上身，腰围破布片，陆续至，每人坐一桌，破碗烂盆，盛残羹酸饭，置于桌上。时值夏季，苍蝇纷至沓来，腥臭满园。顾客睹此情景，纷纷退票去。当日较平时少卖座三分之二。经理意必鲁耀所为，即往赔情求饶，鲁佯作不知，以至经理下跪不起，方允由经理出制钱6000了事。即召光腚猴等，笑问："戏唱的好么？"连问数句，有云："不好！"鲁曰："那就不要看了。"于是扣除4500文以外，各给50文。鲁大笑："这是龟孙请客，不要谢我。"

鲁耀有许多类似的恶作剧。买东西，下饭馆，从无问过价格，出过现钱。在开封各商业和相国寺所有大小摊贩，通行无阻。行至街头，遇有借贷求助者，即就地至某商店取钱数百以至数千，立时与之。但求助者必须向其詈骂："老子今天过不去，你小子得孝顺我几个！"他感到愉快，有求必应，甚而加倍与之。反之，尊之二叔，呼之二爷，或用"请您老行行好"一类谦恭言词，即被骂

为“窝囊废”、“软骨头”、“没出息”，借数则减半与之。

相国寺后街有中药铺葆豫堂。一日有恶僧持“万善同归”化缘簿，掷铁钵于门前，要挟施银百两，日夜佛号，三日弗去，俗称恶化缘。经理苦之，请教于鲁耀，鲁允为设法，令出资十贯作酬谢。旋见一老妓女，绰号蒙天网者，满面涂厚粉，绒花戴满头，手执竹摺扇，蹒跚至僧背后，以扇痛击僧头，厉声叱之曰：“叫我找得好苦，住局不给钱，跑到这里了……”僧猛回头，见状大惊，急持铁钵踉跄逃。蒙天网后追之，大骂：“秃驴，快给局钱……”行人围聚大笑。但蒙天网仅得钱六贯耳。

清代，开封县称为赔缺，杞县、太康、淮阳等县称为富缺。凡署开封县知事者，不仅无钱可赚，而且是赔本买卖。因开封地区，上有抚、臬、道各司衙门，所有开支，均就地筹措。尤以京都官员，时有巡视往来，接风洗尘、公竣饯别等等，有不少公私难分的应酬。为了升官晋爵，又不得不尽力奉迎。虽然开封县署每年征收之粮秣银两可不上缴，作为开支的主要来源，但如有不足，向由县知事自行设法弥补。因是之故，署开封县任，任期一般 3 个月，多则 5 个月，即调任富缺，成为一种过渡惯例。某知事者，任期已半年以上，始调署淮阳。亏空达 3000 余两银子，均系借之巨商，无力偿还，被商界扣留，不得上任。晚出一日，私囊即少得数百两，甚为烦躁。某幕僚劝其礼聘鲁耀设法，某将信将疑，姑往试之，而鲁竟慨然诺。定某日晚招集所有债主至县府大堂前，声称点名清账。鲁坐新轿车，套双快骡，至则笑骂曰：“龟孙们都来了？”袖出账单，大声一一读之，问：“有错否？”均云“无错”。鲁言：“所有欠款由我九千岁担保清还。龟孙们可以回矣！”债主在纷纷回骂中散去。鲁即令某知事坐车内，飞奔出城，护送至开封县境外十余里。月余银送来，鲁按账单数目一一包之，校正无讹，即乘轿车，行至某商号，掷之于柜台前：“龟孙，这是你的。”未半日而竣事。此后，凡新任县官，莫不亲往其家拜见之。

据说鲁耀曾经遇到过两次大危险。其一：宣统年间，有绰号南霸天者，为一年迈革职之捕头，精拳术，酗酒好事，对鲁耀嫉妒已非一日。鲁不觉也。某秋日，鲁忽接一红柬帖，上书："有种，请于某夜到禹王台东空地。"旁绘匕首一把，下缀："老子南霸天。"鲁不禁汗涔涔下。寻思再三，苦于难以应付，而又不愿示弱，因邀集同伙，作遗言，托代办上等柏木八仙棺材一口，送至指定地点，嘱避于附近等候收尸。届时，鲁携酒一瓶，大茶杯一具前往，坐候棺上。嗣南霸天至，见而大惊。袖出短刃，掷于鲁前曰："小子有种，可自戕！"鲁执短刃，即斟酒满杯，曰："请饮此酒，让我死前结识一位好汉。"南霸天接杯视之，有所深思。鲁于此时解衣扣，露前胸，将短刃送于南霸天曰："请先杀我而后饮……如觉酒中有毒，可不饮！"仰天大笑。南霸天亦大笑，举杯饮之，半杯而倒。鲁呼暗藏人等，装之棺内，短刃插之身旁。令人往其家索取棺钱，继而令人往报死讯；复又令报官府请验尸首。鲁即避之。旋其家人戴孝号哭而来，官府查验人等亦相随至。开棺验之，酒气熏人。及至酒醒，瞠目结舌。隐密难以告人，大呼上当不浅。之后，此人未半载而抑郁死。

其二：据传，在民国初年，开封来有外地京梆，号称十红团者，有坤伶10人，每人名字均冠一红字，如红牡丹、红杏花、红菊花等。其中红杏花被当时驻军某旅长看中，人皆知之。一日堂会，鲁耀同其朋辈往。有问鲁者："红杏花，汝敢吻之，我作东道。"鲁径往其临时化装室，忽吻之而自荐曰："我名鲁二。"红杏花大哭大嚷。某旅长闻之，手执短枪，出现于鲁前，喝令马弁捆之。赖有名幕代为缓颊，始仓皇遁去，然汗流浃背矣。

鲁耀经过这次惊险之后，气焰稍敛，且年老殆子，就更消沉。曾闭门读书经年，写了不少打油诗，兹选录十首：

无　题

不论平仄不论韵，略破常规笑死人；

鲁二写来诗几首，为妨骂作“半掩门”。

自　嘲

真真假假剧堪怜，浪荡江湖五十年；
彼此如斯莫笑我，无非为了几文钱！

咏光腚猴

世路苍黄总是愁，我愁白了少年头；
老来渐觉知音少，更爱无愁光腚猴。

赠老妓蒙天网

未作贪婪未抢劫，又无商肆傲长街；
艰难迈过漫长路，能不绣鞋成破鞋！

钱

自从有了青铜钱，水火刀兵几千年；
安得铸成大灶釜，同熬米粥同香甜！

问弥勒佛

常年不饭亦无饥，大肚便便肠脑肥；
可有如斯极乐土，人人静坐笑咪咪？

龟　孙

乌龟从来是四灵，骂句龟孙便不成；
谁和鲁二拜把子，先骂龟孙后弟兄。

致南霸天

应谢多情南霸天，红笺约往禹台前，
短刀白刃似霜冷，唤醒红尘四十年。

偶　成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握手枪是浪花；
只种垂杨难结果，悔深未戴铜疙瘩。

自　觉

布衣何用拜王公，欲写新诗愧未能；
自觉心闲无一事，看猫捉鼠鼠哀鸣。

一日邀集秀才、举子、文人宴饮，席间笑曰："人死了以后，才送挽联，不知叫谁看的；能不能先给我做上几副，以先睹为快？"在谑笑中，某秀才作了一副云：

急公好义，誉满汴地；

息事宁人，名驰中州。

鲁谑之曰："五美家香醋，太酸了。"又一名士编一联云：

扶弱抑强，压倒八千岁；

怜贫恤苦，积德四十年。

鲁拍其臀部笑曰："会拍马屁，有点鲁二的影子，可惜倒像个唱大花面的，何不改为：自封窑子九千岁，独霸杠头四十年。"众以"窑子"欠雅，"独霸"刺耳。鲁曰："是鳖腿，怕喊王八；当暗娼，想立贞节牌坊，可以吗？"即席赋诗一首云：

有何刺耳雅不雅，最怕当面假奉承；

等到入棺来骂我，声音再大听不成。

闻不久，将所置房产，仅留住宅一处，余悉售出，购小米数百石，于年腊祭灶之日起至除夕夜止，择城郊贫苦人家，或三斗或五斗，夜晚暗送之。向不示姓名，或问之而不答。有知之者，元旦拜年时表示谢意，鲁佯作不知，大骂："除非龟孙才干这种傻事！"而慈善之名，则不胫而走。

又遍招本市花轿铺经理，曰："红白事，本为一体，我独干杠局40余年，骂过我龟孙否？"众皆否认。鲁大笑不已："不是真心话！"谑笑之后又曰："龟孙不能叫我独当，你们也该分担一份……"云云。即将明记杠局招牌销毁，添设花轿。同时，全市花轿铺也兼做殡葬生意。从此红白合为一家了。

旋又招集所识乞丐头目，笑曰："我快休矣！我死后，难道说开封市还能再出一个像我这样的龟孙吗？"按每人情况，资助若干，作小本经营；如未婚娶，代寻配偶，使其成家。结婚之夜，亦必前往闹房，迫使新妇骂声龟孙，方大笑离去。

弥留之际，嘱其妻，于死后，不开吊，不收礼，不念经，不上供，不扎社火（纸人纸马等）。令将所写自挽对联，悬之门前。联曰：

膝下无儿，讲交情，来当半日孝子；
棺中有耳，是好友，再骂几声龟孙。

闻鲁耀葬于开封东郊小花园东南坟地。出殡之日，路祭者数百起，全市百业各行，几为停市。四乡来吊者万余人，途为之塞，自晨8时至晚7时，灵柩仍未出门，多叹为罕见。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相国寺的“坐地炮”

王普兰

开封相国寺是我国素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千余年来，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宏伟的规模而闻名中外。由于位居中州，兼有水陆舟车之便，在宋代这里就有了江湖人的踪迹。斗转星移，古都开封几度沧桑，交迭兴衰。到了民国，相国寺便成了闯江湖者“大显身手”的阵地。这些闯江湖者有行规、行语、行忌、行义；有首领、有派系、有支别，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在相国寺中构成一个庞杂半公开的整体，又像蜘蛛网似的分布于各地。江湖上有口号：“行有行头，班有班主。”所以每一行都有一个头目，每一戏班都有一个班主。但各行各业中，又有一个总的首领，他们称做把头。民国 8 年以后，相国寺中的江湖把头，是玩幻术的尤海仙，为江湖上在相国寺的第一个坐地炮（江湖语，常年固定在一个地方）。

尤海仙出生于 1884 年，原籍河北省昌黎县，因其父到归德府任司库事而来到河南。司库事是个小官，俸禄不丰，其父爱购金石古董，又喜结交梨园人物，为免坐吃山空，在开封经营碱生意，后来来到开封，住在惠家胡同 28 号院。尤海仙 10 岁之前，家里还颇优裕，上学有男仆护送。他从小聪慧，能对“对子”、会做旧体诗，而且特别爱活动，踢毽子、吹口琴、拉二胡、糊风筝、弹玻璃球等无不精通。7 岁时母亲的金银首饰贵重古玩，被女仆盗窃，气疯而死。10 岁时，父亲开的碱店又被人亏欠拖骗而倒闭，以致家产荡然，也被气疯而死。父母双亡，举目无亲，求助无门，尤海仙和一群野孩子从此流浪在喧闹的古城街头。他想学手艺无人

保荐，想当兵，不够年龄，想作抬棺木的杠夫，力小难胜任。有一个邻居可怜他，建议馆师收尤海仙作书童，馆师斜着眼看看蓬头垢面的尤海仙，尖刻地说："可以去吹吹口琴，抖抖'抖牛'嘛！"遭到无情地拒绝。馆师的话虽然难听，但给了山穷水尽的尤海仙一线启示。他以仅有的16个方眼铜钱，买了"抖牛"和绳子，大胆地在相国寺空地上卖抖牛戏法。他先吹几曲口琴，后玩"抖牛"数套，第一次卖艺，居然招来五六十位观众，还不时博得叫"好"声和"再来一个"的吹呼声。献完艺，他试探性的向观众收了两次钱，想不到竟得百文以上。做梦也想不到的胜利使他初步有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后，每逢相国寺三、八日开放，他上下午演两场，一天可以得到八角或一元银币。慢慢地时间一长，他那老一套，使不少观众生厌，自己也觉得单调乏味。于是不得不探索新路子，时时变换新花样。他勤学苦练，创造出"三起三落"、"燕子还巢"、"猛虎下山岗"、"凤凰单展翔"、"出手流星"等不下20余种，引起观众很大的兴趣，观看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在相国寺玩幻术的石傻子、快手张和张仨，见尤海仙玩抖牛戏法很受欢迎，他们出堂会与卖幻术时正缺人手，便叫尤海仙去帮忙。此时，尤海仙也觉得单玩抖牛是不行的，很想跟从这三位学玩幻术。于是经双方口头协定，合伙卖艺订期三年。谁知这三个人很尖酸刻薄，不但不能按时分给酬金，而且在卖艺中吹毛求疵，嘲笑他无师为"野猫"。他很气愤，想自立门户，但一无资本，二技艺不精，恐难打响。这时，有一位卖糕老人劝告他：为成大事，应当含诟纳辱，要有容忍之量。于是他抑制怒火，强颜为笑，在苦闷中发奋图强，在卖艺中细心观察石傻子的幻术秘密技巧，并进行花样翻新，他每次出场时，都得到观众的好评。这时，他一面招收徒弟，一面省吃俭用，置买幻术道具，到了三年协定期满，他便在相国寺独立了门户，挂起了"万法堂幻术团"的布招牌，并自任团的主任，他以一个月不重样的新幻术节目，赢

得观众的赞许。渐渐尤海仙的名声，高于石傻子等人之上，许多富豪人家都叫他出堂会。

正当尤海仙名声雀起之时，石傻子一病不起，贫病交加，尤海仙不念旧恶，解囊相助，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

俗话说，学无止境，艺无止境。悟到这一至理的尤海仙为了在事业上创出一条新路子，领着徒弟毅然离开相国寺小天地，到外面闯世界，开阔视野。他奔向繁华的上海大世界，名为卖艺闯江湖，实为取众家之长。在上海访师问友三个月，又到苏州、扬州、南京、徐州等地。在无锡时，他有幸遇到江南著名幻术大师柳迎春，两位艺人，一见如故，两人便将南北的多种幻术技艺，互为交流，互通心得，取长补短，大大丰富了各自的技艺，并共同用化学原理，创作出多种幻术节目。这就是后来在江湖上所称的“南柳北尤”的一段佳话。

演出归来，尤海仙又回到了开封相国寺，此时，他在开封名声大震，演出的大型魔术，像“人头狗”、“身首搬家”、“大卸八块”等都是利用光学折射原理制成的，还有“空中取鱼”、“九莲灯”等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随着声誉大震，他生意兴隆，生活大有转机，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这时期，他在开封宋门关外买了一亩多地，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又将双亲给他包办的未婚妻接到开封成婚。结婚时已 28 岁，仍不剃口须，江湖上称为 28 宿（须）表示终生绝不二色。进了江湖门槛，做到了江湖义气，凡是到开封卖艺的同行，无不慕名拜见，有困难的他设法给以解决，缺盘缠的，即予以帮助。此时他已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玩幻术权威，无形中成了开封相国寺把头鲁耀死后的继承者。

1927 年，冯玉祥主豫时，改相国寺为“中山市场”，在寺内殿阁之间空地修建简易棚屋，租给江湖星相术及跑马卖解者使用，这时尤海仙的“万法堂幻术团”才正式迁入寺内，成为江湖上的“坐地炮”，表演项目进一步扩充，增加柔术、杂技等。1928 年，河

南省教育厅长江恒源创办了游艺训练班，将相国寺及开封的艺员们集中训练，尤海仙踊跃报名参加，在2000多名艺员中他是6个获奖状者之一。他敢于打破江湖上“能舍千金，不卖一春”的保守陈规，毫无保留地执笔编著了《幻术易知》一书，交当时的河南教育厅推广部出版。还为《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一书，提供了200多种幻术名称、道具及戏法的简要介绍，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33年，河南水旱频繁，工商界、慈善团体举行义演，筹募赈款，尤海仙主动参加。每到年末，街道捐衣施米救济贫寒百姓，尤海仙积极捐助，但从不留姓名。他收的十几个徒弟，有7个是从乞丐群落里拣来的孩子。他还是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艺人，当日军占领东北、华北时，他憎恨侵略者，在演出《变小兔》节目中，多次提着两只小兔用鄙视的语气说：“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从身上掏出三四十只鸽子，飞翔落场，高呼“世界和平万岁!”尤海仙酷爱幻术事业，在40年的魔术生涯中，得到的匾额、银盾等挂满“万法堂幻术团”的屋里门外，他的为人和技艺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开封沦陷前夕，他不愿在敌人脚下卖艺苟活，带领全家和几个徒弟告别开封流亡到西安，在一次演出时，被日军的飞机炸伤，送到医院抢救无效离开人世，终年55岁，再也没能回到他发迹的开封相国寺。

（河南省开封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女 伶 血 泪

佟绍弼　杨绍权

在旧社会，演唱曲艺的演员全属女性，被称为“女伶”，与舞台上的“女戏子”（亦称“坤伶”）不同。女伶只在茶楼酒馆的歌坛清唱粤曲，没有化装表演。女伶兴起以前，广州曾盛行“唱盲妹”（失明女艺人）。最初是在官宦之家的喜庆寿辰时“串演堂会”，没有固定的歌坛公开演唱。直至清末光绪年间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东场设歌坛，才有“盲妹”在公开场所中演唱。但中、小资产阶层，豪富之家，则仍唱堂会“灯笼局”。女伶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当时“捧盲妹”的守旧分子，对女伶极不赞成，诅咒之为“开眼盲妹”（有一种白内障眼疾，或青光眼，已失明，但眼球仍是黑白分明没有异状，广州人叫做“开眼盲”）。盲妹因失去视觉，不如女伶那样活跃，不得不把歌坛让出。尔后，歌坛即为女伶独占。女伶的来源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陈塘的雏妓，即所谓“琵琶仔”，她们为了出局侑酒，学会几段散折粤曲，为女伶后，标榜卖艺不卖身，借以脱离为娼之苦。

（二）女戏班中的失意演员，她们表演艺术虽差，不为观众所赞赏，但仍有较好的歌喉可作本钱。

（三）贫家女儿迫于生活，投师学艺，专习清唱者。

（四）社会上的二流子、妓院鸨母、人口贩子、戏班混混等集资或独资购买女孤儿，称为“契女”，教她们学习曲艺，作为集体或个人的“摇钱树”。

广州女伶的第一次兴盛与衰落

女伶自出现至解放前夕，约有45年的历史。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局面都很动荡，歌坛曾随之而三起三落，女伶生活极不稳定。

自从广州女伶兴起以后，香港的茶楼老板都视歌坛为主要财源。而香港一些浮华少年、中等买办阶层，亦形成了捧伶风气。故在1925年之前，香港的女伶，无论在演出的场所、人数、场次等方面，都优于广州。当时香港戏院比较少，歌坛因设备简陋、投资不大，雇佣女伶较邀约戏班容易，这是女伶能在香港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广州第一次女伶兴盛的时期，是在1925年至1927年之间。1925年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了香港的经济。各茶楼附设的歌坛，一改昔日盛况，顿显冷淡。且在当时，女伶和乐工们亦要求增加工钱，更使经营歌坛的茶楼老板感到困难，于是以停唱为减缩的唯一手段。随着罢工风潮的开展，不少女伶先后离去。计有燕红到上海，燕非、妙铃、凤影、小灵枝等到越南，幽闲女、瑞庄等去了九龙的油麻地。妙珍、梅影等六七人径回广州。这样一来，香港岛的歌坛便一落千丈。

梅影是当年平喉的唯一人材，成名在郭湘文之先。她以罢工者的身份，随大队回到广州，故在广州的歌坛上，间中也选唱一两场有关反帝宣传的新粤曲。而罢工回广州的人，除开会之外，午、晚到茶楼听唱者亦多，因之梅影备受听众的欢迎。她对于运腔吐字，深有研究，溶化了当时著名粤剧艺人薛觉先和白驹荣的腔口，独出机杼，自成风格。《梦霞秋怨》、《玉梨魂》等是其首本曲，最为一般听众所欣赏（后来以“星腔”出名的小明星，就是从梅影的演唱得到启发的）。正当梅影名噪广州之际，月儿却崛起于香港。

歌坛上的顾客，遂有捧梅派和捧月派之分，开始形成了港派女伶和省派女伶的鸿沟。但香港方面的歌坛，生意仍然不振。所以许多港伶，仍不时到广州出演，一则以补香港生意的冷淡，二则抓着捧港派的心理，以罕为贵，博取捧场。当时捧伶的表现方式，可分几种：

（一）点唱：女伶在茶楼的歌坛轮流演唱，其节目一般是自报水牌，逐日更换，但捧角者可于其贴出的节目外，点其首本曲调，另给“赏钱”。点唱多了，女伶为了表示道谢，往往于闲场的时候，到茶座中与顾客周旋应酬，但亦仅作普通交际而已。

（二）登报：帮闲文人，在报屁股上发表捧脚文字，以“秋水含情”、“桃花泛脸”一类肉麻词句，迎合低级趣味者所好。

（三）唱“灯笼局”：就是邀请女伶到家中演唱堂会，这非较多的酬费不可，只有那些大官僚、大买办的家庭，才经常邀约“灯笼局”。女伶出演“灯笼局”多者，便被视为“红伶”，被茶楼老板争先延聘。时广州大、小茶楼附设歌坛的很多，以九如、大三元、怡香、建南、一园、多如、咏觞、玉波这八家的上座率最高，歌坛的布置亦颇华丽，台前饰以五光十色的小电灯，有八大歌坛之称。它们联合成为一个系统组织，延聘当时一、二流的女伶，安排日期、场次，轮流演唱。当时，广州的“红伶”中，以云妃、银彩、少英、影虹、大影怜等在八大茶楼演出的场次最多。笔者手头适保存一份当时的“广州市酒楼茶居唱书女伶轮值一览表”，他们将此发给顾客，招揽生意。

广州市酒楼茶居唱书女伶轮值一览表

	逢廿一	逢十二	逢十三	逢十四	逢十五	逢十六	逢十七	逢十八	逢十九	逢初十
九如	小梅香香影	燕影卿虹	雪少梅英	金妙好然	新新遂意芬	白梅梅芳影	白云兰芳妃	絮大影娴怜	金白牡好丹	肖银丽芳彩
大三元	银白牡彩丹	娇金玲好	白妙兰芳生	新云遂意妃	白梅梅芳影	絮少娴英	小银香香彩	细妙玉然	小影觉非虹	雪大影梅怜
怡香	新少遂意英	小云香香妃	影金虹好	娇新玲芬	白妙兰芳然	新银莺彩	雪妙梅生	移云影妃	肖新丽芳芬	影梅虹影
建南	燕大影卿怜	新少遂意英	雪妙虹然	妙银生彩	新大影莺怜	金燕好卿	新少遂意英	小梅香香影	云银妃彩	絮新娴芬
一园	肖新丽芳莺	小新觉非芬	白梅梅芳影	絮少娴英	娇妙玲生	新大遂影意怜	肖妙丽芳然	燕金卿好	絮妙娴生	白云兰芳妃
多如	影妙虹然	新银莺彩	苏肖丽影芳	细大影玉怜	絮云娴妃	娇小香玲香	金新好芬	小少觉非英	雪梅虹影	好妙仔生
咏觞	润云卿妃	艳肖丽芳芳	小大明影星怜	移梅影影	白银牡丹彩	雪云虹妃	影大影虹怜	艳妙芳生	小妙香香然	小娇觉非玲
玉波	絮金娴好	白梅兰芳影	银云彩妃	影小香虹香	移少影英	肖白丽牡芳丹	白梅梅芳影	影银虹彩	移少影英	新小遂香意香

从上表所列的30人中，可以看出当时出场的情况：出场10次，即场场不空，有梅影、银彩、云妃3人，共30场。出场9次的有少英1人，共9场。出场8次的有影虹、大影怜、小香香、金好4人，共32场。出场7次的有新遂意、肖丽芳、絮娴、妙然、妙生5人，共35场。出场6次的有新芬1人，共6场。出场5次的有娇玲、白兰芳2人，共10场。出场4次的最多，有白牡丹、燕卿、新莺、小觉非、移影、白梅芳6人，共24场。出场3次的有雪梅、雪虹2人，共6场。出场2次的有艳芳、细玉2人，共4场。出场一次的有润卿、苏影、小明星、好仔4人，共4场。以上总计为160场。何以出场多寡会这样悬殊呢？这当然与其本人的声、色、艺、年华和捧角者人数多寡有关，茶楼老板就是根据这些条件和各人的上座率而加以编排的。这30人中，当时没有一个年龄超过30岁。但一个月30天中，天天有唱的，尚且只有梅影、云妃、银彩三人，至于那些人老珠黄的女伶，无论声艺如何卓越，欲求演出一场，也不可得。后来以“星腔”出名的小明星，这年约为13岁，尚属学徒性质，全月能有三天演出，纯因有人为其联络把头之故。

这时尽管歌坛盛况空前，女伶的生活却并不见得很好。她们每次出场以4个小时为一场，由两人分担，每唱一段约15分钟，或独唱，或对唱，很少休息间歇的时间。工资待遇没有什么标准，随茶楼老板之意因人而定，酬金最多每场五六元，最低二元。梅影等被视为台柱者，待遇最高。而小明星、苏影、好仔、润卿之流，酬金最低，每月充其量只能拿到几元。所有女伶既要讲究衣着排场，又要送礼讨好歌坛的把头，因之只好借债度日，捱不下去的女伶，往往被迫卖身为妾。即便是“红运当头”的女伶，如梅影等人，生活也不见得舒适。

当时社会上依靠女伶吃饭的恶棍很多，每月都要向女伶摊派收费，层层盘剥，一时孝敬不到，他们必定诸多为难，使之不能

登台卖唱。这些靠女伶吃饭的捞家，可以分为几类：

（一）歌坛组织的把头：他们负责组织乐队，安排唱期，作为“班主”与茶楼老板联系。他们虽然都有薪水，并且早已从总收入中扣出了他的“份额应得”。但对由他们经手的女伶酬金还要七折八扣，多方榨取。另外每逢年节、喜庆，女伶还要给他送礼，“礼”轻的还要受到他的打击，遇事挑剔，甚至被打碎饭碗。

（二）女伶“大舅”：这些都是社会上无业的混混，但他们和官方有勾结，认得几位军警侦缉，为其做耳目，当狗腿。女伶因不便直接向侦缉人员行贿，常要通过他们向侦缉缴纳“使费”，如果达不到这些混混的要求，他们就会借机捣乱，甚至串通官方出面勒令停唱。他们又和一些地主、资本家、官僚、买办等所谓“大户人家”结识，也替这些人拉拢灯笼局，向双方索取佣酬。

（三）无聊文人：多是失业文士，“读坏书”之辈，由于生活无着，常为红伶撰写几段词曲，博取稿费餬口。有时也做些捧脚文章发表在报屁股上。如果女伶应酬不妥，他们就会捏造是非，杜撰“软性新闻”，在报上对她们恶意歪曲、诋毁，使女伶的声誉大受影响。女伶们慑其无赖，只好委曲求全，敷衍应酬。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百业萧条，民生凋敝，酒楼茶居生意冷淡，女伶的生活，更不堪设想。年纪稍大的女伶，再也难以立脚，于是有些到摊馆赌场零段卖唱，有些更沦为娼妓。梅影等是在省港大罢工时从香港回来的女伶，亦遭到敲诈勒索，迫得悄悄离开广州，不知下落。《歌伶梅影之失踪》曾成为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无聊文人更借此编成小说，以作反共宣传。广州歌坛经此种种打击，自是日陷衰落。

第二次兴盛与衰落

广州歌坛陷于第一次衰落以后，香港的茶楼老板认为挽救歌

坛生意萧条景象的机会已到，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宣传和竞争，企图招徕顾客。1927 年 10 月，坐落在永乐西街的“如意茶楼”，竟在报上刊出广告，从 10 月 11 日起至 26 日止，一连 15 晚，在该楼举行“唱书选举”。计选“歌界明星”、“生喉领袖”、“子喉领袖”、“大喉领袖”、“平喉领袖”各一名，随同茶票附发选票一张，一人亦可同时多开若干盅茶，争取更多的选票。每晚将选票当众揭晓，登在榜上，汇集 15 天的总数，以获得票数最多的女伶为中选。同时还逐日在报纸上公布“唱书选举”的行情，并在门前张灯结彩，造成“热闹”气氛，以广招徕。

当时旅港的女伶，大喉有飞彩、佩珊、公脚秋、月好；子喉有琼仙、翠姬、耀卿、碧云、丽贞；平喉有郭湘文、月儿、飞霞；生喉有燕燕，都是比较有名的艺人。其中以月儿最受人注意，她曾与广州的梅影遥遥相对，分占省、港女伶的“鳌头”。梅影失踪后，广州歌坛上平喉继位者还未确立，故“平喉领袖”一席，大有非她莫属之势。但她又能兼唱生、旦，过去每到广州演唱，辄贴旦角的节目，以示非梅影之所能，因此获取“歌界明星”（全能冠军）席位。“子喉领袖”的席位，也大有希望。琼仙、翠姬是“吕派”（吕文成派）；耀卿、碧云是“驹派”（千里驹派）；丽贞是“李派”（李雪芳派）。各有所长，亦即是各有拥护者。此外，市面不少赌徒，却利用这次“选举”进行赌博。对“歌界明星”，有的买月儿，有的买燕燕；对“子喉领袖”，有的买翠姬，有的买碧云，而买丽贞的也不少。赌注由百元、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大注都有。选举的结果是：月儿被选为“歌界明星”；燕燕被选为“生喉领袖”；郭湘文被选为“平喉领袖”；飞影被选为“大喉领袖”；而“子喉领袖”居然是琼仙，使不少赌徒为之倾家荡产。丽贞的落选，尤其出人意料。丽贞原名白玉梅，出身在戏班，在李雪芳为首的“群芳艳影”班中，当李雪芳的副角，耳濡目染，深似李雪芳的运腔。她唱《白蛇会子》、《燕子楼》、《葬花》、《归天（黛玉焚稿）》，

均为李雪芳唱腔的再版，尤以唱反线著名。由于出身戏班，下过苦功，丁板稳，咬字正，女伶中是没有可以比拟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以艺术为前提，而是为了赌博。丽贞因惨遭失败，据闻不久忧郁而死。

经过这场竞选，香港的歌坛顿时活跃起来。月儿、燕燕、琼仙等人都受到唱片公司的聘请，灌制了好些唱片。

广州的歌坛，受到香港的影响，也出现复苏的景象。自 1928 年至广州沦陷，先后约 10 年间，广州歌坛又日趋兴盛。梅影失踪后，继承广州歌坛领袖地位首先打破衰落局面的，是以平喉著名的小明星。她与香港的月儿相抗衡，当时社会人士称之为“省、港星月交辉”。小明星本姓邓，小名阿薇。生母是一个孀妇，家贫受佣于人。她家住河南洪德路的小巷内，邻人中有一失业演员，抑郁无聊，竟教会小明星几支散摺粤曲，多是幽怨悲恻的曲调，其初意仅借此抒发自己失业之苦，无教授小明星学艺之心。这时小明星年方 9 岁，性颇聪慧，一学便精，故其毕生亦以苦喉见长，所创“星腔”，就是以幽怨凄苍取胜。11 岁那年，小明星即开始就业，并正式拜这个失业艺人为师，但只在西门茶室等二流茶居演出三数场而已。有中医生马子厚者，是前清官僚杨枢的女婿，在日本人开设的博爱医院担任日文秘书，见小明星唱腔极好，遂不时邀至福地巷杨枢宅中演“灯笼局”，并认她为“契女”。有一个时期，还接了她母女到自己家中居住，极力为之“罗誉”。1926 年，小明星才 13 岁，由马子厚介绍而获歌坛把头的安排，升格在“八大茶楼”演出，虽然场次不多，已跻于一二流女伶之列。及至 1928 年，遂成歌坛台柱，夕无虚位。这时广州歌坛的中心，已移于惠如、天南、南如、东如、建南、澄江、巧心、仙湖等茶楼，从业者已增至七八十人。

小明星歌喉虽好，但生得比较丑陋，浮滑少年追逐者不多，已使把头对之颇有嫌言，再加上其母和把头的关系又极恶劣，双方

往往为了收益问题发生争执。把头遂对小明星加以打击，最后越弄越僵，一场也不给小明星演唱。她便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港后，依然站得住脚，并且灌了许多唱片。广州“歌坛领袖”的位置，于是转让于文雅丽。文雅丽初露头角之年，才 15 岁。中医生黄绰南的儿子黄槐庭，对文雅丽颇为垂涎。黄绰南是陈济棠之妾莫秀英的私人医生，便通过莫秀英的关系，由民政厅长林翼中委派黄槐庭任新会县长。黄槐庭到江门后，便和新会各乡的大天二（恶霸）相互勾结，指使他们到广州向歌坛把头说项，迫使文雅丽到江门的茶居演唱。文雅丽因回乡不宁静，推辞不去。把头们就对文雅丽进行抵制，并说到江门后，保证她的安全，这个责任可由黄槐庭负责。文雅丽不得已只好去江门演唱。突然在一次“灯笼局”中，黄槐庭提出要纳她为妾。文的家人认为她尚年幼，还有几年出演的机会，拒绝了黄槐庭的要求。于是黄槐庭唆使他的打手，包围威胁文雅丽，逼迫她签字卖身，并扬言：如果不签字，休想返回广州。同时黄槐庭竟以县长名义，下令临时封锁江门，不准文雅丽及其家属出入。结果终以 12000 元的身价，金银首饰若干作条件，达成协议，从此就掐断了文雅丽昙花一现的“歌坛领袖”的生命。对这件迫婚案，当时社会上竟有人大加赞誉，说黄槐庭为了“爱情”，不择手段，是个“敢作敢为”的多情之种，真是荒廖绝伦。

文雅丽之后，最为听众所欣赏的是新少莲，她以善唱平喉见称。其时“星腔”的名称尚未确立，但她已以工于“星腔”见长。她与小明星不同之处，就是除了具有卓越歌喉之外，还有极美的容貌。当时靠女伶吃饭的人，都把希望寄托于新少莲的身上，准备把她举出来与香港小明星、蕙芳等相对峙，但是，没有多久，新少莲突然失踪。其原因究竟怎样？谁也不知，但社会上一般的推测，是被人暗杀（情杀）或者被人拐带到海外去了。

这段时期，广州歌坛上虽然又呈兴旺，但是，由于当时社会

黑暗，几个一流红伶，结局多属悲剧。婷婷的结局，更是令人悲愤。婷婷在广州歌坛上曾经是轰动一时的平喉歌唱者。1927 年她初次献身歌坛，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未久，被一个年过六旬的富商看中，买她为妾。这个富商已有七房妾侍，她排列为“八奶”。两年后富商去世，她被大婆赶出大门。在生活无着的时候，又重新登上歌坛。这时恰巧小明星和文雅丽闹意见拆档，婷婷同文雅丽合作登坛。及至文雅丽被卖给新会县长黄槐庭为妾，她和别人拍唱，前后一样受到听众欢迎，享名于歌坛达八九年之久。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后，她被迫跑到东莞万顷沙，在一家赌场卖唱，每天收入才几角钱。驻屯在万顷沙的伪军连长陈河清，是当地的土皇帝，他看上了婷婷，即着爪牙去威迫婷婷为妾，婷婷明知陈河清的雾水妾侍多得很，三天两头玩弄够了就被赶走，当然不愿意答应。但有权有势的陈河清不肯罢休，婷婷慑于他的威势，加上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勉强和他住上几个月。陈河清不久就对婷婷厌倦，时加痛骂毒打，婷婷忍受不住，准备逃走香港，被陈河清发觉，马上将她捆起装进麻包，亲手把婷婷扔进河里活活淹死。

在女伶初起时，女伶们演唱粤曲，对于唱功、腔口，非常注意，严格要求是否正宗。如“撇喉”等一类曲牌，虽然难度较大，但她们都锐意钻研，务必食板咬线。因为女伶和“戏子”有所不同，坐在歌坛枯唱，毫不动作，又无表情，如果腔口不正，除非别具用心的听众不加挑剔外，一般听曲者就会弃之如敝屣。其后，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美式音乐泛滥，撰曲者亦把粤曲固有的传统破坏无余，改成了迎合时尚的新腔和无聊小调。女伶们除了在衣饰上争奇斗艳之外，并且在唱曲方面标奇立异，造成了一种混乱的现象。所以在这 10 年当中，女伶行业“兴”则兴矣，“乱”亦极矣！

这段时期，还出现一种非优非伶，亦优亦伶的“交际花”

（“优”指粤剧演员，仍沿旧称）。其中风头至健、绵延至长的有紫罗兰与陈云裳。紫罗兰的母亲马仲瑛，本是南洋华侨，拥有大量遗产，辛亥革命时，曾经资助过孙中山先生及其战友进行革命，因此与陈少白、谢英伯、叶夏声等人都熟悉。紫罗兰为英国血统的混血儿，黄发碧珠而带有东方人的脸形，幼时随洋人老师学会芭蕾舞。1925 年前后回国，当时不过十三四岁。由于谢英伯的介绍，曾在黄埔军校的游艺会上表演，蒋介石是晚亦出场观看，报纸为之大吹大擂，自此紫罗兰之名响彻全市。她在广州居住后，即聘请教授粤曲的老师，学得《燕子楼》等剧，是时吕文成自上海归来，与其合作，先后灌有《半边鸡》（平喉）、《燕子楼》、《汉宫秋怨》、《梅妃恨》（旦喉）等唱片。西南政府时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经常约请女伶到其花园（颙园）唱“灯笼局”。紫罗兰亦以“世侄”关系到园中演唱，因她是客串的票友，自诩身价较高，所有女伶与之合演，只能处于配角的位置，故其并不承认为“女伶”而号称为“艺术家”。由此可见“女伶”在当时社会地位是卑下的。其实她与“女伶”之所不同，只是没有在茶楼的歌坛公开演唱，拿戏份，但在灌唱片时，同样向唱片公司领取一笔巨额的“灌片税”。后来投身影业，拍有《银汉双星》及自开制片厂拍有《侠女复仇》（以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枪杀事为蓝本）等片，则更不是什么业余串票了。

陈云裳是居住在西城根胡同的一个贫家女儿，在大新公司天台演色情舞蹈。因其家距离设于净慧街慧福巷的“木铎剧社”甚近，业余亦参加为演员。“木铎剧社”为西医李梅轩等所创办，李梅轩的子女李虚生、李寄生、李浮生等为该社主要骨干。这个剧社的唯一特点是在演话剧的当中，插入与剧情关系不大的粤曲清唱，作为新型粤剧（现代剧目）的试点。故所有演员，都学几段流行的粤曲。陈的学唱即始于这时。后来“木铎剧社”解体，易创泉等搞“新村运动”（为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世界之一种），组成

“素社”音乐社，陈云裳即加入为演员，学会昆曲《贞娥刺虎》、《尼姑思凡》等剧，能彩排出演。西南政务委员会时期，亦和紫罗兰、简明（巨商简东浦、简照南的侄女）不时同赴“颙园”的灯笼局，清唱粤曲。后来到香港寄住于紫罗兰家中，随紫罗兰学芭蕾舞，并拍电影。因与紫罗兰母马仲瑛发生矛盾，迁至九龙与一英籍孀妇同居，后正式投身电影界。1938 年到上海，拍演了《木兰从军》一片，为日本军界所注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使之与李丽华等同入南京，归附汪伪政权。汉奸褚民谊曾认之为义女，因其能昆曲、京剧、粤剧，尝被召至褚宅演唱。

凡此等等的交际花，在第二次歌坛兴盛时期，虽不起直接作用，但对于歌坛上的兴旺，亦间接起了刺激作用。她们既以“艺术家”作号召，对腔调便不能粗滥。吕文成是著名的音乐家，擅二胡，与刘天华称为南、北两派二胡领袖，对子喉也深有研究，制成所谓“吕腔”，紫罗兰即吕文成所授，属于“吕腔”一派，其调颇多采用京剧青衣唱腔的皮、簧慢板旋律，婉转动听，较之那些所谓“旧调翻新”的时调，在唱工艺术上确有特殊之处。

1938 年，广州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民不聊生，满目荒凉。这时，永汉路全部商店被炸一空，南如、仙湖两间茶楼已成废墟；长堤的怡香和西堤二马路的添男，亦被炸毁。东堤和文德南路一带，因为有大批日军驻扎，澄江、多如两茶楼亦一度歇业；西关同样萧条，大元、天元等亦仅卖茶座。沦陷时期唯一没有日军站岗的街道是惠福路，因此就只有第一楼有女伶演唱。但是经过战争和轰炸的浩劫，往日的女伶死的死，逃的逃。留在广州者为了免惹是非，也隐匿起来，深居简出（日军在日间装出一副凛然的面孔，但只要看到稍有姿色的女人，则暗中追踪，记下住处，到晚间则进行强奸）。自有歌坛以来，此时最为萧条冷落。在第一楼经常出唱的只是高西霞和新丽霞。自然，茶楼的生意不好，她们的工钱也特别低，只是比较沿门卖唱乞讨，稍高一些而已。在这种情况

下，自然没有什么腔喉可言了。这种凄凉情景，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稍有转机。但这时歌坛已变为“茶座”，形式已有变动。

第三次兴盛和衰落

“茶座”最先出现于抗战时期的上海租界。当时广州有个别女伶视上海租界为安全地带，逃到那里，仿照南京歌女之例，改坐着唱为站着唱，在上海“红宝”、“绿宝”等歌场演唱。香港沦陷之后，百业凋零。音乐家吕文成、尹自重、梁以忠等组织了一班港伶回到广州，在长堤大东亚酒店，开设“茶座”，这是后来广州“茶座”的鼻祖。这种“茶座”，对旧日歌坛的一切规例曾进行过一番改革，仿照上海“红宝”、“绿宝”之例，除把过去女伶坐着唱改为站着唱之外，并有化装表演唱和音乐奏演，还偶有“男伶”出现。

抗战胜利以后，茶座的组织已确立，大城市多已盛行，只有比较繁盛的县城才间有歌坛出现。茶座不附设于茶楼内，一般都自赁地方独立经营，有一两间则设在新式的赌馆里。茶座多雇用香港的女伶，而且是拥有大量听众的著名女伶。尽管被雇用的港伶每天唱资比较高，由于茶座的设立不多，总场次数不大，轮流演唱，最红的女伶也只不过受雇一二晚。茶座如此，歌坛更不足论；港伶如此，省伶更无庸论。但比之沦陷时期的萧条景象，总算胜了一筹。而且废歌坛而兴茶座，说来也是一种变化，故可说是女伶兴盛的第三个时期。兴盛时间为1945年冬到1947年末，约两年余。

在这个时期大量发行金元券、银元券，国家经济已陷崩溃，不知使多少人倾家荡产，家散人亡，茶座因之而衰落，女伶的命运更为悲惨。这里顺便说一下女伶碧云的遭遇。在省港大罢工之后，

当时不少女伶纷纷离港，刚在歌坛露面的月华、碧云等乃乘时而起。虽在萧条景象之中，碧云得到月儿的提携和吹嘘，大有“芳林新叶推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之势，有“孤云托月”之称。碧云的成名，原非出于她的真实本领。第一，香港歌坛正值寂寞时期，子喉人材缺乏，求过于供；其次她年华方茂，欣赏她曲艺的人，别有意在。成名不久，嗓子倒了，就改唱平喉。有时是月儿的路子，庄谐并作，有时也唱几句“星腔”，深郁悲凉。这样她在歌坛浮沉了30多年，算是就业最久的一个。随着歌坛的兴兴衰衰，她亦历尽风霜，备尝艰苦。至广州解放前几个月，她为了自营歌坛，向高利贷者借了1000元金元券，订明三个月后本利双倍归还。距订约后不到一个半月，金元券的币值便惨跌。到期债主要照原币值付出物资以抵偿原款，她无力偿还，走投无路，只好投白鹅潭自杀。几十年茹辛忍苦，仍不免被“金元券”及高利贷扼杀，仅差几个月，不及见到全国的解放。

茶座因受货币贬值影响常遭损蚀，加上“美国生活方式”泛滥，舞厅充斥，一些酒家如银龙等附设了舞厅，茶座的生意多被舞场代替，个别女伶，亦因生活维艰，转为舞女。与此同时曲艺本身亦日趋腐化，色情表演层出不穷。在曲艺趋于化装表演的同时，因粤剧舞台上已流行胶片戏装，致曲艺的化装，亦非胶片不为时尚，比较拘谨正派的女伶，或拒绝出演，或改行他业，真正曲艺欣赏者对此亦不感兴趣，不复问津，上座率有所减低。把头们想尽方法迫使女伶挽救这种危机，终归无效。自1948年初至解放前夕，这是歌坛（包括茶座）的第三个衰落时期。

总之在黑暗的旧社会，40多年以来，女伶的命运是充满着血泪的，尽管歌坛有三次称为兴盛的时期，但她们的生活并不见得好过，及至衰落时期，她们遭遇就更悲惨了。

（广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西南“盲妹巷”

黄善莹

三水市西南镇从前有条“盲妹巷”（广东人称女盲人叫盲妹，此巷坐落在崩基口即现在县粮仓后面），巷里居住着几户盲妹，还有十户八户其他居民。由于巷里居住着这样一些“特殊人物”，大概也算“地以人传”吧，人们管它叫“盲妹巷”，原来的巷名反而湮没了。这几户盲妹总数也不过十多人。每户的老盲妹抚养着一两个小盲妹，她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相同的命运把她们连结在一起罢了。当她们来到人世间，便被贫穷的父母视为沉重的“包袱”而狠着心送到“盲妹巷”，拜老盲妹做父母或师傅，由老盲妹负责养育，等到小盲妹长大了，回过头来对义母或师傅则要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就这样，她们得以一代代延续下来，这就是“盲妹巷”每个盲人家庭成员的来历。这些小盲妹走进了“盲妹巷”似乎得到一个归宿了，其实残酷的生活历程正等待着她们呢。

一个盲人要寻求生活出路是异常困难的，因为使用气力的操作她们不能做，精细的功夫又做不来，所以她们唯一赖以谋生的手段，只能靠弹曲卖唱饷口。小盲妹从懂事开始就由老盲妹教她们弹琴唱曲，学习自弹自唱的本领，到十五六岁便出来卖唱，靠其来闯荡江湖养活师傅和自己。这就是她们代代相传的“衣钵”。自然她们弹奏和演唱的技艺并不高明，甚至是粗糙或拙劣的，总之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她们活动的时间，一般在晚上，活动的范围，也只局限于沿河湾泊的船艇和镇上的旅店，以招揽来往的客商。那时，不管刮风下雨，地裂天寒，在肆江河畔船艇密集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一叶扁舟，沿河游转，偶尔从水面上飘来

一两声“卖鱼哩”凄冷而沉郁的呼唤，原来这声音正是出自那一叶扁舟之上，是她们招揽顾主的暗号。熟悉内情的人，如果动了“雅兴”，其中也有叫她们唱支粤曲消烦解闷的。这种意外的“关照”，对于她们简直交上了一场好运。又或夜静更阑，在横街小巷的幽暗路灯掩映下，你也许可以看见一个小童或龙钟老人，一手摇动着唰、唰、唰的钱串，一手搀扶着一个疲惫的身影，像幽灵般蹒跚蠕动着，这是她们四处奔波兜接生意的时候了，可是，这种靠碰运气的生涯，常常叫她们两手空空带着绝望的心情凄然回去。

夜生活只是阔人的天堂，而对于那些为生活而挣扎的盲人歌女来说，则成了罪恶的陷阱。她们幸而接到一桩生意，如果遇着那些斯文一点的顾主，尚不过“出乎言，止乎礼”，不至怎样。倘或不幸而遇上那些不怀好意的顾主，就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寻找某些刺激而来的。这时就会遇到种种刁难，甚至身体也会受到凌辱。最倒霉的是碰上那些流氓地痞了，他们每于夜深人静，躲在僻静街道的阴暗角落里，等候着夜归的盲妹，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不但将身上的钱财衣服尽行抢个精光，还有遭受奸污的危险。当年“盲妹巷”附近，常常可以听见“抢嘢呀”、“非礼呀”、“救命呀”等凄厉的呼救声。结果除了换回一点点廉价的同情之外，又有谁能真正伸出正义的援救之手呢？于是人世间的不平，生活上的折磨，身心上的摧残，都一古脑儿落到她们头上，她们唯有默默地承担着，忍受着。

抗日期间，西南沦陷，沦陷区成了鬼蜮横行的世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而往来于沦陷区走货的水客（行商），却畸形地发展起来。盲妹卖唱的玩艺已不时兴了，为了迎合那些水客所需，她们只好改行松骨（即按摩中的某些简单技术，广东人叫它做“松骨”），这松骨手艺是比卖唱又“等而下之”了。遇着一些别有用心的客人，则乘机诱迫她们为娼，还恬不知耻地给自己所干的坏事起了较雅的名称，叫做“燉禾虫”（意思是：禾虫的外形

难看，吃起来却有风味）。

人们常说“人间地狱”这个词，有时一下子难于找到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但如果你看看解放前西南盲妹的生活，不就可以给这个词找到了部分的注脚了吗？

旧社会，那些黑社会的帮派势力，有自己帮派的黑话，某些行业有行业话，而盲妹也有自己的“盲妹话”，又叫“燕子话”。听说她们遇着了同类，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行话来交谈，以示亲热。这种话外人听起来只觉吱吱啾啾，确实很像呢喃的燕语。例如：“饮茶”，盲妹话则说成“林影、嘣持”，后来人们终于弄清这种话也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只是字音的反切罢了。但它又有别于旧字典或辞书上的切音和反切，比方“茶”是从“持厘茶嘣”四个音的反切而成，取其中第四音和第一音的反切，则可以得出第三个音的读意，所以“嘣持”就是“茶”了。可以说所有黑话、行话，无非是互相影响的江湖恶习，是拉帮结派影响团结的消极因素（他们小集团的人除外）。至于盲妹创造自己的语言，有没有别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把盲妹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使她们过上了真正人的生活。能够成家的帮助她们组织家庭，民政部门办起了“民政工厂”，招收盲人和其他残疾人做工，让他们在边做边学中掌握生产技艺。不能进厂的都发给摊贩证，让其独立谋生。在粮油商品还严格控制时期，特准她们出售南乳花生，这实在是一种异常的优惠了。在红旗下长大的盲人就更幸福，国家设有盲哑学校，专门培养他们，各城镇大都设立残疾人的工厂，有的人已经成为有专业专长的人才。人们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使残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今天总算实现了，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因而写下上面的话。

（广东省三水市政协　供稿）

解放前黑律师劣迹种种

朱道孔

解放前，除合法的律师外，还有所谓黑律师。黑律师是指没有律师资格而搞律师业务，或虽有律师资格而没有履行登记手续者，这些人在当时是违法的。但法院对此却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实际上助长了黑律师的滋生与蔓延，因此黑律师很快就发展到二三百人。而从事此道者对于委托人多是以挟而求，委托人吃亏上当只能忍气吞声，不敢申诉。这种或大或小的违法事件，当时法院内外时有所闻。除黑律师外，还有所谓近黑和半黑律师。这种现象自民初实行律师制度后，直到解放前夕，始终存在着。现将黑律师之成长发展及其危害简要地加以记述，以使人们对旧社会这种怪现象有所了解。

一、黑律师的形成

律师是根据法律代人主张权利，诉讼之成败利钝并不是他应该斤斤计较的事，但黑律师则期于必胜；律师办理案件，实事求是，不该颠倒，但黑律师必须颠倒是非，否则无法存在；律师收费有法律根据，而黑律师本身就不合法，要钱更属非法所得了。总之，黑律师之滋生与成长，如果法院、律师界以及一般当事人均不迁就，不枉法殉情，黑律师何至猖獗如此！

黑律师没有组织，因此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敌伪时期，天津律师公会曾经组织“黑律师临时调查组”，由会长李洪岳、副会长朱道孔、评议白鏊、李兆庚、编辑包扬五人负责。每日由律师

本人或其助手分赴法院门前、院内、民事报到处、刑事报到处、民事候审室、刑事候审室、收发室、检验吏办公室、传达室、律师休息室及刽子手张文生处进行秘密了解（张文生是自有审判以来唯一的刽子手，经他手执行死刑的达千人以上。他那里不断有执行死刑的消息，也就有了黑律师的生财机会，如给家属送信、代领遗物、代向刽子手拉拢，执行时特别照顾等等，因此不少黑律师常常到他那里去），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得到一些常到法院进行黑律师活动及其对于当事人的欺诈剥削行为的材料。单说黑律师数目，那时共查得为241人，其中较为熟悉或知之较详的有30多人。

当黑律师没有资格上的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干。具备黑律师条件自不必说，不具备条件的就要创造条件。搞黑律师业务，经常要接触四个方面：法院、律师、其他黑律师及当事人。新上路的黑律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自身条件与客观条件。自身条件就是说，想当黑律师首先要从言行上具备别人不可及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嘴甜心狠，脸皮厚，腿脚勤，不怕受辱，不怕坐牢，一切可以置之度外等等。所谓客观条件，首先要把法院基层工作人员如司法警察、承发吏、庭丁、听差、传递处等等，搞通搞透，起码做到出入法院不受门禁限制，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带人不带人，哪时想到法院均可畅行无阻。这还不算，在法院基层工作人员那里还要做到：命令取保的被告，无论民事刑事、案情或大或小，能够把被告先放了走，然后送保单来，决不藉词留难。这样黑律师在法院里，在律师堆里，在当事人心目中，就算吃得开，业务能很快发展起来。怎样能够作到这一步呢？主要是靠钱，时时事事以钱作先锋，毫不吝惜。除自己花钱之外，还要慷他人之慨，动员当事人多多拿钱。此外，更要与法院所有人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如结盟兄弟、认干亲、拉同乡、序本家、拜老师、结儿女亲家、搞裙带关系等等，花样甚多，相机为之，利益

无穷。法院对于黑律师有时也采取干涉态度，但总不起作用。就拿门禁说，有时候法院对于门禁严厉控制，但始终保持着上紧下松、内紧外松之势，这就给黑律师钻了空子。

天津沦陷后，天津治安维持会组成的天津地方法院院长是方药雨。当时律师公会会长李洪岳、副会长朱道孔几次找方药雨恳谈，谈到黑律师时，我们主张严厉取缔，方听了未作声。迟了一会，方说："过去律师收费未免太高。"接着又问我们："在野的律师们怎样收费，律师公会知道吗?"我们听了漠然，反问方："院长所说在野律师是指哪一类人呢?"方说："你们都管这些人叫黑律师，未免刻薄，所以我改个说法。"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行律师章程里没有在野律师这个名称，院长这样称呼他们，虽说不失为忠厚，但影响所及，不堪设想了。"方听了没有反驳。以后天津律师公会成立黑律师调查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二、黑律师的业务及其方式

律师业务有诉讼事件与非诉讼事件之分。诉讼事件又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非诉讼事件如证明、仲裁、登记、税契等等。就任务的内容说，有讨论、撰状、阅卷、接见、出庭、代表声明等等。这些业务，经验较少、钻研不够的律师，都未必能全部掌握。而黑律师所搞的律师业务，一般地说应该只限于写个小状子，写个税契，登个记，查封拍卖等等。但是实际上他们什么事都办，因而枝节百出，笑话叠见，他们满不在乎。

黑律师搞业务的方式方法很多，有的就在家里搞。把案子拉来，研究、写状都不离他那间房子，这是绝大多数的黑律师搞业务情况。有的在家门口挂上一个约定的律师招牌，有的在法院附近找间房，挂上某律师招牌，而自己主持一切。如黑律师李宝意就挂着赵德成律师招牌。有的在饭店或旅馆租间房子，挂上律师

事务所招牌，自称是律师书记，在那里主持事务。如北辰饭店挂着孙学谦律师招牌，实际上是黑律师温瑞的公事房。这些人挂着律师招牌，却搞黑律师业务。这样一方面可以此作掩护，抵挡法院追问；一方面又可借用律师名义招揽生意。律师之所以肯把招牌挂在黑律师处，也是因为有利可图。条件是：有了案子归律师办理，由黑律师在所收公费项下按计件办法给律师以报酬，比方出庭案件公费100元，黑律师在此款项里给律师15元至20元，下余之数完全为黑律师所得。其实黑律师需要律师帮忙的地方很多，就拿写状子说，黑律师即或能够撰状，如果没有律师在状上署名盖章，法院也拒收。最初署名盖章是每件2元，后因律师之间竞争，结果降到2角。黑律师办案时自己不能代理出庭，本来是用极低廉的代价找那些“盖戳律师”去出庭。但是这些人胸无点墨，身边又无法律书籍，平平常常的案件，尚可滥竽充数，稍涉复杂便不知东南西北，不得不把案件过行于其他律师，收取一定比例的介绍费了事。此外，在黑律师与“盖戳律师”均无法办、过行于其他律师又怕花钱的情况下，黑律师就以讨论案件为由，向声望较高的律师求教，或写明事实原委投寄天津《益世报》法律问答组，请其书面答复，然后据以研究处理。

他们还有未雨绸缪的办法。对于学问虽好，但境遇不佳的律师，或法院书记官、录事等人，施以小恩小惠，遇到问题颇能得些帮助。在黑律师业务里，最感困难而无办法处理的就是以普通代理人资格替当事人出庭。首先法院不准许，对方当事人或律师亦必攻击。因此一般的黑律师除在拉拢书记官、推事、收发下功夫外，均不敢轻易出庭。一次朱道孔律师代理张福来之姪媳张张氏家务案，被告张王氏抗传不到。过了几堂后，张则韩律师偕同黑律师刘两芬出现在法庭。朱律师问推事：“张律师是代理谁？”推事说：“张王氏。”朱律师又问：“那一位呢？”推事说：“也代理张王氏。”朱律师说：“被告抗传不到，显见情虚，现在又委托没有

当代理人资格的人出而缠讼，原告绝对不同意。请先就这一点予以决定，并保留原告抗告权。”推事听了，显得不高兴，勉勉强强地对刘两芬说：“人家不承认你这代理人，下去吧，下次叫张王氏来。”退庭之后，朱律师把开庭情况正式反映给院长。过了十几天又开庭了，推事换成一位姓王的。开庭以前，承发吏向朱律师秘密报告：今天黑律师“北霸天”王一臣代理张王氏出庭，并请黑律师“西侠”王隐、“大侠”刘润波及刘两芬都来旁听，另外还有男女七八个人也来旁听，是跟刘两芬先后来的。朱律师知对方有意捣乱，立刻告知地检处警官，请其注意法院内外安全；一面征得院长同意，找来同生照相馆用快相把整个旁听席留了个影。开庭时候，推事首先问王一臣：“你干什么来了？”王答：“代理张王氏。”问：“你以什么资格来作代理人？”王语塞。推事说：“不准代理，下去。”王此时想往旁听席里退，推事说：“不准你旁听。”王一臣无法，只得低头退出大门外。推事宣布被告屡传不到，显见情虚畏审，不再传了，开始辩论。闭庭以后，旁听席里十几个人，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这事显而易见是受黑律师刘两芬鼓动，意在威胁原告及原告律师，如果没有适当的准备，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故。以后，天津律师公会又向法院正式报告这一经过，并警告法院，黑律师猖獗已经发展到法庭上了，如再姑息，后患不堪设想。

总而言之，黑律师拉案子不问事件大小，给钱就干，办起事来不问青红皂白，有缝就钻。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是相形见绌的。

三、黑律师的不法活动

（1）威胁求和

赵衡哉律师曾代理一个房东诉租户腾房案，判决结果限租户

6个月腾房。被告名王三，过堂时由一个叫胡兰亭的黑律师代理。宣判第三天，胡兰亭忽然带着一个人去找赵律师，先说自己是杂霸地，曾经打伤过多少人，一面说一面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把电工刀来，放在右边口袋里，过了一会，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左边口袋里。接着又对赵律师说："您要是有仇人想报仇，您说话，我效劳。"并说："我就是为王三腾房事来的，一定要腾房，还得搭上几条命。"赵律师说："腾房不腾房，你到法院说去。"胡说："上法院说去还不找你呢。"这时两个人似乎都有点急了。跟胡同来的人忙假意相劝，最后赵实在没有办法了，把房东找来，承认王三再住二年，才算了事。

（2）制造伪证

律师办理案件最怕没有证据，有证据但力量不够，亦不敢冒然进行诉讼。黑律师则不然，他敢制造伪证据。大约民国14年夏，朱道孔律师代理过这样一个小债务案：民国3年甲向乙借了3000元，后来还了500元，转年又来信推期。原借债及以后推期信都是甲亲笔所写。乙起诉后，开庭时被告甲未到，由黑律师杨勤方代理出庭，答辩说下欠2500元已于民国4年8月还清，有收据为凭。细看那收据不是乙亲笔，仅仅盖有乙的一颗图章，证明人底下也盖有一颗图章，没有签名。那图章是"律师白云"四个字。当时朱律师想，律师里没有白云，只有白鏊，是民国6年才执行律师职务的。找到破绽后，认定那收条是假的，于是被告代理人有伪造文书之嫌，叫他先交保。被告代理人赶忙抢话说："收条是假的？当初交钱是在北京观音寺萃芳园饭庄交的，当时跑堂的钱某也看见交钱了，现在钱某正在天津呢。"朱律师说："下次开庭请令原、被告与被告代理人、证人均到案，以期发现真象；并请把下次开庭日期尽量提前，以免串证。"推事陆大城完全照准，指定第二天下午二时开庭。第二天开庭时，原告到庭，被告未到，证

人否认曾经看见交钱，并且说："他（指杨勤方）叫我那样说，我不敢。"结果原告胜诉。被告代理人有行使伪造文书之嫌，送地方检察处法办。以后听说债务人甲在地检处到案供认，杨勤方是1000元包办此案的。

（3）串通法医颠倒伤情

刑事伤害案件，解决关键要以法医检验伤情为根据，尤其是自残与被伤之区分，不能不借重法医。当事人都知道法医之重要，因此都肯对法医花钱。黑律师认定这是个生财之道。所以，几位黑律师如杜润生、李宝意、刘两芬、李小全等人常常在法医办公室闲坐，或在刑事候审室等处盘桓不去，就是想搞这勾当。搞上一件，就能捞二三百元，与法医俵分。不过，这一类事影响很大，明明自残验成被伤，明明被伤验成自残，花钱的人固然如愿以偿，而他的对方就要因此产生一连串的失败，甚至倾家荡产。尤其是当时只有地检处法医，地院、高院、高检处均无检验伤情的机构，如果高院或高检处想对伤情重新检验，仍要找地检处法医。所以当时舆论说：法医对于伤情的决定没有上诉机关。这就说明，这种颠倒是非的伎俩，危害甚大。

（4）挟制法院

黑律师必须用钱把法院基层工作人员拉拢得既亲且近，这是当黑律师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这样做的。可是有的黑律师拉拢法院得到门径之后，反而不肯花钱了，并常常放些闲话说：谁怎样，我都有材料，如不叫我痛快，我就来个大佛上殿，谁也别吃。如黑律师王隐就在承发吏办公室说过这类话，他说当初给他们钱是为了讨他们欢心，现不给钱了，反而挟制他们，是想叫他们起怕情。也许这就是俗语所说：十分交情不如一分怕情吧。

四、黑律师的生财之道

黑律师要钱途径与律师大致相同，不外四种：①公费；②诉讼必须之花费，如撰状费、诉费、申请费、送达费、判词费等等；③其他必须之花费，如各色各样的买路钱，包括法警、承发吏、庭丁等等开销；④临时特费，包括请客送礼等等。要钱多寡则不一致。另外黑律师还有所谓吃喜一说，即递状以后传案较快，书记官、承发吏要吃喜；一堂终结要吃喜；宣判胜诉要吃喜。如果递状后久不下传票，黑律师就说有问题了，必须花钱。案子久不终结或久不判决，也都用种种说法要钱。有时还有补情送礼之说，如案件进行特别顺利，便藉口说当初托过他亲戚（不是院长就是书记官长），现在果然发生效力了，这个情必须补，花费二三百元乃至五六百元是很平常的事。最使人佩服的是当事人败诉了，黑律师还能够要到钱，首先他把案件推给另一位黑律师，自己跳出圈外，然后由接办的黑律师提出再约一位名望较高的律师参加。这样，接办的黑律师除以种种藉口要钱外，在参加诉讼的律师公费项下，他还可以得到一笔介绍费，并在案件上诉准否问题上，他又有运动费之藉口了。因此，当事人在法院打一场官司，败诉不必说了，就是胜诉也有破产的可能。比方 1 万元的债务案，在律师手里办，也许能拿回百分之五六十，而在黑律师手里办，则连百分之四十也拿不回来。针市街一家杂货内局，告一笔贷款 7200 余元，经法警介绍一位黑律师代理，案经两年零一个月，前后要了 18 次钱，还吃了若干次饭，吸了若干次的鸦片烟，结果拍卖被告财产只得 3400 余元，下欠之数由法院出证明：一俟查得被告再有财产，再行执行。事后这位黑律师同原介绍人给原告送胜利果实去时，原告打开浮记账一看，以前 18 次共花了 3100 元，最后还要给黑律师 500 元，前后共花了 3600 元，而拿回的只有 3400 余

元，尚亏约200元，虽说尚有法院那张纸，但也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例证，一个7000元的小债务案竟花了3600元的费用。

五、近黑和半黑律师

有些人似乎是黑律师而又不完全是黑律师，所以可称他们为近黑和半黑律师。

近黑律师：本来有律师资格，而因种种关系不便执行律师职务，但又偷偷摸摸代人研究案情，出个主意，写个状子。遇到需要律师出庭，他也可以介绍一位律师，得些介绍费。碰到非出面不可的场合，他就直接或间接地出面代诉。这类人多半是法律界各机关的小职员或解职尚应回避的法官，他们给人办事也是办什么事要什么钱，但不多要。他们还常常是黑律师的剥削对象，有些黑律师伪装成当事人到他那里讨论案情，然后自己赚钱去了。这一类型的人，当时也称之为黑律师，但又是半推半就的，所以称之为“近黑律师”。

半黑律师：法院的书记官、录事，警察局的小职员，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外国律师的翻译，报馆的外勤记者等等，对于黑律师业务都敢着手办理，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找开销。这一类型的人当时称之为“半黑律师”。

此外还有一位黑律师名邓锦道，他的情况特殊，他是小报界出身，有机会也搞搞那时容易发财的营业。他好拉拢好请客，常说，天津法院、警察局、市政府、各租界的工部局和警察局、日本宪兵队等等，无一处不通，因而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他的办事方法，无论属于哪门，总是先摸一摸情况，然后分别办理。只要是办事人员权限所及或能辗转设法，他就能颠倒一气。他每年由警察局或租界等处运动出来的毒、赌、私娼等类在押人不知多少。

有一个大杂货店的副经理，押在日本宪兵队一两个月弄不出来，他一联系就释放了，据闻他是托日本宪兵队广田部队翻译金命熙给办的。在押人出来后，送给他钞票十万元，还有一堂硬木家具和两块地毯，他给金命熙万余元，其余悉归己有了。他办事不问是非曲直，即便案情重大的杀人犯，他也可以想办法。在黑律师堆里都知道他所办之事包罗万象，因此又称他为“黑杂拌”。

六、几个有名的黑律师及其劣迹

刘两芬，这是当时社会上及法院内外、律师界均较熟悉的一位黑律师。他自我吹嘘是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但从不动笔，有事便委托张则韩或赵德成两律师办理。从他写的状子上既看不出事实真象，更不知于法何据。他的特长是敢于以普通代理的资格代当事人到庭，如被拒绝，就公然坐在旁听席上，旁若无人，敢于碰法院的一切钉子。

杜润生、李小全、胡兰亭、余兰舟、严惨、杜升，这6人是青帮分子，而且惯于以青帮身分从事社会活动，官私两面均吃得开。其中李小全自认为自己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又以兼精英文自鸣得意。他常自我吹嘘地说，他最适于办理华洋诉讼，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外国人找他。这几位黑律师所用的呈状一类的东西，全是用极低廉之代价找些三流律师给办理，事实说不清道不明，法条张冠李戴，不断发生问题。他们所以能够搞这一行业，一则与法院基层人员气味相投，易于建立关系；再则当事人找他们意在以暴抵暴，预防对方以暴力侵袭。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以黑律师为业，虽有数年，但青帮作风依然严重存在，安善良民及懦弱律师多望则畏之而去。

高新、王一臣、王隐、刘润波，这4位律师都是在青帮里的人。高新家住法院之南，自名为“南侠”；王一臣家住法院之北，

自称为“北侠”；王隐、刘润波两人之家均在法院之西，王自称“西侠”，刘称“西大侠”。也有以“南霸天”、“北霸天”、“西霸天”称之者。他们搞黑律师业务案件都不少，有拉来的，也有制造出来的。他们搞案子始而诉讼，诉讼不行就诉诸武力。比如王俊生律师代理一个家务案，对方是“南霸天”的当事人，“南霸天”对于那案子计划布置煞费苦心，伪证、拉拢样样俱全，结果完全失败，“南霸天”大不高兴。没有几天，王律师一人步行走到南市一个小胡同里，忽然从后面来了两个人，把王律师打倒，脸上泼了许多硝镪水就跑了。王律师忍着痛，爬到日租界共立医院，住了好多日子才算好，仅仅眼睛没有瞎。事后天津律师公会主张彻底追究，王律师坚决劝阻，不愿事态扩大。其实打人的那两个人就是“南霸天”手底下的。

又如薛万选律师由法院归家，路过金钟桥，突然迎面来了一个人，打了薛律师几下子，旋即拉薛一起跳河，经多人拉劝才算作罢。薛律师因此几天不敢出门。事后天津律师公会进行了解，查清打人的是薛律师代理案子之对方当事人，也就是“北霸天”的当事人。又如河北大街华通号郭某与一李某闹纠纷，郭是“西侠”王隐、“大侠”刘润波的当事人。没有几天李某被打，伤势很重，打人的也跑了。这一类事件当时很风行，天津律师公会几次行文法院，请求严追，但也不了了之。

总而言之，解放前黑律师的劣迹恶行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现在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上述这些材料大多是我参加律师公会组织的黑律师调查组而得来的，有的是我亲见亲闻，虽然资料有限，但对于揭露旧社会司法制度中的一些黑暗面，也许还有其典型的意义吧！

选自《天津文史资料》

绍兴师爷的兴衰

陈觉民

沿　革

绍兴师爷是旧时代社会上相沿成习的称呼。所谓师爷，一般通称为幕友或幕僚。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叫幕府。在幕府中办事的参谋、秘书等佐理人员，就叫幕僚或幕友。这幕僚制度在我国起源甚早。《史记·李广传》，即有“大将军使长史急责之幕府对簿”的记载。东汉大将军窦宪平匈奴，以班固、傅毅之徒置幕府，典文章。唐房玄龄称杜如晦有王佐才，秦王（即唐太宗）因表留幕府。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居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这都是例子。

绍兴师爷的起源，有人说是肇始于清朝雍正时候的邬先生，但是越人身充幕僚的，在邬先生以前，颇不乏人。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徐文长，曾入总督胡宗宪幕府，抗御倭寇，屡出奇计，为胡宗宪所赏识。不过自雍正、乾隆以后，绍兴师爷的确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官僚组织，所谓“无绍不成衙”。其实绍兴师爷并不局限于绍兴一地（即清朝的山阴、会稽两县），浙江其他各县里也有。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主角杨乃武，他是余杭人，在当地也是个擅长刀笔的师爷。

几位著名绍兴师爷

邬先生是绍兴师爷的祖师，这是越中老幕友所公认的。可是关于他的生平，却人异其说，甚至有说邬先生佚其名。

据说：邬先生名思道，字王露，以字行，绍兴人。自幼好读书，科举不得意，家贫，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慕名聘请邬先生入幕，承办一件棘手的案件，果然与众不同，案子上报北京刑部顺利通过，不像以往屡遭批驳。这样渐渐得到了田文镜的信任。

有一天，邬先生对田文镜说："你愿做出人头地的督抚，还是愿做庸庸碌碌的督抚？"田文镜答道："当然愿做一个有名望的督抚。"

邬先生说："你既然想做有声望的督抚，得听任我替你办一件事，你可不能掣肘。"

田文镜又问："你怎样做呢？"

邬先生说："我准备为你写篇上雍正皇帝的奏章，如果这道奏章能够送上去，你的大事业就可完成。可是这奏章的内容事先一个字儿也不能让你看见，不知道你能不能信任我？"

田文镜与邬先生相处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深知邬先生有胆有谋，于是慨然答应了。奏疏的稿子，邬王露早就预备好了的，他署上田文镜的名字送出去。原来这篇奏疏的内容是弹劾隆科多的。隆科多是雍正的娘舅，官居大学士，清承明制不设宰相，大学士就是实际的宰相。为什么隆科多能位极人臣？原来雍正这个帝位，是在康熙临终时用不正常的手段取得的，隆科多当时是陪侍康熙的至亲，又是保卫京师、封锁宫殿的统领，最后又是宣读康熙传位雍正"遗诏"的人。因此雍正当了皇帝后，隆科多恃功骄傲，不把雍正放在眼里，而且常常做违法的事。雍正这时非常厌恶他，但

碍于亲戚关系，对自己又是有功之人，不能轻易罢斥，故想清除他而正苦于无从下手。而当时内外大小百官，虽知道隆科多的不法情事，可没有人敢向雍正揭发。

邬先生对雍正的心理揣摩得很透彻，所以敢做这件人家不敢做的事，实际上是利用皇族间的内部矛盾，上下其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田文镜的名义送去的奏章，正是雍正求之不得的，投其所好，让他可以借刀杀人。雍正即把奏折发交六部大臣核议，经过查核，所弹劾的罪名事事属实，结果将隆科多办了罪。从此之后，雍正对田文镜宠遇日隆，而邬师爷也名闻遐迩了。

田文镜平时对属下很傲慢，可是待邬先生却颇为恭敬。邬先生著有《游梁草》（大梁就是河南开封），他在田文镜幕府所撰的公文书牍，汇辑有《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这部书过去绍兴师爷视为枕中鸿宝。

汪辉祖，字龙庄，萧山人。乾隆年间，沿海地区发现了行使“宽永钱”很多，当时怀疑有人私铸，于是乾隆皇帝下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总督、巡抚严查私自铸钱以及买卖使用私钱的人。当时的刑律对于私造制钱，处刑极严，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而且所在地的地方长官，也要受到失察的处分。那时对外情况隔膜，这些封疆大吏无识无知，竟查不出“宽永钱”是何时何人所铸。乾隆是个精明而忌刻的主子，如果不及时查复，后果堪虞。这时候浙闽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都焦急万分，他们聘请了汪龙庄办理此案。汪龙庄见多识广，历史地理知识渊博，原来他早调查出这种钱的来历，替尹、庄等拟了一篇疏奏道：“此种钱文，乃东洋倭人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原疏里还引用朱竹垞文集中载《吾妻镜》一书有“宽永三年序”，又徐葆光所著《中山传讯录》内载“市上行使宽永通宝钱”，二事作为证据，说明这是日本的钱币，并非我国人私铸。于是上颁“严禁商舶携带倭钱，及零星散布者官为收买之例”。总算天大的祸事，一下子

烟消云散。尹继善对此事大加褒赏，他说："做官治事，不能不用读书人。"

全庶熙，绍兴东浦乡人，名懋绩，又字益三。他的父亲全淇，字子衰，道光间游幕云南，官至开化知府，所以全庶熙从小住在云南。东浦全氏，是越中的世家，南宋时代，出过两位皇后，是当时的国戚皇亲。全庶熙在同治末年，入云南巡抚岑毓英的幕府，后又随岑到贵州，光绪年间，又跟岑到台湾。一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 年），他脱离幕府生涯，任云南东川知府，后来升任云南省迤西道署督粮道，又擢升云南按察使，调贵州按察使，擢贵州布政使。全庶熙的一生，有一件难能而可贵的工作，就是他写的一部日记。他的日记，从同治十二年（1873 年）癸酉阴历正月初一写起的，那时他在岑毓英幕府，可以说是他的从政伊始，一直写到民国十年（1921 年）去世前十数天为止，一共有 49 年，积稿达数尺，除了他生病卧床，中断若干时日以外，每日必有记载，从无间断。这部日记的内容，丰富多彩，对滇、黔两省在清季发生的许多事件，他亲历其境，记载所见所闻，和当时的官文书大有不同，这是这部日记最可贵的地方。还有云南、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日记于他所到之处的各民族地区、名称、土司姓名、风俗习惯、奇异的服饰、不同的语言等等，均不惮烦地一一详晰记了下来。所以作为滇黔两省的少数民族史料，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绍兴师爷著作的两部尺牍

200 多年来，绍兴师爷先后所著的书籍是相当多的，如《大清律例》、《洗冤录》等书的注解，以及各类政书等等，由于社会制度变革，这类书籍，只合庋藏于图书馆、档案馆，供专门研究之用，惟有《秋水轩尺牍》和《雪鸿轩尺牍》这两部书，尚为人们

所传诵，这两本尺牍记载了绍兴师爷游幕四方、奔走衣食的情况甚详。

《秋水轩尺牍》二卷，是绍兴安昌人许思湄（字葭村）所著，《雪鸿轩尺牍》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龚萼（字未斋）所著。他们两人，同时同邑，同在华北各地游幕40年，彼此交好。书信往很多，而且这两部尺牍中所往来的人，大都也是越中幕友，可以考见当时绍兴师爷一部份人的姓氏和生活。书中一鳞半爪的记载也可窥见绍兴师爷这个行业的情况。如《雪鸿轩尺牍》载："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斯"字指的是幕友，"万家"这说明了在乾、嘉年间绍兴师爷的盛况。又说："幕虽较于读书为易，然亦须胸有经济，通达时务，庶笔有文藻，肆应不穷。又必须二十内外，记诵敏捷，举一隅而三反。更须天生美才，善于酬应，妙于论言。若无此三者，断不能如超群轶伦，到处逢迎。"龚未斋一生习幕，道出了幕之三味。他又说："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至于就幕，则又有甚难者，一省只此百余十馆，而待聘者倍焉。"这是说绍兴师爷竞争之烈，就聘之难。绍兴人叫闲居在家，失业待聘的幕友曰"搁笔师爷"，乃形容失业。

做师爷的风尘苦况，《秋水轩尺牍》中时有描述。如"游直十年矣，天涯浪迹，顾影自怜。""节前冒雨而归，节后戴星以出，视家庭如传舍，伊人况味如何？"又云："民俗好讼，而郡友又喜吹求，置青毡于荆棘之中，何复恋此鸡肋。"又有云："欲留则门鲜五尺，欲归则田乏十双，细询鄙状，其谓我尚有生人趣耶？"

师爷类别

绍兴师爷依其职务性质，可分为：折奏师爷、书启师爷、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四类。

折奏师爷是起草上皇帝奏疏的幕宾，对主人的升黜荣辱关系

重大，所以要求文笔写得裔皇典丽，具备一定风格，还须内容贯串经史，熟悉山川舆地，博通政制民情。参戎幕的，对孙吴兵法，亦须精研。

书启师爷是专管书信的幕友，过去官场中，逢年过节，以及上司的生日，添丁、升官、加级等，都得写贺信，上司的亲属若有死亡，也得写唁信慰问。信中文字，往往骈四俪六，气概堂皇，其实尽是一派废话。这类词句，过去有一类应酬文字的书籍可以套用，千篇一律，所以书启师爷不大为人所重。

刑名师爷是专门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幕僚，清朝光绪末年以前，各道、府、州、县官吏，都兼任司法，仅省里才有臬司专理司法事务。省以下这批官吏，有的是科举出身，只懂得做八股文章，有的是捐官出身，甚至文理也不通顺，他们对于法律完全是外行。而刑名案件办理得当与否，往往关系到官吏的前程，因此这类事务只有委托于熟谙《大清律例》的刑名师爷了。所谓律例，律是法律条文，其数量不多，例是判例，清朝自顺治入关，统治中国 200 余年来，这类判例，累积得多如牛毛，不是专门钻研吃这项饭的人，要想问津是颇不容易的，因此各级地方官吏对刑名师爷极为重视。

钱谷师爷，是专门办理财政、赋税的幕僚，相当于现在财政科局的职员。过去没有会计制度，每一任官吏的任卸，要办接收移交，要造所谓四柱清册，要盘查核实，要靠平时收支记载，手续繁复，这里面还包含有陋规旧习，上下其手的肮脏勾当，历史造成有一定的专业性，认为是各地方政府财政命脉攸关，所以钱谷师爷的重要性，仅次于刑名师爷。

绍兴师爷的没落

绍兴师爷这个以地区为范围的官僚系统，肇始于明，盛行于

清，没落于辛亥革命以后，在我国的行政统治机构中活跃了200年。他们虽然是幕僚，但是各级行政首脑每每受他们的约束和牵制。因此，绍兴师爷在这200余年来对我国封建专制政治上的影响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绍兴师爷在全国各省、道、府、州、县大大小小的衙门里，纵横上下形成了一条鞭，他们之间，不是亲朋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因此声气相通，易于上下其手。如果是他们的亲戚故旧，文书往来就办得很顺利；否则的话，就借故批驳，或积压不办，由他们这样把持垄断，招权纳贿，颠倒是非，积重难返，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和事。

降至晚清，社会上对绍兴师爷的形象和看法，毁多誉少了。所以那时有人挖苦绍兴师爷，故意把“绍興”二字笔划拆开，编成一首俚词：“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蹉半个月，西也蹉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剔透”。

宣统年间，号召司法独立，北京设大理院，各省设高等厅，各府县设地方厅，同时各省纷纷办起法政学堂，还有速成班，养成所，毕业学生年年增加，他们渗入行政机关，新陈代谢，于是刑名师爷逐渐消失了。这些法政学堂，除专攻法律本系之外，还附设有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课系，入于民国，社会上也渐有专设这类财经学校，于是过去师弟相授的钱谷秘诀，也继刑名之后逐渐归于淘汰了。从此“绍兴师爷”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浙江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绍兴师爷

朱仲华

师爷是封建社会称官府幕僚的名号。从前没有秘书和科长等名目，从总督、督府、藩臬两司以至各道台及知府、知县衙门的幕僚，都称师爷。师爷有两种，一种叫刑名师爷，一种叫钱谷师爷。主管长官请师爷用聘书，不用委令。长官称师爷为老夫子，师爷称主人为东翁，彼此宾主相待。师爷的特征是忠于主人。任师爷的多半是科举未中，所谓“读者不成，弃而学律者”。清朝学幕者集中在保定、大名。学幕的地方分东西两个书房，规定东书房学刑名，西书房学钱谷。学成后，老师爷可以推荐，也可以自己收弟子学幕僚。

“绍兴师爷”实起源于清朝，尤以晚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较多。绍兴师爷，传闻里巷，毁誉不一。

如章介眉这个绍兴师爷，鲁迅先生视之为“鬼蜮”，“痛打落水狗”就是对他这类人说的。1906 年绍兴知府贵福逮捕秋瑾，浙江巡抚张曾敭听从师爷章介眉用“先斩后奏”的办法，电贵福将秋瑾就地处决。后来王金发为绍兴都督时，逮捕章介眉，把他幽禁在都督府内。这时候章介眉又摇身一变，自己写信表示愿毁家纾难，以支持王金发开府绍兴，并捐献绍城小江桥河沿信大南货店市房一所，漓渚区娄宫乡等田地 70 余亩，作价 10000 元。王金发上了当，将他释放。后来，就是这个章介眉又钻进袁世凯总统府任秘书的时候，又行文浙江财政厅，将以前他所捐献的田地房屋悉数拨回原户，他一钱也未损失。后来王金发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督军朱瑞所杀害，章介眉又是背后的出谋献策者。他还对绍

兴人孙幼梅说："凶徒伏诛，大快人心。"

章介眉翻云覆雨，阴谋狡诈，不同一般。当时袁世凯窃踞大总统，以沈侣为总统府秘书长，以章介眉为总统府秘书，以吴藕龄为财政部秘书，此三人即为当时齐名的"绍兴师爷"。

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位邬师爷者，居田文镜巡抚幕下，为雍正帝所赏识，当田文镜上奏折向雍正帝请安时，雍正帝亲笔在奏折上批写"朕安，邬先生安否"等语，这就使得绍兴师爷，身价百倍。"绍兴师爷"和故乡的商人也有联系，绍兴人去外埠经商，往往到当地衙门找绍兴师爷，以求照应。因绍兴师爷之间，由于同乡、同职的关系，直的方面从县、府、抚署，彼此都互通声气，无形中结成了朋党，势力愈大从而名声也愈盛，那时候有"无绍不成衙"之说。师爷为主人设谋划策，详尽备至，兹举数例如下：

相传清朝的皇帝诞辰，各省府例须送礼祝寿，有一督抚准备特制徽墨，并在墨上刻印"万寿无疆"四个金字，作为寿礼。师爷认为墨要磨用，等到磨去"疆"字，则变成了"万寿无"了，那时必将触怒皇帝，不但无功，反有被谴责、甚至遭杀身之祸，师爷的这种深谋远虑，自受主人的钦服。

又如清朝的曾国藩，因与太平军交战，连连失败，乃自写奏章向朝廷请派援兵，其中有"屡战屡北"的语句，经师爷修改为"屡北屡战"，曾国藩大加赞赏，因这一改，虽事实未变，而气概不同了。

又如有秋桐豫者（又名清墅），任东三省总督府师爷，有"秋青天"之号；章士杰（字桂岩）浙江会稽人，为曾国荃的师爷；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浙江会稽人，为张之洞的师爷；程壎（字荫棠又字伯雅）浙江山阴人，为左宗棠的师爷；娄春蕃（字椒生）浙江山阴人，为李鸿章的师爷。

娄椒生，曾在西湖读书，文名籍籍，但屡试不得第，所以弃举业改习法律。他在北洋督幕的时间很长，李鸿章延他入直隶省

幕府，先后达 30 年之久。历任总督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等，均予礼遇。李鸿章对他尤为倚重，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都委托娄办理。娄的次子裕熊，是清朝天津候补道，辛亥革命后客张作霖幕，张学良也优礼之。

有绍兴人称呼“骆大师爷”的骆照，字溆洁，他的先世从浙江诸暨枫桥迁会稽尚卷，道光年间赴保定学习名法，学成后，客直隶臬司幕府。隔了几年游赵州，有一民妇因家贫困，产生了悲观思想，把砒霜放在饼里，准备自尽，不料他的丈夫错吃致死。此案经骆照详细审讯，因觉除了误食毒饼外，并无其他隐情，认为罪疑唯轻，以过失杀人罪定案。这个民妇得免死。在咸丰、同治之间，直隶督署积案有 500 余件之多，搁压已达八九年之久，制军刘荫渠聘请骆照入幕，委托清理；骆殚精竭虑，只 5 个月的时间，全部清理完毕。同时将同治三年以前所积的作为归案，一概免扣审限，奉旨允准，并敕令各省照办。骆又拟订“清理积案规条”十则，后来曾国藩任畿辅的时候，清理积案也多取法于此。骆照膺薛廉访的聘请，再次游三吴，适值沭阳豪富徐大曾活埋庄姓兄弟 4 人，到处行贿，企图诿罪于庄宽，说凶手在逃。薛邀请骆照入幕帮助办理此案，骆援“罪疑唯轻”之例，以庄宽在逃，应查封其家的田产，而徐大曾即使不是首谋，但他平时豪霸一方，多行不义，拟予发配新疆，遇到大赦也不赦，现仍监禁候审，待追获庄宽到案后，如果确定徐是首谋，再行发迁。刑名师爷操生杀之权，一般办案总是以仔细慎重为主。如刑名师爷李登瀛，字俊生，又字天山，号梅溪。他在巡抚幕府，帮助审理一案：衢州有一桩母告子杀死生父的命案，已经定谳上报于省。李登瀛细勘狱词，说是某月 27 日深夜四更，母看到一个著青衣的人从窗牖跳入室内，杀死其夫；而她的儿子就是著青衣者。李疑 27 日夜四更，月未出，贫寒之家，哪会通夜点灯？怎能辨别衣衫？请巡抚檄传母子，亲自鞫讯。结果实系母有奸情，杀害亲夫，移祸于子，而

她的儿子素具孝心，恐怕娘受刑罚，自诬供认，经复审得白。论量刑时，有的认为母子天性攸关，于情于法两有抵触，如果给儿子坐罪，则放纵了父仇；如果给其母坐罪，则有伤孝子之心，宜减母之刑不以论斩，发配其子以尽情法。巡抚犹豫不决。李登瀛判曰："鲁庄公母文姜杀桓公，春秋绝不为亲讳；后汉贾彪按事先决杀子之妇后决盗，以为贼寇害人乃常理，母子相残为逆天讳道。今此妇既忍杀其夫，又忍害其子，反纲灭嗣，人伦道绝，母固天属，而父尤重。朝廷制法以裁民情，母不得减，子不容坐。"这桩命案就这样判决。

又山阴人汪鼎，字禹久，初为顺德县的师爷，县里有一举人罗某，被仇人诬告窝藏强盗于家，前任知县已经定案，汪阅卷后，深感怀疑，请知县复讯。罗泣诉该盗行劫的那一天，他外出在广西宾州，人不在家，安得藏盗？经问明罗在宾州所寓旅馆，考其年月日，移文宾州查询，与罗所供完全符合，冤情才白，给予释放。汪为清远县师爷的时候，有两家争田，并都有印契，相持数十年，官不能断，而其中一方的契末写着顺治元年，经汪发觉，认为顺治元年清兵还未到粤，哪里会有印契？以御批通鉴示之，乃服。汪为南澳厅师爷时，厅在海中，总兵与同知在同一城中，有以镇兵谋反聚饮告于总督者，总督札同知审察其事。汪提醒同知，以札中所说聚饮之日为5月13日，聚饮之处在关帝庙，这一天旧俗系关帝生辰，军民都设祀酾饮，怎么可说他们谋反？同知转白总督，事才平息。

又如康熙年间山阴人史全义（字汉英），赴京师为求一小官而不可得，因此从幕游学，每遇狱之当死者，总费尽心计，求其得活。他在山西督抚幕时，有歹徒调戏一妇人，执持其手，妇人用力挣扎得脱，路人执歹徒告官；妇人回家后，犹以为羞，自缢而死。史全义认为：当旌表妇烈，并以歹徒没有强暴的情状，疑可杖而免其死。但当时的律例，持妇人之手而致其死者，应处绞刑，

因此史的判词受上司的驳斥，史全义竟自谢去职。

又如山阴人王汝成，在山东巡抚陈庆偕幕府时，平反大狱伸雪民冤很多。有一妇人在荒野行走，碰到一玩鹰棍徒，棍徒指使鹰扑妇人下体，撕裂衣裤，当妇人弯身驱鹰的时候，棍徒又乘机攫取她头上的首饰而去，妇蓬发逃回家，她的丈夫见此形状疑心她与人野合，向官告状。该妇供述前状，并说当时路旁有一哑婆看到，可以作证。她的丈夫听说以哑婆作证，更加怀疑。此案一时不解，王汝成认为应将哑婆提省审讯，结果经哑婆将当时目睹的状况，用手势比仿，与妇所供相符。该妇的冤情才得明白。据云此宗案卷，曾用布裱存，作为后学之圭臬。

辛亥革命后官制改革，各机关设秘书、科长，师爷的称呼随之消灭。同时司法独立，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任其职，刑名师爷已告没落，而钱谷师爷因主管财政，尚在起用，但名称已改。

国民党统治时期，亦有起用绍兴师爷之事例，如胡次威任浙江兰溪实验县长，因胡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书生本色，不谙吏治，曾函托绍兴县长汤日新设法聘请一位老练师爷，汤以自己属下的财政科长韩钺（号剑萍）介绍给胡，胡次威委韩为实验县政府的秘书，后来报纸上宣传胡次威在兰溪政绩斐然，其实皆出于韩钺之力。绍兴师爷之所以闻名全国，并不是偶然的。

（浙江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重庆的官茅司

欧阳平

口腹享受，大讲食文化和吃的艺术，然而光吃不拉行么？人类从拉野屎到懂得处理粪便，挖坑积肥，设立公厕，使用沼气，乃至于美化公私厕所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尽管雅士们讳言粪便（也有例外：民初上海文人邓散木，自号粪翁），但他们如果三天拉不出屎，准得找医生。拉屎找不到厕所，一定要骂娘，雅不起来的。

本文限于见闻，只说旧重庆有关公厕的龙门阵。

官茅房与粪脑壳

溯至清代，重庆的“官茅房”（公厕的早期称谓，又称官茅司），美名“东池”，俗称“松活堂”（“松鹤堂”之谐音，指解便后轻松快活），为数少，归街坊保甲管理，根本说不上卫生。夜间吊一盏油灯，重庆人由此编出歇后语：“官茅司的檐灯——各照其事（屎）”。

当时居民多是在自己家中备便桶或茅坑，弄得吃和拉在同一屋里。每到傍晚时分，有近郊农民挑桶进城串街收粪，大公馆、大商号及官茅房则由农民承包清除。那时市区面积小，不但通远门外都是菜地、稻田，城内空地也准许养猪、种菜（今戴家巷有一段街，旧名韭菜园），需用肥料，公共厕所少，所以不显问题。倒便桶后即当街清洗，污水倒入阴沟。全城污水的总出口，上半城里从大阳沟流向香水桥（现沧白路），泻出洪岩洞，污水潺潺，反

有“洪岩滴翠”的美名。

行旅内急或屙夜屎的，对不起，深街陋巷僻地，随处方便就是。闹得遍街“财喜”（俚语，讳言粪），行路小心，却无人管。

据老友郑蕴侠（原曾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管理社团组织）在《龙门阵》上撰文称：清末，耿宝奎任巴县知县时，批准南纪门居民杨金山（绰号杨癞子）及星相士周光福申请总揽全城粪便运送事宜，还赐了“巴县九门粪便总督”的头衔，在南纪门外辟建粪码头……是杨金山看准“化废为宝”又方便居民、农民的这个财源。下半城的粪便有了集散处。

郑君没有提到，与之几乎同时，上半城也在临江门外辟地建粪码头，几十年来约定俗成有了“粪塘湾”的地名。

有人包揽，有码头，便有组织规章，也就有把头恶霸，而且臭势力不小。

杨金山把持南纪门粪码头几十年。临江门粪码头的大小把头则不止一人，笔者认识其中之一的李某，会气功拳脚，也为“中统”充打手狗腿，是临江门大恶霸连绍华（解放后镇压、川戏有《枪毙连绍华》）的兄弟伙，连绍华也吃大粪钱。把头不论大小，重庆人均呼之为“粪脑壳”。

把头在粪码头上辟地建大粪池。搭篾棚招流浪苦力充挑粪夫，进城挑粪，各有地区，不逾雷池。粪码头均有粪船，载粪下乡售与农民，掺沙冲水也是此时所为。挑公厕是义务，是以粪抵值，住房私厕则必须与粪脑壳讲报酬，如谈不妥，把头不叫粪夫清除，粪坑满溢，再去求他，必被坑勒。这些收入，把头除向卫生局及有关部门纳税进贡外，也付粪夫工资，对粪夫当然免不了剥削。大粪养肥了粪脑壳。

重庆没有上海式的“肥料公司”及大腹便便的粪大亨、粪小开。封建行帮的恶霸把头，也财雄一隅，连绍华饲有坐马，李某购有手枪。

二十年代，有人在半边街（现艺术馆附近）设立沼气灯厂，市民不满，嫌臭嫌灯光鬼气森森，不久停业。

重庆建市，当局颁布了组织社会团体、同业公会的法规。粪脑壳们也成立了“重庆市运肥业职业公会”，会址在厚慈街，选杨金山为理事长，会员千余人，并按行帮规矩正名为“五花帮”，意为粪便是五谷所成，粪便复为五谷之肥。还把农历十月初一日牛王生日订为会期，祀奉牛王及关圣帝君，因为把头们都是袍哥，必须请关帝爷享受臭香火。

组织虽成，但官茅房还是官茅房，至抗日时期，污秽之状也无啥改变。而这个公会的势力颇大，如果“罢工”，城市卫生不堪设想。曾因抓壮丁误拉了粪夫，按法令工人不当壮丁，粪夫是清洁工人，因此引起冲突，粪夫罢工，全市公私厕所告急，经当局调解，乖乖地放了粪夫才把问题搁平。又如：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各户所缴运粪费未增，引起过“罢挑”。警察当局拿此事也无法，只有水涨船高，增加运费。

“剥鬼皮”与“屙尿土地”

官茅房也罢，公厕也罢，都是简陋的砖木平房，一个大坑，搭几块石板，是上层之士不屑一顾之处，行经公厕或途遇粪夫，都是掩鼻让路。然而俗话说得好“水火不容情，屎尿胀坏人”，憋不住时管啥上层下层，都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进厕所“松活”。那里面的不堪情景，坐抽水马桶的现代人无法想象。

官茅房没有女厕所。民国后改称公共厕所，虽增设女厕，因公厕例无门扉，女厕只用一块破席遮羞，良家妇女不敢去。妇女上街多是自行控制饮食，忍受急胀不得已时，只有向就近住房女主人求告。抗战话剧《民族万岁》（应云卫导演，在国泰电影院上演）中便有一细节：救亡青年搞宣传，女士（记不清是白杨或舒

绣文饰）内急，向居民老太太（吴茵饰）请求“您让我看您家杀鸡……”一时“杀鸡”成了求方便的代辞，不似现时女士们大大方方地宣布“上1号”。

公厕内虽有粪坑，但无人打扫，搞得粪水横流，难于下脚。粪夫只管挑粪，不管冲洗，没有自来水时代的山城，用水也难。跨入厕所，臭气会熏得人睁不开眼，苍蝇直扑人面，粪蛆乱爬，饿狗抢屎，手纸飞扬，未松活先受罪。厕所壁角常蜷伏已毙或待毙的乞丐，他们多是烟鬼、烂娼，旧时的较场口公厕内几乎每天都有。更可怕可恶的是人尚未咽气，衣服就被人剥光，叫做“剥鬼皮”。死尸赤裸——特别是满身恶疮、蛆虫攒集的女尸——足令你呕空胃囊，发誓宁叫屎尿憋死，不愿再到那里松活。不仅如此，不少因吸毒沦为乞丐死不改悔的，常躲在公厕墙角，弄两块臭石头，或干脆用尸体挡风，摆出锡箔、残烛，吸毒过瘾。因禁毒不会禁到厕所，这里绝对安全。直到他也在这里倒下，被剥了衣服。

公厕也是扔死猫、死狗、死婴乃至活私生子之地。活婴不乏慈心人收养。倒毙的烟鬼、烂娼，则如死猫死狗，无人怜惜。

打更匠是保甲委令的公厕管理员，他的责任是呈报收殓路毙，强制粪夫清洁公厕，每晚点亮官茅房的檐灯。

旧时民间有随处供奉土地菩萨的习俗，在一些公厕里也有了“屙尿土地”——公厕小便处石窍尿孔，凿为倒立的人形（金钱形、梅花形也故意搞成类似人形），松活者对其撒尿，称之为“屙尿土地”。据说它是明、清淫秽小说《肉蒲团》中的大盗赛昆仑，人们恨他帮助淫棍未央生玩弄妇女，故有此报应。有的厕所尿槽边，还特雕有石龛呢！

《大公报》及一些大商号的厕所用木质“毛斗”，颇清洁，当然不对外方便。能用抽水马桶之家极少。

重庆初建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特辟女厕，许多游乐场地如：陶园、生生花园……等花园式餐厅，也设女厕。剧场、影

院更不消说，还有女服务员索小费。据说此中有勾奸、拉马、贩毒活动。

入厕收费，大约四十年代末从中央公园，即现市中区文化馆侧的公厕开始，解大便送手纸，便后一瓢水冲干净，收费极廉，自带手纸者不付钱。

公厕市长张笃伦

官茅房、公厕的情况，拖了若干年，即使把山城定为“陪都”，也无啥显著的改变，不过“官茅房的石板，也有翻身之日。”张笃伦任重庆市长时，化了很大的力量，修整下水道及公共厕所，并制运粪的板车，禁止白日运粪，以维护市容。由于山城地势，挑粪桶的情况仍然存在。从此，市内有了砖墙加水泥地面、隔离式蹲坑、通风良好并设有水管的公厕。女厕也有了遮拦。市民颂德，称“公厕市长”，不是贬辞。反而称杨森为“奠基市长”；光唱高调，派款建这修那，拆民房，占公地，立一块石头奠基，末了奔逃台湾，啥也未建成，是讽刺。运粪业职业公会仍然存在，南纪门、临江门外的粪码头、粪脑壳的活动仍然照旧。伪选时，党官、政客把粪夫们的选票当商品收买，大宴连绍华、杨金山等把头，结果闹出笑话：在选立法委员时，杨金山竟说：“我们公会选‘何济公’为立法委员，因为何济公先生，真是活济公，包医脑壳痛。”被当时《巴渝晚报》发出新闻。“何济公”者，广东制造的一种速效止痛药也。

公厕与命案

成都曾发生“枪毙风流小生”案。“风流小生”是一个妓女的绰号，虐死养女，弃尸厕所，经一军人仗义鸣冤，破案，“风流小

生”被公开处决，载于报刊新闻。重庆百年来未闻公厕中有谋杀事件，私厕却有，且骇人听闻。

民初，北洋军阀赵荣华（旅长，后被吴佩孚枪决于湖北）任重庆卫戍司令时，商业场某石印局的闲置厕所中，有人被谋杀碎尸，久无人知，直至暑天，臭气弥街，蛆虫爬出，好心人催粪夫淘厕，始见尸体。凶手刘悦南、丰子清，诱某钱庄职员收款后图财害命，赵荣华将二犯在后伺坡荒地（现人民公园溜冰场），处以大卸八块的肢解极刑。

令重庆人难忘的，却有工程师自杀于公厕中的要闻：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工程师郝贵林，抛下在法国的产业和妻子、儿子，满腔热情归国，参加战后建设，可是贪官污吏只知捞钱，无国家民族意识，把人才当草芥，不给妥善安置，郝贵林报国无门，反遭白眼，愤慨无路，自缢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的厕所内。消息传开，世人震惊。当局虽百般掩饰，仍难免为千夫所指。

公厕闹“鬼”

深夜的官茅房，檐灯昏暗，乞丐、烟鬼装鬼攫财的事偶有所闻，但不两天准会被大胆的人擒获。所谓公厕闹鬼，多半由此引起讹传。最有趣有两则闹鬼轶事，是发生在私厕及半公厕中。

万木匠，佚名，吸毒酗酒，传说他会鲁班魇胜之法，因此木作手艺虽好，却少人雇用。一次陕西街一家商号雇他制“毛斗”，主人待他不丰。他在毛斗中暗设机关，人去蹲坑，刚拉下裤子，毛斗中便有一只木手，猛然给屁股一巴掌，倏又缩回，毫无痕迹。吓得人滚地尿裤直嚷“有鬼”！后请有名珠宝商、武师熊熊舟勘察，拆开毛斗，发现机括，万木匠免不得挨揍，后来倒毙陕西街公厕内。

孙燕彪，山东人，武师，曾充国民党要员的保镖，抗战时来重庆，被安置在市商会（现商业场工商联）当房产管理员，其时

他已近六旬，有妻有女，住在商会内，商会房屋半属《商务日报》使用，其余房客均与商会有关系，不纳房租，偌大的房产也乏修缮，破破烂烂，虫窜鼠跃，落瓦掉砖，惊惊咋咋，常闹点无稽鬼话。孙燕彪夫妇均是烟鬼，守着烟灯啥事不管。他有武功，闯过江湖，不信邪。据云，一夜内急，入厕得走过一排无路灯的廊房，其中两间是《商务日报》勤杂人员宿舍，室内电灯未熄，男女嬉笑，本是司空见惯不便干涉的事。却见一条黑影趴在宿舍窗外，从窗缝偷窥室内风情事儿……孙燕彪认为偷看别人隐私是不道德，上前用手拍偷看者的肩，欲令离去。哪知，手刚落下，黑影突然不见，一股冷风，把这位镖师吓了一大跳，是眼花么？本待搜寻，内急难受，忙进商会住户公用厕所，解裤尚未蹲下，裤子倏地自行升起，他先以为忙中有错，忘了解裤，再解裤，再下蹲，裤子却又升起，如是者几次，似有一只无形的手，硬不要他蹲坑拉屎，饶是镖师，也吓得滚出厕所，拉了一裤子稀，大喊“有鬼”！报馆编、采人员当然不迷信，认为是孙燕彪瘾发拉稀，巧辞掩盖。而勤杂人员及住户却当了真，镖师尚遭鬼戏弄，我辈何堪？闹得夜里不敢上厕所，而且越说越玄，那排房屋再不敢男女嬉闹。——解放后孙燕彪在人民剧场侧的齐鲁茶社工作，戒了毒，活得像人，不再有烟鬼遇风流鬼的事。

文化大革命中，下水道工人在大同路公共厕所坑道内，发现成百上千的活乌龟，一时传为奇闻。原来夫子池（大众游艺园、大众商场）是清代黉宫（府学，现为第二十九中学校）的泮池，与魁星楼、文庙是配套的建筑群。废科举后，市民把泮池充作四月初八佛祖诞辰的放生池，买了活的乌龟、鲫鳝之类，投放池内。平日也把死猫死鼠扔到池里，夫子池成了污泥塘，乌龟寿长，适应力强，掘了地下暗道，躲到大同路公厕下，经历几十年的繁殖，只怕是几世同堂了。

（重庆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北京天桥“八大怪”

曹俊山

北京的天桥，可谓名声响亮，凭着它丰富的数百年的“艺术”生涯，在共和国诞生之前，它俨然就是一座民间文化艺术、民俗、民情的无界之国。天桥的杂耍游乐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这里是民间艺人们交流切磋、表演献艺的最高府地之一。

老北京的天桥市场，360行无其不有，终日人如潮涌，如同赶庙会一般。打场子卖艺的，围圈变戏法的，隔着绳栏杆套圈的，牵打着鼓镲拉羊片的，相面的，算命的，光着膀子卖大力丸的，耍猴的，玩鸟的，唱戏的，修脚的，卖药的，修表的，拔牙的，押宝的，卖带枣切糕的，卖煎饼豆腐脑的……杂七杂八，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最能代表天桥特色的是天桥的“八大怪”，即：“云里飞”、“赛活驴”、“大刀张”、“大金牙”、“飞飞飞”、“快手刘”、“臭妹妹”、“飞天麻”。

所谓“八大怪”主要是耍杂技练把式的。如：“大刀张”，名叫张宝忠，他臂力惊人，180斤重的大铁刀，被他舞的上下翻飞，得心应手，又开得一手硬弓，他技艺纯熟，功夫颇深。艺人们恨他的威猛，服他的功夫，更敬他张家的名声。

张宝忠之父张玉山，早年凭着一身武艺，硬是在强手如林的天桥码头，踢开场子，安下“营寨”。在充满刀枪剑戟的生活环境中，张宝忠与其弟张宝臣在父辈的熏陶下，幼年之时便和武术结下不解之缘。张宝忠不但“地躺拳”、“春秋大刀”有绝活，在托举重刀、拉硬功上更得到父亲的真传。他本人终日勤学苦练，反

复揣摩，练就一套开弓的绝活——“硬功”，张在练此功时，避人耳目，悄悄修练，终于在横向开弓的表演中超过乃父，技压群雄。

常言说：“拉弓吊膀子，唱戏喊嗓子。”

在拉弓的练习上，吊膀子是关键。拉硬弓又是拉“箭弓”，与“弹弓”的用法不同。张宝忠的父亲张玉山在“弹弓”方面有惊人的技艺，他的绝招之一“檐下滴水”，即把泥弹抛到房上，泥弹顺着瓦垄往下滚，当滚出房檐时的一刹那间，张玉山疾射一弹，将下落的泥弹击得粉碎。另一招称为“天鹅下蛋”，他将一泥弹先抛向空中，待掉下时，便开弓迎去一弹，两弹恰在空中相碰，双双开花。为了练好“弹弓”，张玉山坚持每天早上打“月子”，就是把一块布挂起来，中间用红布缝个圆心，每次开弓打弹，弹弹击中圆心，一次练射，就要发射弹子200发以上。无论冬夏，张玉山天天演习不辍，白天打靶子，夜晚打香头。他还练就一手夜间“应声而打”的绝活。

一次，有位王府官宦把一个名贵的瓷茶壶放在桌子上，并在茶壶嘴上、茶壶盖上、茶壶把上各放一个泥弹，要他在百步之外，将泥弹击碎，如果损坏茶壶不仅要赔偿，还要加倍处罚。张玉山在众目睽睽之下，觑定目标，屏气凝神，拉弓放弹，弹无虚发，恰中目标，茶壶却完好无损，众人拍手叫好，官宦本欲寻衅，见此神技，果然名不虚传，不禁肃然起敬。

张玉山的次子张宝臣也是天桥卖艺场中响当当的人物，他武功精纯，以“刀里加鞭”、“穿林双剑”而闻名。

天桥另一扬名人物“八大怪”之一“飞飞飞”，是著名杂技艺术大师曹鹏飞老艺人。在杂技行中，“飞飞飞”以力量型的杠上动作而独步杂坛。他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技艺，但为了糊口谋生，却受尽了欺凌和侮辱，在旧社会他根本就飞不起来。新中国诞生后，“飞飞飞”才真正地“飞”起来了，“下九流”成为祖国杂技艺术的主人。在中南海曹老艺人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和勉励，并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还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出访的艺术团员，赴东欧各国演出，担负起“文艺使者”的光荣使命。

曹鹏飞先生的绝招是杠上动作潇洒自如，反转正转，上跳下翻，围着一根横杠悬来飞去，震动得横杠两边的龙头铃当哐啷哐啷直响；那弹簧龙须的绒彩球，上下左右摆晃，博得观众不断的喝彩。

再说“八大怪”之一的“快手刘”，他的绝活是把几个球几个豆，玩在手中，忽有忽无。只见那球分明是从头顶上打进，却从口中吐出；从左眼打进，又从右眼拿出；左耳进，右耳出；前胸进，后背出，球在他手里变活了。不光是球、豆之类的小道具，在他手上变神了，不管什么东西，到了他手上都会变化莫测。他的手法快的出奇，他表演起来好像漫不经心，一边变一边“卖口”，犹如单口相声一般，惊奇之余更令观众忍俊不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桥又出现了新的“八大怪”，如“小金牙”、“大兵黄”、“大狗熊”、“蹭油的”、“活济公”等。

“小金牙”，不但继承了“大金牙”的说唱表演，而且比“大金牙”拉的洋片还活，还招人。所谓拉洋片，就是把古今中外有趣的新闻故事画成若干张画片（一套约 20 张左右），放在一个木箱里，通过小窗口的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看。其木箱形如钢琴，一共 8 个小窗口镶有放大镜，镜里面各有一块布帘，由 8 根线绳拴着，木箱边上安着架子，架子上面再安上锣、鼓、镲，也各有线绳栓着。窗口下摆着小长凳，表演时，“小金牙”一边高唱着：“哎——往里头瞧来吧，往里头观，小寡妇上坟你再看看啦哎……”连说带唱，招揽观众。等观众一个个坐在小凳上，把眼睛对着窗口往里看时，“小金牙”把绳一拉，窗口布帘打开了，通过放大镜看到画片放大了好几倍，眼看着画，再听着“小金牙”唱。木箱里还配上机关，使画面上的人物能够活动，这样就进一步加

强了艺术效果。兴奋的观众，一个个全神贯注，饶有兴致，如同孩子们看动画片一样。有些人不肯花钱去看图片，只是站在近处听“小金牙”趣味无穷的唱词，和有板有眼的解说。这“小金牙”唱的得意了，就在句尾处甩个高腔，把满口金牙一露，卖个相，逗得众人捧腹大笑。“大金牙”和“小金牙”的艺号就是由此得来的。

至于“大狗熊”孙宝才的特点是身高马大。臃肿肥胖，天生一副滑稽相，他一出场，还没等表演，观众就已经被逗得大笑起来。他的拿手戏是演“双簧”。即“大狗熊”坐在椅子上，做动做，另一个演员蹲在“大狗熊”的身后，说话。前面的人按照后面人的话，进行各种姿态和表情的表演。后面的人笑，前面的人就随着声音做笑的样子；后边的人哭，他就表演哭，通过“相”和“声”来逗大家发笑，这就叫“双簧”。“大狗熊”属于冷面滑稽，表演时，他往往把脸一绷，别人笑，他不笑，摆出一副又憨又傻的尊容。

天桥的另一怪“蹭油的”，以卖药皂为职业。他卖药皂很特别，两只眼专门注意来往行人的衣服，谁身上有油迹，他便热情的拉住行人，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硬拿着药皂在人家的衣服上蹭起来，还边蹭边唱：“蹭呀，蹭呀，蹭油的呀！……”蹭完以后，冲着众人大声道：“瞧瞧，蹭净了吧！”

此外，还有“活济公”表演的相声滑稽戏，“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二簧等。天桥的生意人们，也都像“八大怪”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经营方式。如卖布头的，也是手拿一块白布唱着卖：“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亚赛过复兴的洋白面哩吧，买到您老儿的家，就拿去做被里去吧——是经洗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是经蹬又经踹！”接着他放下白布又拿起一块黑布唱道：“这块德国青啊，它怎么那么黑呀，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过唐朝的黑敬德哩吧，在东山送过炭，西山挖

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卖过两天煤啦，它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这块德国青，真正德国料，真正是德国人他制造的这种布儿的，外号叫‘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它不怕洗，它不怕淋，它不怕晒呀，任凭你怎么洗，它也不掉色呀！”在嘻嘻哈哈中就把布头卖了。

再看那些卖唱本的，一男一女，打扮得西装革履，拿油印的活页唱本，边唱边卖，一套套一段段，都是带有辙韵的七字句，用什么曲调唱都可以。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孟姜女”、“磨五更”、“月牙五更”、“打牙牌”、“四季歌”、“送情郎”等，都可唱同样的词。卖唱本的手打两块小竹板，或用二胡、口琴伴奏，你一句我一句，男女对唱，唱到悲处，竟也是声泪俱下，带的听众也鼻酸泪涌，含泪购买。他们手中的唱本卖完后，又从皮箱内拿出一部分，继续接着唱。

卖面条的叫座也很有意思，面杖、铁勺子敲得叮当响，跑堂的高声喊道：“大碗面哩小碗装，多搁肉哩少搁汤啦——”那抻面的两条大汉站在门口的面板前面，各拿一块面，一甩一抻，打在面板上啪啪响；再一甩一抻，反打正打，连抻带抖。不一会儿，大汉手上的面条越抻越细，细如银丝，诱人食欲。此外，还有绝的，那就是刀削面。店门口旁边一大锅翻滚的开水，只见一人头顶一块木板，板上放着一块面，站在离锅有 3 尺远的地方，双手握着两把刀，在头顶上飞快地舞动，一条条被刀削下来的面飞进锅内，围观的人看得眼花缭乱。

天桥的绝活触目皆是。就拿那个卖烧麦皮儿的老大娘来说，一摞 10 个小面饼，双手握着擀面杖，手腕稍一用劲儿，不是木棍转，而是木棍下面的 10 个小面饼在转，只转两转，便成了比纸还薄的烧麦皮儿。又如卖切糕的，不管你是买 4 两还是半斤，一刀下去，用秤一秤，不高不低，不多不少，正是你所要的数量。

尽管旧北京的“天桥”，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趣事、趣闻，但

它同时也是恶人活动猖獗的场所，有不少人在“天桥”被骗、被偷、被抢、被打骂。“天桥”的“五虎”、“四霸”、“地头蛇”、“一贯道”、“青洪帮”，以及黑道、黑帮、黑党们把持着整个“天桥”，在表面兴隆欢乐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穷人的血泪和屈死的冤魂。

应该说“天桥”确实造就了不少颇有成就的艺人，如评剧名流白玉霜和新凤霞；京剧界的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京韵大鼓王刘宝全；相声大师高德明、侯宝林、孙宝才；魔术大师张宝清、大王一、常连安、于德海、快手刘、杨小亭；杂技界的“云里飞”、“飞飞飞”、“大刀张”；“侠义大盗”——燕子李三等。

老北京的戏迷们，对戏的质量非常挑剔，这就更要格外的谨慎小心，我们从“当场不让父”，“救场如救火”的行话中，可以感觉到演员们的敬业精神。一但哪个演员要是演砸了，叫“脏了台”，那么第二天就得停锣，抖地毯。天桥有名的玉成班就曾有一日三险的经历：在演《华容道》的时候，演员扛着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替夫报仇”，舞台上的曹操见到这面《虹霓关》中的旗号，卒然失笑，全场哗然。在演《虹霓关》这场戏时，本应是王伯当和东方氏对打，王伯当的扮演者误以为是《逼亲》的戏，匆忙带着手铐出场，发现场次弄错时，已经来不及摘手铐了。

比起戏剧演员，相声演员临急应变的手段就多的多了。相声是在笑话和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在轻松幽默的哄笑之中针砭时弊、锋芒毕露；也可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婉转地表现人们的情趣。在天桥常上演的相声段子里，有一些是极为精彩的，如单口相声《柳官上任》：

……老爷一拍惊堂木说：“老道，和尚的鼻子是谁咬的？”

老道说：“您不是问过了吗，是他自己咬的。”

老爷说：“不对，他自己怎么能够得着？”

老道说：“他不是站在凳子上咬的吗。”

老爷说："胡说，老爷我都上了房啦也没够着哇！"

太太心想：嘿！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用手一拉老爷的衣服，冲老爷伸了四个手指头，这意思是打四十板子。

老爷回头一看："来呀！打老道四板。"

老道心想：老爷太恩典了，闹了半天，才打我四板儿。自己往地下一趴，等着挨打。

太太心想："糟了！我让他打四十，他怎么看成打四板啦。噢，一个手指头算一板，要是伸五个指头，那就是五板，要把手一翻，那就是十板。又一拉老爷衣服，伸了五个手指头，翻来覆去，一五、一十、十五……四十。"

老爷一看太太手翻来覆去的，当时吩咐："把老道翻过来打。"

太太拉住老爷直摆手。老爷心想：摆手是怎么回事？噢！明白啦。"来呀，给老道揉揉肚子。"

气得太太冲老爷直咬牙，老爷一看，太太咬牙是什么意思？噢！"来呀，把老道的鼻子咬下来！"

太太急得都出了汗啦，冲老爷又咬牙又摆手，又指自己，这意思是：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爷更糊涂啦："来呀你们别咬啦，让太太来咬吧！"

单口相声常以民间笑话和传说为蓝本，极具幽默和讽刺意义。另一个单口相声叫《日遭三险》写一个县官找来"急脾气"做公差，"慢性子"看孩子，"爱小便宜"来采买东西。但结果是"急脾气"的听差把县太爷推进河里；"慢性子"把小孩掉进井里；"爱小便宜"的去买棺材买了个大的，又在里面偷偷带出来一个小的。

……老爷一瞧这气就大啦！"你买这么大干嘛呀？"

"老爷您甭着急，这儿还有个小的哪！"老爷一瞧更火啦，

"你买两个来干什么?""闲来置，忙来用，等大少爷要是死了的时候，咱们就甭买啦!"

这里显然带有一种荒诞意味的黑色幽默。《珍珠翡翠白玉汤》与《连升三级》则直接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珍珠翡翠白玉汤》是写明代皇帝朱元璋早年曾在破庙中冻饿近死，一群乞丐朋友用烂菜馊饭救活他的命。享受荣华富贵以后，朱元璋回想起昔日的情景，于是颁下御旨，在御善房做了一顿臭气熏天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宴请大臣的情景。

《连升三级》是说目不识丁的张好古，偶遇大宦官魏忠贤，他对张好古的憨态很感兴趣，于是送给张好古一张荐书。张好古凭侥幸的心理进京赶考，考官以为张是魏大人的什么亲属，意为他代笔考试，果然中了第二名。以后魏因罪受诛，张好古又因巧合而连升三级。

在天桥一代，最有名望的单口相声大师首推张寿臣先生。今天流传下来的单口名篇，大都是经过了他的加工与锤炼。《小神仙》就是他的代表作。其他优秀作品有《化蜡扦》、《贼说话》、《娃娃哥哥》、《巧嘴媒婆》、《假行家》等。张寿臣的相声以细腻冷隽而著称。请看《化蜡扦》的片段：

到了分家的这一天，把亲友全请来，吃散伙面。房子一家分几所，银行存款均分，屋里的摆设，厨屋的家伙，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含糊，亲兄弟犯了心，比仇人还厉害。吃饭的筷子，剩一根分三节儿；都分光了，多一个铜子儿，谁也不能要，买一个子儿的崩豆仨人分，多一个扔房上。连鸡、猫、狗都分啦，可就是这妈没人管……

《小神仙》以江湖术士为讽刺对象。《小神仙》的"神气"来自他狡猾卑劣的市侩哲学：势力，虚伪，加上无赖。《小神仙》察言观色，看人下菜，以奉送手相的方式抓住看客梦想发财的心理，

把观众一层一层地吸引过来。

谁要发财哪？啊！这人财可发大啦！现如今他还没有辙哪，打这儿一过去，七天哪，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他不但不发财，而且要生气，回头我给他两句话，让他逢凶化吉。要什么不要？等他应验之后，买包茶叶瞧瞧我来，我兴许还请他吃一顿，交个朋友！还有一位要打官司，打官司啊，他可是要败诉，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几句话就能胜诉。

为了紧紧地粘住看客，使他们上钩，他甚至不惜用诬蔑和谩骂手段，说看客之中有一位“女人已经跟他变心啦，这个人正准备离开这呢”。于是，谁也不敢走了，谁走就是说谁。就在小神仙准备进一步骗钱的时候，突然圈外有人打起架来，这正是看客离开现场的好机会，但“小神仙”却抓住时机，巧为利用。原来是一个老头儿，手抱着一把宜兴紫砂壶往里挤，壶里的热水烫着一个小伙子的胳膊，两人争吵起来。“小神仙”稳住看客，马上给这两个相面。说几天之后要遭官司的就是这个小伙子，让他尽快避开“牢狱之灾”。然后吓唬老头子说：“……你这把壶出了古啦！三天之内要是不摔碎了，到了第四天就如同‘和氏壁’一样——价值连城了。可就怕你造化小压不住哇！”几句话正中老头下怀，他立刻回家将这把心爱的茶壶藏在墙洞里，恰好邻居在墙上钉钉子，正好钉在老头的水壶上，水壶果然摔了。于是老头和“躲过灾难”的小伙子，一起来向“小神仙”表示信服。这等于为他扬了名。《小神仙》的中心情节是写“小神仙”因富招怨，并与附近的一家药铺结有矛盾，药铺掌柜是个江湖郎中，他深通“小神仙”的赚钱之道，因此妒火难息，于是有心寻衅，来请“小神仙”算卦，讨了明天定会开张的卦。第二天他故意晚开门，果然天遂人愿，眼看一天没人买药，“小神仙”算卦落空，掌柜的正磨拳擦掌，准备给“小神仙”以罪有应得的惩罚，可是万万没想到，一个丢驴的

老头儿，被“小神仙”蒙到药铺来。掌柜的有心不卖，但禁不住老头的软磨硬泡，让老头拿药方时，老头说只要2块钱的药，什么都行，没有药方。掌柜一听气得哭笑不得。暗想如果给他毒药，吃死了，肯定与自己也有干系。于是便包了一大包泻药，打发老头儿走了。老头儿吃了泻药，折腾了一夜，几乎快要拉死了，便发狠的自言自语咒骂起来：“拉吧！我让你拉！明天我就告你去！”恰好藏驴的人，听到了老头儿的诅咒，以为被人识破，他做贼心虚，悄悄地把驴放了。

老头儿一听驴回来了，啊，这精神大啦！靠着墙：“好（算卦）先生，给先生传名！老婆子，别管我，把驴拴上。”

“哎，当家的，驴可回来了，笼头没回来。”

“啥？”

“笼头没回来。”

“不要紧，你把药给我煎上，吃二遍，吃完了我好门口蹲着去！”

他还要吃二煎哪！老婆子问：“你还要命不要哇？你！这药我给你煎了一半儿你就拉成这样儿啦，你要再吃二煎，还活得了啊！

老头一听了煎了一半儿，给老婆一个嘴巴：“叭！”

“你这不是耽误事吗？叫你全煎上你不全煎上，你要是煎上，连笼头也回来了哇！”

传统相声是市民意识的一面镜子，著名艺人马三立、侯宝林的作品也很有代表性。

马三立代表作是《开粥厂》。侯宝林的杰出作品是《关公战秦琼》、《醉汉》等。

相声是演技最灵活、内容最锋利的艺术形式，它上可鞭笞军阀，下可寄情于小民百姓，古今中外，都是它插科打诨的对象。如

讽刺军阀的《副官争先》：

某军阀听说处女对长寿有益，使命副官代为物色。不料事后军阀把副官大骂了一顿，责怪他办事不利，送来的姑娘都不是处女。副官诚惶诚恐地说："回大帅，没错，绝对错不了，小的就是怕出事，每个事先都试过了。"

再如讽刺和尚的《江心渡》：

是说一个好色和尚与一个漂亮妇女同船渡河，和尚频频拿眼睛瞟她，露出一副下流的样子。妇人深感受辱，叫人打了和尚，和尚赶紧闭上眼睛。等到了对岸，妇人又叫人打和尚，和尚分辩说："从那时起我的眼睛一直闭着，又招惹了你什么？"妇人骂道：眼睛闭上更坏，正好在心里盘算我！

讽刺爱占小便宜的《吃饺子》：

一人从朋友家里吃完饺子回来，路上被摔了一跤，从嗓子眼摔出两个饺子，从摔破的饺子里滚出了羊肉丸，于是抱怨朋友，没有早一点告诉他是什么馅的，否则他还会多吃一些的。

选自《黑白人生》

“画锅”与“剑、丹、豆、环”

曹俊山

“画锅”撂地闯码头

在旧社会，江湖艺人撇家舍业，背井离乡闯码头，靠着师父教出来的技艺乞求几个小钱，过着那种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从撂地打场子卖艺的“锣歌”中，便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情景：“南京收来南京去，北京留来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闯码头难处大着哩，坐车要车钱，居住要店钱，撂地要地税，吃饭要饭钱。新到一地没等“出穴”开档，先得拜码头，哪个码头都有大爷，人生地不熟，问谁？先得找同行，同行不能白找，得花钱引荐去拜码头。当然空着手找不了码头，又得花上一笔钱买四彩礼，一阵哀求，小话说尽，末了还得“顶盘”（进红包），拿多少都是有规定的，只能多不能少。大爷一点头，才能落下脚来。住店还得向“当相”的同行送茶包，求关照；而且店费也要一次交5天的钱，这是江湖规矩。仅就这一通花销，十天半月是赚不回来的；等你能赚下几个钱时，又要准备着“过账”去拜新的码头用。

闯码头有一套严格的规矩，除了共同规矩外，各地还有自己的章节，去前必须了解清楚；否则，一旦犯了当地章节，轻者立即“出地”，重者罚款、赔罪，弄得你丢名失利，被江湖同行瞧不起，把你看成“空子”。例如“过账”到新的码头，找到专有“相夫”（江湖人）共宿的客店，先向店老板抱拳道辛苦，按规章挂名

登记，交上5天（八折）的店钱，按指定的位置住下，这叫“杜琴头”。然后向“当相”者搭话：“辛苦辛苦！”对方答“彼此彼此。老元良贵姓？”“免贵姓×。”“从何地过账而来？”“从××过账而来。”“贵包口（哪一行）？”“不起包口，利子活（戏法魔术）。”或者说是：“挑汉（卖假药的），骗饭而已。”如果对方不是“当相”，也须寒暄叙谈数语，这叫“通相”。称别人行业为“贵道”，尊别人称为“老元良”；在本地做生理不出码头的叫“守土”；出门走游码头，叫“开码头”；由一处到另一处，叫作“过账”；划定地点，搭船半价，越地者全收。如果先到某地已开生意，后来的同道者想在此落脚，要征求先来同道的意见；若先来者同意，便请他做拜码头的引荐人（有引荐费）。若对方因地小人稀，不准备开生意，按规定给新到者盘费钱，求找别处闯新地开码头。若无钱相赠，则不妨并开生意，各显能为，肯不肯由其自便。

江湖艺人们同住在一处，清晨起来互不搭话，都恐怕犯忌——“开大快”。什么叫“大快”呢？有八个犯忌的字：印、巴、财、柳、倭、黄、过、锥。这八个字和与这八个字同音的都不能说出口；如说出口便是“开大快”。例如，清晨起床后想抽烟，一摸兜：“哟，火柴没了。”这就犯了第三字的“财”音；二人对话，问：“老兄今天去哪发财呀？”这又犯了财高音。答：“不远走，就在街对过。”坏了，犯了第七字的“过”字音。江湖生意人最迷信，在开档前如听到这八个字音，认为不吉不顺，影响一天的收入。因此，一旦不小心犯了忌，被同行听到后，所有在店的相夫都不“出穴”开档；而这一天的吃住钱全由犯忌者包赔。过了黄昏，大家收档回了店，这时就不再忌讳“开大快”了，可以随便畅谈。除了“开大快”，清早起来不能向别人借火，犯忌者处罚如前。

各地的码头大爷通常都是清洪帮人物，拜了一次就等于全拜了。如果碰上码头大爷不是清洪帮人，而是各自为政，你拜了一个不行，还得备一份同样的礼物和红包拜另一个；有些人就是有

意分开吃这口饭的，拜不到，就有人“踢场子”。

“场子”就是表演场地。艺人要在一块场地上表演，叫“打场子”。举一位变戏法的艺人为例，他打场子先敲锣招人。随着锣响有人围上来，但人不多，不能开场；可老是敲锣也不行，会把来的人也敲走，于是就边敲锣边唱“锣歌”。通常是这样唱的：

铜锣一响四方排，
四面八方请客来，
请得客来我把戏法变，
客要少来用铜锣筛。

（道白）“好来，人来得不多，可也不算少啦；时候不晚，可也不算早啦，咱们把锣放下，给大家变一套……啊！什么？锣歌不——不会啦？您要是乐意听，咱们再唱一套”：

家有黄金堆满楼，
不如我学艺在心头，
白天不怕朋友借，
夜晚不怕贼来偷。
不种麦子吃白面，
不种芝麻喝香油。
南京收来南京去，
北京留来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不收，
黄河两岸度春秋。
不是变戏法的说大话，
挨饿的日子还在后头。

（道白）“阿！怎么？别看这时候能动弹还能挣点儿，你赶到老了那天，可就挣不来啦！后边谁给你饭吃呀？对不对！我这都是实话。”

艺人连敲带唱的这一套叫作“锣歌”，用作招人的开场白。接

着，师徒（或父子）俩对上话啦：

（对白）“各位三老四少，我们小爷俩和到贵宝地，（是喽，）人生地不熟，（哎！）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不假！）大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嘛！）呆着也是呆着，（怎么样？）咱小爷俩给大家变会戏法瞧瞧。（好！）初学乍练，手艺不高，变好啦，（怎么样？）您给鼓个掌。（哦！）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对！）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说得好！）变漏了，（怎么样？）请各位多多包涵。（哦！）常言道：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常河边转，没有不湿鞋的，对不对？（对！）行家看门道，立巴（外行人）看热闹。我可不知哪位师傅、哪位高手屈驾在此，我这里向您鞠躬了，求您高抬贵手，（谢谢！）请您多多关照和指教！（对啦！）小子哎——（有！）咱们闲话少说，变起来——！”

师徒（或父子）俩说完这套过场话，随手变起“九连环”。艺人6个铁环套进套出，套来套去，变出各种花样。实际上，这属于打场子招人的节目，看观众来的多少，变的时间可长可短。前面是“卖口”招人，后面是“使活”招人。

人多圈小，需要让人散开，把场子扩大，画场地定场地，这在江湖行话中叫作“画锅”。“画锅”也有套办法，先把铁环放下，又拿起锣来，把里面反转朝上端在右手中说道：

“我在锣里面配点药……”说着，喝了一口水，漱漱口，吐在锣内，又在地上抓了点土搁在里面，说：“什么药？这叫王八尿。我在锣下往上敲，锣一响，可就要崩出来。要是崩在大人身上，发福生财，干什么都顺当；要是崩在小孩身上，那算倒了霉了，怎么？尽发症疾啦！……我呀，我先给大家敬个礼，礼多人不怪！帽檐挡眼睛看不见，崩到谁身上可别怪我，请大家往后站两步！”

只见他把头上的帽子往下一拉，装着看不见，边往前走边敲锣；站在前面的小孩一见怕了，直往后躲，后边的大人也就随着

后退，这就叫打场子“画锅”。场子打好后，让前面的小孩们坐下，场圈固定下来，这叫“定锅”。然后，摘下帽子扣在地上，说道：

“我再给大家变个活的看看，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棵里蹦的……都能变。变什么？先给大家变个兔子瞧瞧！”

说着，蹲下身去按着草帽，用手作了个魔术物式，再将手一抬，只见草帽离开地面半尺多高，哧溜——跑出去一步多远，真像有个兔子在里面。演者忙又把帽子按住，用一只铁环压在帽上，道：“哎！跑不了，待一会儿揭开帽子给大家瞧瞧怎么？噢，您先别急，先让它在里面待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变个火锅子出来，然后请大家吃兔子肉！”

这叫“使扣子”，如同写小说中留悬念一样，把大家给拴住，先变点别的，让你站在那里不想走，等着瞧帽子里边到底有没有兔子。

艺人“使活”并不难，难的是“使口”。一个艺人如果“口”使不好，表演技巧再高也难要下钱来。这里面讲究“三分表演七分口”嘛。这与剧场卖票演出不同，撂地卖艺主要是卖口，否则，表演时有人围上看，一到要钱时，人就走光了。要想把观众拴住，还要他扔下钱来，这要有套本事，而且比表演还重要。因为表演的目的是为了要钱。要头道钱还不算太难，最难的是要二道钱。行话管要钱叫作“挖点”，也叫“下肯”。头道钱叫“头道肯”，随便给，扔下多少算多少。二道钱叫“二道肯”，是在“头道肯”的钱数基础上，提出凑数的具体要求；要想达到你要求的数字，这就全靠艺人的口才了。口才是卖艺人开生意的关键。

“头道肯”一般是这样的，当表演到一定程度时，冲着大家一作揖，恳求道：“我们小爷俩辛苦了一阵子，没别的，请各位赏碗饭吃，有带着钱的您帮个钱忙；没带钱的帮个人忙，请站脚助威，您可千万别走，给钱不给钱，我都谢啦！不论多少，您给撂下点，下一场，我们紧接着把罗圈里变出来的这个酒罐子再变成火锅，炖

兔子肉，请各位尝尝。好，谢谢！我再给这边各位鞠个躬，谢谢！还有这边……谢谢！”

拜求了一圈后，将扔进场内的钱捡起，冲着助手问道：“小子哎——”助手答：“哎——”接着问：“多少？”答：“八毛！”随即为难地说：“嘿——呀——才八毛钱呐！诸位，连本都不够，太可怜啦！甭说别的，就这个火锅也得十块八块吧！这么着，再求各位凑点，凑多少？咱们连前边带后边，一共在内凑 3 块钱，还差两块二……”二道肯就这样开始了。

紧拉着，又稳住观众：“哎——！您别走，我一说 3 块，那位大哥直咬牙——‘哎哟，3 块！’您别害怕，我还不跟您要，您还别准备着扭头要跑。我是南走一千，北走八百，常在外边求人不易，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不吃不喝还得搭个房钱。好，谢谢……”

如果看样子实在要走人，也有绝招，人们都很要面子，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堂堂男子汉最怕人家说自己老婆“养汉”，江湖艺人就利用这一点，使用“定身法”：“诸位，我不仅会变戏法，还会看相。那位说你会看什么？看吉凶祸福不算新鲜，我专能看谁是这个（用手比划个‘王八’形状）。由于他老婆有外遇，而自己戴了绿帽子还不知道。这种人还不只一个，就在我们大众之中，是谁？我看得一清二楚，喂喂！您别心跳脸红，尽管放心……那位说：你指出是谁！当着大家面我可不好指，不是我怕挨揍，就是他想不开，面子一丢，寻了短见，我可担不起。这样吧，既要照顾他的面子，也让大家知道谁是这个（‘王八’手势），请大家耐心等一下，待他走了之后，我再告诉大家。”

经他这么一说，人们只有站在那里发笑，谁也不敢走了；谁要一走，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王八”了。

如果这“二道肯”还没要齐钱的话，再用吞铁球的真功夫往下催钱。

“我明白啦，有人说我这都是假的，不值钱。好，这回我给大家表演一套真的！请大家看看我这两个大铁球！我把它吞下肚去，可有一样，铁球一吞下肚就不能再说话了。如果大家看是真的，瞧着可怜，您就当喝一杯茶，可怜可怜再扔下几个！”说着，将两个大铁球递给观众传看，然后用水一冲，含在口内，双手后背，头一扬，当众将头一个铁球吞了下去，张开大口给人们看。接着，又把第二个铁球照样吞了下去，走近观众面前一跳身，两个铁球在肚内发出相撞的声音；而且边跳边作揖，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哀求大家。于是，同情的人们又把钱扔进了场。表演者钱够了弯下腰去，用气往上一顶，将两个铁球先后吐了出来。

如果还没有凑齐 3 块钱，再进行吞剑表演。当吞入肚内 1 尺以后，外边只露着 3 寸剑身和剑柄时躬着身子向四面八方的观众哀求作揖，再次让观众“下肯”。

还有一招“下肯”的表演，让小孩翻膀子。小孩双手倒背握着一根横棍儿，从身后往上翻；大人手拿鞭子在一旁监演。翻到痛处，小孩流露出难忍的表情不想再往上翻，大人就用鞭子抽打、硬是把横棍从小孩儿身后翻到身前，翻得两支胳膊走了形，脸上发紫冒大汗，催得那些心善面软的人们赶紧扔下钱来，让小孩少遭受点痛苦。其实翻膀子只在初练时受到痛苦，练成以后就没什么了，痛苦是假的，是表演化装供观众看的，这样不但会把 3 块钱要下来，若赶上好观众，也许有个十块八块的收入哩。

还有一种要钱法，利用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坑害观众，虽不常用，也需要介绍一下。如说药能治各种病。吃下去马上见效，敷上去马上止痛，吹得神乎其神，而且再三声明白送、分文不要，为了证实，当场选位病人或自己做试验，然后说请要的举手，人们一看白送，纷纷举手想要，也有些抱着怀疑态度，心里想要手却不举，表演者为了让人们相信，也真的送出了几份，这就把疑心者也争取过来了，这是第一步。由于要的人多，就说药

少人多不知给谁好，可凭说明书领药，谁拿到说明书，就请谁到前面来，说完，把说明书发了出去，凡是得到说明书的人，都高兴地挤到圈内，并按要求蹲了下去，蹲下去的这些人可就上了圈套了，这是第二步。表演者开始说明所谓白送不要钱，是为了给药厂传名，为了交朋友，然后问：我把药白送给你们，够不够朋友呀？蹲着的人们肯定说够朋友。表演者又说：你们诸位朋友用什么表示呢？这样吧，哪一位肯掏出钱来给我买包烟抽？你肯不肯？于是对方掏出 5 元钱，要去买烟，他刚一站起来，表演者忙伸手将他拉住说：够朋友，我是和你说说笑，不是真叫你买。我把药送给你们就走了，可我还没吃饭呀！请问一下，哪位朋友愿请我吃顿饭的请举手，于是一个个慢慢的举起了手来，大家够朋友，不过请客是要花钱的呀！是真请还是假请？光举手不成，请把手放下，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有多少掏多少，统统掏出来，于是一个个当众将钱掏了出来，有 5 元的，10 元的，50……这是入套的第三步，表演者从靠近身旁左边的一个人开始，接在手问道，你这笔钱送给我吃饭可以不？对方笑而不语。行不行？对方勉强点点头。别光点头，说行不行？不行把钱拿回去，我不要！以此将对方的军，使对方不好意思，只好说声“行”。“那好，请你站起来走吧！”当对方犹豫地站起来时，表演者又一把拉住他，让他蹲下，并将钱还到他手里，故作大方地说：别害怕，我不要你的！就这样，按照次序，把一圈蹲着的人个个考验了一遍，使人们完全消除了紧张心理，认为是在开玩笑。这叫稳定人心，也是上当的第四步。最后表演者在从钱数多的人开始，又把钱拿过来，说：这回我可是真要了！如果你诚心诚意把钱给我的话，我就把药送给你，你就可起身走了；若不想把钱给我，你就将钱收回，我绝不勉强，药照样奉送给你，你看怎么样？于是把对方的钱亮在对方面前，对方在众目睽睽之下，碍着面子，怎好将钱收回来？何况又是经过一二次考验的，决不能表现小气，于是横着心，侥幸

说道："送给你了！""真的！"这时表演者把钱放在布垫上，用石块压好，其他人看人家那么大数的钱都这样做了，也就照样将自己的钱送给卖药者，当然心里想的是希望过一会钱又能还给自己，这样既不丢名又不损利，最后还是白得药，占了便宜。可是他们没曾想钱真的不还了，每人发给一包药，叫站起来走。当拿药者站起身时，表演者忙将手一伸，对方以为要还他钱呢，却是表示握手谢送。人到了这个时候，只好强做笑脸，揪着心走出场外，哪里还好意思把亲口答应给人家的钱，再当着众人的面往回要呢！这样一个想占便宜的人吃了大亏。这种下肯法赚钱多，叫作"挖点"，不过不能久留一地，怕有"反水"的人揍他，或让他赔款，丢名。

可是一但碰到踢场子的，艺人真是倒了霉了。踢场子有文有武，何谓文踢？

例如，下完了"二道肯"，要完了二道钱，刚弯下身去拾钱，只见有人走进场子，拿了一块手帕，往小竹凳上一盖，冲着卖艺的一抱拳，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地高声念道：

一块帕子占四方，
江湖上面闯刚强。
今天后住青节快，
问你哪行与哪桩？

卖艺的一听傻了，明知对方用的是江湖黑话，向自己进行盘道诈钱，可又对答不上来；即使对答上这个，也难对答上下一个。艺人们都知道，凡是碰到这种吃江湖的人，只有当场认输为上策，赶紧把辛辛苦苦要下来的钱全部给了人家，并表示马上离开此地，永不再来。否则，不但要伤财，还有伤命的危险。

何谓武踢？武踢场子可就厉害了，一下上来四五个，个个横眉立目，说不上三句话，就动手"扁托"（打架）了。例如，艺人正在要二道钱，突然闯进几个人来，一声大喊："停住！"冲着艺

人恶狠狠地上下打量一番后，骂道："你是哪座坟里冒出来的鬼呀？竟敢在这块宝地上放屁喷粪！你也不拿二两棉花纺一纺（访一访），这是你野小子卖艺的地方吗？你是旗杆顶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啊！敢在这里骗人？上！"不容分说，连人带道具一顿打砸，轻者身伤道具损，重者给你来个"老敲粉"（骨折），甚至让你"扁吐"（死去），告状都找不到衙门大门口。闯码头难啊！

"剑、丹、豆、环"之秘诀

"剑、丹、豆、环"是中国古典戏法中的四大传统节目。"剑"是"吞剑"，"丹"是"吞铁球"，"豆"是"仙人摘豆"，"环"是"巧套连环"。

"剑"和"丹"所用的道具都是钢铁所制。剑是1尺3寸的钢剑，球是保定产的健身球。还有一种"单球子"，是比乒乓球稍小的玻璃球，或是木、石质球类，专作"穿丹"表演用。所谓"吞宝剑"，就是把钢剑通过食道，插入胃中。要达到此效果，主要在吞练的方法上下功夫，如练得不得法，还有一定危险性。至于"豆"和"环"靠的是技巧；而要达到不露破绽的纯熟阶段，没有几年功夫是休想学会的。这几个项目的秘诀如下。

一、吞宝剑

练吞剑要分四步骤：探嗓子、吞葱叶、吞木剑、吞钢剑。这四个步骤不能乱了次序，要循序渐进，一步步往前练；而且要遵照老师的要求改换步骤，不到改的时候不得随意改。

第一步，探嗓子。

练者拿一根只留下尾杆和尖端毛的鹅毛，用右手插入口内探嗓子眼，探到发呕时，速将鹅毛拔出，待恢复正常后再探，这样反复进行。有时引起呕吐，只要一恢复正常，就坚持探下去。过

去有师父在身旁监视，手握藤鞭，不探就打，逼着徒弟坚持练习。这第一步骤要练习很长时间，直练到嗓子眼不呕为止，经过师父检查，才可进入第二步的练习。

第二步，插葱叶。

即用一根葱叶慢慢插入嗓内。插葱叶的姿势很重要，身胸往前倾斜而挺直，头往后倾，要使口、嗓、胸形成一条直线。尽管葱叶是软的，但不得使它弯曲。插入嗓内后，仍然要保持直状，开始虽然做不到，只要按要领坚持，便可使葱叶不折。练到插一根葱叶不折不弯时，即可再加上一根，同时插入嗓子眼；尔后加到3根、4根、5根。当将5根葱叶插入嗓内没有不正常反映时，便可进行第三步了。

第三步，吞木剑。

用柏木或枣木制成一套木剑，从1号到8号，一号比一号大，长短宽窄比较不能失调。先从1号（即如同葱叶大小）练起，直练到8号为止。8号木剑与钢剑的规格一样。为什么要用柏木或枣木制剑呢？因为柏木质纹细腻光滑，枣木次之。练习吞木剑时，要先将木剑抹上油，起到润滑的作用，对嗓子不造成损伤。一直练到可将8号木剑自如插入、拔出为止。

第四步，吞钢剑。

这支钢剑就是表演用的真剑，标准尺码是1尺3寸。它与8号木剑的尺码相同，不同的是重量与温度。钢比木重，钢比木凉。练者要适应这种重与凉的变化，就需要进行实地练习。再加上真剑寒光闪闪会使练者的心理产生紧张情绪，从而导致第一次吞练时，容易产生“晕剑”现象，如果在吞剑之前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一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一旦出现“晕剑”现象，老师在旁将剑轻轻拔出，把晕者放倒在地，手掐“人中”和“足三里”穴位，再用凉水喷面，使之苏醒。钢剑的两边虽没有开刃，但由于不小心拔剑时，也会划破食道壁，留有少量血迹在剑上。这问题不大，

吃点止血药（如白药等），很快就会好的。如练者患有糖尿病，则不适于练此节目，因患此病，伤口不易愈合，容易引起感染，应停止练习或表演。

在表演这套戏法时，要“二道指”。吞剑后不能“使口”讲话，必须在吞剑前把要讲的话说够，然后把剑给观众检查，并用清水喷剑，使剑身清洁，再按照练习的姿势要领将剑慢慢插入腹内。这就是“吞宝剑”的全部过程。

二、吞铁球

吞铁球的练法有真法，也有假法。内行的切口“春点”称真法为“尖”，假法为“惺”。真法即用山东特产的食物——煎饼练习。煎饼的做法是，将小米磨成浆，舀一勺倒在平锅上，用小木耙均匀摊平，就烙成很薄的圆型饼。练习时先将煎饼搓成葡萄粒大小，扬起脖，张开口，放松咽喉，将煎饼放入口内，让其自动滑入嗓门口处，用行话来说，这叫“入海”。

进入嗓子眼儿，便被卡在喉门，切记此时绝对不能有干咽动作；只要一咽，煎饼球即刻进入食道，下到胃里。坚持不咽，它永远是卡在嗓门儿中。这样开始阶段有些不舒服的感觉，有时存放不住，会将其咳出，若是先练习过吞剑，就不会有难受之感了。这种练习方法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可以放心大胆地练习。要防止偶然咽下被噎，可事先准备好一杯凉开水，当煎饼球不慎咽下，被噎得难受时，赶紧用水送下，煎饼球一见水，就会散开，即解除了痛苦。之所以要用煎饼球练习，其道理就在于此。

按照这种练习方法，把煎饼球逐渐加大；球越大，往下滑的困难就越大，喉咙一紧张，就将喉咙口缩紧，煎饼球被挡住下不去，要想下去，需要反复地把喉咙放松，所要练的也正是放松喉咙这一点，一直练到能把健身铁球大小的煎饼球在喉咙口内吞吐自如，这就算基本成功了。练这套功夫，关键有两条：一是放松

喉咙，二是坚持不能下咽。这两条一定要通过实练养成习惯，否则，前者入不了“海”，后者也危险，把煎饼咽下去问题倒不大，要是铁球咽下了肚，那可就得马上进医院抢救，需动大手术拿出来。

虽然铁球比煎饼重，只要功夫到家，照样能在嗓门儿处卡得住，用不着气来托。有人说这是“气功”所致，也确有人把吞铁球当成“气功”来表演，这是骗人的。但是往外吐铁球时，确实要用气力把它咳出来，因为这样的铁球有四两到半斤的重量哩！

当练到最后阶段时，不是练吞，而是练吐，需要用丹田气往上咳。因此，在练吞球时，最好也以小球开始咳吐，逐渐增强咳吐力，不能一开始就吞大铁球，气力不足是很难咳吐出来的。当然，万一遇到这种困境，赶紧扶墙，或扶桌椅，倒立着往外咳，就容易吐出来了。

吞练一个大铁球还不算，还要在此基础上练习吞第二个，也就是说，“吞铁球”的表演是一次吞下两个，并将身子一跳，能使附近的观众听到球的撞击声。吐球时，不是两个同时吐，是一前一后分两次吐出的。

在吞球之前也与吞剑一样，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用清水将球洗净，再往口内吞，吐时要弯下腰，身向地面口冲下往外咳吐，这样会省些气力，咳吐得方便些。这就是“吞铁球”的过程。现在有了空心电镀钢球，并带有响动，这对吞铁球的表演者来说，就很容易给人真实感了，但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表演它了。

“吞宝剑”与“吞铁球”是我国传统节目，唐代的戏法大师米宝就有这种精彩表演。后来尽管有外国人表演，尤其是日本人，那是从我国传去的。有些人不知道这两个节目的来源，还以为是外国的洋魔术哩。

现在把这两个节目的“门子”抛了出来，只是作为史料来介绍。由于这两个节目表演形象比较残忍，解放后就不演出了，尽

管抛了“门子”，也没有影响。作为魔术这门艺术道德来讲，不宜随便公开“门子”。因为魔术戏法是一种“骗人”的艺术，它的关键就在于秘密——“门子”，如果把“门子”公开，大家都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再表演还有什么意思和效果！所以公开一个“门子”，等于少了一个节目；而创造出一个新的魔术节目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尽量保护魔术的秘密，这绝不是落后的保守，而是为了延长魔术艺术的生命。“吞宝剑”和“吞铁球”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吞练方法上的问题。当然，这在旧社会的江湖艺人中也是不公开的。有时碰到外行朋友问起怎么练，他怕有人练这套功夫影响自己的生意，于是就想出个假办法来临时应付。行话管假话叫“左门子”，也叫“惺”。例如有人问起吞球怎么练，他便说开始用葡萄，以后用鸡蛋黄，这里边就打了埋伏。因为葡萄是有季节限制的，没等你练出来就过时没有了；而鸡蛋黄并不像煎饼那样又方便又经济，再说，鸡蛋黄要是咽下去可不得了，尽管不会有性命危险，也不会造成什么残废，但是会把人噎得受不了，好长时间喘不过气来，憋得脸发红，流泪淌鼻涕，痛苦不堪，喝水也不顶用，水一时化不了鸡蛋黄，是要遭一番罪的。问者若只听不练倒也罢了，若真是按此法去练，遭了这么一次罪也就不敢去练了，同时也把这个行业看得更加神秘了。

那么南方没有煎饼怎么练？“吞铁球”是属于北派的魔术节目，故流行于北方，南方很少有人表演。不过南方人也有练过的，他们不用煎饼，另想别法，把过去的帽顶子用一根线绳拴着，手牵着线绳往嗓门儿里滑滚，这个办法也可以，也有练成功的，只要是找到了门路，精彩有趣的节目有的是，何必去冒这份险呢，只是作为一门知识了解了解罢了。

三、仙人摘豆

“仙人摘豆”这套戏法是我们中国戏法魔术的鼻祖，也是世界

戏法魔术的最早的节目，行话叫作“捋苗子”，也叫“单包立子”。它属于12套传统“抹子活”之一种，道具只有两只茶杯和几个胶皮豆，常见的是3个或5个豆的表演。豆在手上忽有忽无，扣在杯内忽进忽出，表演起来变化无常，神秘莫测，就在你眼皮底下硬是看不出破绽，也猜不到它的真迹。这套戏法无需事先准备，随时可以表演，而且可以前后左右围着看，是一套非常引人入胜的传统手彩活。解放前，变戏法的江湖艺人，少不了这套纯手法的“苗子活”。解放后，据说曾列入国家级的保密节目之一，与古彩戏法（落活）一样都属于不外传的国宝。

常言说：“戏法戏法本是假，全靠手快把它耍”，这话不假。这套戏法就是全靠手快的功夫取胜，也是过去戏法艺人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至于它所变化的各种花样（行话叫“范儿”），除了大体相同外，每个戏法大师也都有自己的一两套绝招。

它的根本秘诀在于夹豆。夹法有多种，但常用的有4种，笔者又新发展了1种，共有5种，现介绍如下：

1. 将豆夹在食指与中指第一关节之间，食指伸直，中指弯曲将豆儿卡住，反复进行练习，达到迅速地可上可下、转换位置的娴熟程度。

2. 将豆夹在中指与无名指的第三关节内侧，上下滚动自如，速度要快，位置要准，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性。

3. 将豆夹在大拇指与食指的虎口内侧处，是由食指的第一关节依着拇指将豆滚入虎口处，滚的速度要快，位置要准。

4. 将豆夹在掌心的正中下端，从拇指和小指的掌根两边；向掌内收缩靠拢，使掌肌肉部位夹豆。但掌外尽量展开，使人看不出夹豆状来。

5. 将豆夹在中指与无名指的第三关节的外侧，即手背处夹住，使手掌翻转朝上张开看不见豆。这是难度很大的一种新夹法，然而一旦练熟表演起来效果新奇，可以打破一些旧有的怀疑点，并

增加了新“范儿”的动作。这是对传统基本功的突破，需要加倍练习才成。

这五种夹法只是单手技巧基本功，然后还要练双手互相配合的基本功。例如，将右手的豆抛入握着的左手，有时虚，有时实，看不出真抛还是假抛。往杯内扣豆时，也看不出是真扣还是假扣。同样一个扣杯的动作，可以不放豆，也可以同时放进杯内几个豆，甚至将杯内原有的豆夹出，这就靠表演者随机应变了。表演者除了要学会各种套路的“范儿”以外，还需要练就一套随机应变、灵活表演的本领，才能把这套戏法变活、变奇、变得精彩。

有些魔术只要一看道具“门子”，稍加练习就能表演，而这套戏法即使知道了秘密，懂得了道理，也替代不了表演。要想掌握它，必须在教师指点下熟练地掌握技术关、表演关和“使口”关（即讲话的口才）。要使技艺、表情和语言配合一体，必须手到口到，表情逼真而幽默。不具备这些条件，若进行表演，必然失败。因为它没有任何道具“门子”作掩护，手法不纯熟，能不失败么？这套手法魔术，没有一两年的功夫是掌握不了的。别看豆儿小，功夫十分深，过去同行比功夫的高低，往往以这套戏法来衡量。

四、巧套连环

最早叫“九连环”，是用9个铁环进行表演的。经过历代艺人们的改进，形成6连环的表演。外国魔术界把“九连环”称为“中国环”。表演者用6个铁环神秘套进套出，并表演出各种花样来，如古钱、花篮、宫灯、纱帽、鲇鱼和东洋车等各种造型，并能将环抛向高空碰入另一环内；还可以贴地甩出去，一招手，铁环又听话地自动滚回来，套入另一环内。

这套戏法是手技为主，“门子”为副。所谓“门子”，就是在6个环中，有一个环是活口的，其余5个都是焊死的。虽然有一个活口环，但主要还得靠手上的功夫来完成。练这套功夫也要吃些

苦头的，特别在作两环套进拉出的动作时，右手会被撞破流血，手背也会被打肿打青。这套节目不仅用来正式表演，也被江湖艺人用来开场招人。

至于各种表演的套路，用什么手续来完成各种造型，如同体操、拳术的分解图，必须画图解说。但是要将全部套路画出来，需上百个图才能解说完；要知道它的“活口”秘密就行了，至于要想掌握它表演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四种戏法的真传秘诀就是这些，而且这是江湖戏法艺人的必修课。北方的撂地戏法艺人，如果不会这四套节目，同行中就不承认你是“老河”（内行人），而看成为“空子”（外行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魔术师并不学这四套节目，它已近于失传灭迹的边缘；笔者因对此略知一二，只不过作为一门知识的史料介绍给读者罢了。

选自《黑白人生》

保　镖　生　活

李尧臣

一

1890年（光绪十六年），我才14岁，就离开直隶（今河北省）冀州李家庄，来到北京，在荷包行学徒。1894年（光绪二十年），经人介绍，加入了会友镖局。为什么我能够进镖局呢？因为当时各县乡下，都讲究练武。农闲的时候，在场子里练；农忙的工夫，晚上也要在油灯下面练。所以一般人提到会不会武艺，总说你熬过两油灯么？当时地方很不安靖，练习武艺，一则可以防身，二则可以保卫家乡。我自小就跟着老师傅练，会打太祖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离我家乡不远，有个绢子镇，非常繁荣，比县城还热闹。绢子镇上，开有很多镖局，会友镖局南柜就在那里。我家里和镖局早有来往。我也因为会点武艺，久想当个保镖的达官。所以在荷包行学了几年徒之后，又改行入了镖局。

当时北京城有八个大镖局，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都在前门一带。会友镖局是最大的一家，开设在粮食店南头路西。另外还有些跑散镖的，没有镖局这么大的规模，可是名气大的，也总有人找他们保镖。其中最有名的，就属贯市李家，相传是彭公案中神弹子李五的后人。在我进镖局的时候，正是会友最盛的时代，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各地，都有分号。镖局的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1000多人。常在北京

柜上的，总有二三十人。总管事的人，我们称之为当家的。当时的当家的，名字叫做孙一廷，一般人叫他老孙四，我们称他孙四掌柜。

进镖局的首先得拜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宋彩臣，师傅的师傅名叫宋迈伦，是清朝中叶有名的拳师。我在家学过太祖拳，乃是外功。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夫吃饭。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拜师以后，首先是跟着师傅学武艺。先练拳术，叫做三皇炮槌。三皇也叫做三才，就是天、地、人。后练六合刀。随后又练大枪，三十六点，二十四式。十八般武艺，差不离都练到了。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水里得使短家伙，分水揽、雁月刺、峨嵋刺、梅花状元笔之类，学了不少。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一般都知道，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这实在是一种误会。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财货、银两，所以装着财货、银两的车辆就叫作镖车；财货银两被贼截去，就叫丢了镖。镖局的镖旗、镖号，都是因此命名。至于飞镖，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镖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飞镖也叫斤镖，因为一个镖的重量足有一斤重。小说上说什么金镖，那是念别了。哪有用金子打镖的呢？斤镖比较笨重，身上不能多带。常用的暗器，还有紧背花装弩、飞蝗石子。

学会了软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所谓蹿房，是攥着房椽子头，往上一翻，一丈多高，一蹿就上去。落到房檐上，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动静。越脊，是说越过房梁，在房梁上走，不能在屋瓦上行走。踩在瓦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别人就发觉了。因此就叫做蹿房越脊、飞檐走壁。上了墙，照例要在墙上往下面瞭望。看看院子里或花园子里有没有沟、井、翻板，有没有狗；听听有没有大人说话孩子哭。有时还要用问路石试探一下，要没有动静，才能翻身跳下；跳下去也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响声。

学会了飞行本领，还要练马上的功夫。古来作战，有车战、水

战、步战、马战。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和敌人打仗的技术。因为镖客在镖车上，拿着长枪，就和古时车战仿佛。在船上水里和敌人交手就是水战了。步战、马战，更是常有的事。和我同时，有名的镖客，有同兴镖局的武老飞，永兴镖局的葛老光。会友镖局里，我的师父宋彩臣，也是赫赫有名的。师叔鲁玉璞久走南路镖，武艺也十分出色。还有王芝亭、王福泉、胡学斌，都是会友镖局中有名的大辈。

在旧社会，社会挺不安宁。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有七八十人一伙的，有二三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盘踞在各地。所以行路的人，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小车子上路，一天要走 80 里地，这是保镖的源起。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就自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备有轿车，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子了。到了后来，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

那时候，不仅单身的客人上路，要找镖局保护；商人运送货物，更得委托镖局，才能防止贼人抢夺。那些走马上任的官老爷（卸了任、发了财的更不消说了），也得请求镖客沿途保护。最后，连地方官运送饷银和各种款项，没有镖局随同保护，也休想平安无事。当时各地运到北京的银子，都是装鞘运送，一运就是几十万。运到北京珠宝市，化了之后，铸成银锭交库。镖局子把银子运到北京以后，还要负责交库。谁保来的，归谁去交。社会秩序越坏，盗贼越多，镖局的买卖自然越发达。

保镖，有水路镖，陆路镖。水路镖，是乘船；陆路镖是起旱。水路镖，镖客在船上保护；陆路镖，或者坐在轿车里，或者骑马跟随护送。拿当时会友镖局的业务来说，一共有四路的买卖。北路镖是张家口、热河；东路是东三省，营口、吉林、奉天，到黑龙江省城；西路到西安为止；往南是直到南京、上海。当时往南

走有两条官路，叫做东大道、西大道。东大道走任邱、河间府往南；西大道是走卢沟桥、涿州、保定、石家庄、冀州。要到上海、南京一带，须从河南郑州往南。水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沿运河往南。因为镖局在外边走镖，北京城里有人往各地汇款，也都由镖局代送。事前镖局子到各商号联络，到时商店就把汇款连信送到镖局，请求代送。大约每带十两银子，给五钱银子报酬。等于是现在银行汇兑的业务一样。走镖的时候，捎带着就把这事给办了。

走镖，是镖局子头一项最重要的买卖；还有一项重要的买卖，就是看家护院。当时秩序不好，不单出门行路，有贼人拦路行抢，就是城里也不太平。所以当时的大宅门、大商号都得有看家护院的。这些看家护院的，不是他们自己雇用的，一般都是和镖局子接头，由镖局子派人前往坐夜。后来外国人到中国办了很多洋行、银行，他们也请镖局子的人去保护。前门大栅栏、珠宝市一带的商号，后来组织起来，办了商团。就由商团和会友镖局接头，替他们守夜。当时会友镖局每天晚上派出守夜的师兄师弟，总有不少人。如华俄道胜银行就是由会友给保护。大宅门找会友护院的不少，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除了走镖、护院，还有一项买卖，就是保护库丁。原来当年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库丁可以从银库里往外偷带银子。尽管防止很严，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打一个跟头，但库丁还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偷带出来。因为库丁这样发财，北京城里就有混混儿，专抢库丁，等于绑票勒赎。因此，库丁上班下班，都得找镖局保护，才能不被流氓绑去。

除此以外，当时北京的宝局（赌窟）和娼寮，也要请镖局派人保护。这是另外一些镖局做这些买卖，这些镖局，不在前面所说八家之内。因为他们专和这些娼寮、宝局打交道，八家镖局的人都看不起他们。

当时镖局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镖局子能拿多少报酬呢？那倒为数不多。拿护送饷银来说吧，1 万两银子也就给 50 两银子。保镖的人，每个月也就挣四五两银子，头儿们也多不了多少，七两二钱银子，那就是最多的了。有人说，李鸿章找的护院的，每月给几百两银子。据我所知，可没有这么些个。到了年终，柜上赚了钱，大家可以分点红，但那时当家的吃大股，一般人分的也不多。护送大官上任，遇见官儿高兴，送到以后，赏个 10 两 20 两的，那是外快，不在正式收入之内。一个保镖的，每月虽只挣几两银子，可是吃的是柜上的，而且好吃好喝，生活还是挺舒服的。镖局子制度也不像买卖家那样紧，彼此都是师徒关系，论起来，是一家人，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因此，一般都觉得干这行挺自由，挺舒服。所以我学了几年徒之后，就放弃了荷包行，入了会友镖局。

二

我进了会友镖局以后，就跟师傅宋彩臣练习武艺。保镖的光会武艺还不行；必得学习行话。当时买卖家各行各业，都有行话，镖局子也有镖行的行话，不过，镖行的行话，不仅是在同行之间应用，主要是和江湖上的贼人见面，必须用行话交谈。这种行话，我们叫做“春点”，一般人就称之为“江湖黑话”。镖行和贼打交道，首先得会“春点”。彼此拉交情，镖行必须和气，光凭武艺高强，想制服他们，那还是不行。

我们镖局子里，白天在柜上，除了吃饭就是练武，傍晚，该去坐夜的就纷纷到各家住户、商号坐夜去了。轮着谁出去走镖，就得出去走镖，大约一个月平均轮上这么两趟。走镖的时候，看保的货物多少，由当家的派人。少则一两个人，多则十来个人（大约保一万两银子用一个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

带着，一切听他指挥。进了镖局以后，就得跟着保镖。刚进门的徒弟也是一样。所以徒弟也领工钱，不过比较少点。走镖的时候，遇见贼人，两下没说好，得交手了，当徒弟的格外得拚命向前。因为保镖全看个人的胆气，当徒弟的要不卖力气，让别人看着，就显着“没种”，没法出头了。总之，做贼的人，固然是亡命，保镖的也是亡命。你要豁不出去，不跟贼人较量较量，丢了镖，得赔账不说，往后谁还找你？

镖行的规矩挺严，走路有走路的规矩，住店有住店的规矩。当我走镖的时候，早已不推小车了。客人坐在车上，货物也分别装在车上，车上插上镖局子的镖旗，保镖的骑着马跟在车前车后保护，一路上紧睁双目，刻刻留神。当时地方不靖，遍地是贼，有数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还有一两个藏在树林后面，看见单身人走过就行抢的。最后这种人，俗语叫作“打杠子的”，多半不是久惯做贼的，不懂贼的行话。他们见了镖局的大批人马，一般不敢出来行抢。

保镖的到傍晚太阳尚未落山，就要找店房住下。进了店房，必须派人守夜，以免夜间有什么闪失。进店以后，喝水吃饭，可不能洗脸。因为常在外面走道，一洗脸，让风一吹，就要裂口子。吃完了饭，守夜的守夜，不守夜的就去睡觉。第二天，天还不亮，就要抓早赶路了。

既然当时遍地是贼，走在路上就免不了和贼打交道。贼人隐藏在各处，冬天往往在地里趴着，夏天就在高粱地里藏着。有时打扮成种庄稼的、砍柴的，很难分辨出来。有些贼人往往在道路当中放上一些荆棘，拦住人马的去路。这些荆棘有横着放的，也有摆成十字的，不小心，马要让它扎着了，也就没法走了。保镖的一看见路上有这些荆棘，就知道有贼了。说句行话，这叫做“恶虎拦路”。这时，明知这些荆棘是贼人放的，还不能自己下马把它挑开，必须作好准备，和贼人见面。

这时，当头儿的立刻吩咐手下的弟兄们，作好准备，举着枪，拿着刀，看住镖车；当头儿的自己却要放下武器，紧走几步，向前准备和贼人答话。贼看见有镖车路过，也有个为首的上前，来和镖行办交涉。这时候，镖行的头儿就要满面笑容，抱拳拱手，先向贼人行礼，招呼一句："当家的辛苦！"他也回答一句："掌柜的辛苦！"按着镖行的规矩，"贼"是朋友，遇见了贼，就是朋友到了。如果是初次见面，他必问你："哪家的？"我们就说："小字号，会友。"接着他又问："你贵姓？"我们就说："在下姓×，草字××。"可是我们不能问贼："贵姓"。要一问，他就该疑心了，你要拿我是怎么着。

"朋友"见面以后，必须拿黑话对谈，说明这一方确是镖行，对方确是"江湖上的朋友"。黑话的内容，不外两点，第一，彼此都是一师所传，应当讲江湖的义气。更重要的，镖行必须承认，你这碗饭是贼赏给你吃的。他问："穿的谁家的衣？"就答："穿的朋友的衣。"要问："吃的谁家的饭？"就答："吃的朋友的饭。"这倒是句老实话，要没有做贼的，也就用不着保镖的了。做贼的，每天以打劫行抢为生，看着镖行的情面，有一部分"高高手，放过去"了，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留下的这碗饭么？所以镖行称贼作"当家的"，跟称呼镖行的"掌柜"一样。

两下里拉了一阵黑话，平安无事，放你过去。有荆棘条子的，他就替你挑开，表示他同意"借路"，让你通行了。临分别时，我们还要客气几句："当家的，你有什么带的？我到××（某处）去，二十来天就回来。"贼人一般说："没有带的，掌班的，你辛苦了。"

按着镖行的规矩，走镖沿途要喊镖号，也叫喊趟子。因此，走镖也叫做走趟子。镖行的镖号，就是"合吾"二字。喊法又有种种不同。如在住店或过桥时，喊"合吾"二字抑扬迂回拖得很长，这叫做"凤凰三点头"。平时所喊"合吾"二字，就比较短促，有时就是简单两个拍子"合、吾"。保镖的喊"合吾"，做贼的也喊

“合吾”。路上遇见贼，双方谈妥，他准你过去以后，他就高声喊一个“合吾”。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贼听见以后，也要回答一个“合吾”。有几个贼，就要喊几声“合吾”。有时贼人趴在地上，远远地看不见；但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合吾”以后，就听见远远的“合吾”“合吾”，一声接着一声；贼人要多，“合吾”声就接连不断，喊上好大的工夫。

路上遇见贼，就要上前用好言应付。平安放过以后，就算没事了。遇见贼人不听这一套，硬要和你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那就只好和他相拼了。真正动手的情形，一百次也未必有一次。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当我走镖的时候，在直隶、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之类的组织，他们遇见镖行走过，必要找你比武。他们倒不抢东西，主要试试你的胆量、武艺，没有两下真功夫，遇见他们，也不容易过去。

三

因为镖局子和贼讲“朋友”，所以贼到北京来买东西时，我们镖局子就有保护的责任。

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点子”。贼一进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坎，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比如会友镖局，后台老板当时是李鸿章。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可是也不用他出资本。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拉上了关系，就请他当名誉东家。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镖局子跟李鸿章一提，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就要了采访局的命。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

贼到了北京，来到我们柜上，他和谁熟识，就由谁陪着。白

天陪他出去买东西，晚上回局子里睡觉。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都由镖局子会账。一日三餐，好酒好饭。做贼的进城，都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进京的时候，身边带着不少钱。他买东西，自己付钱，这倒用不着镖局子破钞。

贼在北京住了几天，连买东西，带看热闹，住够了，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临走时，起五更，由镖局派轿车，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贼坐在轿车里面，送出城后，镖局子人就回来了。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代过，反正坐车的叫你把车赶到那儿，就送他到那儿，什么话也不用问。送他到了地方以后，他一定多给赏钱，决不少给。

贼进北京这几天，镖局子必须特别小心，决不能让他出事。要是贼住在镖局里，出了事，让官面上给逮去。这一来，镖局子就算栽了。你再保镖，路上遇见贼人的同伙，他必和你作对，镖就不能走了。所以贼人来到以后，一定要小心保护；把他送走以后，柜上才能放心。

镖行和贼，就是这样互相利用。正因为有贼，而且贼讲江湖义气，镖局才能站得住，吃得开。可是镖局和贼究竟是两码事。贼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多半是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光棍；而镖局子的人多是有身家的人。会武艺的人，要进镖局，并不是那么简单，必须确实可靠，有人知底担保。所以做贼的人，尽管镖号称他做朋友，可是贼决不能进镖局。镖局的人，忽然不干了，去做贼，这种事，当然也不是没有的。可是镖局子决不能容他。因为这种人离开镖局子去做贼，必然和镖局子作对。

镖局子，除了应付贼，还得对付北京市面上的地痞流氓。在北京城里当时专有这么一种人，社会上称为“嘎杂子”，专门吃仓、讹库，到宝局跳案子。因为镖局子专门保护仓丁、宝局，不能听凭他们讹诈，他们就专跟镖局子作对。彼此断不了寻仇斗殴。在当时有个最有名的嘎杂子叫作康小八。他和镖局子的人只要一碰

头，在哪儿遇见哪儿打。那时候北京城里从珠市口往南一带，人烟稀少。镖局子常和康小八在天桥一带打群架，仇越结越深了。

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的人。没有什么真功夫，就是手黑。后来有了洋枪，他身上总别着洋枪，看谁不顺眼，就给谁一枪。有这么一回事：他找个剃头的给他剃头。他剃着头，信口问："你知道北京城有个康八太爷么？"剃头的说："那小子不是东西。"他忍住气问："怎么不是东西？"剃头的说："净胡来。"他又问："你认识他？"说："不认识。"康就说："好，叫你认识认识他。"掏出手枪，一枪就把剃头的打死了。

康小八手下本来有一伙人，后来他就单挑了。他打死的人越多，疑心越大。总疑心有人暗算他。黑夜里走道，后面有人脚步比他快，他就给一枪。后来，康小八叫五城练勇逮住，剐在菜市口了。

除了贼、流氓之外，还有专和镖局子打交道的，就是"访友"的。当时江湖上有个习惯，叫作"以武会友"。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到镖局子来拜访，照例抱拳拱手，开言带笑，称呼"老前辈"。这一来，总得管他一顿酒饭，临走送点盘缠，缺衣裳缺鞋的就送衣裳送鞋。说是以武会友，也并不完全是比武。有来到柜上练两手的，也有不练的。反正总得提名道姓，跟什么人学过艺，哪一派的门徒。没多有少，就得送几个钱花。真有名气的人没有出来访友的。

访友比武时，他就说："朋友，我一不告帮，专为领教领教。"这就得比试比试。谁又不是跟谁真有仇，交交手，比划比划，能分胜负就行了。所以上手不过三两个招式，不像小说书上似的，一打多少个回合，难解难分。访友的人，也有真有功夫的。遇见功夫好的，镖局子就留下他在柜上帮忙。会友镖局子的李天成、张立本、张化三……这几位师兄弟就是访友的，功夫好，留在会友保镖了。

四

前面说过，保镖遇见贼人，全凭江湖黑话和他周旋，只要他肯点头借道，就算过去了。贼人急了，咱们也不能急，总用好话对付他。所以保镖的以和气当先，轻易不和贼动武。我们常说："人缘就是饭缘"，要凭武力压人，到处得罪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那还吃得开么！可是贼要不讲江湖义气，那也就顾不上了。为了保住镖车，就得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出门保镖跟贼人交战，一交手，三两下，至多不过五着，就得把贼赢了，才能保住镖车无事。记得有一回，保镖路过固安县浑河以北摆渡路口，上了船，船户一看镖车多，有钱，刚过了河，他们就要截我们的镖。船户足有十多个，我们保镖的也有七八个人。两下说拧了，动了手。船户用船篙，我们使硬家伙，拼了一阵，把他们打败，才没出事。

还有一回，在郑州庙以南，晚上住在店里。第二天一早，起五更我们就动身了。刚走出不远，有一道桥，贼人暗里把桥给弄坏了，表面上可又不显。带头的，嘴里喊着凤凰三点头的镖号，正要过桥，桥坏了，差点连人带马陷在水里，忙说：不好。知道遇见贼了，直跟贼说黑话，贼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只好与他们交战。

庚子年闹义和团，镖行就不好办了。刚兴义和团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跟镖局子为难。义和团跟洋人作对。什么东西沾点洋字，就犯他们的忌。那时已经兴了洋枪了。保镖的人除了长枪短刀的旧式武器之外，每人身上还掖个小洋枪。遇见义和团，他就要查你带没带着洋枪，要让他查出来，就短不了麻烦。我们为了防身，不能不带，可要让他们翻出来就给没收了。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会友镖局曾遇见这样一回事：

会友镖局接了一号买卖，由保定往天津运 10 万两现银，这是盐法道的银子，当时叫做“皇杠”。都是 100 两一个的大元宝，10 个元宝装一个鞘。会友派了 8 个人保着，由河路分坐四条大船运到天津。船走到下西河，遇见税务司拦住要检查。税务司有好几十人，都穿着号坎，青坎肩，白边，白字：税务司。

镖局子的头儿赶紧跟他们打招呼，说：“我们运的是饷银，没带私货。”税务司的人挺横，说：“我们奉了上谕，饷银也不行，也得查。”等他们一上船，才知道是土匪改扮的，要劫“皇杠”。我们当然不能轻让，两下就交手了。我们一个船只有两个人，他们一船上来 20 多人。他们人多，我们人少。结果我们 8 个人死了 4 个。剩下 4 个人，赶忙派人去报告地面，请求官兵保护，官兵赶到一追，才把他们吓跑。因为银子是 1000 两一个鞘，100 两一个的大元宝，他们抢到了手也没法运走，我们一追，扔得满地都是大元宝。我们想法运回船上，还失落了不少。地面上想，一定有落在庄稼地里被庄稼人拣去的，县里出了告示追查，陆续又送回来不少。最后一计算，只丢了两鞘多银子。这笔损失当然由镖局赔偿。

镖局子遇见这件事，当然不能善罢干休。派人一打听，才知道为首的人叫作宋锡朋。宋锡朋本来是冀州李家庄人，自幼武艺出众，后来加入了义和团。义和团失败，他就聚了一帮人，在黄村南边庞家庄当了土匪。开始只有五六百人，后来人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我们走镖的没法走了，于是八家镖局一合计，决定合在一块和他们交战。那次他们有一两千人，镖局子才百十来人。宋锡朋两手使枪，枪法极好。可是他的部下都不是练家子，手使大砍刀，只会些笨功夫，不是镖局子的对手。但他们人多，又是以死相拼。镖局子要想把他打垮也不容易。彼此纠缠了好几个月，一直追到保定，才把他们打垮。宋锡朋跑到东三省，入了马达子（胡匪）了。就在这一年，我们送个官到吉林上任，走到老爷岭，

恰好遇见了马达子，两下交手。有人说，宋锡朋正在里面，我们怕他报仇，就退回来去报告地面，由官面帮着我们，打了半天，才过了老爷岭。

到了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这时两宫已经回銮，北京城又恢复了从前的秩序。会友镖局忽然得着冀州衙门的来信，说是宋锡朋已经偷偷回到冀州李家庄，在家里藏起来了。会友镖局就派焦朋林、卢玉璞带着我们 40 多人前往冀州，由冀州马队带着，出其不意地把宋锡朋的住宅给团团围困起来了。宋锡朋是神枪手，可是架不住我们的人多。他把子弹打完，只好和我们交手。焦朋林上去，用夫子三拱手的拳法，把他擒住。这已经是五更时分，天将放明了。

宋锡朋被捕，押解到北京。西太后听说他是神枪手，想看看是怎样一条好汉。宋锡朋带着脚镣手铐，西太后一见，说“敢情是这么一个人哪。”后来，宋锡朋又解到保定，在保定给杀了。人头砍了下来，在各地示众了好多天。

当时，像宋锡朋这样流落为土匪的，人数很多。在京西妙峰山有大和尚、二和尚；在京北怀来有大光棍、二光棍，都聚众几百人。

有一回，师叔焦朋林带着我们 11 个人，保着花市的麻镖，约值十几万两银子。走到八达岭遇见大光棍、二光棍了。他们在山里用枪往外打。他们使的是灌沙子儿的枪，威力并不算大，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人，不能还手，只有挨打。焦朋林就叫把驴驮子圈起来，人都藏在里面，准备他们来劫镖时再动手。结果，小驴被他们打死了十几条。焦朋林急了，派人和怀来县小队联络，进山抄他的后路，内外夹攻，才把他们打败。镖虽没出事，可是我们师兄弟里死了张华山、武宪章二人。大光棍他们闹了有三个来月，被县小队拿住，在怀来砍了。

五

1902 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为了表示庆祝，北京城办了一次皇会。项目有五虎棍、少林棍、秧歌、小车会、高跷……北京城里、关厢、顺天府各州县，都来参加。镖局子里头有头有脸的都加入表演拳术和各种武艺。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会，园子外面，搭着大棚，一共有 200 来起玩艺。玩艺多，慈禧看不过来，就由主事人开上单子，交给六部堂官让慈禧过目。她要看什么玩艺儿，就按着单子传进去，当着她的面表演一回。我在她面前舞了一回八仙庆寿剑。——为什么叫八仙庆寿剑呢？原来兵刃都是凶器，在交战时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一般都说什么断命刀、追魂枪，可是表演时，非说些吉祥话不行，所以叫作八仙庆寿剑。后来梅兰芳演霸王别姬，他舞剑的手法，就是跟我学的；杨小楼演闹天宫（那时候叫安天会），也是从我这儿学会的猴拳。这是后话，顺便交代几句。

闹完义和团以后，我们照旧护院、走镖，可是火车、洋船一通，来往客商不用起旱雇民船，保镖的生意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就专做护院的买卖。镖局子也逐渐减少，只剩下会友一家。

当时前门外珠宝市、大栅栏都成立了商团，归会友镖局保护。街道两头，当时都有铁栅栏。有事的时候，就把铁栅栏关上，由镖局把守。1912 年（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抢开了。当时珠宝市、大栅栏两条最阔的大街，却没受到损失。民国 6 年（1917 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起义，带着兵向北京进攻，在城里发生了巷战，北京秩序相当混乱。珠宝市、大栅栏都因会友镖局保护，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1921 年（民国 10 年），会友镖局也结束了。镖局子里的师兄弟、师叔、师大爷，年纪大的回家养老去了；年轻的就由各银行、

商号、住宅分别雇用，替他们看家护院。会友从清初开设，一共办了近 300 年，师徒相传了好几辈。

我离开镖局后，先在外五区所办的半日学校教武术，由外五区给一个警察的饷。这样，我认识了外五区的高署长，后来就在天桥水心亭开了个茶馆。这个茶馆方圆有 20 丈，能容 1000 多人。来的人喝水只付两个大铜子，我在茶馆里预备有各种武器，可以随便练武比试。看武术、练武术的都不另外花钱。这个茶馆天天满座。每年从三月开起，开到八月节，每天都可以收入 20 块现大洋，礼拜天能卖 30 来块。

茶馆里练武，也等于我们镖行所谓以武会友了。可是高署长有交代，不许我跟他们真正比赛，说："打坏了人不行。"有些想来捣乱的，有警察保护，他们也闹不起来。我这个茶馆前后开了 12 年。

说起比武，我们也做过一件露脸的事。有一年，日本人来中国摆擂台，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处和中国人比赛武艺。愿意参加的，随便报名。然后凭着抽签的顺序，和日本人较量。我在南京和他们比赛，我的师叔焦朋林在天津和他们比赛。日本人功夫都不错，腿脚挺硬朗，但没有中国拳术那么灵便。我一上去，日本人看我是个老头儿，说："你还行哇？"我说："来吧，小子，我先让你三拳。"所谓让你三拳，其实是个阴招。让他三拳，就把他的路数摸清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力巴拳，打过三拳，再出来就没多大劲了；我估摸着也够了步数了，就大喝一声："你下去吧！"猛起一拳，打了他个冷不防，他一个倒栽葱跌下台去。

（李宜琛整理）

1965 年 6 月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

镖局与镖客

庞建堂

一、镖客的前身是侠客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人叫做侠客。侠客的特点是：他们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帮助别人，一看见社会上有不平之事，往往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为铲除和击败强暴的势力而斗争，有至死不悔的英雄气概。所以，当他们看见贫者、弱者的处境悲惨，或为人欺凌，经常能以道义相尚，周人之急，济人之难。

由侠客的这种精神面貌逐步演变，后来分为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所谓“刀客”，另一种则是本文要谈的“镖客”了。

二、镖局组织及其在各地的发展概况

据传说，在明末清初社会上已有大量的镖客存在，但那时还无镖局这种组织。大致到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尤其到了道光年以后，全国各地的镖客人数越来越多，每一批镖客拥一个镖头，而且又都各自收有许多徒弟。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不同的大小集团，为了彼此都能很好地走“正义之路”，不至“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起见，以及在业务上“相互照应，各显神通”，于是才开始有这种镖局组织。

镖局组织最早的地方，是在北方各省。当时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及东北各省都有此种组织。陕西成立镖局的时间较迟。各

省的镖局成立起来以后，在北京西河沿也成立了东光裕镖局。许多人都叫这个镖局为“总号”，其实各省的镖局和东光裕镖局，都是各自独立，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按内行话来说，只不过是“同气连枝”的关系而已。

各省的镖局，一般都设立在省会地方，在外县设立的很少。北方各省的镖局，以河南开封北土街的聚盛镖房为最早。而河北的沧县，则是出镖客最早的地方。俗话说“镖不喊沧”，就是因为沧县出镖客最早，路经这里，应有礼貌，以表崇敬。山西因有“盐运镖”，除在太原设有镖局外，在运城也设有分支机构。这些镖局开设的最早，其资格自然也最老。山东的济南有镖局，而在黄县、昌邑、潍县以及长山县的周村等地，则设了很多分号，这是一种例外，因为这一带的商人，主要和俄国人做大量的绸缎生意，每年的交易额特别大，所有流通的大批资金及利润，常常需要及时汇兑，必须托由镖局保护运送，以策安全，所以山东各县的镖局设立，就形成为一个特殊局面。

成立镖局，是要向当地政府立案的。而镖局与镖局的关系，在乍一成立，彼此往往都要把自己的成员名册送给对方，以为互相联络的根据。在路上，或到了某一镖局所在地，则以行客拜坐客和递名片的方式打招呼，而且以先递名片者为大与有礼貌，这又是镖局之间的一种通常联络方法。

三、镖局的业务

镖局的出现是因为在那时交通异常不便，既无银行组织可以汇兑，也无邮电部门和交通机关负责保运，而那时使用的货币不是铜钱就是银两，银两笨重，要从甲地送到乙地，必须将所谓“元宝”钉在“银鞘”以内，装在大车里，由人押送。当时报解钱粮、运交军饷，都采用这种办法。“银鞘”是用三尺多长、五六寸宽的两块木头，

将木头挖开坑眼，将元宝放在里面（有时也装碎银子），每鞘可装元宝 20 个，每个 50 两，计共重 1000 两。装好后用铁条箍好，并加上封条，才可托交镖局运送。山西的“盐运镖”（当时起镖的地点，在河南灵宝的会兴镇）、陕西对甘肃省的“协饷”，以及商人大宗银两的转送，都需要通过这种手续办理。而长途跋涉，经过深山长沟，如果没有人负责保护，自然随时都会发生被打劫以致失镖的事情。

镖局所保送的镖，计为两种：一种叫“硬镖”，即保送公家的公款和私人的货款；另一种叫“软镖”，则是保送土药局（清季经营烟土的机关）和商人所交保的大烟土。保硬镖年代久远，而且是镖局的正常业务，至于保软镖，则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事，其时间靠后多了。

保镖要由双方订立合同，每送银千两，得利四两五钱，利之多寡，按总数核算。但在路途如有损失，则应照原数赔偿。按时送到，不得误期，要求是很严格的。

四、镖客保镖所走的几条路线

镖客本来是“无路不走”和“非路不走”的，但是主要有以下几条大路线，即东大路、西大路和北大路。西大路以河南开封为中心，通往开封以南的朱仙镇、许昌的八里桥、唐县、南阳，直到湖北、湖南和云贵各地；东大路包括山东半边，即自山东的历城、枣庄，走向江苏的徐州、南京、上海，一直去福建、广东；北大路则包括东北各省和热河一带在内。以上所说的这些地方，都常有镖客的足迹，但不论走哪条路线，不仅面积很大，而且情形复杂，稍一不慎，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挡住去路。当年走热河一带，就有著名的八郎沟、八郎寨和塔子沟这些土匪出没无常的险要地方。其时，有这样一些传说：“八郎沟，八郎寨，三岁女孩会打劫”。又说：“八郎沟，八郎寨，行人经过吓破胆，一过要有

买路钱”。可见当时这些地方治安毫无保障。在清光绪二十年前后，热河省朝阳县境内塔子沟地方，曾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草莽英雄，名叫康小八，他确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常常拦路抢劫客商，横行一时，弄得路断人稀。清政府为了捉拿他，费了很大力量，才予剿灭。京剧《塔子沟》，就是描写这一段事实的。

奔波于东西大路上的镖客人物，他们因所生的地域不同，在性格上显有分别。跑西大路的人，好成群结党，而跑东大路的人，则为数甚少或一人单干。一般说，跑东大路的人，人数虽少，功夫硬棒，中途遇上事变，既能打出还能打进，不愧是一些英雄好汉。但这却不是说，出门保镖，不该打也要打，硬找事和惹麻烦。凡是走江湖的人，第一要保持个人威信，除非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轻易先闯码头，或闯山头。如果互通姓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最好不过的。所谓“玩儿的漂亮”，就是这个意思。

五、镖客的成分及与各方面的关系

镖客的成分，大都是农民出身。这些人为啥要做镖客，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农民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他们组织起一班人，练拳习武，就可以和这些恶势力作斗争；其次，他们学成镖客一套本领，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走遍各地，广交朋友，到了某个时候，能患难与共，彼此协助；而为了发扬祖国的拳艺，自然也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至于想凭这一套来发财，还不是这些人的主要意图。

镖客中也有另一种人，和官府发生关系，成为官府的警卫人员。北京西河沿东光裕镖局的镖客们，他们一面做镖客，一面也为清宫“下夜”。因为那时在九门提督指挥下的禁卫军，往往腐败无能，并不能严密地去保护清朝的统治阶级，而真正能负起这个责任的，反而倒是这些善于使用刀枪棍棒的镖客人物。镖客去宫

内值勤，是轮班制，如果在值勤时间以内出了事故，还必须追究责任。镖客为啥这样做，也有他的企图和愿望。因为这样做，可以和清宫发生亲密关系，同时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与各衙门以及一些大官大绅接触联系，否则要想开展镖局业务，是很不容易的。

六、镖客的人数和纪律

搞镖客这一行业的人，大多产生于黄河两岸和运河两岸，别的地方是不出这类人才的。他们在各地发展的情况各不相同，过去虽无精确统计，但合起来总共不下几千人。另据传说，在清朝统治末期，曾对镖客作过一番调查，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并不见于任何记载。有人说，当时调查了解，主要是怕镖客人数多了发生问题，为弭隐患，不得不设法安插这些人。其条件是：凡听话的，政府即给以生活出路；如不肯接受笼络，则坚决予以取缔和收拾。从后来有不少镖客为清朝效力，以及有许多官僚走马上任时，都要找镖客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来看，镖客是受这些统治阶级充分利用的。

镖客在执行任务时，因负有重大责任，所以就规定有几条严格的纪律。简单地说，要极力戒除“酒、色、财、气”这几方面的事，总结起来，即是：

1、上路保镖，绝对不许饮酒，以免与人发生斗殴纠纷。

2、每到一地，绝对不准宿娼乱逛。

3、住在店内，不得离开镖车他往，以免因失镖而负赔偿责任。

4、除镖局所交给自己的任务外，尤其不得给其他客商捎带银钱货物，违者均须罚究。

另外，镖客之间的团结，也是很强的。只要是同行发生事故、需要援助的时候，一经用“通传单”（等于农民所用的鸡毛传贴）号召，就都得准时前来。这种患难相助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异

常强烈和齐心一致的。记得光绪二十八年，陕西的镖客在西安街上和一些人发生语言冲突，大打出手，结果因人数相差悬殊，有几位镖客被打死和打伤了。镖局和镖客因忍受不下这口气，立即就发出了“通传单”，没有三两天工夫，就由数百里以外的各个地区，来了很有功夫的镖客 400 多人，想见个高低，若不是当地人士调解得法，就会弄出大乱子。

镖客在镖局应得工资，是按其本领大小来定高低的。工资大致分为三等，领头等工资的为“镖头”，也就是“舵把子”，其次称为镖师等。镖头在保护镖车时，负有完全责任，如有失镖事件，往往根据不同情况，和镖局共同负赔偿责任。

七、镖客的送镖和喊镖

镖客送镖所着的装束，看上去有些别致。他们一般都身着青色对襟服，头罩青帕，足蹬短靴或穿双梁布鞋，大有戏剧打扮意味。镖客的护身武器，初期都是刀枪棍棒，到清末民初，才带有洋枪。运镖的车，在北京、河北保定和山东济南一带，都叫“京滑子车”。陕西镖局为了送镖可靠，自己备有专车，专程往来，不作别用。有时临时车不敷用，也在桥梓口车马店（多为回民开设）雇用补充。

镖车上路时，都插有镖局的三角旗帜，并写有镖局字号。每辆镖车，都由镖头和镖师押车起运。车与车紧紧相连，互相呼应，以防不测。镖客们坐在车上，都有他们的一定格式和样子，不能随随便便，这叫做“打镖腿”。所谓打镖腿，就是将腿部以左压右，以上压下，以外压里。这种规矩，是“内务性”的。内行懂得，外人不大明白。何以坐车要有这个样子，因为走在路上，如果有人来到车边，向押镖人一靠，试验能否“开腿”，如此坐法，是很要紧的一着。至于镖车前进的时候，镖客们为了防止坏人拦劫和耀

武扬威起见，常常要出声“喊镖”，即喊号子。号子有长号子和短号子两种不同的喊法，短号子只喊：“啊……唔”两个字，嗓子喊得要高要长；而长号子，则把“啊”字尽量拉长，而“唔”字落音，更要特别提高。这种做法，也叫做“撂牌子”，在撂出牌子以后，看对方会不会接牌子，如果能以同样声调还声，答个“唔”字，这就可以知道是“自家人”，否则就是来打抢的坏人，马上就得戒备迎敌。还有一种喊号子，是由最先一辆押车的镖客喊起，有多少辆车，都要一一接喊，一直喊到最后一辆镖头所押的车为止，同声答应，煞是好听。

镖车住店的时候，为了弄清店里的情况，也要喊号子，用“啊……唔”二字一喊，如果店里用“唔”字还声，也就可以知道里面有同行的人，住在一起，绝然无妨。而且先到的人，还得帮后来的人照顾行李东西，这也是一种规矩。镖车在店里放置，必须车头朝内，车尾朝外，这也是规矩。内行不可不知。

再者，喊镖时系按镖客所学拳脚分派，有少林、武当之不同，而一路上所用的“言子话”各不相同。又因师傅传授不同，所喊号子也各不相同。

八、镖客的师徒制度

开镖局用镖客，是雇佣性质。而镖师所教的人，则全都是师徒关系。换句话说，镖头和镖师所收徒弟，是为自己收的，并不是为镖局来收。镖头或镖师收徒弟，其手续并不简单，凡在收徒以前，先必经人介绍，收与不收，并不一定。经人介绍的徒弟，被引到师傅门下，往往还要经过师傅在各方面的极严格审查。其首要条件，要看投师的人诚不诚意，才能确定下来。旧时审查徒弟，有经过一两年之久的，这种详细认真，比功名考试还难。徒弟初进师门，名为“学徒弟”，而不是一进门就能给师傅当正式的徒弟，

能不能成为正式徒弟，那又要看进步快慢而定。学徒弟有学三五年就可以出师的，但也有跟上师傅学了十年八年，还依然在学徒弟。再者，进了师门，究竟以学什么功夫为宜，这更不能由自己认定和要求，而是由师傅就其体格和资质来决定。在收徒弟的时候，都要行跪拜礼，并且一经认许，即形同父子关系。在出师以前固然如此，即在出师以后，自己保镖“撂牌子”，仍然要撂师傅姓名的牌子，而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这种限制是很严格的。另外，徒弟出师以后，所得工资，并不能随便由自己支配使用，而是应以所得工资孝敬师傅。至于孝敬的时间长短，也无一定，有的孝敬二三年即可，有的孝敬了十年八年，仍不能自己随便，在这一点上，是和旧社会其他手艺行道完全相同、毫无二致的。要想做一个著名的镖师也很不容易，这些人出了师，想自己在社会上有所表现，知名一时，其出路是：每年十月初一日，在直隶（河北）省顺德府，有一个“武术赛会”，开会时间长达一月。来参加这个会的人，都是在拳术上有造就的。你要自己显示本领，事先可以把自己所学的拳派和技能，以及师傅姓名，向这个会上去挂号，经过这个会的认可，到时就可以去亮本事，经到会的公众承认确有成就，并由这个会的主持人发给你一种凭证，证明你的成绩和一切本领，你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当镖师或者去卖武艺了。

当时赶直隶顺德府这个武术赛会的，有河北、河南、山东许多省份练武术的人。因为规模太大，人上有人，所以常常因比赛闹出好多事情。后来这个会的主持者，为了避免纠纷责任，征得大家同意，定出了三条规定：

1、双方在比赛中，受伤的人，其医药费用，由受伤者自行负责；

2、因比赛跌死或被对方失手打死，对方不负抵命责任；

3、凡获得优胜的人，由大会奖以红绸，披挂游行全场，作为光荣纪念。

谈到这个会上所表演的各种技能，是一个赛过一个，各有独到之处。记得有一次，一个 8 岁的小女孩，她表演翻铡刀 32 道，并能上到八丈多长的高竿以上，观者无不咋舌称赞。举此一例，也就可以想见当时表演的惊险程度了。

九、山东镖局的产生

山东出镖客的县份很多，而临清州的武城、夏津等地，更是人才济济。我出生在博山县，博山县出现镖客是在我小时候（光绪年间）。博山原没有武学团体，到光绪年间，由北京雍和宫来了一位游方和尚，其法名我已记不起来了。据传说，这位和尚在未出家以前，家道富裕，只因脾性不好，打伤人命，才到雍和宫出了家。他在雍和宫习武达 16 年之久，各项拳艺，无不精通。他来博山是风闻博山庙宇很多，特到博山游方。他初来时，一般人对他并不注意，他在街上一连转了 20 多天，也无人理睬，最后他走进西大寺，寺内和尚以为他是“挂单和尚”，预备接待，及至知道他仅是游方，只让他在方丈室休息而已。

这个和尚初住庙内，自备饮食，饭后打坐习静，一切尚能遵守清规。可是为时不久，他就和《水浒传》上的鲁智深一样，大动荤腥，甚至还吸大烟。经人了解，他的费用都从雍和宫寄来，并且还和清宫有关。他平素不喜欢和人讲话，看去庸庸碌碌，无所表现。他的精湛功夫，被寺内和尚发现是这样的：在他座椅前面脚下有一块厚砖，因用脚摩擦，已成烂碎。寺内和尚得悉此事，即劝他收徒传艺，从此他开始在博山广收徒弟。第一批即收了 100 多名，每人只要 200 文油钱，前后收徒三批，计共有 400 余人。这就是博山镖客的根源。他的徒弟到现在还有傅颜申、李五有和李大姑娘等人健在，都是 80 几岁的人了。家兄庞茂堂也是这个和尚的徒弟，而茂堂又是和陕西永庆等镖局很有关系的人。所以，不

能不插叙这一段情况。

十、陕西几个镖局的兴起和结束

陕西设立镖局是光绪二十七年的事。在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义和团闹得很厉害，杀了不少“洋人”，八国联军借口进攻北京。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八国联军快要打到北京的时候，匆忙离开京都，向外逃奔。临时将宫内的四五十名镖客带着，为他们“保驾”。镖客们进入西安以后，一住经年，到了“两宫回銮”时，因为有了军队扈从，不再管这些镖客的死活，镖客们不得不留在西安，用自己的本领开设镖局，为官方和商民保镖服务，以维持生计。

陕西共开过三个镖局，即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和宏发镖局。它们都设立在西安，没有在外县设分号。兹将这三个镖局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永庆镖局**　永庆镖局设立于光绪二十七年，地址在梁家牌楼甘肃会馆对面东首第一家。最初这个镖局的负责人，为镖头老王师傅（不记其名，直隶河间府人），他于光绪二十六年跟随内府龙中堂护驾到陕。清朝官吏来到西安以后，适逢旱灾，老百姓饿死者很多，但官府追索钱粮，仍急如星火，供应难以为继，就派他到其他省份调运粮秣，以供应清室贵族和官吏的需要。

说到老王师傅这个人，他对清廷是有功的。当八国联军到达通州，还没有进攻北京以前，北京城内的秩序，已经混乱不堪。老王师傅在龙中堂的指挥下，用镖车运出了许多金银细软，如果论功行赏，是应该得到奖励的。可是清朝官僚们在危机一过，就把这些镖客忘记得一干二净，再也无人过问了。这些镖客就和清廷官吏完全脱离了关系，而走上了自谋生活的道路。

老王师傅所开设的永庆镖局，生意不坏，维持了一批失业的

镖客，使不至流落异乡。西安当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自光绪二十七年起，一直搞到宣统二年。永庆镖局最初只保硬镖，它和大清银行的关系最深，其次是和山西票号经常有来往。在永庆事业兴盛时期，曾做过一桩大生意，即保送大清银行白银 40 万两，给甘肃兰州交“协饷”。这一次装的镖车达四五十辆之多，镖车由梁家牌楼直摆到西门以外，浩浩荡荡，络绎于途。沿街观看的群众，真是人山人海，像过大会一样。

老王师傅自宣统二年告老回乡，病故以后，继续办永庆镖局的，是他的儿子王振东。王振东的本领并不高明，惟以许多镖客都是他父亲的故交与徒弟，所以大家只好捧王振东的场。这样搞到辛亥革命时期，王振东才撒手不干了。

再一次接办这个镖局的，是这个局的镖头王祥云。他是老王师傅的高足弟子，因他不忘师教，仍然用永庆镖局的老招牌。到了民国 2 年，陕西都督府立意禁烟，这时保软镖（大烟土）的人大大减少，生意遂一落千丈，又宣告歇业。及到民国 6 年，陈树藩做了陕西督军，为了敛财扩兵，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各省来陕西购运烟土的商人不断前来，带款运土，都需要由镖客保护，于是镖局营业又一时盛行起来。永庆镖局这次恢复业务，即迁到五味什字的山东会馆内，网罗了不少的武林高手。

民国 2 年张翔初任陕西都督时，曾经要我和永庆镖局，利用二月初二的传统节日，举办一次武艺表演大会。我们奉命以后，即从各地邀请来镖头、镖师 120 多位，都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开会地点在“皇城”（新城）内，来看的群众至少在万人以上，因人多过于拥挤，竟把看台都挤垮了，还砸伤好几个人，可以想见当时的热闹情况。谈到参加表演的镖头、镖师们的技能，真是各有特长，难分高下。由河间府来的一位张师傅能将一把粗的麻绳用手一扯，断为两段；他用头碰城砖，砖破而头不伤。又有一位老盖师傅，山东人，能将两三寸厚的板凳，用手一按折为两半。老盖师傅是个木工出身，

他练此功夫近 30 年。在清末他到兴平起过镖，因他穿的衣服土里土气，和农民一样，到茶馆喝茶，适与县衙一个差役坐在一条板凳上，衙役硬要蹲上板凳，盖认为不应弄脏板凳，二人便大起冲突，老盖师傅用手一掀，就把这个衙役送出一丈开外，摔得七死八活，被带到县衙打官司。知县是山东籍，听见盖为山东口音，就问为何斗殴，以及有啥本事，将人摔伤。盖回答他是镖客，不过只保内镖(即软镖)，不保外镖(硬镖)，此外再无任何本领。这位知县为了看看他的功夫，即命将板凳搬来，老盖师傅将板凳一按一块，分为数段。经过这样的表演，他便以“按板凳的老盖师傅”而驰名远近了。

永庆镖局最后停业的时间，已到民国六七年。这时陕西东西两路，土匪如毛，且都持有新式枪械，拦路行抢，镖客已很容易出岔子。出岔子的镖局必须按值赔偿，冒的风险太大，因而不得不停业。另外一个原因是永庆镖局搞来四五支枪以后，郭坚已做了陕西警备军统领，因不见容于陈树藩，陈就以调虎离山的手段，叫郭去打山西。郭在出发以前，组织了地方上的民团和刀客有两三千人。郭和我是朋友，他说镖局有枪，不能不向警备统领机关立案，事实上他是想把这一批镖客和枪也一齐带走。我们同意后，郭坚将镖客编入部队，渡河而东。未几，郭坚全部被阎锡山派兵击败，损失惨重，郭只身逃回陕西。被带去的镖客，也阵亡了一部分，剩余的人泅渡黄河而过，跑在华岳庙，摆开摊子卖武。又过了一个时期，在外面坐码头的人，陆续归在一起，各自回家，永庆镖局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二)宏泰镖局　宏泰镖局是民国六七年间，在永庆镖局结束以后不久成立起来的。负责人是老苗，小名三成，他是河间府人。苗三成亦是永庆镖局的老人手，他成立这个镖局，纯粹是出于“土客”的要求。在清末民初，山东省的烟台、青岛、沙河、黄县、蓬莱、潍县、昌邑等县的商人，大量地和俄国人做绸缎生意，资本额很大，每年获利也很多。当时人说，就是上述这些县份商人

的资本，比山东其他各县商人资本的总和还多。他们既拥有这样大的资力，除运用于绸缎营业以外，就非再开辟另一方面的经营不可。他们看到陕西大烟是一桩获利更大的买卖，因而就用大量资金到陕西购运大烟，并要求苗三成开设宏泰镖局，专门为他们运烟土。到民国 8 年底，宏泰镖局因坐地码头一律被匪徒冲散，就宣告停业了。

（三）宏发镖局　宏发镖局的经理郝得胜，河北沧州人，是个老镖师，原先也在永庆镖局工作过。此人在保镖这一行业内声价极高，其功夫也特别之好。他初到西安时，年龄已大，到永庆镖局结束，生活顿感没有出路，所好他有两个儿子，能继他的事业，所以就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开设此局。不过按当时环境，搞镖局已成强弩之末了，勉强来搞，其失败是可以断言的。宏发一成立，仍是保运烟土，到快要收场时，他们给河南郑州商人保运一批烟土，不意到华阴失镖，按照合同赔偿损失后，一下子亏累不堪，因而被迫停止。又按镖局规矩，赔偿损失，在经济上固有不利，而在信用上讲，更是特别“丢人”，因此，唯有解散之一途了。

综计陕西自光绪二十七年初设永庆镖局起，到民国 8 年宏发镖局歇业止，三个镖局先后有 20 多年的历史。在陕西镖局不复存在时，全国各地的镖局也先后同归于尽了。　**（刘茵侬整理）**

1963 年 7 月

（陕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

庚子年（1900 年）前，天津有一种流氓，名为混混儿，又叫混星子。他们瞥不畏死，讲打讲闹，混一时是一时，自称是“耍人儿的”。他们有组织，没名堂，不劳动，不生产，但凭一膀子力气一派言语，在社会上立足；有的竟能“成家立业”甚至厕身缙绅之列。但一般人认为他们是“不足齿之伦”，敬而远之；官场中行公文，称为“锅匪”。兹就所知，写成本稿。

源流组织和作风

混混儿原是反清的秘密社会组织，创始于清初；据故老传说乃是哥老会支派，只因年深日久，渐渐忘却根本。事实上他们确是和官府作对，因而设赌包娼、争行夺市、抄手拿佣，表现种种不法行为。但遇有地方公益，有时见义勇为，出人出钱，而且抑强扶弱，打抱不平。

至于组织和设备极为简单：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设立“锅伙”。其中只有一铺大炕、一领苇席和些炊具桌凳。这个组织在表面上无任何形式，他们却自称“大寨”，首领称为“寨主”，实际不过暗藏兵刃，如蜡杆子、花枪、单刀、斧把之类；有事一声呼唤，抄起家伙，便是一场群殴；无事只在里面吃喝盘踞。寨主之下有两三个副寨主，另外聘一个文人暗中画策，称作“军师”。余者概无名称，寨主对于众人一律称为兄弟。入伙的不举行任何形式，没有师徒行辈，只按平日行辈相称。入伙叫作

“开逛”，日后因故自动退出的名为“收逛”。有新加入的，当天大家吃一顿捞面，如是而已。

加入锅伙的人不外是好吃懒做的游惰少年、不守家规的子弟；也有些逼上梁山的，乃是鞋行工人。鞋铺里多没有作坊，本柜同人只管开夹子、剪面子，发给女工在家中粘面子、沿口，以下掐皮脸、圈底、绱鞋等手续，概由作坊工人做好，按件给酬。但交活时，鞋铺却百般挑剔刁难，稍不如意，就得翻工另作。工资也不当日照付，经过多次哀求，还只给一部分，而又不是现款，用低值的日用品强作高价折合；当时若不收，便没日子见钱。工人为了两顿饭，受尽多少气，只好忍痛接受。他们到忍无可忍时，咬牙跺脚，抛弃这碗饭，投入锅伙充当混混儿；为的是脱离羁绊，遇机寻衅报复，发泄怨气，特意到鞋铺借买鞋照样挑剔发横。这时鞋铺中人也只得忍气吞声，反受他们的气了。

混混儿的穿着和常人不同，入伙时觉得自己了不起，稍为手中有几个钱，便穿一身青色裤袄，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在身上，不扣纽扣；或者搭在肩上，挎在臂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名叫辫联子，越粗越好，不垂在背后而搭在胸前，有的每个辫花上塞一朵茉莉花。走路也和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脚，故作伤残之状，所以当年称为“花鞋大辫子”。但是久经世故的老前辈看着不顺眼，当面予以申斥。他们立时将发辫后垂，敛手站立，诺诺连声。有的老前辈勒令脱下花鞋，手拿着走，也只得谨遵莫违，候老前辈走远再穿鞋走。

他们平日无事可作，只想招灾惹祸，讨一顿打，借此成名。按他们的规矩，挨打不许还手，不准出声呼痛，名叫“卖味儿”。倘若忍不住，口中迸出“哎呀”两字，对方立时停手，这人便算“栽啦”，从此赶出锅伙，丧失资格；但破口大骂的不在此例。有机会随同打架，应当本着“不服挠不目逃”的精神，勇往直前，争

取胜利。有人用刀剁来，应当袒胸相向；斧把来打，用头去迎，以示不畏；如果软化或用武器去搪，名为“抓家伙”，虽不致立时被斥，也被贱视，成为终身笑柄。

如此经过一个时期，渐渐有些声名地位，这时可以寻个生财之道，凭胆量、气力、言谈谋个自立之路。再过一个时期已届中年，饱经世故，对人和蔼客气，穿着上务求朴素：袍子渐短，马褂要长，袖子比常人长一二尺，为的是袖中暗藏斧把；有的腿带子上插一把匕首（俗名攮子），时刻不离身畔。衣服颜色，由青蓝而灰，鞋早改穿双梁布鞋缎鞋。

到了老年，多半家成业就，回家享福。有的中途转折到县衙门班房里补个名字当差，熬成班头，来路也颇可观。有的到总兵衙门投效，也可作个小武官。总兵俗称镇台，管辖天津、河间两府十几州县的军务，有不少武职地位。混混儿们差不多先作旗牌在衙中服役，一点点地递升作千总、把总和外委的职位。李鸿章作直隶总督时认为其中大有人才，居然有些人被拔充为几管统领以上的军官。

他们发财致富之后，即改变服装：长袍短褂，绸绸缎缠身，云子履、夫子履，表面上和乡绅无别。或者作办理地方公益的董事，遇事排难解纷，垫人垫钱，仿袭古人所称的“任侠”一流人物。不过仍要挺起腰肢，说话提高嗓音，使外人一望即知其为如何人。他们在这个期间不知受过多少折磨和考验，方能造成名利双收的露脸人物。露脸以后，年纪已老，更须保持令誉，言谈行动不得有丝毫差错。倘若一时失于检点，一言说错，一事作差，被人问短，顿时前功尽弃。在这种情况下，惟有把自己禁闭在家中，永不见人，至死不出大门一步。举个例子如下。

当年天津城内东南角草厂庵前有两个混混儿世家，一姓滕，一姓窦，每姓都有百十个族人；其中有个姓窦行三的老者，远近皆尊称为“窦三爷”而不名。这窦某壮年时作过一件错事，不知为

了什么把盟弟张某用刀捅死，经许多和事老出面调停，私了人命，劝令苦主不必经官，窦某除为死者发丧外，对于孤儿寡妇每天交钱“一吊”作为抚养费。如此履行若干年，张家母子得以生活无缺。后来张子长大也投入锅伙，关于前事，家中外面皆讳莫如深，本人只知道这位盟伯是由于一番义气，抚养自己成人，感激莫名。不料后来窦某得罪了人，前事便被和盘托出。张子得知这段隐情，顿起复仇之念。他知道窦某每天早晨必出东门到天后宫前河沿一家外号破锅（谐郭）的澡塘内洗澡，便在一个冬天的凌晨预先到东城根等待，窦某走来时，就迎上前去道：“三大爷咱爷儿俩说句话……”随从身边取出一把刀子，把刀尖对着窦某继续说：“我爸爸怎么死的？”窦某知道勾起前案，今天必有一场祸事，为了保全性命只好装呆说：“老啦！七十多的人糊里糊涂，以前的事全忘了，不记得怎么回事啦！”这话分明是装傻图赖，顾惜性命，表面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含混搪塞，按要人儿规矩算作“走基”。对方见他如此，认为自己完全胜利，冷笑一声说：“好；既是想不起来了，我也不必再往下问，反正你明白，我明白。”说罢收起刀子，抹头就走。窦老者愣了些时，自知这人势必逢人皆道，不久即传满全城，自己再没脸见人，立时返回家中，终身不出大门一步。由此看来，成名的混混儿到老年自比名贵的瓷器怕磕怕碰；有些新出来的后生，时常想掀翻老前辈，遇机把成名的人物掀倒自己也可成名。但小鬼有时斗不过老鬼，被他用言语支撑，软一句、硬一句就打断了小鬼们的雄心，无法下手了。

混混儿中当年也有女人，虽然为数无几，作出事来，不让男子。个中杰出者便是火烧望海楼教堂案中崔老台之妻。当时天津人焚毁教堂，杀死 18 个法籍男女，酿成交涉。曾国藩被清廷特派来津和法国领事谈判，结果除赔偿损失外，要 18 个人抵命。无奈杀人的凶手已经逃无踪影，不得已由一个在籍的武官也是混混儿出身的张七把自告奋勇，一手包办。他用骗哄手段，骗得 18 个混

混儿，情愿舍身纾难，崔老台即是其中之一。张七把按每人500两银子包下来，18人抵命后，每家只给50两。后来驰名遐迩的崔老台乃是他的妻子顶着丈夫的名字，加入混混儿阵中，打架奋勇当先，堪称一员健将。她平日以卖糖为生，自食其力。有时想起仇恨，便到张家门前叫骂。张七把只得烦人出资了结，前后不知多少次。据说她身体高大，相貌魁梧，作事豪爽，膂力过人。有一次她到一家大柴禾厂，厂主要试试她的膂力，向她说如能扛起一个大苇坨子，分文不取任她拿走。她一声不响，扛起一个100多斤的苇坨子便走了。

敛财之道

锅伙长期养着一群闲人，必须设法觅取生财之道，以资维持。兹略举其敛财之法如下。

开赌局　开赌局是最普通的方法，只要有宽阔地方，赌徒不难招致。锅伙选强梁的混混儿作局头，拨些打手相助，立时成局。其中以押宝、推牌九、摇滩获利最多，每日所抽的头钱以千百吊计。除一部分给执事人外，尚有一大笔收入，便不愁锅伙中吃喝，只不过对于官方人随时应酬，年节点缀一下，即可平安无事。遇有搅局的，自己打手们可以应付。

抄手拿佣　一年四季，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贴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至今

尚有老老店的故址存在，至少也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鱼锅伙　无论西河、北河的河鲜和海河的鱼虾蟹，由船运到天津，必须卸在鱼锅伙里，由他们开秤定行市，卖给全津的大小行贩，他们从中得佣钱。河东水西有不少的鱼锅伙把持，分有疆界，各占一方，其中以陈家沟子、河北梁嘴子、邵家园子几处为巨擘，而李家、赵家、邵家乃是其中最大的。李家是陈家沟子的首户，即是江西督军李纯的上辈。邵家、赵家是河北一带老财主，出过不少的文武举人、秀才，却不料当年都是由武力创出来的世传事业。

把持粮栈　一般粮行斗店代客买卖是官方许可的正式行商，锅伙这般人也可以在村边陡峭的地方，以武力把持，和上述是同样性质。

开脚行　脚行表面上是替行栈客商起卸运输的承揽人，有定价，有行规；但索价极高，而以极低的代价叫劳动者搬运。劳动者流的血汗挣来的工资仅足餬口，他们所得却超过若干倍。他们各有辖境，互不侵犯，管装不管卸；如兼管卸货，须另给当地脚行一笔费用，名为“过肩儿钱”。违犯行规，便是一场凶殴。

以上数端都是荦荦大者，皆能得到大批利益。此外尚有小赌局、小瓜菜市和其他小规模方式，举例于下。

摆渡　当年各河桥梁不多，每隔一个地段必有摆渡口。渡口撑船的也是这类人把持。有的一家独揽，有的两三家合作，每人过河一次虽只一文钱，而一日所得为数也颇可观。这也是凭争打得来的世传事业。

口上的　口上的是小脚行，但限于抬轿和替人搬家，以及遇有婚丧大事代雇小人工等，每两三条巷子，必有一家口上的把持。一般也有管界，不得逾越，违者也能酿成群殴。这行又名“站口的”。

拦河取税　当河拦一道大绳不令船只渡过，派有专人把守。船

经过时给他一笔钱，方能撤绳放行通过，违者立即苦打。当年有几句口号说："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五百，大船要一吊"，即指此事。

立私炉　天津南关外二三十里，原是一片荒凉地带，出南门便是荒草水坑。混混儿在那里私立铸钱炉，用带砂子的次黄铜铸钱。所铸一般都是光绪钱，其薄如纸，入水不沉，名为"水上漂"；其小不及原来一半的名叫"鹅眼"；也有较大较厚的。这些钱私运入城，每三四吊换正式制钱一吊，而他们仍然有利，成色之次可知。商人把私铸钱买到手中，掺杂正式制钱中使用。

这些行业都和府县衙门差役有勾结，平日供奉，三节送礼，应酬周到；而公门差役多半是混混儿出身，岂能物伤其类。常言说："吏不举，官不究"，下边无人告发，上边乐得糊涂，早成公开秘密。一旦闹到不可开交，官厅少不得出示严禁，派差抄拿，只择几个平日应酬不到的抓来充数。他们也知进退，临时收场，候风声平定，继续再干。

除上述敛财之道外，还有捧场的赠予。当地绅商喜爱这类人物，遇有必要时赠予钱财、米粮。打完群架之后，受官刑挨打的，打架受重伤的，也有人送钱、送米、点心、食品，应有尽有，送的东西堆积如山。因为他们没"走基"，露了脸，所以予以鼓励。他们认为无上光荣，名利双收，乐此不疲，死而无怨。

争行夺市

有了平地抠饼、白手拿鱼的无本生涯，便有人存心觊觎想从他们手中夺来享受。于是掀起争行夺市的平地风波。争夺的方式分个人的和集体的，略述如下。

揽赌局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场大闹一

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躺下有一定的姿式：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而已，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筐萝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钱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这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一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

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随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

至于集体的揽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争脚行　脚行有大有小：大的能霸一条繁盛的大街，所有铺户皆由他起卸运输，或独揽一家斗店、行栈，向火车站、水旱码头等处大批搬运；小的在比较冷落去处，作些零星小搬运。但无论大小，都有坚固的组织，大头目之下有若干小头目都是当初出力的，每人有一根签作为世袭罔替的凭证，每天按大小股分钱。本人死后，由子孙们承袭。后代子孙另有出路不屑吃这碗饭，可以把签卖给他人顶名接替。不成材的子弟，到了债台高垒，无法维持时也可出卖。所有持签者多半不出去供职，只在家中享受。如此痛痒相关的人渐少，内部日渐空虚，便有人想乘机谋夺。单人独出的能用上述方式，卖味挨打，争取一根签分钱。集体的可以整个夺取，一场群殴后决定胜负。他们为了终身衣饭，势必破出死命地恶斗；一场分不出强弱，不惜再接再厉，竟有铡刀铡人、抬小炮子轰击的惊人恶战。有的经官缠讼，多年不能了结。

夺老店　当年夺老店曾经造出惊人奇事。据老年人传说，当年夺老店不止于争打，尚有摆阵的，双方约定时日，当场比赛。有的架一块大铁板，用火烧红，赤足在上面走几趟，对方不能照办，知难而退。最后一次是：主人张绍增熬热一锅油，跳在锅里炸死，

从此永远无人再敢生心，奠定了子孙们永世衣饭根基。这事轰传一时，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夺粮栈　河东有一家粮栈，主人外号叫“王半城”，因为有人谋夺他的事业，他当时慨然应允；到接替的到来，他在门前烧一锅热油，伸手到热油捞了几下，将手臂炸成焦炭，就把对方惊走了。

打群架、受官刑和其他

混混儿认为打群架是正当行为，更有一定的步骤。原因不论争行夺市，或是因细故而扩大，双方酿到不可遏止时，有的约定时、地，有的突然袭取。事先由一方约妥若干人预作准备，名为“侍候过节儿”。在准备期间，一律集中在一起，每日供应好吃好喝；没有巨款的势难应付，因所约多至百人以上，少也数十人。有的日期不能预定，因为对方何时来到难以预测，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表面上要不露形迹，有人问及，坚不承认，只称万无此事。至于公开争斗的场面便又不同：人到齐后，门前摆出所有的兵刃，名为“铺家伙”，意在示威。在出发前，如同对方有“死过节儿”，预先选定几个人准备牺牲，或自告奋勇，或用抽签法取决，名叫“抽死签”。即使当场不死，事后也由这些人顶名投案，认作凶手。出发时，寨主当前，众人随后；长家伙当先，短家伙跟后，一概散走，并无行列；最后有些人兜着碎砖乱瓦，在阵后向对方投掷，名叫“黑旗队”。双方会面后，用不了三言两语，立即会战。他们平日不练武术，只有少数人能抖蜡杆子，余者一概死打死剁。但只限于头破血出，肢体伤残；不必要时，谁也不愿酿出人命重案。及至打到分际上，甚或有死亡的，才有人出头劝止，再办善后。

当时负地方治安的乡甲局(其职责有如后来的警察派出所)有一个小武官称作“老总儿”，手下有些兵丁名叫“老架儿”，平日

维持交通，弹压地面；晚晌小官出巡，照例前面打着两个“气死风”的官衔灯，四名老架儿跟随，骑在马上也颇威风。老总儿听到该管地保（天津人叫地方）来报混混儿打架时，立即驰往肇事地点弹压，到时只在远处遥望，并不制止；直到打架人停手，方才近前几步喝止。双方明知乡甲局已到，只作不见，毫无忌惮地苦斗；斗到将要停下来，又听见吆喝，少不得给点面子，众人闪在一旁，双方寨主走到马前，请一个安说：“副爷请回，我们一会儿就到。”所谓副爷马上一拱手说：“好吧，回头再见。”副爷走后，双方寨主各自查点；死亡的候知县验尸，重伤的抬回；一声令下“哥儿们，丁着下！”甩着长袖子各回锅伙。这时准备叫顶凶的投案，受伤的听候验伤；如认为受伤人数不多，由寨主选些无用的人冷不防把他们打伤或剁伤，以便凑数。投案的到了乡甲局，并不审问，具备一张呈文押解到县衙处理。

县官早已得报，先带凶手到尸场验尸、验伤，随即回衙升堂审问。两造上堂，争先抢作原告，双方要先受一次苦刑。这时堂下瞧热闹的挤得风雨不透，多半是各方的混混儿，由寨主起，凡属已成名、未成名的都来观看。有关的双方尤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人当场出丑。初次受刑是掌嘴。挨打的也须懂行，如不把嘴张开，将来两旁槽牙皆掉。打时皂隶掌刑，且打且唱报数目。如果把钱花到满意时，可以徇私，打时多唱少打。每十下一顿，受刑人低声叫“老爷恩典”。其次是打板子（打手心）。把手绷在墩上，也是十下一停，不过数目要二百起码，多者论千。终归打得皮开肉烂，手掌迸裂，不然毒火焖在心里，伤不易治。挨打的最忌出声呼痛，犯者立时丧失混混儿资格。县官立即斥退他，当堂轰出。这时他要爬着下堂，堂下的老前辈们每人踢他几脚，一直踢出衙外。此人便断送一切，不齿于同类；即便另谋生理，污点一世也难洗掉。这次过堂只决定原被告，双方各诉一番理由，凶手寄押。挨打的如果没有走基，下堂时看的人们个个挑大拇指称

赞，由两个人架到班房院中，早备好单间休息所休养。立时有人送钱、送米、送点心、鲜货、熟食，纷纷齐至；钱帖子塞在枕下，东西成堆，不问受刑人清醒昏迷，安慰几句，撂下东西走去。班房的班头、原差皆来道辛苦、慰问，备有鸡蛋青、子生牛肉片敷在伤处，并请外科医生治伤。伤愈后听候下次过堂。

二次过堂时，原告情节轻的可以责打一顿取保开释，下次传唤不误。情节重的不分原被告一同刑讯。这次以后即用大刑、酷刑，如打扫帚枝、蟒鞭、压河流、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光棍架、跪铁锁，种种。打扫帚枝乃是脱去上衣用竹帚打后背，起码便是一千下，没有几下即能血肉横飞，好似一片红雨，溅得到处皆是。蟒鞭系用牛皮条编成，打在背上更为难搪。鞭梢有个疙疸，甩到前胸，肋条可以击坏。挨打的昏迷过去，用草纸燃烟熏醒，或冷水喷面，也能苏醒过来。其余酷刑都是压腿。上刑不到几分钟，立时额角汗如雨下，随即昏迷。上夹棍时将两腿夹起用皮条紧勒，可以将腿夹折。以后隔些日过一次堂，到定谳为止。

混混儿们打折臂、腿是常有的，便有应运而生的“正骨科”。正骨科创始人苏姓，当时被称为“苏老义”，天主教徒，是从法国人学来的“绝技”：骨头折了，不用开刀，只凭手摸，即知伤势如何，什么地方折几块和折的成分。两手隔着肉，便能对好上药，圈竹篦，系绷带，给几丸药吃，以后按时换药。伤好后恢复正常，不留残疾；阴雨之日，不觉痛痒。至今正骨科苏家，都是他的后代，并传些徒弟，成为独得之秘的专业。但有时对方在苏先生手里花一笔巨资，买嘱留些残疾，也使人或者拐瘸，或者阴雨痛痒。治伤的找到跟前质问，他也承认，并云“如欲完全治好，仍须挨两遍痛”。有的听了，立时将残腿搭在门槛上，用斧头自行打折，求他重新另治。据说真有打两次，方给治好的。

打架审理定案以后，按情节重轻依律判刑。徒刑计有“六年徒刑”、“十年大军”、“打解地”、“解狱”几种，都由县里出公文

派差解送指定地点，分别处理。关于前两种，清制只用短解，不用长解，由两名役人押送，犯人鱼枷木肘，送到邻县，投文交差，再由邻县派差，一县递一县地送到终点；犯人当堂释放，但不足年限不准私自回籍。犯者谓之“逃军”，当地县官查出行文到原县，出示严拿，并出海捕公文追捕。其实便是回来，衙门中人也不逮捕，除非是另犯他罪勾起前案来，依法严惩。“打解地”和“解狱”都是一犯一差。解狱的到达指定地点入狱收押，打解地的到达后带锁放出，派专人看守。起解时一差一犯在途中到处讹索。类如遇到卖鸟的，犯人便说：“人犯罪押起来，鸟犯什么罪也入笼里？都给我放了！”差人便做好作歹，令卖鸟的出钱买得眼前清静，不然买卖便做不成。二人得资后伙吃。至于逃军回籍的也有幸不幸。当年有一个殷浩然，犯法充军十年，不足二三年他便逃回；由于强买一把雕翎扇，被卖扇人托一个候补官僚的儿子到县举发，捉到后严刑拷打几次，最后站笼而死。

死刑分“斩立决”、“监候斩”和“斩监候”三种。斩立决又叫“就地正法”，乃是对于案情重大、有关明伙抢劫、趁火打抢之类的犯人，一刻不能容缓，禀请上宪送营务处，按军法处治。余者全案上详，经知府、臬台三审之后，解北京打朝审，仍解回原县收狱候判。能搪刑的可以在此期间推翻前案呼冤，谓之“滚供”，却有破出皮肉受苦，滚出来的，然而九死一生，所余只有皮骨而已。如判死刑，仍须由皇帝批准，方能行文一层一层批到本县，秋后或冬至日执行，这叫“监候斩”。“斩监候”等于后来的无期徒刑，终身不能出狱；却有经过多年熬成“狱头”的，便是全狱之主。他可以向犯人任意勒索，单立厨房，任意吃喝；出口便是命令，无人敢违。终老狱中，被尊称为“当家的”。

打架伤人后，照例有瞧病的仪式。打人的带同礼物亲自登门慰问受伤者，见面后一味客气，表面上不啻深交密友，彼此交谈十分亲热。当时认为不如是即为失礼，而且怕事。

打架如果伤人不多，更无死亡，可以不经官涉讼，双方和解；也有已经涉讼，经人和解双方递呈息讼的。和解方式：由双方知交的老前辈所谓“袍带混混儿”凑集几人，分头向双方解释，请求抛弃前嫌，言归于好。他们必须说先到这里，经许可后再到那边；两下里都这般说，以示尊重。经过两三次说和，得到双方同意，再约定日期地点，由和事老出资备若干桌酒席，并请些人作陪。他们商量好时间，约定双方同时到来。双方见面彼此客气几句，两人都不肯先进门，互相让过三两遍，终由和事老婉商，仍须一先一后入内。入座时后入的首座，先进的陪座。临走时后入的先出，先入的后出。入座时彼此一味客气，众人趁着帮腔，只叙旧交，不谈前事。这一席酒饭虽不是上等酒席，动辄三几十桌，所费也属不少。每人只吃一小碗饭便罢，同时起席。二人向众人告别，出门后仍由原和事人相陪送回。这种会餐，俗名“坐坐儿”。双方经过这次会面，一揖分手之后，一场恶战从此告终。

此外尚有一种和解方式，不是私了，而是官了。头次过堂之后，如情节不重，可以由当地绅士联名递公禀请求和解，官方如认为无足重轻的案件，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能批准，传和解人上堂回话。这群和事人未必都是真正绅商，只不过是些袍带混混儿充任。他们确不是冒充，只因当年有一桩博得虚衔的规则。类如地方上临时出了军事、河工赈济，官府人员不够用时，召集一些急公好义的襄助。事后由高级长官发给一纸文书，给一个虚功名。共有两种：一种文职“六品奖札”；一种武职“五品功牌”。得到这类奖状，即可顶戴荣身，厕身缙绅之列。后来印得太多，任意滥发，减价出售，初时一张功牌奖札能值十吊八吊，后来贬值到两三吊钱，却是空白的，买到手中自己填写姓名，也能生效。买得的生前顶戴辉煌，死后报丧贴子上可称“诰授武德骑尉”或“文林郎”。袍带混混儿手中不难有此奖札，到在堂上，袍子马褂，头戴五品水晶顶子，上堂不跪，谁说不是绅士呢。县官也赏面子，

夸奖几句，今两造出具息讼的甘结，原案撤销，各自回家无事。

混混儿们固然以打闹为前提，但有时也不愿意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当年天津城内东北角三义庙有个成名的人物贺庆远，年过半百，早在县衙作了头壮班班头，已成小康之家。他有三个儿子，因细故和近邻赵天二发生嫌隙，这兄弟三人把赵天二的腿打折。贺庆远闻耗，立即驰往肇事地点，一面申斥三子，一面安慰赵天二，将他搭到自己家中，请医治伤，百般款待。伤愈后已届冬令，替他做些新棉衣被褥，给了些钱很客气地送出。他知道这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俗称“手黑”的人物，生怕他记恨报仇，一旦窄路相逢，儿子必有性命之虞，故用柔和手段敷衍。赵天二没有生活，又不屑于住在锅伙中吃闲饭，自己在东南角城上角楼中居住。贺庆远知道他绝不甘心，仍然不时访问资助。闹得赵天二无可如何。后来赵天二得罪了侯家后的佟状元逃走在外，贺庆远这才放心。

另有一个叫张四的，打群架时手使单刀应战。战到紧要关头，眼看一刀下去对方立时毙命，他不肯造成命案，刀又不好撤回，便生急智，假作失手，将刀甩出多远，因此博得“飞刀张四”的绰号。又有一个人在河北群殴，一枪向对方肚子上刺去，身旁有个叫石桥刘老的忙用斧把将枪磕开，那人便是一愣。刘老忙提醒他，“咱跟他没有死过节儿”，一桩人命案立时化为乌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他们平日受过前辈的训练，遇事机警，绝不是一味蛮干。但遇到死过节儿却顾不得许多。所谓死过节儿，皆属前人的血债，势必报仇。其中有几件最忌讳的事，一件是被人扒下鞋来扔掉，一件是往身上泼尿，都认为奇耻大辱，不惜以性命相拼，比血债还要紧，不把对方致死，誓不甘休。

这些人虽说天不怕地不怕，有时限于经济或势力便吃不消了。每到窘迫之际，却有救星从中斡旋，能够转危为安。当年作混混儿后援最出名的要数侯家后的佟再棠。他是个武状元，又是当地大财

主，却不想作官，只在家中鬼混。平日庇赌包娼，武断乡里，暗中利用混混儿作爪牙。有人得罪“佟四老爷”，不用本人出面，自有人将其处置。故此一般人听到他的名姓无不心中害怕，当面恭维，不敢触犯。其次便是草厂庵的“戴二老爷”，考武的不走他的门径，休想考中。更有西头的王小鬼、河东云家大门的“云大老爷”，都是护庇者。他们都是在籍的武官，所以戏剧中的武举多属反面人物，不是无因的。相反地他们对于文人却畏之如虎。怕的明面上说好话，暗中一张禀帖送到官府，便是大祸一场。东门内刘家胡同的文举缪铁珊不时写名片到县里举发他们的赌局，竟被查抄。所以混混儿见了文人一味恭敬。而文人们背地里常说：“一张三寸纸条能送他们忤逆不孝。”当年都知道硬胳臂根儿惹不起拿笔管的。

上角、下角及其由来

混混儿中人分上、下角，以河北大街为分界。当年河北大街离御河不远有一座收税的大关。清廷内用的米和旗人发放的口粮都由南方运来，经过大关收一笔税；大关以西名为关上，以东称作关下。“上角”、“下角”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他们分界的原因有一段事实：远在一百多年前河北关下刷纸庙空场，来了一伙子女斤斗，俗名跑马解的。他们是游行江湖的艺人，全伙男女二三十人。男班主叫老汉，女班主叫老坐子，女艺人叫把式。一概不用外人，都是自己的儿女、媳、婿和徒弟。把式分“清门儿”和“浑门儿”：清门儿凭技艺挣钱，浑门儿兼操副业，下店后勾引浮浪子弟们作暗娼。所以都把“马班儿”视为流娼。但无论清浑，到在一个码头，至少作两三个月的生意，更要拜谒地方上的劣绅土豪为靠山，以防有人搅扰。这伙人下店后即拜见当地的寨主黑心王六，王六自是大包大揽，允许帮忙。到作买卖时需要一根大杉篙使用，上面绑椅子挂刀献技，只因借杉篙便成了祸根。这伙女

斤斗生意颇好，地面上亦见繁荣；便有关上幕安寺一家寨主“白张三”想约到他的辖境内演一期。已经说妥，苦于这类长大的杉篙一时难借。张三不得已亲自求黑心王六代借。王六认为夺了他的利益，当面驳斥，二人一番口角，经人劝开，张三自回。谁知王六尚有余憾，想趁此消灭关上的锅伙，独霸河北全境。在不久一个凌晨，王六带领多人把张三的锅伙包围。里面的人梦中惊醒，知道祸事临头，苦于门已被人堵住，无法出来，只得推倒后面的篱芭墙蹿出迎敌。无奈众寡不敌，被王六打得风流云散，将锅伙占领，而且波及旁家，关上的人全军覆没。关下的人侵到关上，设两三处锅伙作犄角之势，一切进益尽被夺去。关上的混混儿二三年不敢出头。个中有个王三，是其中突出的人物，时时志在恢复，只是有心无力，没有大批钱财，不能举事。他不时在一家鸦片馆里厮混，暗中寻找机会。这日遇见河北大街路西郭家素铺（即素饭馆）的主人，有意无意谈及此事。郭某一时兴奋，允许出一笔巨资替关上争一口气。王三有了保障，暗约关上有名的王九、王十兄弟为首，连同张三一干人分头募款约人。这次乃是空前的举动，凡是相识的锅伙都被邀到。黑心王六得了消息，也大量约人。到会战这日，差不多天津的混混儿一律来到。一阵苦斗的结果，关下失败，关上的锅伙依然复兴起来，而“关上王三”的大名也无人不知。从此以后，凡被关上约请的锅伙概属上角，被关下约请的尽称下角。

上下角既分之后，成为世仇，而各乡各镇所有锅伙都分了界限，成为习惯。有的隔几条巷即不同角，有的一条街上也分两角，界限很严，彼此不得越界。上角的混混儿误入下角地带，被认出来即遭攒殴。下角误入上角也是同样。他们更有一种习惯，素日无论交情如何深，一朝反目，终身不忘。不但避不见面，连对方住的街巷也不肯走。本人之外，尚传及子孙，结下累世解不开的芥蒂。只有侯家后的混混儿，因为环境关系，不分上下角，有事

两角都可约请，因此被称为“活轴子”。

中年以后的营生和活动

混混儿到了中年，自知平日所为不循正轨，而且危险万分，遇有机会，另寻长久之计，致力于下述的营生。

开娼窑　开娼窑虽非正当营业，却得官方许可。搭上个老妓，开个班子或较低的妓馆，也能每日钱来伸手，饭来张口，无事提笼架鸟，喝清茶，听评书，斗纸牌。澡塘子、酒馆里都能消磨时光。有的结交官绅，得些意外之财。驰名几十年的天宝班便是个典型。天宝班的女班主小李妈原是西乡人，来到天津，初在振德店大盐商绰号“黄三大王”家中充女仆，后来结识了县衙头壮班班头陶庆增，二人在侯家后开了个班子。不少巨绅富贾大官到那里去。二人借此作了不少的卖官鬻爵、斡旋官司的生意，发了大财。庚子后挪到南市华楼旁。陶庆增死后，全仗女班主一人支持应付。民国后的北洋军阀曹锟、张作霖每到天津，必到天宝班盘桓时日。于是买卖更为兴隆，谋官求差的人情甘拜在门下认子认孙，作为升官得职的捷径。当年已被撤职的警察厅长丁振芝即走她的门路，运动张作霖，二次复职，并兼全省警务处长。直到民国 10 年左右，她仍未死，已经 80 岁的人，外面仍称她“小李妈”。

开小押　小押当铺没有字号，暗中营业。当本比一般当铺大，利息却十分高。百天为满，不赎将物折本。当时预扣一个月的利钱，当一吊只给九百五十文，合五分利，有的还要重。

滚利盘剥　他们放利息钱有不少的方式，有的按月取息，普通的三分利、四分利，有的叫转子钱，借钱人写十二个条子，一年还清，借十吊每月还一吊。或按日归还，出一个札子，借十吊每天还一百文，120 日为满，名为“印子钱”。还有可怕可恶的是

滚子钱、赘儿把、蹦蹦钱等名目，不外将息作本，息上加息，一经上套，便还不清。这类钱没有期限，借钱的多半是富家不成材的子弟，滚上些年，势必房产地业尽量滚到他们手中为止，借钱人只落得家产尽绝，最后仍然不能偿清。其实初借时为数无多，经过几个月，本利合起，再给些钱凑成整数。如是堆积，便成千累万。当年冰窖胡同的邢美芝以开一个杂货铺为名，用此种方法获得无数的大宅子和门面，成为有名的富户，这种借款名叫“孝帽子钱”，父母在世，无法归还，父母一死，立即追索。更有所谓“见面利”，不论日限，见面即讨利钱，逼得负债人走投无路，惟有自杀。苦主无法伸冤，他们却逍遥法外，便告状到官也难受理。放债人凭借字索偿，必经多人哀求解劝方休，他反落得放弃债权、轻财仗义的美名。

开戏园子　开戏园子比较容易，只要觅好相当地点，收拾好，赁些桌凳即可，只是不易遇到空园子。开张约角不用自己出钱，自有鲜货案子、壶碗、手巾把所谓“三行”代垫。他们每月应给园主一笔费用，应有垫款的义务，方能在园中作业。这类营生，无人争夺。

开落子馆　按天津传统的行规，一个落子馆统辖若干高等妓馆，所属的妓女能唱的皆尽义务给落子馆唱曲，分文不给。后台另有一班人主持称作后台老板，领导些弹拉歌唱的男艺人。侍候场面兼报告节目的名叫“皮靴”，自称“男伴伙计”。开场先由男艺人几名拉打“十不闲”，锣鼓喧天，一面号召顾客，一面借此通知各妓，另派专人催场。前三场由男艺人演唱，以后皆由妓女演唱，她们称为唱手。前台对于后台不给工资，全赖教妓女歌唱得代价，遇有台前点曲，及外边侑酒得资，馆主扣一部分，余者充后台开支，妓女得不到分文。所有票价全数归馆主，更有三行的月例。馆主对于妓馆妓女有保护责任，她们借钱由馆主经手向放债人转借，落子馆作保，因而获得监视权。故此没有潜势力和手

眼的绝对不能干这行生意，当年侯家后有永顺、东永顺、天泉等数家，肉市口有金华，紫竹林有晴云几家。庚子后旧日租借地有同庆、中华两家崛起。繁华地带移到三不管时，始有华乐、权乐、群英、庆云几家依次出现。至今尚有些旧名犹存的。

他们这般人也有些庸庸碌碌，到老寻不着生财之道，困饿而死的比比皆是。有的闯祸之后，不敢投案，或无法应付，便抛井离乡远走高飞到异地逃避，大多是出门到东三省谋生。但闯出山海关以外，便没人追捕。他们到在关外十之八九是开娼窑。此外便是开赌局，或者投军当兵。这都是走投无路中的一线生机。

他们家成业就以后，仍然不甘寂寞，便作些所谓公益事件，出出风头，举例如下。

组织救火会　在没有消防队以前，遇有火灾，概由有地位的混混儿们去救。他们有相当组织，名为“水会”，就地向富绅大贾募集巨款设立“会所”；购置水激子、水筲，以及旗帜、灯笼、响器；公推几个有声望的人们主持，选一个会头作首领，加入组织尽义务的都是劳动人民和小贩。一有火警，会所鸣锣号召，立时抛下工作到会齐集，一面鸣锣向各方报警，并通知邻近兄弟会协助，一面驰往急救。事后由被灾者及未波及商店住户赠予若干点心酬谢。每逢火警，各糕点店的小八件为之一空。助点心的少者20斤，多者100斤不等。救火者每人一斤，此外分文不取，只不过每年由水会备酒席宴请一两次作为酬劳。另外尚有助水会助水、挠钩会扒火道以免波及。正式水会，全天津共有48家，总会在东门外大街名叫“阖津会所”，最后的总会头支玉林即是成名的老混混儿，此人在解放前尚在，那时已经90多岁了。

举办赛会　旧社会，各大庙宇盛行赛会迎神，招待所谓的善男信女前往烧香。按规定的日期出会，叫着出巡。其中以天后宫的皇会、城隍庙的鬼会为最盛。更有许多小型的会如中幡、挎鼓、重阁、鹤龄、法鼓、吹会之类参加，都由他们这般人作会头以及

承办。

主持在理公所　在理公所原是一种反清组织，表面上是戒烟戒酒的公会。后因清廷查拿得紧，便改变形式成为类似修道的样子。当家的参禅打坐，在原有祖师“羊祖”之外供奉观音菩萨。主持事务的人，以他们这班人为多。

最后的没落

庚子年义和团勃兴，虽然短短几个月，却把锅伙遮盖下去，不敢活跃。及至八国联军破城，地方官逃走，洋兵掌握地方政权，他们更不敢出头露面。辛丑条约成立，洋兵退出，政权收回，袁世凯作直隶总督。袁年少在津时，颇知天津风俗，深恨这类人。他到任不久，就下令严拿，一经捉获，即诬为海盗送往营务处枭首正法，当时不知死了多少。他们知道这位混世魔王不易应付，为了保全脑袋，只得敛迹销声，无形解散，再不敢故态复萌。从此锅伙的组织及混混儿的名称均成为过去了。

选自《天津文史资料》

旧时盗贼流痞对昆明社会的扰害

龙子敏

昆明在旧社会中，常有盗匪窃贼，痞棍棏流之类，四处活动，滋扰社会，危害人民，使公私各方，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现按发生时序、经过情况，加以概述：

（一）清末盗匪窃贼滚龙痞棍的动荡起伏

1900年后，由于灾荒，生计难谋、贫富悬殊、好逸恶劳等因素，昆明一带，盗匪嚣张，盗案几乎每日发生。近郊地区，常有散匪出没，持械行劫。北乡农民卖柴回家的，傍晚在商山寺前集结多人，才敢动身。杨仙坡是著名的行劫地带，昆明县正堂令乡团在此设岗守卫缉盗，拿获抢匪就地正法，悬首示众后才稍获平静。其它如吴井桥等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向来城门和各街村间设置的棚子魁阁，均在夜间关闭，断绝往来，并有逻卒巡更。居家养犬守夜，墙头屋瓦上多用刺蒺藜和碎瓷片卡住，以防盗贼。但盗贼却横行无忌，经常聚在一起谈说贼言子，并推出贼头，作趋利避害、策划营谋的各种打算。盗类不一，行动有别。扒墙上房的称棚贼，常是数人联络行窃，先在白天踟探路径虚实，一经下手，志在必得！常穿多袋短衣，足蹬鸡毛草鞋，身带冷饭团，内放药饵，丢给狗吃，不令发声；故意在房上大声说话或砸下瓦片，如无动静，即大胆行窃；施放闷烟使人不醒，揭瓦锯椽，翻身入室，舁抬箱笼，掠取财物，彼此接应，携赃逃逸。有时事主醒觉，亦常被挠钩从室外钩走衣物之类。其余在平地行窃的有：撬洞、穴

墙、抬门入室的红贼；在黎明时活动的露水贼；晚间肆扰的灯花贼；开门扭锁的疙瘩贼；专窃取晒凉衣物的钩钩贼；牵盗牛马猪鸡的草皮贼。还有闯潮贼，常在白天乘人不备，推门入室，遇人诿作找人问姓，往往乘便顺手窃物、溜出门外；遇到追捕，甚急时，方肯弃物逃遁。店铺人家也常被揭开铺板，撬坏栏柜，或翻房入铺掠窃大批货物。小偷之流常挤入人群中，或乘人不备时，攫取或掏摸财物。抓街的，得物即逃。掏包剪绺的男女都有。女贼衣着整洁，使人不防，乘间施展手段，得赃后立刻传递给在旁联手，持往他方；即使立刻被人查觉，进行搜查，因无赃物，反而大肆刁赖，往往就此走脱。携带刀剪，暗中划破人的襟袋摸取财物的，在庙会戏场、人群拥挤地方，时常发生。

民间捉获偷盗，向来是捆绑拷打后才解送官方。盗贼常在衣领纽子间藏带撑药，暗中吞服，应付挨打。强盗遇人追捕，常拒捕格斗，有击伤事主后逃逸的；有受创后寻仇报复的，使人不获安宁。但盗亦有道，常遵循着一些惯例，主要是：1. 不惹大猫猫（官吏绅首之类）来减少吃官司；2. 不偷窃邻近人家，免被告发或遭暗算；3. 赃物寄存窝家，不放在自己家内，并保留三天查看动静；4. 被逮捕后自己承担，不肯攀扯他人，来互相包庇等。他们偷窃的对象是一无势力的老百姓。当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收入有限，由于盗贼乞丐的不断打搅，财物损失，补充困难，常至缺衣少食。生活上既受威胁；更要随时警惕防卫，精神上也不大安定。有的工匠常被偷去整套工具，以致影响了工作。熟悉门径的人在失窃三天以内，找着贼头、眼线，可以用银钱赎回原物；三天后如无人过问，赃物或当或卖，彼此伙同分赃。古董商贪买贼赃，付出极低价格，买去许多物品，贵贱都有。在西院坝和南较场，每早黎明时间，公然陈列来路不明的东西售卖，失主在这里能用钱买回失物。

1908 年前，清政府设有文武总察和云南府、昆明县等官署，均

司缉盗安良责任。捕获案情重大的盗匪，多用站笼站毙于三牌坊及云南府衙前；普通盗贼是先加杖责，后插耳箭游街及带枷示众，或是监禁数年。设警以后，在各街设警察守望所，各有三人：一站岗、一巡逻、一休息，昼夜不停；并有更夫巡更打锣，一有盗警，鸣笛围捕，盗贼多于逮获。男盗拘送自新所带镣习艺，从事苦工；女贼亦送入女子自新所拘禁，强迫织布、打草席。伙同上房行窃和掏包女贼因此日渐减少，剪绺行为不再发现。

从1900年起，城中常有游手好闲、孤身光棍们，勾引着一些纵情玩乐、狗马声色的纨绔子弟，玩滚龙，当痞棍，成群结党，抓打吃碰，打鹌鹑，斗蟋蟀，养雀，放鹰拿兔，寻事生端，借故勒骗。滚龙常在臂上或胸膛间画龙，流浪滚动，以此得名。实系哥老会的一派系组织。他们彼此之间，拜把结盟，吃鸡血酒，誓同生死共患难，充满着一些封建迷信色彩，制定出种种规约，行事前常打鸡卦来判断吉凶，决定行止。因了人多势众，就开山堂，占码头，跑江湖，肆行活动。许多落魄失意、身上空空的人，只要加入了组织，熟悉了礼数，也可以闯州过县，到处有他们弟兄照应，临行时还摆赌、逗钱，致送盘缠。参加此中的人，有仁、义、礼、智、信的派别区分，均按资格经历和年龄，推出大爷、二爷、三爷……年龄最小或新加入的为么兄弟。小么们想出人头地，常乱闯乱撞；有时帮中惹出祸事，在缉凶中常出来去自行承担，代名顶替，为祸首受难、背案、坐牢、替死；自命英雄，置生死于度外，那些大爷二爷们却是藏匿或逃遁无踪。昏庸官员胡乱处理案件，只要有人抵罪，并不详究主从真假。抵罪的人如获出狱生还，便气概凌人，地位增高。他们各派之间也常怀挟意见，寻隙格斗不休。相互接触时际，如一言不合，往往握刀比武，至于对所不满的人，常将其拖到僻地，任意处置。凶伤死亡事故，在光绪末年常不断发生。解放后在昙华寺拜昌盛作徒的艾景源，原为清末的滚龙之一。他在昆活动多年，因屡次行凶犯案，逃赴迤西，

流浪各地，不时潜回，自诩经他手杀死的即有四五人，意颇自得。滚龙的凶暴放肆，足见一斑。

滚龙的服装举动，和人不同，头戴一把爪小帽，垂鬆三根辫子，穿着短服，衣袖斜跨，袒胸露臂，手提刀棍，有股傲岸不驯的歪风邪气，使人望而生畏。同伙弟兄聚会，均比手势，说江湖黑话，叫做滚龙言子。他们多无正当职业，常诱人聚赌，设就圈套，在赢钱后彼此分用；或卖禁物、假货，讹诈、吓唬他人，强制娼、优、烟馆，迫使俯首听命。当时商店食铺优待熟客，常做赊账生意。他们在无钱时，不拘生熟，吃喝买物，估着记账，有时故意持军器及假首饰，估当银两。名声较大的人，只派小么用包袱裹大石头掷放柜台上，声言某大爷要当银五两或十两使用，逼迫得当铺老板好言交代，酌情送银遣发。他们当街调戏妇女，借故闯入人家。工商业者或富翁们为了避免滋扰，有暗中加入报效银钱的，因此人数日多。光绪三十年间（1905 年）最盛。著名的仁字派龙头大爷，先有何升高，坐堂在城内黑神庙；后有施昆山，坐堂在金马寺古铜庵，一声号召，能啸聚几百人。此外永宁宫、商山寺、五显宫等处和人家住宅也有开山堂的。街道茶铺中，常有联络活动的人，城里城外，全有他们的踪迹。少数女光棍出入在人群聚会地方，在戏场中坐在高板凳上，对人泼辣凶狠，言语尖酸，时常动手打人，唾吐沫，捆人嘴巴，无人敢惹。她们抽烟饮酒，一如男性，常诱惑良家子弟，套取家中财物，笼络年轻浪子，随在身边，供她差遣，似老妻少夫，或收为干儿子，招摇撞骗；有时又加以抛弃，另觅新欢。由于滚龙行为不正，好勇斗狠，毕竟为社会所鄙视，犯案后常遭逮捕刑戮，有了觉悟或是接受劝告的人，不乏有改邪归正，脱离兄弟关系之举。设警以后，滚龙痞棍气势渐衰，在宣统年间已经不敢公然当街滋扰。

（二）辛亥革命后盗匪小偷鼾流的出没兴扑

1911年10月30日夜，云南革命军在昆明起义，次晨即有匪徒乘机持械抢劫，被起义军缉获了四五人，即在出事地点黄河心、西城脚、南较场等地就地正法，悬首陈尸示众。以后枪案续有发生。由此以至1912年经省会警察局在城乡各地先后缉获的枪匪约百余名，捕获以后，对罪证确凿的均陆陆续续、一一枪毙。哥老会匪帮，亦思乘机起事，被军警破获了山堂，搜出了兵符印信，逮捕首要明山、傅炳章等会匪多名；首要明山、傅炳章等十余人一律枪毙，余匪均处徒刑、监禁。滚龙痞棍和新的哥老会匪，几于一网打尽，匪氛暂告平息。

1916年云南正值军事时期，在大板桥、横水塘、普吉、沙朗、厂口等地区又有散匪出没，滋肆抢劫行客，公务人员往来，须派队伍护送。昆明县从此编练常团一个大队，并在外东西北乡各驻分队，防御匪徒。在大板桥和普吉两地成立乡镇警察，保卫附近一带地方。当时匪徒聚散无常，行踪不定，有时突然窜至村间，挨家搜查，拷打户主，逼索钱物。潜伏期间，要农民供应食米谷物，动辄放火烧房。村民多逃往他处避难；直待至匪徒远去，方敢回家耕种。

1912年后，市面上游民乞丐之类不断增加，乞丐沿家乞讨，游民涌向商业繁盛地区及南门外车站一带，乘卸运或堆货时际，争抢成袋成卷货物，四向奔逃。后来警方将游民拘入游民习艺所拘禁，习艺做工，市面稍安。但掏包窃贼常在菜市、车站、戏园、影院及各热闹街道，穿梭来往行窃。旧时上房、入户、撬洞、扭锁、闯潮钩衣等的事依然发生。当时押号初开，新旧物品一律收当，盗贼窃得赃物，即可投向押号，当钱使用，因此盗窃案渐多。失窃人家，纷纷报警请求缉究，各警署为此专设盗案巡长及便衣警察，

进行缉盗清赃工作，有时人赃并获，失物还给原主；有时仅在古董押号处，认出原物，仍由原主归还原本。警方将缉获的盗窃、窝家拘送游民习艺所罚作劳役，由巡丁押解、带镣工作，从事挖沟、碾路等工作。对逃跑的，捕获后加带双镣。后来对屡次收买或押当赃赃的古董、押号主，除没收赃物外，更处以罚金，并拘留多日，勒令具结，以后不再收买或押当赃赃，违即勒令停业；有的押号为此遭到查封。偷盗役满释放或乘间逃出来后，旧习依然不改，并时常骚扰邻居，家内也不获安宁。有的家人邻居在惯窃役期将满时，常呈请警厅延长役期，因此一些惯窃长期拘留在所，常达数年。

民初妇女有爱戴金戒、金镯，夸耀人前，间为盗匪所乘，持刀威胁强取，甚至还被砍伤，以致一段时期，无人敢戴金镯上街。

1920 年至 1922 年间，接受招安的土匪部队（杨天福、吴学显的部队）也进驻昆明，对民间时有勒索财物之为，因非明抢，官方也不查究。普小洪、张绍武等股匪，在 1923 年间纵横于毛冲、沙朗一带，强迫裹胁青壮，弃农为匪，来增强他们势力。土匪到处，人民惊恐，骚然不宁。后来迭经军队清剿，直到 1929 年以后匪风才告平息。

由于人口日增、市面繁杂，时有外盗来昆，手法高超，行窃后即走向他方。素日惯窃，渐能捅开保险柜，盗取公私财物。官方为此加强了缉捕机构，军署总部有查缉队，宪部置谍查股，警厅设侦缉队，来负缉盗安良。每日中午谍报人员在华丰茶楼举行汇报，谋划防治。但盗贼也相机行事，联络一气，进而和谍查人员勾结。1924 年间陈维庚任宪兵司令官，委严仲虎为谍查长，贼头们竟送礼致贺，公然拜访，进行联络。盗类和谍探之间，暗中相通，彼此勾结利用。缉盗以侦缉队为主体，队员分段负责，平时掌握情况，监视偷盗活动，有了线索，即按名逮捕。有时发生巨案，主管严令抓紧破获，侦缉队便四处捕人，进行审问；对在

行窃后匿藏赃物狡赖不认的，往往施用刑讯，有坐软板凳、踩杠子等酷刑方法；有时正盗未获，仅能捕来嫌疑分子，也是严行逼供，因此好人也不免受到嫌疑、遭到冤屈。任职侦缉队长的先后有戚焕廷、孙炽隆等人。侦缉队对大盗行窃后窜向宜良、个旧、曲靖甚至川黔各地的，常由队长率带队员跟踪追逮回昆明，如著名惯窃晏三标屡次行窃被捕，均乘间逃逸，后由孙炽隆在外地捕回。公私各方，对缉捕得力的队长队员常给予奖励、报酬。一般劳动人民被盗以后，只是报警缉究，多不会获得他们重视，也不会去认真跴缉，究难于清还损失了的财物。

1927 年后，街道行人时被抓毡帽、扒水笔。昏夜时际，黑神庙、小芦水河、蒲草田、石桥铺等僻静地方，常有摘脱手表、金首饰的事件。小孩时被脱去毛衣。警官常派警探在出事地方巡逻，对小偷仍难于防范。惟权势中人即使被扒去派克水笔，在通报侦缉人员后，仍可逮获贼头小偷，将笔清还原主。

1927 年后，散兵退伍军人之流常和恶少勾结在一起，衣冠不整，言行乖张，当街对妇女嬉皮笑脸，故意碰撞，一般称作流氓。因尚无显著恶行，官方宪警并不取缔干涉，因此得意洋洋，同党日多。他们中除了少数系由家庭供养外，生活费用大都自想办法，常向烟馆、娼妓、赌场、小偷方面进行搕索。小流氓常尾随小偷，夺取赃物去自行享用。在烟馆茶铺中，流氓胡乱和人讲相好，要人传烟传茶，无钱时也向食馆赊账吃喝，经常贩卖禁物，介绍人作买卖鸦片、枪支子弹等生意。小流氓时对流氓头子报效银钱。他们手头充裕时表现得很阔绰，穷迫时常藏匿小孩、绑架大人，要家人备钱赎取领回。1928 年已故省长刘祖武家里的人，被其原副官某，伙同流氓数人诱至西坝藏匿，通信到刘家，嘱备重金赎取。后由龙云严令侦缉队破案，经多方侦查，才营救回家，绑架流氓四人，均予枪毙。名医戴丽三在 1928 年的某晚夜间，被流氓李某等借请医为名，用汽车架走，开往北郊，意图勒赎；经过北较场

营盘时，戴大声呼救，哨兵出援，流氓惊散，才获脱险归家。流氓亦经缉获枪毙，绑架案件才少发生。

1928年间，云南内战方酣，打垮部队官兵，多携枪械来昆，另找出路。市内流氓，乘势武装起来，游逛街头，毡帽歪戴，袒胸露怀；夜间手挂大电筒，上缀戏绒绳，到处照射，常蹲烟馆、窝娼聚赌，贩卖枪支毒物。在金马街一带，强拉妇女到巷内淫窟中奸污，妇女们往往绕道躲避。又常三五成群打入人家，借名检查，肆行抢劫财物，或污良为娼，滋闹不休。当时最出名的有四大天王、八大龑神等。警宪势孤力弱，全不敢惹。同时有女龑神出现街头活动，大都服装不整，举止十分轻狂，和人乱轧姘头，如遇青年英俊男子，多方进行挑逗，缠扰不休。张凤春任省会戒严司令官后，率带便衣，微服出巡，将常在云津市场一带滋肆的龑神和伤兵，擒拿数人，就便处决，均用铡刀铡毙，陈尸示众以后，他们才稍稍敛迹。由此以至1929年时局大定，治安稳固以后，戒严司令部举行全市大检查，先后三日军警宪联合出动，搜捕匿藏市内城乡各处的流氓、龑神。除了少数事先闻风逃脱的以外，其余大小龑神均按名就逮，枪毙了大龑神童彬等近20名，其余均分别判处徒刑、拘禁监内。侦缉队队副戴谦，在布置搜捕龑神案中，异常努力，获得奖励。

在以后的较长时期中，流氓盗贼仍不断地出没起伏。1936年云南纺织厂初开，雇用不少少女，无赖流氓集结东寺街一带，对这些劳动妇女品头评足，当街调戏，拉拉扯扯尾追至厂门前。后由厂警及警署拿办数人，每天派警驱散，流氓方告绝迹。1939年日机大肆轰炸期间，人群疏散外出，私家住宅、公共机构疏于防范，常被盗贼扭锁入室，大肆抄掠。1940年有华昌照像行职员张庆瑞，每晚夜赴西坝看守疏散仓库，某夜9时购物时露出钱袋，盗即尾随至郊外，用刀将张杀死，抢钱逃去。虽经报请缉究，案件终未破获。1943年间，市内银楼金店增多，陈列金饰深为盗贼所

注目，常想乘机图逞。某日源茂金店将黄金计 20 余两入炉熔化，为盗侦悉，深夜翻墙入室，薰昏了看守人，将炉中黄金全数窃走，案情始终不明。看守人以此受到重大嫌疑，甚至遭受拘禁。绥靖路双宝源金店和财神巷口银楼，亦先后被盗，在夜间收市时劫去金饰多件，并斫伤秦姓店内人员，后经治安当局捕获劫匪数人，执行枪毙。1945 年 8 月某夜，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当全市爆竹声喧时际，三牌坊盈泰金店忽来盗匪数人，将手榴弹一枚掷放柜台上，乘间窃去首饰数件。益康金店亦被划破玻璃橱窗，窃去金镯一支。

抗战时期，外埠来昆操理发擦背、裁缝的多为青帮中人，泥木匠和司机多为洪帮中人，也有一无正业的流氓在内，暗中开展帮会活动。帮规礼数虽各不同，但和哥老会的类似。一些外来工商业者，为了避免滋扰敲索，拜老头子、先生作护符，每逢寿辰、年节送礼致贺，平时也要献殷勤。刘炳康是著名的青帮头子，手下拥有几百人。1942 年后极为活跃，晓东街、护国门一带成为他们活动地区。帮中人在茶铺喝茶揭盖，都有一定格式。外人入内品茗，要代他们开钱，并不能久延，否则会借故生事，找你麻烦。高等流氓常开空头支票，或向银行估作透支，进行投机交易或违法活动。龙绳曾等曾向往来银行、“兴文银行”等，乱开支票，索取巨款，银行只好承受照付。流氓们生活放荡，有与滇中妇女轧成姘头，彼此同居的。1945 年抗战胜利后，外藉流氓，纷纷内迁，另谋出路，有的便携带姘妇同行，她们多乐于听从。但行至中途往往即被流氓卖在各地为娼；以此贵阳、衡阳、九江各地，一时都有被卖为娼，无法自拔的滇籍妇女。

1946 年间，由于时局混乱，闲散军人武装流氓，常在夜间闯进店铺，或打入民宅，出刀枪威逼，不准声张，掠取财物后逃散。当时官方虽出动军警四处巡缉，但匪徒仍不时肆扰，军警究不明被劫地点所在，难于救急应变，昆明市政府遂作出了警铃防盗的

一项紧急措施，分令全市居家铺户，均备警铃二个，就邻屋的壁间凿孔，拴好公用铜线一二根，两家彼此各系上铜警铃一个。人如牵动了线，两铃同时响起。遇有盗匪入室，即鸣铃报警，邻居闻声声援，铃声响成一片，指示盗匪踪迹，并由邻居驰报，借便军警缉捕。有了这一布置，盗风稍息，但倒底有草木皆兵之感，令市民惶恐不安。

后有飞贼李竹溪来昆，擅飞檐走壁绝技，能跃入高楼大厦，施展出法术手段，让人不觉地窃取财物。某夜潜入有狼犬数只和警卫守卫的卢俊卿宅第中，掠取珍贵物品及钱钞，后逃往曲靖、贵阳，经侦缉队跟踪追缉，将其逮回昆明。拘禁期间，官僚们还叫李在市府当场表演，作为绝技来欣赏，李后自杀。

晚近五十年间，盗贼、流氓、痞棍……在昆造作的种种事故，已遂未遂，是述说不尽的。不论住居城市和乡村的人家，大都遭过滋扰、打搅或偷窃，他们给予社会人民的影响和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也是严刑峻法所克制不住的。在那样复杂混浊的旧社会里，在那样的政治经济情势下，盗类猖獗，无怪其然！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谈 谈 小 偷

李志正

解放前我在昆明市做警察工作多年，从巡官起，当到局长。对小偷的情况，略知一二。但事隔多年，难免遗漏，仅就我记忆所及，记录于后，希知道内情的，加以补充和指正。

（一）小偷的来源

云南人民，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社会治安秩序一团糟，盗窃案件层出不穷。云南的小偷，以昆明为最多，也最为复杂。盗窃的种类和伎俩，是多种多样的。警察虽叫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可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人民根本得不到保护。

旧社会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小偷呢？为什么有些人会流落为小偷呢？其原因很多，可以概括为下列各点：

（1）国民党抓壮丁，有的人远离家乡，逃避兵役，因人地生疏，衣食无着，就流为小偷。

（2）有的官僚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女，坐吃山空，家庭破落，既无谋生之术，又不愿劳动，由于平时娇生惯养，生活糜烂，先偷家里，后偷外人，形成了偷窃习惯而成为小偷。

（4）有的穷家小户生活无法，父母将子女卖给有钱人家做佣人（娃子、使女），因备受虐待，逃跑出来，无家可归，流为小偷。

（5）有的是在校学生，道德品质恶劣，不愿读书，被坏人引诱，因而流为小偷。

（6）有的孩子因在家中淘气，难于管教，被父母逐出，无家可归，就流为小偷。

（7）有的父母双亡，无人照管，流离失所，有的孩子遭遇前娘后母，不堪虐待，逃出家门，流为小偷。

（8）有的是犯错误的学徒，被师傅逐出，而又不敢回家，就流为小偷。

（9）有的是家传惯偷。

此外，还有的被资本家或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工人，和农村里的农民，被地主剥削压迫，失去田地，无法过活，流入城市，而市场萧条，找不到职业。生活所迫，于是成为小偷。

（二）小偷的种类和盗窃手段

解放前区分抢劫和盗窃的性质，是根据“作案”的情况来决定。一般说来：明火执仗，公开夺取他人财物为己有者，谓之抢劫；乘人不备，暗中窃取他人财物为己有者，谓之盗窃。盗窃黑话称为“行道”，也叫做“吃××钱”。小偷的种类和伎俩，有以下各种，分述于后：

（1）棚贼：即越墙、爬房子，穿门入室，进行盗窃的小偷。这种人是受过师傅专门训练，本领高强，能飞檐走壁，屋顶行走，如履平地，也有运用工具的，如软梯、硬梯、竹竿和吊索等。“棚贼”一般都有同伙两三人，甚至十数人，也有独单的。他们以偷大户人家为主要对象。如果选定某家为偷窃对象，必须先进行“踩线子”（即调查了解）。把被盗者家中的门窗户壁、东南西北方向，贵重物品在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养狗与否等等，调查清楚，然后研究行窃的方法。假定三人同伙，一人上房子（此人是主要者），一人接应，一人“把风”（即在门外放哨，看着是否有人来，如果发现情况不妙，马上用约定的暗号——如咳嗽、鸣

手掌，通知上房者隐蔽或逃走）。“棚贼”是小偷中最高明、最凶恶者，为了达到偷窃目的，不择手段。有采取“烧闷头香”的办法（即用麻醉药品裹在柱香上，点燃后，使被盗者昏睡不醒，以便从容行窃，临走时又用解药点燃）。有的身带“插子”（即尖刀）甚至有的身带手枪，如被失主发现，可以防卫，或者威胁失主，形同抢劫。兹举两个例子，说明“棚贼”的厉害。

其一，1948 年，昆明市武成路三十四号的一个店铺，因丈夫外出，仅妇人带着两个小孩在家，一天夜里，有一“棚贼”爬上房顶，揭开瓦片，准备下去偷窃，妇人发觉，不敢叫喊，怕吃小偷的亏，就用茶壶中的水，冲在尿盆之中，以示男人夜间小便，企图吓走小偷。但小偷已调查清楚，男人不在家里，就在房顶上骂道：“他妈的，你欺我看不见，还用茶壶冲水来吓我。”妇人一听反而吓得淌冷汗，毫无办法。正在危急之时，隔壁一抽大烟人正吃宵夜，不慎将磁碗打烂一个，响声很大。恰好巡街警察路过此处，到这抽大烟人的铺门口，敲敲门板说：“夜静更深，还搞得这样乌烟瘴气。”才把这小偷吓跑了，为妇人解了围。

其二，1947 年 4 月 16 日，昆明市正义路盐店巷二号卢俊卿家，被飞贼李竹溪偷窃一案。情况复杂，手段厉害。案情是这样的：4 月 17 日清早，警察局得到失主报告：昨晚深夜三时许，有一操外省口音的中年男子，越墙入室，直达女主人的卧室偷窃，因开厨柜，发出声响，将女主人惊醒，问何人？这一盗贼转偷为抢，拔出手枪进行威胁说：“我们是路过此地，缺少盘费，向你借一点，不许叫喊，否则就打死你。”说着还把手枪晃一晃，女主人在威逼之下，被抢去黄金、美钞、手饰以及现款等等，数目很多，具体数目正在清点中，请查缉。警察局（当时局长是军统特务王巍）得到报告，首先查勘盗口，卢家围墙高大，门户严密，户主卢俊卿虽未在昆明，但还有男女帮工数人，更有狼犬二只，为什么盗贼来去竟无人发觉，狗也未叫一声。盗贼越墙也没留下痕迹。经各

方面侦察，毫无踪迹。警察局认为可能是监守自盗，把卢家男女帮工一一传讯，均矢口否认。又怀疑到女主人，接着对其所来往的人，分别了解，甚至调查到她参加私人舞会的场所和参与舞会的人，也无结果。警察局所属单位，以刑警大队和五分局为主(盐店巷是五分局的管辖区域)，其他分局配合，全体动员，搞了两个多月，毫无一点头绪。社会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个案子最后是在贵阳破获的，说来是巧合。当时杨森新任贵州省主席（杨森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与云南有旧）。请了云南仕绅费斐章、邹若衡等人去贵州做客。云贵监察使张维翰，率同督察主任孙季康也到贵州巡视。一天，杨森大开筵席，请客吃饭，在座的除上述人外，还有贵州省厅局长多人参加，其中有贵阳市警察局局长东方白。席间，邹若衡讲起昆明市治安很坏，小偷成群，连云南主席卢汉之弟卢俊卿家也不能幸免。被偷黄金数百两，美金万余元，并将被窃经过情况讲了一番。东方白接嘴说："我们这里在旅馆中清查出一个嫌疑犯，身边带有美金甚多，追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吱唔其词。"孙季康曾做过昆明市警察局副局长兼侦缉队长，办过许多盗窃案件，一听东方白说此情况，认为这一嫌疑犯与卢案有关，希望东方白查问一下。邹若衡接着对杨森说，卢俊卿是卢汉的老弟，请帮忙。杨、卢同为贵州、云南主席，杨当即交代东方白认真查办。东方白回去一看，嫌疑犯已交保释放，美钞5300元、现款900万元，因找不到失主，予以没收，添制警察服装去了。东方白急得满头大汗，忙把嫌疑犯抓来，加以审问。据供：该犯名李竹溪，1947年初，从贵阳到昆明，住在金碧路旅馆中，找到朋友赵献斌和黄骏二人（均系闲散军官，黄住昆明市府甬道十四号，赵住玉川巷十一号，赵另有一姘妇，住在高山铺)。李竹溪在赵的姘妇家搭伙食。三个人在一起玩了些时，因李竹溪身边盘费用完，和二人商议，合伙偷窃。赵黄二人素知李竹溪有高明的偷窃本领，又因二人赋闲已久，如果偷得财物，可以痛快

的生活。因此，甚为赞同。就分头“找线子”（即找偷窃线索），曾找着几家商人和官僚，因情况不明，不便下手。最后找到卢俊卿家“方向很正”（意思是很有钱），而且卢又不在家中，容易下手。接着就“踩线子”，进行调查，李竹溪去卢家周围进行调查达十余次，有一次竟化装耀龙电力公司的查表员，进入卢家，以查电表为名，实际调查门户、卧室等等，又从旁调查男女帮工人数及养着几只狗。并由黄骏捂得法造左轮手枪1支，子弹6发，先后去过两次，下手不成。乃于1947年4月16日深夜3时许，李竹溪等三人再度前往。黄骏、赵献斌二人负责“把风”（约定如果发现情况不妙，以咳嗽为号）。由李竹溪用“软竿子”（又名软梯，是用9尺长的两根麻绳，每尺绑有尺许横竹一根，一头吊有钩子或石头，只要搭着墙顶或屋檐，人即能爬上去）。从大门上爬进去，因脚步轻巧，无人发觉，狗也未叫（事先调查到卢家养着两只狼犬，已准备好许多牛肉，进去就丢给狗吃，狗忙着吃牛肉，没有叫唤）。进去一看，其他房间灯已熄灭，只有女主人卧室电灯还在亮着，但房门紧闭，李竹溪走到房前，撕开窗帘，伸手进去拉开门拴，进入卧房，发现枕头旁有一钱包，拿出房来一看，内中只有30多万元（因国民党政府币制贬值，30多万元，已不值钱）。李竹溪认为太少了，反身复入，企图打开厨柜，找寻值钱的东西，不料发出声响，将女主人惊醒，问是何人？李竹溪即掏出手枪，进行威胁，强迫女主人将手上的钻戒和手表取下，又强迫打开保险柜，将柜中的黄金、美钞、越币及手饰、现款等物取出，用一块布包好装在身上，李竹溪目的已达，临走时威胁说：不许声张。便由原路逃出。三人事先约定在翠湖中路会合（当时翠湖无门，日夜通行无阻）。见面后同到黄骏家中住下，至4月18日三人就顺滇越铁路到达开远，打算再到河口，转往广西，因路途不通，三人在开远住下进行分赃，除现款数百万元作为三人到开远的开销不予平分外，李竹溪分得美钞9000元，黄金十几两；黄骏分得美

钞2000多元，叶金十余两，拖拉55个（合十多两），越币80元及戒指手表等物；赵献斌分得叶金25两，以及金手镯和金玉戒指多件。三人在开远玩了一个多月，待昆明风声稍微平息后，又一同回到昆明。李竹溪于6月2日前往贵阳，住中央大饭店，旋被贵阳市警察局查获。贵阳市警察局审得此情，电告昆明市警察局。昆明市警察局一面派刑警大队队副许某前往贵阳将李竹溪押解回昆明归案，一面按地址逮捕赵献斌、黄骏二人，分别捕获。在赵家和黄家分别搜出赃物。偷窃时所用手枪，据供当天晚上已投入翠湖。全案结束，赃物发还失主。李竹溪在押听候处理期间，畏罪自杀，赵、黄二人判刑了事。

李竹溪是陕西省西安人，时年30多岁，中等身材。他在15岁时，即到杭州投到大窃盗王鹤门下，拜师学艺，学得偷窃绝技，飞檐走壁，惯用“软竿子”和“硬竿子”，“软竿子”前面已经说过，偷卢家就是用此种工具上房，“硬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活动梯子。分成九节，每节装有活动铁套，又有活动横竹一根，用时分别套上，即成长丈许的竹梯一架，不用时分别卸下，只有二三斤重，长度不过一尺，容易携带。李竹溪就是“棚贼”的一种。

（2）钩钩贼：这个“行道”是由“棚贼”分化出来的”，“钩钩贼”一般都会上房子，但爬上房子而不进屋，只是把瓦片揭开，或者从窗孔及其他空隙洞洞，用钩子将衣物钩走，钩子是特制的，大体分为软硬二种，软钩是用一根长绳子，一头系着一个铁钩；硬的是用长竹竿一根，一头绑着铁钩。偷东西时，即用钩子去钩。“钩钩贼”也很厉害，有的人夜晚睡觉，衣服脱光了，摆在床前，第二天起来，衣服不翼而飞，就是被“钩钩贼”钩去了。有的晒亮在天井中的衣物，最易被“钩钩贼”钩去。有的“钩钩贼”在房顶上巧妙的把佛桌上的花瓶偷走。他用的工具，不是钩子，而是用一个猪尿泡或者球胆，接上一根长橡皮管，在房顶上将球胆放进花瓶口中，然后在上面吹气，球胆发胀（花瓶都是口小肚

大），用手紧捏橡皮管，不要漏气，这样就把花瓶吊上房顶了。

（3）底贼：这是一种挖壁洞的专门“行道”。“踩线子”、“烧闷头香”的办法及人数均与“棚贼”相同，不赘述。“底贼”使用的工具，有锋利的铁撬、小锄头、圆锹、十字镐等，选择容易挖，而又不易被人发觉的墙脚进行。挖壁洞都是在夜间，洞口有平洞和锅底洞即进出口小，底深，成弧等，挖开后，人先进去，有的仍从洞中出来，有的打开门户，从门口出来，“底贼”属于大贼的一种，昼伏夜出。

（4）灯花贼：这是以偷窃时间定名的。专门在黄昏、快要点灯时进行偷窃。“灯花贼”利用人们黄昏时疏于关闭门户的心理，找到空隙进行偷窃。如1946年，昆明市华山南路的王公弢，被“灯花贼”偷去大烟枪一支，就是在黄昏时候。王吃完饭，上厕所去，门户大开，“灯花贼”就利用空隙，跑进卧房，将比较值钱的牙骨烟枪，顺手拿走了。这案件发生后，王公弢还电话向警务处长兼警察局长李毓桢报告。当时我做二分局分局长，李毓桢命令我查缉。经过调查侦缉，没有下落。在旧社会，政府也是明令禁烟的，为什么王公弢遗失大烟枪还敢报警呢？因为王公弢是一个文化特务，李毓桢是军统特务，都是“特”字号，禁烟令对他们是不适用的。所以王公弢可以报警，李毓桢可以受理。由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黑暗的一斑。

（5）露水贼：这和“灯花贼”一样，也是以偷窃时间定名的。专门在天刚蒙蒙亮时进行偷窃，例如有人早上因事外出（赶火车或上厕所），没有把门关好，其他的人仍在熟睡，“露水贼”就利用这个空隙，跑进去偷东西。“灯花”、“露水”名称不同，“行道”性质是一样的。

（6）调眼贼：这是在街上乘人不注意时，进行偷窃的，如有人到布店买布，手中提着一个包，将包放在脚前，双手去拿布来看，包即被“调眼贼”偷走了。

（7）落台贼：“调眼”“落台”是同性质的“行道”，都是在街上行窃。“落台贼”和“调眼贼”所不同者，就是专偷固定位放着的东西。如一个百货铺子，摆有很多货物，乘店员不注意时，进行偷窃。“调眼”、“落台”大部分是兼干的。还有的是专偷窃摊贩坐在屁股底下的小钱柜或钱袋。旧社会因为小偷太多，一般摊贩将卖出货物的钱，装入小钱柜坐在屁股底下，以防被偷。“落台贼”一般是结伙去偷，但坐在屁股下，又怎么偷呢？其方法是引诱坐着的人站起来，乘此机会将钱柜偷走。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一人在前面装做买东西，这要看，那也要看，还故意找麻烦，最后站得稍远一点将东西递还主人，主人手够不到，只好站起来接，这就是偷窃的机会。后面一人顺手将钱柜偷走。交给另一“连手”（即同伙人）飞奔而去。另一种办法是一人假装父母死去，请求救济，一面哭诉，一面叩头，这是利用对方有旧礼教的习惯，别人叩头，一定会站起来还礼。还礼时又是偷窃机会。如此种种偷窃方法，不胜枚举。

（8）折子贼：这是以专偷布匹的贼而得名。“折子贼”专用工具是肥大衣服（衣服内挂有钩子并备有大口袋）。这种贼专偷布店，乘店员不注意或顾客拥挤时，乘机偷窃布匹，“得手”后，迅速离去。有的竟将整匹的布偷走。过去布店都用玻璃厨柜装布，不敢明摆着，就是为了防止“折子贼”的光顾。

（9）疙瘩贼：这是专门扭锁行窃的贼。方法是扭开锁，进入家门，偷窃财物。所用工具是钳子、小铁棒之类。这种贼扭开锁进入被盗者家中，一般是从容不迫的收拣东西，如1949年长春路一家姓王的，被“疙瘩贼”扭锁行窃，这贼将行李包好，贵重物品收在一只皮箱内，出来时仍将门关好，还对里面说：“招呼门哪”。然后出来喊了一辆人力车，从容的走了。这样不致使人怀疑。又如双龙桥九十八号李自贵家，天黑后锁门外出，被一“疙瘩贼”光顾，正在扭锁之际，适被警察发现，大声喝问：“干什么？”

这贼企图用手电筒射住警察的眼睛，以便逃跑，双方仅距离两三米，警察抬起枪来说："不听招呼就要开枪了"。这时小偷拔出"插子"对付警察，警察退后一步开枪了。打中腹部，后送进医院，因流血过多不治而死。事后七分局上报总局，因小偷拒捕，以致开枪打伤不救身死。并通知法院相验了事。

(10) 籤子贼：是"疙瘩贼"的变种。但行窃方法，不是扭锁，而是用铁籤籤或钥匙将锁捅开，进行偷窃财物。这种贼身边带有很多钥匙，大小形式各有不同，看见什么锁，就用那一类的钥匙去开，或用铁籤籤去捅。还备有一种万能钥匙，是专门对付弹子锁的。对于弹子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能打开。"籤子贼"比"疙瘩贼"行窃时更方便。

(11) 皮皮贼：就是掏包的贼，专门偷窃他人的钱包。分为吃"走马"(即偷窃行走着的人的钱包)；吃"定跟时"(即偷窃站着的人的钱包) 2 种。吃"走马"的，手艺要高明一些，偷窃方法：如果钱包外露，很易偷走，如钱包在口袋里面的，即用刀片划开口袋，进行偷窃。还有斗殴法：一般是两个人进行，一人和被偷者故意吵嘴和打架，另一人借劝架时，进行摸钱包。"皮皮贼"一般是一个人进行，也有两人以上同时行窃的。有一个女贼偷窃技术很高，一天，一个军官上馆子去吃米线，吃完后正在付账时，钱包被偷了，但身旁别无他人，只有一个女人在买米线，这个军官就大发脾气，追究这个女人，女人也不甘示弱，态度十分强硬，军官在这女人身上搜了一回，什么也搜不出来，这时女人的态度更为强硬，要军官赔偿她名誉损失。这军官气极了，就在桌子上一拍说："真是怪事。"但这一拍就破案了。原来女贼将钱偷出后，已买好两碗米线，把钱放在一碗上，用另一碗倒上盖住。所以军官把桌子一拍，女贼的米线碗被震翻了，女贼所偷的钱露了出来，赃证确凿，女贼才低头。

(12) 闯钱：又名闯朝，即白天或夜晚闯进别人家中，只要门

开着就闯进去，如果发现有人在，就借故说找人或走错了门，如果没有人在，就进行偷窃。东西无论大小好坏，无论吃的用的，拿着就走。如，1948年值园通街一张姓，一天夜晚在走廊的锅内煮着一只鸡，被吃“闯钱”的进去，连锅带鸡都拿走了。

（13）摘金花：即专偷水笔的贼。单独干的居多。如果两人同伙，分工是一人行动，一人掩护，掩护者称为“联手”（即行动者将水笔偷得后，迅速交给他转移，这样如果失主发现，没有赃证，就无法追回）。“摘金花”的贼，大多数是小孩，当然年纪大的也不少。有正面偷窃法，有背面偷窃法。先说背面偷窃法：即小偷在被盗者后面，乘被盗者不注意或转头看他处时，就将手从被盗者肩上伸过去窃取水笔。至于正面偷取法，形式、方法很多，如小偷和被盗者，迎面走来，被盗者被小偷撞一下，水笔即被偷走，或者“联手”去闯一下，行动者即乘机偷取。有用帽子或者是报纸，遮一下被盗者的视钱，顺手就偷水笔，此之谓遮眼法。在公共汽车上或行人拥挤处，小偷更有机可乘。水笔偷得后，有的交给“联手”，有的藏在自己衣袋内，有的丢在墙脚下无人看见之处（这种现象是在黑夜中进行，水笔丢在墙脚，俟被盗者走后，再来拿取）。甚至有的藏在头发之中。如有一次一个西装革履的少年，行至正义路，迎面来了一个穿短裤，赤上身的青年人，少年被青年人碰了一下，水笔就不翼而飞了。少年立刻发觉水笔不在，回头一看，赤身青年人正往前走，但手中并未拿着任何东西，当然无理由追问。少年站着回忆水笔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见的。几分钟后，赤身青年已不知去向。路旁一个铺子的小老板才告诉少年，说水笔被赤身青年偷去，插在头发上，所以看不见。

（14）检菜：即专门偷鸡的贼，一般是在市郊区或农村进行。“检菜”的都有一个能容纳一只或数只鸡的大口袋。随身带有一些米，看见鸡，先将米在嘴上嚼一下，然后丢在鸡面前，鸡来吃米时，伸手抓住鸡的头，就塞在口袋里。为什么米要先嚼一下，因

为米被嚼以后，就粘在一起，鸡吃起来，会低着头连续啄几下，可以给小偷抓鸡的机会。抓鸡要抓头，因为鸡的头被捏住，虽然会挣扎，但不会发出叫声，这样就不会被人发觉。

（15）抓街：就是在街上看见什么东西都抓，无论是吃的或用的。菜市上“抓街”的为最多。如一个妇人上街去买菜，买得一块肉，放在菜篮子之中，小偷只要有机会就抓走。又如卖鸡蛋的不注意时，小偷就抓它一两个。昆明过去卖鸡蛋的都在得胜桥，所以昆明有句挖苦人的话：“得胜桥抓鸡蛋的”。意思是骂人手闲爱抓别人的东西，和小偷一样。“抓街”的逐渐发展到不仅抓零碎东西，还抓贵重财物。有以下各种：

第一，抓毡帽：解放前有人坐着人力车下坡时，“抓街”的乘下坡人力车跑得快，就顺手将坐车人的毡帽抓走，被盗者立刻发觉，但因下坡车走得快，无法一时停住，等人力车停住后，小偷已乘机逃跑了。

第二，抓眼镜：一般是抓坐私人人力车的，因为车篷后面有一小窗，小偷在后面，伸手敲一敲坐车人的背膀，坐车人认为有人给他说话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必然要回头看看，在回头时小偷就顺手把坐车人的眼镜抓走了，快速逃跑。

第三，抓钞票：在晚间开铺子的老板们，在廊柜上清点全日营业的钞票，清点时，小偷就顺手抓一些逃跑。如1947年正义路的一家商号，有一次被小偷抓走240万元。解放前的当铺用高廊柜，也是为了防止小偷抓东西。

第四，抓金子：在金店中有顾客购买金戒指，小偷乘店员转头取货时，把顾客面前的金戒指就顺手抓走了。当然有的顾客，就是小偷的“联手”。

（16）剪绺：即用剪子乘人不备之时，将穿在身上的衣襟剪去，以剪后衣襟的为最多，当然也有剪其他东西的。剪的方法是用锋利的剪子，用右手剪，左手接着剪下的东西，立刻装进自己的衣

袋之中。早年昆明有一个滇剧院群舞台，是唯一的戏院，生意很好，经常客满，有的人进去时穿着长衫，甚是威风。出来时，长衫的后衣襟没有了，引起周围群众发笑。这就是“剪绺”的所干的勾当了。

(17) 调包：又名丢包。这是一种诈骗行为。但仍属盗窃范围。“调包”的方法，一般是两个以上的人干。先用一人将有钞票的包假意失落在地上，要丢在被骗对象必经之路，等被诈对象将包拣起时，另一人就出来说：“喂！你拣着什么东西”，一看是大包钞票，接着说：“上山打猎，见者有份。”正在此时，丢包者踅回找寻，做出很着急的样子，这两人拿着包急忙避开。这时就该进行诈骗了。说：“拣得钱很多，现在也不好打开来分。”便要求对方将身边的钱或手上戴着的金戒指给他。当然受骗者贪便宜，便随意给一点钱或金戒指，小偷诈骗得手，拿着就跑了。拣包的人也怕失主发现，赶快跑开现场。回家一看，外面虽有一些钞票，而里面尽是土币，大喊上当。这都是贪便宜的结果。

(18) 望山牯子：是贼头上摘帽的贼。这种贼对“行道”是内行的，但从不下手去偷。而是白天或黑夜出来找小偷，盯在小偷后面，不让其发现。如果看见小偷行窃得赃，他即追踪去，和小偷分赃。有的是“拿言语”（即说内行话）说明大家都是同路人，有的是威胁一定要小偷分给他。如果不分，他就要“出水”（即告知失主或报告警察）。分赃方法一般是平分，也有的由于时间紧迫，只分得少许就走了。“望山牯子”是贼中之贼，小偷犯案与他无关，但小偷偷得财物他就有份。

(19) 舵把子：又名“舵头”。就是小偷的头子，一般是干小偷生涯多年，素有经验，到相当的年龄，就收些徒弟，或者外路来的贼在该处搭帮搭伙，他就坐地分赃。“舵把子”对徒弟有训练、管理之权，负有照料生活的责任，但小偷偷得的财物，都归他处理。徒弟偷得的东西要全部交给他。否则，他就任意处罚。如责

骂、毒打及不给饭吃等等。“舵把子”还随时调查徒弟是否将所偷得的东西全部交出，其方法是叫徒弟互相监督，更有一种查对方法。如果小偷偷得一个钱包，内中有钱和其他证件。“舵把子”就根据证件住址，从公用电话询问失主。说：“你在××处遗失钱包一个吗?”失主认为东西已经找着，当然答复。再问：“内中有什么东西、多少钱?”失主将遗失的钱数和东西说完后，准备问电话是哪里来的，但对方已将电话挂上了。“舵把子”就了解了徒弟交来的财物是否与失主所说一致。如果不符，证明徒弟隐瞒，徒弟就该受处罚了。“舵把子”也分区而治，如武成路一带是属于“驼把子”张三麻子的区域，别的小偷就不能来上这条街。如果来了，先“出言语”(即警告)。警察局要追赃破案，大部分都是找“舵把子”设法，一般都能找回。如果遇着外路来的贼，进行偷窃的财物，不属于“舵把子”所管理的范围，破案就有些困难。

小偷偷得的财物，其处理方法：一般都是要脱手（即卖出），也有偷来自用的。“脱手”方法很多。有的到外地售卖，以避免失主发现。有的在本地售卖，解放前昆明的南较场、西院街、文明新街等处，大都是小偷售卖赃物的场所，因为上述地点是售卖旧货的市场。有的是南城偷、北城卖。有的是送进当铺，暂时当得几文钱使用，以后又赎出来售卖，这样即可以应急，又可以避免失主发觉。

（三）警察与小偷

旧社会的警察标榜是超政治的，即不问政治。就是说警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实际上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人民的工具。

(1) 警察局把没收小偷偷得的东西，又无人认领的，作为“外快”（额外收入）来源之一。所以警察局很希望多没收一些赃

物。有的小偷偷得的赃物，虽供出是在某处偷获的，警察局也不通知失主认领，这样就可以没收。没收赃物，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不算什么贪污。赃物没收以后，分局截留一部分，另一部分送总局，也有全部上交的。总局对赃物不定期进行内部公开分赃，即贱价抽签拍卖给所属警官。当然贵重的东西，已被高级警官，如局长、分局长、科长等先享受了。零碎的、不值钱的才拿出来拍卖。拍卖价款作警察局自行收入，任意开销。

(2)小偷找警察做“神头”(即后台)，是为求得保护，警察掩护小偷，为的是分得赃物。所以警察和小偷是同流合污，危害人民的。

警察局有一刑警大队。刑警队下分各组，各组率队员多人住在各区(昆明市有八个区)。这然队员可以单独执行职务，他们美其名“为了工作”，就收罗助手，这些助手称为“跑二排”，这些人有的就是小偷，他们为警察提供情报。实际上这些助手，就是为警察“撵山”(即猎犬为猎人追逐野兽)，谋取钱财。“跑二排”的又可以找助手，称为“跑三排”。甚至有跑四排、跑五排的，等而下之，各对上一排负责。他们就直接和小偷勾结，有的本人就是小偷。通风报信，吃钱赏放，有的见小偷行窃，不予逮捕，反而加以掩护，小偷得赃后，就共同分赃。当时人们称这些为“烙铁”，意思是碰着刑警队员就像碰着烙铁一样，会烫手的。

有的警察，挂着警察的牌子，实际上做了“舵把子”，养着许多小偷。有的警察和小偷勾结，共同行窃，有的掩护，有的包庇，有的吃钱卖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旧社会昆明市人民对警察当面称“先生”(尊称)，背地里称“猫菜”，猫的菜是老鼠，把警察比成老鼠，说明警察和老鼠一样，都是“害人精”。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漫 话 扒 窃

曹俊山

解放初期曾发生过这样两个盗案：一个是河南开封百货商店手表被盗。该店日前购回“上海牌”手表100块，而且已预发了表票，次日就要凭票出售。该店的张经理亲自将这100块手表交给柜台女售货员小马，然后一起锁在货柜里。下班前，小马将门窗关好，并上了锁。第二天开业前，闻讯而来买表的人已经排成长队等候在商店门外。小马打开货柜一看，几乎快晕倒了——100块手表全部不翼而飞了。她立刻通知经理，迅速报案。公安人员快速赶到现场调查，发现店门里边拉着横闩，门外上着大铁锁，窗户也锁得很牢，根本没有外人做案的可能，更没有外人来过的痕迹。公安人员初步判断，此案系熟悉内部情况的“家贼”所为。但经过周密侦查，所有的怀疑对象又都被一一排除。半年多以后，才侦破此案，原来是一个外地高手作的案。他得知表已发到该店，于是此人便先对外部环境进行“采盘”，以他的职业眼睛发现了距地面5尺高处有一个小小的烟囱，恰与下面的窗户相对应。于是该贼在夜色之中，带着软线、悬勾，打开了最上端的一扇小窗户，从而做案得手的。该贼的手段之所以不易识破，在于入手之处，出人意外；其次是不破坏或是还原现场原状，不留下蛛丝马迹。然而，不管多么高深的盗贼，最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另一案件发生在解放初期的天津。某家派出所每天都接到几桩扒窃案，受害者被扒钱数多少不等。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因案子太小，但是时间一长，不得不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

该派出所分析了情况，决定立案侦破，并专门组织了侦破小

组，他们把全部案情集中到一起，发现了一个特点，即扒窃的款额多数是5元钱。根据这条线索很快抓到了窃贼。此贼祖上三代贯偷，解放前此人以扒窃为职业。他在审讯中交代，之所以每次只偷5元，是因为养家糊口，维持一妻两子的生活消费。他不愿意工作，又怕一朝失马，被问成大罪，所以靠小偷小摸来维持。他对祖上所授扒技非常自信。受审之时，他只为一时走眼，被人识破，感到懊丧。此人的古怪之处，是行窃之后，倘面额超5元时，还要“找”钱。表现出他对自己手段的自负之心。

以上两案，前者是盗，后者是扒，他们都是旧社会江湖之中混出来的人。在旧日江湖上，盗有窃法，扒有偷技，做为江湖人生的一种维持生存的职业，也是门类名目繁多，讲究技巧和绝活功夫的。有家传密方，也有投师学艺的。其中职业扒手，多数受过各种专业训练的功夫门。此业属于江湖黑道上的一大行当，它的总称叫作“青插”；也有的叫“青插社”或“青插党”，其中包括“拆白党”。

小偷和扒手，是社会上通常的叫法，而江湖中自有它专业名称，这种专业名称是外行人所不知道的。

据说，扒窃这一行兴盛于天津，清朝曾有“青插党”的成名人物在天津授业，一时间影响极大；后来“青插社”活动重点移到北京，二三十年代又兴盛于上海，40年代末，又转移到广州和香港。

扒窃这一行早年由祖传秘授，到了30年代开始师传徒授，后来又发展到了“地下学校”。校内分职分行，3年毕业。出师前要经过严格地实习考核，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出道。校内规定颇繁，诸如：学生之间不得相互介绍，只有“竖”的关系（上下级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同辈份的人），以免一人失马，满盘俱亡的后果；学校反复进行挨打、舍命、保密的教育，严厉警告学员：叛变者处死的教规。并要求出道之后，以辈份论尊卑，要“敬师”3

年。实际上学习技巧的时间不过一年，即可外出“做活”了，从第二年开始“敬师”，等于敬师5年，才能独立。所谓“敬师”，就是把扒来的钱全部交给老师，由老师供给吃穿。6年以后，才可以独立，或拉帮合伙“做活”。

所谓的“实习”，就是惯偷将弟子们带到公共场所，指明时间、地点、扒偷对象，讲清对象的穿戴打扮和形象特征，然后惯偷又另秘派1名“靶子”带一部分钱，按照上述地点，前去买一件什么东西，不告诉其实情，弟子们所要扒的对象正是此人（同学）。一切布置好后，老师暗中躲在作案现场附近，观察扒窃的情况，又不让两个学生看见自己。以防一旦因弟子手法不熟失手“抛托”，被对方发现时，老师赶紧走上前去一“递话”，给2人解围。这两个学生就是将来的同伙。这种方法就像驯兽师驯练动物一样，直到学习结束为止。

在扒窃中也有严格的规矩和划分的地盘，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做活”，不得乱窜而影响他人生意。例如两个或两伙在剧场观众内“做活”，一般以剧场中间的通道为界，绝不侵犯他人。

扒窃中又分若干行，各有各的名称，各有各的扒窃术。例如：在江河湖海的轮船上“做活”的，叫“大飘洋”，在火车上“做活”的，叫“蹬大轮”，白天隐身在人家偷东西的叫“闯窟堂”，夜里掏洞、挖坟盗物的叫“探夜窟”，专门偷表或开锁盗物的叫“捍疙瘩”，用双指夹钱包的叫“拥点”，用刀片割包的叫“青插”，用假包袱换别人真包袱的叫“调包”（或叫“对买”，或叫“高买高卖”），以美人计骗取信任而诈窃的集团叫“拆白党”。

名称不同，地点不同，扒窃的手法也不同。有的属于用纯技术手法，有的借助于工具，有的是手法与工具两者兼之，有的靠胆量，有的靠计谋，有的靠表演，也有的靠心理学作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转移视线，贼喊捉贼等手段。这后者叫“错引”。如“拥点”、“青插”等就属于手彩活；面“拥点”又属纯手法，全

靠右手的食、中二指尖进行夹拿，练这套功夫大都先从水盆中夹肥皂片练起，进而夹小鱼儿……“做活”时以拥挤作掩护，以指夹“点”之，按照具体步骤循序渐进，反复练习，怎样拥挤，何时下手，如何夹法，均有一套方法，达到被扒者毫无知觉，才算成功。“青插”是手法和工具并用，工具是刀片。过去是把铜板、铜钱的边缘磨成锋利的刃，自从有了刮胡刀片，给“青插”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要加工即缠上皮筋，只留出一点点刀刃来，可以将衣裤割开而碰不到皮肉。至于刀法怎么拿，怎么割，又怎么接托钱包等，也是很讲究方法的。

然而仅是靠强扒硬拿还远远不够，窃贼还惯于用“错引”之法来分散被扒者的精力，引其转移视线，以便乘机下手。在动手之前，窃贼首先要弄清楚对象的钱包放在哪儿，钱包里有多少钱。他们狡猾无比，没有把握不下手，从不掏空窝。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被偷者自己告诉的。在扒之前要观察情况，寻找对象，进行“采盘子”。例如百货商店里常有顾客买东西，他就装着顾客在柜台前遛来遛去，佯装看货，实为“采盘”，看谁买东西，就凑近前去，当买主付款时无意中将钱亮出，他看得清楚，大体有多少钱，钱包又放回何处，值不值得下手，心里有了数。这就叫作“采盘子”。

万一叫对方发现抓住了怎么办？这在学习期间都学过了，即使被抓住了手，也抓不到赃物。俗话说：“捉奸要捉双，捉贼要捉赃”，明明看见是他掏的钱包，可是一搜身没有。哪去了？转移啦。除高手单人“做活”外，一般扒手均在两人以上，一个作掩护，一个下手扒，扒到手马上转给另一同伙离开现场。即使抓住扒钱的人，没有物证又能奈何！反而要被人家倒咬一口。

根据扒窃行当的需要，各有一套自用工具，除了刀片以外，还有挖坟用的“铜指”，探“夜窟”用的“软搭手”，开锁用的“万能钥匙”，爬树越墙用的“绳铁勾”，以及夜里用的微型手电、夜

行衣、手套、蒙汗药、熏香壶、化装术等，各有所用。

随着社会发展，在扒窃方面也不断有了新招。例如在香港，扒手学名叫“文雀”。据香港反打荷包队高级警官透露，现在的扒手有几种惯用的新招：

(1)“列车美人计”。逢年过节，列车上挤满探亲、旅行的人士，钱包中都有大量现金。扒手看准机会，首先派出一名颇有姿色的女扒手，在拥挤的车厢内物色“老衬”和“肥羊”(扒手对其猎物的称呼)，通常是一个上年纪的男人。于是女扒手便靠近猎物，并用胸部贴着他的背部。此时，那个男人还以为车厢拥挤，飞来艳福，当他正想入非非之际，女扒手已悄悄将他后袋的钱包扒去。若被发觉，女扒手便大叫“非礼”，旁边立刻有“见义勇为”的同伙向这个男人脸上大挥老拳，“猎物”被打后，纵使不是头破血流，也有口难言。当那些不知内情的乘客大骂“老淫虫”之际，女扒手已迅速将赃物转移给另一名扒手。此时那个男人即使据理力争，也没有人相信了。

(2)“城市掠艳”。大街上行人多如过江之鲫，只要有一人随便向上空一指，便会惹来无数双眼睛向上探望。扒手就利用人们这一好奇心理，趁机下手。如派出一对男女青年扒手在闹市中互相拥抱，故作亲热，吸引街上行人向他们行“注目礼”。这对“如胶似漆”的男女扒手便悄悄地向一名看得如痴如醉的对象靠近，趁他神不守舍之际将其钱包扒去。

(3)“惊吓计”。扒手为适应需要，在扒窃工具和扒窃手法上都有所改进；目前最新扒窃手法是以“的士”或私人汽车吓唬人。即3至4名扒手乘坐“的士”在闹市兜圈子，当物色到对象“肥羊”(这些对象一般是中年妇女)后，“老官”(专负责下手者)和助手下车到预定位置等候。当“肥羊”正要过马路时“的士”突然在对象跟前来个急煞车，“肥羊”遇此突如其来的惊吓，定吓得魂不附体。“老官”的助手立刻上前安慰；“老官”趁着“肥羊”手

护胸口惊呼救命之时，用刀片将对象的手袋割开，扒其财物。得手后迅速扮作“好市民”，上前面斥“的士”司机，其实是借机转移赃物。司机连忙赔不是；随即驾车离去。此时“肥羊”就算惊魂甫定，发现被扒也为时已晚了。

(4)“酒楼抛物计”。在午睡时，酒楼内到处都是客人，他们往往只顾吃喝或说话，不注意放在身旁的手袋提包等物，扒手们就乘机作案。他们往往是2人或3人一组，扮作等位的客人。其中1人在对象跟前故意掉下杂物，另1人就乘“肥羊”替人拾起物品之际，用外套作掩护，迅速将对象的手袋或提包牵去。此时，掉物的扒手故意对“肥羊”千恩万谢，其实是掩护同伙有充足时间脱身。

(5)“苦肉计”。扒手通常在公共汽车或电车出入口处故意发生争吵，一般是两人对骂，之后“大打出手”，导致严重堵塞，使后来的乘客无法出入。后面的扒手便乘人不备扒钱包。得手后，前面两名打斗者自动消失在人群中。

近年来，内地扒手也别出新裁，如“搬家”既其中一例。大白天，人们上班工作了，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进住宅区，一帮人下了车，明目张胆地到某家把所有值得拿的东西都搬上车，邻居还在旁边瞧热闹。待主人下班回家，才知道被盗。

每个善良的人都应有所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扒手的各种伎俩，我们不可能完全熟知，但“声东击西，混水摸鱼”，是他们“做活”时的共同特征。为此，特提出下列应该注意的事项，以供读者参考。

(1) 钱财不露眼。小偷在扒窃之前要进行“采盘子”，寻觅扒窃对象，没有具体对象是不下手的。如果你上街买东西，最好将钱分散在两、三处装放。如坐车的零钱另放一处，买票时仅掏零钱，身旁的扒手看不到你的钱包，也就挪开了。在商店买东西，要做到付款后已所剩无几，这就等于告诉扒手，我没有多少钱可掏，

扒手也就不会光顾你了。

(2) 胸前留空位。扒手大都在人多拥挤的场合下手，如上下车、出入剧院或球场、购买车船票、汇款寄包裹、围观看热闹等，一旦遇到拥挤的情况，要提高警惕，不管后边人怎么向前挤，你一定要与你前面的人拉开一点距离，控制着一点“空位”；扒手一见，明白你是“行家里手”，也就不敢下手。

(3) 查问生人。现在有一种盗窃很猖狂，大白天闯入住宅区，挨着家窜，得手就拿。若有人问他“你找谁?”他顺口说出名字来，你告诉他此处没有此人，他就窜到别处去“采盘”、“牵羊”。没有人问他时，他就以找人探友为名到处钻，闯到谁家拿谁家。这种偷窃法不靠技术，主要靠胆量与表演，大摇大摆往外拿。这种偷窃法过去叫“闯窟堂”，如今改叫“闯白”了。若在居住区内白天见到此类陌生人，只要严加查问，必露马脚，送到派出所，保证现原形。

选自《黑白人生》

旧社会兰州抢劫盗窃概况

范宗湘

盗窃活动，由来已久，但源于何时？发展变化如何？很少研究，所以不便妄言。建国前，本人曾在警局工作多年，听过前辈同行的不少传述，也接触过不少盗窃、抢劫案件，对兰州在民国时期的情况略有所知。

一、抢劫、盗窃产生的社会根源

在国民党统治的 38 年期间，可以说战乱不已，国无宁日，军阀割据，盗匪横生。在甘肃皋兰，更有十年九旱，十室九空，加上数不尽的苛捐杂税，抓兵拉夫，人民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兰州为甘肃首府，外地流入，地方灾民，集聚日众，贫富之分，日显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现象在城市司空见惯。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一部分贫民，为了苟延活命，被迫铤而走险，采取盗窃、抢劫的办法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可能就是旧社会产生盗窃、抢劫的主要社会根源吧。

二、抢劫、盗窃活动的门类及活动

抢劫盗窃的门类很多，在黑社会统称“吃生意的”。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吃截岘子”生意的，就是拦路抢劫的代名词。这类抢劫大多在城郊各主要交通要道，如东岗坡的仰望沟，榆中麻家寺附近的岘子，七里河地区的七道梁、黄峪沟，西固城一带的

西柳沟，黄河北的沙沟、阎王碥一带。另一种叫“吃大户”的，就是入户抢劫的。这类案件兰州城关极少发生，多在兰州远郊农村作案。1938年，第八战区有一少校参谋，持枪闯入绸铺街（今酒泉路）一金店内，抢去金条多根后逃跑，案发后不到两小时即被抓获，第二天即由八战区军法处执行枪决。皋兰四乡发生的抢劫案，其受害对象多系为富不仁的地主老财，如连搭沟地主张廷翰、桑园乡地主周算尽等，都是被土匪烤打时用烧红的铁锹烙死的。这类抢劫犯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马家部队的下级军官，以及部分外地窜来的惯匪所为。

盗窃分“扎花子”的，就是指在墙上掏洞进行盗窃的。这类活动多在凌晨人们熟睡时进行。都是极有经验的老手所为，当时有个叫喜娃子的（外号画眉）专行此道。“夹叶子”，也叫“三只手”、“扒手”，现在人称“钳工”，就是专门掏腰包，或用利器割开人的衣袋或提包偷窃的。偷来的钱叫“喜钱”。这类人大多染有嫖、赌、吸毒等恶习。成天活动于影剧院门前，繁华市场等人稠众广的地方见机行窃。当时有天赐娃、德娃子为此类作案的头子。“瞅空子”，是大白天在居民院落转游，见房中无人或房门未锁之机，进屋盗窃，得手后即速离开；如被发现即以“找房子、“看朋友”为名进行搪塞。这类人多以穿着入时，衣帽整洁为掩护。“搞买卖”，是专找可以得手的店铺和商店为对象，以一二人假装讨价还价，转移店员的注意力，另一人乘机进行偷窃。其它尚有称作“扑灯花”、“吃露水”、“地钱”、“黑钱”、“跳眼”、“摘帘子”等偷窃、绺窃活动的黑行话，不再一一细述。

在诈骗活动方面主要有两类：一是“掉包”，也叫“撒清”、“撒钱”。这类作案都有两人以上在大街小巷进行。其方法是先选准时间、地点、对象，由一人有意将假钱包、财物，丢弃地下，待被骗对象将钱、物捡起之际，后面一人即紧跟而上，要求与捡物人平分。到一定“火候”，掉包者突然跑回，假装哭泣、紧张状，索要“失物”，并动手搜查被骗人的全身，得手后即速离开。干这

类勾当的多在骡马市、各市场和商店附近，看准身装大量现钞的乡下人为对象，进行诈骗。二是“扑花叶子”，也叫“扑叶子”的，或摆棋式骗钱的。就是用三张扑克牌翻娃娃和摆一种看起来很容易赢棋的棋式，让被骗者上当。

三、盗窃组织与警察的关系

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初，兰州城“吃生意”的只有一个“码头”，“锤把”（头子）是洪帮上赫大爷白老五，家住鹅毛巷（今中央广场人民理发店旁一小巷）。全城70多名小偷全在他的控制之下活动。外地来兰“吃生意的”，先要向白报到，再在指定地点活动。违者一经“码头”发现就要被驱逐，或用各种刑罚进行制裁，甚至被“抛锚”（装麻袋投入黄河）。“码头”有一种规矩：偷盗得手后要报“锤把”知道，过几天后才能决定吃、吐，必须吐出的当然是有权势人家的财物。当时警局侦缉队和“码头”有直接联系，侦缉队长关云治对小偷组织规定：每天来队汇报一次，每名窃贼每月贡银币5—10元，组织每月课税20—40元。当时的兰州城只有七八万人，全部住在旧的城关以内，盗窃案的发案率是很低的。

1930年，白老五去世，“码头”解体，当局失去控制，一度将小偷全部逮捕，各判刑6年，后因小偷都染有吸毒嗜好，受不住狱中生活煎熬，逐以自杀、绝食相对抗。当局无奈，只得改判关押6个月，计划在期满后一律押解外地，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此后，兰州小偷形成了5个把子：南关鸡洞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张老三；黄河北草场一把子，有七八人，头子叫卢巡国；杨家沟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任丁娃；东稍门外一把子，约10多人，头子叫张老五；鹅毛巷原码头也有10多人，由孙青山掌管。各个把子的小偷只能在划定的地区内行窃，并由警察当局控制，互相利用。其实质为警贼一体，为害社会。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不

断增加，到解放前夕，全市已有23万余人，小偷也发展到400余人。各把子的头头虽随时有所变更，但组织形式一直未变。

在旧社会，刑警为了应付复杂的社会局面，顾全顶头上司的“威望”，同时保住自己的饭碗，一方面对黑道抢、窃、扒、骗等控制很严，要其每一个把子的成员都在刑警队登记备案，登记表上还贴有本人一吋免冠相片，一度还装入玻璃镜框，高悬于市区十字岗警之处，以引起市民的警惕；另方面又和各把子的黑头目相通，要求黑道有严格规矩，每个人作案后必须报黑头目知道，赃物暂作保留，以备官府权势人物追究。特别是刑警遇到重大案件，还得依靠黑社会的力量破案，所以对一些人的作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过问。不论什么案件，只要刑警大队认真起来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比如某人失盗或被扒、被骗，只要记准时间、地点、失物清单，以权势或托关系摧办，刑警队的老队员即刻可以作出准确判断，找回失物。然而一般市民，乡下老百姓的被盗、被窃，自认倒霉，不知报案，那就被分赃挥霍无疑了。

总之，旧社会存在抢劫、盗窃等黑社会活动，是由于长期的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穷苦人走投无路等主要原因所造成的。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进行各种城市改革，消除了贫富悬殊的现象，改造各种社会黑暗面，所以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十多年中，抢劫、盗窃案件的发案率按人口比例来说都是很低的，就是在1960年国家发生暂时困难时期，仍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治安秩序。改革开放10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如今为吃穿发愁的人可以说很少很少了。但抢劫、盗窃、诈骗等类案件却猛烈增加，而且手段十分残忍。作案对象又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在幸福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对此，我们的社会学家确实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 （**戴晨光整理**）

（甘肃省兰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后　记

自1959年周恩来总理倡导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以来，30多年间，全国各地政协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文史资料出版物已不可胜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宝库，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基础上，将大量的、珍贵的然而又是散见的、不甚为人所知的各类史料进行专题化、系统化的编辑出版工作，以满足专业研究、历史教学、图书资料、文艺创作等方面的需要，对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是十分必要的，势在必行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以期达到存史教化、资政育人之目的。

为真实而全面地反映自晚清戊戌变法前后至全国解放前后各地的土匪、帮会、烟毒、娼妓、大案、江湖等情况，使这些史料真正达到专题化、系统化，撷珍集粹，具有权威性，我们于1991年夏和1994年秋，分两次向全国各地政协发函征稿，得到省、市、县各级政协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共寄送来880万字左右的稿件，内含大量的未刊稿，其工作之认真、时间之捷速、供稿质量之高，充分体现了全国政协系统文史资料工作者的大协作精神。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得对一些稿件予以割爱；同时为了使这几部书内容更丰富、质量更好一些，又少量地选载了一些书刊的文章。在此，我们向对这项工作予以支持与指导的全国政协文史办，向提供稿件的各地政协文史委、办并选文书刊的所属单位，向众多寄来未刊稿的作者，向出版此书的河北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2年秋，该丛书之《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近代中国帮会内幕》首批问世，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时隔4年余，二批推出《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近代中国大案纪实》、《近代中国江湖秘闻》3部6卷。今后，还将陆续征集、编辑、出版诸如娼妓史料等部卷以期归于完璧。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由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主编，编辑工作由杨小波、谢凤英、靳迎春、杜丽英完成。征编这样全国范围题材的洋洋数百万字的专著，在我部尚属不多，由于水平所限，缺乏经验，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地政协同仁、专家、阅历丰富人士并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文史精华》编辑部

1997年2月